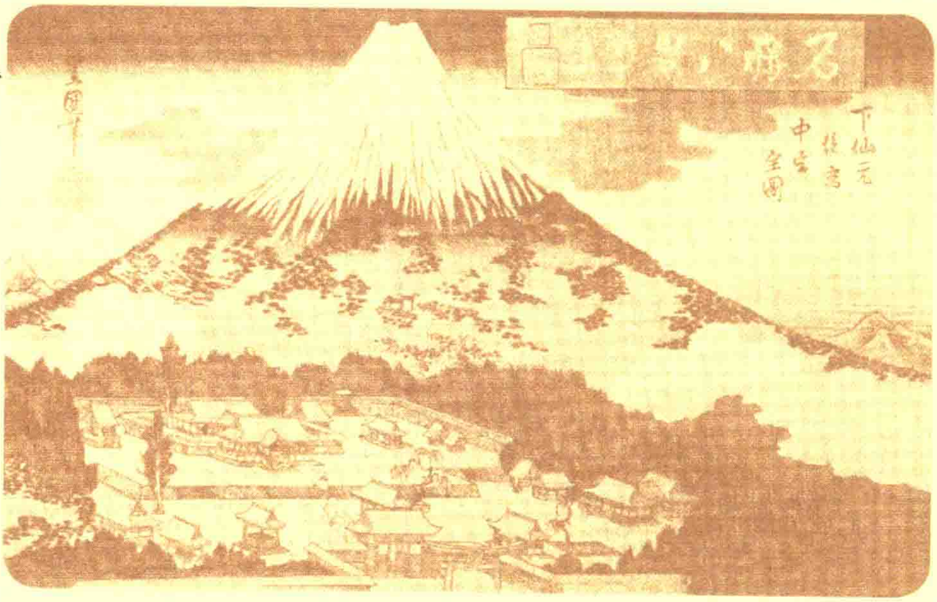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圓(全三十一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聖德太子傳暦……一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四三
朱舜水記事纂録……二三三
義公行實……三八七
津輕藩祖略記……四〇三
藩祖盛烈記……四一七
仙臺藩祖實録……四六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先考行狀……一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一五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三七
津田永忠君年譜……七五
欽仰録……八九
佐倉宗吾義民傳……一〇九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一二五
蕃山先生年譜……一四一
蕃山先生行狀……一五九
松岡先生年譜……一六五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一八三
加藤清正傳……二一一
水戸烈公行實……二二九
惺窩先生行狀……二四七
羅山先生年譜……二六九
羅山先生行狀……三〇五
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三二九
自叙譜略……三四七
煉霞翁年譜……三九五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四一一
國史館日録（卷一—卷二）……四三三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國史館日録　續（卷三—卷十一）……一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國史館日録　續（卷十二—卷二十二）……一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一—卷五）……三八七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卷二十五）……一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一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一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録……四七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本朝言行録　續（卷三―卷四、跋）……一
皇朝言行録　附：巡釁日記、枕上閑課……三五
名賢言行略……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録……一九七
先正傳……二二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三〇一
本朝遯史……三二九
扶桑隱逸傳……三七五
隱逸全傳……四四一
皇和表忠録……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四九九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今世武臣傳……一
明治史傳……二一
近古史傳……四五
南部五世傳……一〇九
足利將軍傳……一二一
豐臣四将傳……一五三
前賢故實……一七三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赤穂義人録……一
補正赤穂四十七士傳……三七
本朝孝子傳……一六三
本朝列女傳……二六一
烈婦傳……四四七
大東列女傳……四六一
近世佳人傳（初編卷之上、卷之下）……四八九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近世佳人傳续（二編卷之上—三編卷之下）……一
婦女明鑒……六三
新譚……九七
先哲叢談……一一七
先哲叢談後編……二三七
先哲叢談續編（序、凡例、目録、卷之一——卷之十）……三八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先哲叢談續編續（卷之十一—卷之十二）……一
近世先哲叢談……三七
南木誌……一四三
三楠遺規……二四五
三忠傳……二七一
日本義烈傳……三一七

日本忠臣録……三六九
尚友小史……四〇九
師友志……四三七
續浪華鄉友録……四五五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四七五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河内名流傳……一
義勇芳軌……四三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七九
學古剩議……九一
近世人鏡録……一二九
近世偉人傳（一編—五編卷之上）……三〇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近世偉人傳續（五編卷之下、義集初編—義集五編、禮集初編）……一
明哲純義典……三三五
名節錄……三四九
三名士傳……四〇七
明徵錄……四一九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日本藩史（菊地序、自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之一—卷之七）……一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日本藩史 续（卷之八、正誤）……一
柏原藩史……六九
津輕藩史……二五九
鹿島外史……三六九
求麻外史（卷一—卷二）……四七九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求麻外史 續（卷三—卷四、跋）……一
橘山遺事……四三
日本古今人物史……一三一
本朝武林傳（序、凡例、卷一—卷八十八）……二二五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本朝武林傳 續（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五）……一

系譜

擊壤録……二七
帝王御譜……一一三
帝皇略譜……二一三
本朝皇胤紹運録……二五三
本朝紹運續録……二九七
帝王譜略國朝記……三〇九
皇親譜略……三四一
皇國姓族誌……四四九

京都將軍家譜……四七一
織田信長譜……五一三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豐臣秀吉譜……一
鎌倉將軍家譜……七七
聿修録……九五
伊達世臣家譜略記……一三三
諸家知譜拙記……一六七
源平系圖……二四一
訂正增補百家系譜……二五五
系圖綜覽（例言、目次、第一）……四四三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系圖綜覽 續（第一、第二）……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系圖綜覽 續（第二）……一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一—卷第二）……三六七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二—卷第六）……一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七—卷第十四）……一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十五―卷第二十、索引）……一
柏原織田家臣系譜……三三三
茶人大系譜……四五一
華族鑑……四七七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平安人物志……一
南山小譜……四五
日本外史系譜……八三
日本外史補系譜……一〇九

詠史詩

國詩史略……一二五
近世詩史……一六一
東洋詩史……一九三
詩史……二一九
弔楠公詩編……二四三
佛山堂詠史絕句鈔……二五一
日本詠史百律……二五五
日本詠史新樂府……二六九
讀史雜詠……二九一
征清詩史……三二九
讀正續日本外史……三九一

日本外史樂府……四四一
北總詩誌……四七三
瀛史百詠……四九三
海外詠史百絕……五二一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六月二十二日　甲辰

昨夜微雨卯上牌晴揚帆東風徐來舟行快利午前南風大起驚濤如屋衆皆嘔吐委頓卸帆鼓槳浪嚙槳牙不得少進稍入兵庫港口與岸相距可百步波湧風怒不得近焉會小舟來賣餅欲寄之餅師曰風浪如是豈得輒上岸乎見與以百錢相濟衆悪其貪不應側有巨船就之借附船小舸與半次茂八上岸踞於茶店使半次走報眞島順道父子讓平來迎至其家順道夫妻章次愕藏出見初余謀此行也將使

讓平為從者使之自浪華歸謀於父母讓平途中病痢比至家太劇順道報余謀緩期余曰某將以十七日上舟合郎迨我未發而痊則善若未痊請留守吾塾既而陰雨連日舟曰發而不發日又一日以至今日順道以余為既發將使讓平踐留守之約上舟遇颶而止余偶至順道喜曰是天借良緣也請使児從余曰諾讓平賦一律呈余即次韻以謝檣折帆欹檝欲摧舟雖未覆亦危哉山如平伏浪皆立日似逆行雲忽開免死過居先乞藥回生賀我疾呼杯何圖倉卒却相見畢竟悪風成好媒茂八出訪日田人寓兵庫立花源七者　順道置酒藤田有節京善父子来同席　夜順道為余假逆旅即客年投宿處順道有節京善送至逆旅半次茂八同宿

二十三日　乙巳

寅牌起開西窓月色鮮明呼半次曰天晴舟當發吾子且之舟所問之半次去走返曰舟子既来俟於眞島氏矣乃束装至順道許攜讓平出順道章次送至海口舟既艤倚岸余輩入焉即發過和田岬無風棹工皆登沙觜以百丈牽舟而行既過舞子南風起拗

帆駛風趣南進至淡路北觜海立舟傾委頓劇於昨日轉檝北指入明石港口時辰牌也與讓平出舟上岸徘徊市中一無所觀將返棹工来曰吾儕所常宿逆旅在此且行矣乃赴其家大昨年處（所）當休處也命館人設浴下榻庭陰假寐薄暮歸舟坐篷背納涼戌牌臥

二十四日　丙午

寅牌舟發殘月映浪旭日出山雲散風徐舟行快利午時風止浪平大魚二頭露於舟側長六七丈衆驚

視舟子禁曰莫觀莫觀既而舟行甚緩舟子曰潮逆不可行下碇而止少焉復揚帆冷風東至舟去如飛日没雨降黒雲蔽海咫尺不分泊於小豆島側雨聲終夜不息

二十五日　丁未

天明視夜來泊處衆山環合唯西方缺而海入焉自為玦形山間往往見茅屋午前雨晴舟發洲嶼迎送呈奇標異使人應接不暇午後雷雨大至風猛舟駛未下牌入下津井港口雨勢猶烈柂工曰此地新田

屋幸四郎者某輩所善逆旅也乃與半次茂八及諸客出赴新田屋樓臨海上遠望絶佳雨微衰與半次出將徧探街中行一丁雨復大至傘不能庇身入賣餅店避之余問主人此地誰解文字答曰僧醫皆是没字碑盡工陶年者僅識字矣日昃雨勢頗減乃歸逆旅衆皆返舟余與半次臥樓上

二十六日戊申

平旦舟子來曰請歸舟晨飡乃出至繫舟處前有小岡神祠枕其頂登磴数十級謁祠岡斗出海中東西南三面瀕波乱松横出上下爭緑往往見壘壁遺址傳毛利氏砦焉十五年前余泊此地有詩存於東遊稿中今一無所記午前將發舟不見半次柂工曰方有好風不可失也徧索不得衆皆怒詈余與讓乎之新田屋尋之不在良久自外入曰訪陶年矣余謂之曰我不欲逢人之詈子先半次走赴舟余次入舟即發海面渾濁極目數十里色如漲川蓋瀕海之地大雨山崩故也午後微雨乍陰乍霽舟或行或止右距西山數丁而過沙觜有祠青松環匝風致極佳柂工

曰此脊溝菅祠也日没坐蓬背納涼久之雨大至比晴傳鞆津聽鐘二更也與茂八出舟將訪岡村金藏港有石堤長可二丁堤盡右有小岡人家傍岡成街入街尚金藏居無識之者余曰金藏者長身蒼頷狀貌古迂嘗遊學豊後矣土人曰然則茁屋金藏也自此東行三丁許市中有微穹似阪處下此更東行至第二街南折行一丁許即茁屋也從之土人皆寢不得問之一店猶聽人語茂八就問之返曰在北畔数家之外余笑曰數家豈可悉起何不曰第幾家而曰

數家乎問者迂甚茂八復走至其店則既寝矣四顧躊躇忽見陋巷燈影煜爚茂八又就問之余佇立街中俟之人家屋上有鬪猫其聲極猛而墮於臥犬前大愕南北分走犬逐其南走者獲之偶有數人提紙燈至撲犬犬鳴而遁茂八追曰畄屋自街角第五家也乃叩戸主人起問誰也曰廣瀨謙吉也主人大呼起家人曰先生至撲犬者在後（余）後私語曰廣瀨氏此家主人之師也余入主人喜曰不圖先生至此矣撲犬者尾入曰君有尊客深夜恐之役使之人某謀相

助余謝主人曰某久慣都人士之狡今聞彼人言淳厚無僞使人起敬主人室狭引上樓供酒其妻見壁上有草書字勢蟠曲余讀之不上口視其䟦曰天保乙未録旭莊先生新年宴親姻詩十首鉄佛開鉄佛何人主人曰此地聞人客年中河豚毒而死矣月影亭〻余指之曰夜深如是請臥乃設蚊幮與茂八寢幮破蚊入終夕不得眠

二十七日　己酉

使茂八先返舟復來曰舟將發乃走至港口金藏送來座石堤上以語宿雨始晴輕雲一片繞東山翠微旭日照其外緑樹往〻露梢於雲背金藏去舟臨發撿人不見大阪客柂工四出尋之良久歸衆怒詈猶半次不在時也初揚帆風順潮乎頃刻五六里午後風逆潮悪下碇島側而止出遊岸上山間見秧田及甘藷田柂工悉出汲溪流而貯焉行數丁望無人家返舟上蓬背誦小倉山房詩日照而雨乃入蓬中此日午食差早比晡皆飢先是諸客議發舟舟子方睡起之輒詬曰潮候悪非諸公所知也至是舟子猶睡

客呼曰日没未飯腹候亦非我所知乎舟子不能對徐起具飯客皆放食飯盡柂工不得食怒甚敲槳甚（豆）進既過阜挾（地名）雲低風急夜色闇黒少焉浪立舟歌暴雨如縄柂工皆歎曰吾輩有幾性命而數渉此艱險乎歸家當變業不復乗舟也將傳御手洗不果復退泊島側下碇舟躍不止又添一碇翻掀如初久之止

二十八日　庚戌

昧爽雨歇見漁舟數隻呼沽魚賤不直錢也辰上棹

揭帆風潮皆逆以為既過五六里矣問之僅一里耳
午後傳御手洗港西風大起雨又傾盆與半次茂八
及諸客出登堤堤上有住吉神祠六年前所嘗踞也
堤盡有街山脚横出街避之曲巷狭衢繚繞歪迤僅
能通人而頗繁華魚菜山積桃實尤賤十顆直三四
錢入逆旅錢新氏壁掛樺石梁先生詩一幅詩太拙
不足録命浴既而雨止與茂八半次出徘徊街中至
西北隅亦有一港四山環合海形如盥盤始悟地名
御手洗之故俗謂盥盤為手洗也乱嶼棋散皆卑而

峭蒨嶼外奇峰如筍者駢立遶窮無所行歸逆旅
聞醫人良悦者有名代半次裁尺牘請相見不答
日暮風聲益悪臥逆旅楼上柂工博奕於側終宵喧
嘩不得眠
二十九日辛亥
風勢如昨舟不得發　半次訪良悦歸曰俗物不足
語也　薄暮與茂八買肴而飲既酔歸舟譲手等歎
曰滞淹如是使人疾且憶郷也　夜與茂八半次至
逆旅宿　茂八與大阪客招娼飲於楼上余與半次

避之楼下娼貌陋茂八等不欲與寝麾之去娼不肯
去時余佯睡茂八屢来逼半次登楼半次堅臥不動
大阪客遂倩柂工綽名張飛者来衞二倡寝
晦壬子
辰上牌風勢少衰柂工来促上舟鼓棨而進行里計
余方假寐茂八起之曰盍觀此景乎乃擧頭北畔奇
巖競秀皆自海中突起如無路然往往見野人頭戴
束薪来往焉午後西風復急捯帆南遷過伊豫諸島
之間屢見尖山類劍鋩者行十里潮逆不進止於島

側出歩島嶼不見人家漁艇數隻方下網海口網長
數十丈初下潮急巻網而流比擧不獲一魚再下獲
雜魚數萬老幼數十人圑立沙際各以籃収魚戌牌
潮順發舟行數里風威益張浪自蓬隙入衣衾皆濕
衆人展轉不得眠
七月朔癸丑
寅牌雨下風衰傳周防秃津柂工曰此行無一日無
雨無一日無西風未曾有之厄也出歩港上矮屋陋
室無足踞處南有岡佛祠枕其頂與半次茂八遊焉

祠側雜木密匝一無所見乃返舟此地東西諸山對
峙海通其間如溝西曰陸禿人家可三四百東曰海
禿人家百餘泊舟處即海禿也薄暮坐篷背遥見兒
童数十圍二婦人而揶揄之不解何故或曰婦人始
嫁必調戯之土俗然也夜半發舟

二日　甲寅

昧爽微雨傳上關出步街中將理髮覓待詔滿街猶
睡柂工起一店曰此我所善逆旅也余問長尾良哉
在何地店人曰今室津住焉乃借舠與讓平半次北

渡向室津良哉方立岸頭四望見余至大喜導入其
家使父出見將供朝食柂工喘來自窓外呼曰舟將
發請速去今朝陰雲蔽日以為終日不發矣安心徐
話忽聞此言信疑相半柂工詈曰風順時不可失後
者不及走去主人强進飯忙甚食不下喉蒼黃出門
口占一詩謝主人曰前路茫〻總是雲〻逢寒雨不
堪聞孤舟之底三人出而市其間一水分只憾好風
吹促我不知何日復逢君杯盤已列無遑飲迎者頻
來怒詈紛良哉送至岸柂工復促上舠皷槳而行数

丁衆既艤舟出俟於中流比徙舟雨降北有高山青
草蒙茸白雲一穗仙〻自翠微下回顧港口一舟阜
槍於尾或曰此塩賊之黨河瀨某子坐父事幽而待
年年甫十五流於天草之所棄也行里餘而大降泊
嶋側余卧讀書衆噪曰大魚見矣比起既沈波暈猶
圓夜風濤相激鞺鞳盈耳徹曉不眠

三日　乙卯

卯上牌風微雲散乃揚帆此行余輩及豊前人皆欲
傳中津餘人欲傳赤關謀諸舟子曰今日北風利南

渡宜向中津矣辰牌北風稍勁舟子曰風聲如是轉
瞬傳中津必矣須豫束裝為上岸之地漸近姫島詳
見島中樹葉回顧海北藝防之間雲雷大起電光四
射强風忽自正南吹來洪濤舂天舟不能進客皆怖
曰風逆浪悪北還何如柂工少者皆奮曰此距姫島
十丁内外而已卸帆皷槳必濟老者曰勿近危也回
檣向北一瞬傳北岸海上往返三十五六里而日未
午距今旦發處僅二里許云舟倚山觜而止出步沙
頭清泉数泓從山脚流出注海瀰漫沙上深不盈寸

洲甚山脚怪石嵚嶔視之皆有木理其為化石無疑而其徑皆三四丈恐無有如是巨木也此與西州土中所出扶桑木之類非博物者不能斷之此行在舟既十有三日每日風雨余頗有厭心乃謂茂八曰吾與二生陸行吾子止護舟中諸物何如茂八曰唯命午後率讓乎半次辭衆人出舟不知所向拖工曰冨海驛在此山南一里外宜先向驛而行其以西官道也茂八請送西南行數百步山田高低小徑迤邐陟二丁許至山頂稚松萬株楚〻相依下望山南亦有

一港數舟泊焉蓋此山嵴横出海中數十丁隨處曲折故其南北皆成港也降坂陡倍於陟至麓亦有數泓清泉入海又有大巖皆木理狀如向所觀左巖右海而行偶見一童提魚籃至余謂之曰吾將赴冨海然不識道汝導賜以六十錢矣童悅問地名童曰廣谷也人家數十散在兩山之間稻田茄圃小徑屈曲踞一店買鞋茂八別去童導自村端東南上坂路狹且峻赤土無木行十五六丁至絶頂又下行瀨縱横滑泥欺鞋屢欲顛仆下十丁許出於官道童別去南

山鬱蒼一條瀑布自翠微直下行四町入冨海嘗與青木左萍西郡雍叔神原敬吾石床晁吾過此地僅如昨日而經十五年矣左萍墓生宿草三子則不知存没追懷往事不堪惆悵出驛壙墓累〻去海咫尺兆塋為波濤所浸没過半行數丁右山左海地勢徐上青松白沙灑然無塵久霖始晴木末巖際飛流如拖練者不知其幾十所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摩詰不我誣也路傍有一店主婦出餅以為僻境人不必貪厚利不先問價喫之既而問之曰一餅直五錢

蓋欺不先問價矣讓乎謂半次曰兄此地人也常誇鄉俗美而今如此則莫復誇也半次有愧色宿宮中驛距冨海二里矣

四日　丙辰

昧爽作驛遞帖使館人命亭長出役夫二名及轎亭長曰驛西之川暴漲舟檝未得通也川未通則不出役夫亭法乃然文政丁亥三田尻杉山宗立導余遊此地偶懷昔遊乃遣半次三田尻謀所以過川之術於宗立戚八郎叔姪三田尻距此一里而近半次返

曰威八郎住於右田距三田尻数里前日其女死宗
立往弔之亦遇川漲未歸也於是余及二子皆悔出
舟恨茂八曰吾輩初過不識地理彼則数過別時何
無一言及川乎館人曰聞人言今日午時川將通姑
待之何如余不應館人曰若不可待別有一策官渡
下流十丁許有私渡曰泥井君以数百錢募土人必
有能相濟者皆曰此策可乃束装上途謁街中菅祠
余所曽遊今一無所記自歎性之善忘矣自祠以西
則為生路行十餘丁街盡青松爽路松外皆秧田香

風掩冉遇一人狂走來問其故曰某渡口舟子漲退
川通報之驛亭也問何故急曰太宰府延壽院僧自
昨朝阻川止於宮市故也行数丁至渡口里胥一人
着袴出迎曰客欲渡乎此川未許渡也余曰聞川路
已通何故不許渡乎曰延壽僧將奉官物而渡誰敢
先之請姑待彼渡則無妨也乃不得已踞路傍茶店
以俟久之僧不至余給里胥曰我亦奉命過者昨夕
宿於宮市命長〔亭〕長出役夫相送亭長曰川路未通請
同延壽僧發我答曰公務火急安得同世外人遲遲

乎亭長曰然則行矣若途而聞川通則宜告其故里
胥追他人未渡公先渡也亭長言如是假令我私行
則亭長豈放我至此乎如何里胥猶有難色往復辨
論数四遂屈命篙師渡余輩三人時土人聞川通来
群店前者四五十人不得與焉悉相視有羨色川廣
可七八丈水勢緩穩深不盈五尺絶無驚流激湍險
悪可怖之状而土人動稱川不通要旅客止於左右
驛以貪厚利不亦黠乎不然可橋何待舟焉亦有土
者之恥也川西有村名佐野地勢徐上名佐野嶺松

陰敷路檻泉觱沸讓乎忽吟一句曰松陰風冷蟬聲
緩請余聯之即以巖下泉井人意蘇對左邊松翠如
滴狐亭突出於翠微路上希覯勝槩也自嶺下瞰向
所渡下流窈窕入海水田與川相接蒹葭稲秧瀰漫
一色加以山翠海波萬緑攢眼下至平地經小市二
曰今宿曰岩淵行里許道右有大池東西可十七八
丁南北半焉瀰漫如湖列松為岸涼風自松間至過
土人問池名曰長淙云至池尾半次曰某嘗過此有
捷徑從之行数百歩霖後池漲徑没水中前無路却

走歸官道池西有村曰大道踞一店使半次先行至小郡驛預具轎及役夫將入驛有川廣與宮市川相若渡口無舟遥見數丁外人乘小舟来往就焉而渡驛人家七八百時延壽僧將至驛騷旁午不急出役夫余及讓平踞茶店以待復使半次先行俟於山中驛既而轎至上途土人往々見余拜伏蓋誤為僧從者矣行二里半陟阪又降則山中驛也亭長曰此地無轎請乘馬許之又請曰延壽僧至闔驛忽忙如狂且日將沒恐留公之久而得咎馬夫家在驛西八丁外

公枉勞玉趾至彼地則其發速也何如余知其情從之自出宮市至此七里大抵路傍列松沙土無石頗似筑前路上小郡山中之間周防長門分國處云出驛行八丁村名古市遇一人牽馬来問之即載余也生平蒙團蒲於鞍上而後能乘此行無團蒲命馬夫束藁加鞍以乘路入山際溪聲潺然行半里許有水曰二又廣與小郡川相若渡口岐而成両泒中間有洲故名既渡昏黒無所見陟阪峻甚至絶頂不見二子大喚不應先是二子疲恐其不能步使馬夫下坂迎之至曰買炬故後余憫讓平之困下馬使之乘絶頂平地十丁許又陟阪暗泉咽耳低雲塞目宛有深山之趣降阪之險倍於陟焉忽聞蛙聲急雨滂沱阪盡則舟木驛也余飢不能步買食一店使二子先行求逆旅既而逆旅人以紙燈来迎驛人家五六百逆旅名岩本屋余問有湯肆乎館人曰有導余至肆悪臭不可耐乃歸再浴二子大憊不能言語動步是日行程九里西南向

五日　丁巳

昧爽上路出驛行二十丁有阪休於阪上茶店又行半里有驛名厚狹其以西官道即則經吉田驛而赴長府捷路則出於土生而渡海赴赤關與亭長謀雇役夫向土生路非官道故雇役夫驛西有川渡此行里許自官道左折入山際小徑屈曲蓬蒿礙轎時見陂塘秋花数種掩映泉石之間午時傳土生人家数十有在海北濱数日来過溪山間至此遠眺寥濶鬱胸頓開投一店買舟店人曰舟方發不走無及乃出海口一舟既離岸步而陟海半丁許入舟舟子每人收百二十錢估

客四名先在焉初鼓槳至于滿洲側揚帆舟大欹波浪入焉皆怫變色過田浦北畔雨下卸帆至壇浦舟子上岸曳百丈赤牌傳阿彌陀寺使半次先之河野氏報余至龜太郎使其弟秀太郎來迎乃往見其父子宿焉自土生至赤關海上六里　姶閨内第佐太郎之太坂（龜太郎所言）南條董一郎柳宗仙立野宗甫來館主人供酒

六日戊午

梅南濱嶋藤右衛門命濱吏出舟半前舟子來曰既艤將出雨大降乃止　與龜太郎圍棊董一郎宗甫宗仙醫人某來館　片山玄圃來曰近住此地　藤次郎來（失其姓）

七日己未

辰牌辭河野氏龜太郎宗甫宗仙送至舟過龜山下遇一醫人曰君非廣瀨先生乎亦從至海口別不知其為何人午前傳大里藤右衛門為余東大里人重松彥兵衛囑命驛亭出役夫事彥兵衛借一店休焉向假河野氏轎至是棄以發使半次先行報前驛後以為例出大里西行十四五丁所嘗過也霖後官道壞取小徑行十餘丁出於冨野過廣壽寺前行數丁右折取小徑陂塘相接入松林雨降余眠比覺出於官道是小倉赴日田路五年前所過也至德力驛雷聲殷、大雨傾盆少焉霽上途黃昏復雨酉下牌傳呼野驛半次出迎曰某以為今日必至採銅所既具役夫何遲乎余曰役夫力弱不能健步且阻雨故也宿里晉家

八日庚申

昧爽上途至採銅所又至香春驛有一僧亦命驛亭取役夫余問師何州人乎曰筑後江里識圓暉乎曰某兄也既語而別出驛役夫曰昨日近村雷震樹梢村童視之雷爪入樹數寸鑿而出之獲三枚形似虎豹爪奴偶至乞之童欲得二十錢奴囊無一錢遂不肯與也余曰雷爪未前聞汝為我購之乎曰在一里外乃止至添田驛買梨味甚美將近柴嶺暴雨淋浪投路左一店避之霽乃上途溪流微漲役夫請下轎余不許行數丁涉溪數四深處或及股轎脚將浸乃

下而步豐華鮶肩零露濡肌苦甚行半里復乘轎路
狹草木枝橫入轎中比至絕頂雨復降彦山突兀於
薄雲揺曳之背黄昏傳小石原宿驛長家將買雞煨芋
館人曰地僻豆腐外無一物

九日　辛酉

寒風凄肅如九十月之交使半次先發卯牌上途降
阪雨後路壞石出渡溪二十七八回數下轎而渉過
大行司地名訪酒店武一不在至三郎丸地名雨大下猛
風撇簾衣襟悉濕投驛亭避之長曰役夫既具僕村

口茶店久之而勢微衰至茶店半次在焉曰向廣門
書生四人來二人走歸二人往迎先生矣蓋失路不
相遇也留讓平僕二生焉而余與半次上途店東一
溪水緣及臍余渉之石滑失足屢欲顚仆為役夫所
扶僅而得免行里餘村上慎次率書生四十餘人出
迎曰茂八言先生將自筑前道至故武谷祐之等四
人自昨日出候於喜久宮驛矣至山田棣園兄初書三右
衛門麻彦國鉄之助出迎慎次諸子借村家供酒兄等
先去杯数巡讓平率二生至嚩慎次飲役夫外屋茂

七鍛治屋五郎兵衛亦來會既而余先攜半次就路
深泥没脛轎夫困甚風雨復大至轎窓破裂過熊鳥
花月橋豆田黄昏至棣園兄家大人北堂姉嫂丑六
長作茂八磯吉迎焉有宴既而至東家宿於竹外莊

十日　壬戌

兄玉玄龍來　訪棣園兄途而遇諫山安民曰聞君
歸將奉訪乃携之歸園碁夜深去　南陵兄在肥後
聞鉄之助將使人於兄許乃裁柬寄兄　魚屋長八
贈脣魚

十一日　癸亥

將趨縣府請鉄之助相導　午後至宗家始見南陵
兄義子五八武谷祐之僧得一自筑前歸來見於宗
家與鉄之助赴府見片岡亀五郎亀五郎呼長田又
左衛門相見余獻寺西郎君以茶及羊羹曰聞先明
府指館舍敬弔又左衛門將命曰卿遠來可嘉出訪
松田氏亦贈茶及羊羹遂訪冨永羽鳥安藤原諸家
皆不值歸路訪丸屋幸右衛門三松順平袋屋善三
郎返宗家鉄之助供酒彦國同席既而塾生來告曰

見玉茂來候於竹外莊乃歸見之　松本要人來
讓平遊太宰府因東佐野宏　外屋重次來　几雲
公使女來訪　棣園兄招飲
十二日　甲子
彥國招朝食（時往西家）　長八草野元秀山田半四郎中
村恕助茂八來　宗家有甲子祭從大人棣園兄彥
國赴之途訪外屋重次至宗家見妙喜姑氏祭飯訖
出訪俵屋幸六几雲公過中城自莊外小徑歸雨下
遂呼半次半次齎傘出迎　外屋源吾來

十三日　乙丑
與彥國鬪棋
十四日　丙寅
山田半四郎贈香魚　讓平自筑前歸　範次愼次
祐之俊藏贈中元賀儀　暮從大人彥國赴大超寺
展墓途訪中村平左衛門長作二家歸路與彥國過
棣園兄許話
十五日　丁卯
才田久布來　南陵兄答東自肥後至長八偶至大

人乃招棣園兄彥國為余議出處　茂七贈香魚
近正茂七來　夜塾生來聽余談
十六日　戊辰
彥國招供酒大人北堂棣園兄鉄之助來會　茂八
携鹽屋平右衛門之子來曰請明日同老先生臨敝
廬
十七日　己巳
昧爽長八來曰聞君今日應鹽平之招請午食我家
已牌與大人彥國範次赴隈市刑丸屋伸吉（以祖又七）

（兵衛卒也）又訪日隈氏過我有水巷大人彥國自別路先
赴長八氏余訪山田半四郎主人引至水亭助九郎
為作（主人叔又）伯紙屋平右衛門池田友八見而聽余話
未訖長八使人來促曰午食已具乃往而食且午睡
久之茂八來曰鹽平已候余獨先去至茂八許茂八
供梨具父見既而至鹽平氏少間大人彥國範次半
次至主人供酒鍋屋藤右衛門吉武屋伊助伊豫屋
傳七來會酒酣主人請余講歐公唐書食貨志論戌
牌歸　余將明日之筑後訪岳翁長八聞之曰居欲

上舟子告隣有舟子我請謀焉余在塩平氏長八来曰明日無發舟歩至荒瀬而買舟何如余曰善長八曰茂八善荒瀬舟子久兵衛者請使茂八東之東成附余劉石舟自玖珠来訪同宿竹外荘　山本新蔵来贈肴不值　児玉主一郎存作贈肴　鍋屋藤右衛門之子来不值

十八日　庚午

將之筑後且下牌上途半次及僕一名縣吏羽取氏之婢與僕善若從範狄祐之譲乎請送過隈市邨畏

八戸告別長八送至川上舟子未起乃使其家僮撲舟碧天無翳残月在水曉色清京使人愴然生行旅之感至鏡坂天始明觀杜蓼洲所立碑範次等別去過上野石井長谷出於荒瀬婢別去使半次先走之久兵衛許買舟久兵衛曰今朝舟發盡矣至古川渡口猶有舟焉乃使半次先行余路於田間小徑田水没脛大苦行十七八丁至古川踞一店使僕就半次問舟有無良曰有至渡口一舟倚岸待余入即發舟積竹皮狭僅容身矣甚半次持傘而蔭余屢睡傘搖

體露余欲取傘辞不敢而猶睡余終竊傘之不知也未上牌傳志摩浦出舟直南行二十七八丁至岳家岳翁及家人見大驚以未前聞我歸而傾至也申上牌謁仁德祠岳家奉事所　樓門下有屢余意半次睡其上大呼果欠伸下見乃與上磴謁祠從倚久之歸　夜種男自久留米歸曰今日值堀江茂七郎聞君自浪華歸矣　種男妻新娶者見

十九日　辛未

夜来雨下雷聲殷々比旦雨止昨夜余請岳翁曰某

廢務旁午明日不得掩焉病後不能健歩請為具轎岳翁曰僻地轎夫粗暴使衆若困不如乘馬余曰諾平明飯畢馬既具復雨馬夫曰馬上不宜雨不如乘轎乃雇轎夫將出雨止又具馬比出門又雨岳翁曰吉欲使種男送至山北當轎馬両用從之已下牌上途余乘轎半次乘馬乍雨乍晴至延壽寺村全晴使轎夫去余乘馬訪玉井養純不在至山北訪熊懐右膳亦不在種男別焉過長谷踞茶店有一老嫗與店主人語曰某日杵人將謁肥後清正公祠道為姦人

所要主人曰姦人何在曰候於前路主人曰事狀何如曰某向過日田姦人三名逼某不斯須離今日三人忽爭鬭二人去一人尾來謂某曰吾既與二人有隙請同汝行某疑之然勢不得辭也主人曰蓋三人佯鬭欲欺汝擴行李而未得釁故不下手也耳指余曰相公來汝莫恤我屬汝焉請余曰救此嫗余曰諾乃伴嫗而行數百步有一乞者年可六十亦隨來半次謂之曰汝何人也乞者曰筑前井求產何故隨來曰某有事於此嫗半次曰我受人囑護此嫗汝安得

下手速去乞者曰相公在前奴敢吐虛言而取實禍乎數日前此嫗謂奴曰我獨行無伴請與居為茶伴（乞見謂野合曰茶伴）奴許之費多少錢矣嫗聞之咋曰汝勿妄言吾是良民皆與汝輩野合乎汝三人強逼我吾恐為汝所殺故陽從而已余謂乞者曰汝所費幾錢對曰初二十錢後四十錢半次笑曰六十錢而已何嘵嘵乞者曰奴瞽顙於數千人而所得僅數十錢則當相公六萬錢嫗曰汝復詐矣四十錢既返之所負二十錢而已探懷出二十錢半次謂乞者曰二十錢既

出汝疾去乞者曰嫗詐矣四十錢未返也與嫗相詬無能辨曲直余謂乞者曰我賜汝四十錢汝肯與嫗訣乎頓首荅曰敢有異議余乃投四十錢附之乞者去過桴橋聞行人語曰未聞余問何事曰今日高瀨村人乘桴下川桴覆而溺未得其屍也又遇擔棺過曰既得將殮焉薄暮渡石井渡飢使半次先走歸作食酉下牌歸　魚屋善七長善寺玄海來贈肴皆不值　昨日石舟以余不在之限市

二十日　壬申

使人報石舟余歸　長八來曰君前日話於半四郎氏未畢吾迎之半四郎憾焉請今夕復過彼氏　合茂來　石舟來　縣吏安藤謙次以府公命召大人大人有疾使範次往返曰安藤子曰大廣有疾請見小廣　未下牌紙屋平右衛門來曰半四郎使某白請今夕勞玉趾臨焉余曰某將赴府君先行　鈇之助來約與赴官府而去　申上牌與範次出遇雨借傘於棣園兄許訪鈇之助同行訪中島屋善助遂入府門留範次於監門氏先至吞湯司見山本新藏次

至安藤氏主人曰明府寺西直次郎居將造先明府墓碑欲
尊公作文而居書之也余曰諾主人示墓碑圖乃去
訪監門氏同鉄之助範次歸　中上牌與範次出訪
兒玉玄龍又訪鍋屋藤右衛門雨下借傘焉又訪鍋
屋伊左衛門濱田屋藤助杉山生民草野元秀諸家
而至半四郎氏主人引至水上亭雨晴東方雙蜺飲
水西方晩霞燒天山色空濛水光清明奇趣難状助
九郎為作友八紙平作兵衛主人族同坐而聽余話主
人供飯肴盛饌覓漁夫過倚檻視之漁人擧網獲香
魚數頭鱗光映炬閃爍久之主人出一玉示之徑寸
餘溫潤有光名曰海光珠蓋玉之一種非石英水晶
類也子上牌與紙平同歸月色如霜

二十一日　癸酉

昧爽與範次祐之半次謁宮太夫祠訪橋本出雲出
雲家舊在祠東近徙居祠西遂遊大原謁應仁祠歸
路訪橋本八百江未起其父見去至　路八百江跡
來謝　京屋助九郎兒玉玄龍來　棣園兄招食長
八同席　五郎兵衛贈香魚　書昨日明府所囑碑

文遣範次於安藤氏致之曰書不善則改書唯命
暮招棣園兄彦國石舟鉄之助小酌竹外莊石舟宿

二十二日　甲戌

作書數紙贈範次祐之等　塩平來　茂八東曰水
漲有意於觀梁明日昧爽臨我家乃使人告磯吉約
同行半次祐之亦請從

二十三日　乙亥

丑下牌起半次祐之蓐食至茂八許主人引坐涼棚
余有睡意借枕而臥茂八裝訖與出渡錢潭淵流東
行過高瀬使茂八僕報稲負寬度渡高瀬川至小淵
魚梁寬度來見天明香魚數十下半次祐之爭捕估
人簇來買之余輩不得買也寬度茂八謀諸梁主僅
得二十頭設席梁上鱠炙而飲磯吉踰至寬度介南
高瀬里正及志多木某相見皆贈余香魚數頭某年
七十餘矍鑠善談古樸可嘉既去寬度曰彼耄先生
恕焉飲訖皆假寐午牌覺乃歸茂八別於渡口寬度
送至　安藤謙次東曰居發程在何日乎余不在大
人答曰當二十七八日　與大人彦國集棣園許議

余出處　几雲公招食紙平同席歸路過宗家　石
舟寛度去
二十四日　丙子
俵屋助次郎来託高尾屋宗兵衛事　安藤謙次東
曰向所囑先明府墓表既呈諸明府曰善不必改書
也敢告　児玉玄龍来　茂八来　姉氏自玖珠歸
勲平東　人棣園兄鋏之助及余曰母氏欲從叔舅
東遊願四公相謀告諸家翁莫使家翁拒焉余赴棣
園兄許宗家嫂氏鋏之助在焉乃相謀與從大人之

彦國許告之　丸屋市兵衛来　石舟来宿
二十五日　丁丑
石舟去　宗家使吾八来曰欲餞午時過　京屋半
四郎使茂八来饋紙　長八来別　與大人彦國讓
平半次赴宗家宴棣園兄後至児玉茂使塾生来曰
侯於高館請歸余答曰今朝諫山安民使人来告欲
相招意某已諾之不得食言請恕既而大人讓平半
次去田邊元春妻兄平助来見托寄元春金十両元春
方在大坂薄暮安民使與吉来迎乃往圍棋主人供酒且

招棣園兄至至子牌半次来迎乃歸大雨滂沱
二十六日　戊寅
先是河野龜太郎屬余曰先生至日田請翻老先生
遊我地焉余謀諸大人大人許之議以二十八日上
途　財津修藏大家田龍欲從余東余以其窮甚難
之二子請先行俟於浪華許之　京屋為作中村平
左衛門来別　勲平贈肴　南陵兄東自肥後至荒
木吉次寄餡吉次兄寓同　深諦使其弟深了来　茂来
曰今日將與久市餞君既而久一不来　俵屋丑六

友次郎来　茂八来　元秀来別薄暮飲彦國及元
秀　東南條董一郎立野宗甫告二十八日上途
二十七日　己卯
修藏田龍先之赤關　長八助七来別　午前從大
人之宗家遂渡花月橋至縣府見山本新藏贈以雪
踏名屐又見長田又左衛門告明府以東行又見安藤
謙次大人先出俟於菅祠余徧訪諸家主人皆不在
從大人歸宗家途訪中村平左衛門鈇之助供飯大
人先去余出至袋善安民俵幸諸家告別又見阿伊

曽毋復至宗家棣園兄在焉曰帰路飲我家話次雨
下與鉄之助議止明日上途與彦國自宗家歸　藤
屋良右衛門来曰明日之肥後同令兄居有事見囑
姉氏卜東遊於宮太夫祠不吉乃止申上牌棣園兄
招與大人彦國赴之日没安民至大人先去棊（棋）師勇
平丸屋新吉至圍棋大人使人来曰鍋屋藤右衛門
日隈雄藏至乃歸見二子藤右衛門贈川茗且托寄
田小虎畫雄藏以其父命贈解毒丸二子去復返棣
園兄許子下牌同衆辭　是夜栽寄南陵兄日隈彦

勛荒木吉次東遣人託諸良右衛門肥前僧唯然来
未致草場珮川東
　二十八日　庚辰
茂来別　慎次祐之等贈酒肴與大人彦國茂飲
午後塾生忽叫曰西塾湯室火乃走往湯室屋敲以
竹乾枯既久平日熾炭煖温今日無炭婢代以薪火
勢猛烈徹屋脊黒煙沸騰鍛冶五郎兵衛父子及闔
村来救須臾撲滅棣園兄亦馳至　安民使人迎曰
請臨余曰晩往　與鉄之助謀屬儀卒作遞帖期以

明日昧爽發　申牌與彦國出訪棣園兄欲與赴安
民氏兄曰我後行鉄之助偶至乃與出訪几雲公告
別遂至宗家鉄之助供夕食安民使人来促曰令兄
既来俟乃與彦國往兄及勇平元清先在座圍棋主
人置酒酣大人使人来招彦國去少焉復来曰老先
生微恙欲止明日發程何如余曰吾亦疾止之大善
戍上牌同兄辭出余両股大疼兄使僕扶僅得帰
是日宗家嫂氏伊曽不撥来　使範次謝於日隈雄
藏且問所以用解毒丸之法

　二十九日　辛巳
棣園兄招朝食與彦國往遂圍棋丸屋新吉至　申
下牌雨晴（自六月中旬至此每日雨）遣範次於鉄之助許謀明日
上途鉄之助曰日既晩恐驛亭不能命役夫晨出乃
定八月二日發程　良平佐太郎七月十一日東至
　八月朔　壬午
棣園兄来曰丸屋新吉将携雞肉来申牌過我家
丸屋幸右衛門来別　申牌與彦國赴兄許幸右衛
門丸屋十兵衛在焉二客去大人安民鉄之助至新

吉来烹雞供之大人先去具餘留園棋丑牌散　是
夜幸右衛門贈酒肴先是余訪幸右衛門不在家人
忘不告余至今日幸右衛門来余曰前日奉訪云〻
幸右衛門大愧既歸有此贈

二日　癸未

寅牌余起半次促婢炊飯遂使半次先發報小石原
驛長豫具轎夫唯然格致從之　卯上牌棣園兄彥
國鉄之助吾八勇宗家嫂氏来別乃上途大人及余
乘轎範次讓平步從送者四十餘人入豆田大人先

行余過拂屋源吾茂七丸屋幸右衛門中島屋善助
諸家告別棣園兄鉄之助別於片街吾八勇等別於
花月橋閭塾諸子別於山田猬祐之等五六人送至
大肥先是陰雨連旬今日快晴人影落地禽語滿林
心目怡暢不覺去國之悲渡溪水勢頗減不似前日
澎湃過大行寺訪武市不在午下牌至小石原亭長
曰轎夫未聚乃食焉未下牌隆紫嶺狐花不知漢名且從俗呼
夾路盛開紅色掩冉黃昏傳添田逆旅此行以倰幸
慣小倉路上囑作遞帖倰幸東添田驛長善待我輩

既宿余謂館人曰明日曉發恐不遑他事今附汝金
百疋汝取飯費焉返其餘於我主人納飯費每人二
百四十錢余私語大人曰今年歲豐發大阪後未見
如是飯費之貴也主人聞之不懌余謂主人曰汝見
倰幸東乎曰未也既而主人披東大愧曰吾不知客
為何人致此不敬返金曰唯公所賜我不敢言其數
余曰吾豈惜錢乎恐子未見彼東故云爾唯子之所
欲是取主人讓不敢乃附以原數亦不受減二十錢
乃受

三日　甲申

余昨夜謂館人曰明日昧爽上途請雞鳴作食主人
曰諾余昧爽起主人曰既晏答曰雞未鳴語未畢卯
鐘鳴主人驚起卯下牌上途轎夫行語曰添田驛有
發古冢者石槨而實以朱深祕不言獲何物也此行
大人清癯而余肥苯轎夫畏力皆不欲舁余轎大人
前行前轎夫顧謂後轎夫曰汝所舁相公雖重未如
佐竹織部汝何嘵〻余聞之曰織部非石見人乎公
何以識之曰嘗相見矣織部何如轎夫曰織部少時

盗人之妻奔長門寓守稲家村人雇貧戸無産者獲稲以防鳥雀盗賊名曰守稲妻生女家計益窘乃以賣卜湧遊三年不歸人或傳其死妻執ゝ無依謀於守稲嫁一農家居數月織部歸守稲名妻見之且紿織部曰吾子一貧依舊黨細君於人得金何如織部曰諾乎哉守稲曰吾且携令閨以觀諸買者矣携妻去織部意之竊跕妻入後夫氏知其未與訣而既嫁也大恚夜殺夫妻於室及守稲奔竄於豐前添田二十三年守稲有稚女既長知父為織部所殺欲復讐旁尋四方本年五月知其在豐前從之而織部以其前一日自殺初織部之殺人逃也棄其女彦山僧傾神符於長門若見之収養及長有色嫁彦山僧有威權任山政者織部負緣得來往彦山欺僧徒曰吾能借石刕銀山金萬而而餽之須典以神倉寶物僧徒出寶物附之織部典之而私其金僧請小倉侯發卒圍其家織部入林自刄而守稲女偶至請其屍戮之長門侯憫女志賜俸二口云蓋此轎夫織部死後舁其屍故云爾前日亀太郎語余以此事而不詳且不言織部姓名今始得其顛末

過香春至呼野雨下午食里正家主人乞字大人及余皆書二枚紙使半次先行之小倉見藏本彦六家猪三郎預定逆旅至德力雨晴猪三郎出迎半途申下脾傳小倉投逆旅彦六來贈酒肴且曰既報於河野氏矣　使半次訪吉雄祐卓返曰途相遇曰詰朝奉訪

四日　乙酉

猪三郎來　外屋丈右衛門來館贈饅頭　與大人猪三郎訪藏本彦六遂步大橋上高木豐水時寓小倉跕至相値余先帰逆旅作寄棣園兄鉄之助東托彦六久之大人携豐水迎覽街中而歸　吉雄祐卓來見既去贈酒肴　僧大明來見　豐水子某來見　初出家棣園兄謂余曰小倉北渡舟路不便宜自大里渡於是將北渡余謀諸猪三郎彦六皆曰潮傾小倉大里何擇且小倉距大里五十丁命驛亭具轎夫頗苦多冗宜自小倉渡從之　午下脾彦六等來買舟既艤而降少間晴乃出象舟大橋下猪三郎請送彦六豐水等送至舟別行四五丁揚帆風逆浪湧舟大

傾卸帆皷漿而進大人範次〔半次〕皆嘔困甚大人欲出舟
謀之舟子曰官法必自小倉大里上岸若中道出舟
罪同斬關請少遲大人益苦促余及猪三郎逼舟子
舟子怒不荅未牌着大里皆出舟假一店休焉使讓
平監行李赴赤関余欲就故人池松純菴謀投宿之
所與猪三郎半次出街東行二丁許有一門入焉人
家二三十蓋久留米侯借小倉地置其舟手處入純
菴氏主人問君為誰曰譲吉也主人驚喜延就座余
述大人困苦之状主人曰請宿我家余曰君且來謁

而後謀之純菴乃從余至大人曰病身疲倦不欲遠
行願借近處逆旅純菴曰此隣有館諸侯之家某善
其人宿焉何如大人曰善乃借其家純菴去猪三郎
同宿

五日　丙戌

巳牌河野龜太郎南條董一郎立野宗甫柳宗仙乘
舟而至讓平亦來大人懲昨日風波欲止北渡龜太
郎等苦勸之乃從使範次緯於純菴純菴來別午食
訖上舟申上牌着赤関將入河野氏值太田梁平曰

今從江戸歸至此地聞先生到故走謁也藤右衛門
始見大人　茶屋愼次郎來　猪三郎歸小倉　主
人供酒

六日　丁亥

梁平來　從大人訪二川善左衛門主人名宗仙父
毋見遂訪董一郎茶屋愼次郎歸過河野氏門不入
訪宗甫宗甫導登龜山　遣半次報片山玄圃以大
人至　德山人茂助者同寓河野氏出見　福屋玄
理福原貞哉來

七日　戊子

丸屋與市來　藏本彥六來　與大人龜太郎梁平
宗甫宗仙董一郎半次讓平範次秀三郎遊壇浦途
過伊藤杢之助門入焉半次從見杢之助父子出董
一郎俟於門外餘子既先行至壇浦見河野氏僕曰
某向荷行厨俟此諸公未至乃使半次迎少焉至回
觀阿彌陀寺故後也龜太郎將供生魚大人命放之
薄暮歸　龜太郎為余買綱屋德左衛門舟期明日
上舟　池松純菴來不值　夜片山玄圃來與宗甫

玄圃龜太郎範次出謁稲荷祠龜太郎半次別去余過宗甫家腹藥半次來迎主人供酒夜深歸玄圃別去　伊藤助九郎來

八日　己丑

新屋茂吉池松純菴來　辰下牌舟子來促上舟乃與半次讓平辭河野氏大人範次龜太郎玄圃宗甫純菴董一郎宗仙秀三郎送至阿彌陀寺而別舟子曰日本舟已發俟於文字関象舠而就焉同舟福岡人四名博多人夫妻周防人夫妻加余輩為十一人來

下牌同舟客皆曰此舟昨日來泊此謂我輩曰客來即發（客謂余輩）今客來而不發是我欺也與舟子爭論不已終欲出舟借釣人艇舟子拒之不肯借舟余謂舟子曰諸客皆去吾獨留汝肯發舟歟舟子曰若皆去不能獨為公發也余曰然則非我負汝汝負我也曲在汝汝速借艇送我舟子曰諾乃借釣艇載余輩三人而他客不得與焉余傳阿彌陀寺入綱德氏語舟中大亂状主人謝曰柂工年少不解事諸客去盡獨為公發舟乎我必為公請莫他往余聞宗甫等今日饗大人於梅坊（名寺）使半次視之返白既散乃訪宗甫余曰吾既辭河野氏不欲復煩之吾子為我授逆旅宗甫乃借龜山東麓逆旅伊勢屋而使人報範次範次與龜太郎來館既夕食舟子來曰向之諸客皆去別迎一妓入舟矣風勢既微潮候亦順請速上舟余笑曰汝莫復賣我曰不敢乃出宗甫龜太郎範次送至水漘妓既與其弟在艇月明潮平秋氣蕭然始有離索思至晝間舟處久之舟發行數里泊平生同舟不降十四五人此行僅五人皆悦舟濶

九日　庚寅

昧爽發揚帆或鼓槳出上関行三里許逆風忽至不能進余暴瀉十餘行

十日　辛卯

終日逆風鼓槳而進忽見一魚掠波飛數丈柂工曰燕魚也入周防唐音港出舟上岸奇巖層出衆松蟠屈道屬松間次第入山西行一丁許有神祠又行數丁得一絶（知有澗中泉淙淙聲遠至山路不逢人風過松子墜）既而返舟衆不在一柂工守舟曰皆之逆旅矣乃步街中人家可二

而投逆旅太田屋衆在焉浴而返舟港口多蚊乃出
港数丁而泊未曉揚帆
十一日　壬辰
初風順少焉復逆乃鼓槳而進午後入御手洗港止
移時而出行数里過鼻抉又行数里泊
十二日　癸巳
昧爽鼓槳而發午時過阿浮圖觀音堂枕海岸高壘
数丈全山悉松松間有徑紆餘臨海其下大巖数十
十丈突起波濤之中頗似東道薩埵嶺戯賦一絶紅欄

倒影落澄波山下群帆如鳥過有取人間不平事好風景處俗僧多未牌着鞆津與半
次出訪岡村金藏市上每戸夾松如他邦新年状金
藏曰此祭神也供以祭飯余曰舟就此地取水而已
將發請辞金藏送至舟所舟人方買菜洗之余知其
未發也欲觀對潮樓使金藏導入街中行一丁許有
岡上磴数十級有寺曰福禪金藏謂僧曰吾師廣瀬
子至僧使僕掃室開東南窓有朝鮮悉南岡扁額曰
日東第一形勝又有對潮樓三字亦麗人所書窓臨
海上東有仙醉山相距一丁而近山前有小嶼三南

者曰皇后嶼蓋謂神后也三嶼之間水狹如帶而山
姿明麗萬松潑青影於波面其南遠洲近嶼数十交
互海環繞其際布帆沙鳥出没相混而備讃伊豫諸
山匝其十餘里外奇絶難状知西人非虚觀也忍舟
發不暇偏觀辞出僧要余似南岡等所賦詩摺本有
菅茶翁之跋聘使每過例必館此故所賦詩前後十
餘名大抵可觀五律起有脚踏扶桑盡西帰始此樓
句最為奇拔既出帰舟金藏贈紅鬣魚二行数里天
暮終宵揚帆而進残月映窓余久不眠忽聞蟲聲余

謂必近山也開窓果有嶋得蟲聲到枕知山近帆影
侵衾覺月低一聯月没入下津井港口泊
十三日　甲午
平明鼓槳而進亦揚帆嶼迎嶋送不知其数申上牌
傳一島候潮人家十餘戸老松数十離列沙上漁子
来賣魚其言侏儒不可辨薄暮又鼓槳而行過両山
之間逆風起下碇而泊地名大多武
十四日　乙未
昧爽揚帆午後始見淡路洲之尾東風大起舟子議

曰不如避於室津乃回檝向西北申上牌着室港與半次出舟思四年前與矢田淳遊此地一寺主僧欲饗余會舟發不果而去欲訪其寺然不記也巡覽街中謁明神祠返舟泊焉

十五日　丙申

昧爽揚帆風比昨日更猛浪花如雨舟欹甚日午過淡路之頭即往年遇颶處今日亦驚濤拍天乃回舟向明石明有大船橫港口其舟人皆入水攀舟蓋舟行淺處沙石膠之也岸上人奔走以百丈率船而不動

我舟僅而得入既泊讓平曰兵庫距此五里某歸心如箭請陸行許之乃出余與半次觀街中遇雨而歸孤蓬淸瀝終宵不眠忽得天是有風無月夜人方難睡易愁時一聯余平生欲遊舞子賞中秋月今咫尺而風雨如是不堪惆悵

十六日　丁酉

而止風勢如昨舟子曰今日不可發也乃與半次謀陸行赴兵庫辰上牌上途梳工送至本街本街明石適浪華道也正東行四五丁出一門左有高墻蓋士人與商家分居處行四五丁又出一門亦有高墻既而左折又東行比屋皆華麗地名大藏谷行三四丁街盡夾路有松行數丁村名山田自此以東所謂舞子也松不甚高輪囷依地其下白沙平坦靑山左峙大海右開風致極佳然其好處不過二三丁中間茶店二戶頗高敞行里餘村名垂水左有小岡岡盡又有松林地勢少彎而復侸則見二三茶店婦女出松下掃落釵問地名荅曰一谷也店前有敦盛墳苺苔交絡頗見古色塔半埋土中唯出五級其形與兵庫

淸盛塔相似而小蓋同時造也踞茶店久之出昨日明石人語余曰一谷有坂幽蔚藏賊暮暮無行人矣而未嘗見似坂處我欺也行十丁許入西須磨又行二三丁入東須磨其以東去年所曾遊也自明石至三里有半大抵道屬松間南海北岡無有異景今日東風迅烈舟西下者揚帆僅二三尺出沒濤間數疑其既覆而復現出使觀者悸午下牌入兵庫過藥師前有自後呼半次者視之讓平也曰風勢未已家父知先生必陸行相過洒埽以俟乃導入其家頎遒夫

妻見供食夜從於逆旅外屋而宿　京善来館
十七日　戊戌
昨夜大雨風勢少衰　順道来館曰雨勢如是先生
不得上途姬路候過焉此家為其從者所宿請移我
家　午後讓平来迎乃之臭島氏　青木尚賢贈生
魚讓平曰若淡面先生必放之乃命半次放之　京
善藤田有節松尾謙齋来館主人饗余及諸客子牌
客散余宿臭島氏
十八日　己亥

雨止辰牌順道使人買舟返曰舟將發不能遲乃蒼
黄與半次讓平上舟順道送至岸路訪藤田有節既
入舟無風炎甚久之不進行里許北風大起舟仄而
駛未下牌傳天保山下至安治川橋出舟過越中橋
見赤關象来舟曰今方着矣黄昏帰西濠僑居　先
是孝也疾病良平佐太郎與凉臺謀將使人迎余而
聞其至兵庫止　凉臺晉三郎来訪孝也疾因相見
是日良平章次與三郎陸行迎余兵庫不遇
十九日　庚子

敬甫凉臺俊良玄民玄冲鉄兵来　行德元恭贈酒
春波有秋来　使績太送鍋屋藤右衛門所托畫
於上福島逆櫓松下大和屋平作許　小林安石卒
其姻大助者来投宿　良平章次與三郎自兵庫歸
晉三郎来　京善送酒　黔次德太郎柯量直藏
秀太郎来見
二十日　辛丑
安石大助去　元恭来　伊豫吉田士人澤田一作
来見　西山春溪舅王浦謹作来見贈詩及和歌

快雨東至寄新刻析玄二本　使良平之日野屋甚
右衛門許取外忠替券金二十二両且過大新氏贈
香魚　直吉来　大熊文叔携松菌及肴来供夕食
送至其僑居玉澤坊文叔復送余来　洞然自江戸
歸来見　龜年毋贈梨子問孝也疾
二十一日　壬寅
凉臺来診孝也　五弓豊太郎東白江戸至　托寄
西山春溪東於三浦画作　辰見勝太郎贈松菌及
柿實安藤太郎贈羊羹皆訪孝病也　玄仲有秋来

診孝也不値　大村監察市瀨小左衛門來曰聞君自西州歸留守淸兵衛當來候而有疾使某代候訪洞然與議大村邸事　作數束（大人南陵兄棣園兄彥國為鉄之助龜）（太郎京市董一郎等）寄大人以析玄二本及快雨束　見塾生十九人（良平佐太郎讓平良藏章次益太郎乾藏得三郎良現尚隆昻藏績太與三郎玄龍市十郎修藏半次田邊玄春新參生德十郎）俊良將之播州使春山來告別

二十二日　癸卯

使讓平就赤関泉來舟托寄河野父子東（內包寄日田諸東）

凉臺來診孝也　鉄兵雄哉來　與市十郎出訪春波太郎備馬諸子過大村邸見市瀨小左衛及鉄八郎與話久之出訪玄民司馬助信之助庄次葛民凉臺小竹諸家　小田百谷與其門人梅谷來訪飲之林春藏偶來與焉　翠江贈鮓剛之助贈饅頭候孝也　嘉市郎贈松魚　佐々原久吉來　德十郎之人來見　使良平之醫人龜山貞助許告余歸（貞助嘗療孝也故）使佐太郎尚隆放鴿於島內應仁祠先是孝也疾病室氏禱於應神祠是日一鴿飛入孝也臥處毛羽異常既而疾退經數日放之甫後復劇又禱於祠亦有一鴿飛至毛羽與前鴿異則疾退如始居二日余歸孝也益愈皆曰應神祠多鴿此神助也於是返諸祠云　夜與元春訪敬甫僑居不在良平携晉三郎跡至遂與賽御靈祠而歸　葛氏妻産子送酒饅頭賀之　翠江歸家

二十三日　甲辰

鉄兵贈松魚　春波贈菌　凉臺來診孝也　龜年母來訪孝也　以孝也疾退供飯於塾生二十人

松尾謙齋來　澤田一作來訪飯之　遣諸子告明日開講於諸家　夜敬甫來

二十四日　乙巳

元春之紀州　先是細木化東薦其友佐治多門近藤百助（皆伊勢龜山士人）二人遂贈書及金請入門今日裁答柬外書京師龜山邸堤七郎右衛門名托之京清吉井松堂來　午後出玄龍從將為彥國訪齋藤方策至梶木坊余指一家謂玄龍曰前日聞方策將移家今猶住焉乎吾子入問之玄龍乃入其家余去

訪敬甫不在將歸玄龍來曰方策猶在彼家乃徃通謁曰某麻生伊織婣廣瀬譲吉也願見主人先生出彥国所托葛粉及東附將命者將命者入出曰辦師言此東當致齋藤氏某則土生玄益非方策也方策前日移家雜魚塲矣君無乃誤認主人乎余出尤玄龍謝曰某向接此家婢問方策先生家是乎答曰然故告夫子也余曰吾子以田舍語音問而婢答不明了故有此誤今後須悉意焉　夜與良平市十郎出訪龜年母鈇兵雄哉玄冲等　撿六月二十一日後事如左內藤熊藏歸鄉來告別力精大歸（六月二十一日事）合原佐太郎至良平發寄余東（二十七日事）田邊元春自伊豫至（二十九日事）惠助乇歸鄉（晦事）神吉新右衛門東至（七月朔事）尼勘送南山陵兄東水筑太可東至內藤潜龍死來（二日事）信之助妻來（三日事）筑前人佐藤蕙叔來（四日事）猪口晉平將之江戶來訪花岡氏舍人太兵衛者來告括擢昨夜出奔（五日事）細木乇東至（六日事）高妻寬平忠括擢之京師（七日事）舟街火（八日事）晉三郎贈塩一苞（九日事）街卒來告官命曰自今尚節儉諸事須循寬政

中所下令（十一日事）島崎研之助赴江戶逢來訪（廿一日事）細木乇送金子太田梁平自江戶歸路來訪（廿八日事）播州人三枝五郎兵衛率其子德十郎來請入門（廿九日事）德十郎入塾（八月二日）孝之助始疾（同前）招凉臺診孝也遺續太展恭哀童子墓（三日事）凉臺來診孝也夜孝也病良平等走迎凉臺至（四日事）舟街火播州人三浦誼作來（六日事）夜孝也大劇凉臺名葛民謀之（七日事）江戶人梶田敬藏携有田愼齋東至葛民凉臺交來診孝也（八日事）佐太郎為孝也禱於御靈（九日事）信之助妻鈇兵妻晉三郎來看孝也疾（十日事）孝也疾益進凉臺葛民招小兒醫龜山貞助謀之佐太郎尚隆禱孝也於菅祠良平禱於島內應神祠自是塾生皆終夜不寢侍焉翠江母亦來侍（十一日事）孝也疾如昨凉臺貞助來侍塾生禱神如昨良平佐太郎發寄余東（十二日事）凉臺日來數度龜年母來侍（同前）孝也益憊葛民欲用瀉劑凉臺貞助不可貞助勸一夜服藥六貼頗驗凉臺欲行灌腸法不果晉三郎禱於金毘羅祠（十三日事）來問孝也病者日以十數塾生及晉三郎禱神益虔疾微退（十四日事）

負助涼臺葛民謀遂用下劑孝也便痞十餘日至此
始通起色霍然衆大悦相賀十五日事良平佐太郎禱於
菅祠及應神祠有秋玄冲諸醫亦日來診十七日事葛民
負助涼臺來皆曰疾極退此夕余歸十八日事以上揭殊
有関係之事以備他日遺忘蓋二十之一而已

八月二十五日 丙午
托寄快雨來於永瀨七郎右衛門　凉臺葛民來診
孝也孝也煩痓　了悟來　敬甫來飲之　夜與敬
甫良平訪大熊文叔主人供酒使西宮人為野藤次
郎者見

二十六日 丁未
備中人岸田正平巖田良平來見請受業　鳳齋來
凉臺來診孝也　安國文藏族庄太夫來贈羊羹
托寄文藏東　國分吉野助送松蕈　辰見勝太郎
送松蕈　春波來曰長府留守田阪宗兵衛欲識先
生使某紹介將邀先生遊北野午後臨長府邸之請
余曰諾　申上牌春波來迎乃與之長府邸見宗兵
衛年可四十二三不修邊幅意氣甚懇與出渡大江
橋出北野謁鬼子毋神祠休於木魚菴士人三名跕
至謂宗兵衛曰尊眷來乃出徙於無店坐突起樓上
宗兵衛妻見日沒還席他室而飲宗兵衛使所携女
倡數人及春波女舞戌上牌帰別於邸前春波使人
送余　備禹贈鷲

二十七日 戊申
遣良平於田阪宗兵衛許贈半切紙　申牌序　岸
田正平岩田良平平田春平入門　凉臺來診孝也
有秋春波晋三郎來　先是良平讓平有勞於百
家詩校訂余約飲之今日作行厨携二子野遊并招
雄哉渡田蓑橋使良平招行德寬吉不在過福島及
玉藤亭側西北折過一村田間有小祠一媪沽茶其
側踞榻久之返故路過梅田北行至三番逸南行入
力藏園借小亭啓行厨雞冠始花庭中秋色極佳黄
昏出浴於浪華小橋湯肆而歸　東野哲次郎送菌
敬甫來　神吉新右衛門東至　洞然移居於天満木吉

二十八日 己酉
牧山來　晋三郎來　東神吉新右衛門　九山春
耕來飯飲之招春波至既而與出訪信之助不在過露
天神祠側東折至神明前地名休於一店遂過綿平店
食鰻鱺帰

二十九日 庚戌
凉臺來診孝也　與良平出渡浪華橋訪洞然新居

於樋上坊賀以金百匹　日田泉吉來戊牌去與良
平送之將至其客舍永代濵途中雨下余入雄哉氏
良平遂送之而返於雄哉許主人供酒炙牌歸　棋
師次平來不值

晦辛亥

先是與辰見勝太郎約採蕈於高槻山中期在今日
巳上牌與良平章次上途渡浪華橋經堀川出於鶴
満寺西自是為生路地名新家人家二三十列道西
而道東則無一家藍花盛開鮮紅如霞北行七八丁

入村地名長柄遙見長堤橫截街路如塞既至堤下
右折上堤又左折行一丁許出於水邊所謂長柄渡
也渡口有一松古幹夭矯橫枝傍出長五六丈厚陰
欝然川廣可五十丈中流極深既渡行一丁又有村
道右一祠灌木陰森今日快晴奇暖如六七月之交
踞祠陰店上袒裼納凉問地名曰國洲也出店行數
丁右折出於堤上溯淀川右川左田遠眺寥濶東行
十四五丁入新家村村在堤上左折下堤直北行七
八丁田間有數店路分為岐有標書曰北者赴茨木東

者赴江口問店人赴高槻宜從何道答曰河江口也乃
行十餘丁路脉漸微屢失路彷徨田間有村名三寶
寺行三丁許道左一祠扁曰鎭大明神又行數丁村
名辻堂登堤風帆葉葉背風西下淺沙鷺立長流魚
躍背堤北行地名居堂道左有尼寺列松成屏外觀
頗華閑江口遊君及西行墓在焉不遑往觀又有祠
扁曰十五社大明神行七八丁出於水邊即江口渡
也川廣半於長柄既渡上堤有微徑二右者極小見
路人來往多從左徑乃取左徑進入松林直北行數

十丁天稍陰至別府村雨下欲避於村家然矮屋破
舊惡臭衝鼻無足踞處幸而雨止出村左有橋右有
松林林前有二小渠窈窕如帶欲問所向傍不見人
相議曰高槻當在艮方橋向坤方且從松林行矣乃
入林溯渠行十餘丁路脉依微寂無人影且漸向巽
方疑惑欲向東北然為渠所隔勢不能中止更進十
丁許見採薪童問之曰公等既誤矣然返故路倍遠
不如遂取此路進也乃行數丁林尾接村有岐懲前
誤使彰韓次就人家問之曰宜取東者行行四五丁地

名新在家渠盡入村中又失路往還芋田茄園之間數回遂得小徑有村曰烏養野徑盡得大道列松夾路東行一丁有華表〻書曰加茂大明神復登淀川堤自初渡江口至此凡可三里小徑曲折隘躋極矣既登堤長流渺〻心目一新東行湖川堤左人家陸續屋背與堤高下相若飢甚將買食每戶斬（軒）窓為堤所蔽幽暗如夜且無沽飯店使良平先行報勝太郎作食相候遇士人問高槻距此幾丁曰百丁余曲嘗聞高槻距浪華六里我已經五六里矣猶有百許步耳不審君所歷道程如何乃誦向所過道路之狀其人笑曰然則迂路殆三里也浪華至此亦三里耳過中野上野柱本三洲江諸村皆在堤左淀川廣處丁六七丁中流往〻見小洲洲有圃布帆一一自紫茄黃稻之間出平生京師往返皆在舟中不知岸頭有此景矣凡行五六十丁左折直北行右有小渠路猶堤也村名韓埼渡渠有岐天既昏黑不知所向踟躇久之遇來人問之曰北者近乃行六七丁右折有一門入即高槻城下也行二丁許逢良平來迎街盡有池渡

橋又有人家即士人住處出一門又有池沿池東行又北折入勝太郎氏其母出見曰兒今日相候久之以為枉駕必在明日故出巡山勝太郎任山虞職未歸也少焉歸見

九月朔壬子

巳牌勝太郎導遊北山初出門過街中北行三丁許街盡老松夾路行數丁前有平岡松柏蒼然磴道二條懸其間勝太郎曰東磴曰天神山菅祠在焉西曰黃牛山三好松永二氏先塋在焉又坤方有一山坦迤數里名美人山未至岡半丁有官道即京師通西州道也正西行一丁入茨川驛人家可四五百驛西有堤堤西有川取路堤上行數丁漸入林中又行數丁有村名真神又行數丁入山間秋花載路東北折行數丁地勢漸上满山皆松山頂卓竹為柱置藁其上以作假屋乃入屋下自高槻至此一里矣勝太郎曰此服部村某氏之山也愚善其人故得採蕈焉使從僕假甑某氏而啓行厨此地高敞南見伊駒山西望浪華西北隅天地相接渺無端倪山下村落縉錯

樹青稻黄川長野曠近狀分明遠意模糊人物來往其間歷〻如畫余睡眠良平章次與僕採蕈而返乃炊蕈作飯味極香潔申下晡下山返故路至眞神取田間小徑正東行左有數山萬松峭蒨出於黄牛寺門外背門南行右有巨松低柯拂田勢將仆植石柱扶之勝太郎曰傳行基所種也又田間有古塚俗呼爲裝束塚言葬菅公衣冠焉出於天神山前北向登磴左右崖高數丈雜木上蔽頗若幽蔚行數百步崖開樹疎廣敞可悦未至菅祠數百步路右地勢微穹

露石角其上有小祠勝太郎曰此延喜式所載野見宿禰墓也往年石罅上潰下見石槨云菅祠前路廣七八丈中央疊石一道右有寺曰春松院入祠門而拜勝太郎曰此秀頼所修也青苔滿地秋色蕭然自祠後北行入松林市人採蕈者醉歌聞於遠近行一丁許右見小隴上有三松勝太郎曰此業平墓也俗呼中將塚登隴如馬鬣封者三其西相距數十步築土作習銃場自墓前亂微徑東行左有小池巵樹匝之行敎百步徑稍開成道北向登磴有門勝太郎曰

此伊勢寺也入門西行數百步有僧耕田稍上山脚衆墳簇立其北隅有伊勢女御墓勝太郎曰此地蓋伊勢嘗住處故名寺也二百年前或發伊勢墓得鏡硯及諸器物我先公命修墓請羅山先生勒碑記其事矣乃觀碑其高七八尺時昏黑一無所見碑左有小祠祭青石類人形亦墓中所出云返入寺主僧與勝太郎善引入室示鏡及硯鏡徑可三寸背面漸磷白穿三孔古氣黯然實千年外物背雕六蛟繞（蛟）有字或尚鳥獸形極分明勝太郎曰今人無能讀之者疑

科斗文也余曰蓋大篆之類必有能讀者請也曰爲我摹之硯竪八寸横三寸上刻兩獅爭珠狀亦饒古色然石質太粗僧曰硯非塚中出土人某家藏此數十世傳伊勢座右物二百年前贈諸我寺也又有深草元政記叙硯鏡及塚事詳悉又有隱元詩伊勢花開二月天曉粧靜對法王前長歌一曲知音少屈指声中六百年題曰寛文丁酉遊伊勢寺僧曰此寺有伊勢櫻百年前既枯隱元伊勢花開謂櫻也戍牌借紙燈歸勝太郎氏途中暗黒無所觀

二日癸丑

午後與勝太郎良平章次出過街中東行街心有渠行五六丁街盡北折青松列路左右行十丁松盡出於官道西行一丁許北折耴田間小径行数丁至山前左折登隴又下入荒中有能因墓高可二丁草木豐蔚羅山先生勤碑記其事跡碑高数尺字盡分明勝太郎曰土人誤伐此木輒為崇地本屬於寺僧曰我既告墓採樵無害伐木貴之無幾寺火僧焚死愚迷識其僧也返故路正東向取田間小徑行数丁入村地名別所村家籬側有古井潟水盈焉勝太郎曰

此能因所詠花井也有碑既仆苔蝕不可讀矣又取小徑正南行出於官道東行經数村將觀櫻井驛楠公古跡至梶原村休一店余有倦心謂勝太郎曰我止兄等三人行矣三子去余借枕衾而臥蚊聲聒耳不能眠黄昏三子歸乃返辰見氏高槻至梶原五十丁梶原至櫻井二十丁三子曰今日自櫻井東行二十丁觀山崎戰跡及石川五右衛門手痕余問手痕何如曰墨印於某氏門扉　亥上牌將來舟歸浪華勝太郎曰昏夜恐夫子迷路既請此地飛脚名忘漢為從者乃使飛脚見辞辰見氏路於晝間所過街中三四丁右折傍城外池東南行数丁池盡又有街東行数丁街盡有門出此更東行十七八丁官道如砥過小石橋不知其数地勢微穹有村村盡地低左有涸渠白沙夜明行三四丁登堤地名前島是乗舟處也林一店將乗舟者数十人皆踞店上喧嘩不可耐子上牌乗舟舟大倍於三十石舟同乗数十人皆賣薑於浪華者藍籠山積濃香貫鼻舟中狭迫僅能容身詈声四起余輩三人先坐舟尾飛脚自舟頭逾送蕭

團誤觸人頭其人大怒詈之飛脚亦反詈將鬪良平進謝乃止其餘相爭者不可勝計舟行極緩屢膠沙而止至長柄天明

三日甲寅

卯下牌傳八問屋港口出舟過大川街浴湯肆使章次先歸報　達園來訪達園十七八年前在宜園　供酒敬甫元春與焉　春波來　使半次玄龍之良運院取手春返曰僧曰九日後復來　春榮將歸鄉來告別　德十郎入塾　撿晦後事如左　託報岡章平東於藤

禹野村九十郎贈有久保丹後来細木𠯁東至元春
自紀州帰（以上晦）齡次春波凉臺太郎備禹庄次雄哉
来豊後僧達圓来澤田一作来（以上月朔）九春波有秋来
（以上二日）
四日　乙卯
清記来　為長尾良哉作書数紙遣半次托之上関
舟子　春波導田阪宗兵衛来供酒葛民偶至與焉
直次自高野帰来見　元春之伊豫　但馬天民
来曰某将西遊以本月十二日留別於天満請臨

夜與章次良平訪敬甫　栽寄松永令藏草塲珮
川東使良平齎此托於春栄返曰既發不及
五日　丙辰
秀太郎入塾　佐太郎疾病使僕迎敬甫　但馬天
民来　岳翁八月二十二日東至　岡村金藏東至
返古家詩送保命酒
六日　丁巳
洞然来　久保丹後来　龜年妻小祥其母招余及
室氏午牌余往路訪策梁至龜年氏諸客未至少焉

但馬天民松浦安道鈇兵魚住鷗波至飯訖皆出
雄哉来　夜與良平賽御靈詞晋三郎跡至相従帰
将供茶春波使人来迎曰方與田阪留守飯擣萬亭
請速枉駕乃往信之助葛民亦在焉與飲而帰晋三
郎猶在余家　敬甫来　發報岡村金藏東於河莜
七日　戊午
始申塾生職席　小倉舟子作次郎来見　遣修藏
於齋藤方策許送彦國所托葛布及柬（余欲親行然不知方策在
何街故遣修藏返曰雑魚塲也）　龍護来　澤田一作来別　未下

牌訪一作於吉田郄遂訪信之助不在訪田阪宗兵
衛坐談久之帰　高村幹齋来
八日　己未
昨日修藏将訪泉吉僑居余曰為我謝曰有暇相過
泉吉今日来曰昨日辱命故来余曰修藏謂河泉吉
曰某未嘗識修藏来傳命曰獻師使某言請明日相
臨余曰修藏曰某善泉吉将候焉故傳言而已非專
价招君也泉吉曰然則彼人欺先生及某也余名修
藏責之曰非某誤傳命泉吉誤聽也

九日　庚申
受塾生賀　辰牌與与三郎出賀筑梁亀年至小竹
氏主人導観新菜書室又至日高氏主人不在見其
妻至野村九十郎氏亦不在至庄次氏又至称念寺
婢曰住持上人方書手券不得将命至河茂氏不在
至九山氏亦不在至葭清氏訪京屋彌六彌六方為
債主所訟幽而枷手竊脱枷相見訪中村勘兵衛於
筑山邸不在見其妻将訪増井原藏傳安藤謙次言
原藏謙妻伯又次中村氏使婢導至壖井氏亦在郎中主人不在

見其妻至長久寺又至大新氏主人供午食至林春
藏平井東一二家皆不在至長光寺贈龍護以書三
紙渡浪華橋至洞然氏主人方對客見其母至信之
助氏又至司馬助備禹太郎春波四家皆不在中上
牌歸　敬甫林春藏香川一郎築梁涼臺長平春波
齢次直藏德太郎泰太郎大次玄民備禹嘉一郎河
茂太郎晋三郎田邉屋作兵衛玄冲平野屋善助直
吉司馬助欽兵春山亮平俊平東一等来賀　遣塾
生賀雄哉玄冲元恭欽八郎玄民欽兵吉　益埽部一

郎諸家　諫山俊安東至　夜訪敬甫　敬甫送至
十日　辛酉
有吉来賀　大新来　俵喜来議借倉債事　恵助
白備中至　行德元恭来不値　恵助白備中至入
塾　愚藏入塾　有吉来　晋三郎来　薩摩加治
木人東良助以小竹柬来見　相馬一郎来供飯圍
棋夜與出訪直次高尾屋宗兵衛寓居於日田九氏
二子送至常安橋一郎別於玉水坊　栽荅諫山俊
安東　佐太郎復劇良平迎敬甫至

十一日　壬戌
春波来　涼臺来　信之助来曰欲招小竹翁請與
来少焉小竹来與之間瀬氏長平葛民春波至主人
置酒小竹父子先去戌牌與春波葛民出葛民送至
晋三郎方来余欲送葛民賽五靈晋三郎請從乃與
出葛民別於道修街賽祠遂児観夜市歸與晋三郎圍
棋至亥牌
十二日　癸亥
小竹柬曰昨夜與君約今日與赴但馬天民別筵矣

然某有別務先行不得相從也敢告　遣元龍於小
竹許問天民開宴於何地曰天滿菅廟側小山店也
午後出市十郎從過間瀬氏謝主人訪與春波及
藤井某飲余與焉出訪洞然遂謁菅祠至小山店使
市十郎去天民及其子千里見引而就坐小竹松浦
安道玄民野村乾一郎及未識客二十餘人在焉阿
部絹洲者見餘人不通姓名故不記有宴日沒諸客先後隨意
辭去余同玄民出至祠前逢市十郎來迎過北里玄
民欲飲焉余曰居留我一歸家復來玄民曰諾余歸

將使人辭玄民東至曰某亦有事不得留也請止
牧山來不值
十三日　甲子
先是春波為田阪宗兵衛請講易其邸今日春波來
曰薄暮請臨　招相馬一郎圍棋供飯　牧山來
夜赴長府邸途遇春波與行良平後至宗兵衛見講
易及聯珠詩格記主人供酒其妻見亥牌歸　文叔
來不值大熊除姓以下傚此　玄龍之兵庫
十四日　乙丑

數日前與信之助長平約今日浮漁舟海口卯上牌
信之助使人來曰漁舟三隻既艤俟於肥後橋側某
將發請速促長平而來乃使良平告長平余赴間瀬
氏其妻曰已發矣歸則長平至與出各乘一舟至無
尻川信之助俟焉出於海口波浪洶湧余與長平皆
困醉而臥午前入木津港口停舟午炊登堤四望既
而復鼓槳背港里餘三舟或合或離皆獲魚數十頭
薄暮向無尻川入酉下牌歸信之助長平別於西濠
烹携帰魚食良平讓平尚隆　夜與良平尚隆訪

敬甫　細木氏東至寄乾鮝　安石東至寄金　泉
吉來不值　佐太郎疾久不痊呂雄哉診之先是服敬甫藥
十五日　丙寅
赤関舟子來致大人八月二十三日東　藏本彥六
東至內包大人本月二日東　東安石　公圭來曰
將遊播州東西山春溪介之　新清携紀州人高岡
順助來見　齡次直藏泰太郎德太郎祐誠來賀
室氏携孝也謁島內應神祠尚隆從　室氏將携孝
也及塾生賽五靈雨不果　岡村金藏東至

十六日　丁卯
敬甫携壽林水野清助者來見入門　雄哉來　拓一郎（相馬一郎以下省姓）晋三郎圍棋供夕食　久吉来余謂之曰子欲聽我講今夕復至（佐原久吉以下省姓）　但馬天民来　了現贈餅　宮本負藏因良平謝過来見客年負藏大醉至余逐之出不許再至我門矣（一事屬昨日）　春波来　酉上牌久吉来携之赴春波水亭良平從講易及詩格田阪宗兵衛至講訖春波供酒久吉良平先去亥牌歸　是日高尾屋宗兵衛東良助敬甫来　室氏率孝也及闔塾諸子賽御靈

十七日　戊辰
雄哉来診佐太郎　春波来　松尾謹齋来　東良助来　文叔来　松鰛来　薄暮春波復来請供夕食出至綿平店食鰻鱺而歸　夜訪敬甫僑居良平惠助從遂導敬甫至天神橋賞月清光映波鮮潔悅目然寒風劈面不得久止歸　托荅岡村金藏柬於河茂

十八日　己巳
河野龜太郎本月十三日柬至内包大人六日柬（大人）（柬曰昨自赤関歸）　以書問多客不能沈思借春波水亭移文房具焉　春波来　雄哉来診佐太郎　田阪宗兵衛来　午後至春波水亭（以後單称水亭）　申牌歸　但馬天民来曰請今夕臨敝廬　龍巖屬寄大人柬　酉牌至天民許天民問清沈宗騫学畫編難字出訪玄民主人方獨酌謂余曰有残酒冷請外飲與出而入北里京斯亭小酌亥牌歸月明如畫是夜乾藏從先歸　玄龍自兵庫柬曰前日舟遇颶僅得免

十九日　庚午
日光山僧来致佐藤寿八郎八月朔柬柬曰今在日光變姓名稱草本夢太郎云余方坐講席僧不值去　裁荅細木屯柬（内包宜園百家一部及其草稿二巻）遣市十郎於伊勢伊亭托諸龜山士人平井秀一　至水亭天民敬甫来訪暮携二子歸供蕎麥　野村九十郎来不值　惠助歸郷

二十日　辛未
福山邸人高木雄藏来見入門　塾生淺井　東良

助來別曰將遊宇佐採耶馬溪而謁淡窓夫子乃裁
寄大人及秋雄兄柬附之　夜與良平讓平尚隆訪
敬甫龍潭在焉供余及三子蕎麥既而出渡淀屋大
江渡邊肥後四橋雨始止薄煙際水朧月隔雲四無
行人夜色如太古即賦一律歸（雨歇秋宵忽暖天來殘醉步橋邊雲埋地列樹疑無岸燈點中流知有船杳渺希音孤雀喚蕭參靜味芳家眠晝間轂擊肩摩處恍訝身生太古先）
二十一日　壬申
東野村九十郎　但馬天民將遊長崎裁寄大人及
前川文藏柬附之　至水亭　九十郎柬曰請明日夕
枉駕余以齋日故欲辭然以其屢來不值難違其請
荅曰明夕奉訪　晡後猥酌泉醉而出良平從訪玄
冲遂赴泉吉僑居信濃坊主人曰欲侑一杯何如余
辭曰既醉主人曰然則散步與出過新街至堀江泉
吉導入一酒樓劇飲亥牌東肩輿歸泉吉猶留
二十二日　癸酉
文叔使人來言欲陪遊北野以齋日辭　春波贈赤
豆飯新為坊正故自賀也　松鱸來　達園携其弟
僧來見　未牌與達園兄弟良平章次步渡大江橋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七　一九

過露天神祠北行至街尾遇雨避於一店少焉晴觀
權現松過熊店兒子毋神祠東南行入大融寺途遇
春耕薄暮歸　東野哲次郎來不值　直吉來不值
得一自日田至致大人鉄之助子器（彥國改字）範次祐
之本月十三日東（大人東為包寄快雨東鉄之助東包十金皆券）啓運凌
雲至　夜訪野村九十郎主人供酒使妻見戌下牌
歸路過敬甫氏取藥（小水不利有痰氣故）
二十三日　甲戌
啓運見　葛岡仲英來　得一來　直吉來　遣良
平於河松氏問溪琴消息　涼臺來飲之招玄冲得
一與焉醉後與玄冲步堂島　得一去　辰見勝太
郎東至寄兔肉　高木雄藏來　夜暴瀉腹痛
二十四日　乙亥
贈國分煙草於泉吉　招泉吉飲之遂留宿　夜與
泉吉步至大川街遇雨歸
二十五日　丙子
飲泉吉春波偶至與焉既而與二子訪敬甫欲導之
出辞遂賽天滿菅祠歸路過橋萬亭劇飲春波留余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七　二〇

及泉吉申下牌歸　夜泉吉去　新清贈赤豆飯
南隣井上屋作助来告其徙居
二十六日　丁丑
尚隆歸鄉　春波来　玄冲至飲之招圭甫與焉
昨日途遇信之助曰明夕臨㪣廬余曰諾今日有疾
使人辞
二十七日　戊寅
申牌序　僧龍雲自京師歸路来訪供朝飯即去
雲棗東至即發苔東　半次歸鄉　雄哉来診佐太

郎　土佐人勝瀬元常者来見　午後至水亭遂訪
信之信主人供酒玄民春波至日暮章次来迎出門
玄民春波要余不歸并導信之助遊平松亭醵飲戌
牌與信之助去二子猶留　鉄兵来　高岡頻助来
不値　林春藏東告晋太郎之備後
二十八日　己卯
雄哉来診佐太郎供午飯　發苔春田玄藏東於河茂
東中詩巻包　春波来　夜講於長府邸訖主人供酒春
波譲平同席

二十九日　庚辰
發寄高秋帆東内包溪琴集三部及寄春老谷山本清左郎東於野村九十
郎許　春波来　午後與良平訪凉臺玄冲遂訪雄
哉携之出訪泉吉雄哉將導余觀願敎寺濠地菊園
勸泉吉以有客辞乃出至菊園菊有大中小三品每
品數百種極大者皆高一丈七八尺花徑一尺三四
寸極小者花徑不盈一分花大不能自持每花設銅
架戴辮其上一幹不過二花又訪鉄兵既出雄哉別
去黄昏歸　吾岳来不値　鳳巖来留宿　夜訪山

田元輔於綿清氏歸路過奐次僑居
十月朔　辛巳
昧爽携孝也賽御靈市十郎從余脚大痺呼吸促迫醫曰宜早行巡氣故
自今日始賀塾生賀　德三郎直藏安太郎昌平亮平
俊平凌雲啓運来賀　鳳巖去　與良平買舟觀無
尻川堤紅葉過肥後橋見玄冲過岸上呼入焉下至木
津下流命舟人下網不獲魚乃泝入無尻渠上堤步
紅樹下雨忽至遽入舟則既晴晚暉映葉紅影蔽水
上流下流遊舟絡繹南堤北堤行人陸續過太郎等

未下牌潮江戸濠而歸過犬齋橋玄冲別去　泉吉来贈陶器及氈不値新清五岳齡次来不値　夜訪敬甫乞樂携之出觀平野街夜市讓平章次従

二日　壬午

快晴如春欲野遊遣人招玄冲敬甫敬甫不在玄冲来　雄哉来診佐太郎　午後與玄冲市十郎出訪晋三郎不在謁高松邸金毘羅祠渡玉江橋訪行德玄恭携貫吉出訪鉄八郎病於大村邸既出市十郎去過梅田至玉藤店今朝與春波約會此店問店人既来乎曰未来乃西行過大戴浦江二村村西有石橋渡橋潮溝北行二三丁有猾木橋上橋四顧秋色甚妍復返玉藤店春波未至乃倚南軒命酒喫麥飯而出貫吉別於渡邊橋玄冲送至　直吉来不値

夜講於水亭　今朝賽御靈　岳翁九月六日東至

上街火遣良平訪龍護

三日　癸未

昧爽賽御靈御門未開起御卒聞之祠門亦未開乃拜祠外　春波来與出訪玄冲不在遂渡大渡北折

禓龜井橋西畔菅祠渡橋過江戸濠訪鉄兵見衆客満座不値去入春波妻家夕食歸　室氏訪鉄兵妻病　直吉来不値　夜招敬甫診疾右臂痺不敢把筆

四日　甲申

謁祠以下謂御靈爲祠　五岳来供飯　敬甫来診　涼臺来　佐太郎疾痊　三浦誼作来致西山春溪柬玄冲来　洞然来　晋三郎来　與三郎歸鄉　鼎藏入塾昨日事　以淨喜公忌辰前夜供飯塾生　夜與敬甫歩至其僑居

五日　乙酉

昨夜夢賦六言絶句覺後記二句一雨微涼夏高千秋斜日漢唐禓祠〃以淨喜公忌辰使啓運了現誦經供飯塾生五岳敬甫来與焉　河茂来借迂言　文叔贈肴春日寛平新清葛瀨玄常来　學郎自阿波至　玄冲春波来　尚隆帰塾　大人九月二十三日東至

六日　丙戌

以微恙廢謁祠　遣良平於吉雄良琢許托寄西元禮柬　小倉舟子作次郎来　遣修藏發寄大人柬

於作次郎舟寄河野亀太郎東於網與舟　午後訪玄冲携之出訪泉吉不在歸路訪雄哉主人供酒且送至余居玄冲途別　晋三郎来　夜與雄哉訪敬甫導之觀平野街夜市雄哉途別圭甫送至　並者瑞賢者来不値

七日　丁亥

贈麹漬茄子於小竹　翠江贈雞肉招玄冲雄哉供午食雄哉不至高尾屋宗兵衛偶来與焉　正山瑞賢来見乞字　栝坤東至達致之圓茅自謝出奔之罪

夜講宗兵衛田坂宗兵衛以下省姓　元恭晋三郎春波等来聽與敬甫佐太郎歩至堂島　岡本恵助東至

八日　戊子

安藝人前田禮次入門入塾　貞次宗兵衛来　五岳春泓波来與二子出訪山田元脯於綿清氏主人供酒酉牌與春波歸雨下借傘履焉　林大隅者来不値

九日　己丑

泉吉来飲之招春波與焉　小竹携唐津人大野立助未見　圭甫来　夜與泉吉歩賽高松邸金毘羅祠遇晋三郎焉曰圓亀邸有童女舞先生無意觀之乎余曰觀亦可乃之圓亀邸門内有舞棚觀者雲集棚後有倉倉後設假簷張燈陳瓶花数種觀之左廻自倉側出於棚後觀舞数闋雨下晋三郎借傘生則既晴亥牌舞未終去晋三郎別於常安橋泉吉宿余家

十日　庚寅

裁寄羽倉明府及服部子東托之河茂　午前泉吉

来不値　阿波人正法寺學郎族来囑學郎事不値使良平見　葛瀬玄常来不値　五岳来　夜晋三郎来導室氏孝也佐太郎章次謁高松邸金毘羅祠始讀政談經濟録説　戌牌與良平出遊圓亀邸萬人塞路殆不得過遂訪直次不在渡大齋橋訪玄冲使良平問文叔在家乎否曰在乃行主人供酒余乞其雞猫二隻歸　今朝謁祠

十一日　辛卯

作數東大人棣園兄欽之助子器兄玉茂　招山田元助夫妻及五

岳饗之綿清中津人紙市骨董奈良忠隨而至招春波
不至戌牌客散　文叔使人来乞一猫去　戌下牌
與益太郎步訪敬甫不在觀平野街夜市歸　中冨
庄次来不值故夜訪之　翠江隨母来
十二日　壬辰
謁祠　始講尚書國語詁故講　鷲風樓　西元禮東
至閣元禮有達書於百家詩故折東責之元礼以東謝即裁寄答東托於京清
信之助招余及春波食息
十三日　癸巳

書林松本屋者来曰佐伯留守之子欲入貴門使某
作先容　龍護来　佐伯人田原新藏率其子貞之
進來見貞之進入門　大村本間愿吾来見　長平
東曰十五日賴氏有會請赴焉　招信之助夫妻春
波供夕食春波不至文叔偶至與焉既而與文叔步
街中訪玄冲携之出至文叔氏主人供柿林大隅稅
改未来與話戌下牌歸文叔使人来　春波来
十四日　甲午
文叔来將相余南隣移焉謀之余不果相　泉吉来

飲之招春波與焉　京屋彌六携其兒助右衛門及
魚屋直太郎東来欲借余金余與泉吉謀辞　遣佐
太郎於五岳許托寄大人諸物書七部綿衣饅頭及寄棣園兒鈇之助子
器求諸　照頂来鏈圓托之寄了性東東載權事括　與泉
吉步至龜井橋酒店食鰻鱺見敬甫過橋呼之入徹
雨下少焉晴乃出過築地過敬甫所識酒樓食柿而
出戌牌歸敬甫去泉吉留宿　勝瀨玄常来
十五日　乙未
泉吉去　五岳来　直次宗兵衛觀潮貞之進學郎

来　閻塾將野遊招春波玄冲敬甫至議所遊春波
曰玉藤店可也午前余與三子先出至梶木坊使敬
甫返取余袴歸路將赴賴氏招故先是人爭稱近郊天王寺等
地井水變成紺綠紅紫色能染絹布木綿數日来又
稱硯橋京街橋廣島邸側流水亦能染物嘖〻相傳
昨日彼出染井今且此生染流貫絲綿往染若往来
如織而余未信之因途過蜆橋觀之橋東方南畔水
落沙露沙上鑿穴數十潟水盈焉染者數百人竿頭
掛絲以攪水中攀之即成濃紺或浅紅色鮮甚水則

渾無色余以為浪華之地水皆有鐵氣其最甚而腐
者能成此也過北里裏街及梅田至玉藤店敬甫譲
平既俟焉移時良平率諸子至就店東軒啓行厨會
者二十四人（春波敬甫玄冲良平譲平佐太郎了現良藏乾藏尚隆帚藏德十郎德三郎礼次増太郎啓運凌雲昌平亮平俊平剛之助章次典三郎剛之助僕）既而余及春波醉
眠歸若三之二中上牌余帰春波良平玄冲佐太郎
剛之助從至梅田春波別去以其大醉使良平從過
田蓑橋至廣島邸前使玄冲入問頼氏客既集乎否
出曰未至乃之小竹氏玄冲等別去小竹方與春藏

飲謂余曰君欲赴頼氏乎余曰某今過彼門前使人
問之曰客未集也今往恐太早小竹乃供余夕食晡
前與小竹父子出至頼左一郎許主人方與鴻池善
右衛門飲善右衛門謂余曰某聞高名久矣小竹曰
廣瀬子亦耳鴻池君豪名久矣（高與豪和音相近俗謂富曰豪）此夜
諸客不至主人改置酒（善右衛門等皆書間客也）酬余與善右衛
門及邸吏某鬪棋小竹謂善右衛門曰君是日本第
一福人當無愁也善右衛門曰某不樂為我家主人
事〻為親戚所制一不得自由假令欲請先生單供

一杯親戚不聽某未如之何某臨他席人皆呼曰鴻
池鴻池厚待我我欲報其意然家人不許則我無猥
受人厚待不報之理故常荷其愁也某欲退隱久矣
以弟没未果也小竹曰吾以為君必呆子矣而其近
人情如是顧謂余曰旭莊君山中主人（鴻善姓山中）亦有
苦不樂欲早退隱君日記中不可泄斯奇語也戌下
牌辭出小竹父子善右衛門別於西國橋東西　林
大隅東一吉永仙菴來不值　坂本周鼎若來不值

十六日丙申

返九山所借國語　達園五岳來飲之　左股大疼
癈諸務而臥召有秋診之服藥　五岳來告別　雲
巢東至　大新來　學郎入塾

十七日丁酉

疾如昨有秋來診　室氏約翠江泉吉觀道頓濠劇
場孝也及僕從之亥牌未歸使尚隆佐太郎迎子牌
歸翠江送至留宿　送米一升五合於良運院　龍
護送膳　京屋彌六來欲必借余金余不許　春波
來

十八日 戊戌
疾如昨有秋來診　大新東曰午後招九山請臨以
疾辭　高尾宗來供午飯　琴江去　備前人赤松
卯兵衛者來請見以疾辭　玄沖來　宮本負藏來
久吉來　達園將之京師來別　牧山來以疾辭
不值
十九日 己亥
發答雲集東於京清　名田龍雲東及金子至　赤
松卯兵衛來見　疾如昨有秋來診　泉吉來　讓

平之西宮　震電暴雨暖如七八月
二十日 庚子
赤松卯兵衛來　京屋彌六東一牧山文叔來　京
師清水松園來　春波來供酒晉三郎來與焉　九
山贈金五百匹及銅斗一雙謝百家詩成
二十一日 辛丑
疾如昨有秋來診　赤松卯兵衛來告別　備中倉
敷縣吏夏目負之丞來見欲請余臨其學校　勝瀨
元常來　修藏出寓玄沖氏　惠閒東告敬證文卒

使良平佐太郎弔之　本間愿吾直次晉三郎來
與晉三郎良平圍棋託醵飲
二十二日 壬寅
備中倉敷人小山安右衛門內藤忠兵衛致書請臨
其學校〻讓平歸塾　泉吉春波來飲之　疾如昨
有秋來診
二十三日 癸卯
疾如昨有秋來診　辰見勝太郎來留宿　秋田屋
太右衛門之人來囑其所識笹山侯臣　細木邑佐

治多門近藤百助東至　玄沖來　春波晉三郎來
圍棋　飲勝太郎春波　作答小山內藤二子東遣
良平於鈴木坊夏目負之丞逆旅托之不值返
二十四日 甲辰
疾少愈　昨日京屋彌六送刀具欲典之借金今日
名直次（時彌六同直次寓於日田九氏）使之謝彌六　涼臺來　播
磨高沙人加藤仙齡者來見　因幡人中山一來 一大
（昨年初見）勝瀨元常來　書林今辰來　役敬仲來留
宿　雲集東至　丹次來傳嘉一郎母言曰賤兒逃

學且與隣里小兒鬪請夫子責之乃使丹藏召嘉一
郎數之謝曰不敢再作兒戲　夜有叩戸聲甚急開
之曰某光仙也聞導隣火走来則既滅矣敢賀不入
戸而去余輩方與敬仲話不知外間譟擾聞之大愕
遽出隣里皆提水桶而立余問對門老媪火何許曰
某北隣第三家乞兒棲其宇下炊飯火誤及簷也媪
又曰夫子之居門内深邃吾恐火及其門而不得出
則令郎居萬一致毀傷也故急叩戸矣乃知向之叩
戸者非光仙而光仙偶至焉也

二十五日　乙巳
發荅雲集東於京清　有秋来診余及敬仲敬仲有疾
長治祐義来以疾辞不値使良平　亮平晶平俊平
歸鄉　晩與良平飲敬仲滕太郎　春波玄冲来
敬甫来
二十六日　丙午
敬仲去　岡章平之子行藏致東送詩卷　疾愈
有秋来　宮本負藏来　中山一来　文叔来不値
京屋彌六来告別　晡時訪泉吉僑居市十郎從

而下使市十郎去余留宿焉
二十七日　丁未
昧爽與泉吉浴於舍西湯肆　僕来迎卯上牌歸
中席序　德十郎歸鄉　大人南垓兄棣園兄本月
九日東至大人東中包堀江汝七郎祐之二東　文叔東来欲野遊辭
秋田屋源兵衛者来　有秋来　招泉吉供酒留宿
勝々郎去　洞然来晋三郎偶至與之圍棋供酒
二十八日　戊申
遣良平於葭清許托大人寄服部子東焉又之河松

氏問漢琴至乎返曰大昨日至然家務鞅掌未得相
見　泉吉去　相馬一郎来　庄次来飲之　文叔
晋三郎来圍棋　凉臺来　遣與三郎托寄岡行藏
東於藤禺　秋源来秋田屋源兵衛以下修為秋源
二十九日　己酉
包寄細木色佐治多門近藤百助東外書提七郎兵
衛名發之京清　漢琴使板原某来曰今日急歸鄉
里不得相見也　泉吉将歸日田作寄大人南陔兄
棣園兄祐之東　送金子謝於凉臺敬甫有秋玄冲

雄哉
晦　庚戌
包昨日所作東大人封中書画一覽包托於泉吉　秋源介笹
山侯臣山室文作入門　敬甫剛之助貞藏東野哲
次郎來　泉吉來告別
十一月朔　辛亥
謁祠　受塾生賀　敬甫貞藏安太郎德太郎啓運
凌雲貞之進庄次雄哉春山黔次晉三郎來賀　出
訪春日寛平又訪九山不在訪大新而歸　發寄溪

琴東於河松　元恭玄冲貞次有吉來賀　三木種
之助内山牧山來　貞次致日向飫肥人平部良助
東内包詩卷及寄大人東落合敬助寄大人東二人東托
泉吉寄大人　小田百谷來不值　賀春波宗兵衛信之
助司馬助諸家　敬甫介藥肆冢江千吉者入門其
父來見　晡前訪丈叔不在侯之少間歸畑曰今訪君
家而知君來焉也又曰某所善美作人福光春齋者
欲識君使某致意請今夕過彼家乃携丈叔歸而復
出之梶木坊訪春齋春齋供酒使其妻見戌下俾歸

丈叔送至　是日室氏携孝也賽天滿菅祠及　高松
邸金毘羅祠
二日　壬子
高妻寛平將之京師來別　室氏與信之助妻出觀
稻生祠側劇場　中山一來、山室文作來以後不必記
昨夜余約福光春齋今日招飡我家歸告之室氏
曰妾既約間瀬夫人出遊矣今日使佐太郎辭春齋
夜夢昭陽先生觀余文二篇悅曰足下文大進矣
其批極長夢中能誦之既覺一無所記唯記其一篇

題曰大論耳意謂大論猶機論耳　後藤春藏贈猪
肉
三日　癸丑
謁祠　賴佐一郎贈廣島太夫澤左中書先是佐一
郎為左中求七十壽敍故也　洞然東曰請今夕同
日高子臨敝廬乃東凉臺告之凉臺曰某將自病家
直赴須藤氏恐不得陪行　招福光春齋夫妻及丈
叔敬甫供夕食客未去余出赴洞然氏則信之助在
焉少間凉臺太郎至主人供茶及酒子俾同三子歸

四日　甲寅
謁祠祠門猶鎖遥拜而退　敬甫來　福光春齋來
不値　街卒来呂井上屋新助使良平行返曰官令
曰近日大阪商賈貪利過度故四方貨物皆湊於兵
庫左界不復至大阪此圖一朝之冨而不知永世之
利也今後宜深戒焉　夜訪玄冲遂訪文叔主人供
酒且招敬甫至亥牌歸　役敬仲來借金
五日　乙卯
謁祠途浴湯肆　波木井昇齋來欲見小竹使大次

介之　文叔來圍棋　九山使人來曰約昨日相過
而有故不果敢謝　余謂貞之進曰今日吾持齋欲
遊大融寺途訪尊大人不知尊大人在家乎否對曰
在竊歸告諸其父來曰愚翁既供具而俟請携良平
佐太郎讓平三君辱臨余曰吾子過矣我問尊公在
不耳敢望供具乎然勢不得辭使良平先行謝之
寥然本紋東至寄金子　申牌與佐太郎讓平之佐
伯郎見田原新藏主人供酒招敬仲敬甫至壁懸佐
伯先侯書明人詩曰同舟白衣人雪色何紛々忽有

飛來者方知是鷺群乃分詩中字為韻余得白字而
不成敬仲獨成新藏妻見戌下牌帰主人使人送
高妻寛平東至
六日　丙辰
杉梅作東至　東招小竹父子春藏筑梁洞然　小
竹贈雞卵　薄暮諸客至供酒使人招涼臺不至敬
甫偶至與焉亥牌供飯訖客散
七日　丁巳
大新来飯之　小竹送昨日詩光懶不知年逝頻范然恰似夢中身春來

棋局空消日欸後燈檠不復親同社文盟尋舊約盟傳美酒擊鮮鱗三杯呼起平生志欲掌諸君少壯人
河茂來　照頂來　三浦宜作來　春波晋三郎
來　聞尾張文隆在近寺使良平訪之且謝於田原
新藏
八日　戊午
將野遊招文叔未至出訪福光春齋不在乃帰途遇
文叔與携歸又與出訪田原新藏主人供酒文隆來
訪余不在遂跡至田原氏相見曰將往於佐伯官寺
西行路次過此地也戌牌歸文隆別去文叔送至晋

三郎来與文叔圍棋夜半去　中山一来不值　今
朝謁祠
九日　己未
昧爽聞島内大使尚隆訪諸家返曰既滅故半途歸
嘉一郎屡述學遣章次名之嚴戒　作荅寥然本
敬東使玄冲托諸金光寺（内封二紙）書　作荅杉梅策東
入寥然封中　召玄冲議其移居　大新来　小田百谷贈
柑　洞然来圍棋供飯　加納半翠来　與三郎出
奇　作寄岡部但見恐梁大聚東（内包單稿及書）書

十日　庚申
南至枚學受塾生賀　謁祠　玄冲敬甫直藏德太
郎令次泰太郎来賀　發寄岡部但見東於臼（杵言郎）
文隆来　涼臺招余及闔塾諸子余先往訪小竹
至日高氏少焉塩屋六右衛門及二客至主人供茶
良平讓平佐太郎章次了現乾藏益太郎至主人供
酒既而余及良平留其他皆去永井藤四郎森巣仙
塩屋清九郎至少焉市十郎良藏禹藏尚隆德三郎
禮次秀太郎至酉牌諸子先去戌下牌余與良平藤

四郎等辭歸　直吉来不值
謁祠
十一日　辛酉
玄民来乞字　午後與良平出初訪葛氏病
不相見其妻見次訪涼臺謝昨日宴次訪小竹示吾
次韻詩（彼此何嫌来往頻或招或赴兩間身呂安命駕途非遠文舉忘年情轉親詩說解頤分雀
角棋軍嗟手破魚鱗世間多少結交者忘之伊賓此主人題曰辛丑十一月六日小竹先生同諸君臨敝
廬喜賦次先生見贈韻是日先生為余說詩雀角籤牙且圍棋故五六及）　小竹借角田
九華所著近世人鏡錄七冊次訪策梁次渡渡邊橋
訪三浦誼作於堂島京德氏誼策借余以慶長中外

傳六冊次訪玄民賀其徙居贈酒二升不在其妻見
次訪加納半翠不在其母見次訪直吉不在次渡蜆
橋自大融寺側北行訪文隆於松房寺文隆引見其
師佐伯養賢寺環應妙信寺麟祥院松岳大坂久松
寺文室寒山寺某松房寺主僧某諸僧方飲余及良
平與焉既而松岳等去環應供茶戌牌辭出　玄冲
久吉来　安石来不值　達圓来不值
十二日　壬戌
昧爽地震　敬甫来與出謁祠　寄大人寺東白金

光寺返遣良平托諸一六舟　半翠來　東招文隆
及環應供酒飯及夜來木徹龍潭至與焉龍潭曰敬甫
所寓主人曰恳塚居近惰醫業常言訪廣瀨氏而出
主人言如是請先生莫復近敬甫焉余曰諾龍潭去
戌牌文隆等去　三浦誼作來圍棋　聞日野鼎哉
至使良平函之返曰鼎哉方上舟矣
十三日　癸亥
大新來　俵屋助次郎東至　龍護母死将往弔市
十郎從孝也亦請從尼之不可遂至梶木坊洞然氏

僕跆來致東曰今日願見過乃訪敬甫訖孝也而出
遂弔龍護主人供飯訖渡天神橋至洞然許市十郎
去主人方與一客圍棋余亦與焉亥牌僕來迎歸
新清來　子上牌地震　德十郎東至贈魚
十四日　甲子
謁祠　坊正呂井上屋新助良平代往坊正曰官有
新令曰庶民衣服冝麁樸而莫華侈　中津邸人問
野太郎右衛門携其子百六來見百六入門
十五日　乙丑

昧爽訪大新曰荊婦欲饗令閨請臨主人曰諾乃去
途訪小田百谷於松浦氏　召高尾屋宗兵衛傳俵
屋助次郎東旨　受塾生賀　直藏德太郎泰太郎
啓運令次負之進大次雄哉來賀　長尾良哉東至
寄肴　高妻寛平自京師來　申上牌大新妻及女
來供酒飯戌牌去使僕送
十六日　丙寅
築梁送肴　文隆來告別　中山一携其徒森田藤
兵衛來見藤兵衛入門　高尾屋宗兵衛來議其去

留留宿　晋三郎携螞來炊飯供余宗兵衛與焉
三浦誼作來
十七日　丁卯
謁祠　春波贈饌　鉄兵文叔來　亮平昌平自備
前至　數日來為三浦誼作點竹山供史句讀至此
訖　作答長尾良哉東内包金百匹　宗兵衛去
十八日　戊辰
吉雄良琢贈魚　宗兵衛來借金　五弓豊太郎東
至十月十七日所出　三浦誼作來告別　春波導余及良

平至蠣舟供夕飯

十九日　己巳

先是龍潭謂余曰敬證將行其父忌祭期在十九日請先生赴焉辰牌與良平出訪義純不在見其母及兄訪翠江又訪良琢良琢子見〔将学余故〕於附余以恒遠賴毋東至敬證氏龍潭天錫葵園及諸僧十餘人先在座余既坐衆僧誦經佛前訖主人供齋午牌皆去余與龍潭天錫留圍棋黄昏歸龍潭途別天錫送至德十郎帰塾　辰見勝太郎送鮒及蔌　春山来致其師上瀧寛次寄余詩三首詩長故不録　照頂来不値　洞然欽八郎来不値

二十日　庚午

文叔来圍棋携余至蠣舟供飯　作寄大人東　吉雄良琢秋源洞然三木種之助来　禊祠

二十一日　辛未

猛寒硯池始氷　宗兵衛来告別附之以寄大人東〔内包寄恒遠賴母　依屋助次郎東〕　福光春齋玄冲太郎来

二十二日　壬申

吉雄良琢携其子雄吉来見雄吉入門飲其父子文叔偶至與焉　夜欽八郎来謀大村事文叔猶留戌牌始去亥牌欽八郎去使市十郎送　凉臺林大隅来　是日僕汲於肥後橋下失足溺焉流數丁舟人救之免

二十三日　癸酉

訪田阪宗兵衛遂訪信之助主人供酒安藤多門同席孝也亦與秀太郎来食焉既而有吉来言文叔俟於我家乃歸見之與出訪林大隅於北江戸濠第三衙不在入文叔氏夕食焉大隅来曰請過乃復與文叔往主人供酒子牌増太郎秀太郎来迎　中山一来不値

二十四日　甲戌

龍潭来飲之敬甫来話龍潭即去潭曰彼近復發故態居停主人将逐之主人為我檀越故為我容彼耳且與先生往箴彼矣既而潭導余食於祠後変店遂過敬甫氏敬甫臥不應居停主人見曰思塚君行事頗異平日某憂之將謀於二公而二公偶至唯頤善圖

之潭呼敬甫曰兄不欲居此盍隨我去乎敬甫欣然
起乃携之出過餅店買糕歸余居喫茶敬甫終從潭
去　龍雲來　葛氏弟子某介淡路人橋本矢五郎
者來見　森田藤兵衛來　謁祠以後不必記
　二十五日乙亥
良平改名曰秀平寛吉曰元愼　午後與秀平賽天
滿菅祠逐訪田原新藏信之助皆不在訪洞然主人
方會棋客數人曰且留余曰謁神後再至乃出是日
快晴遊人滿街既謁返洞然氏秀平別去鬪棋至夜

半僕來迎同千草屋某歸別於門外　玄冲來不値
　發蓉長尾良哉東於帶屋
　二十六日丙子
敲月指月大次贈菓肴候寒　文叔晉三郎來圍棋
　夜深去　阿部良平來見　召千草屋某作帖
　二十七日丁丑
贈大新以松魚及酒　九山來飮之春波文叔晉三
郎來與焉　婢疾服文叔藥　返龍護詩卷　後藤
俊藏贈猪肉　申席序

　二十八日戊寅
日高俊平來見　葭清使人來送大人十一月朔東
內包草場佩川東助加武谷祐之三東良且曰明府至余問寺西公乎竹
尾公乎其人荅曰不知余以為大人東至必是寺西
公然無東中一字及之亦可怪矣乃遣秀平於葭清
許問之返曰竹尾明府也　小竹贈肴轉送之備禹
　前田晴齋東至　玄冲來　夜與秀平議謁竹尾
公
　二十九日己卯

昧爽結髮改衣與秀平章次乘茶舩至久寶寺橋下
半途章次曰師毋盞忘戴上下服名矣乃出歸既而余
使良平先之葭清許問明府在乎否返曰在章次亦
及乃出入葭清氏葭清導見東名傳次郎元姓名菊田字佐吉
余獻松魚一函傳次郎曰少俟方有他使者少間明
府引見坐同室傳次郎相明府曰卿有所贈我欲辭
然聞其有故例敢受語極溫藉且初見同室從前所
無傳次郎先容之力也明府語訖傳次郎謂余曰退
乃退次葭清等謁皆隔室而坐矣余私覵傳次郎而

返入舟午前帰　細木毛東至　作寄大人東　是
日猛寒備禹贈肴　贈菓子於涼臺信之助九山原
田真御玄民諸家　婢疾告帰
晦庚辰
遣韋次於桒名傳次郎許贈羊羹且托寄大人東返
日明府以巳牌發　巳上牌與秀平僕為藏出過露
天神祠北行出於野外借一店休焉使秀平為藏交
出候明府來過午未来乃命店人作食中上牌明府
過出謁適左欲見傳次郎在轎中不果謁訖乃歸

文叔春波来圍棋黄昏與春波出飲谷川亭歸路又
過橋萬亭春波欲留余乃先歸　九山贈雙鳧　玄
沖龍潭来不值　田原新藏贈卵　鉄兵贈卵　涼
臺贈肴及茶
十二月朔辛巳
俵喜来　大新直藏安太郎德太郎来賀　受塾生
賀　浴湊路街湯肆歸路謁祠　贈小竹鳬及餅春
草鯅鰊　仙太郎負之進野村九十郎尼勘春波敬
甫貞藏嘉一郎雄藏太郎備禹春日寛平来　高妻

寛平歸鄉　午前出訪吉田喜三兵衛於秋月邸主
人供酒妻金井直藏姉見出渡田蓑橋訪行德元恭又訪
鉄八郎及平善而帰　鉄八郎来供飯送至中島訪
備禹既眠不應
二日壬午
平善来　敬甫来故態大發使秀平送之其僑居居
停主人金兵衛謝曰為我告先生我既逐恩塚子矣
此後莫使狂人復来焉　大村留守富井清兵衛来
春波備禹携肴来飲未訖田阪宗兵衛来為講易及

詩元恭父子来講訖復飲　赤井高齋来　了叔来
雇修藏寫近世人鏡録
三日癸未
涼臺福光春齋築梁橋本矢五郎間野太郎右衛春
齋妻来　湊琴東至　與文叔等謀作詩會始集余
居文叔林大隅晋三郎修平讓平佐太郎凡六人招直次不至中始戌散
尚隆帰家
四日甲申
今朝涼臺東欲招余及信之助春波信之助肄先是

與春波有遊谷川氏之約春波曰日高氏必有他客以夜集矣不如先赴谷川氏乃往薄暮遂至日高氏主人置酒香川一郎至夜深歸　直次來　賢了贈有　尚隆歸埜　牧山來不值　佐渡金使敬甫從弟藤右衛門來告逐敬甫之故不遭

五日　乙酉

春山來　戸田玄證來不值　文叔大隅來　送鉄八郎詩成使市十郎示焉　聞奠島順道至逆旅使秀平館　敬甫來

六日　丙戌

順道來飲之招涼臺同席洞然偶至與焉夜深散吉雄良琢來曰請明日臨敝廬　東一來　聞玄冲中風遺敬甫訪之　翠江贈雞肉　夜大地震

七日　丁亥

小竹東招余及洞然以吉雄氏招辭　西元礼東至吉益主税來　玄民來　春波來　午時洞然率其從吏松本某來乃與出途訪河茂及翠江至吉雄氏既坐文叔來（余臨出報叔故跡至）丈主人供飯其妻見主人又招新清閑棋局二闘之薄暮酒出戌下牌歸洞然途別文叔送至　庄次新三郎來不值

八日　戊子

孝也頭發腫物名涼臺診之　溪琴所送金山酱二桶至　春波來　牧山來　有秋贈鶴肉　夜講

九日　己丑

春山導其師上瀧志摩來見飲之

昨夜盜襲隣家主人大呼有火秀平佐太郎等驚起赴隣家盜走　文叔來飲之敬甫來與焉　等巍來

中川玄隹來　田阪宗兵衛贈茶糖報之以鳥宗兵衛東曰聞間瀨氏子欲招先生及春波某先生途臨敝廬之請　信之助東相招　申上牌春波來與出訪宗兵衛春波先行余與宗兵衛自北門出遇信之助自外歸導入其家置酒酉下牌歸　田原新藏鉄八郎備禹來皆不值

十日　己丑

奠島順道送鹿肉　備禹送猪肉　合屋淡八自日田至致大人南陵兄十一月二十三日東及諸物京

屋半四郎麻彦國東　春波來飲之　田邉元春東
白紀列至　鈌八郎來飲之　林大隅備禹新三郎
來　中山一森田藤兵衛携和州人來見
　十一日　庚寅
送南陵兄所寄蠟燭薯蕷於小竹書以兄名　小竹
贈豚肉　福光春齋東曰今夕携令閨令郎臨潋廬
之請　紀州板原安節來　晩之福光氏少焉室氏
及孝也至主人供飯孝也曰大熊君在我家主人聞
之使人招文叔至飯訖留室氏焉與主人文叔出觀

平野街夜市比歸室氏既去文叔送至　召河内屋
新助附大人所送金十六両餘
　十二日　辛卯
東景來　先是與文叔約訪諸家候寒辰牌文叔來
與出先之福光氏謝次訪野村九十郎不在次訪庄
次次訪久吉不在次訪吉益埽部亦不在次訪香川
一郎次訪東一不在見其妻次訪龍護主人供糕次
訪上瀧志摩不在次訪惠間亦不在次訪大新主人
曰昨夜九山家男子生乃往賀不在歸路過稲荷祠

茶店休焉午前歸　山本新藏自日田至來見供飯
　贈往年高木豐水所贈欵器於凉臺　數日前春
波謂余曰舊交漸疎請為一會招之何如余曰善乃
謀會於北野池太氏別莊春波為會主作柬招信之
助洞然文叔凉臺玄民備禹司馬助九山田原新藏
田坂宗兵衛諸人洞然凉臺辭　未牌田原新藏來
文叔猶在余許乃使文叔導司馬助余導新藏訪宗
兵衛相見主人曰方有事請後行乃出訪信之助宗
兵衛亦至主人出刀及甲冑觀客訖與出訪司馬助

則既與文叔先行過劇場裏巷入池田〔太〕氏別莊則九
山玄民春波等既在焉莊有樓極高敞一望盡北野
山遠野廣村落溝渠縱横其間勝槩無二樓下有假
山峰巒逼真全山皆茅唯種梅數株其頂既破蕾者
數點亦有風致使二妓侑酒客各任意而任酉下牌
宗兵衛促余及司馬助先歸路過橋萬亭又飲〔欵〕春波
亦携諸人至皆既醉不能飲不幾散春波文叔送至
余門　鈌八郎歸大村來別不值

十二月十三日　癸巳
凉臺來　洞然東招余及田原新藏新藏有事不得
出乃辞　棕亭東至　作寄真島順藏(逆)松尾謙齋京
善東托於讓平　遣佐太郎於葭清許館山本新藏
贈菓子　茂八来飲之春波偶至與焉　文叔妻来
見
十四日　甲午
讓平與藏歸鄉　上瀧志摩贈肴報以饅頭　東棕
亭　大倉喜内来食之　庄次贈肴　林大隅作詩

會午後與秀平出訪築梁又訪小竹主人曰請十六
日同洞然臨又訪玄仲疾曰既痊又訪阿部良平於
海部濠脣彫印又訪雄哉鉄兵而至大隅氏則佐太
郎晋三郎在焉主人不在少間帰見文叔直次相継
至堂島人秦野某来見請屬其子皆賦早梅詩成主
人供酒飯文叔先去子俾與秀平佐太郎帰　住吉
人大庭左衛門以棕亭東来請見不值　片山春悦
来不值
十五日　乙未
受塾生賀　中山一来　訪宗兵衛(田阪宗兵衛此後省姓)又
訪信之助主人將飲余至民春波至與酌午下俾同
辞出玄民別去春波導余至堂島肴店供食帰路過
禹(備)門外遇焉迎入供酒今朝洞然東曰請黄昏後同
田原君臨余欲遂赴須藤氏使備禹婢名禮次至春
波去主人供夕食謂余曰先生隣家春戸與某善數
日前謂某曰君善廣瀨公乎吾有一事相報去年来
廣瀨氏送粟我家舂之凡舂以粟一斗八升為一回
得米一斗六升四五合廣氏僕輒將我以粟二斗四

升而為一回舂之得米二斗二升餘僕取一斗七升
納於廣氏而私其餘五升吾初不悟既而知其姦詐
之僕怨不復送粟於我而使他人舂自客年九月後
廣氏僕數人大抵皆如是獨本年九月後之僕吾不
知其果姦乎否也蓋一石之粟而僕所偷三斗餘何
廣瀨氏之不悟也吾欲告之廣公然未知其為人彼
公若度量褊狹聞我一言大怒悉名從前數僕詰之
或訟於官府與大獄則雖我恐有保姦之罪吾子幸
善彼公願酌量我意而告之莫使彼公怒某聞之以

為果如是乎夫子家政不治致亟人之侮矣乃荅曰廣公大家非都會寒儒之比廚下有遺利以施奴婢此彼公本色非不知其姦亦恕焉耳某謂先生外務殷繁内政一委令閨令閫寛慈毎事委婢僕不親檢察是以利交者豈可委心腹焉乎請請此後加意余謝曰吾子忠告實深感荷余平日戒室氏曰米粟事関係極重卿必親檢莫使奴婢舂户恣出納室氏曰諾毎日記其出納之数本年十月備禹謂余曰先生家何多人我所送粟毎月不下六七石然此吉事可賀余

乃就記檢備禹所送及室氏所出納大抵一日當一斗六七升余大驚曰吾家六人塾生十八九人九二十五人一日人所食五合當一斗二三升而毎日至一斗六七升何乎蓋卿不親檢故僕偷之也室氏曰諾生夏日則一日五合冬日則過六合舊例為然且君好客供飯者日不下五六人吾家雖號曰二十五人實三十餘人矣余曰此於理或然然卿此後勿畫微勞必自檢察今聞備禹言為僕所盜明矣蓋室氏聞僕言即勤於簿而不檢故其名存而實耗也酉上牌

出備禹氏禮次從訪田原新藏傳洞然意鋒曰某今日有姪喪不可出加島屋忠助志磨屋彌兵衛方在座飲余亦傾數杯出訪洞然圍棋且告小竹言約明日同行而歸過浪華橋月明如晝　大庭左衛門来不值　片山春悅来不值　贈鰹鯗於洞然備禹賢了

十六日　丙申

大隅（林大隅省姓）来　小竹柬曰請如約臨檄廬乃贈菓子及加羅須美　聞凉臺亦赴小竹氏招遣轎次約

同行　未下牌洞然来偕出至凉臺氏坐次小竹使人来促乃往則宗兵衛玄氏在焉主人引入新築書齋客讓席不敢先坐主人曰今日以旭荘兄為賓此我素意宜坐上頭其他叙齒亦可余乃居首而洞然而宗兵衛而凉臺而玄氏主人使訥堂（長平號）進茶江户棋師本因坊丈和子葛野忠左衛門者時寓主人氏出見年二十三棋位六級而称上手覆昨日與訥堂所圍棋曰如是則勝幾子如是則負幾子又如是則勝負幾子其說攻守之勢百變無窮衆驚為神茶

訖酒出有盛饌酣主人曰旭荘子是國士無雙葛野
子是國棋無雙盍與對棋乎不然旭荘日記中少此
一段佳語矣余乃先置九子而鬪将訖忠左衛門曰
我勝三四子矣既而果勝四子次與洞然圍又曰我
負六七子矣果負六子余書與伊藤松之丞圍其人
頗苦思不容易下子忠左衛門則任手下子駿速如
不經意同是六級而其巧拙迥殊蓋棋品不可以科
名論也主人語越智文平翁為人甚悉謂余曰憾君
不逮見彼翁也越翁嗜豆腐早野反堂嗜芋自目曰

腐儒目反堂曰迂儒而目僕曰鴻儒言儒中之鴻池
也（鴻池海内一冨家）主人又曰佐藤一齋近日擢為大府儒
員移於聖堂側賜俵（体）二百俵及十五口爵大番頭蓋
特旨也余又與主人父子鬪棋夜深客稍〻辭去余
與洞然最後出　春齋（福光春齋有世）來不值　雄哉來
良琢（吉雄良琢有姓）來不值　齋藤坊西巷綿重者來不值
謂秀平曰昨日息隊君時我不在欺拙剃携家具及
書畫而去跡之不得故欲謀諸先生也
十七日丁酉

綿重來見曰某未知敬甫喪心常人交之某過也昨
夜逢之既得所失敢告　凉臺來　文叔贈挑燈
北久太郎街火　之小竹氏謝　順道東至
十八日戊戌
遣佐太郎館山本新藏且問寺西公至乎否返曰未
至新藏将以明日去　春波宗兵衛來　凉臺托寄
南陵兄物　文叔來　栽寄大人彥國東封之（内包鉄八
郎文）携此與秀平徳三郎出館新藏於鈴木坊托之且
贈金山醤及糟茄帰路飢甚投飩店又過大新氏借

紙燈而歸　訪春日寛平不在　橋本矢五郎來不
値
十九日己亥
遣市十郎贈菓子於春日寛平書三紙於大新寄溪
琴東於河松新衣於九山家　周防平生人鞆田茂
萍來見　訪文叔主人供酒醉而假寐晩携主人帰
飲之
二十日庚子
謁祠（久廢故書）雄哉贈肴轉贈諸備禹外加手巾　春

波来飯之　良琢（吉雄良琢省姓）来圍棋使人招洞然荅曰
請携客臨敝居乃與良琢徃圍棋馬主人供茶及飯
夜深歸良琢途別　長尾良哉所送紅鸞魚至　中
山一来　贈文叔以茶
二十一日　辛丑
原左一郎東曰午後棋會我家請臨昨日約洞然今
夕供飯乃荅左一郎以携洞然與行之意　東洞然
報原氏事　申席序　自是日放學　神吉新右衛
門来請余臨播磨三ヶ月（地名）學校余辭　章次尚隆

歸鄉　元恭来　洞然與其客松本伴五郎来圍棋
先是南陵兄東曰我送薯蕷於小竹翁請以其餘作
汁供洞然諸居乃告洞然以兄旨供之酉牌與洞然
訪左一郎伴五郎途別左一郎家棋戰方酣小竹父
子及葛野忠左衛門等會者三十餘人鬪局十四五
六級五級至初級者七八人余與洞然最拙無為耦
者平七者曰某至拙請與君對乃與鬪余荐勝二局
平七笑曰公亦不可敵吾實無敵也亥牌辞出　啓
運歸鄉　秀太郎歸家　添川寛平東自小竹氏至

二十日壬寅
埽煤　德十郎益太郎德三郎歸鄉　原田節齋了
悟来　橋本矢五郎来以忙辞不値　大新贈鮭及
乾柿　文叔贈一猫極大曰縶之三日而後相馴不
然遁余不在室氏解其縛即遁去余家鼠害甚藏書
器物一無完形余病之百方購猫不得文叔聞之割
愛送猫且丁寧教所以畜此之術余臨岀又五申之
而室氏不以為意余甚懟於文叔使礼次往謝　文
叔来圍棋〻薩清送鉄之助東且告寺西君将至

二十三日　癸卯
學郎姻福島岡松寺住持来　綿重来不値　市十
郎将歸大村出塾　裁寄鈌八郎東托市十郎　文
叔大隅来　夜敬甫来謝曰某狂疾既愈請容舊過
送文叔至其家敬甫從亥牌歸　備禹贈歲暮儀
二十四日　甲辰
春藏東曰明日請臨　溪琴所送柑簏至　鳳齋来
昌平亮平入塾　東畡来　使佐太郎之鈴木坊問
寺西君至乎否返曰申牌將至　茂八来曰某将發

乃裁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鈇之助山田半四郎東
以立春前夜故率諸子賽祠　岡本慧助東至
二十五日乙巳
辰牌與秀平乾藏出至葭涛氏館寺西君片岡龜五
郎將命曰郎君言善為我謝既而龜五郎附余以大
人東山本新藏見曰某途遇郎君有官事復返矣出
館安藤謙次郎於隣家不在其妻見曰拙夫方之築山
郎請姑遲話次謙次歸欲飲余余辞出歸路訪大新
及東畡又訪原左一郎主人曰葛野梶村二子方對

棋於我楼上請觀余以午飢辞主人曰願東須藤君
使之來觀焉余歸東洞然　諫山俊安東白蘆屋至
寄乾鰒　眞島頓道東至寄歳暮儀　中上牌使良
藏之小竹許問既赴春藏氏乎否返曰在原氏余乃
訪左一郎則長平築梁平野屋七左衛門等在焉觀
葛梶闘棋比余就坐棋訖忠左衛門勝十四子矣梶村
某二級也築梁先起曰我促筱翁赴後藤氏矣余與長平
平七平野屋七左衛門修為平七至春藏許則小竹築梁賴左一
郎既先至主人供酒飯戌下牌帰　龍護來不值

二十六日丙午
河野逸平東至寄肴且送自凝島鹹土附以詩維昔諾冊
二神降吾土是為国始為人祖此島自凝非作成蘆荻叢生埋斥鹵今日又藝為良田猶覺土味帶鹹苦
稜々神徼遺跡實堪覧萬古異邦女媧太多事錬石斷鼇補天柱天若可補復應缺他時穿莫共
工怒不著皇国全天然開闢以來舊乾坤若問乾坤第一舊此土實為萬物先若問天然不朽物此味實
自上古傳吾以此土聊祝君土與家同萬々年使居壽冨多男子千載獻世去上仙君疑吾言請嘗土味
鹹否證目前　題曰以自凝島鹹土奉寄豐後廣瀬旭莊先生附以此詩　河野逸拜　龍潭
來飲之　凉臺來　文叔來　茂八自鐵宗氏來曰
某將以今夜上船請送寄日田諸物於日田九家

小竹寄南陵兄菓子至　檢托茂八諸物余寄大人
日記一卷東二通溪琴所柑及金山醬良平東菓子寄　寄南陵兄束一扇一小竹東及菓子
凉臺東及茶菓子方箱一臺寄棣園兄一束寄鈇之助一束外酒一樽
分贈三家寄室氏寄北堂東一衿一寄宗家嫂東一木綿零片寄姉氏一束
昆布孝也贈潤吉一般外宗家所囑紅粉類凡數十種外涂
安國氏寄文藏紙包使佐太郎昌平亮平礼次及僕送之於日
田九氏文叔使其僕助之夜深不歸使脩藏視之諸
子曰我輩至日田九氏主人不受曰吾家無人請送
之安治川舟所乃赴舟所一里而遠僕等力竭不能

進歩故遅　丑牌茂八来別　是日市十郎帰大村
二十七日　丁未
了現歸郷學郎出塾寓岡松寺　東一来　文叔来
與秀平送之至其家圍棋夜深大風撼屋不能帰乃
皆宿焉　信之助妻来不値
二十八日　戊申
秀平先歸使昌平来迎　信之助招食猪肉太郎玄
民伊藤彦之丞同座戌牌散送太郎至其門　丑牌
聞人語曰堀江火是時猛風自西南来余以為堀江
雖相距二十餘丁風勢如此火必不一瞬至此矣悉
起塾生使亮平為藏視之少焉歸曰非堀江勘助島
也　裁寄奥島順道及啓運父東托之秀平　順道東中包金二
銖

二十九日　己酉
與塾生八人飲賦詩曰数枝還發架蓍梅喜在天涯
共此杯寒似權官方欲敗春如遠友稍将来九人守
夜恰成例一病周年始斷災百榼擬除今歳厄何妨
飲到玉山頽余去歳此日發疾至本月始痊去歳守
歳者亦八人故五六及焉直次率其友尾崎圓次来
會文叔亦至亥牌散就寢

天保十三年壬寅日間瑣事録
元日庚戌
余年三十六與室合原氏兒孝之助塾生古谷秀平
合原佐太郎財津修藏松尾艮藏松尾乾藏前田禮
次岸田晶平岩田亮平僕爲藏婢伊曾迎歲於浪華
西濠僑居　卯牌盥漱着上下禮服名拜皇大神聖像
祖先列位及故國於室而受塾生賀飲屠蘇食糕
辰牌與秀平禮次出謁高松邸金毘羅祠途賀吉田
喜三兵衛賴左一郎二家遂賀今北晋三郎原田眞

卿中津邸間野太郎右衛門間野氏始故書地名訪行德元恭
冨井清兵衛平野屋善助岡部玄民中島屋眞吉諸
家至田原新藏家主人方與客飲余亦傾數杯將出
其妻曰將觴秀平禮次二君於別室請姑遲乃赴別
室負之進及其弟某夏目某方接二子飲焉既而出
賀須藤龜右衛門間主人亦宴客余與焉午前出歸
路賀間瀨信之助井上司馬助而至備前屋卯兵衛
家備島主人欲飲余余曰既醉乃炊雞飯供之初過大
江橋別遣秀平賀華岡良平尼崎屋勘兵衛樋田嘉

一郎三家至是使礼次歸食未下牌禮次來迎乃出
賀安藤太郎加島屋又兵衛春波田阪宗兵衛三家而
歸　俵屋喜七安藤太郎中冨庄次田原負之進苫
屋傳兵衛日野秀太郎村上代三郎平井東一篠崎
長平訥堂高岡學郎井上司馬助谷川養藏塚口屋小
兵衛花岡貞藏德太郎山埼屋作之助廣瀨重兵衛
築梁後藤春藏大工利兵衛原舐勢屋利兵衛原菊丸
河内屋茂兵衛今北晋三郎日高凉臺平野屋善助
中島屋貞吉泉屋次郎右衛門間野太郎右衛門備

前屋卯兵衛田邊屋作兵衛河内屋松太郎長久寺
了救鈇屋兵助來賀　遣昌平賀羽村玄冲藤岡雄
哉阿部良平原菊丸葛岡仲英横山有吉間剛之助
河内屋松太郎春日蕙山諸家　遣亮平賀田中屋
新右衛門界屋新兵衛常源寺大淵妙福寺善就内
山牧山藤屋禹三郎綿屋卯右衛門松浦安道錢屋
宗兵衛泉屋六郎右衛門次郎右衛門三木屋治兵
衛與市田邊屋作兵衛善行寺敲月香川一郎平井
東一河内屋茂兵衛諸家　遣乾藏賀高木雄藏日

田屋九十郎大和屋嘉右衛門因順寺祐成德祥寺
葵園高田樗堂後藤春藏大工利兵衛按摩源藏俵
屋喜七苫屋傳兵衛塚口屋小兵衛諸家　作元日
詩曰人家三十萬櫛比傍江潯柳影浮邊没梅花映
處吟天光熙鳥意國政協民心聞説群賢進篤才勵
自今

二日辛亥

昨夜亥牌起丑牌講詩天保篇作書八紙與塾生八
人　孝也始受孝經句讀於乾藏　新藏（田原新藏省姓）春

波涼臺雄哉來飲之　與秀平會計客年雜費　午
後出賀築梁楢林英策至日高氏主人不在其妻供
酒少焉主人歸見至小竹氏贈以金二銖買中西龜
年毋至綿屋重兵衛氏主人供酒賀八千房一肖林
大隅鉄兵冨田俊良至大熊氏主人供糕賀玄沖日
野蔦氏福光春齋尊光寺而歸　負之進肥田嘉一
郎行德元恭元愼熊野屋伊兵衛井上屋作助香川
一郎高木雄藏僧少將間剛之助宗兵衛三木屋次
兵衛平野屋佐兵衛原田真次尾崎圓次玄民大藏

喜内厄勘僧台阜素行堂松鱸秦野英次村井俊藏
來賀　大和屋新兵衛來飲之

三日壬子

巳上牌出昌平亮平從賀原左一郎野村九十郎吉
益埽部至藤澤東畡氏初昌平亮平學於東畡不歡
而去余代二子謝相見賀林俊藏至大新氏主人供
酒飯至上瀧志摩氏秀平在焉携之出至長久寺惠
閒欲飯余余以既飯辭乃留秀平至蔭屋清藏氏人
贈以羊羹（謝其屢遣致鄉信也）見山本新藏馬賀中村勘兵衛

出遇秀平秀平曰客年臘月某日有鷹集于姬路民
家庭樹招之降入室中視其足繫一本（木）牌書曰大方
魚津金成龍字致九之鷹乃獻之姬路侯其鷹俊甚
惠閒云余曰金氏朝鮮著姓蓋韓鷹也將觀梅莊南
行十七八丁出於田間遇人問路曰既過二丁矣乃
却行入莊春寒猶緊群梅無一破蕾命莊人出茶使
秀平別行賀良運院以井上屋新助號贈（銀）二錢至高
津祠祠前列三鼎沸湯盈焉一女巫着白衣裳左右
手執葉（帶）竹枝祠前（官）打鼓巫隨鼓節浸竹杪於湯而揮

之満花四飛巫衣淋漓如浴觀者堵列群児侵濕拾
竹葉墮片蓋以為避災符也秀平及乃去入島内賀
定久寺了壽誓德寺敬證使秀平賀新宮屋清兵衛
賀吉雄良逐速見翠江佛願寺專精至平野屋甚右
衛門氏主人供酒日晩借燈歸　春齋僧台阜横山
泰助羽村玄冲原田節齋野村九十郎日野葛民正
福寺猶九橋本矢五郎八千房一肖大熊文叔十河
恭平上田公圭吉田有秋岡山春悦佐々原久吉田
中屋新右衛門山本新藏阿部良平林春藏熊野屋

伊兵衛井上屋作助来賀　松本善庵者携其孫瀧
太郎来請入門不值

四日癸丑

晋三郎作詩會来牌率秀平亮平晶平赴之佐太郎
後至文叔大隅直次来會主人供盛饌賦訪主人詩
及詠秀圓寺松詩皆成戌下牌散文叔送至宿我家
遣佐太郎賀山本新藏　横山有吉葛岡仲英僧
敲月春日蕙山寛平冨井清兵衛谷川丹藏花岡準
平来賀　雄哉欲招余以晋三郎招辭

五日甲寅

太郎招飲以齋日辭　午後與秀平晶平亮平出過
大川街至谷街欲訪大藏喜内不識其居旁問不得
過京橋綱洲謁櫻祠渡源八津入天満過浪華橋歸
遣秀平佐太郎謝晋三郎晋三郎亦来謝　江戸
人尾田謙一郎来不值　春齋妻来賀　高田樗堂
藤澤東畡来賀　文叔昨夜来在余家余詰之曰某
賓與荊婦反目撲之而出矣某欲逐之何如余曰止
我且緩頰說令閨使之悔過敬事夫子矣文叔曰幸

甚余乃之大熊氏孝也秀平昌平從其妻盛氣相迎
余曰今夕拙荊謂某曰聞諸熊氏僕昨熊夫人得罪
於夫子矣妾每遭君怒輒欲人来解之則熊夫人亦
必然也君盍速往慰之故某為拙荊来非為夫子来
也其妻意解具陳文叔陰過余掉頭不聽曰朝闘夕
親夫妻之常豈不耐一朝之忿而鳴夫子之罪於他
人者乎拙荊至愚某恒責之称夫人聰明今聞夫人
言距拙荊不遠也某每聞拙荊文過之言輒憾無人
来助我逐之者則夫子亦必然也夫人猶嘵々辨論

某將帰助夫子矣其妻恭然不言良久曰婢子過矣
婢子過矣先生一代名士肯為婢子勞玉趾婢子敢
不自羞乎請為我謝拙夫婢子自今勤恪必踰昔日
余曰善哉夫了人果聰明也聞夫子既與訣書於夫人
請觀其妻出訣書余裂之曰此不祥物也其妻悅孝
也先與昌平歸余將歸謂其妻曰須使一僕從我我
使僕以夫人命迎夫子矣其妻出送於門余歸誦其
狀文叔謝曰吾夫妻既絶而復完先生之力也即從
僕去

六日　乙卯
良琢來　益太郎至入塾　雄哉來曰申上牌請同
秀平臨　松尾謙齋來至　與秀平訪文叔遂至雄哉
氏主人供酒飯戌牌辞出主人請送途謁御靈祠觀
夜市而歸
七日　丙辰
與秀平昌平浴淡路街湯肆帰路謁祠　龍護來曰
請今日同文叔子臨　大隅來　文叔來將與之龍
護氏出門遇三枝德十郎從其父五郎兵衛至乃入

接之使室氏及秀平見而出至長光寺主人供酒尊
光寺柯量先在焉既醉不去主人愧甚麾之出申牌
歸文叔送至　僧良現至入塾
八日　丁巳
菜梁招午時赴之主人供酒訥堂永井藤四郎同席
遣昌平良藏禮洛亮平增太郎了現等於諸家告
十四日初會　久保丹後平七來不值　台阜將歸
江戸來告別　晋三郎文叔來圍棊　先是與良琢
文叔約賽西宮蛭子祠良琢使人復來期明日上途

九日　戊午
午前聞良琢既乘舟至西國橋西畔乃使秀平促文
叔余入舟見良琢良久文叔秀平至下土佐濠過逆
川入傳法川圍棊且飲是日西風劈面不得開窓余
醉假寐比覺舟膠不進舟子曰潮既落不可行也乃
出上岸地名勝島去尼崎五六丁矣取田間小徑迷
而往返数回渡小橋右折過尼崎侯別業門前復渡
一橋入街西行二十餘丁街盡更行二十餘丁至川
上即嘗觀煙火處余有大瓢容酒四升文叔僕負之

徙菌草坐川之東岸以飲移晷上途水至清深不盈尺架徒杠其上今日賽西宮蛭子祠者絡繹村人數輩立川上要行人每人納五錢而後許渡焉既渡沙路無塵郊田平遠唯際海及有川處松林迤邐如帶田間往〻見古松一二株有村曰六谷文叔使僕報余至於其姻今津邑野田寛人過上今津黄昏傳西宮尼崎至西宮二里而遠宿逆旅當德氏文叔所善也逆旅西對六甲山爽氣満樓中庭廣敞鑿池種松頗有風致　夜與良琢等步街中西行七八丁將謁

蛭祠門鎖不得入焉邦俗新年插松門外西宮闔市倒松插之問其故文叔曰土俗傳是夜蛭神巡街畏松枝碍馬故倒之使其枝不外張明旦復常

十日己未

為野藤次郎来館　小阿彌那珂五姓字某来與良琢圍棊余與秀平賽蛭祠門内宏豁萬人充塞左右設假店及劇場囂嘈塡耳祠戸南向前有池池心有嶼略彴架焉人無渡此者頗覺閒靜乃取路池心越略彴二沼池南巡出於祠門避街路雜還路於裏街而歸逆旅　午後辭逆旅取昨日所来路三四丁南折路於田間遇一醫人来迎文叔曰即野田寛人也入今津人家可四五百寛人以醫攝里正屋舍似農家供酒使其女彈琴余及良琢賦詩贈之其隣人某来見苦留余余約再遊而出東行七八丁出於六谷途過山本天龍者文叔所善其年可七十四五精神矍鑠手采凜然天龍善西宮冨人數家此行文叔欲使之為余曹郎約同行而天龍以事故後矣歎曰嵬生何歸之速也既別余曰彼叟非尋常者文叔曰善哉

先生相之彼嘗堀田侯世臣與其同僚鬭斬二人而遁今住浪華以筮自晦喜揚人長而不說短也黄昏入尼崎浪華從来舟子迎曰城東有渡日没禁行客請疾走乃走至街口土人曰須謁関吏乃見吏遞至渡上吏使人来謂渡人曰日没矣此客既渡莫復濟人既渡取田間路行三四丁又有一渡二川皆廣可三十丈潮落水淺又取小徑行二三丁路右有祠祠南又有一川廣可七八十丈我舟在華表前此地平遠三川相接煙樹連浦春月漾波皆賞為無雙勝地

忽得一絶曰樹影沉如失月光澹不明渡口行人絶
煙中一島鳴入舟點燈圍棋漸近海口見列燈數十
舟子曰夜漁也舟屢膠戍牌寢無被余與文叔交引
一蒲團入江戸濠至犬齋橋文叔出舟至斜橋東畔
余與秀平出帰時子下牌也　了悟原田節齋佐佐
原久吉來不值桒原鳳齋備前屋宗七岩田丈伯來
賀（了悟以下昨日事）
十一日庚申
細木屯近藤百助佐治多門東至各寄金子　東景

東至　尾崎圓次來請受業不值　東野哲次郎東
至（以上皆昨日事）　日野鼎哉東至余未披封驚謂室氏曰
快雨必有變矣室氏曰何余曰鼎哉平生不欲作東
與吾交六年嘗無一東今忽有之可怪急披封讀之
曰快雨客年九月發江戸赴越後傳糸魚川寓我門
人松山典藥者家而發疾臘月朔大漸以專使報之
於我其人十六日到京我乃使人往視我人到越前
遇後使來聞十二月十日朝卒而返時既逼除元故
秘不發喪今日始赴不覺涙數行降又讀至快雨二
十年苦心一無所成就天地間唯留三歲女子塊肉
耳益鳴咽又讀至快雨十一月晦之遠東至言及析
玄丁寧反覆感其臨死猶不忘師友悲不自堪又讀、
至松山典藥左右護視情踰親戚糸魚川我所善田
村勢州夫人之父之采邑故其府發人周旋醫人五
六輩交來侍側快雨客死雖良可傷是差足無憾乃
攬涙裁答東寄鼎哉快雨名行字子生通称行助阿
波人初學貫名海屋文政中來遊西州入家嚴門居
數年以醫遊平戸又客長崎數年去住京師中間絶

音耗殆十年矣天保丙申余始遊京師時快雨以儒
授生徒其名頗譟余急輕之謂快雨長於醫耳及相
晤服其學進非昔日之比矣家嚴門人以千數與余
善者快雨為最其性耿介不容物屢與人諍唯服余
雖年長余十餘歲每事推余余亦依為強援尤長詩
清新流麗有杜牧之風又以俠自喜每遇故舊竭其
所有供具余遊京師必主其家若先過他家輒憤然
來責與余晤必談宜園往事娓〻忘倦大率終夕不
眠戊戌余去畀快雨聞之來訪欲迎余京師卜隣而

余為阪人所留不果京阪相距十餘里郵便〔筒〕来往月四五度春秋暇日互相往還都會人雖比隣對居交道疏闊未有如我二人居隔交昵者也天資英穎善察事幾以經濟自任雖服儒衣怏々不自得恒有功名之志終以此客死初快雨在長崎薦其友春老谷入家嚴門庚子老谷来寓大阪俵署快雨屢来訪之遂與竊謀遊江戸謂余曰某學浅未足為人師欲遊學江戸何如余曰兄憂學之未足自信則何不當初遊學乎今既下帷教人納妻生子一旦幡然遠遊恐非良策也快雨曰某實未觀江戸唯慾〔欲〕一遊必不出三月歸矣余意其心有所期而託遊觀不敢爭之私問老谷老谷方醉不覺泄之曰吾與快雨及某々諸公謀将以火技于諸侯余曰然則何猲外愚不與謀也老谷曰快雨謂此〔是〕事旭莊必不肯将尼之我意既決我平生兄事旭莊不欲與之争辯不如欺之也快雨既上途余追柬曰兄與老谷謀欺我我憾焉居十餘日老谷来正色責余曰先生何以知快雨私謀也誰告先生以此秘機也先生非漏言者吾及快雨某

々諸公畏告先生者之又告他人也願聞其名余曰吾聞之長崎人老谷曰誰曰不必白其名強問之余低語曰春禎助號老谷者也老谷爽然自失曰何嘗有之先生以意測耳余笑曰君向醉失言莫深相咎老谷亦笑曰善請秘快雨自江戸屢寄柬曰某從羽倉明府遊房總諸州又接諸名公得其歡待皆是老夫子及先生餘蔭也最後客年九月柬曰某百計齟齬噬臍無及余答柬曰君遊方修業而已豈有百計齟齬之理乎假令有之非我所與聞君宜告老谷也其柬到江戸快雨居停主人逐之曰快雨既之越後矣快雨柬復至曰某將歷越後孟冬歸京書不悉意期面陳既而消息杳絶七八十日快雨之柬託其妻子於日野鼎哉鼎哉弟葛民在大阪余屢就之問快雨消息葛民曰蓋将以臘月歸也新正二日余謂葛民曰快雨若残臘歸何無一字報我葛民曰吾亦怪之且問愚兄矣問之果訃至快雨嘗謂余曰我欲輯同社詩以莫忘舊交何如余曰善哉會東行不果余代之輯二百餘人詩為宜園百家八卷快雨又乞家

嚴所著析玄梓之江戶客年送其印本至而不迨親見百家詩印本也嘗見余從南陵兄食河豚正色諍之余為抛箸又嘗來訪與余圍棋射賭余勝快雨去後寄柬曰棋射賭非儒者所宜某向不欲違主人之意不得已應命矣請今後圍棋奕賭余答曰謹奉教居數月又來圍棋曰吾勝必賭取公器物余正色曰老兄戒賭某既奉教何不自顧快雨笑曰向屢輸不堪一時之憤不覺呈前書賭則我所欲人謂公洒落吾苦其太拘也余亦輾然其真率不飾此類也余嘗

往訪快雨有喜色曰某弟為僧不晤二十餘年今日偶至某見之如見先子喜甚食不下睺余曰友于之厚使人感服其夜余復快雨與弟坐語一言不合忽虓怒曰汝既為僧而破戒娶妻食肉吾不欲有如是無賴弟汝疾出弟亦詈曰汝雖我兄毫無愛慈之念我千里來訪未及坐先勸還俗此何道理快雨益怒曰先子嘗命我曰吾死汝視弟如子言尚在耳汝忘之乎汝蔑父之命真禽獸也將拔刀擊之余起紛其臂奪刀麾弟去余曰兄狂乎吾不屑友如兄粗暴者

請絕言未畢快雨流涕曰某過矣某過矣立召弟善遇之其下急善怒怒善容人言亦此類也家嚴門人下帷授生徒者不少皆區區老一鄉未有雄據都會以夸耀師德如快雨者快雨漸蜚聲藝林而忠其師同社中所希不幸沒我黨之歎何有艾乎卒年蓋四十六七余行將輯其遺稿於百家詩續編而作小傳行於世今且記其大略及事之關係余者也已　午時將赴後藤俊藏招使人視小竹既往乎否返曰既往乃至後藤氏小竹父子篠梁永井藤四郎吉川松

谷等先在焉余飢甚先喫飯僅傾一杯而與小竹父子出歸小竹曰請過我家喫茶從之　赤井恒齋來質不值　以將宴客移几案於倉樓　德十郎入塾　文叔來　德十郎父送兒　德三郎與藏入塾

十二日辛酉

文叔妻招室氏及孝也　原田真卿招將赴之司馬助使人來言今夕枉駕乃之司馬助氏見其妻以原田氏招辭至備禹氏囑十四日宴客事主人供酒遂之原田氏數客先在座東暖後至主人供酒飯夜深

與東畡出歸
十三日　壬戌
玄民來　大淵來辭明日招　惠闇來　午時赴小
竹氏會諸客既集余與吉川松谷等語飯訖歸　春
波來議明日事　洞然來飯之　學郎入塾　備禹
來飲之　櫻井市一太郎來　讓平章次至　夜與讓
平步街中
十四日　癸亥
辰牌客至春波備禹來佐事分席為三次初次自巳
至午客二十人秀平讓平了現益太郎昌平亮平民藏礼次得三郎春波晋三郎直藏德
太郎元愼齡次敲月千太郎百六貞之進大次二次自午至未客十三人永井
藤四郎玄冲秀太郎則之助修藏昌藏有吉雄吉佐太郎章次乾藏學郎德十郎三次自未至
申客二十六人東一春齋備禹九山了枚田原新藏敬證人吉癸園雄哉有秋代三郎了
壽寛平菜梁小竹文叔綿屋重兵衛雄藏光仙直次大隅宗兵衛訥堂葛民吉川松谷此宴年〻
有醉人余懲之本年嚴戒行酒者不强侑之故申上
牌宴訖無醉狂者申下牌洞然至飲之且圍棋夜深
去招不至者四十二人祐誠觀潮元恭了晤龍潭清記良球指月猶九惠聞貫了
庄次公圭信之助大新大淵善就河茂義純菊丸直吉養藏柯量嘉一郎玄民鉄兵眞卿節齋司馬助春

藏顯赫藤禹半翠仲美太郎凉臺鴨波專精原左一郎暉眼野村九十郎平善送膳者五家
凉臺鉄兵左一郎春藏眞卿讓平歸家
十五日　甲子
春波來曰某昨夕醉之田坂氏久不去恐主人怒請
為我謝余曰諾　凉臺齡次備禹綿重玄冲貞之進
雄哉春齋九山來謝　顯赫使人來送金子　午後
之田坂氏為春波謝遂之間瀨氏春波在座導余之
綿平店供鰻鱺招信之助不至歸路過池田亭釃酌
戌下牌歸

十六日　乙丑
余以備禹春波有勞於十四日會欲飲之遣秀平二
家謀之返曰備禹今日將之佃村曰若遊玉藤店我
便道也　文叔柬曰天氣佳欲陪野遊余荅曰吾方
欲携備禹春波遊玉藤店君且臨敝居使秀平先行
促春波文叔來余携之赴備禹氏則春波俟焉乃與
出遊玉藤店坐北樓以望野色且飲既而謀曰柬醉
散步投路傍人家午食而與備禹別乃出西行過
大戴村湖渠更西行二十餘丁有渡即十三渡下流

廣可二丁水勢澎湃下連海門浦柳堤松逕遥隠映遠洲近渚参差出没至此皆欲歸備前曰此距佃村十七八丁耳不如遂行乃渡上堤北行一丁許西折路於田間西行十餘丁又上堤亦有渡名佃渡西涯太隔水落洲露徙〻墾作菜圃又横艇為橋二折頗似東道大豬川而狭既渡上堤堤右又有一川即十日所過尼崎城東渡上流也下堤而南行二丁即佃村也未入村取田間微徑西行三四丁備前祖墓在焉春波嘗書其碑故觀之自墓前南行入村人家可

五六十至備前之兄之家備前舊自此地出住浪華今日其兄嫂皆不在備前自為主人烹雞供酒日將没乃辭出相議曰途多溝渠宜下魚網借網及魚籃四子更擔之備前巡村中拜年余輩先渡佃渡而俟既及下網路左渠中不得片鱗備前曰春時暮夜不宜漁乃収網不復下皆悔曰勞肩而擔此児物何為復過大戟而歸戌下牌也　大藏喜内直吉大隅松本善庵来不値　發荅細木屺佐治多門近藤百助東於道修街脚夫（東中包其詩巻上書七郎兵衛名堤）　山本新藏来

宿讀書

十七日丙寅

專精送酒　溪琴東至寄金　啓運来見　秀太郎入塾

十八日丁卯

神吉新右衛門来訪　冲尚隆入塾　與文叔秀平歩街中文叔途別帰路訪春齋不在　了悟来

十九日戊辰

松前僧鍔明甥山田三郎東来見請受業（三郎嘗與余交於江

戸）三郎為松前文學寄詩報其土風（節過三春春始回壯丹閒雖早梅開東風不肯拘花晉二十四番一日来）　大藏喜内来　山本新藏来致大人鉄之助正月二十四日東南垓兄十二月十七日東　田坂宗兵衛始挙男賀以詩（憐君過四十今旦始為爺仙菓終生子優曇亦着花聰明應繼業壽福定宜家何歳晴囱下書声隔碧紗）　松岡皆人（巳亥日録書曰松岡海人）来飲之并招文叔　庄次来　久保丹吾来　頼左一郎東曰請二十一日同筱翁臨

二十日己巳

鍔明入塾立賣濠人近江屋熊藏来為紹介　栽荅

大人南陵兄棣園兄鈇之助東遣佐太郎於山本新藏許托之　室氏出賀大新信之助備禺三家　文叔使人報野田寛人至乃與秀平昌平赴之主人方與客飲余以疾心下痞不飲既而與出賀大隅新婚歸　大庭左衛門來見請受業　翠江來不值　東岳翁送金二朱一事属昨日

二十一日　庚午

小竹東曰今夕賴氏之招改期為明夕敢告　裁答原與東托左一郎與左一郎子　始講毛詩及梅墩集聽

者二十七人　招備禺飲之遂與訪文叔

二十二日　辛未

小竹使人來言賴氏有事止今夕集　訪小竹聞葛岡忠左衛門將歸餞以金二銖　文叔大隅來　春日寛平來告信之助悵余之狀余不解其故呂春波議之五年前余與寛平春波司馬助謀竊諍信之助損慷慨氣至是寛平泄言信之助聞余為其謀主追往事怒聞葛民將為信之助來往見之葛民曰先生言太明白吾保信之助止怒　越前丸岡人宮川祐吉來請受業不值

二十三日　壬申

小田百谷送畫裁答東謝之　葛民來曰某告先生意信之助益怒某不解其故且招春波議之春波至曰某既説破止彼怒矣　訪文叔文叔導余之隣街播勘氏觀孔雀既而歸飲文叔　山室文作來不值　京善之人源四郎來見　備禺妻來　中山一來　夜室氏訪文叔妻　宮川祐吉入門　發答山田三郎東

二十四日　癸酉

文叔作會午後赴之途訪葛民是日會者塾生四人龍護洞然大隅備禺晋三郎直次及大隅所善日向飫肥人東原某題春寒余得花字梅枝幾處出籬斜臨水掩扉三四家昨日寒風今日雨已開花羨未開花會散主人留余及洞然備禺更飲戌牌歸　顯赫來不值　山本新藏來宿　丑牌京街濠紀國橋火延秀平昌平等救文叔玄冲二家天明火熄燒二百餘戸而二家免

二十五日　甲戌

東景東至曰岡本梅開請來觀即作答東托於脚夫

原愚送丹醪　晋三郎来飲之與出訪文叔導之
出觀昨夜火跡餘燼猶燃訪玄冲不在　與文叔謁
露菅祠訪中山一於祠後園莊一供酒黄昏歸途遇
築梁　孝也同塾生賽天滿菅祠　夜塞氏賽菅祠
以娉病新雇一娉
二十六日乙亥
京善東至　僧恵進東自京師至　東小林安石
山本新藏来　玄冲来
廿七日丙子

涼臺贈柿　午後赴涼臺招洞然松本伴五郎松鱸
在馬少閑少竹築梁至圍棋主人供茶酒亥牌帰
申席序　大藏喜内来不値　神吉新右衛門来不
値
二十八日丁丑
西山春溪東至　文叔来　葛氏来告信之助意余
乃往見信之助信之助悦春波亦至余回吾飯于君
及葛氏於綿平店乃歸　松尾讓齋東至　松本善
庵来見請属其孫　堀田誠次郎来　街卒来令曰

自今後三日官修佛事戒火　春波来　未下牌松
葛氏至與之問瀨氏春波至乃使春波先行命綿平
飯而導信之助往食鰻鱺既而巡神明前歸三子途
歸　夜訪春日寛平見馬場某焉　庄次九山高村
負之進来不值
二十九日戊寅
截寄溪琴東托有告　發荅西山春溪東　松本善
菴携其孫多喜太郎来見多喜太郎入門　龍護携
其子乙丸来入門　弁觴壽菴龍護　之白高明謝

鉄兵與中西蘆水来飲之未徹洞然来與焉薄暮
洞然去余與二子出訪魚住鷗波携之赴新街松井
亭戌牌帰鷗波途別二子送至
晦己卯
將應東景招觀岡本梅林使良現亮平昌平尚隆先
陸行報東景　葛岡仲奐来請從岡本之遊既去以
疾辭　戌牌文叔使人走来曰隣有火請来救乃率
秀平等往則既滅不見文叔歸文叔来謝　亥牌與
秀平益太郎獨明出買東上橋邊太石地名細舟文叔

送至舟舟不發乃寢五更下京街濠至天保山側天明

二月朔庚辰

午前傳大石留猾明守舟與秀平益太郎至東景氏東景曰昨夕四時至某既借逆旅中榮氏居焉乃導至新在家名村入中榮氏四子方飲遂小酌午時始喫朝飡　午下俾與東景諸子赴岡本東景途導海雲至沿路梅花方開遊人絡繹過梅林出於山腹茵草而坐啓行厨牢晴暖甚梅縹白者方開淺紅者未坼

四年前法景導遊焉時淺紅者方開縹白者既殘此行得補前時所未盡矣花状詳載巳亥瑣事録故略

見教吏撿地東景曰此地屬尼崎尼崎侯將來觀故豫相休息處也申上俾余與海雲先去西行經山隈觀所未見遂傍山脚過數村出於住吉地名未時所經經東明村未時過此見一人家畜二猴二兒猴繫以鉄索棲於欄上欄下置一鉄桶陳菜其側觀者投一錢而買一菜入諸桶中猴引索擧桶取之了現等佯為入菜而與空桶猴擧之大怒提桶抛之不復引索矣黄昏歸逆旅未幾諸子亦至東景海雲同宿焉新在家距岡本一里而遠

二日辛巳

昧爽出海邊四望島渚隱現煙雲縹緲頓覺精神怡暢既歸登逆旅屋脊危棚望摩耶山相距可十四五丁爽氣逼人　午前小酌既而告別買新在家舟東景海雲送至舟益太郎歸兵庫揚帆四山沓靄春光韶美且風潮共順其快不可言也申上俾傳東上橋

蔦岡仲爽未聽余話岡本勝飲之未徹春波義純

松本善庵偶至與焉春波曰田阪宗兵衛兄中川清左衛門自江戶東宗兵衛曰伺菴先生加祿二百石朝川善庵為大村儒官祿五百石此近日奇事也四子先後辭去　龍太郎歸家以下昨日事負之進齡次直藏德太郎東一春日寛平福光春齊夫妻大新夫妻九山雄哉備島未賀

三日壬午

赤松嘉兵衛來飯之　永井元厚東至　與嘉兵衛訪小竹席上見賴山陽子又次者主人曰長平昨夕

赴江戸矣又曰今日快霽步於城邉何如余曰善乃
與出嘉兵衛及小竹門人二名從過高麗橋出於大
達遊人萬數皆蒲莩而生或弄紙鳶小竹曰大昨年
及昨年初午（俗以二月初午祭稲生神）過客令下絶無遊人故本
年殊盛也南行至城西南隅休於茶店乎善過焉揖
別又南行十餘丁西折行五六丁又南行過寺街入
吉野五運別莊（五運大坂冨商販三臓圓者）莊頗幽邃青苔滿庭
地勢乍陷乍穹横壑象山竹柏點綴其間亦饒野趣
涉徑微上有寂照堂蓋祭佛也自堂東南下數十步

有池中泛二舟把橋架焉過橋有國丸祠即稲生神
也池外修竹簇立返故路自池西岸北向過松間南
折出於茶室前入室見主人五運小竹所善也既就
坐天王寺伶人來吹觱篥於祠中孔雀在庭相應而
鳴主人供茶及酒伶人及他客十餘人嘉兵衛先去
黄昏與小竹出過高津側沿道頗濠經四橋敲葛岡
仲奐門取昨夕所借紙燈歸小竹別於尼崎橋　欽
兵來不值

四日　癸未

赤松嘉平來　春波來不值　發寄河野藤右衛門
東於綱半舟　欽兵來與出訪文叔不在訪大隅圭
人供酒既而欽兵導余及主人至其家供鮓黄昏與
大隅辭出復過大隅氏余歸大隅送來飲之戌下牌
去　今夕春波將導余訪宗兵衛不果　修藏懶惰
廢業無術糊口余百方曉譬不從乃逐之私屬山本
新藏寓諸中村勘兵衛家

五日　甲申

赤松嘉兵衛贈孝也帯　召河茂謀析玄及百家詩

集事　將之京師見日野鼎哉議析玄事定昌平猾
明為從者　春波來曰宗兵衛欲飲先生余以齋日
辭　葛岡仲奐來余語將遊京師之狀仲奐曰某向
違岡本看梅之約憾甚請陪賞伏見梅余曰然則今
日申牌來仲奐去　初余借小竹人鏡錄使修藏寫
之戒曰此秘本也且小竹先生所親寫子慎護之勿
敢破污修藏曰諾尓後余屢問之修藏輒曰先生所
命某敢忽之余昨日見其散之几上不収乃名修藏
撿之既大傷墨痕狼藉表紙余驚詰之修藏唯呼兖

罪余名秀平河茂謀之皆曰此書六本而二本尤傷
若唯換二本表紙則新古異色外觀或醜不若悉換
也余曰表紙有小竹題字不告而換之無禮也然恐
彼辞不許也如何赤松嘉兵衛在座曰某與小竹氏
都講三輪丹次善請以先生意告丹次以其私問筱
翁矣乃使秀平從嘉兵衛見丹次丹次私謀於小竹
小竹曰此事若在他人必曰此本傷於未借之先非
我為也旭莊不自欺吾甚感焉且墨痕所汚無妨外
觀何換之為子善為吾辞使旭莊安矣丹次告之秀

平余乃裁柬遜日田紙以謝小竹復書曰見過厚使
我不堪惶悚　文叔來與出訪宗兵衛主人曰某欲
導二公野歩何如余曰愚今夕北上請辞主人曰先
生逸日未夕先去亦可且從我言余曰然則愚先行
俟於間瀬氏矣余出訪信之助春波在座少焉文叔
宗兵衛至導信之助春波與渡大江橋寒風劈面皆
曰今日不宜野歩乃過橋爲亭以飲日没余恐仲奐
久俟於我家屢欲遁座四子不聽戌上牌余竊獨歸
仲奐有恨色曰先生何緩某既自申牌来俟矣乃急

束裝乘舟淀屋橋下昌平獨明從至山崎天明
六日　乙酉
辰下牌傳伏見過大黒屋朝食欲觀梅谷問路主人
曰東行則到處皆梅谷也從之行六七丁街盡稍〻
見梅更行五六丁全入梅林中初北行數丁東折行
四五丁又南折行七八丁地勢南與西北陷成壑狀
獨東方漸高成岡自高處下瞰梅花不知其幾萬株
東皐涉遠浩然如海俳佪覓休息之處東方忽見寺
樓就之先上鐘閣此地尤高敞正南見小倉湖相距

可十丁遙西萬屋鱗〻梅林自湖嘴街尾起延袤十
七八丁盂宗林點綴其間青白相映加以湖光奇趣
難狀是日寒風虓怒黒雲忽合忽散春雪如篩而日
光明暗頃刻百變初西北遠山悉為雲所呑雲脚接
地隔梅望之遠近異高卑之勢花白而上浮雲黒而
下沈纖毫分明既而雲稍成縹白色飛上中天則雪
片亂隨梅白於雪雪白於梅三白相重上淡下濃一
見難分再視僅辨雪聲止則紅日既照遠山之頂出
於花梢於是青者外昂白者内偃天色蔚藍日光淸

明遠山與天同青映梅而其痕見焉積雪與梅同白得日而其彩異焉此第一回也少選日光晦則雲既呑山即復為第二回矣余謂仲美曰君莫憾違國本之遊彼地梅不當此二十之一且煙景亦遜焉仲美曰此地距浪華不遠後日當得屢過然如今日風雪之奇豈可復得哉是天殊為我二人設也眺覽久之避寒入寺寺本淨上宗門前書禁葷酒今為大宅僧所據僧不在梵嫂見供茶本堂有大像高可二丈四五尺金色未古疑前住持僧以破戒敗也出寺返故

路五六丁又迤北行十丁許梅林未盡路忽西折出於藤森祠側未下牌傳三条橋西岸逆旅薰屋　申上牌出弔快雨妻不在遂訪日野鼎哉主人供酒且謀快雨家事夜快雨妻來見焉亥牌歸逆旅仲美之他家

七日丙戌

昧爽開窓望東山　昨夜鼎哉與快雨妻坐余前忽正色曰夫人且聽我言我處置若不愜於死快雨之心則假令我不畏闔京人言敢不畏天與旭莊乎旭莊文人其所筆必不朽我不忠於死者旭莊日記必書曰曉碧別號鼎哉於快雨生而親死而負矣我不獨為京人薄亦將為西州故人識不獨為故人譏亦將為後世不相識者罵我豈不自惜乎快雨妻曰妾及親姻皆魯不達事機言語或不稱夫子之意而已誰敢疑夫子者妻去鼎哉曰愚為快雨妻謀欲返遺骨也先是松山典藥仟來遺骸既火待人來迎曰欲作墓也欲分贈遺物諸友以求賻而育遺孤也京俗輕薄人未見為亡友竭力者故矢上氏屢及其兄弟不諒愚衷謂遺物必有百

金之資日野氏利之陽為經營實欲奪之也一不聽愚言愚病之余曰兄讓使屢黨處置何如鼎哉曰讓固我所欲然彼黨欲絕屢於矢上氏而屬孤於愚孤僅三歲待乳而活愚不忍其子母離欲俸一口來於女以屬母待其七歲受之彼不聽愚乃曰我快雨友而非骨肉無任死後與訣事之義則母子不可相絕子隨母去理宜也彼曰善吾受母子而後婢母於他家販子於倡肆君莫與知則愚不忍也彼又曰屢既絕於矢上氏則返骨作墓皆非我所關且遺物宜屬

於母而不宜辱於子則愚不肯也愚曰快雨以京為家松山典藥既大其屍收骨以待則不宜葬絶無交友之異鄉且其詩文不足自行世四十年辛苦唯寒山一片石而已豈忍無墓乎夫快雨一貧如洗其遺物無十金之資明矣是老兄所暗且愚與快雨之交亦老兄所暗故不必辯也而生平與快雨悪者幸其先大造蜚語曰醫有失行也曰愚哉有姦謀也愚欲為先者謀無慊於我心然人多言亦可畏余曰吾明日説醫黨使彼從兄言辰牌與獨明昌平出逆旅過

称名寺辰慈等尼公墓訪小田百谷謀昨夜愚哉所語事百谷曰愚哉言真實無妄也仲美跕余至使獨明昌平去携仲美訪黄名海屋快雨本海屋門人故弔之海屋悦供酒飯曰快雨所交總是匪人暗作愚哉百谷等故屍未冷悪聲四聞僕竊痛焉余曰京師醫儒分黨相攻吾輩偶至不知所適從也海屋曰不獨京師也浪華亦有黨唯君與諸儒親善以無黨聞故諸儒皆譽君而亦皆毀君矣午牌辞出訪快雨故居醫及其兄平兵衛者見平兵衛曰妹報夫子至故今朝館

責寓館人曰夫子出矣醫曰暁碧先生有束授之東曰兄莫為我説醫黨吾熟思快雨家事宜且委妻黨聽其處置彼所為果殘忍無道則我將與兄持不可今不始委之則彼將終疑我兄姑莫遊説余乃謂平兵衛曰我保愚哉無他君諸事與彼謀莫使死者憾平兵衛曰諾昨夜余謂愚哉曰快雨既没我欲買析玄板附其金遺孤何如愚哉曰善但少遅之醫黨將謂板價數十金愚哉竊販諸旭莊以私其財則吾與君蒙悪聲也君且謀諸醫黨矣故余謂平兵衛曰析

玄板藏於君家不值一錢吾欲買之君與愚哉謀報其價平兵衛曰某實不知其價幾何唯夫子命余曰君若疑愚哉謀之書肆亦可吾實知其價然嫌於欺君輩故不敢言君所報與我意合吾即日出金取板矣平兵衛曰諾愚哉使人迎乃之其家主人供酒日將晩仲美促余出途遇昌平獨明未迎歸逆旅獨明曰某有事不得從請後發仲美曰隣室有北國人欲見先生乃引見其人曰某舊姓名齋藤貢今称松本左馬助仕松平源七郎余曰吾記君舊名而面則忘

矣與語冝園往事供余以茶酉上牌上途左馬助送
至四条橋猧明送至五条橋過伏見街道月色太好
戌上牌至大黒屋買舟舟中窘迫僅餘容身終夕不
眠

八日丁亥

平明傳淀屋橋下歸家仲英去　檢五日後事如左
赤松嘉兵衛來告別大藏喜內來（六日事）洞然托寄南
陵兄東景東至冨井清兵衛來室氏與備禺妻觀
北里劇場良琢來（七日事）冨井清兵衛來致本田鉄

八郎東且以君命請一遊大村　直次率小林尚賢（尚賢本姓宇都宮今為安石義子）來見備禺偶至余并觴之　大田
良平東至　文叔來　中川修亭來　洞然來　余
語伏見梅谷之勝秀平德三郎良現亮平鬩之遊伏
見

九日戊子

之大村郊訪冨井清兵衛不在訪備禺主人供酒飯
既而復至冨井氏見清兵衛謝君命辱　春齋來不
值　將與山本新藏步街中葛岡仲英偶至與出過

仲英家出醵飲肴店又步觀新街仲英復觴余及新
藏於肴店戌下牌歸仲英途別新藏送至

十日己丑

冨田俊良自播州歸來見　辰見勝太郎來留宿
大隅來曰如是好天氣先生何不出乎乃與勝太郎
從大隅至其家桒原壽安（大隅對門家主人書見於文叔許）來見主
人供酒日暮與出賽中島圓龜高松二郎之金毘羅
祠途訪晋三郎大隅壽安送余至飲之　猧明自京
師歸〻雄吉入塾

十一日庚寅

秀平良現德三郎自伏見歸　仲英來（葛岡仲英以後省姓）
春波來導余遊玉藤店供變飯歸路過谷川氏飲余
將先歸春波曰何也余曰昨夕與林桒原二生約今
日遊天滿食鰻鱺矣春波曰不如遣伻召二生至也
乃柬二子告其意二子從伻至遂與出過綿平店薄
暮歸　春波大隅途別壽安送至　洞然毋來余不
在室氏觴之　贈孟宗筍小竹　賴常太郎來不值
夜晋三郎文叔來為余議出處文叔曰某娟岩永

某来曰伏見街醫小山田某欲招旭荘子請居為紹介先生有暇明日陪過小山田氏矣

十二日辛卯

河野亀太郎送塩肴　長崎人某来見　東野接次郎来　頼常太郎来飲之　細木甚五兵衛舊名近藤百助東至　雲集霊臺来訪　申上牌文叔来與出訪小山田俊藏俊藏使其了見請受業藤井太仲者見所謂求某岩国牌帰　備禹来不値

十三日壬辰

發寄河野亀太郎東於村田屋松太郎舟　栽寄大人南陵兄東遣佐太郎於山本新藏許托之　泉吉東至　三枝五郎兵衛来見　藤井太仲来　宮川祐吉入塾　室氏有疾名春齋妻診之　暮與勝太郎訪文叔導之出訪鉄兵乞茶戌牌帰文叔送至

十四日癸巳

勝太郎去　栽答鉄八郎東遣秀平托諸冨井清兵衛　将之界命章次為従者昌平亮平祐吉尚隆請送至住吉午前上路自西濠越道頓濠過難波新地

出於今宮休天下茶店謁住吉諸祠入祠隅茶店午食雨大至使尚隆等往求投宿處返曰此地無逆旅矣又使章次之大庭左衛門氏問其在否曰在乃往訪之其家在安立街東一丁外主人供酒曰宿我家余曰某将乗轎赴界願以餘子煩公主人雇轎夫黄昏譁出章次従余微醉入轎即眠比覺着小林安石氏矣主人夫妻尚買見主人方與柏某飲遂并飲余客去余與主人語至四更

十五日甲午

朝来忽晴忽雨奇寒如臘月尾昌平等四人来別曰某輩先帰浪華矣午後與安石章次出訪吉雄玄素不在其妻供酒将出遊海上雨霰交至乃借傘屐遊大寺訪事本不在寺側有劇場入觀之安石妻及女先在焉日没事本来見亥牌劇訖事本引入其寺供茶帰宿小林氏宿

十六日乙未

卯牌辞小林氏上途寒風劈面四山悉見雪出住吉取道左小徑過難波出於波好橋西巳上牌帰　大

人正月十九日東至即裁答東托山本新藏　小竹
東曰姬路文學堤鴻佐將來訪請午後過我家　午
後小竹使人迎曰客既至即之小竹氏見鴻佐鴻佐
年五十八名公愷號它山太田錦城門人主人供茶
及酒申上牌鴻佐去比去春草堂主人飯余薄晚辭
歸途訪凉臺不在　讓平等至　夜與秀平等步街中
過井池街遇仲英曰某欲相從請俟我御靈祠北言
訖別觀平野街夜市謁祠俟於北門仲英不至乃去
路於濠西渡西國橋又上肥後橋觀月歸　敬甫春

汲直藏德太郎齡次來賀十五日事下同　桑原壽安間寬兵
衛來河野龜太郎東至
十七日　丙申
文叔來　與昌平出訪文叔導之出步街中過大隅
大隅曰今日桑原壽安將介其門人見先生矣乃從
大隅至其家招壽安焉遂與壽安文叔出渡越中玉
江二橋訪文叔所善佐々木左一郎者於福島逆櫓
松側不在出於野外東折過新地裏巷過渡邊橋壽
安別去訪備爲不在申下牌歸文叔送至　松本善

庵雄哉來不值　鴻池善五郎家人鴻池利三郎清藏
叔父來見入門
十八日　丁酉
桑原壽安門人時任龍太郎來見入門　有疾頭痛發熱
岡行藏及其友門川簡平來請見以疾　暴雷驟
雨　大隅來飲之　鴻池利三郎來以後不必記
十九日　戊戌
岡行藏來不值　板原安節來　之小竹許謝前日
宴　訪信之助不在出訪谷川養藏又訪洞然不在

見其母　大新來飲之　宗兵衛來不值　良琢來
不值　文叔來圍棋既而與之斜橋舟店夕食　室
氏携孝也賽島內應神祠　日野鼎哉東至
二十日　己亥
裁寄細木屯迹藤百助東外書提七郎兵衛名托於
京清　裁寄溪琴東內包人東　大托於河松　携室氏孝
也昌平婢遊櫻祠早櫻始開遊人絡繹休於假店久
之北行渡源八渡遊鶴滿寺寺前垂絲櫻緋白數種
如雲與霞蔚信之助春汲葛民松鱸方飲花下見余

引入席中坐語移晷辞出沿堀川出於天満過老松
坊余将訪谷川養蔵猶別至養蔵氏小酌而帰　鳳
巌洞然松本左馬助文叔晋三郎来皆不値

二十一日庚子

栽吾日野㝢哉東托於京清　發寄安石大庭左衛
門東於京清　雲集来　太郎送夕飯　勝太郎来
宿　鳳巌来　秀平讓平等将詩會於天保山招春
波備禹至春波至衆皆陸行晋三郎乗舟来迎余及
壽安（秉原壽安以後省姓）佐太郎入馬圍棋僅訖一局則既傳

山側将上岸見吉田平陽一揖而去衆未至使佐太
郎假松本善庵宅昨日秀平報瀧太郎以今日之遊
故雖善庵不在家人灑埽以俟宅頗廣敞有小竹扁
額書遠鴻楼三字控海望山寥闊可悦既而文叔備
禹讓平秀平昌平亮平猶明章次尚隆勝太郎祐吉
等来落行厨主人亦供肴酔後或歩沙頭或登山頂
雖分韻無成詩者晋三郎導余登對門吏部楼吏高
敞申下牌余及晋三郎文叔祐吉乗舟而帰到家則
初更矣陸行者皆先帰　永井元厚父子来至　俊
良来不値　横見新八来不値

二月二十二日　辛丑
以妙壽太夫人忌辰故施齋塾生二十三人使了現猊明誦經　松本左馬助来　備禹来贈肴　凉臺来　有秋来　俊良来　賴左一郎来曰明日請同篠翁臨
二十三日　壬寅
良琢来曰某欲會諸公於寺街賦詩且觀桃何如余答東曰大好　久吉来　午後訪小竹與出至賴氏良久堤鴻佐藥梁香川一郎至主人供茶及酒窓前

辛夷櫻花盛開朝来而濕紅壓庭是日暴暖戌牌大風西来雲霽星現寒氣復常亥牌同四子辭歸　文叔来不値
二十四日　癸卯
横見新八来　托寄永井元厚父子東於出雲屋訪宗兵衛約二十七日與小竹北上事（宗兵衛將東長府官舟北上余輩砍寄焉）遂訪信之助不在又訪谷川氏與主人小酌既而渡筑前橋訪小竹主人方與藤禹飲供余夕飧話至戌牌携藤禹歸飯之　松岡皆人東至　宮川祐吉歸鄉　春波葛氏松本善庵来皆不値　僕為藏出奔
二十五日　甲辰
使昌平責為藏兄某（在新街者）　昨日葛氏来曰嵐山花候既迫家兄嵩哉將會快雨親友於嵐山期在二十七日請先生二十六夕上舟直赴嵐山是嵩哉及仁科白谷之意也先是余與小竹宗兵衛約二十七日同發矣乃之小竹氏（竹氏）告葛氏言歸路請葛氏　東安石告明夕北上安石亦有同遊嵐山之約故也　勝

太郎去　余在葛氏氏名昌平章次至將赴良琢之招途訪大新渡農人橋東行出於玉造南折經寺街至繪指坊雄吉迎於寺前導入見良琢寺名寶室菴女僧所住良琢善主尼故借此地也北窓見近郊桃花且白櫻一樹蔽庭盛開頗有野趣良琢曰今日拙荊亦將来請使尊夫人臨焉乃使雄吉迎室氏龍護文叔至良琢導遊初湯稲生祠上宮沿路櫻桃並開遊人肩摩歸路遇大隅晋三郎秀平佐太郎等来復還菴則壽安讓平亮平在焉良久雄吉伴室氏孝也及

其母至良琢供行厨會者皆有詩余得来字賦一律
自向東風餞晩梅使吾詩與暫成灰復忻黄鳥呼人去已見紅桃満野開妻子同招真厚意僧醫並致豈遠方更憐咫尺繁華境一箇無曽俗客来酒酣龍護導余及秀平大隅観
銭忠者別墅名唯松在同坊菴墅頗高敞立庭中見南郊桃花萬株樹平數盎氳如霞主人方與客飲龍護引余見之傾數杯辞出龍護別去余又還菴則日既没與室氏孝也塾生帰至東濠唯昌平車次讓平從餘皆相失至御霊祠側復相會遂同歸繪指坊距余居一里而遠　志田市十郎自大村至来訪不値致本田鉄

八郎柬　吉田紀三兵衛来不値　鉄兵来不値

二十六日　乙巳

洞然来　安石柬至以其母忌祭故辞北上　訪宗兵衛告今夕北上途遇葛民曰某亦欲北上請陪申下牌買土屋舟東於肥後橋下章次從葛民秀太郎綿文之子梅園及葛民所識婦人一名同衆比發日既没夜深雨點滴自蓬間零於枕上

二十七日　丙午

昧爽傳伏見京橋投逆旅鮓屋浴湯肆濕雲黯澹雨欲下未下葛民曰此地距嵐峡及京師皆三里矣今日晴雨難測以速観花為上策先生須直赴嵐峡某與梅園赴京師促家兄而往矣卯下牌葛民等先發余傭轎夫上途初歩街中十四五丁雨降乃入轎轎極低小曲身而坐稍發背痛行里許忽見葛民等驚曰先生何自此路過乎詰轎夫謝曰奴未識嵐山路故慫先赴京師而至焉也葛民曰迂甚然至此勢不得中返遂與入京師至七条別西折過西本願寺門前北折至四条大宮又西折出於野外過内山大秦

嵯峨等地雨益甚油套蔽轎一無所見使章次先行覓投宿處轎中聞溪聲嘗聞嵐山前有溪流疑既近山也乃出轎前有一店店前又有橋問是何地店人曰渡月橋也又問聞此地有雪月花三店不知何處曰相距一丁矣今日近衛公夫人及二条城番衆来観花騎從充塞山谷無容人之地語未畢章次来曰三店人満無留客之室唯京儒仁科白谷所借雪店一室猶可容一二人余曰吾此行為白谷之言来也乃西行沿路櫻樹成列萬朶齊放雪店在東方上頭

比入門遇龜齡軒曰某同白谷居聞居未出迎也引余見白谷白谷大悅使其妻及門人見以近衛氏與畬衆之故不許遊人出而聲猛甚不堪無聊擁被而眠申下牌近衛氏遊溪南齡軒導余出戶花月二店與雪店比簷相接更有數店而失其名店面溪溪自西山間出而東走廣可三十丈西向望其上流右方峭壁斗絕萬松滿頂左方即嵐山自溪涯起高丁二丁迤南橫亘十丁許其初瀨溪處三四丁而溪稍東南流山稍西南闢其間有溪別派成洲處又有村落

馬山與溪瀨處多樹與溪別後漸重山樹松居十之五而櫻居其三楓居其二松則葉短而纖濃綠如滴幹瘦修而赤色櫻則數種有微紅者有素者有縹白者辨有單者有重者楓則新芽未暢淺紫蒙茸樹下則雜草迷離衆綠蒨蒨而溪色澄碧隔溪一望山頂多松而不無櫻馬山麓多櫻而不無松焉凡樹之位置雖高下無定要楓高於草櫻高於楓而松又高於櫻草見其色而不見形楓見其芽而不見葉櫻見其葉與花而不見幹松則合其葉與幹而見之櫻花上映於松葉之青與松身之赤中映於楓芽之紫與雜草之綠下映於溪水之碧故其姿分明纖毫無翳櫻既映於衆色以得逞其風趣矣而松得花而神韻秀焉楓得花而態氣勝焉草與水得花而其色鮮明焉世雖有此水乎無此山也雖有此山乎無此櫻也雖有此櫻乎無此松與楓也則其善未悉矣嗚呼山水向背花木點綴天造人巧合湊成奇是此峽所以名於天下也初雖雨微降空無停雲少焉雲自山頂仙、下萬木如眠紅白青紫依微相迷而雨大至溪鳴

風生則余有歸思溪右傍山腳作假店數十店面水落石見處亦皆架棚嵐山中身有一條飛流長可十餘丈自櫻白草綠之間直下入溪飛流側有大櫻樹大數十圍店勝以面飛流處為第一云既返雪店齡軒曰至渡月橋茶店縱觀近衛夫人自溪南歸過馬何如乃要余赴店久之見肩輿七八箇被以緋羅紗或曰夫人而甚不得步將衆輿而入舟渡上流也乃返薄暮近衛氏等悉去始覺幽寥日野鄙哉蔦氏衛雨而至同宿

二十八日　丁未

夜半雨歇溪聲喧涵於枕上昧爽白谷舄哉起余而出湖溪至昨日歩處溪流大漲假店半在水中雲散煙収初日照花黄鳥一聲春山如醒天影落水水光映山櫻添其白松増其青萬象改觀以媚新霽水氣森寒刺膚乃返　先是白谷使京攝聞人遊此地者必題詩焉前後百餘人合書一大紙唯其首尾猶有餘白謂余曰世人重題紙顛求者號曰巻頭巻軸白非徳望隆重不許居此位某欲待大耋之人居首顧君為殿余即賦一絶曰但訝溪皆雪何知花是櫻上橋看不憔更復刺舟行　齡軒導余遊天龍寺寺在店西北相距一丁許門内廣谿青苔満路雜卉蒙密幽閴遺世齡軒請僧觀岸駒畫壁障数處悉寫虎而猙獰之状各異堂宇極廣偉庭心有池石古樹光亦異幽致下堂東行列松夾路既出門右折行一丁許出於渡月橋側橋長可三十丈立其中央西向望嵐山櫻花自松間層層重出勝甚渡橋群櫻簇立洲觜又渡小橋即溪別派也橋南人家二三十有虚空藏

祠石磴数十級祠額廣〔弘〕大扁曰従一位菅原利家夫人芳春院再興返故路未渡小橋西湖溪途於山脚行二三丁至飛流入溪處往々見役夫修道曰京所司代将来返館館人詰曰昨日番衆逢近衛氏不偃其槍（邦禮見貴人必偃槍）近衛氏奪其槍五謝過而後得釋故昨日晩去　午時所司代来觀花遊舟蔽溪而庶人不得出也　白谷懸快雨書於壁而與衆飲其前丹波人村上圓藏及其子若弟数輩来會皆快雨生時所厚也自余至畧快雨毎春折柬勸遊此地而終不果今春始遊則快雨既没假令猶在其狂喜如何哉野呂九助頼常太郎〔皆〕率其子来會梅園亦携舄哉母及男女秀太郎等至同席劇飲齡軒弾月琴未下牌所司代去梅園九助常太秀太郎等去舄哉家人丹波客同宿

二十九日

昧爽與白谷舄哉飲既而白谷謂余曰君盍觀大悲閣乎乃與章次及圓藏子過渡月橋湖溪經昨日所過更西行落花満路路與溪相距咫尺石角樹根糾

轉凸凹頗難進步溪嚙山脚白波自巉巖下噴起稍
入松間行一丁許左折地勢陡急因巖成磴上一丁
許至大悲閣閣距店十丁而遠閣前有山櫻二株爛
漫如雲又有林羅山先生碑記吉田了以浚溪通丹
波功甚詳閣與前山其高相若而溪劃中間獻岳在
前山之東青入雲漢其南見洛之中外及諸村落三
店雖好南北及西地勢甚逼唯東方一綫豁然未必
勝此閣四方朗開下瞰溪流使人精神發颺也余渇
請茶僧出見且曰此地屬宇治黃檗某單身住焉獨

薪水自由其他百不足以為樂也佛室右有了以塑
像清癯而如活返故路至店　齡軒導余至天龍寺
請僧觀七老亭僧使園丁開寺後門乃途於昨日所
見池側入萬松中行數百步右有龜山天皇陵蒼杉
數株駢立松間其中央又種櫻一株揭書陵内南北
八間世謂五尺七寸曰間東西六間禁樵牧焉嘗聞嵐山自龜
山帝移櫻而後其勝著至今人受其賜而山陵埋没
草莽無復供香花者豈以帝為南朝皇祖故乎抑雖
帝王陵既經四五百年則率皆如是乎使人惻然側

又有一基余未知其為何人疑妃嬪墳也地勢稍上
松林稍踈出於山頂亭在焉其屋葺以板傍無牖壁
與大悲閣中間隔一峽東西屹對而當嵐山中身初
自溪涯望嵐山半腹以下花樹分明半腹以上累々
疊出難得其詳此地則不見半腹以下而以上一株
無遺全補昨來未悉處矣亭西北地勢斗落百仞直
臨溪心俯視生悸既而下山遇葛民從其母至余輩
不復入寺右折出於溪上假店側而返則白谷及丹
波客既去　午前與禺哉兄弟別携齡軒章次上路

北行過街七八丁觀清涼寺釋迦堂齡軒曰寺傍有
檀林皇后陵及定家遺跡然無暇行探也出寺東行
一丁許左有在大覺寺雜花擁寺盛開更東行十餘丁
北山坦迤如帶路左有長澤池延袤七八丁池東一
峰全身皆松倒影浮池明麗如畫水色深碧鳧鷺出
没自池西隅南折行數丁路入阜塢際地勢微高稱
松楚々時見陂塘余為齡軒指曰此地若買為別墅
因其高作假山因其窪作池而因其平處開庭搆屋
實勝槩無雙也經鳴瀧村行一二丁見大蘭若墻屛

四周齡軒曰是仁和寺也門外櫻花乱開一店號近江屋穿池種花閣通架池外觀頗壯乃入焉室盧無人齡軒越閣道入廚内出曰此家新易主經営未畢照食則咄嗟辦乃命午飧既而自西門入寺境廣濶櫻樹數行花多重瓣僅開三之一而低枝貼地無有喬柯不労仰觀初東行數百歩又南折則花枝夾路左右成行出南門茶店數戸亦多櫻樹東南行數丁有寺齡軒曰是妙信寺也入門内有數寺齡軒遇人問隣花園其人指北隅一寺曰是也乃入齡軒為余

請主僧觀土佐某所畫金障西園雅集圖此寺新構輪奐盡美蓋檀越多諸侯故富矣出南行左右僧屋比簷皆極華麗路中央數石種松有佛殿二所巍然駭目自南門出東行數丁入洛中人家矮小似田舍更行數丁至千本街南折行五六丁齡軒曰此有捷路東折行數丁路窮出於園間桃花萬種氤氳如霞自花間南行過陋巷至二条高倉街余將訪中川玄佳齡軒別去　玄佳家在小池名街北通處訪之不在其生又留守通名則若請曰豚児俟先生久矣縦不在莫他家宿乃入解裝　野呂松廬寓於中川氏對門訪之比及門白谷出焉迎余曰吾方與主人翁爭論未決曲直請決之於君余曰君將出而為我留與主人辨我深愧主人請去勿顧白谷去余見松廬問題論之所由生曰戲論我紀國貧富也已借主人藏書數種歸讀之　與章次浴湯肆

晦

卯下牌訪小田百谷出訪稱名寺贈香資而展慈等尼公墓遂訪黄名海屋主人曰某方裁寄君柬欲送

諸浪華乃舍筆授柬讀之曰日野鼎哉為快雨經営後事兵與未亡人相惡中道謝絶寡孤無所依強托老夫老夫不遑自揆將竭力周旋敢告讀之未畢梅園至乃携之出訪鼎哉主人供酒飯申牌余要主人及梅園遊四条小橋肴店供雞劇談至戌牌章次來迎梅園與章次先出余竊規鼎哉曰向君為矢上氏竭力海屋極口詆之今海屋代君役於矢上氏君不悦而無益於死者而損其德文人相軽自古為然而未見若京師今黨聚類吹毛求疵互相攻撃者海屋

亦一箇名士君盍戮力共扶矢上氏乎愚哉悦曰某
與海屋相抗豈得已哉爲諧者所搆彼此嫌疑終（曰爲）
深隙若因君之力得相和固所望也余曰善哉出至
愚哉家宿焉西元禮來館不遇（値）

三月朔

昧爽使章次之中川氏野呂氏呂今日上途不能面
別之故　卯上牌訪海屋說之曰快雨生平謂愚哉
爲先友君爲快而圖後事而首絶之死者有知必憾
焉愚哉亦一豪傑君能平心待之我將入（使）彼（聽）爾君言

何如海屋曰某所願也余乃辭出遇元禮於門携之
返日野氏而復與愚哉至海屋氏拍掌驩歡海屋曰
廣瀨君今日去乎愚哉曰然海屋曰請與君送之愚
哉曰諾返日野氏元禮携肥前人某來見　海屋使
人來曰今日有事不得奉送敢謝　申上牌上途章
次秀太郎從愚哉梅園元禮送至四条余謂章次曰
足下所負裝甚重不如與秀太郎買高瀨舟東也二
子乃別去余輩西行出於野外南折取路田間至島
原街口櫻花數十株成林而寂不見遊人出島原南

行二丁至朱釋迦（地名）投肴店丹波屋者梅園曰此家
畜生魚海內無雙步後庭觀之庭中鑿方池徑數丈
八九所水自池底噴起其深不滿尺每池鯉鮒鰻鱺
數千頭點然如沈雲池水相通其下流成下故無有
汚泥清甚上樓而坐觀匝池雜花嫣然愚哉供饅鱺
夕日沈山乃出至七条東洞院街愚哉梅園別去元
禮獨從既出街中暮色蒼茫忽見高瀨舟一隻南下
余呼曰載我荅曰請賜二十四錢乃入焉着伏見渡
京橋着鮓屋戌上牌也章次秀太郎未至亥牌始至

回舟不早發故也子牌買舟與元禮別是夜舟中人
寡廣倍常日至長柄天明

二日

平明着肥後橋下歸僑居　玄菴來　丈叔來與出
訪信之助不在遂訪洞然主人供酒園棋庄次亦至
戌牌歸　玄佳來不值　撿二月二十六日後事如
左志田市十郎自大村至仲英來（以上二十六日事）伊豫人
矢野茂太郎携樵禪東至孝也疾招凉臺診之使秀
平申席序（二十七日）備後人加伊萬年來請入門鉄之助

東至為藏兄携為藏來謝過二十八日涼臺來診孝也二十
九日小田良平東至三枝五郎兵衛来溪琴東至加伊
萬年來　晦　直藏德太郎負之進齡次玄佳来泰主殿
東至寄海茗吳楳亭東至雄吉出塾三月朔

三日

負之進齡次香川一郎庄次鳳哉大隅雄哉音丸塚
口屋小平築梁太郎鴻池利三郎元恭壽安直吉春
齋春波龍太郎玄佳玄冲玄民指月大治文叔市十
郎有秋春山駿良上瀧志摩等來賀　遣秀平賀宗

兵衛真卿築梁小竹涼臺鉄兵大隅壽安俊良玄冲
文叔遣益太郎讓平佐太郎等賀苫傳蔦民東一庄
次春波信之助主殿備禹大新九山諸家　使礼次
賀備禹返曰大熊君方在彼家飲主人欲先生來乃
往飲既而同出過劇場裡巷出田間觀黃花遇平尾
半助到處籬落櫻花爛熳使人不暇應接過玉藤店
夕食戊牌歸　岡部但見東至寄金及乾鳩

四日

橋本矢五郎真卿大新東一平善晉三郎春齋妻來
賀　久保丹後來　雲集来告別　訪玄民不在遂
過谷川氏夕食而歸

五日

亮平介備前人黑田玄郁入門　泉吉東至寄猪肉
及程實程木名封中有大人二月十日東內包義府及
席序東報麻生春畦翁卒翁玖珠右田人即孝國義父也倜儻有器局使之在三都問以立身成名惜矣以地僻不著也年蓋七十　文叔來曰今日佐々木
左一郎欲邀先生使某請余曰某方齋矣且與鉄兵
約午後遊大融寺如何文叔曰左一郎非凡物請枉

駕某說鉄兵同往矣乃期會於鉄兵氏而去　午後
至鉄兵氏文叔未來少焉一姬來曰大熊君方在大
目橋側柳浪亭欲招廣瀨公焉使我迎乃與鉄兵從
媼往亭有病婦請文叔治主人張宴有盛饌鉄兵亦
以齋日故不下著主人別設寒具請余書既而出渡
玉江橋訪左一郎主人曰九年前某西遊因中島雁
三郎謁湊窓夫子矣主人屋脊有高棚下瞰北野黃
花數十里夕陽鮮明遠村近落水白樹青快甚酒出
文叔初醉眠不起余及鉄兵亦以既飽辭不飲日沒

要主人出遊五百羅漢及聖天祠文叔醒追至遊人充塞於祠廊以觀黄花不堪喧聒即去帰途復過左一郎家而飯鋏兵別於常安橋文叔送至　猧明之京師　洞然去隹仲英来皆不值　鴻池利三郎携鴻池吉次郎者来請入門不值　乾藏良藏歸郷

六日

冨井清兵衛来不值　聞松田孝平自日田至葭清氏将館焉與秀平増太郎出途訪大新因山本新藏見孝平贈以菓子又訪原健平贈以羊羹昨年官運

粗船破健平奉命撿之以為覆溺也既而舟師故破船為遇風波而盗米状覚健平坐失撿幽焉訪中村勘兵衛不在登真田山觀黄花投東隅一店買午食又遊猫間渠上東北行数丁有茂里祠櫻樹夾路成行渡橋東移沿渠北行数十丁五歩一櫻南止及東原田萬頃黄花連天堤在玉造東距城可二丁城東北隅外張渠尾挖城壘而分一泒西一泒北歩至城隅将盡處又有一渠自東来横截堤路往〻見役夫運土問其故荅曰此地元葭洲近議其妨於城要害鑿洲作渠以通舟也渠至此南抱城趾北接長堤廣可七八十丈堤外多竹鴝鴝間見一倉問之役夫曰硝倉也其西則加畨諸侯別墅也又問有渡乎曰有俟之良久一舟自西溯渠而来衆之渠水渾溷不流傍城壘而西下二丁許一橋自堤通城舟子曰此名鴨野橋唯此處許人来往城中焉舟過橋下北旋傳網洲入街行一丁許街盡北有橋既渡西轉出於櫻祠道路傍晩櫻方盛遊人萬数投祠前假棚休焉渡源八渡沿堀川出於老松坊帰　府内邸人伊丹屋

孫助携南陵兄二月十五日東至不值　大聚寄金　東景東至寄金　春禎助東自野村氏至　等類甥西法寺某至請入門不值　清兵衛再来不值　大庭左衛門東至寄金　夜訪文叔與出觀平野街夜市

七日

味爽至大村郎謝冨井清兵衛昨日再来不值故　葛民来曰家兄女壻桂洲弟安藤右近及其郷人瀬新五郎者皆伊勢人欲入先生門使某介　玄民来　三田九鬼侯治

士人白洲文五郎者来見　小竹室贈鮓　鈇兵来
葛民門人某携伊勢二生来見入塾　将浴浪華
小橋湯肆途遇直次曰某近移居湯肆側矣乃先過
其居直次同敬甫尼埼圖次往焉余浴使得三郎之
谷川氏久之不返疑其失路使尚隆二子從余迎之少焉
得三郎返曰不見尚隆也亦往迎之尚隆返曰不見
得三郎也又往迎之得三郎返曰尚隆終不見也将
往迎之余尼之曰止吾子與尚隆巧相違如有物憑
不止則恐両迷不返乃止日夕尚隆返大昨日得三

郎出没水不歸余及塾生謂其溺也大驚尋之卒得
於西國橋下問其故曰先生命我曰潔洗水桶故以
沙磨之去垢矣衆或曰狐魅之余懲前事故尼其迎
尚隆云與直次圖次出醵飲肴店復帰其寓與得三
郎尚隆帰敬甫送至　夜服敬甫藥瀉数十行徹
宵不眠

八日

東大庭左衛門寄書二紙　伊豫西条人越智清作
携其父宜菴東来見入門入塾　仲英携新娶妻来
見　玄佳来見　東日野昂哉　夜訪葛民不在遂
訪涼臺議應大村侯招事主人供酒

九日

前川文藏東至即裁答東及寄春禎助東托諸野村
九十郎　大隅文叔来　嶷次入塾　綿重送唐菜
訪洞然圍棊主人供飯　山本新藏来　秀平将
従余赴西州羅都講讓平代之　作警新助讓平晋
三郎國字牘名晋三郎書　橋爪助次郎葛野忠左
衛門東自江戸至

十日

辰見勝太郎送生鮒長尺有半轉贈小竹小竹報以
筍　凉臺来　隣坊醫人瀧澤謙吉者来見入門
欲遊兵庫使讓平来装　午後訪小竹又訪吉田喜
三兵衛玄民谷川養藏諸家至間瀬氏主人方與葛
民飲余與焉與葛民歸過春波門前春波迎入曰請
供夕食余曰既飽乃導余及葛民赴橋萬亭日暮余
恐兵庫舟發屢辞二子不可乃走伻告讓平止今夕
上舟戌牌帰二子送至讓平曰舟未發乃遂出上舟

於西國橋西畔舟發至中島尾避來舟誤駕沙觜膠
而不進良久得進至天保山側雨大降泊焉
十一日
昧爽侵雨揚帆午前傳兵庫入讓平家見其父母及
妻藤田有節章次昺藏松尾謙齋乾藏艮藏松埼玄
龍三宅績太續太將來余家至此來館余告順道以我將西遊
欲假讓平留守之意順道許之乃示主人以豐讓平
等国字牘議畢主人供酒薄暮雨止與讓平昺藏步
出街口北行二三丁有嚴島祠殘櫻數株立綠樹中
落日啣山紅透濕雲嶺松浦柳隱見於紫翠之間歸
奥島氏宿
十二日
章次兄弟乾藏文子兄弟來館午後與讓平乘舟順
道及諸子送至海口西風快利申牌傳安治川第一
街出舟渡大渡而歸　尚隆帰鄉　高尾宗來　横
見新八來日野昺哉送析玄印本三百冊及其板二件
昨日
十三日

日田鍋屋伊左衛門之人久次來致大人五岳日隈
彥助鍋屋藤右衛門東　至谷川氏帰路訪備禹不
在又訪太郎而歸　玄佳寄安堤鴻佐春波來不值
横見新八來　禮次帰鄉
十四日
栽寄溪琴東遣昌平托於河松　久次來　東原昺
備後府中人某來見致五弓河内所贈東及豆
僧寧相前日等頗所屬入塾　為堤鴻佐東藤澤東畡乞字
遣秀平於大村邸　栽寄大人東托山本新藏
遣昌平賀仲英新婚贈金貳朱　午後訪文叔不在
遂訪大隅余左脇下攣急甚請大隅按腹既而出訪
鉄兵始就生春波來日與田阪氏訪先生不在故跡
至乃出宗兵衛候於巷與步渡越中橋出於福島春
波曰此地有尼河屋儀平別墅遺蹟使匠某隸春波導
往觀之墅今為種樹者之有雜草森立時見殘櫻有
石盥盤極古傳大石吉雄等所用也出東行二丁許
北有淨祐寺其西南多墳墓側有楠大明神祠余問
此何神匠曰大昨年福島開濠有大楠樹既枯役夫

鑿其根有穴蛇數萬盈焉見人驚散役夫或殺之既而役夫數十皆病失明大懼祭楠為大明神而目復明矣祠南有矢頭長助墓明石儒官某書其碑碎曰赤穗義人衛門七之父也出寺匠別去歸路過橋萬亭醵飲的亥牌出送宗兵衛至其家主人亦供酒余以脚痛辭出主人使僕送　春齋妻來不值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土佐人橋爪銘平入門仲英所介　載答五弓河內東　諫山俊安東至即發答東托尼勘　鍋

屋久次來為之東畫工金城取藤右衛門所囑杜成杜與畫　鴻池吉次郎來入門　備後人來托答河內東　仲英招飲將赴會壽安來乃携之往主人使妾見有盛饌戌牌亮平清作來迎　吉次郎送牡丹來　直藏德太郎負之進敬甫丹藏庄次大隅晉三郎來　辰見勝太郎至

十六日

三宅大藏來介土佐僧立雪入門　始講折衷聽者四十餘人　鳳齋洞然文叔來　中島屋直吉來招余及秀平讓平佐太郎已牌使秀平先行過大村邸問留守在否余過渡邊橋秀平迎曰不在遂之直吉氏九山使人來曰今日招大新請臨余答曰某方在直吉氏此宴訖奉訪直吉父市兵衛及母見谷川養藏渡邊新右衛門松本屋某布屋某又客二名失其名同席有盛饌諸客皆健飲申上牌徹乃辭歸　橋本矢五郎松本玄菴來不值　雁河內屋新助包大人所囑書籍凡十四種及析玄二百四十部而遣佐太郎托諸中津關運舟因東泉吉　獨明至　黃昏訪

九山大新父子東畯在座方飲善就春耕及備後街人某至東畯先去戌牌同諸客辭出　章次至

十七日

富井清兵衛來以君命贈金百兩先是余　市十郎曰未勞先受金非禮也吾子為我辭先金俗謂受金於無事之先曰先金　市十郎告之清兵衛清兵衛不可　鴻池吉次郎來　三宅大藏來入塾　玄佳來曰家父將以十九日行尚齒會於難波別墅請臨　澤春耕涼臺來和泉人平本惟中者來請受業　東景東至　與

諸子赴秉原壽安詩會路過仲英攜之往余謂過小竹
氏諸子先行是日會者十餘人賦訪主人詩黃昏歸
東日野昂哉贈半切紙三百　會塾生二十四人
告西遊之意

十八日

晨至大村邸謝且訪市十郎疾　遣秀平於東畡許
贈析玄一本　宮川祐吉東自越前至請從西遊
龍護來飯之　欽兵贈肴作鮓食猾明讓平　猾明
歸鄉　鮎登覺音來　夜文叔來送至其家　大人

欽之助二月十七日東至

十九日

先是章次請從西遊許之既而聞乾藏兄弟益太郎
啓運等皆有西遊之志乃辭章次使之歸兵庫告諸
子　吉田喜三兵衛佐々木左一郎來并飲之上関
人小田村藤兵衛者來贈余以詩　鳳齋來　神原
敬吾東至　良琢來　與大人謀使佐太郎冒姓廣
瀨為余義弟　青木松軒即尚賢自兵庫至請使兵庫
諸子從西遊余拒之

二十日

小竹贈肴　遣秀平贈肴富井清兵衛　玄冲玄菴
來　尚隆大歸　午後將之良琢氏告別文叔偶來
乃要與往先訪玄冲及雄哉又訪仲英主人供酒遂
導主人至良琢氏良琢供酒直鬪棋酉下牌歸仲英
途別文叔送至　新清來至　佐太郎改名新助
勝太郎去

二十一日

作荅岡部但見大聚東遣昌平於細杵邸託之　吉

田喜三兵衛贈肴春洩偶至飯之　晋三郎贐金及
肴　春齋來　市十郎來束裝先托別舟而送書籍
於大村　横見新八來不值　神吉新右衛門東至
岡行藏東至

二十二日

呂新助讓平晋三郎屬留守事　雇匠　良琢來圍
棋飯之　溪琴東至贐金千匹

二十三日

仲英妻贐詩及羊羹　田原新藏率負之進來別負

之進亦將歸鄉也　涼臺東欲招余及春波先是春波謀將為余設餞宴櫻祠乃辞涼臺　春波來東信之助諸子告為余集櫻祠　宗兵衛來別　雄哉來

翠江來助室氏縫級　携新助之小竹氏告別且使新助始見帰路過涼臺氏不在　葛民來　午後訪春波與出訪宗兵衛又訪信之助葛民宗兵衛來會春波招備禹玄氏洞然涼臺皆不至乃典信之助等出渡大江橋至天満橋東渡口霖後水漲渡絶乃却步渡橋而行至櫻祠南畔岸風大起淀川一帶泻

流洶湧如潮投巖國亭春波曰向告九山矣必來俟使從者視他亭久九山至曰某午後即至而諸君不來疑其賣我走伻問之先生伻方還也衆交擧杯屬余黄昏徹皆途別　文叔來不値　山本新藏來別不値　韋次乾藏艮藏來　良琢贐湯衣及藥

二十四日

玄冲來別　河茂來別　涼臺元恭雄哉來　洞然贐金及菓子（諸家皆有贐別録詳載故此不必記）　久吉來別　冨井清兵衛來曰先生發程定何日乎余曰二十六日清兵衛曰然則上途時請設祖筵澂邸　午後訪各川養藏屬析玄板於河茂　東一來別　夜訪洞然春齋葛民庄次大新諸家告別

二十五日

先是市十郎奉其君命迎余買舟運裝諸件市十郎任之而余不與焉余別定秀平大藏為從者宮川祐吉嘗請從失期未至　命秀平大藏束裝　留別文叔以金一兩（時文叔窮甚）　文叔來謝　大新贈贐　野村九十郎將之江戶來別　敬甫來曰某將從寡大夫

遊江戶敢告　時任龍太郎良琢鉄兵春波直次涼臺等來別　本間愿吾來　妹尾賢三郎來　宗兵衛贐茶紵袴

二十六日

垣内太郎兵衛來別贐金　申席序每人以恩加一級　將以今夕上舟午前至大村邸告別秀平從邸留守冨井清兵衛監察一瀨小左衛門以君命設餞宴帰路過備禹喜三兵衛春波太郎宗兵衛信之助諸家告別　葛民宗兵衛來別不値　剛之助來贈

贐不值　華岡準平使人來別　讓平及闔塾諸子
設祖宴春波備禹洞然來會既而雨大降不能上舟
春波等三人要余至廣木亭醵酌而歸途中春波復
要余入橋萬亭余既醉不欲飲即出雨勢傾盆東轎
歸　去氏有秋來不值　翠江來助室氏

二十七日

雨止而天陰不能發　文叔大新涼臺去住喜三兵
衛來　備中庭瀨邸人森下市十郎者來為其留守
淺尾某請屬其子余告以將西遊市十郎曰雖先生

不在有諸君在請今日入門少焉復携淺尾壽三九
者來入門　東景來請餞余及孝也秀平乃共出途
訪備禹導之至綿平店食鰻鱺敬證偶至焉見余愕
然謝契濶之罪使其所伴僧某見某曰七年前我黨
諸衲饗先生於圓山通仙亭某為龍潭所囑至亭命
供具先生賜我以西人書先生能記之乎否余曰不
記孝也秀平東景先去備禹將引余飲於新屋數名地
酒亭余以既飽辭備禹送至　府中邸人某送南陵
兄本月十三日東至　宮川祐吉東至曰某二十七

日必至貴地請為我延數日　俊良中山一來

二十八日

使亮平送行裝於舟　東景去　涼臺春波備禹來
齡次以疾出塾　平野屋七左衛門來圍棋飲之
將去曰請明日臨我余曰某將以今夕上舟西歸七
左衛門大驚曰果然乎某輩將行數十里外必數日
息忙飯殆不降賑今也日既夕矣先生將行數百里
外猶能留客圍棋且飲食之使客毫不知其有行色
何等力量吾固知先生非常人然不知其實能至此

也敬服敬服　敬證贈贐　龍護來別　與孝也賚
祠途訪七左衛門不在　酉牌市十郎自舟來迎乃
與秀平大藏出室氏孝也新助別於門備禹文叔大
隈壽安讓平增太郎良藏章次乾藏良現得三郎績
太昌平亮平學郎新五郎右近清作德十郎秀太郎
最勝諸子送至土黑舟所別　此夜天陰不雨余平
生輕別離唯是行浪華諸子及家人皆有惜別之意
或至墮淚余亦慘然不樂　同舟十一名小倉女子
二人柁工四人市十郎從者長大夫及余輩三人

二十九日
昧爽天晴下安治川過天保山側揭帆東風徐至舟
行太駛午時至須磨西風大起乃下碇假艀舟與秀
平等上岸西行二丁至敦盛墓前店喫茶返東行三
四丁有凋澗路於澗中向山麓左右杜鵑花乱開又
返故路更東行二丁有一店店北絶壁數仭壁前有
向山之徑問何路店人曰此赴内裏跡也乃取徑上
數百歩峻甚出於山脊平地可數百畝緑麥芃々田
北連山環合其南忽陥成壑状竹木之梢交於麥根

白田中俯視大海一碧界以白沙白沙數里界以青
松青松如帯界以官道亭堠參差人馬來往人煙山
靄近遠揺曳亦有數勝也田西北有巨松數十株謂
必内裡跡也往探之遇荷蕢人問之曰允此平地皆
平氏為養和帝營行宮遺跡而是松即寝殿所在也
又返故路至店前路分一向震一向艮取艮者進稍
入山際行四五丁入須磨寺南行出於官道西折路
傍一店匝以梅數十株余欲買梅子主人曰梅子猶
小今日一升當他日三升請升賜九十錢余曰諾乃

出二百七十錢將買三升其妻不肯余責主人曰汝
既與人成約而聽婦人言負之何乎主人逡巡不知
所為竄於室中不敢出秀平等頻逼之主人不得已
竊出舍後摘梅子一合許呈之曰某違約敢取直乎
余哂曰怕婆至此亦可憐也出七十錢附之此日奇
暖余祖而踞店頭數僧過前一僧顧指余曰彼掛眼
鏡者誰乎一僧曰吾聞浪華廣瀬子常掛眼鏡恐彼
人也一僧笑曰豈有祖而踞店廣瀬先生乎必別人
也余及大藏等聞此絶倒申上牌寄漁艇而返舟舟

即發風自北至終夕拗帆而行十四五里

四月朔
罕晴無風鼓槳而進五六里至小豆島側西風大起
乃下碇而止漁艇數十方網烏賊買而烹之申牌風
衰鼓槳而行四五里至沙彌島讃岐地泊

二日
天明觀夜來泊處青山環合海自離方入自成港形
卯牌揚帆南行風潮両順舟行如飛先是余及秀平
欲賽象頭山神祠謀之市十郎出大坂時市十郎令

舟子曰必取舟路於多度津至是舟子曰公欲過多度津須別賜金一步二朱市十郎怒其野無禮不應舟子忽旋檝西向不肯過多度津余及秀平交諭之而後復南向已惲傳多度津港十六年前余過此地未有港七年前後過土人方聚石築港經営方亟今也港既成泊舟倍徃日矣外更築長磯比形大變追懷徃事悵然上堤入巷有魚肆萬魚成堆價貴不減浪華舟子導過逆旅大黒屋主人今朝新移住焉屋室未完土木支撐鋸斧之聲聒耳命主人設浴午後

與秀平等三人舟子一人及二女子賽金毘羅祠出街口借馬衆之熱如三伏流汗遍背過善通寺側不見浮圖馬夫語曰浮圖客冬為天火所燒初此山南有伊耶谷天狗棲焉時来徃據於浮圖上層客年十一月此地有道殣土人瘞諸谷中天狗大怒空中連夜有聲曰汝穢我居我將去此浮圖我所當息不可使汝輩瀆之我將燒之期在某日近傍人家宜避去莫罹災時主僧遊阿波未帰留守使人報之主僧曰吾固知有此災数日前天狗既告我矣吾哀謝不聽

無如之何及期多度津丸龜士人遠近雲集望之日没無犬皆謂蓋狐猛狸所憑非實能災之也稍〻散去酉下牌忽有一道紅光射塔尖衆相呼復出觀之良久火自梢起某亦親睹之浮圖既全燒而不仆少間第一層墮次又一層墮凡五層以次墮了實異觀也文政丁亥余始過此地有浮圖詩載東遊稿中天保丙申與勲平等登此而余獨中下事載日間行事今也七矣初浮圖自松間聳出遠隔数里見之至是地相傾變佳氣索然將入松尾下馬登象頭山祠前金

堂新成自余始過時既営此堂經十七八年而成金碧焜燿具悉輪奐其費十餘萬金也云嗚呼人者神之主淺人崇神神肯歆之乎或曰奉神者假神為射利之資故搆堂築門造龕起塔率無虛日而貨殖焉今香火之盛天下無踰此祠者威靈赫晰實不可誣而獨容此輩無禍何乎賽祠者充塞於路余屢過此未見如是繁喧蓋時祭期近故然帰路忽失大藏侯之不見至街口則既踞店頭以俟我矣秀平等遊善通寺余獨衆馬先返逆旅申牌秀平等帰　夜天陰

不得發寢舟中夜半有一人自堤上降入隣舟隣人
問汝誰也荅曰我也隣人怒曰不白其名而曰我即
盜也群起扑之拳聲冬〻其人呼曰我睡後上堤而
旋誤認舟耳請容我既而又有一人自其隣舟出謝
曰我客也携其人去

三日

昧爽發多度津風順舟疾過鼻扶峽漁舟來賣魚秀
平大藏買之供衆行二十七八里入伊豫諸島間有
一嶼大石疊立或類人形獰悪可怖其白如雪視之

鳥糞也舟泊其側衆皆攀石而躋有鳥形似燕而大
鈎觜修翮見人自巖穴簇起不知其幾千秀平等遮
穴生捕數翼此夜亦陰不雨余夜半起坐舟尾忽聞
嶼根潮聲鞺鞳如有物攪之舟子聽之曰是海馬浴
也又聞異鳥如嗁如咳如嘯者於暗中二女子大怖
曰此怪地何速不去也舟子乃鼓槳而進

四日

比明微雨而風順揚帆午後至室津余欲訪長尾良
哉舟子曰風好不可逗乃裁柬將托漁舟送之而復

下移舟近岸遣秀平訪良哉良哉來就舟相見贈余
以肴漁舟二隻來賣魚賤不當錢而止將揚帆良哉
去行里許左方見小嶼大石平數青苔周被極有勝
趣日落天陰風急舟行頗疾夜半東南風大起舟欹
仄如簸衆皆不能眠余委頓尤甚比過本山天明

五日

卯牌風益猛雨降點滴自篷罅濕臥衾皆危坐禦之
行五六里風稍衰始假寐焉至田浦舟子卸帆蔽苫
以作食余輩皆困倦不食舟子食訖鼓槳而進午前

傳小倉大橋投逆旅鏡屋庄三郎氏　藏本彥六來
館　秀平將省其母因東河野龜太郎贈羊羹　庄
三郎使其子見請學於余

六日

夜來大雨卯上牌益甚然以昨日發遞帖勢不得止
館人報役夫既集乃乘轎上途市十郎大藏助太夫
從秀平獨留過德力呼野釆銅所至香春大藏助太
夫後良久不至既而及曰馬疲不能步半途換馬矣
午後雨止欝蒸甚余生平路於紫嶺而赴日田此行

將避柴嶺之險自香春驛中西折傍香春山南麓西行既出驛不見市十郎疑其失路令轎夫呼果在柴嶺路闖之走返行七八丁有小渠轎夫以橋狹請余下轎乃步行一丁許地勢微穹稍入林中左右多松始聞蟬聲行數丁地頗高平四山不見其麓而露其巔微下出於田間過合町鉄炮町等村岡嶋迤邐酷肖香春赴添田途中過伊東池尻等村岡脉絶平原里許爰田每〻復入嶋間有驛曰猪膝人家可二百自香春至此三里路向西南出驛行數丁入筑前有

村曰猪鼻路濘轎夫不駐步余屢下轎然無雨屐僅數百步輒遇行潦復上轎天暮入山間轎夫益憊市十郎及諸役夫既先行大藏助大夫監驛馬未至轎夫欲雇替人然傍不見人忽有峻坂名迦具女石盤石當途轎脚礙焉轎夫後者哀訴曰天黑無燭而險惡如是生平未嘗有之厄也屢停息肩前者奮曰汝何怯我則未疲猶能步三五里汝盍我學也後者不得已就途既而大藏助大夫及馬推轎以助之坂益屈曲石益硌砑疑既經一里問之僅二三丁矣暗中

見一条白霧近之漸成淡紅色轎夫曰山下有鑿石炭處即燒炭火光徹霧也上十四五丁至絶頂復下坂險倍於上從市十郎先行者稍〻歸來相遇問前程曰猶十七八丁後轎夫泫然不動市十郎使人挑燈來迎戌下牌傳小熊驛自猪膝至此二里向東北既投逆旅雨大降役夫相賀曰向在坂上遇此雨恐困死矣幸哉

七日

卯上牌雨勢猶烈欲待其少衰而發然役夫夙集恐

其倦於遲乃上途油套蔽轎一無所見蓋自驛中央東折行數丁路傍岡脚南方往〻見平衍之地行里許稍入山際村名東野雨晴轎夫請余下轎然以路濘不久復上轎如是數四復請曰前有嶮阪更為我一下乃步十餘丁未見坂余曰汝欺我也復上轎行半里許始有阪余不肯下轎上三四丁坂益急役夫喘甚乃步至絶頂四山頂集脚底絶頂平處數十步老杉五六株翠色參天根在石龕數日苦鬱蒸至此凄寒熨肌東行數丁地勢稍下山觜處〻見水田溪

流縱横蛙聲鬧於稚苗間余久住都會昨日来始聞
蟬鳴蛙吠悠然有遐世之想午後傳小石原驛自小
熊至此向東南其程三里路險且役夫啇労屢息肩
故遅也使市十郎大藏先行至三郎丸村豫具轎夫
余出驛雨復降役夫識余曰客年七月相公過此地
大雨路崩今日亦然相公實多雨客也既下坂雨歇
此日溪水未漲比諸客年難易迥異至大行寺村轎
夫息肩於酒肆前數人忽呼曰有白狐自叢朧中出
與店人牽狗敺之良久来曰即竄不見也至三郎丸

役夫既集然不見市十郎大藏怪問之主人曰二公
未嘗至亭在田間距官道二丁許比余出於官道二
子自後来詰之曰迷路二十丁許而返故後也至燧
原吾八来迎原上路濘役夫屢蹶近羽野馬蹪將墮
駄物役夫聚扶之而起自羽野以南路乾轎夫疾走
故余猶先入豆田黄昏傳宗家欽之助及嫂氏見回
今夕宿我良久市十郎等至　大人棣園兒伊三郎
来館主人設酒既而余赴堀田見北堂宿焉市十郎
等留宗家

八日

晨訪棣園兒飯焉至宗家與欽之助謀送所齎来酒
及菓肴器物於石丸氏姑几雲公大人棣園兒為國
魚屋長八袋屋善三郎京屋半四郎為作鍋屋藤右
衛門諫山安民鍛治五郎兵衛外屋源吾茂七泉吉
丸屋幸右衛門中島善助阿磯諸家　泉吉来館曰
請今夕同棣園居臨　袋屋丑六来館　中下婢與
棣園兒至泉吉氏主人設宴其妻見丸幸来同席兒
先去亥牌辞出主人及丸幸請送渡花月橋又渡日

田殿橋橋始成滑泥未乾過祇園祠前丸幸別去泉
吉送至宗家　市十郎竊出投逆旅宗家使吾八迎
之不至余及大藏宿宗家　鍋屋藤右衛門子伊左
衛門子来不值　外屋源吾田邊元春来館

九日

大人使祐之来迎市十郎大藏助大夫皆移大人許
　與吾八之縣府獻竹尾明府以酒用人橋本多仲
將命曰屢惠嘉物深荷厚意歸路訪富永順兵衛見
之又訪菊田啓藏不在又訪耒名傳次郎見之出府

門謁菅祠余欲赴大超寺展墓宗家使麻生勇來從
吾八別去余訪中善遂展墓寺主新死檀越來會喪
紀婦女雜遝長作妻見余出拜歸路訪中村平左衛
門　午後謁几雲公携伊三郎出渡中城石橋請橋
畔人家假路於其庭而過川上南折出於下道余不
過此路二十四五年矣至大人許　肥前士人二名
來訪大人因相見　大人飲余及從者棣園兄伊三
郎同席　幾善中善來館　棣園兄來曰向諫山安
民來曰今夕與旭莊君同臨敝廬是請卿酉牌過我

同行　酉牌同伊三郎訪棣園兄不在遂之宗家途
遇兄曰吾飲他家既醉善為我謝安民伊三郎別去
余至安民氏主人曰棣園君何不至余為謝主人不
聽頻使人促之兄終不至主人置酒曰両人對酌頗
覺無興乃使人招元清至酒間圍棋余醉甚假寐子
牌帰宗家寢

十日

橋本多仲使人來言有公命暇時相過　訪棣園兄
兄曰今日與伊三郎謀将觴兄請午後相過　與語
八之縣府多仲以明府旨賜丹後縞一段既而帰至
大人許觀明府賜　泉吉來館　午後與大人市十
郎過棣園兄許兄及伊三郎設盛饌丸屋與市來同
席申牌大人先去兄醉眠不起余與伊三郎與市市
十郎出謁大原神祠遊神宮寺帰路與市要余過塘
南神官某家喫茶出路遇橋本矢庭八百江日暮月
色朦朧至龍馬塢側與市別去伊三郎送至大人許
兒玉茂來館余贈以酒　宿東家

十一日

外屋源吾魚屋長八直太郎送肴直太郎來館　将
以明日發而大降且市十郎有疾乃改為十四日上
程　宿宗家　作寄南陵兄柬　寄日隈彥助柬及
酒（彥助時在肥後）

十二日

晨訪伊三郎主人供飯　丑六送肴　午後携伊三
郎鉄之助至大人許又招棣園兄丑六飲焉遂宿

十三日

僧一道見　元春贈紙　午後之宗家路過几雲公

舊宅門前門開乃入馬過宗家南圃棣園兄伊三郎
方為几雲公營室匠人楗燦土木狼籍既入宗家鍛
五郎贈肴　鉄之助為余設餞宴并招市十郎大藏
伊三郎同席暮徹伊三郎送余至東家

十四日

卯牌與市十郎大藏之宗家束装途訪元春辰牌辞
宗家至棣園兄許告別鉄之助米藏勇別於東家門
外閩塾諸子別於今又橋訪兒玉玄龍爲大人棣園
兄伊三郎音八元春祐之北堂嫂氏送至至龜山西

畔假神祠開宴盃數行乃上途兄及伊三郎更送數
丁而別至石井渡口雨大降市十郎先行余至保木
午食雨不止訪玉井養純不在比出隈上有一書生
伏道左問其名曰隆太郎也自長崎帰將赴日田謁先
夫子語畢別至千續(地名)欲訪魚屋隆助(従母仲子)而甚不
能出轎使従者送鉄之助所囑包物焉入吉井驛市
十郎在逆旅泉屋迎入　申牌訪山崎屋従母不在
寛次(従母長子)曰母之弟隆助許未帰客年余之吉木岳
家帰路怱忙不省従母聞其憾之故此行故宿此驛

而欲面謝不圖其在千續也悔向之不出轎矣訪又
助(従母季子)不在訪東光寺窓衆主人置酒又助来見贈
肴伊達貫十来館戌牌帰逆旅寛十送至　此日風
雨迅烈議欲延明日之行既而雨止

十五日

菊竹磯八豐田鵬作来館卯牌雲散旭見乃上途余
将訪岳家市十郎別自官道行鵬作磯八送至街口
欲上轎轎夫曰我輩三人當舁貴轎一人未至請遲
乃徒歩助大夫従使大藏留焉促轎夫余取小徑南

行出於山邊道轎夫及猶二人也問其故曰一人炊
飯未熟恐公倦於待也含其人来語次見一醫生過
前疑是菊池文恒使大藏問之果然文恒曰某自奉
別既十九年矣問其兄文叔(秀)曰八年前既没行數丁
余乗轎文恒曰某將之府中不知先生何時到彼地
也余曰今日午時必往矣君為我先吉權藤可善聞
和田新三郎在高良山願亦報之文恒曰諾別去將
近草野村使大藏先走岳家作食午下牌余傳岳家
大藏未至岳翁及家人皆見良久大藏至曰某為路

人所欺失道故後飯畢余告岳翁以今日至田代宿之状而辞出至府中驛亭亭人曰志田公待公不至既去赴久留米余問權藤直無恙乎曰三日前卒乃使大藏弔可善文恒来曰某向告先生將至於可善新三郎新三郎聞之狂喜出迎先生未返蓋失途不過也可善雖在喪亦待先生臨乃往弔可善氏留至申淨新三郎猶不返乃辞出文恒曰某有事於米府請從過高良祠前見一道及書生二人曰某等昨日發日田矣一揖即別出府中轎夫將直赴田代（不過久留）米

文恒別去至朝妻（地名）一轎夫曰吾力弱不能赴田代且之久留米出替人衆轎夫不得已從之遂至久留米轎夫曰（卸）轎於閭門外曰此赴田代之道也距久留米驛亭猶可二十丁吾輩俟焉走一人告驛亭更添二力而来上策也乃使一人走去余在轎中看書大藏立轎外日將沒余癈巻四顧不見轎夫驚詰大藏曰不知其何適竄也余譴大藏曰吾子立轎外而不知轎夫在乜眠乎大藏倉皇尋之不得將赴驛亭忽見一轎夫大藏執之詈曰奴輩舍轎適罪不可赦

謝曰方飲巷中不告去我過也請恕稍々来集而走驛亭者未返使大藏俟之余將先行忽自轎外呼曰先生先生視之空間顯藏也隔輿窓而語送至街口渡宮野地川行二三丁官道方修橋傍有横舟越之上前岸徑窄且濘下轎步稍入塢間行十丁許有川轎夫負余而渉入杉林路稍坦平余復上轎則大藏及馬初日暮無燭且濘甚轎夫不能健步故先行一里餘而大藏及也戌下牌傳田代市十郎既俟於逆旅　使大藏訪村山東一郎

十六日

昧爽出訪東一郎途遇之乃導返逆旅東一郎沽酒飲余及從者卯下牌上途東一郎請送訪荒木仁兵衛及吉次吉次不在見其母又訪緒方連過瓜野至轟驛東一郎使亭長出扇乞字出驛行半里有渠東一郎別去過中春神崎二驛轎壞以繩約之以余體重故使市十郎代乗而余騎馬（時市十郎在馬）申上牌傳佐賀市十郎先行迎於巷中指一屋曰此平方玄龍氏也訪之不在投逆旅角屋　玄龍来館欲邀余去固

辞乃送肴　雇匠繕轎
十七日
平旦發逆旅見館人設香火門外問之曰善導寺上人將過余欲乗馬馬夫曰途遇上人不得不下馬且步從之滿街埽地每家焚香男子皆衣禮服婦人皆持數珠不知其幾千過寺僧逆旅門前始起束裝而上人則昧爽既候門外嗚呼浮屠善惑愚俗至是哉西行里許街盡八年前余遊長崎時經小城多久而出於柄崎故自佐賀城下以西為生路既出街口官

道如砥左右多陂塘不異昨日路上所見至加世市有川廣可三十丈白沙粼粼清而淺渡橋行里許至牛津又行二里至小田又行數十丁路左右有大池土人方修堤役徒蟻集池西南有村曰焼米役徒或眠村店一士人揮梃敺之一人熟睡不起士人極力擊之其人驚覺惘然不能去士人紾其肱將縛之衆羅拜為謝得釋蓋役徒窳力故督責之爾過北向驛市十郎大藏先行余取捷徑行里許出於官道又行數丁至柄崎二子既在逆旅大村屋迎入中下牌也此

日行程八里向西南　與大藏浴街中温泉八年前嘗遊此地一無所記然以詳載乙未日記不復錄以下至彼作做之此　市十郎雇脚夫告余將至於大村封人
十八日
辰牌發柄崎行十丁許有坂下轎徒步半里又將乗馬馬驚殆墮地午時至嬉野休市店此地亦有温泉在市南畔距市數百步與大藏解帶着浴衣赴馬市中有小渠東走落潭潭廣可十丈其色深碧自東來合渠而南走潭合處北岸有大樟一株蟠枝四張

蔭蔽數十畝樟下有數屋每屋有温泉每泉設甃劃之上人令覊客浴者納錢泉有差等其尤貴者一浴二十八錢而二十錢十五錢十二錢八錢五錢凡六等二十八錢外更有一錢甃極修整是國侯所浴不許濫入岸東北隅白霧騰上熱湯沸揚名曰地獄余買其十五丈者浴焉甃外有木筧引温泉又有石筧引冷水而以藁塞其口浴者量其寒温而開闔二筧以適其欲也既浴返市店而發越俵坂行里許道側有大樟圍可四十丈其內空洞能容百人他樹寄生

者数種亦既数圍昔年夜過此地故今始見市十郎先行近彼杵驛有渠市十郎出迎曰里正將出迎乃換服而進至街口里正田中勇平出拜道左余出轎謝勇平導入客廳廳頗廣豁初就坐本田鈇八郎以公命來接夜有饗宴肴扃豐潔與鈇八郎同室宿飄風凄寒如九十月候

十九日

辰下牌與鈇八郎同上途勇平送於門外過彼杵市人皆跪門外蓋有上令敬我也昔年自彼杵乗舟至

時津故自彼杵以南亦為生路既出彼杵道臨海上左多峰巒遠者岸崿近者坦迤青松夾路凉風可人此地連山環合唯坤方微缺而海入四山各相距可六七里此日海色澄清平如鏡面自發小倉後日經山野至是心目一新行里許一溪出山入海其源瀑布一條自巖頭直下長可十四五丈又行二十丁許海中一嶼曰鹿島石路一線自嶼根達岸其中間劃一脉而通潮出轎歩石上有一板架之為橋以越劃處嶼小而峭上磴数十級項有微平處延袤数十歩

有龕焉巨松数十圍者五六株横枝百尺蔽貼波面返官道行五六丁有市曰松原里正出迎導入客廳繞軒以幕有大村侯紀號午食有盛饌鈇八郎曰敝邑新営貴寓繕葺未畢且徐〻乃借枕午睡比覺日昃上途里正拜送門外出松原左右山海漸遠路屬田間行里許有村曰四九野又名放虎原官道中央種櫻樹一行九丁春時風色不堪想像樹下有渠燕子方花行二三丁老松挟路松盡稍近城下左右多箖箊里正出迎街口道過街中市人往〻設水桶門

外而跪過街三四丁左折入裏街寓居申下牌也自彼杵至大村行程五里向東南寓居本僧所住名鱗苕室既廢大村侯修此而居余庭中廣濶廻以短垣側有圃数畝後有小渠窓闇坐見東南遠山窓戸朗豁室席清浄吏人廣田仁兵衛者出接就坐未幾公（以下称皆係大村侯）使側用人朝川巖九郎者來館賜以紅鬣魚二頭曰君辱遠來勞劬可想不腆之肴以勞從者余拜謝巖九郎即去仁兵衛以公命張宴供具太般鈇八郎同席又以公命飲從者　夜深鈇八郎仁兵

衛去

四月二十日　戊戌

鋏八郎来　五教館大村校名學統朝長直次来見　贈鋏八郎縞及瓶竹煙草　五教館監察横山森右衛門満井此面松尾茂兵衛来見　館生岩永徳内長岡源五右衛門松尾勝左衛門酒井縫福田雄三郎福田友左衛門宮原十右衛門横山雄之允満井虎之丞酒井復三郎村川清記浦田泰藏来見　大夫稲田子名又衛門雄兵来館年可六十左右應接太恭所問皆國家要務余陳所見一無所隱鋏八郎所教　稲田子悦移晷而去　因鋏八郎借館藏書明朝紀事本末漢魏叢書　助太夫辭去　朝長周平来　周平贈看　廣田仁兵衛爲余寓居事務於市十郎而去　夜鋏八郎来

二十一日　己亥

鋏八郎来　醫人近藤文仲来見　燒物屋嘉助者来曰某受官旨管貴寓瑣務有事見命不値使市十郎接　吉村啓右衛門者来不値　圓融寺住持當住高良山明静院来館　福田俊作者来曰某六年前學於湊窓先生矣　夜鋏八郎来曰公将以二十三日見先生

二十二日　庚子

鋏八郎来　宮原啓藏者来館曰六年前見於聖堂矣　河野多門者来不値　廣田仁兵衛来　夜鋏八郎来議明日趨公庭事　朝野四郎八者来　栽壽大人棣園兄鋏之助東初棣園兄謂余曰卿欲自大村寄信須托河内里胥泰右衛門泰右衛門方寓長崎今紺屋坊片山宗兵衛家矣乃東泰右衛門又東春禎助托焉請鋏八郎餞諸長崎郎

二十三日　辛丑

鋏八郎来　巳上牌鋏八郎導入城謁公初鋏八郎以余無從者借府晷徒二名一人爲僕一人持屨出僑居南行數十步而西折行一丁許入街又南折行二丁許又西折南有小岡侵街南畔人家避之而斷岡脚往々鑿穴有水滿焉行百步許岡退街勢復舊更行一丁許有門鋏八郎告抱關曰廣瀨謙吉也抱關數輩皆下座跪地上余揖而過門内左右多華館

此士人所居行數百步左右忽罔逼而家斷行數十步復如舊北折路益廣第宅益美此太夫所居鉄八郎指右方一館曰此學校也行二丁許有池遶城池西南連海遠山近嶼一望百景道截池心北通有門門内又有池綠萍瀰漫傍池北行一丁許無復人家地勢忽上有門門内壁壘重疊路亦屈曲數步輒轉不能辨四方又有一門每余入門抱關迎跪地上如初既經四門有廣庭小石蔽焉前有殿殿有大小二玄關（俗謂客始入座處室曰玄關）鉄八郎自小玄關余脫所佩大

刀附傔而自大玄關入（大玄關除卿外不許出入）一士人迎自告姓名余忘之其人導入菊間（俗謂室曰間壁上畫菊）茶博士薦茶及煙盒側用人宇都繁記流江九郎兵衛朝川嚴九郎出見曰先生遠來敝邑之光也寡君將見請姑遲焉良久公開障出迎侍臣七八人從其後公先行余讓於侍臣不敢進侍臣曰進乃從公行經數室公先就座余隅闕坐侍臣曰入乃脫小刀（鉄八郎辛曰不必脫刀余讓不敢）而進同公坐公曰辱臨小邑何惠加焉方今大君有意於移風易俗雖我小邑亦欲體上意勵治安

民故不顧壤地褊小猥屈大方君子我所請教豈唯文字講說乎凡國家事務皆將咨詢請莫金玉其音矣余拜曰謬蒙下問敢不竭愚衷公問浪華新令余答數件侍臣薦茶及菓子公手賜礼服（俗曰上下）曰請恕我無禮侍臣進曰所贈先生礼服菓子請徹之使人送之貴寓矣公又曰某讀迂言實深中今時弊更欲講明其義請待他日奉問先是余因鉄八郎獻近世人鏡錄及瓶竹公問人鏡錄事及田九華人物公年甫二十才智夙成恕以接人余目近視不得見其半

彬然其語意遜恭音吐清亮使人感悅不已初鉄八郎謂余曰寡君聞先生過恭憚焉請初見時莫太恭故余一拜後即矯頭而兩手將加膝（鉄八郎所教）見公兩手倚席而伏每聞余語必拜手終不離席如第子見師時余驚悚不安辭出公將送余拜辭侍臣莊七郎太夫進曰某代送先生送至玄關前砌上設座處鉄八郎候焉與出抱關跪地如來時余咎鉄八太郎曰君公太恭先生使我失禮大人鉄八郎曰今日滿朝士人及暬御臣隔簾鑿障竊覘先生者殆百人皆私語

曰廣某降抱過度不似儒者氣象我公必若禮節矣然則寡君恭先生之為也帰路過學校學生及鑒察三人出見供午食鈇八郎導觀講堂午後出路過朝川善庵寓居門前介鈇八郎訪之善庵年六十二方病痰喘殆不能語然精神猶旺謂余曰君前年辱過敝居而僕不在數日後僕館君羽倉氏則君既去而今三千里外相遇亦奇緣也（大村庚徵余之實善庵薦）余慮其倦應接數語而去自街中東行經生路二丁許歸僑居鈇八郎送至　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来　黄

昏澁江九郎兵衛来訪鈇八郎猶在座客問國中機務互相辯論至戌牌去（九郎兵衛年五十字都繁餘藩中才吏也）記来不值　市十郎弟志田邦助来不值

二十四日　壬寅

辰牌與市十郎開後門出涉小溝取田徑北行百餘步有岡其頂有應仁祠賽焉老松數株叫枝横張西方遠眺廣豁余偶遺眼鏡不得詳觀自岡左麓東行二丁許右多岡塢左多蒜簇鋏八郎家在竹林中訪之主人使妻見余帰鋏八郎送至　隈清助（舊名三郎）来

訪　志田邦助来　午後鋏八郎携人鏡録来曰寡君欲先生句之　未牌從鋏八郎出入昨日所過第一門東折數百步右有朝長周平家訪之贈以茶紵袴不值過五教館（即学校）前訪太夫大村次郎左衛門贈博多織帶不值又訪公族大村彦次郎大村環皆不值（土俗士人留刺閣者即去非有事則不值下做此）至城濠外傍濠南行右海左多士人屋舍行一丁許西轉又南折路平而廣右方列松二丁許童子七八人方調馬松盡路迤西轉城樓現乎樹間余昨日以城為岡至此始知城

斗入海中南北及西皆瀕海唯東方有濠而官道截此通城也山嘴外匝海勢内圍島嶼位置妙甚行三丁許至地將盡處忽東折地勢稍上行一丁左有朝川嚴九郎家訪之返故路過五教館正東行一丁許訪用人深澤多仲迤南折行二丁許又東轉地勢稍上入塢間訪稲田子亦贈帶北行一丁許訪澁江九郎兵衛贈丹後縞相見主人曰今日學館大有黜陟蓋舉年来曠典也更北行一丁許西折穿塢間又北折訪太夫江頭官太夫亦贈帶更北行數十步西折

地勢復上出於岡背有神祠西南眺海團碧如鏡面
下磴未盡左有圓融寺訪之贈蕉扇及朝鮮菓子中
上牌歸僑居鉄八郎送至　大村靫負三根覺兵衛
皆学生来不値　朝川善庵使其門人某来館　鉄八
郎有疾使市十郎問之

二十五日　癸卯

使市十郎告近隣以僑居焉之意　北野道定者来
見（即對門家）曰愚姪本田久吉郎嘗學於先生矣　先是
將發大阪彼杵舟至托之送書籍及九帳諸物今日

舟入港　隈清助来　公族大村環来謝余將出見
留刺即去　廣田仁兵衛来　仁兵及久松要右衛
門贈肴　僧月清来　要右衛門来　江頭官太夫
来謝與語時務移晷而去　夜飯要右衛門月清
秀平至致國島俊藏南條董一郎東董一郎和余秋
懷詩以寄（野堂秋如水月色五更深誰入吾室者霜風送蛩音攙褐忽夜凉撿身惜寸陰此境何所此寒條托北林榮者成於厮淨者來於沈紫綫腰堪帶斯首不必黔陋鄉知音少長嘯拋素琴腰劍斷金利以欲寄同心行〻度遠道假〻抱烟忱閲得古原夕一隻歸巢禽芳韻和得苦吾亦學龔唶）

二十六日　甲辰

鋏八郎来　學生井石甚吾平来　朝長周平贈紅
鬣魚五頭送其一本田氏　新助讓平晋三郎本月
朔東至（内包河野逸東）宮川祐吉東至曰本月朔至浪華
後先生上程一日矣故止　鋏八郎使中村浅太者
来為學僕　夜鋏八郎来

二十七日　乙巳

朝野四郎八来　鉄八郎来　學生伊達勇吉来見
（勇吉恒遠頼母門人）太夫大村治郎右衛門来　鋏八郎来
曰將有公使即着礼服候馬良久不至忽有用人稲

垣主計者来見鋏八郎不知此即公使也主計與余
語既而曰寡君有命余伏主計曰請自明日臨黌校
督學政余曰諾鉄八郎方與秀平等坐乃呼見主計
主計去鋏八郎曰先生須見善庵告公旨與議學務
余乃之朝川氏主人迎曰江頭稲田二太夫方在座
請見主人與二子圍棋且語不得與議欲辞主人固
留供夕食二子去余後出帰僑居鉄八郎猶在　酒
井縫福田雄三郎来　仁兵衛（廣田仁兵衛以下省姓）来不値

二十八日　丙午

巳牌始赴五教館市十郎浅太從途訪善庵校中有講師室二未牌善庵來與余各居一室朝長直次及館生數十人出謁善庵講孟子公率諸子莅焉講畢善庵去公名余問為學之要余答曰辨論章句宣究訓詁此諸生之學非大人所宜公須大規模而作為人君止於仁且為君子儒工夫也公又問教館生之術答曰莫如區別人材經史詩文各隨其材所長導之也公手賜肩衣余拜而退復與鈇八郎直次議學政申下牌帰途訪善庵主人供鮓　載寄室氏及新

助等東遣市十郎托諸久松要右衛門　圓融寺傳頒來不值

二十九日丁未

巳牌趨館（稱學校曰館以下倣之）途訪善庵不值與鈇八郎朝長直次議學制余遂見學館監察朝長周平曰某觀館生所以人材委靡不振一由拘泥章句毫不識詩文為何物且四書五經之外更不讀子史也夫經學猶實詩文猶花春花秋實天地之理不可偏廢惟史及野君子之道固宜兩戒方今急務莫如課諸生以詩文且泛讀群書加之設等級而區別殿最巧鼓舞人氣使之知恥矣又須切禁章句拘見訓詁陋習也周平曰善我將奏寡君從君言未牌帰途訪傳頒曰向奉訪而君不在也導余觀其園園因塢而造巨石老木位置頗巧有數人習揚弓於庭余乃辞出　暫御福田節者送茄東曰微菓不足以貢高厨然本地未有此物則亦時新也故寡君使某致焉　大夫大村子（名次郎左衛門）贈紅鬣二頭分其一贈善庵　學生岩永德内長岡源五右衛門等十六人贈紅鬣三頭

松尾勝左衛門來訪飲之鈇八郎至與焉

晦戊申

有疾（風邪）　鈇八郎贈紅魚　暫御福田節莊七郎太夫中村莊助來館　大村德之進（侍臣）東以公命贈公園枇杷一筐　鈇八郎來　宮川祐吉自大坂來同居　余將講於學校以我未慣土風竊招鈇八郎講論語一章使之聽鈇八郎曰此太粗從來館講為未識文字者宜博引證徵以逞言論絮談娓娓亹亹無遺也

五月朔巳酉
夜来盗人戸外倉偸市十郎衣服余及秀平大藏
諸物未藏於倉故免市十郎告諸鉄八郎及官府官
使捕手來撿倉　巳牌赴館見監察長與俊達者未
牌歸　浦田泰藏伊達勇吉来　白井尚澤自其郷
海島長浦曰来訪
二日庚戌
以疾止趨館遣市十郎告諸鉄八郎　井石甚吾平
来　水谷茂左衛門番頭者来不値　長與俊達贈肴

官使人来葺牆　俊達来飲之鉄八郎偶至與焉
三日辛亥
鉄八郎来曰寡君欲請先生一日賦百首詩余荅曰
諾　官使人来修倉　猶田又左衛門贈肴　須田
十郎右衛門者来不値　趨館途遇善庵使使送巨
鰕乃往謝不値申牌自館歸途訪長與俊達不値
澁江九郎兵衛贈肴夜隈清助来贈葛粉沙糖
四日壬子
趨館聽諸生會講左傳秀平大藏始列焉國法不許旅客入郭

二子特以余故許入館　秀平曰前川文藏但馬天民自長崎来
訪余將歸見之朝長直次曰善庵東某曰文藏方在
我家請使廣瀬帰途相過余乃之朝川氏見文藏焉
主人供酒既而携文藏歸比就坐春老谷山本清太
郎亦自長崎至乃招天民於逆旅老谷文藏不期相
會皆以為　余弄觴之老谷致高秋帆東内包沙糖及
福田猶之進所贈金四子戌牌去　久松要右衛門
送筍
五日癸丑

文藏禎助清太郎天民来告別飲之午前去　鉄八
郎来曰寡君欲請先生別宮而聽講將以本月七日
為期余問講何書弁曰名臣言行録可也　訪文藏
等逆旅送之至海口別　浦田泰助来　欲訪傳順
使大藏視之返曰不在　伊達勇吉贈酒肴余及諸
子招鉄八郎以疾辭　中村恕平贈肴　泰藏復来
本地以先公忌辰故停端午賀儀
六日甲寅
朝野四郎八来賀　訪鉄八郎欲遂訪中村恕平鉄

八郎曰今日彼不在家乃止　傳順送茄　館生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村川清記橫山雄之丞中橋與市橋口奥左衛門浦田泰藏岩永德內酒井縫大村敬員三根覺兵衛井石甚吾平酒井復三郎宮原十右衛門來賀　善庵門人川原秀太郎來不値

裁寄大人柬

七日乙卯

田中秀德來　柬老谷内包寄大人柬　鉄八郎來曰聞先生今日講於公所闔藩諸士將張目欹耳以觀聽先

生風釆言語先生冝肅慎其儀清亮其音感服彼心也某有疾不得從屬長與俊達導先生矣　午後趨館見俊達馬俊達導出館西行一丁許北畔有門入馬北行右有高墻左有離宮曰花林軒園人數十各牽馬而過俊達曰何故也園人曰供公覽也入軒侍臣迎拜玄関俊達入一室曰此先生未至公所先休息處也時公未至余請預見講席習與公應接之儀俊達導入公之室室面南庭有假山及池草木欝蒼習儀未畢有一人告曰公至乃走返余室公使侍臣

賜枇杷一筐引見余同公坐諸臣三十餘人隔閾而坐講名臣言行録毎章訖公輒難詰旁読及西土本邦故事方今要務至太祖雪夜幸趙普家章公問帝以嫂呼普妻何也余曰史蓋述君臣親昵之状也公曰是固然而非以普與帝同姓之故乎余曰某見不至此敬服敬服黄昏講畢退俊達先去乃過館見之而歸

八日丙辰

用人深澤多仲來不値　傳順使人來言請今日臨

漱寺　訪鉄八郎疾　贈枇杷傳順　訪善庵遂趨館善庵請孟子中上牌歸路過圓融寺傳順曰盡名名從者乃使浅太招秀平大藏祐吉至主人供酒成牌歸　吏人森庄助來贈肴不訪

九日丁巳

遣大藏於鐵八郎許托人鏡録返諸公　先是中村恕平謂余曰請九日同鉄八郎臨漱廬余曰諾未牌鉄八郎使朝野四郎八來迎余乃赴鉄八郎氏祐吉從會伊勢桒名儒臣森新助者自長崎至焉相見致

前川文藏木下逸雲東同鉄八郎四郎八出北行数百歩西折地勢微上過隘中数十歩又下則恕平家也既入籬内左右有圃茶坪而行畫圃成路地勢指上百餘歩至庭而上堂主人及其子某出見南軒高平地数丈敞甚軒前秧田数百頃其南街市一帯截田而横街南裨海渺瀁天外数峰更出於海南余謂主人曰肥前之勝蓋以此地為最而此地之勝亦蓋以君家為最也使祐吉去有盛饌與主人圍棋酉牌祐吉来迎乃歸鍈八郎四郎八途別　醫人岩崎英粲来不值

十日戊午

遣祐吉於中村恕平許贈析玄一本　中村禮助恕平子来謝與出趨館途遇雨禮助投一高家借傘屐焉午下牌腹痛即帰　志田金内来不值　善庵来訪曰欲訪鐵八郎乃導之往同歸　松尾勝左衛門田中秀德来不值　夜訪傳順不在　鉄八郎来送之至舍北神祠休焉良久別將歸浅田太来曰有公賜乃走歸侍臣中村庄助東曰今日寡君矢魚於鄙所獲香魚一筐命某贈諸左右作荅柬附伻

十一日己未

井石甚吾平酒井復三郎来　鍈八郎来　趨館公引見始講論語聽者自卿以下二百餘人講訖復見公而歸途訪善庵　夜傳順来

十二日庚申

浦田泰藏来　傳順使其弟子右京来學　市十郎主公城代針尾典女来訪　午後將趨軒花林軒省曰軒以下傚此出門遇久松要右衛門来倶帰偶雨降客留余乃

先行至軒未牌公引見講言行録申牌畢歸路過館過鉄八郎又過針尾氏　市十郎改名敬助觴余及塾生

十三日辛酉

訪鉄八郎不在遂訪中村恕助主人留余與礼助圍碁朝野四郎八亦至礼助弟某見申牌帰秀平從伊達勇吉来不值　鍈八郎来　傳順使其弟子大戢左京来受業

十四日壬戌

載寄室氏新助凉臺洞然春波備禹良琢葛民晋三郎讓平眞島順道東合封之使市十郎托諸久松要右衛門　北野道定贈楊梅　善菴門人古川與十郎川原秀太郎来見　燒物屋嘉平来　鉄八郎来

十五日癸亥

傳順請秀平於其寺講孟子以三八之日為期　朝野四郎八来賀　遣大藏於圓融寺假棋局　福田雄三郎横山雄之丞来　将趨館以雨甚止遣淺太告其故鉄八郎　鉄八郎介吉岡春瑞者入門同寓

浦田泰藏来　鉄八郎自館東曰明日先生孟子講寡君齋日不能莅校故須止

十六日甲子

中村庄助来訪飯之　燒嘉贈楊梅　三根覺兵衛中橋與市来　鉄八郎東曰先生明日趨館軒請途過館

十七日乙丑

巳牌衛雨趨館見蘆村（鉄八郎號以下倣此）焉遂赴軒良久公至講言行錄五頁畢賜午食既而公坐於別室引余屛左右質迂言中疑義且議機務問聖賢之道可行於今世乎余對曰某有一話公且聽之昔大猷大君問林羅山三代之道可復行乎羅山答曰三代之道豈得能行乎大君又問僧天海可能成佛乎天海答曰殿下成佛易〻而已大君於是舍儒取佛識者竊憾羅山失言矣今閣下問亦如是某敢復履林氏轍乎夫殷周制礼猶有因華況和漢殊域今古異勢故古道存於形者或不便於今世唯取其存於心者行之可也禮樂者形也仁義者心也閣下能行仁義則

為賢君何必假玉帛鐘鼓粉飾其外乎公曰孤實迂言所稱長於深宮毫不通下情者嘗深病之古人有微行察民俗者傚之何如對曰微行恐非今日急務不如開言路矣夫双耳所聞両目所見有限若恃我聰明自用則殆矣古聖人之聰明不在其躬而在諸臣如舜擧元愷是也公曰開言路之術如何對曰欲開言路須宴居名見大臣及在廷諸臣使之各陳其所見無隱諱或聽其直言而自戒懼或觀其論議而分其邪正與賢愚則下情自通矣若唯日接左右幸

暱之臣而大臣不過公廷隨例謁見則閣下生平所聞便嬖諂諛之言而止直言何以至乎下情何以通乎所謂言路者非謂幸暱言之謂而大臣諸官言之謂也公曰然余因述明孝宗朝退引劉健等燕話致弘治太平世宗神宗久不見朝臣遂致嘉萬衰壞及漢京房對元帝桀紂各賢其臣之說公問欲下節儉之令如何對曰此必不可欠之事然所謂道之以政不如道之以德也公曰德與政其別如何對曰德則躬行也政則號令也某在大坂時府尹下守儉之令

使庶民署牒後曰不敢背斯制也而押印焉某竊謂是政非德也閣下欲使國人儉莫如停號令躬行儉示之矣公曰躬行之術如何對曰外廷之費不必急節之閣下宴見諸臣時例必有燕服也必有酒食也首省約之而謝衆曰方今大君親服澣濯之衣而攻苦食淡孤輩不可不體上意故今後服食概如是卿等須體察夫閣下既則上以儉諸臣安得不則閣下以儉乎國人亦安得不則諸臣以儉乎然則雖無號令夫人將爭赴儉之謂德也然久染之弊難一朝遽

變之在閣下長久自持不易初操而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豈號令所能及乎公悅曰仄聞大君日四食不過豆腐諸菜大君猶然孤輩將何以自處而可乎要今時勢非矯枉過直不可思所以行之而未得如何對曰儉不可逼下孔子譏管晏奢儉逼於上下矣過猶不及儉之與奢其理一也儉爲美德然行之不成爲吝嗇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誠儉也故曰外廷公費不必急節之公曰孤始聞儉不可逼下之說實然而恐不切今時對曰

某所言應人與時而異閣下既問行儉之術其非奢人明矣某猶恐儉之逼下也今自江戸以下各國皆以儉爲急務有志之君無不竭力焉者夫能志於儉既無逼上之病所病逼下也已某若在二三年前將主張儉而說之不必及逼下之說今我所對以閣下而言之也以時而言之也公曰善又問迂言載國宜立史官此說極是然敝邑無任史之才其法如何對曰史不必貴漢文唯以叙寫詳悉無失事實爲貴故邦文亦可今病乏其才宜假命暫御臣錄閣下言語

動作也古起居注不可人君覧之然在今時閣下須暇日自閲之省己所行得失也公曰古不許覧之而今許覧之何也對曰亦以時而言而已古人君所行必書焉後世故畏其過之傳後世不敢為不善是漢土人君因自古有此例知其必傳後世也今閣下新創之則閣下亦不自信其果能傳後世也故不使閣下自覧之未必畏之是因我邦近世無此例然也假令閣下大怒親撲近臣書曰某日公怒手撲某五七日後閣下怒既霽覧其書必有愧心若終不覧之恐

無生愧心之期故曰須自閲之也公曰善然恐史臣憚孤不能直筆唯録我善而不書過則使孤不自懼反生誇心如何余問閣下能受直筆不怒乎公曰孤平生不好雜話唯喜人之責善若能直筆不諱我將賞之何怒之有余避席賀曰閣下實能然與古之取於衆而為善聞善言拜者同也公謝曰孤豈敢曰既能之乎唯心在焉耳余曰公既有心於受直筆何不召史臣諭之曰必直書之勿有隠諱汝隠諱媚我我將黜汝又命老臣曰吾既命某直書吾過今後吾忘

我言有怒彼直筆御必諍之閣下固喜聞己過而其命史臣如此又其命老臣如此何憂無直筆乎今如某二百里外之外臣也闇閣下能容人言則不自顧賤愚縱言至此閣下若護前自大則在廷臣猶逡巡箝口況如某輩安能至閣下前乎又安能縱言至此乎夫閣下既有容人言之聲故雖某輩遠人猶思竭愚忠況在廷諸臣近且賢於某輩者乎聲之所及其効猶如是況於閣下實心在焉乎未有直臣多而國不治者故謹賀公曰迂言載宜令士人遊宦於四方

吾臣亦多遊學四方大抵遊蕩怠惰無有其効孤謂士人遊學無益也對曰此不擇人之過也朱明時進諸臣官有廷推法今宜倣之命閭黨之人推才氣俊邁器宇重厚者而選其協衆望十手所指數輩豫使敎官戒之曰衆推汝才器薦之君公君公嘉汝能得輿望將使汝隨良師以成其德汝夙夜無懈莫使衆得謬推之罪君公得不明之譏既而重臣戒之如初將行君必面之曰吾使汝遊方三年汝歸吾將試汝進不而黜陟之往哉又使重臣東其所師事曰寡君

使臣某學先生某若怠惰廢業請報之我也其擇人如此而教戒之亦如此而又屬托之如此則彼安遊蕩乎今也賜資費之外絶不擇其人不教戒不屬托遊蕩無罪精勤無賞不面於出不試於歸如是而欲其有効得乎公曰善又問當今諸侯誰最賢對曰某單小人敢議大人乎然以所聞九國之君佐賀秋月二侯最有令聲公曰孤嘗見秋月侯知其非常人佐賀侯亦耳其英邁矣余問閣下於近世明君尚友何人公曰上杉鷹山公尤所欽也余因說水戸義公備

前烈公肥後霊感公佚事一二（公所問凡數十件余皆有答甚長故不録）日將晩公曰今日孤所問迂言國本一章耳他日將問學制一章余曰迂言非止國本學制二章猶有七八章向之所呈非全部也公曰願速觀其全部余曰某今不藏之他日取諸家父以呈余退賜菓子歸路過館　蘆村來誦今日與公問答之状蘆村曰此不必秘請録之日記

十八日丙寅

土佐人永野佐五右衛門携木下逸雲柬來見　有疾（血瀉）　浦田泰藏贈生雄雞畜之

十九日丁卯

佐五右衛門來曰將遊日田乃托寄大人柬（善庵贈大人以大學講義一本）　朝野四郎八傳順來　官匠來作涼棚屋室氏新助等四月十六日東至（内包草稿）　福田雄三郎松尾勝左衛門來　伊達勇吉來　蘆村來　疾益甚

二十日戊辰

昨夜蘆村曰明日寡君饗先生於千年館（公別業）某將

来迎巳牌蘆村來從之出至城門前左折傍濠西行路右雜樹森列横枝茂葉蔭蔽路上行一丁許濠尾成海路迤北轉右有數倉蓄巨舶三焉倉下鑿渠以通海水過倉前迤西轉數百歩又北折篠蕩作籬劃路左右行數百歩西折有門門内地勢微下左右列高牆至館長與俊達出迎自玄關入坐其次室少焉善庵至公自城中使侍臣來謝曰有事不得速出使賓遅請恕午下牌公至余與善庵見公於楼上而退館在洲觜三面瀕海而隔以列樹坤方樹缺海波湯

庭尾中庭鑿池海脉通焉乾方見一嶼相距一丁許峭蒨如滴酷肖洛東山池北緑草平敷館東則岡也侍臣傳公命曰今日讌歡不必尚繁禮也二君且脱袴公下楼坐堂引善庵及余賜饌蘆村俊達中村庄助江頭氏子陪食饌用阿蘭様置大几一列諸羞其上人人擇其所欲食之未下晡食訖而退善庵去先是公命余以是日早朝集館連賦五十題詩而公遅至不能如約使蘆村言曰今日既晩不必賦詩唯客意余曰願賜題而不限詩數以日没為期而罷公乃

賜二十五題時既過中僅得十首日没書之以呈公亦賦國詞五章賜之與蘆村俊達辞出敬助来迎二子途別

二十一日　己巳

稲田子贈肴　四郎八（朝野四郎八以下省姓）送雛雛初余以泰藏所贈雛無配告四郎八故贈之也而昨日余不在秀平等留守失雛余歸索之不得四郎八所贈為死物議返之　趨館講孟子畢公引見問為學之術余對曰經書不尚速卒業要須講明其義以映照今日事理歷史不用宣研字句須渉獵全部以暗記其事實也公曰孤欲從子之言然不知朝川翁意何如子帰告之翁余退帰路過善庵氏告之主人曰鄙意亦然　四郎八蘆村来　泰藏来（浦田泰藏省姓）

二十二日　庚午

辰下晡趨館祐吉敬助從（昨日蘆村曰宮川生始允出入學館）赴軒祐吉留館余撿言行録不見使敬助走帰取之巳下晡公至講畢賜飯既而見於別室如十七日例講迂言學政一章公曰世子及諸公子莅學之説甚善然諸

侯之子甫過十歳官法不許居國従之江戸郎中則其莅學日少恐無其効如之何余曰其在江戸終不學乎公曰大抵毎日出學古賀佐藤諸先生余曰凡學者不留宿師家而外来問業庶人子猶不得益況於公子乎不如郎中設黌置儒員二名使于役江戸者學如在國時而公子莅焉公曰郎中人寡如之何對曰有三四十人乎曰有然則其制足立也公悦曰善吾行圖之又曰子宴見諸臣聴其論説以通下情之説孤謀之朝川翁翁曰此良法也今日又曰子導

我學館生将用何法余曰某既有成算不知與何人議之而奏聞可乎公曰老臣稲田又左衛門方督學政請議諸彼余曰諾今日問答極多不暇盡記中上牌余退賜菓子如例帰路過館與蘆村歸　福田勝兵衛者来不値　新助讓平晋三郎四月二十六日東至

二十三日　辛未

裁寄室氏新助讓平晋三郎及真島順道東達春瑞托諸朝長周平　森新助率長崎人長川東洲来見

中村庄助率稲吉紹順者来見庄助曰愚弟為僧任正法寺某将遊焉君有暇相過問距此幾丁曰八丁而已余曰申牌赴矣　借長與俊達高卓及胡床宮原久左衛門者来見　大村德之進以公命贈乾鰻　福田鄙以公命贈楊梅　中下牌與秀平出過街西行数丁即四月十九日来時所經也入正法寺一僧見曰向長崎客要中村君及我主僧遊山田村觀瀑布中村君留一束曰廣瀬公至呈之披東曰某不得已於長崎客赴山田矣彼地距此二十丁而近頗先生亦労玉趾乃欲往僧使僕導北行過田間徑四五丁路稍平而大其直如髪導者曰此敝邑数百年前治所在街衢之跡也行十四五丁入岡嶋際屈曲向艮方左右山嵩稍逼茅屋数四隠見乎竹樹間忽聞人聲喧噪望之見数人袒裼裸裎而手杯庄助見余至走出相迎就座諸客遽整衣通姓名曰酒井儀左衛門即主人翁也曰原八右衛門大夫子也曰僧木二此地觀音寺住持也曰僧某即庄助弟也曰加納默斎阿波客也新助東洲紹順及東洲弟子

二名在焉衆皆爛醉頽然一揖後不復談話唯呶囂而寄傲主翁畸人也家素膴仕棄之而耕野日與酒客交無擔石之儲然神太旺余在途飢甚既坐不能嚥酒乞飯喫之時既昏黒不能觀瀑布矣余意衆憚我竊與東洲出歸傍無烱火終失来路屢陷泥濘行十七八丁不復辨東西見紙燈後至俟之則庄助新助亦迷路也庄助曰且之正法寺而食矣要余單往既而木二等諸人皆會復飲焉東洲先適去庄助炙鰻鰻食余先辭歸

二十四日　壬申
長川東洲来　有疾 痁　正法寺住持来謝　酒井
儀左衛門来謝　遣秀平於森新助僑居　泰藏甚
吾平来　傳傾来　東稲田子曰某欲明日奉訪何
如答曰明日有事請卜他日　夜暴瀉腹痛
二十五日　癸酉
昧爽腹痛甚服春瑞藥　森新助狩野（昨日誤作加納）默齋
来以疾辞不值　勝左衛門（以下館生皆省姓）泰藏来　傳
傾兄虎之進来見自言避穀既三年　江頭子贈紅

鱟及鮻　大人本月二十日東（内包迂言）自本田氏至
二十六日　甲戌
遣俊瑞於朝長周平許曰某今日有疾不得趨館明
日花林軒之講義（我）快起未可知也則亦願休君為我
善謝諸君周平曰諾　贈鮻善庵　長與俊達第大
浦春洞来訪診余疾東其兄取藥服之　泰藏雄三
郎雄之丞来　瀉止而體疲甚
二十七日　乙亥
疾如昨　俊達（長與俊達省姓）来診　甚吾平来

二十八日　丙子
先是傳傾曰近日將使人於高良山乃截寄歸峰僧
正東附之内包寄大人鉄之助山本新藏東　四郎
八来　朝長周平義子肇来見（中村庄助第）
二十九日　丁丑
中村恕平来　傳傾四郎八来　俊達使其子道全
来診　中村禮助来圍棋　數負甚吾平泰藏来訪
疾　中村庄助来訪疾　俊達来圍棋飲之
六月朔　戊寅

疾起　勝左衛門来　趨館講孟子講後公引見質
論語疑義及人鏡錄余曰迂言近自家翁許至以其
謄寫太粗故新命門生寫之將待其就呈之公曰其
言善何嫌其字惡請莫過慮以勞人矣晡時退德内
見曰暑時寡君憚勞二先生（善庵及余）故省講日之半先
生論語講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也言行錄講六日
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也敢告　是日日蝕不
既如初生月　贈揚梅於盧村禮助二家（中村禮助父子以下省姓）
梅霖始霽

二日　己卯

訪蘆村疾四郎八至談移晷遂訪禮助與之圍棋四郎八又至馬主人供飯朱牌歸　中上牌出訪善庵先是余贈折玄善庵曰小竹序文讀者當知玄之不可折而後知玄之可折也已當字宜在後字之下不然語意不穩本文若夫我邦白黃白燒錬之說云〻不妥若夫二字發語辭也本邦二字下屬黃白燒錬四字而成為句二字不屬上若夫二字而為句也改作夫如我邦則黃白云〻似妥又七國之罪專歸之於

二子二子字面過奇古來豈有謂桀紂為二子者乎不若仍常也矣上生跋身伏海之西隅須作西海之隅或海西之隅余謝曰先生指摘無隱深荷敎示某將告諸家翁遂訪稲田子以前月十七日公所囑之旨告主人主人曰先生督學之術如何曰某觀五敎館無有紀律師出以律文事猶武備夫律之不可已譬之棋局有經緯昔人曰天下巧手不能圍無經緯之局然則文王猶不能以無紀律之敎作人也須首立紀律主人曰立紀律之術如何曰要在甄別人材之術如何曰詩文章師一位講師一位讀師一位書師一位師凡四位其班如是而習詩文生一位習講生一位習讀生一位習書生一位生亦四位其班又如是夫入學校者不問朝廷班位而叙齒此古法也然尚齒之說不切方今事情須隨學德厚薄定其班學班齊則尚齒也能貴德而不尚爵則人材自甄別矣考覈勤惰之術如何曰什伍立長嚴定日課伍長使所屬日錄其業而五日一度觀之諸於學統（學統本田欽八郎朝長直次等）學統撿其實偽十日一度呈諸監察（監察朝長周平中村恕平等）

監察就錄計人人一月所作詩文幾首講幾頁讀幾部書幾紙而上諸總督（總督即稲田子）總督一月一度莅學監察學統使什伍之長各率所屬至奬其勤而戒其惰奬者進學班間有一二焉則自生超拔為師而惰者貶學班則勤惰自考覈矣勤惰考覈則夫人知恥矣夫人知恥則可以興之道矣余又曰凡導諸生法宜因朱子成規某學非專守朱子者然知其學必不可廢矣聞就學館欲假小學而無焉夫學生幾百人而無一部小學不亦甚乎余遂言曰館生無能

作國字牘者一人算術亦然人謂學校長育人材之淵藪而今過半為迂拘無用之徒則實銷鑠人材之鑪錘而已故國人皆不好其子入學不亦宜乎主人曰先生說極是某當與寡君及諸臣議從之主人又曰近有移館生於貴寓以受教之說如何對曰果然大好當如孫武習吳宮人戰鍛鍊其人以習所謂甄別人材考覈勤惰之術而報其成也此日問答頗長省秘事焉與主人圍棋有酒食酉下牌敬助來迎歸　古川與十郎來不值　是日暑甚

三日　庚辰

四郎八來　村田靜菴者來見　以目翳腫名眼醫今村松菴者示之乞藥　善庵贈肴　中村禮助來供夕食　夜訪傳順不在假門外高齋憩焉涼甚

四日　辛巳

載寄室氏新助東內已草稿　蘆村來　恕平來議學制余曰某欲作書一卷呈　禮助贈葡萄酒　室氏新助五月十五日東至　大人鉄之助五月七日東至甚吾平雄三郎恭藏來以後館生來不必記之　夜訪傳順不在憩其高齋納涼良久傳順歸語至戌下牌歸

五日　壬午

稻田子贈木瓜　蘆村來　傳順招食北條司書者及其弟某來同席　隣家久藏者贈餅　侍臣波多吉郎者來見　僕作太郎有疾官使僕某來

六日　癸未

風邪服俊達藥　趨館講論語如例公將引見余以疾辭　蘆村四郎八來

七日　甲申

載寄室氏新助東合封四日作東而別草稿　又作寄富井清兵衛東遣俊瑞托諸官署　敬助歸家　村田杏庵者來請受業　訪恕平圍棋主人供食遂議學政夜深歸

作太郎疾痊

八日　乙酉

發寄新助草稿昨日所別於官署　村田靜菴贈肴　村田杏菴入門　和田新三郎廬叔自田代至留宿　大人彥國村山東一郎武谷祐之權藤可善東至蘆叔所携

夜與廬叔至圓融寺高齋　蘆村來

九日丙戌
今村松菴來療廬叔眼疾　角野順三郎日田書生自日
田至致大人棣園兄鉄之助連名彦國内金包祐之劉三郎國元八
連名包金内東　草場佩川托順三郎寄詩東膽忽復在西隅韞美遂
知待賈沽講後吟遊駕青翰波間撈出大貝珠旭莊義度對朝翁夜夜德星輝遠空放虎原頭花十里肯
能留賓及春風題曰先是廣瀨君自浪華來應大村侯之聘適值其鄉人往問近況走筆付呈二首聞朝
川君嘗微白東武至後章有及　杏菴贈雲丹　蘆村來曰礼助欲
明日邀先生舟遊　礼助來告如蘆村言　夜傳順
來　蘆村東曰明日舟遊請延於十二日

十日丁亥
雄三郎泰藏來　與廬叔訪傳順圍棋　春瑞以疾
歸家　宮原敬藏來　官使人來揷茅簀舊隙以障
日焉　蘆村來曰寡君謂先生氣慨伉爽必喜武事
也欲聯騎遊遠郊使某致意余曰我不謝武技君所
暗善爲我辞　四郎八來
十一日戊子
隣人來浚井　順三郎之長崎東老谷　蘆村來飯
之與出遊館講論語公引見如例余呈新著學校議

一卷四五來卷日申下牌與蘆村歸途訪善庵主人留余
圍棋蘆村先去主人供飯酉牌歸　仁兵衛來不值
初敬助爲余尸饔臨去使浅太代今日午飯無茶
余責之蘆村聞之告朝長周平周平叱浅太使庖人
某來視膳
十二日己丑
午後蘆村四郎八禮助來會公賜舟及行厨未上牌
出秀平大藏祐吉從西行二丁許南折行一丁有丰
衢盡有石磯長七八十丈直挿海中舟既艤倚岸入

焉解纜西過向島即嘗書曰洛東山者頫側西風獵ゝ舟逆浪
而進頗歎仄行十四五丁小嶼數點其有名者曰箪
島又有箕島箕島東西可十五六丁南北狹處七八
十步廣處不過一丁形如虬橫水中繫舟其北嵴而
上岸有蛭子祠老木灌叢奇涼可人祠下小石平敷
潔淨如拭美蔭滿焉乃席其上而坐飲祠東薯田數
畝余踞田中央而望祠前後地逼南北海相距僅六
七十步耳田以東地形稍南北張如鳥伸左右翼海
水内環如盤盂萬木欝葱奇巖忽現祠以西地勢冉

ゝ稍高成岡阜狀而新耕及巓島北海一里而近島南則一里而遠余謂諸子曰假令田心攜一舍左向臨北海右軒跨南海因東方地高樹茂處作假山因左右翼間之海作池高楼面西眺山田紫茄綠芋雜色如繪處海内思無比焉四郎八曰此地西北高聳善障冬風巨木脩竹萬綠成陰巧消夏炎雖無水田西瓜甘藷橘柚筍芋之美冠吾管内而民淳朴不知貨利地價極賤夫子深愛此則某周旋竭力買田攜屋易ゝ而已語未畢蘆村忽吟東坡不知人間何處

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等數句余為悵然酒間買西瓜剖之熱時新摘溫不可食薄暮西行一丁許有人家問此地凡幾戸曰十三戸也清泉自巖根迸出洌甚其前咫尺即海而甘美不鹹徙倚久之月魄落海金波瀲灩白左右翼至人家其間可二丁清浅如川時見小舟去来余謂此地有勝嚴島而無不及唯彼山根白沙如雪此小石黒色則差遜也耳返祠側收席入舟涼風熨肌西面納風則背明月東面對月則違好風忽得

一身轉苦難酬接月自東來風自東句朗吟前赤壁賦前半數遍回槳風波鼓動傾甚未時自向島側北折上岸距向發舟處數丁岸頭有町奉行澁江左仲家四郎八所善就焉借紙燈主人見戌上牌歸諸子送至

十三日　庚寅

捕手來曰向盜志田君物之賊既獲於島原敢告　伊達五兵衛勇吉父贈菓子既而來見余名廣叔接之　廣叔將遊長崎五兵衛約同行　夜久松要右衛門

來　夜微雨旱十餘日熱甚雨不快下益熱　蘆村來

十四日　辛卯

伊達五兵衛來不值　泰藏來　夜月明如晝納涼庭中　四郎八來

十五日　壬辰

莊七郎太夫東曰今日寡君欲見於花林軒請勞玉趾　雄三郎來　廣叔從伊達五兵衛之長崎因柬前川文藏　午下牌趨館見勝左衛門遂之軒少焉公至引見問人鏡錄疑義且議學政公曰我欲尚文

而諸臣或謂我藩素流於文弱宜尚武以興之如何對曰文武不可偏廢宜兩尚之以興士氣也曰何乎曰貴國之弊惰弱而非文弱也公試觀闔藩有何事足以称文乎無文故惰而已公曰然又問君子有憂乎對曰孟子曰有終身之患無一朝之憂孔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而憂心悄々慍于群小公仔細觀憂字自有許多意義又問孤憂受人之欺常不得安心對曰公宜憂其誠之未足孚於人莫憂人之我欺矣古人貴宓子賤人不忍欺而不貴西門豹人不能

欺也問口嗜美食目好好色此誠乎對曰此人慾非誠也公曰於我所聞飲食男女聖人亦猶人此非天賦之誠乎余曰誰誤公以此邪說假令公無德澤及人而美衣豊食於心安乎曰不安曰其所不安而好之人慾也其所好而不安之天理也余又析宋儒天理人慾本然氣質之辨曰公欲講心學宜先從程朱成說此等事理所謂差以毫釐其末千里者其關係不小須留意焉公曰子教育子弟之法與朝川翁異孤欲從子說嫌於簡翁欲從翁言嫌於疎子不知所

從如何余曰翁年德俱高某敢自比之乎唯心所不安不敢雷同以取容焉此某所以報萬分之一也某將退與翁議定其說而就學政公莫憂我二人不協矣申下牌余將退公曰聞子有那智瀑布紀行請觀之余曰諾既退賜菓子如例歸路訪朝永長周平議學政且圍棋主人供夕食　蘆村與左衛門與一來不值

十六日　癸巳

太村主馬莊七郎太夫以公命贈素麪　與諸子遊

舍北應神祠納涼久之歸　四郎八來圍棋　大浦春洞來　蘆村來　酒井儀左衛門來不值

十七日　甲午

蘆村來　久松要右衛門贈西瓜　森新助大浦春洞來飯之　栽寄室氏新助及小竹東遣淺太托諸要右衛門　要右衛門來　泰藏來

十八日　乙未

趨館講論語未訖忽悸而眩暈強終講歸途欲見俊達請診使否菴先走返曰不在乃訪善庵　長崎人

橋本謙造贈菓子（其使言謙造嘗學於日田余不記）稲田子贈西
瓜三顆　夜蘆村俊達來俊達留至子牌診余疾且
園棋　贈西瓜於傳順
十九日　丙申
乞俊達藥　蘆村四郎八來飯之　善菴贈西瓜二
顆且東曰某將之長崎觀蘭船（昨日入港）敢告　泰藏勝
左衛門來　大浦春洞來　夜深與秀平出步舍東
過蘆村携歸與語良久去　敬助來入塾
二十日　丁酉

栽寄大人棣園兄鋏之助彥國祐之石舟東抁之順
三郎（寄大人封中包日間瑣事錄及學校議秀平東）又栽寄草場佩川東
抁之　新助晉三郎讓平五月十二日六月四日東
至（內包後藤春藏春波河野逸平多賀谷斧兵衛河茂五弓豐太郎吉岡喜三兵衛諸東草稿）
波多吉郎以公命贈西瓜　橋本謙造來視之即乙
未自長崎携歸日田者也（余記其面而忘名姓）
二十一日　戊戌
順三郎去　邀軒途過館巳牌公至軒引見講言行
錄如例訖公使人言暑甚故休講後話君須歸乃歸

廣叔自長崎歸　官使今里小四郎者來寫那智
紀行　礼助來　飯礼助小四郎　大雨（旱二旬始雨焉衆悅）
喜
二十二日　己亥
蘆村來　今里小四郎來膳宰飯之　虎之進來
夜大浦春洞來　雨如昨
二十三日　庚子
傳順來　禮助携雞來食招蘆村與焉　水谷茂左
衛門來候暑　四郎八來飯之　終日大風撼屋（雨止）

二十四日　辛丑
大風如昨黃昏益甚（四五年來未有如是暴風）酉上牌風稍衰而
微雨降　小四郎所寫紀行訖（三十餘頁）　病目　蘆村
來曰昨日約今日與諏江頭子而闇主人有事請卜
他日　笠坊正太夫者來請屬其子　橋本謙造來
春洞來　吉村啓右衛門者來候暑　與市雄三
郎清記魰負泰藏來
二十五日　壬寅
泰藏四郎八來　大藏之長崎　大島主税者來候

署　俊瑞疾起來見　東朝長周平送大藏所寓迂
言小四郎所寓那智紀行日記呈諸公　夜勇吉來冷如
九月
二十六日癸卯
霖雨未止冷甚昨日　禮助携其子文藏來見入門
文藏來寓　春洞大浦春洞省姓來與禮助圍棋飯之　泰藏德
內酒井儀左衛門雄之丞德左衛門德藏來　蘆村
來　笠坊正太夫贈蕎麦　勇吉俊瑞贈西瓜　夜
與廣叔訪傳順食焉春洞至與語戌牌歸　眼疾益
甚用俊達洗藥　公之長埼　蘆村來曰寡君不在
先生明日不用趨軒
二十七日甲辰
泰藏縫友左衛門來　蘆村使人來言明日館講以
先生病目與寡君不在之故且休　裁寄大人岳翁
權藤可善村山東一郎荒木吉次東托諸廣叔　招
傳順飯之　春瑞歸塾
二十八日乙巳
携廣叔訪蘆村坐次森新助携來名客青木市郎太

夫者至相見焉市郎太夫年五十餘以兵學自負伉
爽善談曰今日將奉訪余謝曰某將訪中村氏未知
我歸遲速矣乃出訪禮助圍棋四郎八至遙見海上
二舟擊鼓而來礼助曰寡君自長崎歸也少馬浅太
來出沒多吉郎東讀之曰寡君今日自長崎歸不腆
沙糖及松魚命某贈之以表土物又出朝長周平東
讀之曰某扈寡君自長崎歸菓子一筐敢獻之從者
乃裁二東謝荅主人供飯未下牌携四郎八歸　新
助市郎大夫來不值　長與道全子俊達來　夜恕平
來　借公所藏白石叢書百冊群書類聚六百五十
二冊
二十九日丙午
將候署於諸家使浅太謀諸蘆村蘆村使泰藏來導
巳牌出訪春洞俊達善庵三家至朝長周平氏主人
將出門同行至五教館前余獨入訪蘆村焉出訪大
村子自城門外西折傍濠行二丁訪水谷茂左衛門
返故路一丁許南折入岡脚地勢屈曲東折士人之
家滿阜嶋間茄田瓜圃高低交錯極肖田舍訪宇都

繁記於北岡遇雨東北行數丁復過岡脚地勢稍谿輒又有一落大村士人皆業農家於岡塢間者以千數綿延數里左右隣家遠則數丁每家有竹木田圃亟護之云訪笠坊正大夫於東岡避雨移時西北折行一丁許訪中村庄助於西岡北下一丁許出於熟路訪稲田子吉村啓右衛門濫江九郎兵衛東行二丁許途狹且泥西北折行數丁復出於塾路訪江頭子北行一丁訪朝長直次西行地勢忽下出於圓融寺北畔午時歸僑居諸家皆留刺閽者而不見主人

猬唔庄太夫　長與通全來　禮助觐員正法寺住持朝長肇來不值　飯泰藏

七月朔丁未

蘆村東曰敝邑詩人將為和田君集於俊達家請午後臨彼家　笠坊庄大夫携其子德太郎來見入門

勇吉禮助來　廬叔訪善庵遂赴長與氏　未下牌勝左衛門雄三郎來曰諸子已會長與氏遲先生乃與徃森新助青木市郎太夫蘆村春洞酒井儀左衛門等在焉主人出顕微鏡視蟻及蠅皆大如虫蜂堂名宜雨宜晴有西人扁額山海周遭潮到庭除敞甚壁有鄭板橋變詩邀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七國爭雄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嘆龍盤虎踞盡銷磨燕子春燈乃分其字為韻賦詩余得唐字然以其難押但用陽韻二人將去東征裝國手延留脩餞觴元是海山爭勝處況於晴雨兩宜堂近離逢別恨非異舊識新交情共長吾亦東歸期稍逼肯餘相俟到秋涼題曰長與國手宜雨宜晴堂集送青木翁歸家名田廬叔歸田代余與翁始相識也亥牌歸蘆村從別於門外　大村子中村庄助來不值

二日戊申

立秋　青木市郎太夫來乞字　之圓融寺作寄室氏新助春波吉田喜三兵衛東以畫向客避為多主人供飯申牌歸　托所栽東於官署　南陵兄六月十三日東自本田氏至　廬叔將以明日去余以南陵兄東故留之兄有所為竊　館生數人來

三日己酉

今日當善庵孟子講然以其遊長崎未歸余代趨館講論語講後公引見質論語曰迂言作者不欲因循古格本邦謂例為格與夫子不欲去告朔餼羊異如何余曰

此事不須辨閣下熟思則得其旨若唯泥於言語恐失温故知新之義矣歸途遇大村子衆轎過余不知其為誰也相距数歩大村子掀轎簾謝(余曰)從者曰請恕無禮(以不下為無禮)轎既而又使從者来謝余遣敬助荅謝　為南陔兄囑(其事宜秘故不録)　訪恕平語之　廉叔去宿圓融寺(明日昧爽與其雛僧同發)　莪荅南陔兄東附廉叔

四日庚戌

善菴自長崎歸贈唐菓子　宮原久左衛門福田鄯東曰寡君漁於近郊所獲香魚鰻鱺若干頭使某致之庖丁　春洞来　栽寄新助柬(封稿)草使敬助托諸

官署

五日辛亥

訪善庵帰路訪俊達又過圓融寺避暑(寺高敬鄉風故)塾生及縫泰藏源五右衛門来聴講焉申牌帰　大藏自長崎帰

六日壬子

巳牌趨館途過軒見蘆村巳下牌公至軒引見講名臣言行録講畢賜食復見於別室講过言既而公曰

孤倣袁了凡録功過有年中止今欲復舊何如余曰善哉今諸侯能於此等處用意者有幾人乎宜每日省察去悪遷善切莫懈焉終日未下牌退賜菓子如例自北門出帰途訪傳順休焉遣僕告蘆村曰大昨日公賜鰻鱺請夕食於我答曰諾申牌帰告庖人以有客庖人曰鰻鱺過半既死矣敬助曰某向欲獻先生鰻鱺蓄之井中籠破逃去者十数請浚井捕之乃與衆浚井水竭鰻鱺皆竄石根不獲一也黄昏蘆村至買鰻鱺供之　夜泰藏来

七日癸丑

受諸子賀　数日前善庵妻請余曰妾欲假君館觀平戸侯過焉余曰諾今朝遣大藏於善庵許曰聞平戸侯将過侯夫人臨主人謝曰既應侯逆旅隣舎之招矣敢辭　設凉棚於舎北溝中　一媪来賣紅鬣魚重十五六斤(生来希見巨物)與諸子買之(直六百五十文)作鮓招蘆村食之　志田金内来　礼助及館生雄三郎勇之丞縫復三郎泰藏勇吉通全来賀　四郎八来賀　文藏以疾帰家遣秀平訪之

八日　甲寅
礼助来飯之　典礼助敬助等浚舍北溝改置涼棚
先是與恕平蘆村約今日訪江頭子申下牌二子
来乃與之江頭氏主人見酒出有盛饌子牌歸
九日　乙卯
稲田子来恕平亦至乃與議學政　森新助来導秀
平祐吉遊多良山寺　夜訪蘆村遂訪恕平蘆村追
至亥下牌　俊達来不値
十日　丙辰

卯牌與啓助出自圓融寺側北折行一丁地勢稍上
左右雜木蕭疎多墓田路稍向東巨松成列即赴長
埼官道也行三丁許將訪大島主貌遇路人問其家
曰既過一丁矣乃却歩至路成岐處向艮方行數百
歩入主貌氏留刺即去出於官道西返數百歩南折
行二丁許至江頭氏謝大昨日招亦留刺去歸路訪
傳順　莊七郎大夫来　午前東南風大起比前月
二十三日風更猛終宵未已　夜四郎八来
十一日　丁巳

風聲益甚申牌稍衰　公使近臣一瀬珉助来賜絺
衣曰聊謝敎授之勞且曰若欲製之請借舊製一衣
依様製之而贈焉乃使浅太告諸蘆村蘆村来曰某
將與周平謀為先生謝不用先生親行也
十二日　戊午
四郎八来　清記雄二郎来閭館諸生贈金五百匹
賀中元　文藏俊瑞歸家　蘆村来曰江頭子將来
少焉果来與語移晷江頭子去蘆村留為余議去留
十三日　己未

使浅太携絺之服局乞製　訪蘆村　勇吉来
十四日　庚申
室氏新助晋三郎六月十日東至内包洞然春波高
妻寛平東　冨井清兵衛七月朔東至　浅太歸家
恕平来　薄暮土人祭墓張燈於東岡不知其數
蘆村来
十五日　辛酉
土俗今日作踏歌入城又舞於佛寺神祠巳牌闔其
將至圓融寺與秀平等往觀之初未至觀者數百既

聚室中傳順引余入一室善庵陪季公子（公子字）至就余
座語良久聞鼓聲舞人自磴上而立中庭卓二旗一
書黑丸踊（黑丸村名）一書大隆摩（蓋舞名）背負紅色毋呂（毋呂
戰士背所負名未聞漢名）裝者六人列左右毋呂上阜紙製花枝
修條四張條長丈餘其腰帶鼓自擊鼓成節而舞花
枝嫋娜以搖又有黑衣佩刀紫巾縛頭者八人蹲中
央側有吹笛者鼓三絃者鳴金者各一人負毋呂者
舞畢自歌則金及絃笛合奏而黑衣者起舞出没於
花枝間極有古態或曰是大村先侯破敵歸所作凱
歌距今七八百年矣但三絃則近年所攙入其餘猶
仍舊也舞者一闋即去少焉又有擁傘箱至者（傘箱漢名
未聞）箱書鈴田（亦名）村亦架花枝於桁上側列鼓者笛者
絃者數輩女兒一人在中央男兒四人夾之而蹲皆
頭戴烏帽鼓笛奏則五人起就桁上人取花枝一朶
揮之而舞又脱帽曳手巾而舞比於黑丸踊頗覺輕
佻不古既訖余即帰　蘆村來賀昨日蘆村曰近日
本藩有巽先生班待以季孟孟間之議余諍曰君公
宜待以師友之間不宜以人爵接焉乃止　遣秀平

於善庵氏贈中元儀　俊瑞來賀　晩善庵携其妻
及孫來曰欲觀野祭乃設棚庭隅穹處坐焉望岡上
群燈戌下牌去

十六日　壬戌

大島主税來　禮助來供午晡二飧送之至其家蘆
村在焉亥牌與蘆村出蘆村送余而至古川與十郎
方在我涼棚同秀平等語蘆村與焉而先辭去子牌
與十郎未去余辭就寢

十七日　癸亥

今里小四郎率御廚善平者來見善平去小四郎留
至戌牌飯之　大藏將歸土佐途過日田寄大人
南陵兄棣園兄鉄之助東托焉（送大人鎖事録）以　文藏入
塾　服哥送新製絺衣

十八日　甲子

趨館途遇暴雨避諸俊達氏少衰乃行公既在館聽
聽者皆列以俟講論語如例　公以有事不引見改軒
講日爲二七日　先是遊箕島公廚贈餉頗麁蘆村俊
達恥之曰他日必改遊至是大藏將歸鄉二子欲爲

開錢席因復議舟遊此日晴雨百變不得出門午下牌後達使人來促曰遊興勃々莫為雨阻乃招蘆村之後達氏大藏秀平祐吉從焉宮原敬藏善庵外孫各務雷太郎館生雄三郎勝左衛門泰藏至乃皆自後庭後出步海岸石路纔危西行數百步出於渠上二舟既艤倚岸余輩乘一舟庵人乘一舟右城左山島南行里許列嶼棊數皆饒風趣相痕及巔可以見此地多戶口矣傳南岸地名大浦與大村城下南北正對相距僅二里而陸行則二十餘里海勢東張故

然山觜自海尾起人家八九倚麓有水田數頃山上多竹山下雜草鬱然即太夫稲田子采邑借一農家庭有假亭東北眺海一嶼曰加島其觜坦迤漱海長而狹绝而平老木匝麓而墾田蝕頂余謂佳氣蔚蔥使人疑其仙境也開宴供具太般皆出公廚分韻賦詩余賦一律巖拖枯藻認潮痕蟹避行人上樹根到處風光賓天設此時詩酒亦君恩踈林北斷已無地大海南開又有村吾輦留連未能去坐看歸釣趁黃昏又賦一律雨過洲樹猶含煙而擬容與破碧漣落々殘家依海曲層々新壁至山巔具供皆是君公賜導伴更因朋友賢若熱始欣秋意動一痕涼月照歸船衆則賦送大藏詩支下牌回舟至後達前除衆皆別去既歸大雨傾盆

十九日　乙丑

灸痕腐使杏庵貼膏藥滿背大疼即臥　傳順來飯之　大藏歸家　大人六月十一日東自田代昌元寺至欲作荅東即使秀平追大藏之諫早諫早距大村三里淺太俊瑞入塾　蘆村來贈之以豚肉淺太所贈

二十日　丙寅

蘆村來　秀平從大藏來　夜飲秀平大藏余大吐累瀉　托大藏以荅大人東及寄岳翁東

二十一日　丁卯

大藏去余送以三絶句他年何以見音容海北天南阻萬峰不若追君猶未遠一回呼返且相逢鰐鞋夫塊散黃埃去向前途亦苦哉況已經過三十里為吾容易復歸來一夜留君此盤歡今朝亦復別離難魯戈回日功非少爭余夕陽依舊殘　腹痛極甚　笠坊正大夫來　中村庄助東送群書類聚三冊　莊七郎太夫東曰請明日講於花林軒　訪蘆村不在遂訪恕平主人供飯

二十二日　戊辰

蘆村來請為其所善某某子坐次士人長井左大夫

攜其子健十郎佐藤甚内攜其子半二來見入門
春洞來　與蘆村出趣軒蘆村途別已牌公臨軒講
後公引見賜飯及菓子如例公有所問余答頗稱旨
事不不秘可未牌退至館見蘆村及朝長直次歸路經上
街自稲生祠側下訪傳順不在　笠坊正大夫贈肴
招蘆村恕平礼助供酒飯子牌散
二十三日己巳
蘆村來曰朝長周平欲供先生午食乃與蘆村至周
平氏主人使其妻子見既食而話且圍棋主人曰先中村正助

生及朝川翁迨寡君未東覲先去則敝邑無人請先
生勞玉足為我招尊翁先生至此寡君及大夫意也
余曰諾主人曰先生行使鉄八郎從余曰幸甚中村
庄助來留至戌下牌淺太來迎曰俊達來在僑居乃
歸蘆村送至俊達則既去引蘆村坐涼棚未幾俊達
復來傳公旨曰學政將一一從君議也招淡窗先生
事一依賴君也余曰學政某不自揣將努力就役招
家翁事某不敢保其必至也然與本田君行則將有
以相報未必使此行為徒勞也子下牌俊達蘆村去

尾

七月二十四日　庚午

晋三郎讓平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三日東至報新助病　室氏晋三郎讓平七月八日十三日東至報新助痊　招善庵夫妻及雷太郎供鰻鱺　細木甚吾兵衛近藤百助小竹東至　善庵門人澁江清七見

二十五日　辛未

禮助来供午餔二食　蘆村来　裁寄室氏讓平晋三郎東　四郎八来

二十六日　壬申

為塾生講大學館生悉来聽　裁寄小竹洞然冨井清兵衛東合封昨日所裁東外書清兵衛名使敬助托諸官署　宮原久左衛門東曰請明日話於花林軒　虎之進来　蘆村来　夜訪傳順暑劉於三伏

二十七日　癸酉

趨軒途訪俊達又過館已牌公臨軒引見問余家世又謝赴日田之勞（將以八月二日上程迎大人）既而問曰邪、苦思慮何如荅曰莫若絶送迎心因勸以（宋）来儒持敬之説又析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及浩然氣之義中之又問群下敬而遠我自有主孤於上臣黨於下之勢如之何余因引漢元帝唐文宗雖有美質不能弘毅自持終受制於家奴清知天皇雖有苦行錬心之德不能用諸聖賢之學而惑溺浮屠終養成藤氏之權故事又引陸象山謂漢文為鄉愿之説中以舜何人予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語公悦又有所問曰此事秘莫傳人故不記子（此）午下牌退賜食及菓子如例帰路過館伴恕平而至僑居　快行院道士子来請入門余以其醉辭之　蘆村禮助来　禮

助贈葡萄　俊達約来而不来使子道全来謝

二十八日　甲戌

講於館如例復發動悸倉卒畢講帰路訪善庵　快行院傳使人謝其子過　大人使伴来本月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東及南陜兄欽之助東至　札助蘆村来議如日田事　夜俊達来

二十九日　乙亥

訪蘆村禮助至焉與議如日田事　貊田子来議学政且謝之日田勞既而圍棋飯之夜深去　笠坊庄

大夫来　先是杏菴属余以雄雞重七八斤既經三十餘日今日忽殺之将供余余引孔子不食雉及秦西巴放麑故事責之不食亦不許諸子食於我側敬助等臠肉之隣家　夜蘆村来

晦　丙子

恕平来　蘆村来　善菴招圍棊俊達兄弟朝長肇等同席有盛饌戌牌帰　栽苔大人鉄之助東附日田伴々即發　朝長周平贈梨　四郎八来　俊瑞帰家　江頭子来別不値

八月朔　丁丑

朝長肇古河與十郎俊瑞雄三郎清記勇吉佐藤甚内直次蘆村杏菴禮物等来賀　昨日與俊達約今日遊正法寺午後春洞来曰家兄将至余方欲之諸家告別遂訪俊達故使浅太止其来而俊達既至乃與俊達兄弟及秀平祐吉出至正法寺主僧不在俊達謂梵嫂曰聞貴園葡萄熟故来請供之謝曰本年葡萄為蟲所食甚不美且将獻公也供一盤俊達曰此實不美安足獻公予不如供我輩喫盡也梵嫂曰果然予乃更供一盤既而分韻賦即事世人慶賀不堪労佳節安間得我曹寧問主翁何處在上堂逭腹聽松濤松陰短短日猶高八月殘炎未易逃唯喜瞥時涼意足滿盤喫盡緑葡萄註俗以是日為佳節曰良久主僧返相見供食酉下牌帰　四郎八来　今日敬助浅太留守失二雞　蘆村来曰明日有事不得上途請延一日

二日　戊寅

訪俊達善菴周平以後省姓朝長周平稲田子江頭子傳順告別　柘植衆之助自長崎来訪飲之　訪蘆村礼助夜二子以下称蘆村礼助曰二子来宿　善菴使其門人古河與十郎来別

三日　己卯

寅上牌上途余及蘆村乗轎礼助乗馬祐吉及僕虎吉歩從諸子送別於圓融寺側余睡轎中比覺天明既過里許四山環匝中間平田數百頃有村曰小松人家四五十下轎地勢稍上踈松夾路名燥坂岡巒林塢陸續相接無一無耕痕芋畝茄畦紫碧成彩上十丁許回顧椑海内瀰遠山外圍城下則隱岡脚不見既至絶頂巽方亦見椑海與向之所見海隔十七八

丁或曰自大村海路至諫早則過天草島原諸島間百里而遠若鑿此處爲渠通舟則唯半里耳且此間平地無有岡阜開鑿極易何故不爲也余曰天之安排物各適其宜故加一利必生一害不如不鑿混沌也地勢稍下行十餘丁有驛曰永昌行數丁路右見小阜如屏老木菁葱側有一渠水滿而潔西走向阜麓即佐賀卿諫早氏（以邑爲氏）所住又有一渠南流潮汐所通水潤而濁行二三丁有石橋架南流渠上橋下不（用柱）柱中央設石矼橋向左右岸架焉左右橋皆中穹而邊稍低狀頗眼鏡半輪俗呼曰鑑橋渡此入街南行一丁東折投逆旅諸國屋自大村至諫早三里向東南命館人買舟曰潮未至舟不得出乃買酒而飲隣室有客書余及善庵名問曰此二人何日去大村乎禮助荅曰善庵將以九月去謙吉則在此座其人不敢出午後出渠口乘舟八年前余同吉田吉之助等過此地時乘雙槳舟今日所乘亦名雙槳而其大倍昔日舟渠盡入海風逆潮順始鼓槳里許既而而揭帆南進數里復北返又南又北不知其數僅過

一二里薄暮西風徐起俄頃過三四里風止舟子將下碇余輩争曰潮順何不行乎舟子曰風収舟豈得進乎乃泊戌牌西風大起余輩曰風生舟可發也舟子曰潮逆舟豈得發乎乃眠丑牌余及礼助起舟子曰潮順何不速發乎舟子曰風収舟豈得行乎余輩皆詈曰奴愚弄人乎吾聞諫早俗惡舟子故滞舟以貪飯錢信也汝不能前行速回槳返諫早我將有處置舟子惶懼舉碇即發比明過三四里

四日庚辰

辰牌風逆亦南北往返數回已牌西風大起快駛如飛將入若津兩岸平遠列樹如薺昔年夜過不見此勝午上牌傳港上岸泥濘載路（所謂泥海也）投街中一店解衣假寐買飯又浴湯肆薄暮歸舟舟即發（潮落舟不能入川故）（過若津候潮也）泝筑後川三里亥牌傳住吉投川上逆旅舟子乞飯料甚貴余及禮助曰果然減十之二而附之大村多蚊至此始少如脱縲紲皆悦就寢不覺日昇

五日辛巳

卯下牌起館人出轎夫及馬轎夫貪貨甚余與禮助

持不可遂爭論不决余先發留禮助椿之行十丁許
禮助及曰僅減二百錢矣午前入府中驛訪權藤可
菴栽寄岳翁及和田新三郎東托焉取中路筑後有山邊川邉中路三適行馬丈先行餉在馬背追之不及過午不得
食一行皆飢木牌至大橋始食過田主丸訪重富永
助永助送至驛口薄暮傳吉井投逆旅布屋　夜訪
從母於又八氏容衆未見焉歸逆旅伴達貫十來館
　今日在可善氏聞畬井直江卒直江名星字文甫筑後友光人本姓中村贅於久留米畬井氏冒其姓文政中在宜園殆十年頗有才氣善詩嘗遊昌平校中秋宴賦七古結

有有月奚有秋宵月詩思不若鄉思多句一時傳稱
生平厚故舊迎余於其家兩次淨喜公亦嘗携家人
宿焉乙未初冬余在府中文甫聞之自久留米來迎
至畬井氏留數日大張宴歡先是乙酉歲余携文
甫自府中遊久留米為數日飲是行則尋舊遊也余
去文甫送至宮野地川上時風雨大至狼狽成別此
為永訣追思其事歷々如昨而既經八年矣更追思
往事既經十八年矣今聞訃亦在府中吉見之峰高
良之川欲復尋舊遊不可得也本年五月容衆謂余
曰文甫疾病過久留米必訪之然余以日不果後
田庶叔曰聞文甫卒盧實未可知也今日聞可善言
果信嗚呼哀哉
　六日　壬午
晦爽貫十來館携之訪從母氏及容衆容衆送至若
宮貫十請送二子稱禮助蘆村曰二子以下倣此先發至千續及之

至限上將觀上古塚自官道右折取小徑行一丁許
人家圃後忽有小邱大木數十圍者森立邱根有隧
道上下左右皆以巨石構成口隘腔廣橫通八九丈
每石廣二三丈厚半焉隧隅一石橫架中間自成棲
形借炬及梯於塚外民家梯長一丈九尺卓之僅及
橫石上梯坐石背以炬照視平坦處方一丈有半則
塚偉大可知邱聚土所築人工也巳樺石梁翁嘗語
余曰我藩生葉郡有石窟蓋上古帝王之墓其石極
大雖貴數萬人力恐不得動移疑上古有運石方而

今不傳也實然返故路訪玉井養純不在其門人曰
敝師出門命某曰廣瀨公見過速報我請少遲余以
同行有人辭至保木禮助來焉先去余輩皆欲觀魚
梁乃借一店留轎及行李焉取村西小徑北折行一
丁許褰渡小渠出於磯上石形團圓不便移趾𩣡危
大困寬十相扶而後能過至梁上秋炎如熾本年大
旱香魚不多下籃中僅有數頭乃買之余懲石路自
梁口下磯亂川而涉水深及股有滑苔屢欲顛仆勞
倍甚焉既返店煮香魚食之余平日誇我鄉香魚而

他邦人或不信之蘆村曰向疑先生言今知其不我
欺也余曰此下流悪品也日使君食上流魚知其真
面目也既食貫十別去過長谷見一病者臥轎中衆
役夫擧之或曰昨日衆魚類撲一無類殆死日田人
恐其死貽累於邑竊移諸毙後故毙人護之亦識夜
移諸日田也至筏場彥國石舟祐之等出迎啓行厨
草上以飲五岳亦来途値之筏場無橋乃渡中瀨舟
小僅載數人往返數四始得畢濟至損田地名宜園諸
子悉出迎未下牌傳宗家鉄之勅出接客棣園兄等

来主人供酒兄及彥國典焉蘆村等皆宿宗家余之
大人許宿
七日　癸未
典彥國之棣園兄許鉄之助東曰請食於我乃往同
二子食　日限彥助石舟五岳来館　恒遠頼母自
豊前至来見宗家　泉吉来館　午後大人使祐之
来迎乃典二子祐吉虎吉之大人許蘆村傳公命焉
大人饗客及頼母棣園兄彥國鉄之助来侑酒薄暮
散　娍屋及六魚屋助七来鉄之助将使将使人於

南陵兄府内裁東北之　鍜五贈鰻鱺
八日　甲申
山田半四郎使池田友八来贈香魚一盤　兒玉玄
龍来　典棣園兄鉄之助謀導客觀隈川夜漁薄暮
出門彥國祐吉及六等亦同行途訪石舟玄龍使鉄
之助先行報魚長氏而往長八父子見引至川上亭
涼風浩至開行厨而飲酣助七曰使鳥鬼者至皆遂
衆舟漁舟二隻烏鬼十頭溯至黒巖沿至龜山北畔
獲香魚百餘尾余嘗有隈川放鵜記故略　既而返亭烹所獲而

食之亥下牌帰
九日　乙酉
棣園兄来曰吾将供二客酒然有事不得陪坐卿善
為我謝乃飲二子五岳偶来與焉　大雨久旱故書
十日　丙戌
鉄之助来曰昨夜一雨香魚當下堪客觀梁何如乃
典棣園兄彥國謀携客遊恵良魚梁才助磯吉等従
立梁不久既獲数百頭梁側小池蓄魚殆満朝来所
下蓋二萬餘頭也云借假店買新獲猶活潑者炙之

美之贍之而飲醉後與蘆村步湖流数丁觀觀音巖
末下牌上帰途取路右小徑越山出於上堰渡口渡
舟以索繋両岸欲南者引南索欲北者引北索既渡
見漁人数十駢立橋上毎人沈方網徑六七尺待魚
過華之余問一漁汝得幾魚答曰朝来既獲三十香
魚矣自村口西行返故路　山本新藏来訪贈菓子
將導余觀魚梁以既觀辭　九華来不値
十一日　丁亥
棣園兄曰九華欲邀卿供夕食卿趨府帰路過九華

氏　蘆村祐吉虎吉遊郎馬淡禮助留　鉄之助促
余及二子囑買年魚二百頭乃與彥國之宗家割而
鹽之畢返東家〻謁几雲公　縣吏冨永氏子来讀
書忽辞帰安民来診謂余曰請今夕同老先生臨敵
盧余以既與九華成約辞安民曰然則促九華縮期
迨未夜而臨我何如乃與鉄之助謀東九華吉之
枡屋源吾来　森彥作京屋弥六枡茂皆贈香魚
石舟東曰日限彥助欲邀先生余答曰今日多務不
得應命請延爲明日　訪源吾　與彥國午食宗家

遂使鉄之助導趨府因橋本多仲獻竹尾明府以鯨
肉訪冨永順兵衛不見訪菊田格藏始見又訪山本
新藏帰路過花月橋九華既出其水亭相俟乃入焉
亭鐘山水之勝求諸京攝亦難多得猶記二十四五
年前嘗從浄喜公遊此矣酒出有盛饌泉吉来陪鉄
之助先去主人使妻子見日没安民荐使人来促乃
携泉吉往大人範次既在座亦有盛饌棣園兄至余
與安民圍棋諸客稍〻出去丑下牌余獨歸主人使
人送月色絶佳　兒玉茂来不値

十二日　戊子
棣園兄使人来曰朝食於我乃携禮助往余先返之
宗家檢塩蓄香魚　午時日限彥助使五岳来迎乃
往圍棋少焉大人携石舟至主人供酒飯大人先去
戌牌帰五岳送至
十三日　己丑
携禮助食棣園兄許　杉山生民草野元秀贈香魚
訪几雲公及筏屋遂過宗家吾八自豐前帰相見
洗塩蓄香魚乾之　山田元輔使五岳来迎大人及

余木牌與往訪九屋又過日限氏謝訪京彌不在訪
魚長而至山田氏主人父子助九郎為作作兵衛相
接坐於水亭主人觀大蛇骨自頭以下長三尺許而
失其餘脊骨圍可六寸每節寸許似所謂龍骨顱骨
儼然眼孔周可四寸而顋則亡矣脇骨悉墮僅留一
二片左右一邊也已而長五寸許若肉之左右張則
周圍必不減三尺世人或取猪鹿骨偽造蛇骨余慣
見之真物如是所未曾見也主人曰近年赤巖村洪
水洗巖脚而獲焉酒出有盛饌忽聞川上人語喧譟

開窓見二野人各牽牛而上舟一牛墮水野人兩手
持索不放牛頭僅出水篙師狼狽鼓槳或撐篙而野
人口猶啣煙管觀者哂之良久傅前岸日没大人先
去鍋屋藤右衛門至戍牌兄沚來迎　稲負寬度來
不値　南陵兄乘至

十四日　庚寅

携禮助訪棣園兄兄曰三又吉兵衛鑿地獲木像吾
今觀之歸矣余及禮助欲往觀兄乃導至吉兵衛氏
主人曰某近善一道士其人頗善筮家相相敵宅曰
主人當冨而未冨以宅中有神佛像埋也指舍北隅
曰此處是也　之果獲一木像乃出像示之長可七
八寸面目既朽極似樹根然頭腹支體彷彿具備其
為像無疑余與兄疑筮者預埋之以神其術也使主
人導視其地大石數十枚駢置簷下主人曰二十年
前置此石焉假令道士埋之非用數人力不能動此
石若數人來則某家必覺且鑿石下之土堅牢不脆
非近年經鍬耜者道士羈旅本年始至我鄉則其非
預埋明矣道士又曰更有石佛未筮其埋處近日復

未鑿之余謂主人曰道士復來請報我乃去之宗家
鈇之助供飯　五岳石舟來邀大人及余將觴之限
市肴店余携五岳別行訪日限彥助為南陵兄說主
人主人悅又訪鍋屋藤右衛門彥作藤右衛門導登
其別業對鷗閣窓臨限水當龜山之背堅觀長流風
色絕好主人曰對鷗閣名不佳請為我改之既而取
川上路至肴店大人石舟兒玉茂蒲池久市僊大桃
在焉供酒彥助亦至日暮大人先去戍牌歸　蘆村
祐吉自耶馬溪歸　棣園兄招二客賞月途追往夜

深帰大人既許應大村侯招　余将以明日上程鈥
之助曰淨之公五十年忌祭在十六日何啻一日而
不與焉乎乃與二子議定為十八日　玖珠姉氏至
十五日　辛卯
昨夜與棣園兄彥國約今朝登東山觀霧海寅牌起
而使塾生沅芷阿多江起兄及彥國蓐食残月猶明
無霧皆曰今旦恐無霧不如賽大原神祠也每至大
原今日為秋嘗舊例祠側設劇場諸技及假沽喧閧
甚本年倹令下假店不過數椽生業甚如是寂寞矣

就回廊西隅一店飲酒畢過千口塘遂登多賀城觀
音閣壁上有文政庚辰余年十四所作絶句青煙一道對林
皐初月出山猶未高滿腹精神無所歎一字天寒未此聽松濤　余不登此閣殆十年
矣帰路過城内訪角抵髙次沿渠迤南下抵中城石
橋過藥師堂側出於宿倉前而帰　夜赴宗家逮夜
祭俗謂祭日前夜日逮夜請僧呪経　鍋屋藤右衛門山田幸四郎
来　東南淺兄
十六日　壬辰
赴宗家佐鈥之助行祭事午後帰　五岳来　日限

彥助稱貢寛度来喈飯之夜彥助去與禮助送之至
石舟氏主人既寝起之入其室談話晷起亥牌帰
五岳贈瓢山田元輔贈紙鍋屋藤右衛門贈川茸
十七日　癸巳
勲平自玖珠至議姉氏東遊　訪棣園兄遂之宗家
告別　餞二客棣園兄彥國勲平同席　藤屋良右
衛門来曰将之大阪　大雨與二子議定明日上途
十八日　甲午
裁寄新助東北良右衛門　作餞供客　尻發疔疾

甚
十九日　乙未
辰牌與二客祐吉虎吉上途勲平鈥之助及闔塾諸
子別於濠梁唯棣園兄彥國祐之範次相送余乗轎
先行杉大人使僕才助携酒肴從余謂送者必至筏
塲把杯不顧至筏塲禮助及焉曰棣園兄註公皆別於
三陰川上矣乃與二子飲傍有一醫生拜曰向聞先
生歸省而不奉訪充罪充罪視之相良李松也飲之
請送至保木使李松先行報玉井養純余所乗馬駕

甚二子及枯吉先行余至山北過一人捧吉井從母
東附之披之則乞字也渉朝田川忽有自背後呼者
回顧即養純也曰向之病家途過李松聞公將至遂
歸導至其家余在筏傷食柿至此腹痛甚主人供酒
余辞乞藥主人請送携所具鱉蟹泥鰌類從余至吉
井正子既在逆旅衆坐相俟將入戶遇豐田鵬策亦
從入余分養純鵬策見二子日沒寛并來館作從母
所囑書二紙携寛十李松至從母氏從母使又助及
寛次妻見供酒既下牌歸逆旅與養純鵬策飲至子

下牌鵬策去養純李松同宿

二十日　丙申

平明發吉井養純別於門李松貫十請送余將訪岳
翁與二子別自山邊路行午前至吉木岳翁不在少
間歸見食余及從者室氏外王父母偶來在岳翁許
始相見姓巖永右忠其子名吉兵衛嘗相見王父年八
十五贊錄如五廿許人午後辞出獨男送至村口過
追分村寛十等訪近藤文紀余先行入府中二子既
在逆旅俟焉初在岳家食柿甚美余欲贈之二子便

貫十折其一枝胼帶九顆者置諸轎中既出轎使虎
吉取之但餘零斷五顆而不見枝知爲轎夫所盜禾
言轎夫曰今日迂路過吉木願賜酒錢言未畢禮助
大聲叱曰汝爲盜矣其罪不之顧而敢請錢乎皆辟
易不能仰視因虎吉謝罪不答竊遁先是吉井轎夫
欺蘆村及余盜金一銖錢三百今朝余告諸驛長督
其罪而施一銖收三百錢於是復盜柿余惡其貳過
快禮助叱不肯赦也轎夫欺蘆村六日至日田時事權藤可善弟來
館曰家兄偶出將歸且枉駕焉高良山吏尉直太嘗學

宜有園來曰山主亮公前日聞先生將過待之久而不
至故近日之武藏溫泉在筑前先生肯留數日使使迎
歸何如余辞曰明日昧爽上途不能留也今且登山
見留守之人以謝直太去可善文紀來見二子遂導
余及蘆村登高良山至蓮臺院直太出接引登飛雲
樓南控大海北眺連山原田禹頃黃雲平鋪敞甚直
太曰先生無意觀竹樓乎余曰素願也乃下自東廂
出於庭中迂曲陟磴數十步一亭在山腰即竹樓也
地高飛雲樓一層敞亦倍焉日沈不遑徧觀返院僧

積行見過逆旅門不入至可善氏主人置酒蘆村季
松貫十文紀祐吉同席禮助獨病留逆旅主人妻余嘗
相識見乞字余為書二紙寛十進曰為我更書一紙余
曰吾醉加之近視不便燈下把筆且待明日寛十勃
然曰某今朝乞字先生曰且至府中把筆故某奉送
一日實為一紙書也而曰且待明日至明日必將曰
且待他日先生之且豈有已乎余曰吾過矣乃書二
紙寛十悦蘆村祐吉去宿逆旅余輩皆宿可善氏

二十一日 丁酉

平明發府中可善送別於朝妻季松文紀寛十別於
高良川過久留米城下及瀬下余雖轎中不知過何
處蘆村忽呼曰危矣先生發目既在舟中即前日所
泝往吉上流名界川肥前筑後分界處也廣可一丁
有半緑樹一帶界岸而立上前岸有關曰豆津十八
年前途遊瀬下而不濟此川故豆津以西為生路路
狹不似官道狹田茄圃縱横交錯行十四五丁遥見
列杉一行横亘二三里至其地視之堤也堤左右陂
池相接女兒數人各坐盥盤搽菱兩手代篙抓水而

行肥筑澤國毎夏困決水故隨處設長堤遏之田疇
為水所陷没者自成陂池不知其幾十所余以為設
堤不如別鑿川以殺水勢也假使河村瑞軒角倉了
以徒觀此地必有奇策啓永世利矣上堤北行十丁
許堤尾有村名千里九西折行數丁有村名西尾下
轎步里許田盡出入柚林松塢之間數次村名房是
出於菩野即今嬰所過自豆津至此可二里途向西
北時禮助先行祐吉未至與蘆村投一店具午食過
神埼至界原祐吉及焉二三歳兒戯街中祐吉所乘

馬跨之兒攀馬脚而啼余及蘆村皆謂馬既踏兒而
死為是寒心傍人走救之則無傷蓋雖兒天機完故
免禍中上牌入佐賀禮助既在逆旅煙草屋相俟使
虎吉報平方玄龍少焉玄龍及桐良春榮澤雲陸來
館贈酒有禮助所識福田勘十者未見與飲丑牌去
龍等去

二十二日 戊戌

平明發佐賀余乘馬先行祐吉從至牛津驛長谷余
曰昨日遞帖報君輩今旦早自佐賀至何晏乎余曰

佐賀役夫遲集故也驛長實未具馬唯以口給禦余
而蓬吁馬丈余與祐吉假寐既覺叱馬丈速發至山
口村午食蘆村禮助及焉過小田北方至柄埼宿大
村屋　夜浴温泉

二十三日　己亥

昧爽浴温泉使虎吉先赴彼杵具舟平明上途與蘆
村步出街中行十四五丁蘆村曰遺年魚籃於逆旅
矣乃使一轎丈返取之時禮助祐吉在轎余將代祐
吉轎丈貪祐吉輕許曰一力既減願暫借短小公矣

不得已步行數丁秋陽照背流汗漂衣蘆村呼禮助
曰先生良苦君何不下轎授之予禮助乃讓於余而
下禮助比余重甚轎丈大悅行數丁及坂復步行里
許休路傍茶店取籃者及余復上轎午前至嬉野投
逆旅大村屋樓臨潭上其左岸即温泉也命主人具
食而浴温泉食亘腐甚美禮助曰温泉所歸故美柄
埼則不美蓋彼此泉氣異爾午後出嬉野沿路一二
里奇峰巉屼不減耶馬溪余夏過此在轎而睡今始
見也申上牌至彼杵里胥出迎引入客廳設浴及食

酉牌使驛馬遞致所馱諸物於大村城下而余單上
舟里胥送至礒口夜雲撥翻風勢屢變帆或揚或卸
丑下牌傳城下湊口出舟歸僑居蘆村禮助各歸其
家　秀平出數日前所到諸柬室氏讓平春波恒遠賴母伊達五兵衛
附余五兵衛贈沙糖

二十四日　庚子

蘆村禮助來　春藏來不值　遺秀平於木田中村
二家　昨夕聞數日前大村人發腳丈於日田今日
聞其故蘆村曰寡君不能安於先生久不歸故也

蘆村來曰某將扈公駕之江戶　夜使秀平訪善庵
木下逸雲但馬天民東白善庵氏至天民贈唐筆

二十五日　辛丑

昨日聞官署將發腳丈於大坂裁寄室氏新助春波
柬送署伻返曰既發不及　遣敬助於公膳所獻糟
藏年魚一函又贈稻田子江頭子善庵俊達周平諸
家年魚　森藏雄三郎來　江戶人柳澤雲次江以前
川文藏東來見即前日諫早逆旅聞善庵及余人也
敬助曰向在城中遇周平曰先生明日輪講於五

教館予若以旅労故未紬趨館須報請監察余怪講
期例在二十八日而周平曰明日何也蘆村偶至謀
之曰宜便敬助復問周平乃遣之返曰講期變為一
六日矣　莊七郎太夫來曰所贈寡君香魚既供其
覧寡君悦命某厚謝　晩訪蘆村遂訪恕平主人方
以譴杜門謝客而私相見問其故曰寡君責五教館
諸生怠惰廃務此某及周平等過也帰路過禮助曰
今自訪先生帰　俊達使其子道全来　春洞来

二十六日　壬寅

甚吾平来飯之　稲田子贈魚　公使侍臣須田福
之進来曰君自遠方返勞苦可想又使波多吉郎東
賜以手折柿文貝西筆　午後趨館途遇蘆村同行
講論語如例講後公引見賜歌一章又示中秋詩既
而議学政余曰学政紛紜不決蓋由無主持之者明
日會大夫監察学統善翁及某輩而議於館何如公
曰善又示新著秘文曰除鋏八郎奠復示餘人公有
興学志余奨成之日暮辭退帰路訪善庵蘆村追至
携之帰供夕食公将使館生橋口與左衛門迎大人

先是與蘆村謀将以二十四日發迎人然以鑒察得
譴故不果至是既延両日與左衛門将星馳余留之
宿我居裁寄大人東附之　禮助来俊瑞帰家　丑
牌與左衛門上途　蘆村傳監察旨曰明日請往館
議学政

二十七日　癸卯

恕平来　巳牌趨館途訪善庵午前稲田子周平恕
平蘆村皆會弘道亭（在館中）與善庵及余議学政未下
牌議畢善庵老余食焉遂趨對少間公召引見圖过

言疑義且示寄令弟白川侯東中極稱余為人坐次
雷雨大起本年無迅雷至是始聞申下牌退過館訪
蘆村不在帰路過善庵氏蘆村在焉主人食余復議
学政而帰　柳澤雲次来　夜蘆村来私傳公旨進
香魚鮓乃與庖人百太作之

二十八日　甲辰

使浅太獻鮓於公膳所遂托二十五日所裁寄大坂
東於周平　徳太郎曰請今夕臨我家恒遠頼母自
長埼帰路来訪飲之柳澤雲次至與焉申下牌携頼

母至圓融寺見傳順賴母留余遂之笠坊氏途遇德
太郎來迎善庵丈妻福田鄰横山森左衛門先在座
主人供蕎麦始食新穀及松蕈戌上牌歸送善庵至
其家　四郎八來　周平贈梨

二十九日　乙巳

笠坊庄太夫來　講大學僑居館生來聽　賴母云
次來導余至其逆旅將供午前文藏追至曰先生出
門數步朝川翁至猶在貴寓如何處置余謀諸賴母
賴母使勇吉迎善翁余與之圍棋既而酒出薄暮善

庵去余與賴母訪雲次僑居遂携賴母歸宿我居
宮原敬藏至不值

九月朔　丙午

午前携賴母訪善庵主人供飯余遂趨館講論語始
見加藤晉十郎（大村儒員）歸路復過朝川氏賴母猶在座
余與主人圍棋棋師某至主人供夕食蘆村自余僑
居使人來言有公命乃與賴母出歸見之曰寡君欲
明日携先生舟遊言畢即去　夜伊達勇吉邀余及
賴母秀平等飲其姻族内海氏（居在舍北神祠側）有盛饌見

主人（名亘）蘆村亦至亥下牌歸　公賜烏炙及菓子俾
曰寡君手製也（時余在五教館）又賜鰻鱺（時在内海氏）佐賀多久
人音成岩五郎福地鹿之助來曰聞淡囱先生將來
願留學焉余耳其當在冝園別曰我有良策明旦復
來

二日　丁未

賴母來別　見岩五郎鹿之助　送公所賜菓子於
傳順　巳下牌蘆村來導余至舟倉側無橋（前日在焉）篙
師數輩在前岸蘆村呼之刺小舟至衆此上前岸北

行數十步有船局借其一室而坐閑南囱外有高墻
老松二株盤中庭匠人數輩方鋸截巨材蓋造船也
良久一人來報曰公既臨舟乃脱刀及袴出至磯端
舟大如赤関渡海舟（舟名）公坐上頭侍臣朝長馨宫原
久左衛門等及醫師茶博士八九輩坐次間（俗謂室曰間）篙
師十餘人又坐其次間庖人僕從别乘一舟余與
公交膝坐公賜余書一紙初過渠閘左右雜木蕭跦
既出於海中北風頗猛舟欹甚揚帆過血島南畔至
箕島東南麓公出舟曰我且先行爲導余輩從北行

上坂数百歩雜木散列黄茅滿地絶頂頗坦平人家三四箸田茶坪高下布置全島新闢草莱以作畦圃其未經人力處木石参錯荊棘刺足取徵徑東行数丁地勢冉々上至東頂公先在田間余後及焉余恐労公故不為恭譲之態但屈腰而已見公手至地則蘧頓首是地高敞東向下瞰裨海南岸相距可一里北岸可半里東岸可一里有半北岸多原蕎麦萬畝花白葉青渺々如渓緑之雲群山近遠聳於海外而其色濃淡不同乱嶼高卑立於海中而其形亦大各

異今日天風颼颼俯視碧波盪撇嶼勢如舞仰望白雲飛颺山姿似行公與余語為風所妨不聞乃覓地勢差低處設席草上侍臣各操一代卓之掛幕代梢遮日談話饒起餉出公每停箸讓余余惶悚不安既而公命畫工某畫枯木竹石令余題其上蘆村曰非險韻無以困旭莊矣公乃命隹韻（枯木修篁倚石崖洒然風物適吾懷年来已厭街居賂安得此閒営小齋）黄昏從公自南陸下曲折一丁許出於海濱舟既倚岸俟焉距向出舟處可五六丁入舟既倚北風大起撇舟如簸侍臣或怖失色公自若余生平困舟今日嚴坐公前不覺我困至血島側下碇聽島間蟲聲夕食焉余復語鹽賊佚事亥牌回槳至船局公先出余同蘆村歸　廣田徳藏来不値

三日　戊申

森新助東自長崎至　監察使人来曰今日當朝川翁講然翁有疾請先生代講　前川文藏携其妻及弟子自長崎至曰今日長崎奉行宿此地某輩無所投宿如何言畢去余名柳澤雲次將謀之文藏使人来曰既得逆旅　内海亘来　岩五郎處之助入塾

将趨館忝藏来曰監察使某言今日休講然別有公事請労玉趾乃趨館途訪善菴主人曰聞前川文藏至欲觴之請帰路過既至館蘆村在焉曰今日欲決学校議乃會宮原敬藏（助佐）教松尾勝左衛門福田雄三郎長岡源五衛門（什長）於余室議之先是余上書請設生員等級而定尊卑立講讀而授課程分職掌而考勤惰增生徒而厚餼稟公從之數日前下令大增館生且命闔藩子弟悉從事文学至是規模粗定余将莅館督之故有是議余所以行我説者蘆村有力

馬議畢蘆村勝左衛門等皆送余至橋居終定新令
書之　杏菴及山口政太郎等七人以擢為館生來
謝　夜善菴使伻來曰文藏既至乃往文藏及雲次
方飲余與馬既而携二客歸亦飲
四日　己酉
因蘆村獻公杏魚鮓　未下牌訪内海亘不值遂傍
岡（亘家在御岡上）右田左岡行三四丁岡上皆士人家竹
木蔚然西折入隘中雜樹夾路行數丁出於禮助舍
後訪之圍棋福田薪追余至鴨苙場德太郎（薪外孫）隨

余東遊事余又與薪圍棋恕平自館歸見夕食焉歸
路訪蘆村曰將奉訪　福田勝兵衛以公命贈香魚
蘆村前川文藏雲次來乃供之　歸峰上人來至贈
茶及扇
五日　庚戌
作荅歸峰東北傳頌　使秀平別前川文藏　大學
卒業　笙坊正大丈來　蘆村來以公命請品諸生
文　江頭子來　夜訪雲水逆旅秀平從
六日　辛亥

趨館講畢蘆村曰遞帖至報渋窓先生明日至彼杵
矣乃議同行迎之畢公引見如例將使側用人迎大
人余固辭請親行退坐於室敬藏等來謀學政稲田
子見曰先生所建學校規則生師分職既定將以本
月十日從事請先生莅焉歸路訪善菴　稲田子贈
鰻鱺矣　府貸二轎（余及蘆村所乗）
七日　壬子
昧爽蘆村來飯之辰下牌上途秀平從府又使僑一
名僕一名來從余留僕僑居而携作太郎行文藏將

之外（其）外家同行出街風動禾黍秋聲策策初余以四
月至夾杉埜候而青秧忽而黄雲節物代謝何其速
哉過於虎原轎丈曰君公來乃投路傍人家避之公
走馬忽過出松原村文藏別去午下牌至彼杵里胥
宅就生來幾一人走來曰日田客至與蘆村邀出迎
於門外大人及彦國祐之磯吉德山書生牧逸作至
橋口與左右衛門從籌暮里胥導大人至海口眺覧
余輩皆從夜里胥以公命供酒　祐之出岳翁石舟
可善東附余

八日　癸丑

辰牌上途余所乘官轎頗美讓諸大人來至松原半里文藏與其外祖父出迎余導大人遊鹿峡杏庵淺太鹿之助迎於松原街口入松原里正氏午食過宮小地（地在）德太郎半次郎出迎申上牌入城下公命館大人於烏切茂左衛門否家余與蘆村視館事公使宇都繁記來館賜大人肴蘆村以公旨置酒俊達來與焉亥下牌余同蘆村出帰

九日　甲寅

受塾生賀　趨大人許視事江頭子稲田子大村子周平恕平及館生十餘人來館大人蘆村來議明日大人謁公事　公使蘆村賜余寒衣一襲　善庵來訪大人　亥牌同蘆村自大人許退

十日　乙卯

眛爽趨館秀平從館生三十餘人既起以俟余至余於是下新令直日（新設此職寮生交番掌一日諸役）二人先至弘道亭擊柝則余率諸生集於亭余西面生中央諸生皆東面南上謁余畢助教佐敬藏坐左上頭其餘左右分生各占一卓擊柝火線香則皆默勉業（或作詩文或有書）香燒及一本有半則復擊柝各録其所勉亦直日而散厨人供朝飡畢又擊柝讀生八十餘人（皆所新增名負外生）集於亭使寮生及表生（館中諸子甲曰寮生凡二十餘人公賜飯粟乙曰表生亦二十餘人又賜飯粟丙曰日勤生一日賜飯一度舊例然）授之句讀刻香六寸畢又擊柝讀生退敬藏講孟子畢余講蒙求（甚吾平當講余試代之）畢勝左衛門監史記輪讀其法使寮生表生二十餘人列坐餘讀史記八行無訛者為甲至七行訛則為乙五行三行則為丙丁一九二周有始甲後丁者亦有始丙後丁者讀畢擊柝厨人供午食午後當有會講其法生徒每三日討論其所既聽講以無忘師説也今日初講故未創矣又每五日論議無講書名猥見會亦未創也午下牌諸業畢余將歸大人入城謁公帰途過館蘆村從之大人去周平恕平至余語今日状申上牌出館訪稲田子主人曰寡君將以本月念六上途君延歸期同行如何余曰某且熟思又訪江頭子主人請聽話乃留至亥牌遂之大人逆旅宿

十一日　丙辰

昧爽趨館如昨　午前大人至館講論語（代余）余之大人逆旅與彥國圍棋　申下牌應周平招而往蘆村四郎八同席主人供鮓與其妻聽余話戌牌帰大人逆旅宿

十二日　丁巳

昧爽導大人趨館監諸生業如昨午後退　招大人彥國於僑居供酒飯芝坊正太夫偶至與焉　夜訪蘆村

十三日　戊午

昧爽村瀨善右衛門者来託杏庵從余東遊事　彥國来　稲田子贈硝子酒器及毛氈　禮助東曰令夕招善翁請同臨　大人来議學政　名雄三郎勝左衛門使之赴大人許　杏庵父来　傳噸来　晚赴中村氏善庵既在座與棋師某對棋酒出有盛饌余囑恕平白公以十五日遊長崎事子牌同善庵帰月色如霜

十四日　己未

大人来導之將訪恕平蘆村途遇二子蘆村曰不如先生許去焉乃逡巡而大人去蘆村使敬助告余將遊長崎於府署　午後訪大人導之趨府途訪善庵不在彥國祐之始入館余獨出訪稲田氏江頭氏杏庵途遇俊瑞同帰　夜訪蘆村及恕平　余屬彥國留守事彥國来宿

十五日　庚申

善庵使古川與十郎来餞余以金二百匹　辰牌府署使人来回舟已艤俟於橋側矣乃出彥平祐吉及庵人百太從彥國送至橋上（橋在街中）使人報杏今太夫。

祐之至舟所別舟即發密雲蔽天而不雨海恬無波行二里過洞埼青松擁洲怪石漱潮勝甚將近時津風起掛帆而行皆發吐氣午時傳時津上岸即八年前所曾過也使舟人導至里胥許其家在街南東岡上北窓隔岡見海啓行廚焉令里胥出役夫五名衆轎而發每阪下轎而步然熱如盛夏流汗浹背不觫数丁復上轎申上牌傳長埼梶屋坊伊達五兵衛氏主人迎居其別宅　夜春老谷山木清太郎来館與二子及主人出步街中南行遊祇園清水二祠月色

朦朧暖以春宵因想昔年三月十五夜與長崎諸子遊此時月明如水櫻花如雲屈指既八年其人半殂謝矣不堪惆悵送二子北行七八丁至橋別返入主人家見其妻及母

十六日　辛酉

渡邉轍来館曰某今為崎人矣　中川東洲使其門人来館　高秋帆使人来曰請臨　牧逸作来館　昨夜老谷曰明日我来導先生訪秋帆日暮老谷不至五兵衛將導余老谷至乃與老谷訪秋帆於小島

別業秋帆雅矣寓別業　主人使其子浅五郎及久松新兵衛舍人遊龍彥十郎號梅村　見有盛饌老谷父孫次郎至始相見秋帆又名山本清太郎侍飲戌下牌歸老谷清太郎送至伊達氏門外　托寄大人柬於主人

十七日　壬戌

柘植累之助来館　午後牧逸作来為長川東洲請臨將同往森伸助偶来告其故請従乃與之東洲氏主人供酒橋本謙藏来侍飲申上牌余以心下痞梗先辞出逸作送至　渡邉轍山本清太郎来不值

大村留守雄城左膳来館不值　使秀平之雄城氏謝且召轍轍至服其藥

十八日

逸作来　聞公將至此地與主人謀將往舘之主人曰途觀蘭船何如余曰善先是主人為予謀使大村留守囑高秋帆欲請府尹公然入蘭船觀焉秋帆以蘭船將發且已多務辞午下牌與主人及秀平祐吉百太郎出買小舟一隻乘之北風甚猛白浪入船動槳南行二丁許蘭船一隻下碇在海中其長二十四

五間高六七間有三桅百絙纏之中間卓一旗聚合青白赤三色舟首刻人形舟尾鏤金自底至中間包以青銅合其鑄以攊汁色漆黑中間以上以白如胡粉物塗之其上又以攊塗板亦漆黑色鑿窓數十孔每孔架大礮舟既雄偉加之結構堅固呼為海城實不誣也西進一丁許亦有一船其長殆三十間高廣稱焉始見蘭人螺髮碧眼而隆準不異世之所畫余昔年入蘭舘不見蘭人　此地青山四面其趾覃出海者七八處皆有竹樹人家勝甚因槳北行五六丁至佐賀邸下

此日佐賀侯亦至舳艫簇郎下我舟殆不得入僅得
傳岸出舟步街中東行七八丁入大村郎見郎吏富
永十左衛門曰公未至乃留五兵衛焉而洽訪森仲
助於唐右人石崎氏仲助及主人皆不在主人妻曰
先生（謂仲助）去曰客至報我請少遅乃坐少間仲助
帰引入唐様室見主人二子且示自鳴鐘数種日魁
主人子供酒飯将下箸五兵衛走来曰寡君欲見乃
留秀平祐吉焉而之大村郎中村庄助将命公坐輿
曰有密話且上樓上樓公乞言余有所規公大悦公

恐余聲高聞於侍臣引余倚欄為償月而議（事秘不可記）
畢公又曰聞子謂官大吏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有
諸曰有曰一利者豈我蘭和樂於西土類之謂乎曰
某新至貴藩未知其利害如何吏不知則難容喙閣
下諸臣必有任其事者某他日面其人論辨利害而
後言可否矣公曰善子帰大坂請同我發余曰諾賜
菓子如例戌下牌退大飢過冨永氏同五兵衛食而
出月明如畫遂南行十餘丁五兵衛曰先生倦矣且
一酌乃投圓山酒樓余胸痛不能把杯請枕假寐比

覚不見五兵衛同百太帰雞已鳴　高秋帆福田猶
之進渡邉轍鳩居巣輔未不值
十九日
腹痛乃轍服其藥　余從公東帰議決欲使敬助否
庵祐吉先發之浪華今日令祐吉帰大村東大人及
蘆村　長川東洲木下逸雲村尾萬載福島修齋来
館　中村庄助波多吉郎以公命来余曰請作要不
飽美食詩余答曰此五字不知出何書請見教且似
非詩題如何老谷来曰請臨我家　山一屋善右衛

門者未見　稲田俊三郎（大吏子從公至）未訪飯之畢同出
秀平百太從半途俊三郎別去至老谷氏見主人吏
妻及女秀平百太公余與老谷對坐旁無人忽（想）公要
不飽美食之語蓋食無求飽之意也乃作食無求飽
詩曰君子苟志道瓢飲勝金罍菜比玄象鼻蔬如紫
豹胎春韭昨已剪秋芋今方煨彼哉饕餮輩飽充奧
堪哀饞為病之本奢即窮之媒何曾萬錢食子孫終
罹災顏子一箪食千載稱賢哉書訖上書波多中村
二子名送之大村郎二子答曰寡君訪鎮臺及松浦

侯未帰也良久二子東又至中包公手東及詩東曰
前夜子有宋文帝厭劉垣恐日暮不移唐太宗晩節
罢魏徴為田舍翁之語切中我病因欲相謝然恐傍
人之知故進隠語曰要不飽美食美即賢也食則人
也我永不厭賢者之意願子更作戒我詩公詩曰三
千臣子未能清二百諸侯誰識名孤士冲年攬天志
唯因浪速有師兄余東二子曰今也日暮明日奉答
山脇久之巫村尾萬載木下逸雲山本清太郎渡邉
轍来見主人供酒柘植永之助兄長次郎来見即厺

余欲訪永之助不果主人父自官署返與余圍棋亥
下牌同清太郎萬載帰　福田猶之進與其弟順六
郎来不値

二十日

浅太東至送眼鏡　作答公詩題曰讀唐書有感自
古人君難保終不唯天寶癈初功文皇容諌稱無比
晩節猶嘆田舍翁添以尺牘外書波多中村二子名
送之大村郎森伸助使其門人来曰今日阿蘭船将
発請臨僕僑居同之伊奈沙地名觀　祐吉昨日訪伸
助夜帰不発余使秀平責之今朝不許面別趣発
長川東洲来　山本清太郎来導余出百太郎従訪
村尾萬載不在又訪鳩居巣輔見之又訪福田猶之
進坐次忽聞礮声清太郎曰蘭船方発乃遽出赴石
崎氏則伸助既去石崎氏使其僕導余到港口清太
郎別去条渡舟截海西行三四丁着前岸即伊奈沙
也岸樹蓊欝地高成岡上百余歩出於岡背礮声連
発欲觀其状然為樹木所隔不見南行二丁餘入村
中村端岡畫處有寺曰福源菴伸助在焉別余見主

僧及石崎氏子福島修齋林庄太郎等數輩菴枕岡
背東南面海正當蘭船泊處時一舟方発舟背阜白
旗紅旆數竿揺揺露于硝煙糢糊之間船重大不動
小艇五六十在船前相距一丁許而以索繫船鼓槳
而行之余以不見発礮之状為憾伸助曰少遅後船
将発前船去可三十丁至関前礮連発遥望之白煙
一道帯焔而横出十丈許則大邑動地至山鳴谷應
然其至極緩自初見煙時殆可移二十歩而後漸聞
也秀平追余至余乞飯主僧将食又聞礮声投箸出立

岸頭觀之邑和煙而出蓋船近故也磯畢蘭人齊歌其音嫣娜小艭引之如初主僧曰唐蘭船之発官少発小艭引之以禮遠人也僧不禁葷肉供酒有盛饌酒酣伸助曰遊悟真寺何如余曰善乃與衆出西北行過岡背田間三丁許牢晴奇熱如夏晚秋初入寺有僧說法婦女數百圍繞之聞寺後有唐人墓使伸助導觀之路右有兆石欄西之伸助曰是唐人遥拜墓燒紙錢處路左有石橋過此疊石成道中央有石室二爲伸助曰此埋露骴處其前有碑文清人所作

其左右群墓駢列於榛莽間可五六百最舊者有崇禎順治年號石崎氏子曰年久不祭者墓石稍仆或見骸骨閒県父愍其荒穢修兆域以慰冥漢矣其南隔一籬有蘭人墓雜在邦人墳中者凢三唯平臥一片大石上有蘭文數百蓋碑銘也歸庵復飲日將沒余欲歸遊龍彥十郎及李某等釣魚至伸助留余欲薦魚余固辞與修齋唐津僧秀平借彥十郎等所衆舟東行至蘭館側出僧別公訪清太郎約共訪高秋既而歸伊達氏修齋送至少焉清太郎至木下逸雲

亦來贈余以印主人飲之亥牌客去余與主人語余竊誦前日與公問答和藥利害之狀且問曰君非任其事者乎曰然曰某觀今日勢寄騎同心（皆官名）新自江戸至撿察此地其欲討隱伏以爲己功必矣貴藩金甌無缺何苦欲興如是利争此事恐不利公家君知而爲之不忠也不知而爲之不知也請追其無事止之主人悦曰先生明知其害然不告諸公而告諸我使我慮以得事君所謂肉骨也此恩死不朽某不智則有之亦忠則不敢也若有禍及我藩某以死變

國先生莫憂亦曰君忠義吾深感之然談豈容易三思三思主人曰吾生來閲人多矣未見如先生俊偉而實者願受業即贈縞帶爲贄入門

二十一日

森伸助使人來曰君歸大村欲奉別請途過我僑居

柘植衆之助來與之出訪高秋既告別秋既方結髮握之出迎余笑曰公学周公乎主人示蘭製煙草函曰此某侯物也視之竪可二寸五分横可一寸全以精金鑄成被以碧色玻璃四隅飾以真珠百餘顆

其蓋有数童遊戯圖閲之則有金板一鳥現出板上大如胡蝶錦毛紅翎揺頭振翼而自鳴形容如活鳴久自仆於板上板忽閉而入焉板下有機如自鳴鐘又有一蓋畫山水象極精緻閲之即有容煙草處奇機滋巧無以加焉其為價數千金矣秋帆曰此五七年前某侯所買今也上尚節倹此等物無人敢指之風之移速哉余曰王涯知馮球之敗而不自免此不祥物也君且遠之秋帆改容曰諾栄之助留余獨帰見五兵衛家人告別老谷萬載轍東洲栄之助福島

修齋逸作鴎居巣輔清太郎及東洲門人二名来別萬載老谷即去五兵衛張宴餞余諸客與焉午後上途主人別於門栄之助曰請途臨我家某携清太郎巣輔先行矣行街上七八丁逢橋木譲藏木下逸雲佇立而語偶此地坊正某過焉見余筆戯作恭懸磬折良久去余謂逸雲曰曾聞此地坊正尊倨務自大今見不識之人遜恭如是何乎逸雲笑曰今年寄騎同心自江戸来土人惴惴膽破公等形状異常彼視為江戸人故爾東洲譲藏去逸雲請送訪仲助於石埼氏仲助與其徒二人出送過老谷門前入而告別不在見其妻東行数丁渡橋左轉又東折取田間小逕行五六丁北折路属山脚地勢稍上秋帆別業在焉栄之助出迎登磴数十級地極高敞望盡長埼全街及海門磴左右有習馬場及菜圃栄之助妻見仲助逸雲及東洲仲助徒四人修齋巣輔別焉西北行数丁渡一水路於西山麓栄之助轍清太郎別去獨逸作従路稍陡急成阪樹短不及肩天欲雨熱甚至絶頂有数松焉立其陰傾瓢酒與逸作別下阪屈曲

数十盤路傍多薯田下至平地渉溪一山横前路在兩山間東通左山頂有二巖矗立高数十丈地名三國河内過上長與村名日暮又越一山而下行数丁出於海濵地名伊木力山海相接益饒奇勝憾夜色茫昧無所見杖登山使百太郎先之里正家作食待焉既食里正報舟具使百太郎撿之曰舟小不能載轎乃別出大船而渡比月出傳大村城下自長埼至伊木力五里向東北自伊木力至大村一里向直北出舟使秀平走告大人返曰館人既寝呼不應乃帰僑

居彥國及諸子見
二十二日
撿十五日後事如左文藏歸塾蘆村來作太郎歸塾
敬助柳澤雲次來（以上十五日事）大人謁公於華林軒（十六日事）
大人與彥國遊山田（十八日事）宜園書生木村揆一郎大
川龍太郎來入塾（二十日事）橫山森左衛門來（二十一日事）一蘆
村恕平父子來　使杏菴俊瑞祐吉先發赴浪華岩
五郎送之歸家　敬助來問余上程期而去　近藤
文紀僧雲集自筑後來訪　飲蘆村彥國文記禮助

戍牌客散　蘆村曰明日寡君將餞先生海濱某來
導
二十三日
彥國歸大人所　辰牌蘆村來導余至船倉待公少
焉一人走來曰公既乘舟乃就舟謁公從者莊七郎
大丈宮原久左衛門及侍醫茶博士等十餘人雨將
下密雲黯澹海靜無波揚帆一瞬至洞埼公出舟余
輩皆從之萬松簇列於內大石兀立於外石形或如
樓櫓怒潮拍根浪花倒翻登石巔以坐四顧寥夐公

起先行探巖間幽窟樹根糾繆石角谽谺公蹈之如
平地余屢惴疑公顧蘆村曰先生近視非無顛仆之
慮汝扶之蘆村乃引余手弱行勝我將誤擭我倒余
笑辞之既而從者設席樹下微平處前有清泉公命
茶博汲泉和砂糖薦之洌甚先是陪公常有有無酒
公奮禁飲而余不飲故爾至是公曰今日破例携酒
為餞故也先生且為我飲公自傾巨杯而屬余又親
操斗而酌曰先生飲量雖小今日玉山不得不頹然
余飲畢公曰更盡一杯復親酌余捧杯手動公顧蘆

村曰先生量滿不可以過汝佐飲之蘆村代余飲公
復使侍臣酌於蘆村蘆村辞曰某實不能飲唯為救
旭莊自奮而已公大笑曰聞汝在浪華善飲數升今怯
一杯豈以座無紅裙乎蘆村懼伏既薦飯余醉甚不
能坐慮公為我生念也竊起就數丁外無人境而嘔
微醒乃返席則雨微下返舟鼓槳東行里許傳竹嶼
嶼周圍不能一里南畔有大巖二相合自成洞形潮
汐通焉公先出舟入洞潮及股冷不可禁余引公袖
尼之公返而使蘆村等數人進潮殆及臍一人呼曰

畢九爲潮漬縮入腹中衆皆絶倒不覺衣裳霑矣乃
返又鼓槳西北行傳鹿嶼嶼大於竹嶼有人家焉嶼以
鹿名者二一見往日録中雨大下避入農家公引余坐與議機務
且繹長埼所問諸件主人庭多橘柚緑實累々公携
一童子年八九歳詁問忽摘橘實拋之中公頷余叱
之即竄去公大笑日暮薦飯亥牌返舟北行一里著
舩倉下公先出余上岸浅太作太郎来迎蘆村送至
久松要石衛門周平来不値

二十四日

大人彥國来　要右衛門贈菓子　傳順使人来曰
今夕請臨　文紀雲集来告別　笠坊正大夫来請
使德太郎従余東上　宜園僧林現秋重與来　佐
藤甚内来　朝野四郎八来　公使福田勝兵衛賜
金三十両銀三十枚先是蘆村来傳公意将加賜俸
十口余固辞不受　片山良三郎来曰某任五教館
什長敢告余問吾始識君君受何人命任什長乎曰
大夫傳寡君旨也　稲田氏来別余竊問曰向良三
郎者来告任什長矣彼何人乎稲田子曰本藩士新
自江戸帰頗有才氣者何人許之爲什長乎曰彼朝
川先生門人也先生謂其學當任什長故某命之余
曰朝翁許之而執事命之誰敢謂不可乎然君公不
以愚不才命掌学政然則学館事一切當承愚指麾
朝翁雖年徳高初不任學政也而執事與之謀不及
於愚是蔑人也愚嘗謂貴藩無政即此類也執事以
我言爲過激乎稲田子赧然曰先生言誠然是某過
也某嘗聞先生剛直今信之是寡君及某所願聞敢
以爲過激乎今後事有類此雖無関係先生願盡言

莫諱　之五教館及江頭氏稲田氏朝長氏長與氏
本田氏中村氏滋江氏告別　酉下牌與秀平四郎八
訪傳順主人設餞宴片山良三郎陪飲余遂往大人
所宿

二十五日

昧爽帰僑居　訪蘆村及恕平　僧林現秋重與之
長崎　久松要右衛門来別　村瀬善右衛門来
大人彥國来　加藤晋十郎片山龍三郎宮原敬藏
酒井縫横山雄之丞井石甚五平浦田恭藏松尾勝

左衛門今道彦一郎中橋與一橋口與左衛門井手
太兵衛一瀨才八郎等來別　宇都繁記來　大村
子來別　伊達勇吉來而為余束裝　針尾三七郎
一瀨岩太郎山口政太郎朝山文七浦來作東新七
峰佐與次岩永茂四郎稲田後三郎酒井復三郎來
別　館生贐以金一兩三歩　公使長岡庄平學頭新自
江戶帰來賜野袴　蘆村恕平來　廣田仁兵衛來撿
向所附家具　長井健十郎來別　俊達使其子道
全來贈鯨骨及陶器　朝長周平贈毛氈及紙　收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一　四十九

逸作自長崎來宿　禮助來　夜與大人仁兵衛飲

九月二十六日

庄大夫與其妻來託德太郎　宮原敬藏來以公命賜和歌二章於大人　志田金内來別　燒物屋新作來別午後上途秀平敬助德太郎太作郎從仁兵衛金内別門外大人及逸作別街中木村喜一福池鹿之助庄大夫別街外往往遇衆轎者見余輒下皆送公歸也至故虎原禮輔叅藏勇吉在焉酒斗縫追至曰甚吾平勝左衛門等議欲率閭館人奉送某獨在家以為諸人既從先生去故走至不圖其來至也禮輔勇吉別去縫叅藏祐之浅太建十郎至郡川別文藏獨送至松原而別入松原土人曰公駕既過而未遠矣見一家戸外掲書廣瀬公宿處入焉主人供午食轎夫厭労欲欺余衆舟不聽又請中途有陂則下歩亦不聽轎夫恨甚故撤轎撼之叱之乃止既而復如初今日狂風揚塵怒潮拍岸申牌着彼杵萬人滿街盖拜公駕也街中一家掲書廣田義左衛門宿處乃入焉先是公使蘆村詣余曰子聲名甚噪而從我我恐人恠之且變子姓名為廣田義左衛門何如余

曰大好故自今日後官事用廣田義左衛門號作太郎父來見贈餅福田節波多吉郎以公命贈生鵠二余不忍殺之竊贈諸逆旅主人蓄之蘆村來舘德太郎叔祖土屋寸長者來見贈茶伊達五兵衛自長崎來謁公因相見贈蝋子長殆尺矣蘆村復來余欲問公安否蘆村止之逆旅主人供酒有盛饌

二十七日

昨夜公使蘆村來示上途絶句今朝余和之又囑蘆村獻之曰吾昨西遊荷似錢今有紅葉媚霜天前程但喜追陪久杳杳中原鵲沒邊夜來大風雨比明風止而雨微降伊達五兵衛來曰公既發乃忙束裝上途五兵衛獨送到街口法然別余至彼杵致矣其以西為生路街盡官道瀕海怒潮及踵右有一山迫属山脚頗似薩埵嶺回顧彼杵即一帶洲嘴斗揷海中者碧波渺渺匝其三面殆如蜃樓海市矣巨石延袤數百丈者往往立海濱蓋山尻至海而止其餘勢逸入於海驚濤舂於其間或翻飛數丈壯甚行里許路沿海迤南轉陟降數回有村曰寐言既過村地勢稍

曰皆某弟也某當之賊下館先生者而未果偶有公命館先生我家何喜加之既午食稻田子欲未辭之蘆村來曰寡君欲見乃之公館公引見示捕鯨圖且為稻田氏謝曰向任龍三郎為什長孤曰明也又左衛門告孤曰臣白首今日贍落於旭莊矣彼於臣猶然況肯枉一毫順人乎公常欲得直言以臣視之今時莫過彼者公善遇之賜菓子及柳退館稻田子稻田子曰某送寡君至此明日將歸也又館江頭子而歸本田氏公賜鯉魚大尺有半江頭子贈緋紗周平

來不值笠坊氏送德太郎者將歸托寄大人東主人供酒有盛饌將烹鯉魚余以有公賜辭主人曰然則送于老先生矣乃東大人自彼杵至川棚二里向南自川棚至上箱亦二里向西北

二十八日

寅牌束裝主人供食其盛美生平所未見賦數日來飽梁肉不能多食矣昧爽上途柳菴送一丁許別昨日蘆村曰先生既稱黃田義左衛門宜卑檐以俲藩士樣傚其檐於是使作太郎把之訪周平館既之公所不在時公未發余獨先發街口有小溪炬火夾砙以俟公過北行十丁許兩山稍逼有一水曰橫枕川水落兩岸露平石土人數百坐其上以待公也行十四五丁大村境盡入佐賀封內路傴兩山之際往往見陂塘北方稍開有村曰木屋有關々吏數輩跪地上余顧敬助曰子藩故事子必知之當為何狀過乎敬助乃呼曰大村士八廣田某也關吏手據地而謝路左奇峰如立筍者五六近視之巨巖也右有一溪溪右亦多峭峰叁倒影於水中沿水西北行數丁兩

岸多碓車皆橋石為未其色如灰以造陶器過原中之原二村中之原人家一行其長二十四五丁始可二千戶家家賣陶器所謂有田也將入街有橋渡橋則好山在左萬松自巨巖之罅抽幹赤葉青矢矯下垂其左右連山環列皆露奇骨勝不遜妙義山也街之中間有巨石四五大於屋舍既出街路右又有好山亦群松冠頂上山不露骨而尖甚中之原以北路入兩山間或高或下或澗或隘地少平廣必有人家最後入塢間路狹小多岐轎夫自大村來者始過此

地庵迷而復過宮野大野梅野諸村地勢大抵相似
無有異景午時至桃川投一店午食轎夫健走比余
去公未至桃川村口有一水盤石自水底出水流其
面渡川北移有關自關前左折沿水而行二丁入松
浦郡即吾鄉竹尾明府所遙管村名川原亦有關行
十餘丁與水離稍入岡塢間行十四五丁地勢微開
有村曰大川野人家七八十未下牌看馬投逆旅國
助者家良久有人来曰公至自箱至大川野六里而
遠路向北而西轉江頭子来館福田藤東曰寡君欲

見乃往公所館在街東頭公廨藤曰將命者誤矣寡
君方聽鉄八郎講乃訪江頭子於公館門外左方共
語及夜而帰逆旅欲訪周平不知其館所使敬助問
之返曰宿寺乃往寺在街東山下離街二丁許夜暗
路隘行步頗窮與周平晤即返

二十九日

寅牌束裝昨日與江頭子約同上途卯上牌公既發
江頭子朝川嚴九郎来與余並肩話行出街宿霧范
昧不異我日田曉景行四五丁踏矼越一水蓋桃川

下流也行七八丁稍入兩山間左方奇巖嶙屼高可
百尋青松冠頂露出霧背行數丁霧將散奇峰怪巖
倏忽隱見路於山脚行十四五丁兩山益逼老杉森
蔚地[峻]忽急成坂曰駒鳴嶺上二丁許有巨石高數十
丈藤蘿圍繞名駒石絕頂有士人踞胡牀以俟蓋唐
津侯使人勞公也竹尾明府管止於絕頂下坂數丁
西北遙見平野坂既盡忽有絕壁橫連如環屏風而
自田間突起松簇其上奇甚迴巖右畔而北行地勢
稍閑有水取堤上路行四五丁有村曰德末與江頭

子別投一店店人既作午食相俟有先驅故也食訖
余獨先發出德末西北行一里半路極平垣一水自
東流来所謂松浦川也至簑田村川流益廣殆可一
丁兩岸列松如帶而望下流空曠無山知近海也役
夫數百方艤舟張幕於沙上且聚沙作堤亦唐津侯
為公也公所渡在上流余輩皆舟於下流北渡既看
前岸回顧公將至村民團坐川北沙上以遙觀者以
百數過北岸松下七八丁轎夫指西方曰松浦佐用
姬古跡在此下流松林陰蔚處相去僅十餘丁矣而

路忽北折入田間有村曰西原出村又西折行數丁坤方松林横前不見海而見數嶼一岡與嶼對峙群木蔚葱粉壁繞其麓即唐津城也相距二十丁而近云行數丁有村曰鏡出此入横林中揭書自此以東對州領（俗謂封邑曰領）平沙渺々萬松散立路於松下而過勝不減舞子行七八丁入濱崎驛投逆旅時未下晡也濱埼人家可二百自大川野至此六里向北而少東

公未至乃步街中謁諏訪神祠老木蔽天祠後有鉄蕉傚山奇石似龜者數種自祠後取田間小逕

西行數十步入松林多墳墓更西行數十步到海邊直北無涯天與水相接西望唐津城如畫歸逆旅福田節以公命名即往公引見有所密議夜退公賜鯉魚余命敬助曰土人必不解割烹吾子教之作羹或膾敬助曰諾既而薦羹肉厚僅可二分而去其皮薦膾亦厚二分而留其皮余戲語敬助曰大學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其此之謂乎敬助不答佯睡

晦

昧爽將上途蘆村東曰寡君欲時時同先生步請今日後後寡君而發乃訪周平逆旅返則天既明有人報公發乃上程東出街口行二丁許川尾入海遇潮而逆流土人出舟六七隻濟公及從者岸上有村出村路於山腰而臨海上西南連山如屏障横亘七八里東北及南方亦然而海自西北入形如箕口我所過在東北見正南松林一帶長三四里直接唐津唐津城在西南正與我相對山明海晦霧去雲留曉色百端使人不覺停轎行十餘丁稍與海離陟小坂行

數丁有村名鹿家肥前地盡入筑前怡土郡公休里胥家余輩皆息路傍出鹿家稍入山際又有坂名立花嶺來路多巨松下瞰前村村前後皆見海村名青井對州領畢入中津領村口有松林白沙沒踵松盡有村名大入路窮臨海上忽折逈東行隔海有山横之二三里即志摩郡尾斗入海中者其端有童山轎吏指曰彼山下所謂乇谷大門也官道數丈白沙如雪而海嶮參差適亦隨此高低曲折余出轎步見前行從公駕有旗槍人馬隱見於青松之間或彼高我

卑仰而望之或彼卑我高俯而視之過小波村海岸
衆石大者数丈小者七八寸皆有紋[白]蒙之行里許入
深江村午食福田節未曰寡君欲同先生行乃之公
館公先發周平曰寡君方騎馬中途而歩乃與周平
話行出深江行二丁有水橋曰羅漢橋地形稍闊黄
雲萬頃西北見雷山相距可二里頗高峻其北又有
一山忘其名高亞雷山沿水歩堤上五六丁公使人
来謝曰今日已疲不能歩也余乃乗轎過增江田中
赤坂等村田間時見烏桕別無異景入福岡領有邏

所未下牌傳前原驛自濱埼至深江四里深江至前
原二里亿六里向東而少北　中上牌蘆村以公命
召乃往公引見且[召]蘆村及節諭公之為人無有所隱
酉牌退、

十月朔

余將訪龜井氏請公獨先發丑下牌上途大雨滂沱
咫尺無分不知過何處時聞波濤聲覺海不遠也轎
前掲燈蝿燭既盡而天未明轎夫皆怨至今宿起一
店買燭亿行三里至姪濱天始明曽聞十里松林之

高回顧一岡突起海心而其尾帶於陸細而長成蜂
腰状人家一帯倚其腰焉墾田蝕岡及其半緑樹交
黄梁妙畫不能寫也余謂秀平曰往年同吾子遊南
紀三輪埼賞為絶勝今觀此景不必譲也大村地形
群山亜海四合但西方微缺海自缺處入自成湖形
東西十四五里南北五六里至是西北隅盡矣嘗聞
西方缺處廣不過一丁而其處不見作太郎指西南
隅一峰緑樹鬱鬱者曰彼西麓則缺處也自彼杵西
南行二里逼與海離迤北入山際有溪自西来曰箱

川遥望其下流將入海處有一岡川抱岡脚奇石礬
々岡南一村倚海曰川棚沿川行山際数丁地勢稍
闊有下筱村西行里許地勢益闊南北山相距殆十
四五丁西北則逼又有上筱村午時傳烏大村管内
山海相接無有平地但兩箱之間稍廣濶云沿路士
女出拜公駕者如雲見余掛眼鏡讀書皆愕然下箱
人家百餘公及諸臣館於街中一醫人迎曰廣先生
冝宿我家從之出街北行一丁許投田間茅舍即醫
家也問其姓名答曰木田桲菴識久吉郎邦五郎子

勝然暗中經過不見其狀黬甚雨益急公先驅與余
先後至焉者数輩時驛亭役夫方集人語馬聲喧闐
於暁色雨勢之間驛人眩惑不知所為良久渇發将
近西新街投路左一店着袴而詁龜井氏見暘洲及
其毋八年前余過此地時昭陽先生既卧蓐為余強
病書藍明府所囑字今也乃亡愴然不堪今昔之感
余贈暘洲以金百疋暘洲以其姉少琴所畫扇子過
中島橋秀平曰諫山俊安東至関封云聞先生将過
昨日未既俟焉将就逆旅謁入博多街行七八丁先

是先驅常擇午休及夜宿處掲書以俟至是士人出
迎曰君輩必無休處且投肴店導入一店店主人問
余名答曰廣田義左衛門曰然則當至未次氏乃導
入一士人家始就座俊安未見余曰何神速也曰渇
宮川祐吉報知先生明日宿木屋瀨偶有事未此聞
大村侯過故昨日未使人覘中島橋上矣余曰吾既
變姓名行李用假號書曰義左衛門君何以識吾轎
予曰唯認君家醎醬草紀號耳言未畢魚屋直太郎
亦至余大驚直太郎曰某近遊此地同諫山生寓也

余無綿衣囑直太郎買故褐使人告三原一郎亦未
公後余傳博多而先發午下牌上途直太郎別門俊
安一郎送至街口橋上別過函埼祠前雨始止忽逢
郷人百太郎曰俊安妻使某報先生将至小倉於俊
安何圖遇於此也函埼及香椎十八年前所過然既
全忘如行生路函埼街口有岐一向北一向東有木
造人手指東者曰上國路也乃取之自發大村後所
過皆險隘至此東南原田十里鶴唳四聞氣闃心豁
行二丁許渡一圯橋水廣可二十丈名原田橋水東

有原田村又渡二水既而又渡一橋長可四十丈中
間多洲名多多良橋遙望下流有松林一帶如薺名
地藏林路稍上復降則見松林自海岸始起處海勢
沿林西横如拖帶其北隔海有山山背與林相對風
色如描轎夫指曰彼處有米市凡墓過香椎祠前遇
蘆村停轎休店前歎曰轎夫力弱不能步余遂先蘆
村行自香椎以東則為生路行十丁許入松林土色
紫赤過狄山村路稍入岡塢際高低層換廻立花山
麓東西屈曲向背倏變山不甚高而三峰矗立樹秀

而踈頗有風致山在官道右餘勞木盡繚繞垣逈截
道北下者数十處如人有筋絡到海而止其凹處往
往見秧田豆畝過三賊村行十餘丁岡鳩徹關東方
平處有村曰青柳中下牌及公駕焉而宿自香椎至
青柳二里而遠今日行程九里向東而少北

二日

丑下牌從公駕出青柳忽得一律曰役夫三四百列
炬出閤門危石穿轎腹暗泉揚杖根行迷無路野望
遠有燈村認得前人国沿途多蹤痕行一里天始明

則在松林間名壇原又有村曰壇出村一山當前立
廻其北麓行五六丁江頭子自後至使傔言請同歩
乃下轎歩行里許入阿勢町公休焉余輩皆從入館
既而出行里許至野坂村左右岡鳩稍闢北方見高
山土人呼曰城山地属宗像蓋古賊跡也経宮田四
郎津二阪而入赤間驛午食驛後有岡公館在岡脚
地高敞而廨華麗午後公使波多吉郎告余以欲同
歩之意然公猶騎馬余共江頭子歩行路入松間赤
土而濘不可歩乃上轎過竹乢吉富二村岡阜連綿

屢陟屢下入鞍手郡轎丈蹴余在轎撃腰痛甚経長
谷新延二村余後公二丁許公下馬歩行使從者召
余及吉郎皆走從之今日奇暖如七八月走急益熱
流汗透衣既及公並肩語行路属岡脊下瞰原田十
里黄雲連天遥嶂遠峰露馬耳於雲際下岡行四五
丁入植木村公復衆馬出村有一水曰植木川廣可
二十丈福岡官吏立水上發舟五六隻濟我一行之
人渡川廻顧東南連山如屏彦山獨聳雲背其南有
一山峻極天者澑嶽也尽其西南四五山有興彥山

高相若者轎丈曰皆豐後日田諸山也余曰日田諸
山何山尤高轎夫曰我未遊日田然此地人呼彼東
南最高山曰日田茶山余曰我即日田人然未聞有
茶山汝訛聞矣益津江諸山也彦山距此十六里也
其間平地無山此西更有平地十二里曠野渺々接
天廣漠哉筑前之地也周平曰我嘗聞古賀穀堂曰
佐賀封内廣大孰若福岡穀堂曰敝邑人誇我封内
之廣然其實不能當筑前三之二也今過此地實信
也余曰某亦始信筑前廣於肥前然望中平田初冬

尚有水盖有秋作而無夏作（俗謂農事曰作）旦民戸甚少以
戸口論恐福岡亦不能當佐賀三之二矣周平曰我
亦怪此地人煙稀少不知何故余曰聞享保年間飢
前民多餓死爾後戸口耗減也植木川東四五丁又
有一水曰木屋瀬川源出於彦山而西北流下流入
海處猶相距四里許而岸多楊柳沙水潺湲不見片
石廣可一丁有半不減筑後川而水則其五分之一
耳福岡吏人阜檜川上而監舟如初既渡行一丁許
出於木屋瀬街街有通南路即小倉通長崎官道也

人家可三四百投逆旅某屋行程八里向東北　夜
至公所講小學亥牌退余以將訪小倉故人請明日
先發公許之

三日

丑牌起上程雨大降不異大昨日發前原時滯甚轎
夫僅能進步上一岡休人家戸外雞聲始聞轎夫欲
留爲待旦余曰寅牌公發不走將爲公所及矣行二
里有半天明地屬山脚列松夾路不見人家行半里
遂見海水一帶通山麓其前有市即黒埼驛也自木
屋瀬至此向北路微下至平地則忽轉向正東入驛
雨晴驛人家可三四百換轎夫爲出驛行數丁秀平
曰先生轎當用三夫舁之而唯二人何也仡轎扉以
啼作之自上番者曰番轎二人舁之以板作之橫牽
而閒之者曰牽戸三人舁之此驛法也余衆牽戸故
秀平云爾轎夫始悟欲走歸添一力余曰既過七八
丁矣吾不堪遲其來汝二人努力取三人貨何如乃
止南有帆柱山北有若松島海通島聞小於川行一
里半筑前地盡入豐前経小藏大藏等村轎夫稍疲

不能進今晚余（盖）先發至是宮原久左衛門及鳥終爲
其所先至阿郎田村北有一岡高不過十四五丈坦
迤橫連里許緑樹蒙密時見紅葉自小倉西門入曲
折経街中又過一門又一橋逢錢屋庄三郎曰吾既
爲君設午休處於對門大黒屋乃入焉時已下牌也
自黒崎至小倉四里向正東使人報西元禮元禮來
見先是與恒遠頼母約會此地頼母有疾使其門人
僧煙溪及某來見今日小倉侯將自江戸歸長崎奉
行將發小倉赴閑而公亦將至三行之人相會人馬

喧閙街中舳艫轟吼海上旗影翻波檣梢簇橋一塲忽為繁華境矣午下牌公入銭庄氏秀平将省其母別而赴赤関因東河野亀太郎贈菓子余先公餞小倉赴大里復雨中上牌傳大里重松彦兵衛家使敬助報池松傾巷不在　夜中村正輔来館曰某常先寡君一日定寡君及從者館舍以俟其至杁西寡君命某曰廣瀨子館舍供給須如大夫勿少減省故從来所定皆同大夫然館人欲多從者而不欲寡從者蓋以其労均而得財獨少也先生從者唯四人故皆不屑館之某強命之明日以後入中國則人益趨利恐廣廈美宅不肯館先生則有時館於矮屋陋舍亦未可知也然非寡君本志為然某不得已之處置也以某平日厚於先生敢竊布腹心矣余謝曰此事何用見諭予正輔曰某今夕将北渡辞去

四日

昨夜余以将訪赤関故友故典蘆村謀獨先發昧爽篙師報舟已艤乃出衆鳥徹風不起舟隨潮行極駛傳赤関堂埼使敬助先上岸問館舍在何處中村正

輔忽到海游方指麾從者而定衆館舍矣見余在舟進揖而去敬助自岸呼曰館舍既定焉謂堂埼乃出舟入伊勢屋小四郎者家即昨年八月發赤関遇舟人争論不發舟復帰立野宗甫為余所借之家也就坐未幾伊藤助九郎使人来曰某家館大村侯某當定侯從者館舍也數日前河野藤右衛門請某曰廣瀨公若虐大村侯至則願館諸我某諾之願移於藤右衛門氏余曰諾俟之良久無迎者余謂河野父子皆性急安有聞我至不出迎之理乎必有以也乃使作太郎先往探之返曰主人不在一婢出接曰廣瀨公来亦好某伺其室不見洒埽之態也余益疑之使敬助往返曰主人門既掲牌書廣田義左衛門宿所八字而俟慊先生之晩矣乃将往徳太郎曰此家蓄海亀矣余欲觀之徳太郎呼主人僮僮提籃至開蓋視之其豎可一尺一二寸横八九寸背負甲十三葉黄色而黒斑余曰是即瑇瑁也既至河野氏主人曰今朝聞先生在伊勢屋使兒迎何晩乎言未畢亀太郎自外入藤右衛門叱曰汝何處去而不先生處至焉

手亀太郎曰某聞先生在礒屋故至柳宗仙家俟矣宗仙父名礒屋礒邦訓與伊勢音相近故聞訛也余曰某今觀瑇瑁矣主人笑曰此必伊勢屋所蓄何始獲時象儉本草知其瑇瑁矣本邦古来未産此物故告諸長府矦矦既告之江户故蓄之以俟命下也此地人何不識瑇瑁乎先生且與街博識余哂曰然君識採甲之法乎主人曰本邦從来無此誰能識之乎余曰吾識之主人曰何如余曰取甲之法倒懸其身背灑以醋用火炙之片片自落名曰頭瑁其價昂放之

海中越年更生綱得再炙則片薄而軟名曰二瑁其價賤以黒斑少者為貴純白無價然希逢難得矣主人驚曰何先生之博学也余大笑曰此即出於海島逸誌某偶語記而已　柳宗仙来館中申上牌館公於伊藤氏公方微行不遇乃訪助九郎共語歸路訪江頭子江頭子勸余仕甚惆矣余辭談論中周平至乃止周平請送余乃携之返河野氏圍棊日没周平去既夕食蘆村以公命召余將赴平岡玲藏偶自博多至相見之公館公引見亦勸仕如江頭子言余固

辭公曰昔上杉矦禮待紀平洲而善治其國孤敬待先生之意不減鷹山公而先生厭我蕞爾不肯則先生胸中似有十五萬石三萬石之别恐汚盛德何如余頓首謝曰閣下實謂某不減紀德民此某所以不敢當也豈敢論國之大小乎公曉諭甚至余曰請待他日陳愚見乃退時亥牌也返河野氏松下浩菴来館贈余以煙草南條董一郎来館不値贈余以酒有主人供酒同浩菴二川善左衛門飲至丑牌余將就寝門外呼曰公將發矣　今日中野雄飛將之日田

遇於河野氏托寄棣園兄鉄之助柬

五日

寅上牌上途亀太郎送至街口時公發既久行里許天明過長府訪國島俊藏其妻出見曰拙夫昨夜聞先生將至昧爽出迎未歸也蓋余行李用廣田號故途中相遇不識也自長府街以東為生路行七八丁街盡路左有松林右見海頗似舞子津行三丁松林斷又有士人家行數丁路右有松林稚且疏隔之見海行數丁路左右皆有松時驚風北至海上近晴遠

陰波濤皃日閃爍島嶼蒙煙糢糊雨竒晴好淡粧濃抹一時並起妙甚有村曰才川路右多塩田塩田盡有水田畝間往往見紅蕖行數丁入宇邊村又行半里有石橋頗廣而長曰神田橋入清水及公爲街衢寂寞不知其爲城下也出街左有平岡亂松蔚然行數丁稍與海離復見水田有驛曰小月出此右傍岡脚左有池塘行數丁則左傍岡脚右有池塘又行數丁東南有一帶松林林外望海林内見田路左有石書曰自此以西豊浦郡以東厚狹郡行數丁夾路有

松右有一水南流入海路臨水上湖之行十丁許左有人家曰樋田水中有海舶數隻行十丁許有板橋長三十丈橋東一山峭而小萬松圍繞絶頂有神祠焉入吉田驛入家可三四百頗美麗午食爲公先發自赤間到此向東而少北四里而遠出驛行十二三丁入西岡間路迂曲而稍上左右無所見行十七八丁有福田村又行二十丁許及公爲有村名石積又行里許即至昨年向土生時自官道南折取徑路處自此以東爲熟路詳昨年紀行故畧不記申下牌入舟木驛宿焉　秀平追及於舟木曰母有微恙不能從何如余曰君病則安強吾子而行乎實是微恙則吾方之從者吾子安得中道棄我去乎秀平曰然則以書告母余爲東國島俊藏爲秀平謝母

六日

寅牌後公上途自九月晦雨至昨日雖無雨之日陰雲蔽天至此始快晴曉霜凛若新寒剌膚至二俣川天始明行數丁及公爲屢與江頭子下轎話行午食於小郡公先發波多吉郎來曰寡君欲與君微行言

畢走去余乃促轎夫而走使敬助疾走見公既步乎否敬助畜勞不親行問諸行通者曰公既步余肥重不能疾步乃促轎夫急轎夫元三人一人偶後不及二人汗流而喘行十七八丁及江頭子問公實既步乎江頭子曰寡君若步將使人促先生安有不告獨先行之理乎且與某幾步話行余心乃安下轎步行過長涼大池水涸池心有道取此行捷於官道五六丁至大道村及公出村行十丁許及佐野坂客年過此天熱且忽忙經過今日得熟觀飛狐八面鶴見諸

山陽海崔嵬江頭子曰彼絶頂有二峰青揷雲漢者蓋九國無比高山也其名爲何余曰我豐後由阜也江頭子曰此地高敞西南海平山遠風帆如織東北控三田尻宮市村落原田爲畝昔人謂此坂爲山陽道第一勝不誣也公停轎於絶頂平處召余公下轎着行縢作短後急裝余及吉郎等十餘人皆倣公裝話且行諸人蔓公空轎具儀衛而行渡宮市川川吏皆迎水上而無識公者入宮市謁菅祠徘徊市中俟日没而送公到客館門外公佯呼諸人曰某且入謁

公矣乃入余輩各就其館　余嘗獻公香魚鮓公食美之至是使庖人就余学作鮓法

七日

丑下牌將從公發宮市不見轎夫初過肥筑及豐前命驛亭取轎夫大率農夫不解舁轎搖撼極甚殆使衆昏眩暈至赤関公命爲余雇上國業舁轎者三名余始得安穩業舁轎者俗呼曰雲助皆無頼好賭蒱輸則冬日裸裎或夜半逃竄其居處不定如浮雲故云再余疑我轎夫負債故逃將命驛出役夫轎夫偶

至乃發行一里半入冨海天始明冨海街東即昨年與真島讓平荒川半次出舟踰山處自是以東爲生路與江頭子步稍入兩山間越一坂地名椿木行十丁許左右多水田渡溪橋入遷多市公休焉余復來轎上一坂名赤坂入德山封内野闊多田地名耶知一水北流沿水下四五丁左右山逼皆垣迤而帶蹊松右山之嶺松林如帶其外大海寥濶煩似三保松原水入海處有福川驛午食焉余閒店主人知杉梅作氏乎曰在驛東六七丁外乃使秀平先行報梅作

請公以將訪故人先發出驛地勢微上人家五六倚岡上村名温田秀平出迎曰梅作家在焉乃梅作大悅使其妻見供酒梅作新移家經營未畢南窓眺海園圃如盥盤青山數點出其内亦勝區也辭出梅作請送過新町政處等市防長邑里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不知其幾十氏戶之多倍于肥前筑前焉至河埼村訪石田安藏不在見其父出村行五六丁列松夾路梅作別去遙見蒼松一行連遠市即德山也既過德山則右有松林隔松見海未至砥石十餘丁

松間望福川及徳山砥石皆陸觜南走斗出海中有海圍共三面遥碧亭々十六年前余與青木左萍等發藝州諸方而至砥石買舟着冨海故冨海以東至砥石四里有半為生路而砥石以東至小瀬川為曽過處然一無所記與生路同也出砥石左海右岡行十丁許稍入岡間與海相離至米市行数丁傳花岡驛宿焉自宮市至此九里向東而少北　夜公引見講小學亥下牌退

八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過岡市窪市路市等地大抵人家数十百倚岡際或松林間矣行一里半天始明與江頭子步過遠見勝間呼坂等地到今市街中有渠公休焉余以將訪羽村玄冲於御庄市告朝長周平先發使敬助先行至高森驛作食以俟焉今市街口有寺在左岸頭寺後有山蹊松高低頗有風致上坂名中山嶺下則有村名佐須賀行十餘丁一水南流廣可十二三丈清而浅路左有碑書曰義奴碑不遑讀之沂水七八丁路左多平田入高森驛秀平徳太郎欲観錦帯橋別行出高森過本郷野口等地到金明寺猶記昔年與青木左萍等過此食餅既償之銭少十四五銭欲以金換銭主人不可終期他日不償而去矣今猶有餅食之粗悪不下喉余昔日食之而美今則如是豈非口慣膏粱自然驕奢故乎抑人情輕薄非昔日之比薄其資而貪其利乎出金明寺而山忽合見奇峰三四峻坂七盤赤関以東此為第一險至絶頂復下又陟又下山従人面直起疑無路通而小遷屈曲地勢隨行開闔去数歩回顧既失来路行

一里餘山少開有溪北流沿溪而下有松林人家百餘名柱野自金明寺以東山高不過七八丈而抜地突起勢如立掌数十沓重或樹木葱翠或枯草黄白溪繞其麓隨處浅深不一山小而卑無陰險可怖之状奇而峭無冗長可厭之態盗而攢無浅露易盡之趣加以秋卉嫣然秋水潔然不覺屢停轎観之將入柱野奇巖如亭樹者出於人家後其色晶白如雪出柱野沿水行数十丁地勢稍開人家一帶倚北山麓即御庄市也既就館使人報玄冲玄冲走至曰某後

先生十餘日去浪華帰郷矣余勧之再遊浪華少焉
秀平德太郎至余昔年自安藝緒方越錦帶橋而至
金明寺則御庄為生路錦帶橋距御庄三十丁也云
夜玄冲供酒為之作書数紙亦為館主人
九日
寅上牌上途玄冲来館遂送至街口別乗舟渡御庄
川川廣可二十丈天未明両岸設列炬行里許過関
戸驛越坂天始明至小瀨驛與江頭子出轎歩繁霜
滿路渡小瀨川廣勝御庄川清甚即藝防分界處行

五六丁有峻坂名苦坂昔年余自廣島乗舟着緒方
夜半過此坂及小瀨嶺時風雨晦冥有詩叙艱苦状
草佩川評曰阪名苦晝行猶苦況於風雨夜行乎余
不解阪名苦三字今日始問土人知阪之名苦也阪
上回顧小瀨溪白沙緑水一條窈窕界破紅樹黄草
之間余謂秀平曰吾子猶記熊野筌川乎此酷肖矣
下坂余忽觸石而蹶行七八丁出於海邊望嚴島於
東南相距里許蒼翠媚朝暉使人精神快暢右海左
田行四五丁入緒方村出村左方高山環合如列屏

風皆童兀戴巨石宮適在山下高低曲折而右方潮
落平沙渺漫取路於沙上則平且近故雖諸侯儀衛
無復過官道者沙路長可十丁東隅有一嶼群松欝
茂嶼根蔕於陸者一綫如帶而四面皆海時午潮始
退突如於白沙中行十丁許出於久波驛人家可五
六百南邊人家悉背海而居投一店午食自御庄至
此四里向正東　蘆村来曰寡君将微行渡海遊嚴
島然不欲多従者也先生亦有意於遊彼地則宜別
買一舟矣余乃與我従者買舟一隻乗焉江頭氏従

者三名請従使轎夫監行李先到二十日驛今日守
晴暖如春晩水波不起四山隠見於杳靄中南渡二
里許着嚴島観神祠及諸勝五年前與近藤文記遊
此時方孟夏残櫻猶在今也紅樹青山秋色如染轉
覺勝昔日矣途中遇公迂回避之未下牌公未返舟
余輩先發東北行二里半入廿日市港出舟投逆旅
夜使敬助就蘆村請明日先公發訪廣島故人
十日
寅牌上途過五日市行里許至猪口嶺天始明右方

沙山一帯掩以萬松地雖名嶺貫山脚南臨裨海嚴
島等諸島蒼翠如潑朝氣快爽島南有一條横雲長
十餘里初日未離海倒自波底射雲皆成紅色望之
不異緋羅紗平生視曉雲紅中必有紫黑色蓋含雨
氣也今日牢晴無雨氣不見些黑色日稍出則忽變
成全色一行之人皆停杖呼為未曾有之奇東坡曰
天下奇觀到海盡猶信也島際小帆如點棋子其頂
戴松或前設華表下嶺入猪口村瀕海行半里許入
草津驛出驛行半里過多賀村経圯橋長三十餘丈

橋下白沙成堆而無水又経一橋其長相若川心僅
有水至廣島街口役夫数百方謳歌牽材木以営橋
其側横舟以代橋渡此行数丁又過板橋緑水盈盈
至鉄砲屋街訪菅儀東洋又使秀平報梅園元亨元
亨走至與東洋供酒東洋又使報湯浅孝太郎孝太
郎以疾不至使其友肥前人土井廣人来館余五年
前與孝太郎父東左衛門有他日後相訪約不欲以
其既死背之欲必訪之然孝太郎以疾病辭不果贈
之以硯東洋出其所藏漢製水注一枚請換余瓢許

之午後辞出東洋元亨送一二丁別去行十四五丁
渡板橋又行数丁街盡渡圯橋長如向所渡圯橋亦
橋下無水行数丁稍與海離左右多平田半種木綿
秋畝綿畦必相錯互一高一卑一乾一澤如織文然
我九國未曾見此蓋土性異也行十餘丁過府中村
行数丁稍入両山間沙路坦平松釵觸足行五六丁
南抵則豁然見海地名丹越山全開則出於海邊有
長堤其側新墾作圃為田有舟越村行十餘丁至海
田驛則公既先宿焉時申上牌也今日行程五里向

正東自二十日市至廣島少向北廣島以東少向南
訪江頭子語次蘆村以公命乃走至公館公引見
講小学晡後退

十一日

昨夜公有所問余答曰某明日先發午前着西條驛
単轎而上之公曰善故寅上牌獨先發歩出廿日市
天将雨不見星光暖甚過数村行里許上轎過中野
至下瀬野天明路左有溪沂溪而行大山岸彎者四
圍其外小山坦迤者又四圍其内高者多樹蒼翠參

差小者多草黄色高低両者相映而不相掩昔人有横雲分疊嶂句秋色亦然山間平地可方半里渉溪時見奇巖行七八丁南方一山疎松秀於黄茅上山勢低緩如見本邦古畫有村名一閑田余與德太郎替轎衆余重德太郎輕故暫寬我轎夫（德太郎轎夫非所謂雲助者驛亭所發役夫而已）泝溪稍入山漸入上瀬野村溪心大石亂立路稍上成坂名大山坂路右地差低有長松萬株烏松根秋草長不盈寸轎夫曰松下秋晩多蕈今則亡矣坂勢極緩上十七八丁至絶頂平地數十歩

土人設假店賣茶時陰雲全收冬晴可悦乃歩下坂地勢緩於上時左右悉沙山戴矮松往往有白色焚然無寸草者蓋草木遇夏雨落盡也使德太郎作太郎歩登之既登脚與沙流殆不能降也行十餘丁至平地余騎馬過飯田村平處可方一里諸山外繞數邑内連直屬南邊山脚行十餘丁過東山右有池塘又有水田依山左有疎松一帶自田間起風色極佳行數丁萬松交柯蔽路森然晝晦地稍上成坂行數丁復下左右見池塘行數丁地勢忽低馬驚余殆欲

墮乃下乘轎出於平地原田可方一里午前至西條驛投逆旅行程五里有半向東北不復見海　作上公國字書二篇　蘆村來館　夜館江頭子蘆村在焉先去余與主人話久之歸逆旅

十二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行十丁許越一坂陟降可十七八丁至石立村天始明路右見池塘塘東有人家休焉下轎與江頭子周平歩一溪東流沿溪行十四五丁有小市曰溜休焉又沿溪行七八丁有村曰新庄石

立以東兩山迫逼至此少豁乘轎行數丁越新庄嶺坂極緩長陟十四五丁至絶頂復降入兩山間有溪東流地名平苗沿溪下二里許過尾原北方等村皆是林脚山際地隘無所見至萱市地勢稍平坦往往見田畝行十丁許上堤一溪南走曰本郷川西岸相距可二丁其有水處不過一丁水至清而淺有板橋狹且長橋下有艤舟轎夫曰藝人方議創運租舟故撿川也既渡有驛曰奴田本郷人家可三百投路左一店午食自西條至此六里而近始出於平地矣聞

三宅續太家在焉使秀平訪之秀平携續太兄雄齋
父岩田亮平來見雄齋曰某聞與弟家於備前兒島
偶為備後松永村病家所招因省家父今方解鞋聞
先生至是来也亮平曰某訪雄齋於兒島而同遊此
地也雄齋請臨其家乃携秀平赴之使敬助德太郎
先行至三原逆旅雄齋父文治見供酒余方腹痛乞
渠雄齋曰今夕歸松永路次奉送至三原亮平曰願
從先生再遊浪華聞公既上途乃携雄齋亮平上途
行五六丁街盡路於田間左見一山下峭上平巨巖

崔嵬雄齋曰土肥實平城跡也其西又見一山上夬
下平雜木扶踈雄齋曰小早川隆景城跡也聞前田
禮次家在近村使雄齋秀平訪之行十四五丁上堤
堤下即本鄉川下流至此東流兩岸益廣堤畔列松
界川白沙沒鞋行十餘丁與雄齋秀平會曰禮次不
在又行數丁堤稍斜入田間行數丁復上堤行三十
餘丁水流益廣隔水見南山踈松數點遠近異色高
低多姿水上往々見板橋長可二丁余謂秀平曰此
地山垣遮而不允水清淺而能廣橋修長而太細總

是畫趣也至堤嘴北山稍遍平田亦盡下轎步入村
中路向艮方稍與溪離行七八丁地勢微上過兩山
間有榜書安藝備後分界處下二丁許出於平地正
東見三原城其南見海列松夾官道迂而遠田間有
捷徑取此直東行十五六丁入三原街中人家可二
千即安藝泒鄉淺野右近采地也行十三四丁街路
南折而東向入城門有邏所右有池隔池見樓櫓粉
堞修整不見壞損處蓋近年加葺繕者又入一門左
多士人居第舍皆華麗潔飾要不減七八萬石諸侯

見小山坦迤多松名樓山又有一山名米山二山聳
於堞外與城南北相對又入一門右城池左邸第終
出一門城壘既盡有外濠渡橋又有街薄暮投逆旅
山科屋則後公半牌矣自本鄉至三原二里有半
雄齋曰某舟候於絲埼絲埼距此可二十丁先生今
夕乘舟明朝着今津則綰五里何如余曰善雄齋曰
某先至舟便舟人迎先生去使敬助就蘆村請今夕
先公發蘆村許之乃卧館人就枕頭見曰公非大坂
廣瀨公謙吉乎願賜書一紙余曰僕姓廣田名義左

衛門何嘗識廣瀨某乎館人曰數日前人傳廣瀨先生將𢈘大村侯過此地某今日歷視侯從者不見一似儒家者公最後至某一瞥識是廣瀨公矣公莫我欺但乞賜一二字余曰我實非廣瀨某子且問諸從者館人掉頭曰公實廣田非廣瀨先生決非常人我得隻字猶貴珍之請莫嗇一揮余曰然則明日至今津把筆吾子勿悔我非廣瀨矣主人悅贈酒及菓子

前田禮次來館　亥牌雄齋使舟人來迎乃與秀平亮平出步街中四五丁街盡左傍岡脚右多作函

老松夾路月色如霜宿雁聞人聲忽驚起海光瀲灩行二十丁許過來人問路曰猶有二十餘丁皆悔從雄齋言矣既而至巨松數四交柯路上處有村雄齋舟在村端入焉此夜月明波恬舟中甚穩則又悅從雄齋言矣

十三日

天明舟着松永海口使亮平先之今津驛報神原敬吾尙出舟上堤雄齋送七八丁別過松永村遇亮平率敬吾弟某來迎曰敬吾遊浪華未歸故家父使某

候渡一橋入今津西行二丁許敬助德太郎及轎夫等既來候神原氏門外時卯下牌也敬吾父蘭渟及母見十六年前余來此家見蘭渟時以爲其年近七十矣今視之容貌如昔不見衰態自曰年甫七十矣主人供食亮平別先之岡山僧寥然石井庄左衛門來館皆舊識也是行余僑中村正輔（正輔常先公一日）報屯路大山寺本教以今日欲訪之意而衆舟至今津不能過尾路故使敬助來時過大山寺謝而敬助忘之本教贈酒及栗曰俟先生不至蓋火急過去也余爲

蘭渟寥然庄三郎及三原逆旅主人作書數紙寥然使其徒泰範見將入余門未上牌聞公既發還上途蘭渟寥然送至禾時橋上別自今津至神邊四里往年所屢過今如夢寐官道偪田間行七八丁有村名鹿村行數丁入兩山間右有鏡山頗奇行數丁山間原田每每行數十丁入小塢間有村名箕越猶記嘗宿焉有詩載東遊稿中行數丁至山手村南見福山城于一里外行數丁上長堤俗呼曰呆堤謂其長三十餘丁無有曲折使行人倦而欲呆也堤南隔田有

川水涸白沙一帶隱見於山根霜樹閑堤盡又公焉
沙川南有一水迤北流而與堤尾會衆舟而渡淺不
過三尺而廣可二十丈側有橋一行之人畏其挾而
不敢渡古人謂從橋安而從舟危今及之川南有中
津原村行數丁地名横尾有橋名鵜橋過此即神邊
通福山路也右傍山腳行十七八丁黄昏入神邊驛
今日疾益甚服蘭渟藥　北條恭助聞余至使人
來迎以疾辭不行既而作柬謝恭助及菅三郎曰往
年茶山先生與某訣曰他日必展我墓某非敢忘之

然夜着焉而夜發焉加以疾病不能践舊盟　俟他
日償罪請恕托逆旅主人致之
十四日
寅上牌從公上途行里許至高屋村天明即備後備中
分界處出赤閑後防長藝及備後多山少野至是原
野頗闊路屬田間南北山稍遠東西總是平地所見
無異狀行一里至七日市渡一橋川廣可三十丈沙
多水少其東有一橋公縣府過臼土市江原今市等
村出今市見川廣四五十丈過半白沙水則僅僅耳

沿川行過引延堀等村與江頭子出轎而步江頭子
曰昨日聞轎夫言曰福山地初屬水野氏號曰十萬
石後官使備前人某撿地割三原尾路笠岡等地數
萬石而納之猶仍舊號曰十萬石以封阿部氏其人
撿地時取塊置碗中蓄水爲水早清者爲下田次爲
中田濁難清者爲上田其法至精至今無渝也將近
天掛驛水流益濶往々見深碧處而修竹踈柳隱映
成態入驛午食食温飩頗美出驛行里許至種子村
南有一山轎夫指之曰此名掛猿山毛利氏遺砦在

焉過瓦谷村川廣而深地勢微上下徹川流川南多
紅楓可愛至矢田村吉備公墳在焉昔年余欲探此
以疲不果然東遊稿中有謁墓詩其前日所作也今
日欲償昔憾約江頭子與往自村口南折數百步有
小岡岡側多墳墓有石華表掲書吉備大臣四字有
石磴數級登此岡頂別封土爲堆石垣四周内有數
層小石塔塔下有大石四枚塔近時所作而大石漆
黑蓋千年外物也其下有竪石雙封處衆石中時見
古石其西又有一封亦有小石塔頗古二封之側巨

石七八十色皆漆黒其状極似銑後生葉郡古塚之石但衆石散列不成塚形也已道益吉備公墓原衆此衆石爲兆而藏石槨爲中古爲人所發寂兆石而墳形壊人不知其爲墳近来或鑿封閲石槨始知其爲墳也而以石兆既壊且石偉大難運動故不復聚石但新設石塔而修封聚小石以變此也往年余聞發石槨時骸骨猶儼然而長殆丈餘矣今視此大石非近年經動揺者蓋兆先爲人所壊而後數百年復開石槨也惜土人知埋槨而不知聚此大石爲兆及隧

以後古覩也蓋公墓元石此全岡而就其中央最高處埋槨也仁德帝大仙陵亦石一山而其葬棺處在絶頂故余云爾岡北又有磴下磴有寺自寺門東行數十歩南折至宮道行里許至河邊驛宿爲今日行程八里轎夫曰矢掛以東以七十二丁或五十丁爲一里故遠余謂但遠十丁許耳　夜訪蘆村於公館不在児福田節節使人召蘆村返請明日光公發至岡山公許之

十五日

丑下牌獨先上途川邊驛東有川衆舟渡爲水廣可三十丈月光照舟人影在水一般曉景使人神清心醒既渡白沙渺々可五六丁轎夫曰曩聞水滿兩涯凡有沙處皆漲痕也其壯可想川邊之爲名蓋以此也水東有村曰中津行二里餘有村名矢邊村東有圮橋渡此行數丁至板倉驛有岐標曰右路則赴吉備津宮乃取之使秀平別行宮道監行李行四五丁入宮内街往年余以菅茶山先生介東訪此地人眞野竹堂者家宿焉有詩載東遊稿中疑其人猶存使

敬助問眞野氏且曰竹堂恐其號非通稱也宜擇巨室問之敬助乃入路左一家問之出曰是即竹堂家也竹堂死既七年子孫悉亡當其孫行有方嗣家矣余復使敬助語主人曰僕廣瀬謙吉門人某也謙吉十六年前嘗受竹堂翁厚待是行欲奉訪而不圖其既逝敢使某予敬助入余去賽祠敬助追及曰某傳命主人曰吁浪華廣瀬先生乎先生之辱識吾祖吾始聞之矣夫先生我生平所夢寐求遇而未得也天假良緣賴觴清暇渇謁某答曰敬師既與同行人賽

祠恐不得奉訪主人擄現於色矣祠往年所過而全忘之猶記廻廊二丁許而已北向過廊廊前有楓数種黄紅分彩妍甚廊右地勢冉冉成山篠樹嫣然奥野氏主人追及廊下曰某竹堂孫頗蔵也頗奉尊余謝曰往年令祖導某遊焉今復蒙君導何等奇縁頗蔵曰大昨日當竹堂七年忌祭某始表祭紀而先生至亦奇縁也経廊登磴神祠方改営未成竹木支撐其側別假建一祠遷神寳鳥上殿神前掲陶燈籠上播鈎風月二字古色蒼然頗蔵曰是源玉位頼政所

献也自北門出下磴遥見北有一山黄草蒙茸被全體而唯絶嶺一適簇青松磴下右有巨石傳神封賊時置箭焉神孝霊皇子狹芹彦也頗蔵別去使其僕追贈菓子祠元倚山麓北行出街中路於山腰迤東行十四五丁路右有外松両行極深邃處其側有池池心有嶼蓋有神祠也繞池南行過華表入街中地曰正面行二十餘丁路稍入岡側有村曰万成岡斷一望原田数十萬頃一點青山聳東南即児島也行数丁村名御門距城下猶可十丁遥見城楼入岡山

城下行十四五丁秀平與亮平俟於街門外入門多士人家東行過一橋則多高家亮平導入児島屋新兵衛者家亮平父源隣見請使亮平從遊浪華岸田昌平亦自備中妹尾来見往年以茶翁東見岡山文学萬波醒盧（俗稱甚太郎）聞其猶健使亮平導往訪之醒盧方有妻喪着喪服相見余問其年曰八十一形容不減昔時使其子某見余又欲訪楽師院住持亦往年受過者聞其人既卒乃止昔遊所見香宿自茶山杏坪以下多殂謝其為霊光者猶醒盧與蘭渟而已

既而帰児島屋源隣烘酒使主人新兵衛児有盛饌未牌上途亮平從昌平送十餘丁至京橋別橋下緑水溶溶北流抱城楊柳数行界水而立女牆楼櫓高低（参）差時見濃黄色鴨脚於粉壁際頗似福岡中島眺望而勝焉又渡一橋曰中橋其下少有水又渡一橋曰小橋其下無水初出児島屋南行十丁許東折行十四五丁又北折行十四五丁蓋街路避城故如是曲折也又迤東行七八丁街盡凡過街中可一里岡山人家多少與廣島伯仲而土地繁喧過之街口

有門出此路於田間平坦如砥無有曲折向艮方行二里過原小島二本松關師字海等村至藤井驛時申下牌也公先半時至宿烏自川邊至藤井七里而遠　夜公召見講小學　議明日觀間谷学校以途迂不果

十六日

丑上牌先公發宿適入田間行里許路左有一渠南流曰新川岸狹而多水沂渠行數丁渡橋又行廿丁許有村曰人市村出赤関時舁余轎者三名曰甚曰

菊曰若皆備後今津人至今津若別擧一人而退至是甚曰菊向出藤井時一舁轟後不知何處去蓋適也乃卸轎尋之不見余及秀平等皆疑其盜行李中物而遁然天未明不得檢之蒼黄失措使告其長轎夫皆有有長統爲長別出一人代菊甚曰菊數日未博奕大輸屢就長借錢不許故怨而遁不必爲盜也少烏轎夫來曰逢遇菊詈其長曰彼各甚我不能爲其下故遁也既出人市天始明有水南流曰吉井川衆舟渡之其廣可四十丈忽得人在轎中續殘夢月於水面駐餘

光一聯上前岸行石上四五丁而上堤大抵山陽諸川其底皆沙礫而少水唯此川有石無沙水勢澎湃其源自石州出至此殆三十里蓋山陽第一大川也沂川行五六丁水益濶中心見數洲兩岸相距可五丁群舟陸續御尾上下象鳧立渚見雙白鶴於其中中流往往有設磯處蓋爲牽舟者設鳥也磯內水色深綠時見鯉魚長尺許跳水向矢堤稍與水遠而爲田所央堤盡有村曰天王原其右見長船村行十餘丁有村曰加賀戶出村左有一山甚峭陡維松萬株

封其全身行十餘丁兩山稍逼有伊部村以陶器名每戶販之行數丁坂名九里坂地勢微上而漫下則出於片山驛人家可二百驛後忽見海水一綫自南方山脚入而卑於人家可十餘丈此地地厚山容不圖其有海也投一店買食且檢行李無被盜物自藤井至此四里出驛入山間時見村落然平地不過一二丁過入中四軒屋等地至燒山村其西有池倚山長而深山高不過五丈自池涯冉冉起行里許有驛曰三石行四五丁兩山少開有田畝兩山之脚皆設

柵以防猪鹿其長十餘丁田盡入山有備播分界處上阪三四丁而下行十丁許出於平地有梨子原村行四五丁入山際有坂轎夫稱曰播函根也余謂其險必亞函根乃下轎而步漸漸指上僅及三丁則絶頂矣余及從者皆笑轎夫夸誕既而下則衆石礙足頗有函根風趣下九二十餘丁回顧絶頂頗峻高蓋自此上至此五里每步微上行人不覺至此頓下故上坂平而短下坂陟而長也坂脚有澗池頗廣既下至平地而山稍闊見所陟朝來所見諸山皆卑而近至是始高而遠經上有年村南行三十丁前路如無村落道忽南折而下數步則有下有年村宿馬時申上牌也行程十里而遠公以黃昏至

十七日

昧爽後公發有年在轎而眠不知過何地行數里入姫路封内道路修理左右端以鏝塗之山稍盡而地平辰牌休路傍店（忘地名）新寒滲骨轎上之霜如雪人或以指搏吮之典江頭氏下轎話行至正條驛午食有年至正條四五里向東方正條驛口有川南流衆舟渡之行十餘丁復有一水名班鳩川川東有村曰班鳩青松二行列田間即聖德太子祠也過山田村上坂平緩漸高左右多松踰絶頂而下二丁許東方見姫路城櫓亭々高聳行里許入姫路城下行十四五丁投逆旅自正條至姫路四里向東　夜謁公館歸路館江頭子江頭子曰某往年宿此地逆旅小兒善書某誉之主人翁頻使其子作書且舞不止某不得已贈金及土物謝之余歸逆旅翁携小兒出見即知是江頭子所謂也令從者無言余識字翁果使兒作書余不大誉之故為不解事之態翁乃退　魚住鷗波在此地來館

十八日

寅上牌先公發出姫路有川名市川南流水勢頗壯衆舟渡之行一丁許又有川其廣相若行里許有岐欲觀曾根松及石室（俗謂石寶殿）不知所向起路右一店問之曰右者可也乃取此行數丁入田間徑小如帶衆岐交錯瞀迷向背忽見道標天未明映月視之髣髴似有南則曾根字乃南行田際有朝耕者問之指一

村曰彼曾根也仡行十七八丁入曾根天始明人家
断續可七八十户村南一帶松林界海林中有路路
左菅公祠在焉入門石有一松所謂曾根松也嘗聞
菅公手種然其古松既枯根猶在門傍庫中今所存
即種其實生也百枝盡垂至地如章魚張足別無異
狀出祠東行松林盡傍海行十餘丁蘆汀葦岸參差
相接霜風蕭向有村名魚埼其東南遥見原田廣漠
連天北折行數丁至岡脚有小祠焉老木森蔚土人
曰夔殿既迫祠前有一苔石中央有孔余謂敬助曰

日間瑣事備忘見　巻三十二　四七

往年觀河内山中明日香親王塚亦有石同此蓋下
棺時掛紼也此間既有斯物則吾雖未見石室判其
為古塚也行二三丁左折入山際山皆坦迤傾點跡
松見東方絶壁刻觀濤處三字相去數丁蓋字大數
丈也又行一丁許左有石磴登此有祠祠左右山骨
嶒峗視之一大石即成一山祠當其半腹而其後即
石室也室高二丈七八尺周圍可七八丈形方有稜
角前東後西西有類夔頷處南北則皆有窪處貫其
中身自上徹下成丨字様幅可五尺室爲大石所匝

團獨東方缺自缺處入視之其下鑿石作池濁水滿
焉以杖測池浅深東南七八尺西北三四尺室如自池
中抽出然以杖探其根空而無碍蓋四隅悉刪獨中
心蔕於池也其巔草木攢出聞昔祠在巔罹火餘灰
不収爲土四山草木之實爲風吹至而生也室離大
石可三四尺疑元因大石削成故縫罅其四倍爲別
石而自池底以下猶是一片石也池前亦有一古石
中央有孔有半埋土中余初謂此爲古塚無疑至是
亦不能自信矣禹某集載此歌以爲少彦名所座石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二　四八

室不審上古之人作此何為乎或曰西方類夔頷處
古宮殿皆有此形疑祭神爲也又曰營帝王陵未成
也余謂此類鬼巧後世博物君子恐不能立確説但
汲盡池水入其下視之必有所見矣而土人謂池爲
神水莫敢觸之惜哉向東下磴行數丁視四山皆大
石戴土其巔平處有松四涯陟處大石露出蓋此間
往古土壞山骨現也取田間路東行十四五丁過島
米田諸村出水上見小舟來往水西有横林林下有
小徑通北取此行十七八丁出官道行一二丁渡川

則加古川驛也自姫路至此四里公既先着余初觀
石寶使轎夫待於山之西麓去時自東麓下之一力
之山西告轎夫俟之不至遂相失既至加古川移晷
猶不至皆謂盜轎中之装逃也數人出水上闕之午
下牌始至曰失路迂數十丁矣出加古川行里許村
名野口其南有大池行七八丁又南有池過土山西
南見海過長池始見淡島加古川以東地稍開豁三
面不復見山過大久保小久保蝦陂等地入明石街
中自是爲熟路中牌至大藏谷投逆旅

十九日

寅上牌先公上途過舞子微風不起明月在海白沙
烱然松影滿地舉世賞此地之勝然余晝闇過此
平平耳今始知無以加焉過敦盛墓前店上列炬如
晝每店呼曰我輩知大々村侯將過故昧爽起俟之謂
投我轎夫卸轎食蕎麥使秀平先之兵庫告眞島順
道辰上牌傳兵庫秀平既借店而待順道京善章次
乾藏來館良久公至京善贈其家醸三斗七升順道
等贈生紅鬣魚七頭余獻諸公竊同侍臣請賜酒從

者順道曰新助患疾病先生不早歸恐無及也聞豚
兒等今日將迎先生西宮矣初與公約送至伏見而
別於是因閻平蘆村請今日賜告歸浪華公許之引
見賜羽織且曰令弟少痊頗來別伏見乃使閻平陸
行過西宮將讓平偕順道買舟午後與從者轎夫皆
乘鳥順道章次等送別岸上揚帆西北風急中牌傳
安治川橋使秀平先行薄暮歸僑居　讓平益太郎
清作杏庵自西宮歸曰未見亮平　本月三日姊氏
携勇來寓猶在焉　雄哉來診新助余問病勢何如

曰大患然未必急逝也　櫻井一太郎來

十月二十日
俊瑞杏菴祐吉以本月十三日至杏菴獨入塾　晋
三郎雄藏來見　先是泉吉自日田至今日來見
俊瑞入塾　以新助未至大漸將送公伏見使敬助
告大村邸邸爲余買土屋舟薄暮同敬助杏菴俊瑞
德太郎作太郎及吉益緒方二氏門人自大村來者
數人衆焉至山崎天明
二十一日
辰上牌傳伏見京橋投津國屋　館冨井清兵衛大

黑屋　申上牌公自西宮至使蘆村來賜菓子　作
送公詩曰遠徽謬荷水魚親從善如流無逆鱗野勉
農桑幸氏寡朝興文武舊邦新西宮告別風霜夕東
道約迎桃李春（使明年三月西歸）枉辱乞言何以報前程唯
願近仁人　趨公館公引見曰明日同遊宇治　夜
訪江頭子周平
二十二日
午前人來告曰公既遊宇治乃與敬助俊瑞杏菴德
太郎作太郎至豐後橋公路於川北余輩渡橋路於

川南初遥相望稍久相失至萬碧樓待公不至飢甚
乃買酒申牌公未至余謂蓋公半途歸也與敬助謀
將歸忽見公携蘆村波多吉郎須田彌六等五六人
頭戴手巾過橋上未余將出迎吉郎先走來私語曰
不須恭讓恐店人悟乃止公解鞋就座余出見公使
余坐上頭而命酒余令女奴鼓三絃且歌擿茗謔衆
戲謔百出以佐興盡歡公悅女奴皆目客黠及其爲
人曰公等皆西國人也指余曰此客黠甚蓋方住上
國者次指蘆村曰此客亦久慣都會者次指公曰此

客黠亞上頭客獨美少可悅其他皆篤行君子未染
都會惡習者也戌上牌買舟三隻公及余蘆村等衆一
舟杏菴俊瑞等衆一舟僕從衆一舟女奴皆立岸頭
歌送之寒甚余與公同被相煦衆吟唐宋小詩水落
舟行極遲半途忽聞霜狐哀叫至京橋傍將出舟公
謂余曰官大夫閑平等常憂孤無聊不樂今日之遊
生來有數之歡也先生請告諸二臣余曰諾公賜茶
一斤歸逆旅出訪江頭朝長二子告公意江頭子曰
寡君性欝陶多怒其深憂之本年夏以來頗有侊爽

之風閫境悉悦是先生之力也敢謝　江頭子来別
趨公所告別公送至次室遂見蘆村及衆侍臣告
別丑牌帰逆旅　作太郎辞我為公従者赴江戸
二十三日
午前冨井清兵衛為余買舟楽之同初来者帰至江
口天暮戌牌帰僑居　撿二十日後事如左亮平帰
塾華岡直蔵来見以上二十日事　春波涼臺皆贈肴雄哉河
茂三木香苗春波大隅文叔来朝川善菴来訪彼軒
船送所托諸物来二十一日事　神吉新右衛門雄哉河野

逸平来櫻井一太郎来二十二日事　御靈火洞然大新備
禺晋三郎使人来候近火高木雄蔵来冲尚隆自河
内来宿二十三日事
二十四日
遣秀平於江子島油彌氏訪泉吉　雄哉壽菴春波
来　今遣諸子贈大村齋帰土物小竹洞然涼臺春
波信之助晋三郎直蔵宗兵衛備禺大隅鋏兵壽菴
文叔龍護亀年九山良琢河茂賢了敬證大新諸子
尚隆贈生鮒三枚　文叔春山大隅来　與秀平

訪泉吉余留宿秀平帰　河茂来不值
二十五日
昧爽清作来迎帰　贈土物於直吉玄氏仲華剛之
助庄次　備禺良琢雄哉大隅贈肴　供酒飯諸子
贈冨井清兵衛香魚　櫻井一太郎来　丑牌御靈
街火發秀平益太郎等候葛氏庄次諸家　河茂仲
華信之助翠香大新使人来候近火
二十六日
之大村邸見冨井清兵衛一瀨小左衛門清兵衛附

余以大人柬　雄哉来診新助　大新来不值　了
悟贈酒　候葛氏庄次以飯　九山鋏兵晋三郎香
苗良琢来　洞然使人来　披大人柬中載高秋帆
下獄伊達五兵衛自殺事秋帆善士也不知其坐何
罪或曰竊交外國或曰謀不軌疑誣説也向遊長崎
五兵衛待我太厚其為人有氣敢任未必不感於我
一言蓋其素志有定焉非偶然引決我竊哀其志云
夜與勇候庄次葛氏二家咫尺於火幸免　敬甫
来

二十七日
雄哉來診新助玄氏亦來診　龜齡軒自京師來訪
葛氏來診新助　冨井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贈
肴　新清東一春波晋三郎來　夜訪鋏兵諸家
二十八日
庄次來謝　雄哉來診新助　齡次來　東野哲次
郎來　玄氏來診新助　龜年凉臺來
二十九日
玄氏來診新助　自是服玄氏藥　敬證使人問新

助病　鋏兵來要余赴北里池田亭春波龜年先在
座余獨先歸　安石來宿飲之　雄哉來診新助
以新助疾病移塾生於倉中
十一月朔　乙巳
惠閒春波備禹晋三郎來賀　飲安石　安石去
太郎來　小竹贈肴　晋三郎贈肴　雄哉玄氏文
叔來診新助　貫名海屋來訪　本間愿吾園田保
保即猪吉也來　大隅來　鋏兵來　秀平歸鄉送以一
律我遊南紀又西肥行李生平吾子依若浦夕探神女廟蘭舩夕聽佛郎機雖窮山水登臨勝未悉聖賢經傳微多感駸ゝ求益志明年復約叩山扉　玄氏安石會議為新助用
蓚
二日　丙午
始講詩經　惠閒來　玄氏來診新助　行德寛吉
來　招玄氏飲之鋏兵偶來與焉又招春波既而與
鋏兵之井池街買器物勇從　日向杉田平三郎來
見　右近之京師
三日　丁未
敬證惠閒來　洞然冨井清兵衛行德元恭司馬助

東野哲次郎來　雄哉玄氏來診新助　長平來飯
之與出赴凉臺留別宴先在座者十餘人余及長平
傾數杯即去長平途別街遇鈇兵嫂之歸龜年來龜年
向在馬氏日同鈇兵去　松尾謙齋來訪　秀平逢風不
得發復來留宿
四日　戊申
洞然柬曰本月六日請臨草堂　讓平歸鄉因柬順
道京善贈毛氈年魚　南陵兄十月五日柬、自府內
郵至　使秀平館府內酢屋平右衛門於其邸　新

清東曰請明日携令姊及雄哉臨劇場　夜平右衛
門携府内人二宮字太郎来見　秀平去　鉄之助
東新助送茶自日田七至　玄氏来診新助　江戸
人関某以藥師寺寥然柬来請見辞
五日　己酉
田原新蔵携其内弟高妻謙之進来見　姉氏勇従
雄哉之新清許觀劇　酢平来裁寄南陔兄柬托焉
玄氏来診新助　俊良来　松本玄菴来瀧太郎
入塾

六日　庚戌
玄氏来診新助　右近入塾　大新贈肴　綿清使
人来　修蔵来謝過　晩赴洞然氏途訪花岡準平
不在又訪田原新蔵閽曰既之須藤氏矣乃走行新
蔵及福山留守倉井茂手木在座主人供酒飯有感
饌松本俤五郎出見戌下牌辞出新蔵別於其戸外
茂手木別於西國橋
七日　辛亥
備中真野順蔵来至（内卦寄小竹柬）　河茂来　花岡準平

来　雄哉玄氏来診新助
八日　壬子
河野逸平来見　春山来　匠工竣事　洞然来
東安后　德太郎叔父某来見　玄氏来診新助
数日前婢夜須有罪逐之今日其所善婦人携之来
謝不赦
九日　癸丑
玄氏来診新助　以洒埽樓上及倉中故休講　移
几案於樓上先是以新助病且有客（姉氏勇）故遷塾生

倉中而雇匠繕樓使敬助増太郎亮平右近清策等
糊壁至是功畢　龍蔵来　春波来　夜導姉氏遊
高松郎金毘羅祠姉留觀夜市余先歸
十日　甲寅
東野哲次郎携西尾兵右衛門者来見　玄氏来
敬證導至其家勇従途訪河茂良琢敬證供酒飯恵
聞来與焉酉牌帰恵聞途別　酢平来不値　丈叔
安藤多門来不値
十一日　乙卯

玄氏雄哉来診新助　春波携壯蠣来與飯之　神
原敬吾藥師寺寥然東至即裁荅東　東三枚五郎
兵衛　欽兵来飯之　葵園来聽講初余住浪華也
聽講者僧徒居十之八昨春以来稍減僅居十之一
於是恵聞了救敬證葵園復来

十二日　丙辰

松尾謙齋東曰賤息乾藏欲従事醫學敢告即裁荅
東附艮藏　龜年来曰欽兵欲供午食請過我家同
行　玄氏来診新助　午前出訪筑梁遂之龜年氏
與之出訪大隅不在訪壽菴而至欽兵許主人供酒
大隅亦至酔後大隅買漁舟一隻皆棄焉沿江戸濠
至裏川大隅酔甚自披蓑衣投網一無所獲泝至櫻
橋出舟至池安亭醵酌余近有攝生之念不欲不時
飲食興味索然酉下牌竊先遁大隅追出送至我家
修藏来

十三日　丁巳

遣勇於中村勘兵衛許送其所囑於新助寫本　九
山送肴　玄氏来診新助　贈敬證子清丸硯　雄

藏来　午後與勇出訪葛氏又訪大新主人供酒食
飫甚出訪恵聞不在訪龍護欲訪文叔新居在島坊　龍
護使乙磨導而行文叔不在其妻見臼井龜次郎父
焉少間文叔自外返曰今遣伻於先生家而請明日
臨矣日暮假紙燈出訪洞然主人供茶成牌帰　酢
平来不值　龜年及其母来不值　大隅来曰明日
請臨

十四日　戊午

訪福光春齋遂至文叔許勇従主人供酒龍護同席
余齒疼請主人剌牙根出血午後出訪東一又訪春
日寛平不在　等顆来　玄氏来診新助　申牌至
大隅氏主人曰昨年今日以某新卜居會諸公焉故
尋舊盟也大西周仙號水原堂薫湖居江戸濠大齋橋竹林謙吾櫂屋
坊人白井山城京街濠千秋橋西側人中耕介坂本坊千秋橋側人齋藤延
藏石津坊人諸人来會分韻賦即事余得元去年今日打居門壁上舊
題詩尚存幸矣吾徒無疾病依然此處共杯尊松館耐久非生面梅解相思已返魂更覺歡情勝前度新
逢弄瓦百祥繁主人新生女　既而余與謙吾圍棋戌下牌歸　三
木香苗来不值

　十五日　己未
受整生賀　長平壽菴春波龜年大隅龍太郎春山
来賀　雄哉玄民来診新助　出賀太郎備畠冨井
清兵衛至一瀬小左衛門許主人方與客飲因觴余
焉帰路訪酢平於府邸　酢平送酢及南陔兄所托
鰮鯐　文叔来飯之與出訪小竹又賽御霊詞祠遂赴
九山氏主人及弟錢彌見戉牌帰丈叔途別　了悟
来　姉氏賽北野鬼子母神　夜有人手巾包面立
戸外而如有所窺德十郎在厠知之告余余使勇德

十郎出戸詰之其人曰某侯人焉也德十郎曰窺我
戸内他也曰豈敢乎言畢去起比隣告之隣人曰昨
夜深更某自外帰亦見一人立君戸外矣乃召益太
郎右近良平等直宿玄関
　十六日　庚申
始講南宋樂状元雷發詩　九山錢彌来聽講　播
磨赤穂郡赤松庄皆縄邑法雲寺執事（執事其所書）服部
次郎左衛門横山總右衛門横山久右衛門送法雲
寺縁起文一篇且来曰明年三月十五日営赤松圓

心公五百年忌辰法雲寺主欲祭圓心公季房公及
守白旗諸将號曰忠臣塚供養赤松氏裔自久留侯
以下皆将使使燒香焉君姓廣瀬明係赤松流派故
寺主使某輩白君若惠然擧玉趾莅祭事則圓心公
在天之靈必嘉之余家自五世祖五左衛門府君以
上世系不詳而服部諸子認為赤松裔何也　一瀬
小左衛門送大人十月二十八日柬中包孝國及中
村禮助柬禮助告長埼事頗詳　携孝也賽御靈祠
遂訪葛氏　酢平携安治川街人吉田屋喜兵衛来

見且曰明日供午食　良琢来　大隅贈赤飯　春
波来
　十七日　辛酉
九山来（以後不必記）　使勇發寄岳翁柬於久留米邸
使杏菴發寄本田鉄八郎柬於大村邸（柬中包公詩稿）　使
益太郎發寄真島順道柬於脚夫　玄民来診新助
　酢平與二宮字太郎来導余及春波遊淀屋橋肴
店供酒酉牌帰酢平見其姪某　書林松屋某携森
仲助柬至

十八日壬戌
晋三郎文叔来　臼井龜次郎父来　訪酢平不在
十九日　癸亥
遣杏菴於大村邸發答中村禮助柬　發寄南陵兄
柬於酢平　裁寄大人柬　京師伊勢屋藤次郎送
寄長埼廣田小十郎扇紙蓋森仲助所屬即裁寄仲
助柬托諸松屋彌兵衛（昨日既遣龍太郎托寄仲助柬於彌兵衛今日則遣河內）
屋新助　玄氏来診新助　福光春齋妻来　章次入
塾　酢平使人来約姉氏明日同北上

二十日　甲子
姉氏勇従酢平北上　岸田昌平柬至　玄氏来診
新助　鉄兵來貴出之井池街買器物帰供夕食其
家人来迎曰室人疾病　九山借自鳴鐘
二十一日　乙丑
南至放學　昧爽浴而受塾生賀　謁祠（以下稱御靈曰祠）
新助疾病走人呼玄氏雄哉至二子曰非必今日
逝而我不能保其快起也　遣人於久留米邸托寄
岳翁柬又封寄大人鉄之助柬外書蔵本彥六名托

諸大村邸又裁寄姉氏柬外書酢平名發諸京清氏
皆報新助疾也　新助遺言遣人於晋三郎許謝其
忠晋三郎走至　敬助致長與俊達柬即裁答柬托
焉　花岡準平贈紅鬣魚　敬甫春山敬助来訪新
助　大隅幸竹林謙吾来　西元禮柬至内包恒遠
頼母柬及詩巻　初涼臺使新助肉食於是無食非
雞鼈鯉鯛不肯下箸終傷食為下痢不已余帰聞之
曰瘵既極腸胃恐不堪膏粱也戒室氏禁肉薦菜菔
蔓菁等物及安石玄氏會議曰不如肉食宜薦雞肉

余争曰新助元傷於肉食而復許之何也請用雞汁
安石曰汁亦可乃以雞汁作粥食之居四五日痢止
隔二日而上厠頗有起色玄氏亦曰（謂）必可痊也既而
玄氏語室氏曰汁之功微不如用肉新助聞之非肉
不肯食余猶戒室氏日一薦肉然漸生痰玄氏合沙
糖於罌粟汁吮之痰稍退新助貪其甘常吮之不已
余謂室氏曰甘能弱胃且節之室氏曰醫勸之病人
欲之妾安能制之數日前玄氏語室氏曰雞肉日一
食其効猶淺且食他魚肉亦可新助聞之三食非肉

不肯下箸大昨夜余聞之攢眉謂室氏曰新助必以
此死卿恐焉乎室氏曰醫之所令病人之所好而妄
與君禁之新助至頑必以我夫妻為吝肉價故禁之
矣弟既病食亦死不食亦死均之死不如從其好也
不然含憾而死妻不忍焉　三食用肉三日昨夜下痢
朝來大瘦自知不起遺言訣於諸友雄哉自始持肉
食不可之説大隅曰欽兵妻労瘵臥牀四五年近來
某治之病勢或進或退極似新助君四五日前既能
步行昨朝食雞肉　昨晩忽生疾既死復蘇今猶氣息

奄々大哉肉食之害也余謂室氏曰卿聞林君言乎
請今後切禁肉食庶幾收萬一於桑楡而已　築梁
東曰冬至小集請臨以新助病辭
　二十二日　丙寅
築梁來訪新助病　春日寛平來曰請今夕臨敝廬
余以有病者辭客曰願診之乃視新助出曰今夕我
保其無不諱且臨　玄民來診新助曰既不可治也
室氏欲用晋三郎父所教藥乃授其法玄民　雄哉
來診新助　高妻謙之進來　田原貞之進寄乾魚

　移章次居於玄関佐家務　俊良來　玄民移家
於涼臺故居往賀之又訪龜年屬酢平書畫帖又訪
小竹父子亦屬書畫帖主人曰君家有病人君必不
堪欝悶且食我家乃供酒食夜歸主人使人送　寛
平使人迎即行阿部纎州在座少焉東畡野村健一
郎來始見實花菜姓三字純吉者焉主人父子出接供
酒食有戚鐉亥牌歸　日高涼臺東自安藝竹原至
　聞河西確助自殺話長平　林谷卒話纎洲　確助參河人十年
前西遊訪余家大昨年隨其君内藤公在大坂城介
余謁公性慷慨有氣節奇男子也而余極服其謙虚

無所挾其自及我不知其故蓋不堪激昂聊復爾已
惜哉林谷工篆刻為天下第一余嘗識之江戸亦臨
落奇男子也　丑牌新助甚喘塾生來護視
　二十三日丁卯
晋三郎春波來　雄哉玄氏大隅來診新助　玄民
東曰某移居故欲觴諸公請臨　小竹贈菓子問新
助疾　玄氏復來診新助　姉氏東自京師至　夜
塾生來視新助
　二十四日　戊辰
雄哉玄氏來診新助　先是官令禁銀一朱今日復

令曰自今日後許復用之至明年十月實禁之新令朝出夕改萬民莫知所適從衣服金銀之制為害尤甚皆仰天咎咨　岳翁本月三日柬至先是新助病二百二十日余盤家所有治之自前月二十四五日後發柬告岳家五六回而岳翁未見我柬猶以為尋常疾室氏堅蔽之為也　午後春波来與出至岡部氏良久長平亀年太郎築梁及二客至有盛宴戌牌帰

二十五日　己巳

玄民雄哉来診新助　夜塾生来視新助如昨　備尚来

二十六日　庚午

長光寺乙磨来致周邠柬周邠請作圖子完墓誌等顯来

玄氏雄哉大隅来診新助　安石来訪新助病留宿飲之　讓平帰塾　眞島順道送猪肉　得三郎改名亀蔵　河野逸平来　戌下牌讓平右近與室氏侍新助側新助曰小腹硬請温之安石命灸之新助曰異哉今夕不覺熱安石退謂余曰死期既至余與

安石飲樓上未幾讓平来曰灸未畢體既覺冷如何安石及余下診之則既絶自初病至是二百餘日中間四痊而皆以饞敗遂為瘵以没年甫十九悲夫新助岳翁次子性樸直能勉余住浪華後從大人學數年余聞其業頗進與室氏謀招之客年八月至浪華本年三月余遊大村使之冒姓廣瀬為余義弟同室氏留守焉居一月臥病初新助来月餘余見其與塾生同食常後而畢詰之曰毎食不至七八椀不能已也余驚曰然則子一日所食一升二三合不苦多乎大食傷胃此後宜限四五椀也又見其食後必凭几睡戒之曰益軒養生訓載食後即睡者必不壽之説可畏也新助曰諾然不能悛余病之今年正月雇賊津修蔵謄人鏡録日課十頁修蔵懶不満課余謂新助曰修蔵若不畢課而寝卿為我鳴其罪扑之修蔵屢為新助所扑余又謂修蔵曰吾子見新助食後睡必扑之新助亦屢為修蔵所扑爾後午睡稍減三月蓋余将出門集室氏及塾生皆教戒之謂新助曰吾子謹篤善守吾所属唯午睡飽食二事未能如我意

請戒之既而四月日永宜瞧且傍無裁食之人終忘
余戒毎日三眠至五月傷胃下痢不已涼臺服之以
鴉片数十日胃益弱而為瘵比余帰乞玄氏治既雖
岐扁不能救也　使安石作柬報大人及岳翁以新
助卒又報姉氏於京師又走譲平等告備島玄氏雄
哉春波亀年葵園恵聞等　玄氏亀年来弔　整生
皆坐新助側守夜
　二十七日辛未
遣杏菴發寄岳翁柬於久留米邸　春致備島鈫兵

春山敬助河内屋新助河茂家人大隅壽安庄次等来營
喪事春波又使加島屋吉兵衛来視葬事如恭哀童子
時　葵園恵聞来議葬地春波等皆曰南徳寺可乃
使恵聞往謀於龍潭　大新亀年母晋三郎来亦営
葬儀　午後加島吉河新僕彌平與室氏行斂蔵於
巨甕用石灰悉循恭哀童子例衆勸火葬大葬省費故余
不可　未牌斂畢俟龍潭使僧来迎不至　申牌恵
聞来曰龍潭既許葬於恭哀童子墓側而曰不用使
僧往迎也　與衆議定新助私謚曰醇懿居士　安

石去　申牌出棺葵園恵聞咒經畢余及春波備島
鈫兵大隅加島吉河新庄次譲平右近清策章次益
太郎徳十郎徳太郎直蔵亀蔵乾蔵良蔵幾太郎雄
哉壽安杏菴俊瑞秀太郎晋三郎熊野屋伊兵衛備
前屋宗七大和屋卯兵衛津國屋善蔵伊賀屋丈助
玄氏子九山人洞然人葛氏人等凡四十餘人従葬
雇先導者一人秉炬者四人舁柩者四人鑿土者五
人室氏與亀年母大新敬助春山留守葬過常安舟
津二橋従安治川橋西畔北折至南徳寺則日既昏

黒龍潭出見舁柩上堂潭及一僧咒經余以下皆焚
香既而移柩墓田潭又咒經焉余及備島河新大隅
壽安河島吉晋三郎等窆柩蔽土春波鈫兵諸人皆
俟於寺酉牌同衆帰使敬助春山預具膳而飯諸客
　初午前余心下痞梗服壽安丸藥及自葬帰滿身
如燬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大困辭諸客上樓而臥戌
下牌客稍〻去余困益甚乃服沙糖湯一椀腹即鳴
少焉暴瀉不已比夜明三十二行室氏婢皆侍不寝
　今日来弔者甚多不暇悉記

二十八日　壬申
卯下腹痛止（先是腹痛難禁）微瞑既覺委頓甚　庄次加島
吉春山備禹龜年河新來謝　遣諸子謝昨日送葬
諸家　敬證長平司馬助來弔　伏見人小林新助
來請見以喪辭　清策瀧太郎展醇懿居士墓　同
坊待詔及街卒皆來乞錢與以二百錢不受不得已
與五百錢或三百錢乃去待詔等就喪家乞錢都會
惡俗也方今號令如牛毛而舍其尤害者不問何乎
二十九日　癸酉

富井清兵衛行德元恭文叔來弔　洞然來弔飯之
雄哉來　室氏展墓孝也秀太郎亮平從之　昨
日托寄大人東（外書藏本彥六名）於大村邸
晦　甲戌
昧爽姉氏勇與酢平自京師歸先是余東姉氏曰新
助必不出三日而死請速歸此拙荊之額也姉氏猶
以為負疾不死矣過七八日而歸始聞其死大驚
玄氏大隅春山來　松本玄菴來　大新妻來弔飯
之　一瀨小左衛門來弔　姉氏勇與塾生展墓

十二月朔　乙亥
以喪故停塾生賀　醇懿初七日忌祭在明日招備
禹議作齋供客事　鈇兵來　香川一郎來　富井
清兵衛一瀨小左衛門贈菓子　增太郎德十郎展
墓　龍蔭來弔　今遣諸子於諸家告明日忌齋
酢平來飲之　修藏來弔初新助有憾於修藏及其
將死修藏畏其為祟屢來候之　雄吉來弔　三木
香苗來弔　真島順道弔書至　南陵兄十一月東
至

二日　丙子
昨日東諸家曰明日巳牌將供齋請臨而辰牌龍潭
（今日潭為上客）坊惠學先至（惠學偶在潭許聞余有喪來弔）葵園文叔元慎
河新幾太郎直藏乾藏修藏河新壽安玄民子敬助
須藤氏人鈇兵龜年大新晋三郎香苗春山相繼至
時廚膳未具蒼黃失措以上二十人為一席午前飯
之讓平章次良藏增太郎龜藏清策德十郎杏菴亮
平德太郎秀太郎右近瀧太郎十三人為一席午後
飯之能勢屋某姉氏勇婢僕七八人為一席千太郎

春波備禹大隅薄暮至惠閒庄次夜至亦皆飯之客凡
四十六人對門三家兩隣九山敬證司馬助清記招而不
至　諸家所賻有別錄不記於此　垣内溪琴送柑
二籠　本間愿吾猪吉雄藏平左来弔　春齋妻来
弔
三日　丁丑
以七日忌畢始講　室氏孝也展墓　玄氏来　春
齋来　神吉新右衛門贈著蕷　遠江掛川人戸塚
永三郎来見　三枝五郎兵衛来　岳翁十一月十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三　二三

八日柬至　姉氏勇從酢平遊界　夜庄次来　稲
田子柬及五教館生列名柬至　稲田子寄鑑子
四日　戊寅
春山携天草人吉九玄甫来見　小竹来曰備中吏
人結城大作者屬僕贈君以其所刻印一顆　文曰謙印字吉
甫分一顆為兩段上陰下陽　請受之　神吉新右衛門来　俊良
来　大隅来　初文叔贈雛猫余家畜之長本年夏
猫夜吮孝也頭了現見之叱猫逐之爾後猫晝伏夜出
大為害余自大村歸室氏語之今日執之放於北地

五日　己卯
備禹来飲之　間野百六將歸中津来別　俊良来
六日　庚辰
中山一文叔来　晋三郎来飯之余始食肉　春山
来飯之　夜龜年来
七日　辛巳
龍護来曰明日請臨　大隅来　姉氏勇自界歸
朝長周平柬自江戸至　村瀬善右衛門靜菴柬至
善右衛門寄杏菴金　河野龜太郎所送百家詩五部至　裁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三　二四

寄大人及稲田子五教館諸子柬　小竹門人山中
七左衛門參河人来見　夜庄次来　元愼送酒候寒
八日　壬午
裁寄南陵兄柬於酢平　遣杏菴於大村郎托寄稲
田子柬中包饅頭　村瀬靜菴芳陵紫伯五教館諸子柬又
寄大人柬外書藏本彥六名托焉　午後與孝也勇
出訪春日寛平又訪香川一郎遂至文叔氏使勇去
留孝也焉而携文叔之長光寺主人供酒使其子乙
磨招孝也示其所藏龍鞄長可四寸有足似蝘蜓而

非曰壚商某所贈獲諸赤穗壚中云申下牌辭出丈
叔使其僕送孝也　片山春悦壽安來不值　夜街
卒急召井上屋新助使章次往返曰坊正傳官命曰
近者盜賊公行揮白刄排戶破門而入左右人家佯
眠無敢救之人情輕薄至此可憎今後宜什伍要約
急難相救也又曰盜難禦者殺之亦可　玄民來
九日　癸未
龍潭來　俊良將歸播州來別贐銀　午後訪小竹
先是酢平屬余乞小竹父子詩今日謝以金百匹出

訪玄民龜年遂渡筑前橋訪吉田喜三兵衛　又訪備
島不在訪酢平亦不在訪春波而歸　夜與姉氏勇
携酢平及其從者平八伸太郎過助右橋肴店飲之
遂觀新街夜市歸　姉氏亡金一兩三步蓋自遺於壓上而為婢僕所盜　阿部繼洲來不值　高妻謙之進來不值
室氏展墓
十日　甲申
龍潭來以下不必記　磯吉自日田至致鉄之助東内包
岳翁東先是余東鉄之助告新助病鉄之助發脚夫
告諸岳翁故也岳翁又東曰近藤文紀近者習鳥槍
數日前自誤為槍所傷而死文紀筑後追分人戊戌隨余至浪華余開業延生徒文紀與有力焉頗善詩不易得才也歸其家杳絕消息今年余過府中筑後文紀出迎余責其懶文紀謝曰近日必至大村從之浪華矣既而果訪余於大村又謝曰本年有故明春必從先生矣余語秀平曰文紀曰必必而不必我知其無志也嗚呼文紀於非常才不自檢束遂死非命可勝歎哉雖由其親不能教以義方亦余德之不能化也噫年甫二十一二　秋雄兄來至曰近隨南
陔兄任府內南陔兄送蠻橘　大隅白井山城來余
將出遇二子止良琢亦來而先去日沒與二子出過
江戶濠遇龜年要之至大隅氏而與龜年出訪鉄兵

鉄兵贈余以錫製茶壺而送余至大隅氏龜年別去
山城在焉主人出酒圍棋戌下牌歸主人使僕送
姉氏所亡金獲於砌下蓋婢拾之既而恐事發竊返焉也　姉氏買酒
供家人及讓平亮平二平皆有勞於索捜
十一日　乙酉
惠聞介京師畫師狩野春山來見　遣勇右近發寄
溪琴東於河松氏東中包絹及鱶子香魚　小竹贈扇轉送諸
備禹　春日寬平贈賻　有秋來　後藤春藏贈猪
其使誤投南隣隣人致之　與勇觀平野街夜市遂

訪庄次不在
十二日　丙戌
文叔贈肴轉送諸小竹　築梁來　等顯來　吉田
喜三兵衛使人來曰猪肉至請來買大隅偶在余座
欲介余見喜三兵衛乃與之出訪酢平而至秋月邸
買猪且與主人語歸路訪備禹不在訪司馬助太郎
歸　發寄江頭子朝長周平蘆村中村正輔福田蔀
波多吉郎東於大村邸　冨井清兵衛片山春悅來
不値　蘆村蔀吉郎東至内匕觀瀾公大村侯號東及遊
宇治記　敬證介專行寺者來聽講　仲英來　先
是余家雇春戸播嘉者秋以來又雇天直者春戸使
其家奴來不親來例為然昨日一傭者來請春室氏
出來附之以為天直氏奴也　昨夜天直親來曰朝來
春於貴門者誰也室氏曰非子之家人乎曰某家今
日不出傭必念秋也某明朝來捕之今日傭者來春
天直至叱之出鞭諸衛中傭者嘵了不已天直要之
去而使其家奴來春少焉又有一人見天直家奴詈
曰汝念秋也亦鞭之余家不解其故使人詰之其人

答曰某即播嘉也某秋來契濶大昨日偶過貴門入
侯尊閫聞其欲春昨日使家奴來聽命今朝復過貴
門則家奴未至而斯人在焉余家為述天直事播嘉
乃去赴天直氏既而天直來曰曲在播嘉既買酒謝
我敢告
十三日　丁亥
講後敬證請臨乃與之出訪中英又訪良琢不在既
至敬證氏圍棋少焉葵園惠聞猶九凡至同食未牌
勇德十郎來迎余與惠聞出而大降過長濠橋至南
久寶寺街惠聞別去曰今夕奉訪余訪九山主人將
出見余至止而益甚不得出良久雨衰同主人出至
米屋街九山別去余訪大新宅次而大降雷電驟至
使德十郎迎惠聞返曰將至俟之良久不至酉下牌
歸不幾惠聞至飯之而晴月色清亮湿如二三月送
惠聞至淀屋橋而北移經肥後橋歸　東奧島順道
孝也至玄民許乞雛猫歸　大隅鈇兵來不値
吉田喜三兵衛送肴　東一來不値
十四日戊子

孝也所乞於岡部氏雛猫昨夜鳴不已使徳十郎返
之　招備畠飲之供猪　玄氏阿部良平来不値
良琢来曰明日某衆舟来迎先生出遊　招吉田平
陽嘉三兵衛號　飲之酣平偶至同席平陽末牌来戌牌去
三木香苗来

十五日　己丑

受塾生賀　棕亭送肴　玄氏来　與敬助至大村
邸見冨井清兵衛又見一瀨小左衛門小左衛門方
與客飲余與焉　午後良琢携新清雄吉来迎余入

舟勇従圍棋不覺舟至浪華橋也今日微雨無風暖
甚煙意空濛篷聲滴瀝傍無一舟沙鳥近人不似平
日千舳軋於水中萬肩摩於橋上之喧聒矣日晩回
棹至梅檀橋南畔投肴店喫飯戌下牌帰　壽安髙
妻譃之進来不値　庄次春山敬助来賀　南陵兄
本月三日東至　小竹送猪

十六日　庚寅

酣平来呂春波見之既而供酒食大隅偶至與焉
稱念寺賢了来曰恵聞敬證在我家請臨乃往主人
供茶恵敬外別有二僧焉先去既而九山来敬證去
戌牌同九山辭出九山導余遊福亭又飲乗肩輿帰
本年殊暖今日忽大風奇寒劈肌　室氏展醇慤
墓　岳翁本月六日東至来聞新助死也曰湊国公
本月朔宿府中使伊織君過某家伊織君途遇種男
而去　司馬助太郎来不値　香苗来

十七日　辛卯

放學掃煤　大人彦國祐之十一月二十三日東至
曰将以二十六日發大村　發答曰高凉臺東於吹

田屋宗助　磯吉来　夜隣人自垣外呼曰有燒貂
奥須撤室内戒火

十八日　壬辰

譲平帰家托寄順道来　賢了来聽講飲之敬證恵
聞與焉　佐〻木久吉来　櫻井一太郎来訪飲之
棕亭偶至與焉一太郎去棕亭夜深去　孝也有疾
秀太郎帰家

十九日　癸巳

勝間尚輔来不値尚輔幾太郎父　鴻池利三郎来弔　孝

也大熱滿身發瘡招雄哉診之服其藥　大庭左衛
門來　吉川松谷來不値　春日寛平來　油屋彌
兵衛之人來附金百兩替劵　春波來　壽菴來

二十日　甲午

申席序　昧爽勤會至今朝止　例自明日於放學本
年惠閒敬證等請無休講余悅許之　孝也熟少減
雄哉來診　良琢洞然玄菴大隅來候寒　日野桂
洲來　東野哲次郎來　一瀨小左衛門來　龜齡
軒來　夜酢平來飲之界人澤屋彥兵衛（今居新街西口）介

酢平來見亦飲之　磯吉將歸裁寄大人棣園兄彥
國鉄之助柬

二十一日　乙未

良藏章次歸家　始講遠思樓集　雄哉來診孝也
神吉新右衛門來　玄佳來飯之　酢平將歸裁
寄南陵兄柬　備禹來　柬日野鼎哉送糟藏香魚
托桂洲　數日前九山柬曰二十一日同賢了上人臨
漱廬今朝與賢了約未牌同行未下牌至賢了氏則
之隣寺未歸見九山家奴持柬來余使人促賢了歸

問九山柬何事賢了曰九山曰申牌來某申牌將之
他家故欲辭余曰不如促九山早具飲食也乃使九
山奴先歸而與賢了往九山出宗像廣吾（即能閒廣吾也）大
竹爺八二柬附余曰江戶人中澤雪城者來欲介某
見先生此二柬雪城所携也乃披之廣吾柬曰聞之
於龍信傳藏往年或惡某於先生曰廣吾爲惡矣先
生信之削某名不得列弟子籍也某實放蕩費金然
敢爲他惡乎先生何不折柬一詰而纖絶某也某受
先生恩至深至厚故怨慕也耳雪城僕所厚請善視

之主人供茶及酒賢了先去雪城携酒井侯（右京亮）臣
德增緩二郎者至敬證亦來談至戌牌大隅使人來
曰出羽新庄留守天野武雄者方在某許欲見先生
請臨余欲去主人不許戌下牌同雪城等出歸大隅
復使人來余辭曰夜深倦甚不能趨也　花岡準平
酢平伊丹屋孫助來不値

二十二日　丙申

夜來大風撼屋樓上動搖不得眠寅上牌起開戶積
雪在地（今年始雪）殘月在天一般清景使人灑然　雄哉

来診孝也　備禹来　大隅来曰天野武雄欲見先
生於我家請今夕見過　後藤今四郎東至寄金及
肴　酢平使平八者来別贐以博多織巾托寄南陔
兄東　東包寄秋雄兄東外添羊羹人參　以醇懿忌畢故送饅頭於
諸家　良平之京師　亀蔵父贈鰊鯤倭名数子　酉牌
訪大隅良久武雄至年可四十餘快男子也主人供
酒亀井侯臣天野又左衛門大隅所善亦至而先去余及
武雄劇談至亥牌而辞徼雪烱々寒風針肌過西國
橋月初出忽得一律　半輪缺月出寒雲殘雪熒々帰路分我影似人隨獨歩水風如

刃破微醺豊年吏見崖荇挺徼夜無停柝數聞一笑托人憂未已幾回搔首望天文
二十三日　丁酉
玄佳龍蔵来　隣家僕毎日掃我門前使寄贈二百
銭　雄哉来診孝也孝也痊　高妻讓之進来飲之
與出訪寛平不在訪丈叔又訪龍蔵不在帰路過浪
華橋寒風劈面訪洞然主人供茶及糕日晩出訪田
原新蔵讓之進寓焉　酢平来別
二十四日　戊戌
玄民来　酢平来托寄後藤今四郎東　泉吉東至

送栗乃裁答東報以羊羹托磯吉　磯吉茂八来飲之
托寄大人棣園兄鋏之助彥國諸東及酒一樽菓子
人參　雄哉来診孝也
二十五日　己亥
擣糕　晋三郎来　櫻井一太郎来　澤屋彥兵衛
来不値　亀齢軒来不値　講後葵園請臨其家先
去午前余携敬證専行赴焉五年前余嘗訪葵園時
未罹災今則棟宇一新主人供酒飯使其二弟見申
牌辞葵園請送敬證曰且遊南邉乃與渡金吉大黒

二橋経難波新地至登角亭亭比前年経營更弘而
百木未蕾歳晩無客極覺寂寞登樓坐南望頗佳唯
憾夕陽既没煙雲宵靄不能詳観也新令不許肴店
招娼妓炊婢数輩出接客既命酒余謂敬證曰此距
貴寺不遠何不召令閽乎敬證走伻迎其妻至娌曰
近日我輩代妓習舞請忍笑賜覧交起歌舞皆痛飲
至亥牌三納曰移席於新街京亭何如余曰新街我
帰路也賢輩許我隨意先遁相從皆曰善乃過京亭
敬證妻亦従丑牌余酔甚假寐别荘寅上牌覺三納

猶劇飲淋漓無帰意余竊命轎獨帰就寢未幾天明
春波直蔵雄吉香苗来皆不値
二十六日庚子
順道寄金及柬　遠思楼講至今日止　庄次来飲
之後八来與焉酉下牌典勇送庄次至其家遂浴湯
肆帰
二十七日辛
南陵兄本月十八日柬至　数日歳暮音問如織不
暇記　専行来　茂八来　托荅順道柬於龜蔵

夜天満哭遣諸子候洞然
二十八日壬
裁荅觀瀾公及蘆村福田波多二子柬　瀧太郎帰
家　芸太郎出塾　澤屋彦兵衛送酒一樽先是余為
彦兵衛書扁額五字潤筆之豊今時所希故記（酒名松竹梅一樽容三斗六升）　移塾生於玄関
二十九日癸卯
恵聞来飯之　備中真野順蔵寄金及柬　呂敬助
入塾守歳塾生杏菴龜蔵徳太郎清作右近五人也

夜携孝也賽御靈敬助勇従　作除夜詩曰　醉
人載路見昇平無復行歌野哭聲（東坡除夜有行歌野哭両堪悲句）
晏訪空庵知衆鐵獨彈長鋏感吾生梅花似践前年
約燈火也依殘夜情一客不来雖寂〻五更猶飲勝
嘗〻　本年自發大村後至臘末百事倥偬不暇悉
記比平日尤為簡略

天保十四年癸卯日間瑣事録

元日甲辰　暁来微雨平明晴暖甚

余年三十七與室合原氏児孝之助及麻生氏姉麻生勇磐生志田敬助藤田亀蔵村瀬杏菴越智清兼芳坊徳太郎安藤右近僕彌平婢磯迎歳於浪華西濠僑居　卯上牌服大村侯所賜新衣着上下拝皇大神聖像祖先列位及故國於室而受磐生賀飲屠蘇薦糕　作元日詩窓櫚生紙浄壁掃舊煤盈勤共令翫始燗同昨夜除古梅能致島新藻稍衣魚何事尤欣慰何児方讀書　平明賓御靈祠途賀原左一郎　将之大村邸使敬助従孝也亦請從途賀安藤太郎井上主殿同助馬至備前屋卯兵衛備節許不在其妻留孝也焉渡渡邊橋至邸見留守冨井清兵衛又見監察一瀬小左衛門主人方共容飲引余薦杯既而出賀中島屋直吉平野屋善助渡蜆橋至須藤亀右衛門洞然許賀容満座余頃數杯即去至田原新蔵許主人方接容使其妻及妻弟高妻謙之助進引余別室供泪酔甚辞出渡大江橋至間瀬信之助許主人飲余使其姪求多又玄見酔益甚出賀田坂宗兵衛

加島屋又兵衛春波而帰即寝　中上牌出賀廣瀬重兵衛藻洲楢林栄兼至筱崎長左衛門小竹許不在見其子長平贈金二朱出至岡部玄民許主人方酔臥閑余至邊起薦酒亦大酔夜帰　遣清兼賀葭屋清蔵平野屋甚右衛門九山長久寺憲聞長光寺龍護大熊文叔大和屋新兵衛平井東一佐々原久吉吉益掃部寡称寺指月等遣右近賀對前三家而隣三光寺清記光満寺顕赫光仙寺某水村駒蔵等遣亀蔵賀福光春斎大黒屋徳兵衛塚口屋小兵衛善行寺敲月春日寛平香川一郎水野勝助三木屋與一中冨庄次日野葛粟山順蔵平野屋會所孝助等遣杏菴賀和泉屋次郎兵衛称念寺賢了藤屋禹三郎銭屋宗兵衛春徳寺了悟界屋新兵衛河内屋茂兵衛速水翠江吉雄良琢良運院等以井上屋新助號贈良運院銀二銭遣増太郎賀中西亀年鉄屋兵助林大隅衆原壽安徳照寺婺園因順寺祐誠藤岡雄哉阿部良平間剛之助河内屋松太郎八千房一肖綿屋重兵衛後藤春蔵高木雄蔵等　備禹筑梁花岡直蔵龍勢屋利兵衛

文叔長平亀年鴻池利三郎吉次郎伊賀屋丈助吉田屋喜太郎後藤春藏司馬助九山大工次郎兵衛卒卯兵衛平井東一竹林謙吾佐々原久吉乙磨平善中嶋屋市兵衛御靈祠官粟町筑後太郎令北晋三郎河茂但馬天民瀧澤謙吉等來賀

二日　乙巳

昨夜丑牌起諸子登樓始行勤會昧爽講孝經首章益太郎敬助來聽既而書元日詩分與諸子益太郎敬助清昨德太郎亀藏右近杏庵德十郎　上田公長公圭春波香川一郎

原菊九春齋雄哉穂積屋為助壽庵財津修藏行德元恭勝間教太郎澤屋彦兵衛葛岡仲英田原新藏大新原田真卿但馬屋五兵衛中川玄佳井吉兵衛佐々木晴洲藤澤東畡冨井清兵衛橋本矢五郎了救澤田矢七片山春悦來賀　遣杏庵賀誓德寺敬證定久寺了壽妙福寺善就佛願寺專精澤屋彦兵衛等遣亀藏右近賀花岡準平行德元恭原田真卿常源寺大淵聞信寺義天三木屋與市泉屋六郎兵衛松浦安道西光寺等顯源藏十河恭平等

三日　丙午

昨夜寅牌起与勇右近杏庵浴井池街湯肆遂賽祠天始明　大隅雄藏池田春山芳陵俊瑞來賀飲之

午前與勇出賀文叔不在其妻欲飲余余辞文叔偶帰供糕余出鴻池利三郎贈臼井亀次郎金百疋托馬先是利三郎托諸新助新助汲余以文叔善亀次郎附之出賀龍蘐又賀惠闇大新九山至敬證許主人供酒飲日没借燈出訪良琢不在見其妻又訪河茂歸　十河恭平松浦安道蔡園松尾乾藏村上

代三郎津田六次郎玄民父子音丸玄甫備前屋宗七加島屋安兵衛欽兵衛宮屋清兵衛田中屋新右衛門一肖來賀　亀年來曰信之助欲招諸明日陪之彼家時余不在　西山相模使其弟子來不值　夜修藏三木香苗來賀　南陵兄客臘七日東自府内邸至東曰送錦屋清八蘭席五百五十束卿為我致送狀世謂録物券曰送狀　數於清八

四日　丁未

使勇見府内邸吏谷口宗助遂致送狀於錦清　供

䭾生飯敬助與焉　龜齡軒來不值　指月吉田喜
三兵衛了悟日野葛民花岡準平岩田愿吾來賀
龜年來曰請之閒瀨氏語未畢小竹玄民至乃與往
将入主人門後藤春藏及焉同入主人介宇都宮公
族户田輔相見而供酒食楚江堂松鱸田坂宗兵衛
原左一郎葛民春波前後至談論競起戍牌皆辞出
同小竹玄民龜年左一郎步過僑居門前余入焉自
窓外呼勇曰我将之大隅氏速遣彌平跡我於玄民
許着訖又出同諸人行至舟坊第二街小竹左一郎
別去余及龜年從玄民至其家彌平亦至乃出余欲
要亀年之大隅許亀年不可途別令日大隅招姊氏
室氏孝也既在其家余則追至也大隅方使隣女三
名彈琴及三絃又使筑後屋某夫婦侑容酒　亥牌帰
大隅送至半途　右近之京都
五日戊申
春山介肥後人鶴本俊朔入門　吕時任龍太郎囑
寫迂言（囑洞然）　東櫻井一太郎送日間瑣事録二十
紙（托京清）　羽倉公容職二十四日東至略曰閒濱松

庚有意於聘兄而兄未答庚實不世出英傑兄宜應
命也庚方任天下機務以兄才學任其拾遺補闕則
天下萬民大幸也兄若躊躇不決須一東下與僕議
之僕給其費請速賜回音　浴淡路街湯肆賓祠
六日己酉
杉田平三郎自界來賀飯之　久留邸人岩永順太
來訪岳翁旧職東至（内包金拾五両）大人彦國録之助予壽
在岳翁東中始知新助没也供順太酒及糕　天満
人関彌宗左衛門為巌田亮平來謝（亮平舊職遊京未帰）　名
工繕自鳴鐘容職九山借自鳴鐘余使工訂其差而
職尾州之至是復差　伊丹屋孫助來　三枝德十
郎來　垣内溪琴東至（容職二十三日所發）　午後與姊氏勇
孝也德太郎出余賀府外秋月二郎及原田真卿至
今北晋三郎家姊氏勇等俟焉晋三郎不在遂過玉
江橋賽福島菅祠遊五百羅漢祠及浦江聖天祠憩
玉藤店喫茶既而經北里帰途余訪備尚姊氏孝也
勇德太郎先去備尚方飲隣家夜帰留余供酒見隣
人穗積屋豊助者焉主人又引豊助兄為助相見日

没為助去主人及豐助導余遊北里八尾亭醵酌戌
下牌歸備齋送至　妙福寺善就来不値　敬鐙来
不値
七日庚戌
立春　昧爽與姉氏曾浴丹池湯肆賽祠　府内邸
留守谷口宗助伊丹屋孫助又右衛門来諫東南陵兄
事先是府内侯借金於炭安炭安家人元助使又右衛門促債南陵兄方為府内謀不可故謀諸余也
雄哉来不値　太隅文叔来與出赴太郎招主人
既醉埜客數十雜遝魚序余令主人弟子供酒食於

我獨自飲食先去訪信之肋主人亦供酒　行徳元
慎賢了来不値　三枝五郎兵衛徳十郎来　大人
客年十二月五日東至内包岳翁診國来　雇龍太郎書與
南陵兄東　府内人高屋三郎右衛門来訪　玄氏
庄次来
八日辛亥
洞然来曰某将之江戸　良琢来　簗梁招午時赴
馬龜年玄氏等在座先去次大隅等至余既食訪龜年
要之出浴江戸濠湯肆又歸龜年氏而去　三木昏

苗從傔僕數人而来曰某近贅於堂島某氏矣　分
遣杏菴等告十四日宴會於諸家　雇龍太郎如昨
九日壬子
發寄南陵兄東於府内邸不知兄果在府内否故
外附寄酢屋平右衛門書東内包寄大人東　發答
羽倉公東於河岸其略曰是地留守魚人聞家兄久
兵衛将至焉某欲俟其至議我東下請少遅之　聞
流求人将過肥後橋下預遣人借春波水亭未下牌
春波使人来告曰既到櫻祠乃携曾龍太郎徳太郎

清泉龜藏赴焉兩岸列衆如堵或泛舟中流觀之玄
氏及春波弟同席良久小舟絡繹下皆揭書御用二
字又久之巨舟三隻至皆塗朱鏤金卓旗幟數本文
彩精鮮映水動搖流求人坐於舟中奏樂歌聲嘔啞
鼓笛並起然風調鄙俚不如我古楽遠甚其人多髯
頭着紅巾身着紅赤罽裘頗似清人而不薙髮第三
舟正使所乘旗書中山王府及正使等字舟廣且高
柁師數十立篷背以長棹行之每舟有吏人警衛将
近橋皆偃旌旗既過橋復卓之少焉又有一巨舟至

頗粗益僕從所乘其人皆不色頭極似本邦守驗者此四舟薩摩長門龜井三侯所供也初泥屋肥後諸橋設柵禁行人待舟悉過畢徹柵數十萬衆悉上橋往來相排噪其橋橋皆然觀訖春波將留余供飯且留玄民乃令諸子去先是余與龜年約今日同赴文叔氏會故龜年跡至馬太郎橋亦半助亦至主人供酒龜年曰長平亦將之大熊氏乃走人招之至遂與玄民太郎及主人至文叔許壽菴佐々木佐一郎及僻客數人在座佐一郎既醉頗罵座衆皆恭讓不抗

春波稍醉終發大聲控其鋒則佐一郎亦避不敢去之他室少焉聞他室大鬨視之佐一郎將奮拳搏一人其人亦咋曰奴罪不可赦也將與鬪余及文叔要佐一郎入別室而出問其由其人答曰某玉造與力告人也有事於隣打戶隣人未應奴自此戶內呼曰有事者我家也莫誤認某以為我誤矣入此戶則奴未交一言直飛拳搏我是何道理言未畢文叔僕出頓首曰公且恕醉人公且恕醉人其人曰汝明旦來謝於我去戌下牌皆辭出春波太郎伴至僑居戶外

開信寺義純攜河內八尾人來不值

十日　癸丑

辰下牌與春波勇吞菴將賽今宮蛭祠過心齋橋訪良琢又訪敬證敬證供酒及飯午後辭出過界街行數丁西有金神祠賽之自其西門出經長倉側今日晴暖如三月遊人倍常年謁祠畢避人取東畔徑出於千日過多左衛門橋西折泝西濠歸路遇姉氏室氏孝也清策等亦將賽今宮也勇復從姉氏行　壽安攜笠原元春者來見請受業　洞然來飯之　大

西周仙來　縣代吾來　姉氏等歸曰今日賽衆甚多為所蹈殺者三人

十一日　甲寅

秀太郎來致右近柬　雄哉來欲招余余辭以將赴後藤氏招與雄哉出訪龜年攜之出過大齋橋雄哉別去至春藏許藥梁諸人先在座少焉小竹近江屋五郎兵衛至談話競起五郎兵衛曰容臘二十七八日雜魚場藥地八郎右衛門家黃昏有叩戶者開戶見八九歲兒泣曰我失怙恃願見救主人憫之延入室

衣食之明日兒出遊巷中走返曰今遇我父矣主人曰汝既遇父何不從去而復來也兒曰我父實繼父將殺我主人曰何也對曰我生父江戸産携我母浴函根温泉母氏與外人亂生父怒棄母及我去外人遂妻我母而子我携遊西州二三年母又與繼父反目繼父納妾逐母母携我住讃岐國龜為女侍詔令年官禁女侍詔母失業有東帰志携我上途繼父跡至岡村比過播磨母又與繼父相怨繼父要母赴無人處殺之母將死囑我曰汝必報母讐我既失母不

得已依繼父繼父屢欲殺我妾輒泣止之故得免數日前遊京師帰至八間屋港出舟遂棄我去我欲復讐然弱齡恐不克圖龜多故人必畜我且赴彼地待長也已主人愕然曰汝以匪人為繼父且有復讐志吾恐坐汝得累也速去兒白然尼埼以西我嘗過之此至尼埼之道我未知之請以君厚誼送我於尼埼主人乃使人送之將出門返主人所賜新衣及皮韈曰兒宜為乞兒態不然恐為盜所殺取我衣服矣居一日官捕手來謂主人曰聞汝家留棄兒其状如何主

人曰齡八九歳言語智謀如先成人捕手曰果然是即江戸物色索尋使伊都奈（伊都奈鬼之類）狐者之子也兒猶在汝家乎主人語其故捕手令主人之圖龜尋兒兒果在馬携歸見捕手捕手問繼父状兒曰繼父筐中藏天狗鬼狐面具常蒙之修法年既六十然向爐以手撫面忽變為二十許人姸媸如意捕手乃拘兒官署尋繼父未獲也八郎右衛門與其善為其語如是八郎右衛門又曰兒聰明膽氣非常異日若非為大豪傑必為石川五右衛門流也午後與龜年出而

降借雨具於龜年氏帰　龜齡軒携森邸留守伊島又兵衛者来不値　春日寬平送髭謝有疾不能赴十四日會　夜恩塚敬甫來與之出步御靈祠側勇修藏從雨降乃別歸

十二日乙卯

送藜杖及髭於原田真卿ノ佛願寺專精送菓子笠原元春贈餓子及扇　小林尚賢自界來賀　黄昏將赴原田氏招先訪晋三郎使勇窺原田氏客已集乎否返曰客未至晋三郎聞之供飯既而之真卿

氏則四客在座主人待余坐即供酒良久三客至亥
上牌又一客至客多數年来同席焉者往年主人謂
余曰未下牌臨我余従其言餘客至戌牌始来余不
堪遅之故今日待於晋三郎許而後来也然最後客
迨未徹至則不得不為之強坐終留連至亥下牌始
辭極有煢心余初與勇於晋三郎氏至是勇来迎同
帰　備嵩来　官令下曰自今日遏竊七日　辰與俊
達容職八日東至館内包叙席五数　本田鏡八郎容職八
日東至寄浅草川苕

十三日　丙辰
辰見勝太郎東至寄金子　将赴小竹氏會路訪玄
民亀年在座遂同二子往余飽甚獨先帰而臥良久
玄民春波亀年大酔至余家呼曰将與戸田大夫遊
河佐亭請同行春波入余臥衾紾余臂出戸之河佐
氏戸田輔本田又玄先在焉劇飲至日暮春波與又
玄屢諍余與玄民竊遁逡過半平鹿館食饅頭玄民有
留連意余走出玄民黠来別我門外　徳十郎入塾
龍潭来不値　佐々原久吉贈金謝不能赴明日

會
十四日　丁巳
辰下牌諸客稍々集而庵人来至薦使人促備嵩備嵩
為我庵人　庵已牌庵人始至客既滿室舉家蒼黄午前始
申下牌終會者六十一人小竹、訥堂、春草、篠沢、太郎、宗兵衛、喜三兵衛、亀年、春
波、備嵩、玄民子、寿養、大隅、大新、仲英、文叔、菊丸、乙骨、賢了、敬鼇、恵聞、了救、光仙、原田貞吉、香苗、木多又玄、千太郎、熊太郎、絹洲、元慎、葵園、白井龍三郎、僧一味、高妻謙之進、晋三郎、良琢、祐吉、秀太郎、春山、俊湖、僧専行、竹林謙吾、亀齢軒、清記、直吉、大西周仙、安石、平三郎、修蔵、龍太郎、増太郎、亀蔵、清蔵、杏養、徳太郎、徳十郎、了悦、敬甫、中澤行蔵、河新、今日安石自界携平三郎来赴留宿

中澤行蔵號雪城送肴請與會絹洲周仙貞吉比徹始
至原左一郎春日寛平閣剛之助平井東一鉄兵不
来送膳寛平鉄兵二家亀齢軒偶来余留之直吉将
招余偶至與焉亀年携白井龍三郎者大隅携僧一
味者至信之助不至使姪又玄代来河茂不至使新
助代来玄民不至使其子代来　酉牌春波使人来
曰方與雄峰信之助號訥堂亀年等従戸田大夫在河左
樓速臨乃往則衆既酔余頻傾杯假寐比覺衆亦皆
眠獨先帰戌下牌也

十五日戊午

昨日與小竹約從安石之界矣今日小竹使人来曰有疾不得從也　伊丹屋孫助来議府内邸事　三木屋與市壽安大隅雄哉龜齡龍太郎龜年熊野屋伊兵衛来　因順寺祐誠松本玄菴来　午前出浴浪華橋湯肆遂訪洞然（洞然）将之江戶爐以金二銖歸路訪信之助備前二家皆不値　庄次来　右近自京師送鶴肉　申牌與安石勇平三郎出沿西濠至長濠東折訪良琢渡戎橋出於今宮天晚月光如畫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一五

住吉祠前四邊無人木影滿道酉下牌至安石家飢甚既飯即寝

十六日己未

遣勇報津田呉一郎（椋亭）余至返曰将来館　椋亭送酒肴曰今日豚兒病不得拝趨　與安石晩酌畢遊大寺訪僧事不在又訪五大院見主僧（安石所善）又訪井岡玄策戌牌帰小林氏宿

十七日庚申

椋亭来館　安石将導余遊海邉辞而告帰主人請送椋亭別於門外行數歩遇販生禽者先是安石結放生社余與焉乃相議買鴨三隻雉鸍鵜各一隻放之今日有庚申祭士女肩摩且天晴風暖頗覺春色過安良街訪大庭左衛門主人供酒出與安石別於街口黄昏帰僑居　高妻謙之進来不値　田原貞之進東至送枯魚　垣内溪琴東至寄金子　原田真卿（真卿既先歿名曰節其子貞吉襲名也）来不値　秀太郎入塾玄民笠原元春晋三郎来（十六日事）大新来飲之（同上）洞然東至堅氏送之小林氏（同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一六

十八日辛酉

魚住鷗波来飲之　大人欽之助容職十八日東至大人東曰昨日竹尾明府名我於縣府口傳官旨曰汝若學多年遐邇歸敎尺嘉尚故許汝及子孫稱姓帶刀也（邦俗禁庶人書姓及帶刀）　送鋏之助所托東於尼勘與勇浴湯肆遂賽御靈祠

十九日壬戌

附荅青木松軒東於益太郎　遣益太郎托若溪琴東於河松　中村恕平容職東至　招壽菴治齒

遣德太郎托寄田原貞之進柬於高妻謙之進　雄
哉招飲携勇赴馬長府人某同席有盛饌　惠闇携
僧静賢来請入門不値　細水甚五兵衛近藤百助
柬至寄乾海光　大隅携檜垣真種者来見

二十日　癸亥

壽菴大隅来　俊洲入塾　田原新藏柬曰明日午
後請臨澂廬　裁寄稲田又左衛門中村恕平長與
俊洲達柬遣杏菴於大村郎托馬又托寄蘆村柬　亀
年来飲之将徴壽菴至亀年去余欲散歩壽菴請従

余先與勇出浴湯肆壽菴采俟於戸外浴畢之新街
西阪訪澤屋彦兵衛不在見其女帰路過鰻鱺店夕
食觀新街夜市　賢了柬曰明日請臨　安石送赤
豆飯曰賛尚賢敢告

二十一日　甲子

講詩經賢了光仙恵闇静賢等顴雄藏直藏德太郎
敬助俊瑞等来聽　原田節齋来　柬安石　發荅
近藤細木二子柬於京清　大隅携僧一味来　稲
田鵬之丞至大村郎鵬之丞大夫子致其父柬　俊達父子

笠坊正大夫村瀬静菴柬至　未下牌赴田原氏招
文叔龍護先在座主人及高妻謙之進接容有盛饌
良久柬暁至龍護先去酉牌皆辭去出
至　朝長直次柬至　浦田泰藏柬

二十二日　乙丑

敬助入塾　館稲田鵬之丞於大村郎遂見冨井清
兵衛一瀬小左衛門帰　大村庚柬至即裁荅柬托
鵬之丞　直藏介高野僧體良入門入塾　右近自
京師帰入塾　伊藤彦之丞鉄兵良琢来一大新妻

来飲之

二十三日　丙寅

講後留敬證賢了專行光仙恵闇癸園供酒善就等
顴後至諸子歳晩有贈余欵飲之欲使亀年接容招之不在九山
顕赫偶至與馬良久亀年携春波至敬甫亦来敬甫
大酔而謳未下牌諸客稍々去　神吉新右衛門来
俊瑞入塾　俵局厨人萬助来請屬其所善筑後
醫人　芳陵榮伯柬至寄海參　天野又左衛門使
人来曰明日枉駕於澂廬之祈

二十四日　丁卯
栽荅稲田子松尾勝左衛門浦田泰藏長興道全朝
長直次笠坊正太夫村田静菴芳陵棠伯柬　俊朔
介昨日萬助所屬筑後人宮川亘入門　大西周仙
来　滕禹東曰請二十七日臨敝廬　龜年敬甫来
飯之堀田誠次郎来曰先生若臨天野氏請從乃與
誠次郎送龜年至具家右近從時雨止道猶濕借主
人屐及詩韻含英出訪壽菴又訪欽兵遂渡大目橋
出於南江戸濠至又左衛門許諸客来至余携右近

浴湯肆歸則泉屋夫平頼三樹三郎小島梅作周仙
中環中耕助僧回順竹林謙五白井山城川崎八衛
太大隅等先後至主人請余命詩題乃定為曉起余
賦二律戌牌同大隅三樹三郎出二子途別　乙麿
来不値　中津僧唯了来請受業不値　春波来
二十五日　戊辰
附昨日所栽寄大村諸柬於俊瑞寄稲田子羊羹棠伯扇子
玄民来　日高涼臺柬至　宮川亘入塾　携勇敬
助浴浪華橋湯肆訪洞然家（洞然既之江戸）見其母及松本伴

五郎遂賽菅祠遊人萬數殆不得過歸路訪天錫主
人供酒且圍棋見其母妻將撤光仙至黄昏歸光仙
送至我戸外　備禹来不値　室氏賽天滿遂訪洞
然信之助備禹諸家　夜姉氏賽天滿
二十六日　己巳
藥師寺寥然柬至即作荅柬附伻　姉氏室氏携孝
也訪大新　晩與勇食斜橋有店遂觀平野街夜市
賽祠歸　滕禹使人来言明日有故請他日臨
二十七日　庚午

直藏曰請今日臨敝廬　大隅来　姉氏遊天保山
午前良琢来曰欲陪遊梅莊何如余辞曰某既与
花岡氏約矣（花岡氏直藏也）容曰先生畏途遠而已吾將使
先生舟而往轎而返無踵步勞猶無意焉乎余曰果
然則大好乃從容出則舟倚舍西沙步以俟入舟祐
吉及其婢與一妓在焉沿西濠下至長濠東折至良
琢門前出舟入良琢家良琢使其女與妓出舟而携
其妻及妻婢入舟祐吉笑曰大人歐二粲而取二嫗
何意衆皆絶倒圍棋且飲溯至上大和橋出舟經寺

街松屋街至梅莊清香掩冉僅開十之二遊人滿假
店或書詩歌而掛梅枝末載轎至余乃辞去過道頓
濠余欲上廁使轎夫借泉捲亭向所妓家見既而過島内
船場至楠櫓橋日方没出轎入花岡氏準平及直藏
兄弟片山春悦出接引至水亭堪輿家加茂越後書
家筒井信太郎及信太郎子来同席主人供茶及酒
食戌下牌同三子出至過書坊三子別去　龜年来
不值

二十八日辛未

元恭来　午後與勇出訪小竹長門人鈴木某至與
語良久同某出西行一丁別顧望壽菴在後見余走
至曰先生何之曰今日殊暖欲野遊也已曰請從乃
訪龜年不在至壽菴家睨袴渡常安橋訪晋三郎晋
三郎請從過福島遇修藏亦請從穿裏巷北行出於
野外自玉蘂店側東行半丁北折取田際小徑東行
十丁許将賽鬼子母祠屢失蹊遂出於靈營祠後小
徑東北行入街尾過寺坊至梅枝巷有肴店曰櫻林
投焉命酒庭中頗廣栽櫻數十株室有藥湯浴焉日

没使勇修藏先歸作食過北里至中島晋三郎別去
携壽安歸飲之　青木一郎太夫來至　堀田誠次
郎直吉來不值　龍讓來不值留柬曰聞先生伏水
觀梅期在二月朔某數日前見綿屋卯右衛門彼欲
導先生及某遊梅莊亦期朔日矣先生肯止伏水遊
乎

二十九日壬申

辰見勝太郎柬至即發答柬　庄次来　青洲来請
為西山相撲作文　吉田平陽柬曰請今夕臨鄙廬
壽菴来期午後野遊而去　赤井恒齋来飲之
神吉新右衛門来飲之　龜年来曰欽兵妻疚敢告
将從龜年往弔壽菴来余曰今日既晏不宜野遊且
同弔欽兵乃與二子出龜年別去至欽兵氏賻以金
二朱出與壽菴別於土佐濠歸　播磨三木人某来
見屬二生　薄暮赴吉田氏主人供酒其妻見龍讓
来訪余家遂跡至焉與飲先去戌下牌歸　姆氏勇
遊劇場　真野順藏柬自小竹氏至

晦癸酉

吉田屋喜太郎来　西山春溪自京師来訪　春波来　住吉西畔人髙尾東齋来見請受業　婣氏胥之紀州室氏寿之助送之至天王寺夜帰　三木人某及浪華人銭屋又兵衛介岡村髙四郎神澤藤太（昨日所属二生）入門　使敬助送欽兵妻埜不及帰　亀年謙之進来　夜青洲携西山相模来見　良琢将之小倉来別　敬甫来飲之

二月朔 甲戌

癸甃生賀　發寄真野順藏東於小竹氏（東中包其詩稿及余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二三

詩）　玄民亀年直藏徳太郎来賀　神吉新右衛門来告別　岩田亮平先是欺余遊京師入醫門余使右近詰之亮平因西山春溪謝過来見　雄哉笠原元春来賀　数日前與龍護約観梅午後携徳太郎出訪文叔其妻曰既之長光寺矣乃訪龍護文叔及髙妻謙之進綿屋卯右衛門在座主人曰俟先生久矣乃與出過大達寺街至梅荘前日（正月二十七日）未開者既悉開然俗客如雲不堪久駐将去余賦一絶句曰百畝田園百種梅高枝低杪一齊開唯因俗客繽紛至失却九分風趣来出荘北返二丁許東折出於野外有店曰嚮欲借此主人謝曰客既満室矣乃南行一丁地名野中有寺其門内有店亦名嚮投馬上田公圭在隣室引余就座侑酒見其友山西某子母既而余返座龍護謙之進俟行厨店東南眺桃田春晩風光可想日没出過故路沿城濠至高麗街西折送龍護至其家龍護将之天満伴至浪華橋別先是文叔綿卯別去謙之進従龍護去酉上牌帰　岡村髙四郎神澤藤太入塾　大新片山春悦来不値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四　二四

二日 乙亥

春溪告別　取昨日所發寄真野順藏東於小竹氏改書之（為詩中有重出字）有復托之　玄民使人来言方與一容飲請速来乃往平野吏人（平野土井侯采邑）及春波在座少焉亀年至吏人先去日没俊瑞来曰有客余乃辞帰　僧一味携防州徳山人相羽養藏出羽米澤僧来見飲之夜深去　日田人大和屋喜七来不値　大人（正月四日）欽之助（正月十一日）疹國東至　春日寛平来不値　大人東中有重冨鳧去秋来

三日　丙子
来安石送彦國寄勇来　作寄大人欽之助彦國西元禮来遣俊作於良琢氏托馬驢良琢以金百匹俊作返曰良琢既上舟其妻将使人送我所托也　大隅来曰方輿圖龜故人歓請臨　欽兵為妻行祓七忌祭将赴馬訪龜年同出途訪大隅見圖龜人尸祭彦三大阪人伊丹屋茂助播磨屋清五郎至欽兵氏鷗波等在座既食出龜年途別鷗波送至我戶外
堀田誠次郎大庭左衛門来　南陔兄正月二日東自葭清至　中村恕平父子来至　夜臥忽有針刺脅室氏毎縫衣往々遺針絮中余毎服新衣必問曰得無誤而遺針乎曰決無也然為針所刺毎年二三度矣多行路時隨體搖動覺之故不至大創今夕臥轉身針在脇下倒刺殆沒其孔呼婢拔之良久始脫
高四郎以疾出塾

四日　丁丑
室氏有疾　江頭官太夫来至　大人正月十八日来自葭清至　谷口宗助来曰令兄所發府内青楚（青楚歸也）蘭千六百五十来至将附之錦清敢告　平尾来齋来　午後出訪平陽不在訪備禹司馬助亦皆不在訪信之助方棱容不見訪田原新藏不在見高妻謙之進渡浪華橋又渡栴檀橋訪花岡準平不在
夜劇在傳會業　春日寬平来　遣亘於安治川良琢舟所取昨日所托来更裁答大人南陔兄来合封之而復遣亘托馬　備禹来歓之

五日　戊寅
有疾文叔来服其藥　杉梅作来至客年余過梅作家見其壁上貼淨喜公書乞之今日梅作送之即裁答来謝之（托春波）

六日　己卯
秋雄兄酢屋平右衛門平八正月十五日来至平八贈塩肴　春波片山春悅来　吉田屋喜太郎使人来曰新兵衛船所運青楚千三百五拾来至敢告
疾如昨　寒如臘尾雪下

七日　庚辰
飄風觱發寒甚於昨日　澤屋彦兵衛使高屋三郎

右衛門来曰曩者廓過而不在憾甚今日欲獻一盞請枉駕　講後飲賢了文叔来診與焉　浄源寺大淵携其弟宗順来請受業　来下牌赴彦兵衛許途訪雄哉過阿波濠訪大嘉氏来匕人不在三郎右衛門使其甥守野司馬平（嘗學於宜園）見高木市左衛門（棕亭弟作之助也）来同席主人供酒有盛饌戍牌同市左衛門出至大目橋別

八日　辛巳

疾愈先是心下痞梗嘔吐不已頭痛上蒸身支厥冷

衆醫皆謂余疾梁肉所致也余亦以為然節飲食而禁肉食殆十日矣昨夕澤彦之宴味悉山海以非飽喫不足鑿歡強破戒饞飱自期明日臥蓐矣而汗流如濯下利一行宿痾忽去快如常日人身治物理之難窮如此不可妄信拘醫之言自誤也　日田屋九十郎送蠟燭弔新助喪　東一来　西府尹先平山名助来訪飲之　小竹来曰近江屋五郎兵衛招我供鮟鱇請同兄往以方有客辭申牌名助去乃遣清作告小竹於五郎兵衛氏曰客既去僕往乎已乎小竹曰来将出玄民龜年壽安来乃走亘謝小竹不往而飲客日没與客出步欲投肴店食議所向各有説不合既渡渡邊橋玄民壽安先行因与龜年適帰而食復送龜年至其家　贈千種三位歌及糟漬香魚於澤彦三郎右衛門　井岡元作来至

九日　壬午

室氏携孝也謁城東稲生祠　高妻謙之進来曰礮邸有稲生祭願過　午後敬甫来携之訪謙之進於田原氏主人供酒同席七八人稲生祠在庭中小兒

數十打鼓噪甚酒酣主人投柑數百使小兒争取之手手相奪頭頭相摩或仆而啼申上牌辭出遊櫻店欲喫飯無嘉肴乃去過櫻橋訪分部香苗（三木香苗贅於分部氏）不在見其女黄昏帰　今日寒風飛雪　室氏夜訪晋三郎　朝長周平来至　細木甚五兵衛来至　中澤行藏香苗大隅来不值

十日　癸未

與賢了約明朝發程觀月瀬梅花　招謙之進告月瀬探梅之遊（先是有遊見約故也）伏以足不良辭　伊丹屋孫

助來告將有信於府内　栽蒼南陵秋雄二兄酢平
東托谷口宗助　文叔來飯之與出訪小竹不在見
訥堂　中澤行藏十河恭平至不値　龍護司馬助
來不値　與文叔出訪賢了不在待之少焉歸見供
酒敬甫亦至天晩與出遊坐丹尚古齋喫麥飯戌下
牌歸敬甫送至　讓平至入塾　雇修藏爲月瀬遊
從者

十一日　甲申

辰上牌與修三上途孝也及塾生別於斜橋側獨勇
送至稱念寺先是使右近促賢了故既装以俟勇曰
某欲從去何如余曰汝歸告汝母而疾走從我於玉
造二軒店勇去余輩過農人橋至玉造街口賽梅薬
師祠庭空而不見人梅花數樹抽於枳籬背自祠前
南行過猫間川側東折三四町又南折稍近二軒店
路左有蓮久寺即賢了妻家訪之使修三立街頭俟
勇來少焉勇來曰母氏不許也嘗聞月瀬梅花天下
無雙令不得從畢生遺憾矣余曰莫憂我且東汝母
請之勇悦乃作東曰勇也欲看梅心切我假勇四日

即奉返莫嗔走蓮久寺僕送之姉氏余笑謂賢了曰
古人臣有拜表即行者勇此舉庶幾焉勇無旅粧借
余行縢蒼黄就路過二軒店前東行渡玉津橋行二
三丁村名本莊出村遥望金剛葛城磐宕比羅諸峰
積雪崔嵬容觀無雪七八日來急風飛霰今日始晴
然餘寒猶嚴行數丁過今里地以餅名過深江街上
人家南畔屬河内北畔屬攝津地以菅笠名菅田千
畝路左白鷺下田不知其幾萬也遂北行至高井田
地屬河内距玉造二里矣投一庄店茶食過御廚村北
折又東轉過長田新田菱屋新田菱清等村至松原
距高井田二里矣行十餘丁一水截路北流水西曰
水走水東人家北畔曰額田南畔曰豊浦合呼曰寶
藏新家賢了有所識家訪之主人不在即出街中多
石地勢漸上溪流下注左方一人家孤松蜿蜒圍屋
名松店行數丁至箱殿村土人呼曰容無意於乘轎
乎賢了謂余曰自此以東爲暗嶺嶮甚不知乘轎乃
投一店解鞋乘轎初轎夫欲得四百錢不許乞三百
五十錢又不許遂減至二百二十錢始許之既而勇

與轎夫錢如約轎夫怒不受蓋修三所貢行李頗重欲置諸轎上故私許二百三十錢也初出大阪望東山如屏風綿亘南北十六七里最高處曰生駒生駒之南差卑處曰暗嶺稍近嶺麓地勢指上大阪城歷然可指登坂初頗平緩余眠數欲落轎為胥呼覺行七八丁巨巖當途坂勢屈曲十餘盤嶮甚四山無有大木枯草狼藉仰望水田層々以至翠微行潦皆凍陰寒透膚濺石梁左溪而行三丁許右有一泉上立石龕名大師泉末潔有修道路者要行人請錢回顧

西見大海北見淀水泱泱截攝河地也凡上二十丁許至絕巔茶店七八家以蕎麥名止轎而步下阪初極峻急過二三丁稍平緩右多山田地屬大和下數十丁經西畠萩原藤野等村至小瀨川店上見禹餘糧石問何地產店人曰出於生駒山東麓行數十丁又有一坂左右沙山斗立數十丈幅五六丈厚三四尺者數十羅列瘦松冠頂或上尖如劍唯駐孤松蓋積沙每夏遇雨崩流自然成此也往年國分山中所見是同是而是尤奇凡上十七八丁名室木嶺嶮讓暗

嶺而我疲甚焉絕巔有茶店數戶下阪過追分中村沙店東坂諸村地猶屬兩山之間日暮忽聞猛風一陣從艮方來仰視見雁數十萬斂翼而去出於平地右見一陵小池匝之樹木蔚然謂古帝王之陵也使修三問路左店店既掩戶修三叩戶呼曰路右有池何乎主人答曰寶來也余與賢了私語曰寶來蓋俗稱店人何識古典乎修三聞我語不謝去主人自戶内穗怒曰有問於人不謝去無禮甚相距數十步其聲猶聞賢了曰嘗聞此地婦人問路田夫不謝田夫

怒追拔耜殺之土風樸直不通世情故爾使修三反謝主人詈不已乃不顧去初自暗嶺西望攝及河泉平野廣莫東望春日山墨前地勢頗逼余謂賢了曰古人不都嶺西而都嶺東我不解其故既至尼辻地名原田南闢直連郡山國分北控淀伏水平地數十里獨東西逼而已知元明天皇都焉亦有以也東行一里入奈良街中戶數一萬方有神祭每戶懸燈遊人載路欲投逆旅皆辭以客滿無所寢京阪及近國來觀祭者數萬故然往返街上數迴不得所宿腹枵足

憊賢了曰我有所識且訪之去余投一店食勇修三
疲不能言良久賢了所識之人來導過街東猿澤側
投逆旅京長氏時戌下牌也奇寒徹骨問寳來主人
荅曰武烈帝陵也今日行程八里向正東

十二日　乙酉

平明出逆旅北行一丁許出於猿澤側澤即池也周
廻可一丁岸卑濁水滿焉池北地勢微穹即興福寺
也至寺門外西南下瞰數十瓦屋鱗起入門有巨松
一株虬枝四張北行平地廣豁沙路魚石數松散立

群鹿馴人東折行數丁僧房數十比簷自東門出宮
道横南北老松數十在道東隅截道東行北望瓦壁
數百層樓粉壁現林樹間行四丁許路右有寳藏院
享保中有德大君聞院主僧善槍召觀之爾後住此
者世習槍路人曰今大君亦將觀寺僧故近日僧
衆聘師習槍也行一丁左折黄草滿路有大門即東
大寺也門左右仁王石獅蓋嘗經兵禍者甚古門内
青松成列櫻樹交之春晩之勝可想行數百歩有小
池曰八幡池池心有渚神廟在焉又有朱門入門大

佛殿巍然當途殿前有鐵燈高七八尺四面寫佛經
頗古賢了曰漢製也大佛偉大勝於所聞土人曰其
長五丈三尺五寸面縱一丈六尺徑九尺五寸眉長
五尺四寸五分目長三尺九寸口長三尺七寸鼻孔
徑一尺耳長八尺五寸螺髮九百六十六點毎點厚
一尺徑六寸兩肩二丈八尺七寸自項背至肱一丈
五尺掌長五尺六寸中指長五尺周圍四尺五寸膝
高七尺而跏趺其徑三丈九尺足掌一丈三尺其下
有蓮臺蓮華高一丈徑六尺八寸瓣五十六後光知未

名漢高八尺丈三尺徑七丈八尺厚五尺刻佛十六軀皆
長八尺其側四天王及觀音虚空藏皆長二丈五尺
殿高十五丈六尺也蓋大像及蓮臺皆銅製孝謙天
皇天平勝寳元年聖武天皇勅天下鑄之後數罹兵
禍後光及他諸佛皆亦製近時所造金色猶新佛前
有天平中古瓦大小二枚大者重三十七斤有半小
者半焉余既覽大像愀然久之賢了曰何也余荅曰
吾今而知王室之衰原於浮屠也神武以降富有四
海殲征外蕃府庫之財無非其財而上無奢侈之主

賦税雖輕國用常羸元明天皇和銅三年遷於南都是年不比等建興福寺聖武天皇天平十一年命諸國建國分寺而後創寺度僧大率無虛月列聖千有餘年之蓄於是竭矣夫西土遷都者以宗廟社稷為主周詩可徵我則不然以寺為主謂是鎮護王城之具也故移於奈良則首立東大興福諸寺都於平安則首創延曆園城諸寺施良田美地焉賜珍寶奇貨爲竭普天率土之物力而徇爲西土尾大不掉之患常在諸侯我則在浮屠終至使後世天子困其跋扈

與鴨川橫流同歎矣比諸西土宦官之禍更烈宦官之為擧天下惡之故至其極必自斃而浮屠之為擧天下甘之至其極彼必先遁不與焉又轉就他如火之移薪癆之傳屍其本體既亡而餘毒延蔓無已期也試擧其徵王室之威權未下移也彼勸天子后妃為而比邱比邱尼至清和天皇以修佛故夙脫屣萬乘而立幼主自是權歸藤原氏則王室之衰彼有力焉藤原氏盛彼又勸關白大臣為比邱如法成寺入道是也藤原氏衰權歸覇者彼又勸覇者主為比邱如淨

海時賴等是也足利氏之季日尋干戈權歸強諸侯彼亦勸強諸侯為比邱如信玄謙信是也慶元以後治教大明文物悉張無入道大君則彼不得投隙而昇平之久人尚奢侈國用日乏權歸多錢於是彼勸富商豪農以歸佛結社開講汐朝談夕話滔々是也由是觀之權在王室則附王室王室衰則去附藤原氏藤原氏衰則去附覇者覇者衰則去附強諸侯強諸侯衰則去附庶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權富之所在即彼所附其終不至使權者斃富者匱則不厭也衰

者不得復盛而彼其盛日甚一日至今東大興福之徒猶據二萬石三萬石地殷如一諸侯不知今後庶人失富其所附何物乎若無所附彼亦衰乎將彼代入自有權據富使人附己乎其極未可知也開其厲階者誰聖武孝謙諸帝也聖武之號帰佛寶由光明后彼欲勸天子必先蠱后妃自牖納約故其說易行是以聖武篤信而皇后滛僧清和深歸而僧烝中宮彼術亦可見嗚呼可畏哉大佛殿東有廻廊過廊下東行數百步有鐘堂鐘高一丈三尺六寸厚八寸口徑

九尺一寸三分當經兵燹其色如土鐘下有餅店一童子出迎曰此鐘雖擊不須錢也出木桛借客擊之聲散而不颺童呼曰此餅名力餅食之而擊鐘聲大發何不食之余笑曰拙哉汝何不逮我未擊言之然初曰擊鐘不須錢也我既識汝欲售餅矣可諒顧修三買餅自鐘堂北行數十步有一堂賢了曰此裏有閼伽井昔此地旱有高僧鑿井借若狭某明神池水此水常涸修法水輒出而若狭池水涸爾後數十百年每年有燒火祭今日正當其祭其法燒火則水沸

余曰凡鑿地而水不出則燒火以通陰陽氣水即出往々有焉何足深奇若狭水涸虚誕也堂前後見大竹數竿帶根掘之其梢掛籠盛以杉葉盖以作炬也北行數步東折過廻廊下數百步賢了曰此祭拖燈心草於廊下卓炬而過炬焔拂草不燒不亦奇乎廊盡有二月堂安觀音爲高嶽與大佛殿敵東西對聳西見生駒志貴諸山遠翠偃欄自南門出下磴右右多小祠左有一山風趣濕藉黄草蒙茸數松點其頂不見他木石所謂御笠山也過其麓鹿與遊人相摩

南行數丁路傍漸多石磴出於春日祠側初謂祠必弘麗也視之丹青剝落棟宇頗荒自南門出下磴石磴數千往々見刻大永享祿元龜等年號更南行數丁入林間雜樹蒙密青苔如氈有小祠名奧院自祠前南行下阪二三丁寂不見人出於街尾問月瀨路土人曰宜東行行數百步人家盡左傍春日山行數丁地勢漸高迴顧西南見粉堞一帶横數里外即郡山城也行數丁農家數戸在路左遇歸樵問路曰月瀨小逕如絲非生客所能過此地有平右衛門者善

諸路何不雇彼爲導乎指迤西一店曰是平右衛門家也乃入問路主人曰公等何故之月瀨乎曰爲梅花也主人曰然則樵夫誤矣月瀨有二一則在春日山後是所謂小徑難過者一則在添上郡與伊賀接界是所謂多梅花者添上之月瀨大道易辨何須導乎乃辭出行一丁許有阪巨巖當途老木成陰右有溪流淙々鳴大石之罅往々見小瀑布賢了數停杖問其故曰山樹過半是楓秋錦可想余笑曰都會少楓樹公等僅見數十株輒賞僕生山谷間雖有數十

萬楓對不肯迴首也凡上三十丁許至絶頂有人家
十四五多石工故地名截石嶺休一店修三勇後至
余叱曰汝輩平日誇曰能一日走十五里而不及類跛
鼈之我何也且先行勇乃先行店頭有數客息焉謂
余輩曰何之曰月瀨也其人曰月瀨則宜南折取小
逕前行客誤矣乃呼勇返自店前南行兩山相距可
一丁中間有水田路上往々見殘雪地勢頗似筑前
小石原行十四五丁東折村名陶山路狹迷入人家
園中步畦間三四丁出於官道行十丁許村名大稻

葉投路右一店炊飯見荷兜及鳩過者價賤然無誑
屠者問主人月瀨幾里答曰彼地人偶至請使之導
皆恍見其人其人曰某名梅屋武平住月瀨隣村尾
山尾山梅花十倍月瀨請宿我家乃從武平行數丁
左右山逼左方田間有一叢灌木武平曰古陵也地
勢漸上為坂寒氣鐵雪溪間飛流悉結氷柱採此以
嚙上十四五丁一石塔當途武平曰數年前近江一
女子為衆男所誘携至此山上逼之女不從投池死
後為靈不已故客膩造此塔云坂頂有數松焉武平

曰蘋我入庶基在二丁外然荊棘塞徑不果往探下
坂十四五丁凍沍漸釋深泥沒鞋嚙蹠夫製杖而行
村名水間入林中地勢漸上七八丁路傍有六地藏
及石塔頗古東南折數丁四山低伏遙見遠山摩天
項皆戴雪蓋伊勢紀伊諸山也極東有一山全白無
點青者相距可七八十里其前遙碧一帶疑海也余
曰往年荒井津口始見富山狀同是而差大以地遠
近測之是必富士也不然二月中旬恐無全白之山
兵子笑不信曰富士百景未聞有大和富士也余曰

嘗聞大峰山上晴天見富山是地近於大峰也若不
信我言且錄之以備異日辨證焉行數十丁村名大
橋一溪北流溪心奇巖突出往々見梅花橋東一農
家南軒向日乃借席箕踞主婦開障子漢名未知曰自廣
瀨乎余愕然謂賢了曰此人何故識我姓賢了亦訝
之既而悟廣瀨是近村名也出行山際半里村名津
越沿路梅樹無數然地寒開者纔二十之一見耕田
者皆着草袴路忽南折數丁又東折地勢微上過梅
林間十四五丁村名北野北有茂林武平曰菅祠也

此地高寒京坂雖臘尾春初無此寒氣勇修三常後
不及余平日毎過生路使從者記地名及山川向背
投逆旅後燈下點檢以載瑣事録此行命修三執筆
遇勝槩欲記之顧修三輙後在十町外不得記至是
叱兩人先行地勢益上五六丁左有小逕武平曰是
赴月瀬捷逕也取之而行短草迷離無有樹木遥望
伊勢伊賀山城諸山蒼翠疊攢上十丁許地勢忽下
七八丁峻甚至溪流側往々見水田平地僅數十歩
又登前山十四五丁其峻相若絶頂亦有數松迥眺

極佳其西見巨石五六高八九丈狀如人立行數丁
（右）有巨石武平曰鸚鵡石也皆大聲呼不應余曰是虚
名也我豐耶馬溪有巖應人聲處大呼小歌無一不
應移在上國名噪天下而無識此者也至是日將沒
皆疲不能歩三子先行余與武平後武平曰月瀬距
此僅五丁矣武平鄙人善歩其所謂一丁常四五丁
也余大呼三子曰武平云月瀬尚在五十丁外皆怒
且恨曰此道無盡期世人稱月瀬者蓋恨於此嶮而
無所泄故歸家後咸稱其勝欺他人而蹈我轍以發

其慍而已猶衆皆過路前者為物打頭不自言後者
皆打頭也武平聞之愀然正色曰實五丁夫子戲加
十矣衆大喜地勢稍下沿路梅花簇々不斷知實近
月瀬也始忘足痕山限有地藏堂其前檻泉噴起白
沙熒然見小魚来往自堂側北行地勢陡下屈曲數
十盤盤々悉梅人家依崖高下數置所謂月瀬也穿
梅花中北下三四丁一流（溪）西流廣可二十丈時既晡
近梅則見遠梅則糢糊無辨乘渡舟渡溪歸樵絡繹
武平請曰某自捷徑先歸洒掃而待公等且從樵夫

来傍水行數百歩北折上阪萬木森列月華方鮮仰
視樹杪萬素掩冉知是皆梅阪陡忽屈曲數十盤至
樹蹊處有麥田樵夫呼曰此地臨溪放覽尤佳乃立
田畔以望夜色微茫唯見高崖低谷如雲霧繚遶無
際而已余（謂）贅了曰古人稱櫻以雲稱梅以雪如今所
見梅亦可稱雲也古人稱雲以海黄山以雲海著此
地亦宜稱梅海也漸至山頂梅盡有松松盡度山脊
數丁入村中右轉行一二町至武平氏忽得一絶曰
探勝心雖未肯灰弱行怯路屢遲回百三十里崎嶇

境甘為梅花淂々來武平雖深山農家時々有京都
伊賀文人来投宿者故屋室頗潔又鮮人情謂客曰
野人不解割烹請公輩自任乃皆起作飯武平曰南
都至此六里有半矣實無十里山中無里程一村人
家寥々落々亘數十丁問路於村南而曰一里行里
許又問於村北猶一里也今日路向正東自北野後
向直北

十三日　丙戌

尾山地高候寒夜来臥衾如鉄殆不淂瞌眛與開戸

南面視尾山月瀨地形一溪蛇行劃両山際山高溪
陥或見或隠終入西山首尾相距可一里月瀨在南
山之陰居坤方其左未方有村曰岳尾山在北山之
陽居艮方其右乾方有村曰長引長引與月瀨正對
南北之山其高相如皆去溪涯可百歩峻急如立掌
尾山長引在絶頂而月瀨嶽在翠微故北村如橋南
村如梓尾山月瀨相去可七八丁而下此上彼則里
而遠溪南岳以東無梅溪北尾山以西至長引皆有
梅北梅之多五倍南梅且南梅向陰北梅向陽寒暖

異候就其方開計之南花不當北花二十之一旭暉
浮水鶯聲出谷煙起遠處樵立高崖桃梅雖異使人
想武陵溪矣辰牌使武平導自其門前取花下小逕
南下繁霜如雪行數百歩逕盡地勢斗落臨溪溪細
如帶地高可知俯視脚下至溪涯山田數百級級々
皆梅猶夏晩暴雨乍晴同雲忽分數點於彼一片於
此自低谷間蓬蓬上也地仄觀労乃東折行數百歩
又北折出於村中屋後舎前無樹不梅時見疎竹武
平曰梅子爇為烏梅販諸染紅紫者昨夏以来官法

嚴服紅紫者大減某輩殆失産矣西行數百歩路右
有寺自其門前南望地勢微緩見花極多不似向之
地仄十歩以外低入脚下也下數百歩出於武平門
前益南行而東而北而西至此一周四丁矣余初見
古人詠梅詩多用苔字以為不切此地梅蒼苔緑蘚
封幹包枝毫不露木質苔鬚下垂者或七八寸樹々
皆然蓋樹古地僻致然始知古人所以用苔字矣既
而復自武平門前西行下阪一丁許有微溜竄石罅
而落武平曰是名崩瀑初三十餘丈往年大雨山崩

瀑遂失故名此路即昨夕武平所謂捷徑陡甚詰曲崎嶇百步十轉每轉既見之梅隱而未見之梅出昔年岡本梅有浅紅縹白数種此地則皆太素野梅無有別種故雖向背遠近其觀不同色皆如一是可憾也回觀瀑側巨巖數十頭角崔嵬蓋土盡而山骨露也梅横巖間者尤奇巖中間有類笠物武平指曰是天狗笠也天陰必失巖高人跡不至其狀難詳然為笠無疑憾不携望遠鏡視也下到半腹始聞溪聲凡下八九丁到溪涯欲回顧來路之勝地逼勢高直臨

面上且密通萬梅不得快觀余謂賢了曰不識廬山眞面目唯緣身在此山中眞也見溪心有一大石廣可七八丈其尾連北涯水成数派於石背浅而狭可跳越則越就石上石距涯數十步見山之半腹以下而半腹以上猶不得見皆曰是猶見美人腰支不見其面何益不如僱溪舟棹於中流眺之乃沿溪下三四丁出於昨夕所經路至溪口舟在前岸舟子應呼聲至武平曰客欲共兄以百錢而泝上流何如舟子曰善乘舟舟子曰舟中無席具且歸家携席及茶具至時溪風大起斬寒栗肌勇謂修三曰此行吾大急相從所服上袷衣寒不可耐兄重襲綿衣吾且與兄角力勝者褫負者衣如何吾負凍死不憾也修三曰善將就溪涯沙上而戯賢了曰角力者必有綽號如何余曰勇面白修三鼻赤宜曰白痴川朱愚山也賢了絶倒既而修三負勇褫其一衣時席既至乃乘舟先望長引相距可十丁山勢參差一穹一窪穹處多杉窪處皆梅碧色外浮白勢内沈猶夏時望富山残雪也次望月瀬及嶽梅之未開者濛々一帶成浅紫

色既開者疎點其間猶彤雲浅雪華也泝四五丁望尾山山形開闔如延屏風田畔重疊似累浮圖山田數十級遠見上級下級之差可五六尺而梅長丈餘下級花梢蔽上級樹身每樹見花而不見身自初級推至數十級白勢堆堆浪疊鱗起初花樹之前後疎密高低遠近位置既定及舟行高處遠處移遷而卑處近處移速於是級級旋轉堆堆亂分現者翳々者現疎者密密者疎高者欲送低者方代遠者始開近者既闔位置顛倒向背變換其奇難摹北山猶高舟

中所見殆及翠微而絶巓未也舟子曰吾舟渡舟也遠泝恐妨於行人泝七八丁止棄舟上南岸小逕如帶沙阜蒙茸所見及北山絶頂然尚未見人家鷄鳴狗吠總在香雲之内行五六丁沙上多獺跡如屋大石數十兀立溪觸石或成瀑勢至是尾山梅花覽盡十之九矣余自遊上國觀岡本伏見水及此地之梅伏水十倍岡本而此地又十倍伏水實海内奇觀獨恨令春奇寒花為風霜所厄黯然失光艶如帶煤之雪也已初聞月瀨屬伊賀而實大和去伊賀猶里許月

瀨梅不當尾山十一而聞月瀨未聞尾山此二者何也蓋月瀨之屬伊勢以大和無文人也尾山之名讓月瀨以地名不雅也余於是知文人之筆重於邱山而名者實之賓也返故路復乘舟着北岸取昨夕路至樵夫所稱處一帶碧玉之流界破兩岸白雪之林狀甚歸武平家煮梅花而代茶清苦可口午後辭武平氏将趣笠置自村端北行下坂數百步西折行兩山間十丁至長引截村而西行上山背小逕縱横不知所向使修三就一丁外人家問之比返一樵夫至

曰且從我來路於山上十四五丁山禿土赤不復見梅花他山絶頂往々見巍松樵夫别曰宜直北行出於田山村矣地勢微下溪流潺湲巨石横路樵夫方伐木左右山皆新伐木濯々然行七八丁有岐一通西一通北令修三就人家問之曰通北者可乃行入村中所謂田山也畦路縱横皆至人家庭上而絶茫然失向背每四五步輒問縈迴十餘町西下又南折出於向之岐通西處蓋迂半里矣自田山直西行一步卑一步初傍林脚稍入林中地勢陡下廿四五丁

坂将盡右方溪間梅花如雪下到平地一溪東流水色鬱藍其廣可三十丈溪北奇巖累々如城樓所謂廣瀨也乘渡舟截溪北行坂自溪涯起尾山至廣瀨二里小徑荒蕪無有官道至是牛馬來往路修且廣上坂二十町許地高殆與尾山敵村名方衙瀨行數十丁地勢漸下村名奥原一溪西流左溪下六七丁渡橋左移有居疎篁翛然風趣極佳問柳生幾里店人曰八丁也日将暮皆疲議曰令日且至柳生宿明日昧爽赴笠置矣出村行數丁有阪朝霜夕消新濕

上趾上三丁許又下嶄巖塞道嶮甚下層數百步即柳生也初謂柳生諸侯城下人家必不減三百故有投宿議至是唯見農戶樵夫左斜右傾之屋散在高崖低谷間大失望然倦極不得已投路傍一店主人曰尾山至柳生三里實四里而遠路向西北見主人壁上有弓矢問農家用此何為答曰我儕世以武藝名故封内臣子農商亦習武

十四日丁亥

昨夜丑上牌余以為寅下牌也趣館人作食既食天

不明皆復假寐館人恨甚昧爽上道北行過兩山間霜華沒鞋皆曰二月中旬嚴霜如此生來未見余謂勇曰此鄉與汝鄉田野地寒相敵矣行半里晴旭一抹射前山頂鳴雉數声不知其處山益逼而地益下有溪流奇巖怪石羅列溪心又出沒蔦蘿間頗似耶馬溪行數丁山漸開遙見人家梅花數百現於山際及蘿落閒即南笠置也欲探醍皇古跡於東山頂土人曰客欲乘舟下木津川宜疾走不然舟盡發無及乃止笠置人家數百大勝柳生行村中二三丁至水過所謂木津川也兩山對峙川界其中間西走廣可一丁山腳離川涯數百步川北曰北笠置南北人家皆背山向水地形似月瀨然川廣地闊山卑望敞其勝倍蓰晴巒離林輕煙橫水浦柳叢竹陰見杏靄之間數日陰寒至是衆禽和鳴暖氣始覺春意余謂賢了曰此地絕佳假令分尾山月瀨十分一之梅花次此兩岸世間恐無比矣數舟倚岸大如淀川三十石舟土人謂余輩曰此至木津三里公等專買一舟宜出錢一千若寄於人之所買每人出四十八錢可也

時有一行旅人買一舟余輩欲寄乘焉旅人曰我舟猶廣請乘土人曰此四客（謂我輩）所出錢屬於我乎屬於君乎旅人曰我既出一千錢買此舟即我舟也錢固屬我何須問乎土人掉頭曰舟加四客則任重其勞在我而不在君錢宜屬我旅人不可遂大聲相詈土人謂余輩曰別有使舟請乘之乃麾乘積木舟水頗駛深處丈餘淺處一二尺水底白沙如雪而不見石舟子二名撐篙行之初解纜南有鬱林北則多竹下七八丁水際多竹而慈仆蓋為夏漲鑿根也南山

黄草至頂而官道屬山半腹直臨水上頗似我鄉長溪下十余丁北方有村名木屋竹林至此而斷下十丁北岸村名不出山頂多松左右林薄黄鸝亂鳴下數丁北有御影原泉川諸村舟子曰此地有截菜石見於古歌至今截菜具上不損及也至此兩山漸闊水流益廣舟子指北方一山截松曰是名流岡元共笠置山聯屬中古洪水時流而至此故名此西有平野夏時水漲濁水過山下而出於平野俗謂此山浮魚根也下七八丁至鴨地名南方平沙數丁名鵜世川

原近山稍闊遠見春日三笠諸山下數丁北有西村平沙數百步沙外多竹竹外多松至木津南北山全盡兩岸平沙數丁水流益廣時西風嚮發蒲帆皆風陸續泝来木津距南都僅一里出舟上北岸堤上而步即京師赴南都官道也堤高數丈長可四五十丁自笠置至木津嚮向西木津以西水北折迤西流堤隨川而曲堤右原田每々村落相接行里許下堤路於田間七八丁村名平尾村盡道平如砥澗川往々截路西通行十餘丁村名川田道迤西張左方多孟宗林木津川復稍逼修三謂勇曰此地多水田忽有孟宗林何也勇曰以販筍也修三曰不然竹根能護堤以防水也争論不決質諸賢了賢了曰賢等屢為奇行而吐畸說使人絶倒大類膝栗毛江戸人所著書中北八彌次郎兵衛矣行十餘丁村名藪又有長堤步堤上十餘丁右下路於田間有澗川川高於平地數丈望之如阜截此下入玉水村土人曰此地舊千戸今不滿三百余曰地相太惡宜矣其衰也賢了曰地相何如余曰夫川宜卑而在北村高而在南今川高於村

而南塞村卑於川而北伏陰陽向背皆失其宜若移村就川南高處而下瞰川則可矣行二十五丁村名高茶店行數丁村名十六急霰忽至避之店頭良久晴乃出四望東南諸山白雪皚々頓改舊觀西北則暖日輝々鳥啼梅花正南則黒雲接地雪意方闌行數丁村名中村梅林一帶夾道而横茶坪點々与梅田相交行十丁村名長池出村列松夾道木津川稍遠水田彌畦村名夜义觀音行數十丁過久世新田諸村入小倉村滿田悉茶坪去宇治僅二十丁矣村

北即小倉沏一名椋湖至湖邊休一店見漁人荷鯉鮒過長尺餘蓋湖産也出百錢買小舟泛湖湖東西五十丁南北相如聞夏秋之交芙蓉萬莖天下壯觀而余未見舟子一名以竿刺舟行極疾往々見蘆葦樹梢自水中出又見洲渚點綴鳧雁沈浮比令朝下水津時頗勝唯憾日沒寒風如炷手巾包頭不得眺望而已行里許着前岸出舟上堤則堤外亦有湖堤蓋堤横劃湖心成二也行數百步入伏水街中至豊後橋自是為熟路投一店買飯修三在舟頻欲瓢酒酒

氣為風所壓不發至是饑發面色如灰自稱將死余曰酒醒也不久愈莫憂既而稍醒初過河内大和店上飯價一椀十錢容計椀數償錢修三勇奮放食為余及賢了所嘲至是修三屢一椀止畏病且鮮嘲也及償錢店人曰飯不論椀數每人百錢修三悔欲復食而膳既徹皆鬨然笑出月明如晝踏影渡橋賢了謂余曰公今夕歸浪華予負道自此別赴京師乃送之行數丁街盡入梅林月光在花花影在人群動不聞物我齊忘境靜心淨不覺吟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句步花間四五丁又出於街上與賢了別渡京橋投逆旅池六氏勇曰某今夕歸浪華慰母心舅且留觀明朝梅花何如乃使勇歸與修三宿焉

十五日戊子

先是伏見人小林新助訪余於浪華余病不見令朝遣修藏訪之返曰不在一平明出逆旅渡京橋北行街中有神祠謁焉自東門出過街四五丁謁御香祠亦自東門出左折入梅林過昨春所經路至善光寺

客年所憩登大門上四望今日牢晴片雲不起天色上青梅花下白鷺鳴遠樹煙横近落暖和之氣使人神暢心怡與客年天曇雪降昨夜月苦風寒物色既異我興亦隨改也自寺門南行一丁出於官道東行四五丁前有一岡萬松欝茂其左小郎黄草蒙頂余以為必古蹟也見農婦耘梅花下問之答曰豊公字治見臺蹟也又問此東猶有梅林乎曰非無梅林然蹤少不足觀也乃返入街中忽念吉田有秋必在此地使修藏遍問醫家無識之者余飢投麵店使修藏先返

逆旅買舟余出失路西行一二丁遇修藏来迎乃與
歸辰下牌也初舘人曰令伊勢（浪華舟主名）舟以巳上牌
發命買之既而過午詰之舘人曰我忘報公舟既發
矣土屋舟将發請来之午下牌買土屋舟解纜而風
劈面泝以西両岸往々見梅花又見鷺鳧群立渚中
至江口天晩西下牌帰西濠僑居　吉田屋喜太郎
来告青莚至　晋三郎笠原元春龍太郎玄氏来賀
博多屋光藏所送日田紙至　中澤雪城来曰十
六日開書画會於兎角亭請臨　室氏将与嫉氏及

大新妻遊伊勢説孝也於晋三郎家（以上五則今朝余未帰時事）
撿十一日後事如左吉田屋喜太郎告青莚至京
善東至辰巳勝太郎来訪文叔来雄哉来診室氏病
本田欽八郎東至油屋獨平亀年来（以上十一日）十河恭
平中澤雪城来（以上十二日）長山東亮来岩永順太来綿
清使人来東一来勝太郎去（以上十三日）長崎人携長川
東洲東至（小長崎人姓名西清四郎）雄哉来日向人田中某携水
筑太可東至（以上十四日）亀藏歸郷（十五日）
十六日己丑

大新妻来　賢了自京師帰来見　東小竹曰公若
赴中澤雪城兎角亭會願陪小竹荅曰請午後臨敝
廬既而小竹携草場立太郎及二書生来促余出高
四郎従馬小竹曰茶博士山埼某亦約同行既待於
濠西矣乃渡斜橋就之過堀江難波新地至兎角亭
雪城迎登樓諸客既満座各分黨而飲雪城引余輩
入西隅一室敬證来曰某方與棕隠九山等飲請臨
我席余乃往小竹亦率立太郎等至凡會者數百龍
護文叔大隅壽菴玄民亀年春波宗兵衛元恭父子

余所識不可下三十人増太郎體良等亦至小竹謂余
曰衆皆懸其書画于壁凡數日不在家故獨無書背
席上一揮撥主人乎否雪城聞之苦請余就南窓執
筆僅作數字乞者雲集連書數十紙生客益至乃投
筆遁衆尾来扼腕引袖不許就座避入西隅室小竹
亦既執筆乞者圍繞猶吾厄也小竹紿曰将旋下楼
不返衆復圍余不得去又書數十紙乞者益多小山
忠兵衛曰請絶筆於我一帖乃書嵐山一絶與之走
下楼猶有遮行者余不顧就飯所（酒席在楼上飯席在下）命飯

既而魔高四郎出時申上牌也訪新清新居主人疾而卧歸路訪敬證不在其妻曰拙夫觴妾夫子至諸少留我將歸見初自本月六七日夜白氣現西南或曰蚩尤棋也或曰陰虹也今朝讓平曰閒剛之助家有測天諸機以機視之彗星也余欲親睹之使讓平約剛之助兆角歸路必相過矣向見敬證語之敬證欲從故命妻留余少焉文叔賢了至亦聞彗星說故也日沒天陰余遣高四郎問剛之助曰天陰不見星猶奉訪予答曰晴而不必論唯臨敝廬敬證來歸余

恐剛之助倦待也要文叔賢了與往至心齋街而大降賢了就一家借傘屐而附余別去渡西濠及堀江至聞氏剛之助寬兵衛亦測天器物數種且述其論皆西洋地動說也亥眇布密余耳能聞而心不能了故不錄久之雨歇然顯（溫）雲糢糊不見星月主人供酒戌牌辭出敬證欲觴余及文叔於新街使高四郎先歸而至京亭召妓數人備酒且迎其妻至遂劇飲至丑牌余及文叔假寐他室比覺天將明攜文叔歸僑居　庄次來不值

十七日　庚寅

津田多門者來見為其所善某請入門　雄哉來診室氏　以室氏將遊伊勢屬新清雇一婢　東一來　東野哲次郎使人來取所乞書　高屋三郎右衛門來贈塩肴　司馬助來　京善來至　夜娍氏室氏勇之大新氏宿使讓平敬助右近高四郎送之

十八日　辛卯

昧爽訪大新娍氏等來上途主人飯余余恐後講時遂不追見上途歸　吉田屋喜太郎來　菊池孫助

東至（淡琴變姓名曰菊池孫助屬家政於其子）　長山東亮來　亮平來見　呂考也至則言晉三郎氏之樂即去　雄哉來　櫻井一太郎來訪　文叔來飯之　夜龜年來与之肥後橋觀彗星

十九日　壬辰

春日寬平所囑古山靜齋者來見入門　伊丹屋孫助來因托寄後藤令四郎東　南陵兄本月六日東自谷口氏至　岳翁東至（吉木人所攜）　中澤雪城來　片山元圃東自伊勢至　為川住之助者來見入門

荒木吉次自肥前来見　托谷京善東於讓平
令朝謁祠以後不必記　夜玄佳来
二十日癸巳
先是與小竹龜年約令日赴蒔田鳳齋招矣小竹以
有事辭乃止　小西清四郎来　加藤晋十郎長岡
正平長與俊達宮原敬藏列名東至送五敬館十二
月叙席　住之助来　龜年来　備禹来飲之既而
送至其家主人供飯　大雨客臘来無雨春寒栗烈
十年来所未見一雨催暖陰陽其自是和也歟　清

作歸郷　田代柳井某来
二十一日甲午
謙之進来　司馬助為其父忌祭招午前赴焉衆客
亦集乃訪備禹逸則太郎香川一郎及雜客十餘人
既至有盛饌歸路復過備禹氏　詩經講終　使修
藏館吉次於尼勘氏吉次来　稲田子東至　分部
九觀来九觀香苗更名　始講近思録
二十二日乙未
備中人横田来助来見請受業　以妙壽太夫人忌

祭施飯藝生備禹與焉　石芳也至復歸晋三郎氏
藤禹来曰請明日同小竹先生臨　吉次来與之
出修藏從遊大融寺遂至航店店婢要我欲飲之紿
曰謁兎子母祠歸路過既而自他路去婢見之追来
乃走適過露菅祠側及北里渡渡邊橋訪田平陽不
在歸家飲吉次日暮玄民来曰我有嘉肴獻一杯辭
以齋日使吉次見其去送至船街橋觀雪彗光芒頗減
吉次同玄民去
二十三日丙申

顧壽寺名阜東自江戸至寄淺草川苔　横田来助
東至　未牌将赴藤禹氏令朝与小竹約同行訪玄
民而至小竹氏主人方作書乃與長平話阿部緣洲
至曰某自訪先生至焉也既而与小竹父子之藤禹
許有盛饌後藤春藏後至主人兄善藏見日暮宴徹
小竹曰令夕高田樗堂家有書畫器物市歸路過何
如皆曰善乃出渡西濠至高田氏坐客數十人各出
其所齎諸器於座每器傳觀觀畢器主坐中央手器
自賛曰此器究無玷何如一容呼曰銀一兩主應曰

一兩一兩言未畢一容曰二兩主又應曰二兩二兩
一容曰三兩主又應曰三兩三兩言畢無復呼者則
販諸呼三兩者三兩未慊主意則辭曰直不當器敢
辭余買小文筆及盆成牌歸小竹春藏途別長平出藤尚氏
先去謙之進入塾　晋三郎贈鮓　春波来不値

二十四日丁酉

俊策大昨日出奔令日使亘告之春山　小竹贈羊
羹　文叔来　敬甫来與之出館吉次於土佐濠播
利者許吉次見柳井来吉且曰某同寓長府容常欲

見先生令剃去在舟於越中橋側某走伻告先生臨
焉彼将来既而伻返曰舟将發不得来也敬甫曰我
且飲先生導余及吉次来吉渡越中橋東行余省孝
也於晋三郎氏主人不在其妻見渡玉江橋出於北
里第三街日既没投萬壽亭飲戌下牌吉次先去敬
甫来吉留余欲去無從者雇轎夫帰　雄哉来不値

二十五日戊戌

龜年来　小西清四郎来　春山来議俊作事　良
現來自京師至　雄哉来　午後與謙之進約賽天

滿祠謙之進先行俟於佐伯郎余子春山就焉謙之
進方與主人新田原藏飲主人曰寺街有好宅賣先生無
意於卜居乎余曰且往観謙之進令郎人導乃往観
之地屬寺廛賦甚重且屋荒庭狭非我好也東行過
寺街南折出於祠後渡天神橋日没視彗星不見春
山別去謙之進要余過綱彦店食而帰　惠聞使人
来訃正福寺猶允死遣高四郎弔之

二十六日己亥

有疾風邪喘咳　庄次郎来請書天滿菅祠上棟告牌々

大七八尺唯書御上棟三字拙甚　春波文叔来
夜携謙之進訪雄哉道寸之至西濠肴店食雄哉送至
疾益悪

二十七日庚子

召雄哉服其藥　岳翁本月上旬東至　永井元亭
東至寄海苔　僧文隆自佐伯来訪　福光春齋妻
来不値　龜年来　前川文藏東至

二十八日辛丑

疾如昨雄哉来診　中席序　晋三郎携孝也来

載荅了現東托諸京清　東安石　羽倉公本月十八日東至略曰聞兄不欲仕且不能速東下僕不得已辞諸濱松侯矣　敬甫春波玄民堀田誠次郎来

二十九日壬寅

載寄大人東托諸杏菴　疾如昨雄哉来診　強結髮而浴訪玄民又訪雄哉要雄哉訪賢了主人供酒且招敬謐至酉牌帰敬謐雄哉送至　片山春悦来　庄次来不値　田平陽送其詩稿　大國屋治兵衛者携勇二十四日東至東曰令日至勢州松坂　夜捺亭携其弟僧宗廸高水市左衛門至

晦癸卯

亮平帰郷　發荅永井元厚東於出雲屋　午前與謙之進出訪庄次藤島至大新主人供酒飯余欲訪平山名助於西府而不識路大新導至府門去名助見曰府尹闇在江戸令日東至報擢江戸尹某輩将治装東下忙甚恕我慢乃令侍詔結其髮且飲余主人舊禁飲至是曰某元為在此地任劇務不飲令将去此何苦不飲自飲侑余悦慨語時務既而曰某将

往見東府尹告東下從者既俟余乃辞出不見謙之進獨歩至文叔許少焉謙之進追至要文叔出渡天神橋訪安藤多門不在出於北野迤西行謁露菅祠至蜆橋謙之進別之佐伯郎文叔送至飯之　俟作兄伯齋来不値　欽兵来不値　春山来不値　合茂自日田至来訪不値

三月朔　甲辰

僧文周来見　受塾生賀　伊丹屋孫助携南陔見

二月十五日東来見　雄哉来診疾痊乃辭藥　備

前人林敬次者来訪不値　大嶋若無聊台敬甫飯

之備禹来訪飲之携二子赴堂島肴店而飲而益甚

歸路敬甫先行余與備禹過八尾亭小戲敬甫自萬

壽亭走人来迎乃赴焉戌上牌出敬甫別去備禹導

入其家借紙燈歸　柳井敬仲入塾荒吉介之

二日　乙巳

善法寺大聚東至內包金二朱　洞然東自白川至　春

山携橋本伯齋爲俊作来謝罪　台荒吉議南陔見

所囑事　大新贈餅　俊瑞請曰果將借金於一瀬

小左衛門彼欲得先生東而後許之願爲東之余乃

作東既而小左衛門不許余責俊瑞告我遣敬助告

諸小左衛門小左衛門答東曰俊瑞欺妄状

三日　丙午

受塾生賀　大人二月四日鉄之助二月十一日東

至合戌所勢日限彦助送東及乾年魚泉吉送東及乾葷

備禹長平築梁宗順清記龍太郎徳太郎鴻池吉

次郎利三郎幾太郎太郎壽菴敬甫淨圓指月春齋

春山大隅元春雄哉田邊屋作兵衛門晋三郎鷗波

在次寛平乙磨来賀　賀筑梁王小竹氏介謙之進

見主人出謙之進别去杏菴秀太郎従賀玄氏龜年

大隅壽安鉄兵晋三郎元恭至大村邸見一瀬小左

衛門至備禹氏春波在座曰今自訪先生至焉主人

飲余及春波乃使従者歸謙之進至欲導余遊佐伯

邸余曰且俟同硏謙之進去少焉洄徽使備禹婢台

謙之進至出賀太郎春波宗兵衛信之助至邸主人

田原新藏方共容余腹痛坐别室良久愈文叔敬助徳太

郎至謙之進欽余及三子申下牌出謙之進及三子

從歸　荒吉来

四日　丁未

春波来傳龜年言曰請今夕臨　葛民使人来言欲

陪遊天王寺何如將從之龜年来曰天王寺路遠必

夜歸然則不得臨敝廬也乃辭　日高凉臺東至內

包黒河黔次東黔次寄海苔　午後與高四郎出訪

備寓要之遊北野備寓曰某所識寺街裏巷龍興寺
和尚外無一僧請訪之乃至裏巷一僧露坐門外誦
經備寓曰此寺主也僧起導入寺室邃且廣晴塵堆
牀亂踪縱横脩竹森列窓外杳不聞市聲余笑謂備
寓曰是㮣似水滸傳中瓦官寺不圖都會繁喧之間
見如此境也僧曰貧道今日設讀經場於門外不得
在内貴客随意寄傲去余輩買大融寺豆腐出所佩
瓢酒而飲余醉眠比覺冷透筋骨促備寓出備寓自
東門去余自西門去既出於寺街不見備寓俟之良

久至歸至蜆橋與備寓夕食肴店使高四郎先歸備
寓送至　元愼金城和田公美荒吉来不値　中澤
行藏来　夜與春波至龜年許主人供酒筑渠鷗波
同席敬甫追余至戌牌歸

五日戊申

大新来曰有人遇令眷及荆婦於京師者傳曰其言
曰將以本月七八日歸　發答曰高涼黒河齡次
來於吹田屋　吉村重助来訪　翠江東室氏送蕎
麦及胡麻油氷餡　庄次来　河茂竹助豫州銅座吏

北脇治右衛門来見　安石来留宿

六日己酉

吉木人来請見室氏荅以未自伊勢歸　荒吉来并
安石觴之既而携二子赴堂島肴店食雞歸路過浪
華橋大雨新止濕雲猶擁摩耶山頂日脚一線自雲
罅下注而不外泄橋下平日淺見沙洲此時春漲拍
岸上映雲色渺然蒼黒之心包帶様淡黄之光初見
溶々疑逝不返次視鱗々知湧無盡古人云鎧光似
流水是即流水似鎧光也仗傘立橋久之去　晋三

郎来　安石信宿

七日庚戌

先是因順寺祐誠東吉會期請臨今日東大隅謝不
往　文叔壽菴和田公美来　荒吉来　向書營祠
上様字松與庄次謀改書之今日午後庄次来曰木
牌重大不便動移請労玉趾就祠書乃與出安石文
叔謙之進從入祠右聯歌所名館祠官澤田伊勢者見
余懲初與衆議書體及位置良久而後書字大倍初
書畢壽菴追至既而伊勢使庄次觴余及從者於天

滿有店杯巡數行伊勢亦至晡時歸安石宿　夜龜
平來
八日辛亥
姉氏室氏勇自伊勢歸　荒吉來　晋三郎龜年來
一壽菴來　良硯送香中醇懿　夜敬甫來輿之出
食瓦坊看店　左右隣及對前三家贈鮓賀室氏歸
九日壬子
雄哉來　堂島人奈良屋十兵衛來請爲其子　龜
年毋來訪室氏　松浦次郎携尼埼醫來見自出瓢

將買酒余曰我今日有事不能飲子然酒在庖且呈
之客悦對余獨酌良久余將訪荒吉告其故容曰同
君出門乃輿之出敬仲從次郎別於船街橋至吉次
許合茂在焉余曰春光絶佳散步何如荒吉曰善合
茂以足疾辭既出街中余曰吉村重助在秋田屋太
右衛門家訪之何如荒吉曰某亦識重助矣余欲就
待話理髮使敬仲延荒吉逆旅取錢南行至輙敬仲
不來俟之久終不見乃入待話家荒吉曰敬仲迷物
也誤道東行也比理髮畢敬仲至渡西濠訪河茂而

至太右衛門氏重助偶出不在乃南行過翠江門前
訪之見其母兄弟三人又訪敬謙不在遂遊道頓濠
過尚古齋喫麥飯且浴藥湯日沒買舟歸至新街橋
二子出觀夜市余至舎北亭出舟少焉荒吉來訪
十日癸丑
以室氏自伊勢歸故贈赤豆飯於小竹龜年信之助
備岡文叔大新及塾生隣里　福田節中村正輔波
多吉郎來至內包觀瀾公二月十四日柬　文叔晋
三郎來携之訪荒吉遂携荒吉至晋三郎家圍棊主

人供飯日沒皆出賞高松邸金毘羅祠遊人數萬月
下見壓邸有巨松數株其一數日前爲風吹折壓一
屋粉壁矣過玉江橋北移渡田蓑橋南移而賞夜色
薄煙霏微柳影在水怱得潞々春月出煙遲柳影落
波々不知二句三子送至余家文叔先去二子留過
三更而去　中英去庵龜年來不值　昨夕存也歸
今日復之晋三郎氏
十一日
葵園携其弟來請受業　賢了來納束脩觀桃先去

午前携敬助赴賢良氏主人供飯出至農人橋冐
侯雪向奥有約冐東行出郊外桃花方開南折登真田山
左右倡屋不復見曼影昨年来官禁私蓄倡妓故也
経初湯相及纓店側至小橋伊氏別業賢了善園丁
引訪室即報年前與敬證恵聞飲處也庭有数櫻皆
花登楼幽閒遠世出瓢酒飲之賢了命園丁具肴既
飲余枕肱假寐比覺日昃出而入寺街毎寺種彼岸
櫻龍泉寺西照菴尤佳寺則有数種雪素紫霞相映
成態垂絲懸到地菴則一株大蔽半横枝数十尺畝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七

他七八株矣出菴遇雨賢了借傘於所識冐先去至
生玉祠而雨甚乃投祠側茶店余欲乗轎命店人雇
轎夫未至復假寐覺時雨既止轎夫至轎小不得近
頸賜轎夫百銭而不乗至道頓濠賢了別之難波新
地過吉雄氏門前日将晩雨復下乃托良琢門人買
舟久不至敬助曰雨止出至稲急寺賢了未不帰陰
雲稍迫向所借傘雪行五六丁雲復合雨大至無雨
具若甚避於商家簷下使敬助走就汗佐氏借傘来
迎而帰衣悉濕時雨下牌也　三宅大蔵東至寄海

皆　南條董一郎東二通至
十二日　乙卯
讓平以疾帰郷　楚園第徳壽入塾　小竹送肴賀
室氏　室氏将賽住吉祠余曰吾衆舟同婦氏及郷
往矣謀之進高四郎敬仲閒之請従乃買土屋舟自
舎西南下至御池橋姉氏曰岸上有觀以文具粒作
草花鳥数蛇龍及人物且一覧乃出舟入觀場其巧
逼真非手捫之不辨其為貝也舟子促上舟不得細
觀下道頓濠上新移堀江島内倡家弦声遠近千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八

履方營至渡邉地名室氏三生出舟上堤午時傳高燈
籠臺下登臺眺望煙晴波恬四野翳然賽祠見巫舞
雪迎舟謀之進高四郎復歩堤上至渡邉二子後不
及俟之良久至湖道頓濠至上大和橋繋舟導姉氏
觀昨日所觀諸寺櫻及桃田日没乃迎舟戍上牌帰
奈良屋十兵衛携其子室吉来不値　香苗中澤行
藏来不値　河茂送新製析玄小本五十部
十三日
奈良室吉入塾　聞觀瀾公将過伏見典敬助謀将

往迎之　五弓豐太郎將之江戸來訪　鉄兵送其
妻断七忌菜　信之助送有　先是春波爲晋三郎
作畫余作其賛今日晋三郎來謀觴我二人而去
古山静齋能護來　中牌春波晋三郎來促與出余
過大村即見富井清兵衛議明日之伏見迎公事出
過福島出於野外東行至三番地投路右一店命酒
酣忽有大聲自乾方來而地震時日赤無光晩霞満
天疑皆有大風然也黄昏去歸路過橋萬亭飲且假
寐雨下晡余起晋三郎歸春波猶眠不起晋三郎至

余家復睡良久覺去　文周來不値
十四日
文周來　辰下牌與敬助上途高四郎請從大村即
使一僕來擔行李者也荒吉及塾生別於淀屋橋側
亘敬仲徳太郎秀太郎　右近送經今橋京橋至櫻
祠早櫻方開就店借榻坐花下出行厨以飲常年春
晩祠前後左右假店数十遊人如雲本年守倹令嚴
遊人不當百之一不復見假店啼鳥近人覺清閒適
我意矣取堤上路北行七八丁村名春日井路右見

大蘭若曰毋恩寺亘等五人別焉過友淵毛馬一宮
諸村左臨淀川右控平野緑柳黄花春色如織過赤
川村行十丁許巨繩一條横斷堤路間其故路人曰
方修路不許人過也乃下堤行數百步村名宮市即
大阪赴京師路以避櫻祠故迂半里矣至守口驛午
食一店出行六七丁村名八番復上堤往々見桃花
徑六番五番蹉跎諸村至庭市村路右松樹成列左
多土筆至木屋村川廣而多汀洲汀皆翠楊洲下悉
黄花但見帆檣絡繹穿其間上而不見舟余與高四

郎行株土筆満嚢敬助問是何物余曰是名土筆可
煮而食敬助愕然藝其郷所無故然至出口村堤彎
々外張余謂此地必有捷路却步一丁就路右一店
問之曰宜下堤路於田間矣下堤有塚松其下有牌（碑）
書曰一里松墓二生笑曰墓字不當宜作碑或塚字
余曰一里松必角抵者之號墓字當也田盡入村村
盡復出於田又有塚松其下亦有一墓書曰勇獅子
墓弟子立焉乃知皆角抵之號也行數丁上堤即牧
方驛也日方没投逆旅鍵屋自大坂至牧方五里毎

里五十丁向艮方　逆旅西窓臨淀川川廣数丁春月朦朧暮煙如練暝際舟返遶處鳥呼亦有數勝地也　使高四郎訪觀正坊法雨返曰不在少亭法雨來館　今日穿晴暖如四五月薄暮雲起皆謂明日必雨矣欲寄北上舟夜發不果

十五日

天未明頻聞跳躍又聞棹声陸續知有北上舟使欲助起館人欲買舟館人貪眠而不肯起比明始起低雲落野雨將至不復見來舟飯畢偶見一舟欲買之

舟子知我畏雨故貴其直皆怒曰縱遇雨不受彼侮乃束装上途雲陰稍散余謂高四郎曰吾子允期半日送而我要之至亭請歸為我留守行街中三四丁訪法雨出高四郎告別牧方人家千餘街長可半里街尾有橋水名尼河過渚芽口上島下島諸村漸遠淀水至葉村欲謁男山神祠問路土人曰此有捷径至祠二十三丁矣今日奉幣使將自京師來有事於神午後禁行人宜疾走乃使僕自官道行過橋本侯於淀與欲助取田間径東行三四丁踈松夾径成行

地勢稍上入兩山間左多茶田及孟宗林右方沙山數峰洒然如洗不見片草自麓至頂皆種桃花浪華桃田總在平地無有高低一瞰易盡此地則一樹高一樹一峰遶一峰仰望如晚霞掩冉俯視如紫雲英平鋪且素沙下映綠竹外對花色極鮮明也行數丁有人家地名西山地勢益上時見山櫻行二三丁地勢忽下而復忽上則出於祠側即往年所曾過也謁祠祠官辟殿土人掃庭狀頗忙自東門出下磴陡甚至平地有寺其前山櫻一樹嫣然於萬綠外有渠南

流渠西有官道通北渠東有市市有二街皆通東渠有二橋皆通街取渠西道北行三丁許上堤即橋本赴淀路也堤距川可三丁其間多桃田既上堤直東行十四五丁入村人家六七十南折出於木津川上人家與桃花夾路而枕岸一橋横南北長百三十間所謂淀大橋也水淺多洲渡橋入淀過街四五丁路當城門避城屈曲數丁出於宇治川上有橋所謂小橋也而水色深碧勢十倍木津川矣僕休橋東一店以俟欲觀奉幣使土人曰王人過鳥羽道不過此地

乃出行堤上一丁土人乘小舟呼曰堤旁飛蟲眛目
不如乘舟也問其直曰百錢乃下堤乘舟又有三人
追至同乘余睡比覺着伏見肥後橋側見童子縛二
狗沈水半身猶出而其腹膨脝悲鳴不已忽有一人
乘舟至解縛投諸舟中狗仆不能起投逆旅大黑屋
源兵衛氏時午下牌也既就座大雨　富井清兵衛
来同寓大黑屋相見謝曰吾將援先生館然以後至
故未果今日枉宿焉　杏庵德太郎自浪華至同寓
大村人福田久之進來見久之進先公至定館舍　僕歸浪

華宋室氏
十六日
清兵衛為余援館余辛敎助等移於肥後屋清兵衛
家　大浦春洞子元尚見　吉田有秋來館　終日
大雨烈風申牌公來至朝長秋平携侍醫町山元達
來館　夜館江頭子　既寢本田蘆村來曰公至乃
蒼黃着禮服從蘆村至公許福田蔀將命少時公引
見坐談至子牌退公曰明日同先生遊近郊何如余
對曰唯命

十七日
遣敬助於公許獻劉氏人譜一部乾香魚三尾杉原
紙二百葉又贈周平蘆村中村正輔以紙及葉子敬
助退曰蘆村回周平將訪先生請莫出俟之久不至
乃出館之余曰聞君將來臨何故周平曰寡君欲鷁
先生於宇治既先行使某導先生也余歸逆旅命敍
助從我而至京橋周平及溴田弥六宮原久左衛門
既立橋上以俟渡豊後橋步堤上至宇治橋南渡投
一店名萬屋　公來至乃與周平步水東徘徊於興聖寺

離宮祠觀流亭橋寺間西望平等院萬碧樓早櫻残
桃隱見於青松翠柳際春漲一碧黃花兩岸漁舟來
往皆橫竿釣香魚余滿此數度而其勝今日為最良
久返店店臨水上豎觀長流㵎甚午後公既携蘆村設
多吉卿等至有宴珍肴盈盤然割烹粗魚適口之味
酣公引余於別室論治心法又議機事日暮買舟急
乘焉雨後流駛有千里江陵一日還勢衆交吟詩以
佐餘興至京橋上岸與公及諸子別歸逆旅　今日
公謂余曰吾視先生作胃肉一日之別猶如三秋況

於後會在半年後予請送我於播磨室津余曰諾乃使杏庵歸大坂告其由於室氏舅及鼇生　公使蘆村來賜茶　僕作太郎（客年從余於大村後從公東下）來見告困窮狀贈金二朱　江頭子使人來言今夕疾莫枉駕

吉田有秋來以咳故服其藥

十八日

昨日公有同舟至神崎之約朝來大雨傾盆余謂舟當掩篷恐窘迫難容也遣敬助問蘆村蘆村曰先生須就別舟卯下牌公先發從者絡繹發舟余舟獨不

至蔣促之午前始至余及敬助僕勝藏（余借大村人為僕）家孚他僕隸寄乘者七八人舟大於三十石舟既而雨勢益猛加之以勁風重篷低蔽擁被包體然濕自被罅入頭足雨冷困甚昨夜服藥後暴瀉數行終夕不眠午後過牧方困極而眠覺見川狹兩岸有黃花問是何地舟子曰既入神崎川矣嘗過神崎渡而川則生路也兩岸村落斷續竹樹點綴其間如有勝地然不得出頭快觀下二里許至渡口使勝藏先行就驛中一店借傘殿而出時公及他從者既悉發命店人作食且買雨具來下牌上途神崎至尼埼一里為生路風雨逆烈不得開轎窓時自窓罅見黃花際天而已入尼埼城下行十丁許杏菴及僕彌平迎謁留杏菴為從者使彌平先出尼埼至往年觀煙火處川流大漲乘舟而渡日暮風雨益急轎夫脚觸水成邑行數丁不已余問是川何廣從者曰皆行潦也酉下牌傳西宮驛逆旅自客年從公出大村以來途中艱苦莫甚今日焉就坐未幾蘆村使人來曰速來乃趨公所公引見問曰某過辛過恕事遇後精神極耗疾病

相仍如之何對曰莫若和氣和氣何如曰始於誠意余遂言曰昨年來某所陳數萬言公既飽聞之而毫不能用之學問之道不必曉曉辨論唯在行之如何而已公曰先生或不知吾病所由起其對猶隔靴搔痒也余曰公何憚不告病根於某也公沉吟久之召蘆村曰吾不能自述我病狀汝且使福田節告之蘆村召節以疾辭不至而曰公宜自告先生也公猶有難色蘆村曰某且之廣瀨子館告之何如公曰善子下牌退至逆旅始飯蘆村來曰公病實瘤積也　余

換姓名曰廣田義左衛門如客年例

十九日

昧爽先公發過石屋東明御影諸村至寺内休一店庭中有大櫻樹萬朶如雲自是以西爲生路然大風如砲不得開轎窓而觀過生田鴇及神邊神邊人家可三千至湊川新淼漫漫先是數過此地未嘗見水也入兵庫使敬助先行借一店而就焉眞嶋順道父子得三郎來見有疾服藥午後有人來報曰公既發乃就途順道父子送別街口至須磨公出轎徹行余

及波多古郎須田弥六等四五人從之傭一童子爲導入須磨寺施百錢於僧觀其所藏青葉笛敦盛甲介慶書等十餘種皆贋作不足論也西行出於一谷過敦盛墓前至舞子投路左一店南軒隣海風勁波立黒雲平布日脚自雲端泄射數里外海面光耀萬頃内晦外明山沉海現氣象倏忽變幻不常頃與往年須磨山上所見相似蓋此地風烈天陰輙常有此景也命酒圖案而話出公曰吾將思文乃故徐步後之入大藏谷送公至館而傳逆旅宿公使人召乃趨

館公引見誦其所作文洋洋千言余驚服其才華公請余吟詩中村庄助蘆村和之夜深退

二十日

卯上牌遣敬助問蘆村曰欲先公發可乎曰可乃上途行二里至大久保下轎而步數日風雨今日新晴人意同天光快暢鳥声與花色和悦行三十丁許復入轎到加古川午食飯硬肉臘不能下箸乃出渡加古川歴平津神爪魚橋北池阿弥陀豆埼福井左土御着山脇諸村將近市川忽有一僧自轎外呼曰轎

中看書是非廣瀨公乎余曰是也其人曰某則雲華從者也乃下轎却步雲華亦却步來曰吾將赴浪華不圖邂逅焉向遊肥後歸途見淡窓君健飲依舊笑語君將西歸乎余曰某送大村侯至室歸見於浪華矣言畢則各客冬過此地時天未明今日始視地形一水南流廣可四十丈深且急兩涯砂石平衍其廣狹隨洞漲而變換無有定岸東望下流左有一山萬松散立狀極温藉衆舟渡川行砂上一丁許又有一水南流其廣差減而深過初蓋一源分派而已今也春

漲方盈平日末心如是澎湃矣亦乘船渡行一丁許入街中行數丁入城下門行十餘丁投逆旅

二十一日

昧爽先公發步出街中行四五丁官道左右田間兩岡突出如築成然其四陲土崩現巨巖雲黄草平布青松簇立蓋古跡也問轎夫無識之者過班鳩村西有一水見土人數十立水上朝長周平先在焉謂余曰水淺可乘轎渡然土人欲負客騎其背亦奇余曰善既渡與周平話行至正條川水勢極壯乘舟渡之

見龍野城於上流川西即驛也投一店良久公至姬路至正條四里客年所過然既全忘矣正條以南為生路午後後公上途出驛取故路至川上而洛川南下路屬堤上稍與川遠行二三丁有山當前路東轉繞山脚山盡復臨水上〻行數丁路隨山勢稍向西南復與川遠路傍多躑躅花村名高知左右山遥而中間多水田村名馬場四山皆禿多石然坦迤可愛山脚一店繞以雜木群花方發左有大池地勢稍上成阪行三四丁至絕巔南見大海下阪稍近山脚路臨海上與海相去十丈許列松界海下視松下如有路然官道東折又登阪地峻蠶豆既熟麥盡抽穗地勢陡下入街中行數丁傳逆旅湫隘無所容行李客年余從公中村庄助掌接館換余姓名處以大夫中老聞此行猶仍舊號而接館如徒士欲助杏菴快快不悦余抑之笑言於是余使敬助告其狀於蘆村蘆村使吏改接館移寓逢周平謝曰接館者新自江戶至固聞先生名而不識廣田義左衛門為何人故致不敬請恕正條至室百丁正南向所移逆旅曰湊屋庄六　蘆村來曰寡君將上舟先生宜就公館別少

爲福田藤波多吉郎使人來以公命召余乃趨館公引見賜和歌一章及時服金二百疋且曰予依先生如左右手忽聞東下議心竊憾之又大喜之憾者吾私也喜者公道也聞都下方用俊傑先生展驥足時至不可失也余對曰某豈有意於世乎東下實出於不得已西歸可跂足俟也公曰然則莫忘舊好也乃退訪江頭朝長朝川諸子告別

二十二日

余欲乗舟帰浪華使敬助就森官右衛門（学道中諸務者）買
舟舟既具南風大起不得発乃留歩街中謁明神祠
祠前大櫻樹花雖半残猶可觀也風勢稍衰謂舟或
得発走帰逆旅雨大至中村庄助来訪且謝昨日不
敬（謂逆湫酒）旅飲之主人庄六曰雨勢少減且出観櫻花
乃導余及庄助歩街中東折過隘巷二三丁地勢微
上有廢菴入焉堂南軒菴舊僧所住今旅人借之庭
中木石位置頗好然櫻花既落且軒破壊上漏下濕
加之雨大至而風従荒廁齎池臭穢之氣衝鼻群童

數十就主人習字噪呶難禁余謂庄助曰生来觀花
無此奇厄俗物不解事如是乃促帰庄六謝曰某不
至菴數月不圖廢蕪至此也慙惶實深欲要余赴街
中妓楼以補前愆余笑曰中村公慣見江戸尤物安
能對三戸村老嫗飲乎卿莫貳其過帰逆旅庄助辞
去　逆旅隣家堀勘兵衛者來見曰公非浪華廣瀬
先生乎余曰君何以知我爲讃吉也曰森君宿我家
昨日買舟命曰廣瀬公将帰浪華某竊疑是先生也
問廣瀬何人森君曰我誤呼實廣田也某疑心不解
就庄六問客爲何状曰常掛眼鏡讀書従者呼曰先
生某謂果然廣瀬公也某善原左一郎嘗聞先生状
矣勿隠導余至其家浴焉　夜勘兵衛携醑人吉田
杏仙來見　夜半天晴西風大起

二十三日

余及従者皆喜謂風勢大好午前必傳浪華矣眛爽
束装命舟子発舟舟子曰此地港口向西西風強不
得出港且待東風余曰既出港欲西風乎欲東風乎
曰浪華在東非西風不得進也余曰港口數丁而已

汝何不卸帆數簇出港口而後揚帆乎舟子曰舟事非
公等所知也使敬助出視港口返曰他邦舟東上者
皆揚帆而發此地舟不肯放一隻余曰嗚呼吾知之
是土人奸計也此地瀕海人無有田産唯因旅人爲
活諸侯至此地輒屈爲奇貨故舟子結盟不速発舟
西風起見東上人曰風非不好港口向西不得出也
東風起曰風悪港可得出而不可行也其歎西下人
亦然我公至此土人以爲天賜要不過三日不肯放
之不如乗轎帰也乃使敬助就官右衛門命轎夫堀

助兵衛庄六乞字既而出酒餞余　蘆村來別曰西
風急寡君不得發余曰此地西風不便來上前是蘆
村曰土人奸計也蘆村亦謝大昨日換舘無此余村
曰公所以取某豈以其能忍不言如瓶守或以木强
不苟屈取之已某外臣也而不能待之如初況内臣
守恐人有以窺貴藩公命某事無大小吐肝膽諍之
故不追顧不恭之嫌告之君諒察蘆村悃愊　午後
上途蘆村別門助兵衛庄六送至街口路於大昨日
所過處至正條而換轎夫至班鳩川土人復負而渉

如大昨日既而曰請毎客賜八錢余未言側見一行
士人既渡土人請錢大怒曰士渡川不須錢公法為
然土人曰此非官渡民餘暇以負人為活而已公何
不察士益怒有欲拔刀色土人怖走余戯曰汝見彼
乎我欲傚彼何如土人々股栗不言余笑曰我豈如彼
小丈夫然乎使敬助附錢焉既至城下轎夫曰有捷
路且自此行入田間過黄花間十四五丁復入街中
求逆旅不得本年賽伊勢大廟者極多逆旅皆滿而
忌士人不肯同室故到處皆辞彷徨久之就一家若

請始許之

二十四日

寅牌束裝不見眼鏡遍尋之不獲余有數鏡所失即
客年長崎所贈所左称余眼愛惜甚余生平毎出遊録
裝中諸具於簿以換從者日夕使從者因簿撿之故
雖不自撿不嘗失一物自遊南紀以來秀平常從至
是敬助從余視之猶秀平不親撿之於是有遺其簿
次遺手中及筐毎指必有遺物卯上牌上途行里許
使敬助先之加古川作食焉今日白霧四塞暖如五

六月轎夫蓄歩至加古川敬助猶立渉上待舟乃同
舟入驛投一店時已上牌也議曰西風勁至明石買
舟頃刻至浪華矣乃促馭長出轎夫午上牌就途轎
夫力弱毎里一休移晷余屢促之曰不疾走恐後明
石舟矣轎夫曰明石舟例未上牌發尽我雖疾走無
益也中上牌將近明石使敬助先行問猶有舟守否
入街中行十七八丁敬助踞一店以待曰舟猶有言
未畢舟子來促曰舟將發遅則不及余問舟中有食
守曰無今夕至浪華守曰風勢好今夕着必矣若遅

明晨也乃使杏菴先從舟子行余與敬助買飯及肴携至港口杏菴惘然立曰舟子怒我遲既發敬助咎之曰我遲故先遣兄而兄不能留舟何異木偶乎杏菴曰舟子與我至此先入舟而發我自岸上千喚不應我力豈能尼之乎余曰今日天陰霾異常恐有風尼蓋天故使我輩不遠舟而救之也往年我鄉人衆赤關舟過藝州忠海余訖其人以寄池田某東其人出舟訪池田氏未返舟覆舟人皆死而獨免他日見余謝再生恩然則今日之不遠或天意也二子勿爭

轎夫皆恚曰奴輩固當送公於大藏谷然迂路至港口則遠於官程請自此去公更傭别人余曰吾後舟汝數休之為也汝安得辭其勞乎吾且下轎以分汝勞轎夫怏怏曰諾乃自港口東北行五六丁出官道申下晡濟大藏谷賜轎夫以向所買飯及百錢皆頓首曰不圖恵至此也

二十五日

平明上途過舞子余在轎中而眠覺休一谷茶店至須磨下轎步行三十丁許復上轎已上牌至兵庫投肴店走敬助告負島順道順道携讓平鼎藏來謁飲之欲來舟歸浪華囑順道買舟送轎及行李於舟中命舟子曰此舟發來告舟子曰諾乃餕坐而飯至未上牌柁工走來曰舟將發蒼黄就途行數步復逢一柁工曰風忽轉自東北至舟不得發也昨日來屢為舟所誤皆憤然無如之何復取轎及行李命驛亭出役夫而發順道父子鼎藏送過湊川楠公祠有谿順道勸往觀余辭以日仄途遠過神邉至生田鴝鳩前有祠祠前櫻樹兩行穠花如雲順道等别焉行二里

回顧不見敬助杏菴曰彼蓋疲不能步也乃留轎及三役夫待焉而携一役夫去近西宮有川衆役夫背以渡黄昏投西宮逆旅即來時宿處也良久敬助來轎至

二十六日

昧爽將上途敬助曰某有疾不能步行也乃命驛亭出轎來至余從杏菴先發出西宮繁霜滿地如季冬氣候菜花數十里濃黄連天經尼崎及吳渡至佃渡候舟水北寒風裂肌既渡將近野里渡初過二渡不

及舟久待之至是遥見舟將出鵜夫疾走二三丁而
及焉過梅田已上牌帰西壕僑居西宮至浪華五里
鵜夫軽捷得速至賞以百銭然余不堪動揺眩暈久
之而痊　南陔兄大昨日自府内至留余家米藏益
吉従之　大人東至　午前敬助帰　古山精齋壽
菴来　文叔携臼井亀次郎来見亀次郎鏡前人年
甫十四有神童称　辰見勝太郎来留宿　春波晋
三郎来　吉川杜谷来　至大村卯吉自室歸冨井
清兵衛一瀬小左衛門皆不在帰路訪備甸不在

檢十四日後事如左壽菴洞然毋来十四日事　龍太郎
徳太郎雄哉来賀吉田喜三兵衛来訪贈菲莢岳翁
柬至室氏與姉氏弃也晋三郎妻遊櫻祠備甸来信
之助妻招室氏及晋三郎妻十五日事　癸國携僊左門来
入門春波来十六日事　玄民荒吉来十七日事　棕亭東至　亀
次郎文叔来備甸贈蒹子荒吉来宿十八日事　大新妻
来片山春悦来十九日事　吉田喜三兵衛来二十一日事　徳
十郎帰郷二十二日事　大隅来二十三日事　春山晋三郎敬甫
荒吉来二十四日事　合茂来吉田有秋贈筍晋三郎荒吉
来二十五日事

二十七日

移塾生於樓上　大隅荒吉香苗来　片山玄國東
至酢屋平右衛門来訪南陔兄　西山春滄自京師
至入塾

二十八日

截寄大人鈇之助東且名河新助包析去三十部草
茅危言一部托諸勇大人所囑　容年余在大村浪華閩
卯木村駒藏者因林大隅見留守人受業我塾既而

廢余帰浪華後不来詔昨日大隅為之来謝今日駒
藏来見　酢平送紅鱉一頭宰之餞姉氏勇　白荒吉
酢平来與焉　發寄棕亭東内包古家辰之助詩　田坂宗兵
衛晋三郎九山賢了来　和田公美来不値　東野
悠次郎東至内包銀子　勝太郎去　小竹門人岩本元
珖貂来請見以有客辞　姉氏勇將来南陝兄来東
府内船而去薄暮與兄室氏孝也酢平荒吉米藏益
吉杏菴等送之至常安橋余上厠衆姉從之酢平米
藏杏菴携孝也先去初聞舟侯於南安治川第二街

余輩渡安治川橋以為焉側即第一街也行一丁大抵一丁當街一使勇益吉沿水尋舟久之返曰不見乃溯尋之終不見兄曰舟蓋俟於土佐濠未下也乃歸至橋側見街上燈臺書曰富島怪之問路人曰此地非安治川街乎答曰此乃富島安治川街則在此西六七丁外乃復西行渡一橋夜市闐喧群燈照路行四五丁酢平使舟子來迎曰何遅也至舟泊處姉氏勇入焉皆別歸過中島送酢平至府内邨前　古谷秀平自長府至・春溪去

二十九日

秀平介兵螺西島孫吉入門入塾　秀平駿川田健明東健明寄胡麻及詩悠然日〻讀唐虞不用對人論有無游戯清談知亂輩雜持名教足鴻儒樓臺夜燭星紛遝花柳春煙錦漫翻十丈洪塵纔咫尺此中心遠若奈明時題曰春寄贈旭莊先生古浪華　昨夜勇遺余所托書籍而去今朝走返取之　酢平龍護鉄兵來　中澤行藏將遊西州來大人河野亀太郎國島俊藏介焉　夜與南陔兄訪荒吉逆旅要之出又導酢平渡大江橋至浪華橋西畔拔水上看店飲疏而渡浪華橋歸二子途別　古山

靜齋壽菴什央來不值

晦

敬甫來　富井清兵衛來　前田禮次來　昨日與鉄兵約遊櫻祠今日鉄兵來曰某將與天野武雄來舟徃請先生先發乃與南陔兄秀平出益吉從渡敗屋橋經網洲至祠晚櫻方盛本年祠側無假店遊人皆設席樹根國禁而路行厨大抵徹者小款足以見儉令行矣踞祠西榻上久之去歩堤投巖國亭登樓坐俟鉄兵不至乃命酒中下瞬飲訖將去鉄兵武雄

及僧洞幽至武雄曰某携妓十七八人至將設席樓下請臨兄及秀平去鉄兵要余至武雄席滿座皆婦人喧甚余欲逃去日没且無從者鉄兵曰且入吾舟休乃出亭西有一舟倚岸投焉呼枕而眠少選武雄等入舟衆皆有酒氣鬧向坐水風大起余不堪冷至浪華橋下皆出舟武雄等途別鉄兵送至　古山

靜齋魚住鷗波來不值

四月朔

受塾生賀　直藏德太郎幾太郎大隅雄哉來賀

吉田屋喜太郎贈南陝兄紅鬣魚烹之招酢平供飲
喜太郎至與焉飲畢喜太郎曰欲陪觀劇場何如兄
曰善喜太郎先去曰某俟於夷橋西畔近安亭矣乃
買土屋舟與兄室氏孝也酢平米藏益吉家之下而
濛泝道頓濛至夷橋西畔使益吉尋近安亭從曰亭
在橋東喜太郎誤記矣泝至亭下喜太郎立岸上而
俟亭人導入中劇劇有小號　西東劇演伊達安原田甲斐
坐獄又演養兒山姥閭下畔去復棨舟歸　庄次川西
晴洲來不值　玄民來不值　敬仲狂甚余初聞其狂而不圖

其至如是也已　與荒吉謀出之　原健平使人來不值
二日
横山來助自備中至入塾　備禺來飲之　花岡準
平贈紅鬣一頭轉送之七新　使秀平送南陝兄上
物於小竹信之助諸家　與兄謀施飯懃生　敬證
贈金
三日
備後僧羽窓來見　春齋來曰某移居於本街敢告
晉三郎大隅來　鴻池吉次郎來　賢了來曰請

同令兄臨兄以有事于府内即辭申上牌余往途訪
春齋新居至賢了氏少憩敬證至主人供茶及酒肴
下牌歸　府内吏人藤田廣平岡本治兵衞藤田平
治兵衞贈紅鬣烏賊及鯡
四日
備禺來　先是宿伏見大黒屋誤取主人三國通覽
一本歸今朝東主人謝之　東吉田有秋　南陝兄
曰府内太夫岡本主米用人平井十兵衞將來訪御
我謝曰某家世荷府内恩分將來謁莫煩枉駕御為

我趙郎見二子焉兄先行午前余往兄囑酢平相余
見大夫用人及藤田廣平岡本治兵衞藤田平治兵
衞贄以扇　小山屋善兵衞來人來屬來助　訪備禺
不在訪喜三兵衞亦不在歸路復過備禺氏主人供
酒既而携主人歸飲之　酢平及廉平等三人來留
酢平與備禺飲且飯之　僧樵禪自伊豫至樵禪日
田人別後二十三四年矣　鉄兵大隅來
五日
大隅贈紅鬣魚　藤田廉平等來聽講　賀園生林

玄衞來見請入塾余問曰有家翁更乎曰無乃辭
賢了使人來曰雲華在東濠南本街北隅錢長氏僊
乃遣彌平館之贈肴　鴻池吉次郎贈牡丹　酢平
贈蘭席一束酢一樽乾鯊　大隅携上中次兵衞肴
來見　椋亭贈肴　敬謹來曰今夕請臨辭以齋曰
高屋三郎右衞門來見南陔見

六日

臼井龜次郎來　文叔因龜次郎來曰櫻井一太郎
父良藏今夕來宿我家請臨　鴻池利三郎來先是

官廢一銖銀舊例官欲禁現行金銀必先降告諭預
期日月發新製金銀於豪商使之換替至是官庫匱
乏無換替之金而降令俾一銖其在民間者數萬々
兩悉廢諸侯國窮農工怨咨官聞之命豪商癸私財
換之商外畏官命内實慍之不肯悉換之官聞之改
令許一銖通用期本年十月俾之然人心既擾皆不
欲受之其直大減（百兩而六七兩）減容許岳翁以新助没故
送一銖十一兩利三郎主爲鴻池善五郎亦奉官命
換之者利三郎曰吾爲先生不減其直而換之乃屬

焉　林玄劑來若請入塾不許　備島來飲之龜次
郎與焉又名荒吉飲　與荒吉訪田平陽將携其妻
觀野田藤花見我至使妻先行　既而要我出渡玉
江橋過羅漢門前誤出於野外爽穂初秀菜花既稀
自聖天祠東畔南折至野田平陽妻及數客既在藤
下假店飲就弖劇談至申牌歸路過福島渡田簑橋
送平陽至渓邸日沒歸流吉送至　行德元恭樵禪
來不值　福光春齋來曰明日會客請臨

七日

蓬高四郎辭春齋招　樵禪神吉新右衞門來　平
井十兵衞來　春波來　翠江母子來飯之　台嶺
三郎秀平邀之進旅助議余來下　先是備島有約
於余余欲謝之未下牌至洪家携之渡渡邊橋過北
里裏巷出於田間西折至玉藤店飲歸路過北里下
巷備島備天莊者別墅觀之竹樹幽邃土石窮雖
既荒蕪妙饒風趣徙倚久之出過八尾亭余以腹痛
不飲假寐雨脈出過堂島者店夕食而去備島送至
川西晴洲來不值　敬甫來　使室氏代余之福光

氏
八日
晋三郎来飯之　晴洲奴西濠人江戸屋源太郎入
門　壽菴来　姪内溪琴使人来曰明日将奉訪乃
使秀平館之幸橋河松氏贈香魚鮓十尾　鴻池吉
次郎来
九日
河新来附大人所買遠思楼詩價百五拾錢　高屋
丑郎右衛門来　岡本子来訪溪琴来見有客岡本子

不就座去之間瀬氏使敬助往謝　南陵兄将飯府
内客於綿平店使春波謀於綿平木下隣兄先之府
内郵余訪春波不在哉東告不同行之故以岡本子為客不敢
招客他而之郵見岡本子遂與兄導岡本子藤田廣平
平治兵衛之綿平氏主人謝曰今日鰻鱺無佳品某
欲辭而春波公不可請察兄招平井十兵衛来至乃
出東北行出過寺街西折出於北野閙十兵衛携岡本
氏子觀猿樂欲從之問土人猿樂在何地答曰在梅
谷天満坊名乃迴歩至樂場観者數千彷徨尋十兵衛不

見怨過伊丹屋又右衛門曰平井公在中央地座導
往焉樂名舎利為韋駝天與鬼爭舎利狀衆畢復至
綿平氏鰻鱺硬無味且寡兄及余頗為客羞話間岡
本氏出一紙書曰請觀之紙中央楷書正字可方三
寸其傍識曰客年府内人買臼杵塢樹析之樹心有
字是臨之也字赤黑色既析成兩片一為左文一為
右文云歸路過北里至郵前別　来助帰郷　壽菴
来不值
十日

溪琴来曰将舟遊請同令兄臨乃謀之兄兄辭以多
務　文周来　午前出館溪琴於幸橋北畔河松氏
益吉從溪琴不在其接人八郎兵衛見乃焉溪琴歸
供飯既而曰舟俟門外矣乃出至舟則八郎兵衛及
溪琴姑姪女婢僕十餘人在焉下道頓濠沂木津
川溪琴曰某所造舩方成且觀乃停篙舟子柁工七
八人自新舩出謁舩極大皐梯入焉余問此舩所積
何如溪琴曰千七百石也登蓬背坐啟甚俯視水面
相距可四丈名曰名寶丸郭船皆曰丸還舟出於安治川

中上牌至天保山出舟排佃一店主人見余呼曰先
生且休我家我不敢乞茶代（客喫茶價錢曰茶代）唯乞字而已
乃供溪琴登其家之樓四望豁如亦好樓也余曰他
日来我家乞字主人拜謝出登山頂下借一店夕食
蒲養迎舟過傳法舟子上岸卒百丈下逆川復出於
安治川酉下牌過江戸濠尾余曰此距我家不遠下
至章橋跆一里矣請辭溪琴曰善乃出上岸歸　謙
之進出寓佐伯邸　備後拓兄及室氏觴之
十一日

高屋三郎右衛門来　岡本子平井十兵衛来不値
南陝兄卒米藏益吉移居府内邸　大陽來　之
府内邸見岡本平井二子岡本子供酒飯兄及酢平
藤田康平平治兵衛同席戌下牌歸過酢平（許供）主人
供茶大雨淋浪不得出戸良久不已乃出比至僑居
衣裳悉濕　權藤何善東至　坊丘台井上屋新助
令曰大君將以本月十三日上途謁日光廟故令天
下毎事慎密勿喧噪勿嶋衆勿無燭夜行閭門宣設
點嚴誰呵尉下宜戒火（亘借許助辨往）

十二日
謙之進入塾　文叔来飯之　高妻寬平東自江戸
至　午後供孝也館南陝兄於府内邸遂訪岡本子
不値訪酢平孝也曰爺去兒留焉乃出訪平陽歸路
訪備前備前送出門曰堂前米市米價頓貴（以日光答故）
今日若不休市賣者破産不少而買者不肯休市將
鬪且陽川觀之乃使人招兄赤至市大亂而休彼過
兄許携孝也歸　賢了東曰雲華將来我家請臨申
上牌赴爲雲華及敬證譯眼妙圓先在座主人俟余

至供飯夜歸敬證同出別於斜橋　晋三郎送赤茶
蔯（江州産）田小虎来不値　修三来曰築山明府吏
鯨江卒藏東県曰明府欲迎廣瀬先生聽講先生許
之乎否吾子爲我謀之敢告乃携修三之兄許議
十三日
備後今津僧泰範携藥師寺寥然東至入門入塾
荒吉沖美來　十四日春波来　南陝兄欲訪諸家
使余導午後之兄許同出過備前氏天陰忽覺寒氣
使益吉歸取綿衣而出訪司馬助不在訪信之助主

人供酒酢平追兄至曰君亘歸同孫助之炭丸氏也
乃歸郎途訪春波不在兄曰之炭丸氏期在中廨猶
早旦訪晉三郎矣途訪平陽而至晉三郎氏不在訪
綿清亦不在渡湊橋歸　属晉三郎作紅鬣魚鮓同
兄食　長平來不値　壽菴來不値　晩同秀平謙
之進徽助步渡浪華橋訪洞然妻托寄洞然東賽萱
桐渡天神橋歸　亥牌地大震生來未見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尼崎人大行院淸香來訪　神吉新右

衛門來　午前之兄許賀岡本子遂與兄出訪小竹
龜年去氏歸　澤彦贈肴余及兄作夕食供兄敬助
與焉　司馬助來　夜訪兄　文叔公圭來

十六日

平陽荒吉來乃招南陔兄接之供鮓玄民東曰請同
令兄臨余答曰方有客晡前來訪兄近府内郎二客
春去使人迎兄未余親往過肥後橋南邀之岡部氏
未供酒比徹酢平追兄至主人復飲之兄携酢平先
去主人使旨女彈琴戌下牌歸　玄齋來曰寓小林

安石許　裁寄寥然東托諸泰範

十七日

鯨江章臧東曰我築山氏及縣令竹垣氏弓奉行某
氏破損奉行某氏相識欲請君講貞觀政要聞君東
下期近聞講後使貴門高足代講亦可願見許余對
曰諾　備玄齋寫鎖事録　春波來　大行院淸香
東至　今日土人有事於天満神祖廟欲往謁而悍
獨行出謀於兄兄曰應務鞅掌未得出欲訪平陽使
高四郎問其在家乎否返曰不在乃出訪備爲亦不

在訪司馬助主人方與春波龜年文叔雜賀屋者圍
碁要余不許去供酒日暮與文叔先歸　佐藤吉次
郎東曰明日導先生遊我主園何如　夜半有來打
戸者曰自岡本氏賜戸引之高四郎父疾病故來報
也高四郎東裝即去

十八日

東清香送書　將立悖懃碑使杏菴俊瑞之南德寺
檢茶哀童子墓大小　宮川祐吉東至　左門贈肴
長尾良哉東至送乾肴　未下牌吉次郎來導先是

南陔兄亦有欲觀鴻池氏（即吉次郎主）別業之語故託兄
所告之兄曰方有事不得從且使米藏往乃出訪信
之助不値過原田貞卿於開瀨氏門外伴至浪華小
橋而別過寺街入裏巷東折鴻池氏別業在焉自小
門入左右高墻丈餘行數十步短籬小垣數步輒曲
折而入園中有牡丹圃花既落盡其南有小門入焉
園中央有池縱可三十丈横狹處僅丈餘廣處可四
丈池東平地數畝青苔厚數寸長松數十株皆頡頏
綠葉幹修葉踈松東一屋華而廣吉次郎曰近日官

悪商賈奢侈故窓壁彫繪皆毀去而代以素朴也然
結構之精器物之美自非此地豪商雖諸侯不易營
也屋西南有茶室其西野竹蕭踈池西假山數峰中
間有逕徑以南老柏古楓樹密陰晦徑以北樹踈時
見雜花其後平地數步芳綠蘚池西北隅有一亭亭
後有藤架白花纍纍下望其北有神祠祠東有竹林
千竿矗立池東北又有假山數松自山腹横出峰聳
而峙石燈散立庭上及山頭皆石以苔包古甚其一
有建武二年字其他一石一本皆有由來其費蓋鉅

萬矣登池隅亭初坐初入園使米藏返迎兄待之不
至乃與吉次郎繞池至西南隅有藏舟處泛舟溯洄
池中數次衆魚唫喁蓮苔參差鳩鳴于樹鷺立于沚
市声不聞寂如深山嗚呼都會闤闠之間搆成如是
幽境錢神之論不誣也既而米藏導兄及酢平至吉
次郎引之於亭供茶薄暮出吉次郎途別

十九日

讓平來至訃其妹死　將使室氏帰寧謀諸行徳元
恭及大新求婦人伴春山敬仲狹甫荒吉來　澤彥

來招南陔兄酢平樓之供飯　島田謙齋自京師至
曰將往河内　夜訪兄荒吉平井十兵衛同席亥牌
帰　河野逸平來至寄海苔

二十日

朝飯兄所（陔以下省二字）南玄齋帰於界儒龍太郎寫字
玄民來　島田謙齋携府内人板井要之助來見要
之助曰三十年前學淡窓先生數頁先生（謂余）遊大原
新清携一婦人來游要余遊章街辞　求讓平父
子贈銀一両卻之　贈佐藤吉次郎以香魚酢　孝

也自兄所歸傳兄命曰有暇且出遊乃至兄所使人
召荒吉不在乃哄兄米藏出訪晋三郎不在過船津
橋渡大渡經雜魚場至亀井橋西畔有店食鰻鱺及
鯉羹日暮備店人借燈而帰送兄至邸余帰僑居後
腹大痛暴瀉數行數日未服大黄芒硝而不瀉至是
大瀉蓋川魚之効也

二十一日

朝飯兄所　新清来　直蔵徳太郎自厳島帰来見
佐藤吉次郎贈肴於兄酢平供午飯　僧壽仙来

見曰客年先生在大村因譲平入塾矣　荒吉来導
余訪平陽主人供食茂牌帰　庄次利三郎吉次郎
来皆不值　栽寄大聚東及詩遺俊瑞託之臼杵邸

二十二日

朝飯兄所　移倉中諸生楼上　神吉新右衛門来
先是新右衛門属余作其族忠固父碑銘至是成書
繕供之　渓琴東至寄紅鱗魚鮓於兄余東兄曰今
當齋日然鮓過一日味變是空彼人厚意也且食兄
曰善午前兄使孝也召余往則平井十兵衛藤田廉

平平次兵衛酢平在座共食鮓畢談話蜂起有人来
報雄誠至乃帰昨日新清請曰明日同藤岡生臨潄
盧故雄誠来導也天欲雨議行止不决雨微降雄式
曰雨勢止於此宜行乃出途訪河茂及苹江至新清
氏主人使其姻二人見乞字余席上作數紙供之既
而主人導至夷橋有店供飯日沒遊泚好橋西富識
亭余腹痛暴瀉數行乃假寐覺聞雨聲乃買舟爲帰
雄識送至亥下牌也　文叔仲英来　壽菴龍護来
不值

二十三日

昨夜安石東至贈肴於兄今朝送之兄所　始告東
下於諸子　大雨　夕食兄所

二十四日

飯兄許　兄酢平来議府内公事　敬甫荒吉来
敬甫每来入廚模酒飲之今日誤飲酢大呼而仆
講析玄　葵園贈肴飯兄　敬甫導余及荒吉秀平
至御堂前看店飲余與秀平先出入御堂門俟二子
來至堂前空闠(閙)市童群戲忽見一童啼偃地衆鶩集

即為狗所嚙也二子及孚敬甫別去荒吉要余及秀
平赴新街折亭供酒天暮余携秀平先去
二十五日
名塩紙工山中次郎九郎贈香魚一籃轉贈諸信之
助　飯兄許　春波東曰今夕信之助欲相招請申
牌過我同行　作寄安石東発諸京清東中包奥野
彌太郎草稿附以寄弥太郎詩一首　又叔来　龍
藪聞余東下来別　作寄溪琴東及答三宅大藏東
中牌遣人春波氏視其在家否返曰不在乃出先

過府内邸訪岡本氏主人方同兄食亦飯余余以將
應間瀬氏招偕二梳止飯畢兄與十兵衛出訪肥後
丈脩余至間瀬氏主人妻曰今兄何不至也余曰今
朝某在講席春波東至倉卒有過而返其東故誤讀
也（以少）為招我而不及家兄故獨至乃帰府内邸還米
藏告兄以其由而復過春波家借今朝東視之則余
誤聞明矣與春波復至信之助氏玄氏在焉余謝来
告兄之故日暮復帰邸米藏曰今兄將帰乃之間瀬
氏主人供酒兄亦至有薩摩飯（以紅鬣魚膾置熱飯上而下汁名薩摩飯）

飽甚同兄玄氏出帰過邸門前不入遂與兄送玄氏
至船街橋兄帰路過我居　九山贈紀州饅頭及糟
漬西瓜東曰某遊紀州帰不腆土物敢献左右請明
日午後臨錢余答曰諾饅頭轉贈諸岡本氏
二十六日
飯兄所　兄来　大隅来　高屋三郎右衛門来
神原敬吉弟来不值敬吉寄塩魚　安藝長濱人田
中脩藏東曰某池尻其順門人也願因先生入淡窓
先生門　荒吉酢平来　遣秀平齎寄溪琴東於

名春耕至夜彌平来迎曰日田縣吏杉田龍助者来
欲見方俟於西濠矣余不欲見乃帰不入戸直過府
内邸兄不在使彌平歸視客去乎否良久来曰既去
乃歸
二十七日
左藤吉次郎兄吉助者来見曰某放蕩無頼破盡家
産屢為弟所規然不能用今朝始有悔心欲一洗舊
習以就所謂仁義者聞先生導愚化頑當今無比願
北面受教余曰善哉悔向善之機也而不可軍之室

之則為蹝蹝破事之門也易曰重巽吝巽猶不可重
況於悔乎今後吾子既悔之心宜念而莫進也欲蹝
之氣宜持而莫發也寧靜以耐久斂以求之其庶幾
平吉助悦曰先生不授我句讀而教辨惑果始知世
有真儒也　令謙之進中庸序　良琢自豐前歸贈
小倉綿絡　講後留賢了飯之薄暮與謙之進送之
至梶本坊雨下乃止　飯兄　夜携秀平謙之進至
兄所話　十兵衛見訪

二十八日

荒吉来　大和屋宗兵衛来　奥野彌太郎来飲之
招平陽至劇談時移平陽先去將暮米藏来曰岡本
君欲供夕食彌太郎聞之辭去余將出備为来乃使
室氏飲之而之府内郎見兄曰岡本子相待久至岡
本氏室十兵衛在焉主人供酒兄亦至酢平藤田廣
平平次兵衛皆来聴余話戌下牌歸　讓平得三郎
為余東下故自兵庫来別

二十九日

荒吉来　壽菴来　截寄長與俊達本田盧村福田
部東遣杏菴托諸冨井清兵衛　訪信之助備为遂
過府内郎兄不在見廉平平次兵衛（二子以下省姓）劇談夜
深歸

五月朔

受塾生賀　荒吉合茂雄哉来　陰雨連日不晴
街亦来告曰大君自日光還除戌嚴令　讓平歸郷
之兄許賀兄送肴岡本子岡本子招兄及余供午
食十兵衛廉平同席既而兄曰是飽欲與荒吉酢平
等歩何如余曰善使人召荒吉不在余歸備居以俟

兄至備为来余告其故請從兄携酢平至乃出兄酢
平訪伊勢藤者余與備为訪賢了不在過伊勢氏備
为別去伊勢氏欲供酒兄辭出過井池街將為余買
器物不果　僧一味携小川弘藏者来不值

二日

行德元恭来　重吉出塾　仲英来　晋三郎敬甫
来與之謀携秀平謙之進出過福島聖天遊玉藤店
命酒申下牌歸路過梅田敬甫欲訪草庵者余及三
子皆不欲敬甫曰果竊告先生將臨於彼彼既洒埽

以俟乃使秀平謙之進往余與晋三郎去一丁許欲
甫疾走尾來曰彼怒先生不肯臨也將絶我先生為
我一行余不可欲甫把余袂不放恨形於色乃與晋
三郎從之往草庵見軏座不久秀平先適余疑將陀
毘留謙之進而先去行一丁謙之進亦走來曰陀毘
既起臭煙衝鼻過府內郎見兄歸　島田謙齋吉雄
良琢來不値　林去嶺來致安石餞儀　返文叔茶
籃肩輿初文叔假余金一步二朱而不能償及余之
大村贈茶籃曰此雖既破進呈左右余亦具柬秀平

曰彼雖至窮猶作是人情不可不救也使秀平送金
二步二朱而返一步二朱參合曰一兩文叔大悅來
謝而出其故轎附余曰不用必返也余自大村歸亦
幾文叔以柬促余曰轎請見返余曰轎固將奉返而
有破處請俟繕之數日前又以柬促曰轎及茶籃速
見返余又示其柬秀平秀平曰咄々怪事彼既曰進
呈茶籃而復欲取之是以二物為餌釣先生金也果
請往詰之余曰止我且柬之乃柬曰公所作有可疑
請面質文叔不來復以柬促余曰請賜昨日報壽菴
偶在坐曰昨年文叔誇示金一兩果及仲英曰旭莊
臨去憂門生離散故贈此金求愚之救矣彼必以一
兩爲先生所賄非關茶籃也不然疑團不解秀平等
聞之皆怒曰先生受彼愚弄極矣且往詰之乃使秀
平謙之進往與文叔辯文叔不能抗恨甚柬余曰先
生何信人讒言使門生辱我也余答曰我豈敢辱公
欲面公而公避不來故遣門生而已辱公者使者失
言非僕素意也公何不一來而頻煩柬牘公若來我
將使使者謝失言之罪文叔不來於是送茶籃及轎

返之秀平等皆慮其不肯受文叔受之且以柬謝

三日

辰見勝太郎柬至　午後與兄及酢平等出過丼池
街買器物遂之鈴木日坊途遇合茂同行訪薩清酉酢
平為與兄訪中村勘兵衛於築山邸主人在江戸其
妻見余欲見總江幸藏中村氏使婢導幸藏曰且姑
避我將告君至於明府築山氏余詰其故於兄兄先歸
幸藏往明府許返曰明府將見從之入築山氏坐一
室明府就見意氣甚惆語至日昃辭退明府曰請五

日申上牌臨淑廬講畢帰至幸蔵氏出迎葭清氏兄既去益吉留俟余渡農人橋過賢了門前訪之主人將飲余乃使益吉去余飢乞飯錢㩁着至其語天晩主人使僕送

四日

荒吉茂八来訪　柳川士人岡直三郎携大人東来見　室津湊屋庄六使人来因返其所借甑及笥備禹来導余及米蔵遊

五日

受塾生賀　賀府内邸大村邸備禹田原新蔵信之助司馬助太郎春波諸家　文叔来謝　鯨江幸蔵東日築山氏曰今日講席先生若着禮服下謂上則聴衆亦不得不然此地吏人平生着肩衣及袴而不着禮服願先生着肩衣與袴来我亦然也余答曰諾松岡皆人携其姪果来見　午後與謙之進出彌平從賀築梁小竹亀年玄民一郎文叔而至龍護氏主人供酒出訪惠門不在訪葭清遂入築山邸見幸蔵幸蔵引至明府家余坐與讀之進坐次室良久明府及破損奉行金井伊太夫欽範奉行西井源次郎蔵奉行北留間光三郎其子熊太郎破損奉行杉浦氏子富次郎出見通名又皆就謙之進席見之築山氏吏十餘人坐次室明府使謙之進入與余講負觀政要日暮用燭凡十餘頁畢食於別室衆皆辞去食畢與明府語至戌牌還復至幸蔵氏帰　今日與賢了約鈴木街歸路相訪然以夜故不得[果]　春波大隅壽菴東一伊丹屋孫助田邉屋作兵衛會所幸助大和屋宗兵衛佐藤吉次郎太郎晋三郎壽仙直蔵徳太

郎徳壽蓉園又玄寿行寺春山音九一郎築梁亀年伊丹屋又右衛門幾太郎備禹宗順雄哉雄蔵加島吉勝間尚輔春齋司馬助天民保来賀　為寿也行避瘧藥

五月六日

田平陽来致送東行序　葛民来　赤穂大川丑之助来見曰近自宜園歸　酢平来曰澤彦欲拓先生兄弟及愚愚與南陔君先往使人而迎先生矣　午後米藏来迎曰令兄既之吉田屋喜太郎許相俟公速来乃從之越舟津橋西折行數丁喜太郎自店頭呼曰某在斯入焉主人曰令兄觀船倉未返酢平則在輿引余見焉就席不幾米藏曰令兄返猶在舟中將遂訪澤彦乃與酢平出入舟主亦送入焉亂安治川上南岸喜太郎別去過船倉前渡龜井橋南行失路出於堀江却行入新街至澤彦氏主人及三郎右衛門（高屋三郎右衛門以後省姓）見供酒飯甲牌辞過百間坊永代濱訪雄哉歸　夜訪兄荒吉在座同出過八尾亭小駒歸荒吉送至

七日

遣秀太郎贈寄真野順藏東於大川坊泉六　作寄西元禮兄弟長尾良哉東（贈良哉折玄）　岡直三郎来書肆今辰来　玄民来招酢平晤之　澤彦来　仲黄来　内山牧山来　畫工桂雲岱者来見致周邦言　細木甚吾兵衛東至問東行期　文周来　翠江母来室氏將携孝也西歸兄屬諸酢平酢平將以本月二十日後歸則後於我上途十餘日矣室氏不便與諸子同居余托諸翠江母子將以數日後移其家　招兄酢平及小竹信之助玄民備高信之助備高不至餘皆至供雞兄先去下牌客皆去　書醇懿墓誌　舘荒吉谷茂（二子同居）假寐移時歸

八日

春日寛平来　田原新藏来別餞紙　買轄　寛平贈有　贈良琢香魚酢良琢来謝　托岩細木甚吾兵衛東于肥前屋又兵衛　返九山自鳴鐘　與諸子束裝　雄哉来　酢平使人来曰請與岡部君来陪遊緑平店乃使人促玄民玄民曰有客不得即出君且先行申下牌至兄許與兄酢平之緑平店初把杯玄民至飯畢歸路過北里至中島兄去送玄民於筑前橋南酢平遂至秋居　大川丑之助来不值

九日

折玄講畢　吉雄雄吉来餞銀一枚　招晋三郎属
留守事　晋三郎恵門敬證大淵覧了来贈餞　澤
彦使三郎右衛門来餞金一両三郎右衛門亦餞金
百疋　但馬天民来不値　岡本治兵衛来　相良
李松自日田来不値　與南陔兄之信之助許告東
遊主人佚酒途訪備南司馬助春波皆不在　岡本
子拓佚夕飯　與秀平龍太郎等東行装　将以十
一日同兄及岡本子十兵衛廉平平治兵衛上途定
秀平龍太郎孫吉為從者　東景東至贈餞　翠江

贈肴　勝太郎歸家　香苗来　俊瑞濟将歸郷告
別　大人餞之助勇東白銀使至
十日
高四郎東至寄餞　天民来　聞濟将遊宜園裁荅
大人棣園兄餞之助東托焉又托寄長尾良哉河野
亀太郎南條東一郎西元禮兄弟東　日高涼臺東
至即裁荅東托遺修衛藥舗近江屋忠右衛門曄眼
来曰今日午後我輩欲餞先生於東濠鐵十者別莊
請臨　覧了使人来贈茶藍　臼井亀治郎父来曰

敝藩令某携豚兒歸　岡直三郎長平亀年荒吉来
別　九山携春耕来別餞金二百疋加以肴　信之
助贈肴　春波贈沙糖　翠江母来近室氏室氏以
我未發辭　申上牌至府内邸要酢平出以将属室
氏焉故欲飲之而難遠曄眼等約告其故請從謙之
進将代余講蒹山邸亦共往途訪寛平東一皆不在
至大新氏告別謙之進先去余問主人錢十別莊安
在敗主人使僮導行一丁東折至別莊覧了敬證曄
眼恵門覺了即寄竹寺魔恩即德照寺祐誠靜賢即淨圓寺等既俟

余謂恵門曰我携一客至快士善欲引酢平見象俊
瑞濟跡余至告別莊臨東濠（濤）磐至是忽東折可一丁
而南走莊當其折處竪觀長流勝甚酒出有盛饌席
上呼韻以賦余詩先成曰緑水斜穿紫陌流賣茶舟
接釣魚舟談長祖宴惜将暮程遠歸装恐及秋羈跡
雖淹雷山外夢魂應繞浪華頭預思夢美鱸肥日復
續此歡登此樓覧了和曰亭對曲江流偶坐似棄舟
梅雨漸成霽爽風欲有秋晩螢飛柳外歸釣立街頭
宴罷師将去挽衣留此樓敬證先去成牌同賢了酢

平出至心齊衛賢了別途訪菖民不在　仲英来贈
餞不値　文叔贈酒及羊羹
十一日
晨起出門杏庵従訪庄次不在訪賢了丸山驛眼至
淑證氏飢甚乞飯爲書昨夜所作詩與之出訪良琢
又訪翠江属室氏焉訪仲英玄民小竹亀年雨大降
使杏庵走之府内邸問今日猶發乎返曰雨若霽将
發也訪晋三郎田平陽備禹而至見許見曰今日不
能發且期明日乃歸　酢平餞金百疋及羊羹氷糖

平陽餞秋月川苔備禹餞有及沙糖　春波来属
之作百五十金替券通江戸金吹衛播磨屋清兵衛
翠江来迎室氏室氏後以栈未發辞　玄民亀年
備禹来別不値　辰見勝太郎携高槻士人近藤恭
藏来見恭藏入門　綿清吉書餞絹袱紗　申牌文
叔太郎賢了備禹来別飲之告未發之故眼痛甚令
文叔治之　菖民来別　河茂来不値　木村駒藏
贈餞　體良歸郷　酢平来
十二日

至大村邸告別見冨井猜兵衛一瀬小左衛門歸路
使淑助之萃岡準平許告東下　荒吉来餞朝鮮團
扇　準平来餞金百疋　澤齊三郎右衛門清兵衛
小左衛門来別　文叔来別　翠江来迎室氏　先
是與兄謀属酢平携室氏孝也亟歸今日托之路費
金　勝太郎恭藏去　晋三郎来與謀之進議塾政
及留守事所器用簿及戸鍵鑰於晋三郎　余行李
用廣瀬義左衛門號假爲府内臣既而悟府内侯通
稱左衛門尉其臣當諱也因改左爲右　之信之助

氏告別不値春波追至焉曰設祖宴於武水亭請臨
言畢去過備禹氏主人揮設祖宴余辞曰已與春波
約矣乃赴水亭春波拓亀年備禹同飲酒酣余歸促
秀平等束装而復往賢了追及肥後橋上曰謂先生
已去幸得面別余欲携之赴春波氏不可去春波亦
使人迎玄民未到米藏葬来促曰舟将發唯俟君至
乃蒼黄歸別室氏及翠江而走出則舟二隻艤在府
内邸前岡本子平井十兵衛酢平岡本氏子艤焉及
其僕數人棄一舟兄余及藤田康平平次兵衛秀平

龍太郎孫吉米藏增吉業一舟孝也謙之進右近敬
助杏庵秀太郎德太郎直藏德太郎皆就舟別去民
使其子來贈墨亦自走來及舟而別過肥後橋春波
亀年備肴自水亭呼曰先生自是別昨夜大雨今朝
雲陰未散皆恐復雨舟行里許天暮雲收月色極美
至淀天明

十三日

外下牌傳伏見入逆旅縄長氏後於岡本子等所業
舟一牌有半矣昨夜我舟子不勤且躓偶遲者二人

故然已牌始發適帖役夫未集乃浴湯肆而上途兄
及余岡本子十兵衛業轎餘子皆步酢平送十丁許
別伏見至大津四里入轎即眠且所曾經故不記也
過膳所城下至鳥居川亦往年送淺琴過焉將觀石
山令轎夫休店上取舎西小逆行一丁許出於官道
登石山入紫式部源氏間（載往年瑣事録）請僧觀寶物有式
部真像及古硯一枚及其所寫大般若一卷像上書
式部歌二首仁和寺法親王筆也硯一面鑿成二池
一雕鯉魚一雕牛雖不知其果出式部否古則甚矣

般若字勢遒緊似非婦人筆余嘗觀空海真跡酷相
肖僧曰自式部作源語（諸）於此室八百五十餘年他
堂罹災此室獨完又有空海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以
髪藏墨蹟傳謂空海滅後夢此寺開山某曰我髪長
請翦乃開棺剃髪以粘其所嘗書六字云過鳥居川
行一丁許有橋所謂勢多橋也二橋東西架焉中間
有坻以縫合之坻皆北走數十丈樹木灌叢西橋長
三十六間東橋長九十六間皆幅三丈南望石山新
緑如滴北覽湖城粉壁映波橋東有人家所謂勢多

也行數丁街盡路入岡塢間往往見陂塘轎夫曰湖
水低不能漑田故築塘聚水多於他國也路左有玉
川六玉川之一也過大紫大貝月輪大亀川野路諸
村中下牌至草津投逆旅岡佐氏往年東遊大津航
湖傳矢刻而不過勢多故此行唯勢多至草津二里
爲生路也　問逆旅主人曰庄太郎及僧惠成順教
在何處（庄太郎忘其姓）答曰庄太郎亡惠成不在此地順教在
五里外　夜惠成兄達之寺者來見

十四日

卯上牌上途草津有官吏検征人行李輕重處本年
官吉嚴甚至撿轎中物余步行龍太郎監空轎過吏
曰轎禁煙盒外更添一物是有襆包須出之而轎夫
曰賜秋飲資秋竊齎之許之出驛初日將出宿霧低
布地上林木之杪往往露點青於浩渺間至石部棄
轎余欲明日訪亀山細木甚五兵衛故今日將先家
至坂下（坂下驛名）走轎夫至水口城下天忽陰大風龍太
郎等曰晴雨難測且徐徐乃避於一店雨降家及馬
困同行斜風吹雨自窗鑄注苦甚未下牌至土山驛

風雨益甚投逆旅平佐氏　與庸平等議明日投宿
處皆曰聞君欲訪亀山士人亀山去此僅五里然風
雨如是君宿彼地

十五日

卯下牌上途驚風怒號雨勢如砲繞轎以油套悶甚
使秀平先之亀山報細木甚五兵衛過猪鼻山中二
村及鈴鹿嶺猶記往年過此時亦困風雨也至絶嶺
投路右一店食善哉餅導兒觀地形而論古關在何
處也否低雲澒勒咫尺不分乃棄轎下坂至搶筆山

前雨勢少衰與兒出轎觀山余曰往年過此論曰此
山古人以其不足畫拋筆也君以爲何如兒曰御論
確矣至飲子村雨歇出轎步十丁許將入亀山城又
上轎先是甚五兵衛柬曰聞先生將至預命大和屋
平七者爲館矣故至平七氏秀平此爲兒及岡本子
等皆投別館時午下牌也未牌甚五兵衛等來至出
而館岡本子歸則既至相見甚五兵衛年未三十有
敏貌淳少爲佐治清六（初稱多門）近藤石助來見兩年可
三十二三皆深遜挹甚五兵衛伴石川甚之助者相

見執贄入門又見平岩衛門兵衛男平元輔中田秀
平者供酒余令秀平龍太郎見酬乞字余爲書二紙
甚五兵衛出文晁畫乞贊即援筆題曰寒風摧枯木
奔水激橫磯蕭然秋雨際一望覔晉歸薄暮風止天
霽成下牌酒止余以明日將曉發辭就寢清六等去
借余月瀨紀行學校議雜助集

十六日

卯上牌與家上途步行里許濘甚乃棄轎過庄野石
藥師四日市先是聞片山云剛寓富田一色村問土

人一色何地曰冨田海邊有一色村去官道二三丁
乃使秀平先行告玄圃過追分日永二村至冨田與
兄及岡本子食焼蛤行十七八丁玄圃從秀平候路
傍請送至桑名過寺屋川土人方修橋其長二百餘
間過橋上西風迅烈轎簾翩翻未下牌入桑名投廉
平等所識逆旅鶴屋買舟欲訪青木一郎太夫然以
舟将發故止屬玄圃致言飯畢上舟玄圃至岸別鼓
槳離港而揚帆風潮兩順一瞬俸尾張宮（宮地名）亀山
至桑名九里桑名至宮七里日未暮将入宮海漸狹

如川上岸大森仙左衛門者（赤府内人所識）出迎入其家
與兄及廉平平次兵衛步行街上三丁許賽熱田宮
初入一門老樹夾路又入一門有殿掛鐵燈籠數百
殿後小石數庭庭後有祠時昏黑無所見回步一丁
許路右又有一門入焉有八劔祠祠状皆相似街上
多飩店平次兵衛曰聞此地飩美乃買之粗不下嚥
又聞街中有娼家然倹令既布店上不見燈檠覺寂
寞成牌返逆旅就寢樓上子牌夢破起開南窓樓枕
港口残月照波晃曜萬頃街無行人時聞水禽相呼

十七日
昨夜議将以寅下牌工逢館人曰明旦官茶過焉故
驛亭不肯卯前發役夫也卯下牌步上途過鳴海至
桶狹間往年過兩不得覧永禄戰場今日始探焉官
道右有標書曰戰跡在此兩相距一丁取草間微徑
上岡背行數百步有一石表正面書松井八郎冢或
云五郎九字側書七石表之一五字下百餘步至岡
際窪處又有一石書今川義元戰死處其側有尾張
待講秦鼎所作碑其東北數十步外數石駢立皆今

川氏臣冢也夫駿尾之不敵人之所知而義元以押
一字七矣與莫敖之敗於羅苻坚之敗於秦千古一
轍皆狎勝而不設備故爾狎之災亦昭昭矣哉逆東
行數百步出於官道有人家數十户忽見土人聚叫
奔走問其故曰穉兒溺水援之出難活也過界川池
立至矢劔川橋杭一新比往年頗覺華麗然其長與幅
皆似減焉嘗聞長二百八間今測之不過百五十間
矣初余問池立役夫曰聞此地每年四五月有馬市
其數幾何答曰節倹令下每事減損馬不過三四千

矣余告之兄兄哂曰吾讀東海道名勝志有馬及四五百之語御十倍其數也既及橋岡崎役夫至余復問之荅曰不過千尺也問橋長則荅曰以七尺爲一間（六尺爲一間例然）而二百八十間也於是始悟土人喜夸其地所有而斥他之所有故多少之數或至相倍蓰十百甚則至橋西有碑書爲溺死菩提問之土人曰十年前此地洪水人家沒溺死者四五百矣池立役夫聞之曰實不過二百人也夫誇馬多與橋長猶有理也而有誇多溺死者何哉過岡崎城下至藤川宿馬

十八日

寅下牌步上途往年發此地時亦曉樹殘月一般風色與今朝同至法藏寺俗傳神祖幼時就此寺主習書過赤坂至御油驛始上轎過吉田白須賀大澤在轎中睡至觀潮坂天陰風烈驚濤如雪未牌至荒井驛飯田武平者家（亦府内人所識）命主人薦鰻鱺小不堪下箸微雨降申牌命舘人買三舟秀平先護行李赴舟主人外之見關吏關吏撿後舟（後舟馬兒所負長箱）盖意其藏鳥銃也（關禁銃甚嚴）參過關前就舟所余與岡本子坐轎中而乘一舟龍太郎岡本氏僕二名從爲兄與十兵衛乘一舟米藏增吉從爲康平秀平乘一舟柁工每舟二名唯我舟則一名也海淺荇藻滿底柁工以篙行舟深不過四尺我舟獨後余使龍太郎等三人操篙佐柁工其行甚疾米藏增吉等見之亦各操篙而行其舟彼是爭前後不肯相讓皆疲而喘行三十丁許水漸深乃用櫓入前灣松林二行中間如渠處復用篙龍太郎誤沒篙石罅而不能拔我舟遂後秀平等不初助柁工故最後黃昏三舟相繼傳舞阪田顧

額濤隨風自湖口欽處入如萬馬跑揬逆旅室狹與兄携從者宿別舍

十九日

昨夜子牌兄起余曰天將明盍遣人起藤田諸子乃與龍太郎東藏遣米藏促康平等既食天不明復下蚊幮就寢眠熟康平等來呼曰公等起人而自眠何也乃上轎雨大降行十丁許天明過濱松城下雨止出轎而步至天龍川上余獨先行見路右一店（賣）書籍就閱之有菅家文章日本記纂疏踞店讀之數頁象

及爲出渡口水落川心生洲洲西曰大天龍東曰小天龍舟至洲止過洲又棄舟按池田村買飯將出轎夫曰此至見附捷徑之便世人所知也近年往来諸侯悉過徑無復過官道沿道民家以販鬻爲産者稍向衰微請官置監禁行旅過焉冝竊自無監處入也乃取人家後路而出於徑南風大起雲散日見余往年荒井渡口始見富山此行兄及秀平孫吉米藏等皆未見富山常欲觀之昨日来雲而不見轎夫曰至見所岡上必見既至岡上悉見近山而不見富山兄

等皆失望秀平獨曰向自雲際一見矣余曰吾往年白須賀林間誤認他山爲富山吾子亦然也將入見附亦自人家檣下出隘不容轎左支右吾僅得過焉午下牌至袋井驛聞萩侯宿掛川（掛川）無逆旅乃宿焉

二十日、

寅下牌上途與兄及秀平平次兵衛步行半里微雨下避於人家檣下亂蚊雖肌乃去雨亦止天明入掛川封内左右種松其下芟草而鋟道淨甚平次兵衛曰此昨年爲觀琉球人作也過掛川城下行半里上轎雨復下至日阪驛買蕨糕麁甚益以至麥雜粉僞造數人也上阪雨止四山皆入雲中渺茫如海出轎步降阪至菊川雨下又棄轎至金谷驛棄轎坐聯臺（状詳丁酉日記故畧）渡大猪川八人舁之水勢與往年相若未牌至島田聞萩侯宿藤枝乃議行止米藏曰我先驅既之岡部騎虎不得中息也衆億快快就路行數丁雨益烈轎下簷餘濕透衣然以藤枝逆旅悉爲萩侯所據不得止焉勉強至岡部則日既暮投逆旅龟甲屋今日行程十二里半　雨聲終夜不已

二十一日

初出浪華時皆曰候方梅雨阻大猪川必矣而雨甚少昨日容易越爲衆相慶而夜来大雨皆歎曰阿部川漲恐不得通也昧爽雨甚兄及慶平曰速發猶能追川未塞矣（塞謂不通也）言未畢萩侯自藤枝来騎從塡街二子曰不見彼乎彼在二里外（岡部藤枝相距二里）猶疾走欲越川諸君何需滯乎將來養余及十兵衛曰止夜来迅雨水漲萩侯不得渡宿鞠子驛必矣我赴鞠子逆旅既爲萩侯所據則勢不得不歸此驛也鞠子距

此二里中間有欝谷險且稅從者皆苦昨日長途加之雨急路滓諸難相仍侯荻彦既渡而行不遅也廉平曰今遇鞠子人來謂川未塞也余曰鞠子人欲奇貨荻彦故稱川未塞以誘之而已公爲實然乎兄曰事尚神速追川未漲疾走先荻彦渡則信長補俠草法也若今日荻彦先渡而迫我未渡川塞則昨日極力遠走以先荻彦何故也余曰阿部川異於今川矣我若離此赴鞠子而無所宿進退失據則反爲義元矣荻彦諸臣若有一二如我輩者今朝少不爲鞠子

人所欺忌睚侵雨越險衝泥以爲無用潛也荻雖大國無人哉十兵衛曰君言大好今日荻彦能渡川我買鰻鱺佚廉平等若不能渡廉平買此佚我語次雨益烈乃止少焉有人來報曰川塞荻彦宿鞠子矣雨終日不止逆旅後有山相距僅數百步近見山雲來去於樹抄不堪無聊與兄及十兵衛廉平平次兵衛米藏六入對一局圍棋兄廉平平次兵衛爲一隊執白石余十兵衛米藏爲一隊執黒石米藏先下一子平次兵衛亦下一子而敵之次廉平與余敵次兄與十兵衛敵此一周也而米藏又下一子如是數十周俗稱曰寄台棊雖同隊中有拙手不得目數之既畢正相當而無勝敗也　一行皆量體輕重而遣問余重百十七斤

二十二日

昧爽雨止聞東寱望山宿雲稍褪新翠如浴旭光一綫鸎聲四聞使人杳然有遐世之想館人曰昨雨非常阿部川不經三日不通也且緩滯我家　兄秀平等欲觀冨山舘人曰登屋後山輒見兄要余出南行

一丁許見佐伯人宿馬欲致誠之進所屬東問小林棊之進在此乎荅曰彼在江户未歸也又行一丁許問土人曰有登山路乎土人指街右小徑曰即是行數十步急如立掌碎石成路不見土泥繚繞百折石角僑趾上一丁半許有小庵祭不動徑至庵前窮絶頂猶在五六丁外乃追舘人曰公等誤矣徑在我舍後使一力導自舍南門出一泉西流洌甚行百餘步入陜徑微且峻杉竹成陰上六七盤林間望谿下巖岡部全街濕雲綫坼紅日下洩奇蒸如燒喘促汗涌

上允八丁許至絶頂山田數頃萩棉秀茂導者指民
方曰盡觀彼乎視之冨山一髮露於雲背雲含雨氣
與山同色如有如無少焉雲動山姿宛出然所見止
翠微巔與麓皆没矣此地西南望海混茫一氣駿遠
之地宿雨始晴曠野平楚長流横林交錯成象鮮明
如揺兄曰此境絶佳憾少一亭子焉而已語次雲色
復變急雨将至走返逆旅未就坐雨　復圍寄合棋
以銷閑

二十三日

雨止川未通終日圍棋　未牌逆旅主婦告曰驛長
来報明日巳上牌阿部川當通

二十四日

昨夜衆謂明日萩侯以巳牌濟川其騎從不至午前
不畢濟我輩宜徐行也余告兄曰明日莫如疾行數
日来阻川者不獨我與萩侯也以我所見猶有佐伯
圍亀等數行彼聞川通将爭先往鞠子之人将以其
来之後先濟之一步亦不可緩也兄曰善乃與衆議
昧爽上途歩至蔦谷阪下微雨下入轎低雲距人咫

越阪而下雨止高峯頂皆自雲中出浮青沈白旭日
自其間上青者化紫白者變黄氤氳千状淺聲喧豗
新漲躋巖或作瀑勢至鞠子土人曰萩侯既以辰上
牌濟矣至阿部川萩侯從者未濟松山侯将自前岸
来兩涯人影麻立其數六七千人與人摩馬與馬鬪
群響靡湃加以川聲紛亂於目囂聒於耳渡者爭先
而聯臺不足互相奪攘得於左人而失於右人俟之
久而得濟水雖兩後不甚深深處僅及臍水本灟灟
土人故没之以罔行人圖利而已北岸村名彌勒将

入街過松山侯行色極華接路左店食糕俗稱阿部川餅店
多藏奇石莫似鳥蟲者逼真陰陽石數百種岡本子
謂余曰君既謁淺間祠乎余曰未岡本子曰其美亞
日光盍與令兄一觀也乃與兄秀平孫吉歩入駿府
街中陰雲稍解冨山聳人家屋上豫東行余輩西折
又北折出城濠上又西折行四丁許街盡入祠門彫
繪極美門内有拜殿殿後疊石成地有磴木牌書曰
禁闕上磴有一祠屋裏榱桷悉塗金縮刻鏤精麗稀
奥眩目下磴有一腰刀者謂余曰此祠名耶古屋祭

素盞烏尊也余曰祠前御甚古誰所作其人曰左甚五郎也北行數百步方營一祠其人曰此摩利支天祠也銅瓦葺屋悉有金畫葵章嗚呼僭分方行而與此無用役以媚神佛何也其後有磴數十級登此而北折行數百步有拜殿其人尾来曰此名奧院某請導乃上殿迴左邊北行殿後又有祠比那古祠更美拜神訖其人曰且飲神酒開殿扉執斗及土盞酌之既而曰客賜薬料多少隨意初秀平謂余曰彼恐令秩也兄亦意之至是知其術與兄謀紙包百錢所之其

人曰某自此辭公等宜自磴上左折而下過本祠前也從之逸東下數十步有磴下此行數十步又至疊石處右有拜殿左有磴磴上則本祠淺間也有一老人自拜殿上呼曰客何不上磴謁祠也兄曰此亦彼人徒也不顧迴拜殿北邊而出祠門東行入街人家斷續街盡更南行數丁見府城北隅唯有癈壘而不見樓櫓豐草茲於石礴壘外有池青萍瀰漫池涯與田畝連城復湟其此之謂乎又出於街中街心有水廣可一丈二三尺東行二丁許街將盡余曰往年不

見如是處問諸路人曰宜南行乃取田間徑行十丁許又出於街即官道也兄曰向與平次兵衛等約會街口矣至街口不見之兄曰我輩太遲彼盡不堪俟而去也余曰既約則何遽且留秀平俟其来兄曰善行半里許雨下避入路左店余飢問曰前路有賣飲處乎答曰小吉田距此八丁矣兄聞之曰我忘矣嚮平次兵衛期會小吉田也乃出至小吉田謙太郎監轎在焉曰象既先行語来尋秀平亦與平井氏僕至此地以酢名食之不堪酸棄轎至江尻象在焉雨大

至過興津渡驛北川亦棄聯臺深不過二尺而聯臺者八人一行十七人費金二步是可捐而踰也土人故深之以為射利之具凡東道諸川皆如是大猪川余輩一人所費八百文安倍川次之此川為尤少然猶如是合三川計之十七人之費至五六金況萩侯等大諸侯從者數百人其費何如哉方今諸侯之窮日甚一日而此等冗費不可勝數新政革舊弊而其大者曾不問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也夫以乘輿濟人猶取譏於識者況濟人以器利乎徒杠輿梁

之說肉食者何以忽之乎過薩埵煙雨空濛唯濤聲
而不見山往年此地觀富山以為天下絕勝見聞之
預樂而一無所見大失望下至望嶽亭倚欄而望沿
海諸山糢糊如淡墨之畫時見漁舟来往先是侍從
者先行求逆旅出亭行數丁逆旅人来迎曰雨勢太
猛恐為驛南渠水所阻連来乃赴其家廉平平次兵
衞在後蹔行李夜深至曰諸驛以荻侯故無馬遲之
故後也

二十五日

卯下牌上途夜来大雨天明勢微而未止過蒲原驛
至岩淵見一店販水精及紫石英價廉欲買之以衆
先去不得獨留雨止雲動富山之半腹時見時隱至
富士川水濁猶漲土人齊藤億右衞門者（内府外臣）出謁
發舟棄為水駛如電舟子二人用篙篙為波所掬曲
似弓舟中望富山翠微以上忽自雲際出比數日前
雪色太鮮轎夫曰昨雨岳頂皆雪也時厚雲一帶横
亘岳麓雨氣盡輕雲片片自横亘之際浮上色如素
縞天日初晴新雪映之炯然如流而薄雲掩之雪光

日輝隔雲相射閃爍於内杳靄於猶衣錦尚褧也少
焉中天有一片高雲而呑日雪色則失其光輕雲則
縣然如濕横亘之雲則動起漫天於是岳影一瞬既
失至吉原驛午食大風起雲分日見步行里許富山
之雲忽合忽離數步輒異觀余往年過此地遇雨嘗
聞吉原距富山最近而不見恒以為憾今日雖隱見
屢變然却得觀其神化矣至柏原路左一店置望遠
鏡以觀富山至尼絕頂雲盡所見太分明岳頂如平
然視之西隔一峰突出如角其有雪處長可數里又

見足柄山半腹牧馬至原残陽猶高然聞荻侯宿沼
津故止焉宿逆旅加技屋

二十六日

昨夜家議曰明日三島至小田原八里途過函嶺轎
夫終日無替人晷著三島徒将不肯出役夫也寅下
牌上途至沼津城下遇土佐侯来轎馬絡繹卯下牌
至三島驛長曰今且荻侯既發龍野侯将来二侯所
取役夫數百別無見卒客今日宿焉至明旦遲速唯
命廉平等與驛長互相難詰余在轎中呼曰廉平曰

去留何如答曰未決乃出轎與兄秀平孫吉西行賽三島神祠余有疑事不決默禱使孫吉探鬮買餅餌食池魚出祠門見大鰻鱺在渠中秀平將捕之逸入橋下逅至驛前廉平平次兵衛曰今日驛實無人馬投宿議決既送行裝逆旅且往觀水源初入驛見流水數派縱橫穿街盈盈平岸而別不見有巨川疑是自何處出忽聞水源二字問遠近何如二子曰在祠南二三丁外乃從之田步至祠西側取徑北行長松上蔽豐草下合過一婦問路曰宜西折從之入村中

行一丁許村盡出於水上水色至潔深可二尺而視水底有磁碗碎片皆成纖綠色渡橋上堤北行二丁許確含來水而列水涯爲池池側有佛祠水遶庭中倚視檻泉處處自地中噴出旋循有上流也乃溯水而行二三丁大石聳确徑脈稍微左右多叢祠又有古寺忽見路左有池方可三十丈水自池口溢成數派從前所見唯其一派至街更分數支者其他直趨東西田間不至街者猶有數派池東隅有翠杉數株其下巨石如疊石面皆有小鋒如人之痘痕輕脆甚

疑嘗經燒者前後左右所見數百千皆同水自石罅及池底噴起倚視池底有孔可方一尺揚波自孔口逆涌池深二三尺洌甚殆不可嚥清極而綠池心有小嶼草樹岑茂東涯有微行通嶼水大涌者二處他隨處小涌不知幾數余謂西主星宿海蓋是更大者也池中有木牌數十書佛經文句余謂兄曰此池淺而多水洌而至潔構亭倚焉其勝可想何知俗僧爲此技風景事兄曰吾未見泉源如是澎湃者善導此則下流可浮巨船向過沼津城下有大川浮舟恐此

下流也廉平曰水至清恐有硫黃氣毒人矣歸路遇人問木牌故答曰夏日人誤浴此過冷必死土人固戒小兒不游水然往往有忘戒死者彼皆爲近年死焉者立也又曰此泉皆[是]富山雪汁暴雨不溢大旱不減唯隨山雪多少增減而已冬溫如湯夏洌似氷余曰富山距此七八里諸山重隔泉脈不近通諸山而遠通富山何也曰此西別有一泉源自足高出色濁味異允泉雖咫尺連接其分脈極明矣取故路歸自向所渡橋沿水南行入街投逆旅錢屋象先在焉

館人供午食粗甚豪或不肯下箸康平等召館人詰
之館人謝過供酒　逆旅庭上有假山其石同向所
見十兵衛指之曰此富山燒時所吹飛何以在焉乎
余因誦泉源自富山出之説十兵衛拍掌曰泉左右
皆是此石則何須疑乎蓋富山崩時此地震而推出
泉及石也

二十七日

卯上牌上途入函嶺步里許雨下視他山無雨轎夫
曰此霧氣非雨此地多杉常然富山現於足高之東

全身悉呈然以此地陰甚糢糊如影雨止兄亦出轎
話行里許昨日三島以西快晴而此地大雨阪石帶
滑泥殽疏難前乃上轎轎夫踏趼爲徒行者所先午
時着關前驛投本陣（謂諸侯所宿逆旅）良久岡本平井二子
至余輩步時二子在轎敵後本陣北窗臨湖遠湖數
峰如立屏風皆倒翠影而望富山突出於峰項雪雲
才鎖其項少焉霽白勢新滋殆無餘碧象呼曰絕奇
絕奇此地寒如嚴冬皆解裝重襲綿衣館人供酒忍
寒閲窗手杯而四望湖東一峰最高曰駒嶽雲自其

項沸出勢如奔馬龍太郎等曰此地常陰而不晴益
烽氣也午後過關行數丁土佐侯妹過焉從轎四十
餘初出浪華春日覓平托寄岡本退藏東昨日土佐
人曰退藏明日隨女公子至欲晤之見其從多婦人
不敢問侯秀平寫就一士人問之曰退藏既行乃托
覓平東其人曰某柳原健助也此行余轎最重初至
關三島轎夫自雇轎夫二名出之而退至是轎夫前
者曰此轎至重吾不能任也將雇他雲助（說見前）爲替
人雲助曰汝初得幾錢曰六百既過一里矣雲助曰

吾非七百不肯代汝也轎夫不得已附七百錢數曰
我輩非舁轎者偶爲奕而負今日始入雲助伍苟重
跋險一里而自損百錢爲雲助亦難矣哉既而阪路
險悪替人亦不能舁又雇替人如是數四他轎皆先
行余獨後至波多村象休一店而俟店賣木製器具
百物無不備又以糕名庭有假山瀑布數派紅鯉浮
沈巨石重疊一層高一層遠山自石背見猶在庭中
食糕而出兄等皆步余以午前獨久步故不下轎轎
益後又換人三四至湯本象又俟余焉余乃步黃昏

傳小田原城下投逆旅　與兄議明日觀繪嶼鎌倉

二十八日

卯上艀上途渡酒匂川亦象勝臺水淺不及膝上流往往纍石遏水而濶渡處以要行人甚哉土人之姦也至大磯驛口有石書鴫立澤三字即傳西行古跡也碑後有寺入門行數十步有虎御前石書東鑑遊女阿虎爲七夫祐成誦經爲尼一則側有鴫立澤地勢微窄絶不見似澤處蓋後人謂也牆東見大海遠眺顚激象不入寺先行余至平塚及馬某舟渡馬入

川來下艀投藤澤驛逆旅兄曰我不欲觀繪嶼鎌倉而不能也御行止唯意余乃與秀平謀告辭粲出逆旅東行二丁許路右有銅華表書曰赴繪嶼道乃右折行數丁人家漸絶岡阜綿亘種桃或瓜出於水上橫舟成梁將渡土人呼曰是私渡也須每人納五錢既渡一人尾來曰客觀繪嶼乎某繪嶼茇屋家人也請導乃同行右水行數丁隔岸多松樹地形類園導者指曰是大久保侯習銃場也又行數丁往往見海舟檣泊正南地濶知近海門矣漸喫水離村家斷續

左有高岡萬樹森然秀平曰松勢成行而種恐鎌倉時官道在彼也允行二十四五丁入村路成岐導者曰右赴繪嶼左赴龍口余曰龍口何乎對曰寺也遊繪嶼者先觀龍口便路也乃取左路行一丁許人家三四十向所見岡至此而斷寺枕岡端北向登磴入寺門併殿甚偉其左岡麓現巖而多鑿窟穴蓋古塚也土人呼其尤在下者曰日蓮土牢傳曰蓮囚焉有碑書身輕法重殺身立法八字殿北有磴其上有祠自祠側左回取逕登數百步出於岡背繪嶼當正南屹

立海心唯嶼北平沙一綫迤迤如帶者十餘丁海自左右抱之海形團圓如二鏡並照致巖逕東諸山環右海之外三浦逕西諸山回左海之外右海之潮東馳左海之潮西走望之如將鬬激唯爲一綫白沙所隔不得相合而退稽兩軍交綏也小田原以東昨日來所經沿海諸勝歷歷可指導者曰天晴則冨山在西巖右隔海望之宛然如畫所謂繪嶼冨山也今日陰不見何憾如之余曰此地天下絶景生平未觀去藤澤僅可二十七八丁欲走一价招我兄何如導者曰

繪峡諸勝周囬二十八丁恐日不足也乃止取故路出寺門截村中間南行半丁地勢忽高成阜白沙没踵青松白茅參錯而立行一丁許出於向見如帶處白沙清潔不見黑塵左右海相去可十丈導者曰此地舊斷不通於峡有渡二十年前峡神夢土人曰諸邦來賽我者往往為渡所隔我將堙之居數日一夕風雷迅烈翌日視之沙合渡変自成堤形長八丁矣人家五六十依峡之北麓高低作街沙堤至街口盡有華表焉堤尾横竹作架以晒網凡數十處入街導

者入左邊一店曰是我家也家人出謁曰日將暮請速謁神而食乃備一童子爲導街中一步高一步行二丁街盡左右有寺及買文具店過華表入一門萬木森欝巨巖崔嵬登磴右有塔及神祠又經一磴有數祠焉又過華表經二磴磴皆數十級入一門有微平處神殿在中央曰下之宮其側有三層塔閣魔觀音藥師諸堂又有鐘樓鐘寛永中所鑄有僧生順銘記此地緣起曰欽明天皇十三年歳在壬辰四月十二日戌牌地震雷電交至百怪現出天地晦暝至二

十三日辰牌雲去天晴而此峡生焉云浮屠怪誕固不足取然此地斗立大海中間而杳隔人境實仙區也鐘及華表皆書曰金龜山蓋以形名也鐘樓側有牌石傳土御門帝時僧良真自宋獨歸以板封牌板面華碑字似天大篆側以楷書譯之曰大日本國江島靈跡建寺之記導者曰字泐不可讀故摹來轉繞山麓有人家三戶南行數百步西折過二華表經二磴入樓門復有微平處神殿在中央曰上之宮其側亦有諸祠取故路東返數百步迤南折登阪半丁許出

於山脊有石燈華表猶存而祠堂亡者數所地平往往見麥田蓋近時所墾其未開處老松矗立豐草芊蒼土厚沒石百卉肥美幽鳥静哢奇花暗薰地高而坦幽而望敞非尋常島峡所及誠靈境矣哉西行數百步徹下左右地陷路狹如橋有欄焉俯視陷處左方則巨巖東西離立自成門扉狀斗落百丈右方則萬木暗欝自葉罅見海色深碧於是目瞿心悸蓋山脉至此絶前路則是一山譬之子母環形雖幾合實則異也人傳地震至是處止前山有龍窟故開闢來

無地宸余謂山脉別故然而已西南行數百步地稍上過數華表微店數四倚山又有平地神祠在焉曰御旅所（俗謂祭時神輿遊息處曰旅所）祠近徑崁徼營也上下宮皆邐此處山盡西南臨海敵甚南行下磴百餘級磴盡攀巖而下數十步右有松導者曰此名龍燈松人或見燈掛焉巖盡出於海濱如怙金峽唯是一片大巖土石蔽其項也至此山骨卷現絶壁百尋其根蒂海心而盤陀橫走數百丈谽谺齦齶如人馬立如釜鬲陷者不可勝數怒濤舂其間洪響轇轕浪花迸飛綠

巖根東行潮頭乍進乍退巖勢或穹或窪儵潮退疾走登穹處四顧來路既在碧浪中如此者一丁許巖勢稍低潮退猶不出皆脫行膝匍行數十步龍洞現焉洞口徑可二丈高可五六丈中間架石作道其下海波逆折行二十丈許地勢微上海波盡而微道絶洞益闊又行數十丈暗黑咫尺不辨有扉其前設榻一人坐焉曰客欲探洞須納油費十二錢從之其人開扉手燈前行焔短不傍及導者亦手燈左右佛像狼藉其人呼曰是弘法大師造彼曰蓮華藏作嘵嘵

不止行數十步暗水鏘鳴有橋渡之行數十步泉自巖罅倒垂勢甚壯掬飲甘冽無比洞至此稍狹上觸頭左右觸手低頭進數十步一佛像當前其人曰觀止此余問自此以往何如其人曰每年一度掃佛背時人入焉其他無探此奧者某今六十壯年時嘗作氣敢入此奧行一丁半許洞益狹而地勢斗落蓋海底也燈不能照不得已退返生來唯是一度矣余又問我過來處幾步其人曰二丁有二間也乃回步二三十間其人忽呼曰低頭右折入如洞門處又有一

路亦佛像陳列其人曰初過處名金剛界此名胎藏界進數十步亦有佛像當前乃退初燈焔短故不知傍有是洞至此大驚余疑是蓋神龍窟處世間恐無此奇往年入筑前矢野武（地名）洞酷類此然彼古來無能入者陰氣戒毒未能百步而退此洞脩潔無陰氣（塞）雖是日蓮等之力微神物安能如此乎問此地無異事乎其人曰神每歲冬春在此中夏秋在山上問神來往何徵答曰每歲秋冬之交高濤直入洞中一洗平日汚穢而去洞奧高於海數丈而洗濯無遺處一

年唯是一庵名曰神埽輙以翌日爲神下之日其他
無異事問見龍燈乎曰土人屢見之然某未也出洞
日既没其人亦同出視洞東亦如有一洞而波濤充
焉其人曰彼亦洞也名龍池聞其廣狭深皆勝此洞然
其底海水甚深無能入者此外猶有白龍窟飛泉窟
十二窟諸洞大抵相似又有仁田穴俗傳仁田忠
常入昌士人穴而出此處故名余憾日暮不得往探
返故路過道旅所前至向之左右地陥處左方有路取
之緣山腰北行雜木攢蔚迷路縈繞行三四丁出於

初入山處迸旅主主人桃燈来迎峡一周二十八丁
云　館人供酒有盛饌生平所見奥僻賤無如此地

二十九日

昨日峡項下瞰峡之東北別有一峡形奇今朝欲探
之出館東行過漁家蠻户之間二丁許左折則峡現
全峡似巖而沙礫聚成也海繞其三面獨西方有砂
路通焉峡高可三丈東西可十丈南北可一丈其項
松伏石立似世所謂島臺者俗作三山形置盆上嘉筵用之稱島臺東
端有似門處徑四五尺南北洞通自南入而北出北

方峭峻無措趾處乃去取昨日所過八丁沙堤至向
所下之岡前不上岡而東沿海濱行二三丁許一水
流入海灘淺又踵地名袂浦盖一泒中分而邉沙洲
其形似袂故名行一丁許入村問地名曰腰越也出
村北折又過海濱平沙渺渺所謂七里濱也此地方
丁爲里盖鎌倉時用漢程也地形東海西岡中間相
二十丈許沙路無石岡不甚高一起一伏如波濤洶
湧而嫩草叢茸不露寸土海色深碧岡色淡青而沙
色晶瑩一覧悦目沙軟没踵不便進歩擇其帯濕不

起處而歩時早潮忽進忽退退則直行進則迂廻避
之既而有驚濤相去數丈余謂必不至徐行潮頭驟
進半身没浪花行縢衣裳悉濕行四十二丁七里濱
畢有村曰袖浦數女爭出囊鎌倉地圖曰請休我家
乃入一店女甚口說古跡不已余曰止止旅人心急
不欲聽如是冗言女乃黙問鎌倉距此幾里曰五十
丁也北行左右多岡草樹豐茂頗有深山趣行數丁
左有日蓮掛袈裟松行數丁往往見人家於林間東
折行一二丁地勢微上過隘口俗呼曰截通盖古時

鑿岡設峻麼下數十步有村東望海自村中西折取田間路行一丁許有權五郎景政祠自祠前取田間捷逕北行二丁許自寺之後門入古墓縱橫青苔滿地中庭廣豁西隅地勢微穹有佛堂像頗偉問僧人是鎌倉大佛乎曰否長谷寺也又上數十步有觀音堂東南見海自寺前門出過長谷村行二丁許左折有碑曰大佛道北行三四丁一寺門前書聖武天皇開基國分寺入門大佛巍然現於雜木中佛前古礎數十皆千年外物也佛南面趺坐石座上座高四尺

五寸周圍十六間二尺以六尺為一間佛高五丈面長八尺五寸白毫周圍一尺五寸眼長四尺眉長四尺二寸耳長六尺六寸鼻長三尺八寸徑二尺三寸口徑三尺二寸五分肉髻高八寸徑一尺四寸螺髮八百三十點皆高八寸徑一尺膝徑六間大指周圍三尺餘石座東隅有類扉處側有一僧曰客欲入佛腹須納六錢乃所錢入焉仰視佛背銅板為扉以別天光故不時瞭內空洞諸佛寓焉大佛初自外面望如不甚巨既入腹內則驚其厖然偉大也出余謂秀平曰此

小於南都大佛而古色亦遜焉且銅品不如遠甚僧不悅曰客以南都佛為仍聖武舊乎彼數罹兵火今所存即松永彈正火後所鑄豈謂古矣乎此源右府所鑄雖亡屋宇来經兵燹夫銅露出飽風雨質鍊而堅故鍊銅者多暴諸風雨彼則作屋藏之其品安若此乎且此面容柔和含大慈之象使安敢望之余曰面容實勝唯銅之善惡新古我不信子言也佛側有銅瓣四五枚廣徑皆可四尺僧曰六七十年来同志者欲造蓮瓣而未成近時官尚節儉不許布施嗚呼

何時得成乎余曰官治方休明此等無用長物其不取為錢或銃丸也幸矣僧默然使佛之害余向論之悉矣故不復贅聖武暗主無畏其為浮屠所誑獨惜頼朝節儉惡奢侈至刀裂群下美服然猶作此等物耗天下財也浮屠妙欺誘雖豪傑之士不覺入其術中所謂甚於淫聲美色者可畏哉出門左有一店老媼賣餅呼曰何不食大佛餅就之問鶴岡路曰宜左折取田間小逕從之行數丁出於長谷村口東北行十丁許地勢漸開四阜三面環匝唯正南控海海口

名由比濱一帶松林自濱起直接北岡長二十餘丁北岡即鶴岡也初松林在東與我所過路相去十餘丁路稍迤東轉遂入其中則知松挾官道也人家五六倚道傍道廣中間別崇土而闢一道幅大間高二尺傳賴朝爲其夫人姙作此祈神諸侯皆親負土石號曰壇葛（漢名未聞）木牌揭書禁牛馬來往焉蓋鶴岡神輿遊海濱時過此也行人避之路於左右青草荒蕪人跡稀少直北行十丁許人家四五十初謂鎌倉覇跡人家必不滅千而唯茅舍竹籬滿目村趣怱得一

律（開說覇國曽此中數間茅屋倚深叢鶴岡北峠山形合竜峡古開海脈通九世家風傳倹素一門人物半梟雄祖孫誅賞如何定遷帝罪兼鏖虜功）人家盡有華表濩橋老杉左右森立入門左有護摩堂傳頼朝咀義經焉右有塔中央有神樂殿其西有輪藏傳實朝得宋本一切經藏焉登磴左有銀杏樹傳公曉伏此下弑實朝然不甚古入樓門神祠宏麗繞回廊廊間祭諸神祠官數十人羅立廊間每人指一神說其故事以誘遊人余懲淺間祠爲祠官所要不顧而出下磴繞神樂殿東有古拆數株及鐘樓鐘正和五年所鑄有銘不知何

人所作聞賴朝實朝皆有專祠然不遑探之自祠門前西行入杉林其側見池心有樹問何乎土人曰義經破平氏歸奏功作此擬檀浦戰塲也余謂義經至腰越不得入鎌倉此謬說也杉林盡後有人家十餘戸問赴戸塚路曰直西行問程曰三里每里五十丁也自袖浦至此五十丁然過長谷寺又觀大佛故二里而遠鎌倉地形東西及北連岡如屏岡項有截通凡七所其内平地東西可二十丁南北可十五丁麥圃薯田之際往往見廢礎古井土人指曰是北條氏

館趾彼畠山第跡也其廣不過三五畝余生平喜探古跡然黍離寂莫之情無若此境者以今測之鎌倉不可居五萬石以上諸侯而當時諸侯之居不過今諸侯臣二三百石家然頼朝及北條氏據焉能統制天下何乎或曰此地甚隘雖當時之勢異今日安能以此地朝天下乎蓋今所見隘口以外草樹鬱茂如深山幽林者當時未必有草樹而人家第宅高下布置有如今江戸街中有何限何山之類數十亦未可知也今人唯以眼前所見測古故暗陵谷變遷之義

也余不知此說確否且錄備考古一端云地勢漸上曰巨福路下阪右有巨福山建長禪寺鎌倉五山之一也有門扁海東法窟四字側有崇禎元年十一月竹西書十字入門左右種白槙數株古甚其状輪囷葉短果累或舎利状呼曰舎利樹事見元亨釋書山門上扁宋子曇建長興國禪寺六字又有一門扁巨福山三字傳一山寧書或曰趙子昂書昨日瞋象納及於川崎而宿矣川崎去此猶九里既過辰牌不暇周探諸勝蒼黄走出余大昨日下亟嶺傷足行歩極

艱見肩轎過者出六百錢傭之轎狹曲身焉行七八丁右有圓覺寺亦五山之一也入門幽邃更冷深樹晝靜比建長寺頗廣濶山門上扁花園帝御筆圓覺興聖禪寺六字佛殿扁後光嚴帝御筆大光明寶殿五字初出浪華僧文隆謂余曰貧道遊圓覺寺先生遊鎌倉請見過故使秀平問寺僧巻曰聞文隆將至然猶滞遠江也昨日與龍太郎約待我於戸塚恐其倦待使秀平先行路傍往往見水田然岡阜陸續無廣平處余在轎眠行里許雨下以油紙包轎午時傭戸

塚驛轎夫舁自一店後門入而請曰某輩名屬他驛若舁轎過此驛則爲此地轎夫所要費許多錢驛亭距此僅三丁也請下余乃休店頭使孫吉追秀平於驛亭返取我装待之久不返余怪之使轎夫一名負装從出至驛亭不見秀平孫吉而龍太郎亦不在益怪之街太長東行十四五丁余足疼歩履轎夫棄余前行呼之不答遂失余以爲盗装逃也行且問之街人曰皆曰不見忍疼走五六丁街將盡三子轎夫遂不見大怪之街盡過橋地勢微下則見龍太郎踞店

頭余遥呼曰見秀平乎龍太郎曰見至店轎夫亦卸装在焉余心始安龍太郎曰某朝來待於驛亭秀平來告先生將至亭人曰自鎌倉來者多不過驛而出於驛東是捷路也君何不移焉而待也故某與秀平至此也問孫吉曰方在厠言未畢孫吉出見曰某至亭聞秀平等既至此地故追至余曰初同吾子聞亭在三丁外而吾子不返我不安追至則在焉吾子何不告秀平之驛東之故於我而遂至此乎孫吉曰某過矣問秀平曰方結髪言未畢秀平亦見龍太郎曰

家今朝同其至此想既至川崎矣乃促轎夫疾行雨
下屢晴屢雨過程谷至神奈川驛不急発轎夫伴秀
平孫吉先行申牌轎夫始至而力弱行緩数体黄昏
至川崎家在逆旅待余至　此日行程十一里也
晦
平明上途二十一日以後多雨積陰今且快霽至六
合渡冨山始見全身白光晶體大異前日蓋存雪也
經大森濱川至品川見與斎平等先行午牌傳江戸
入府櫻田二門出和田倉神田二門投石御看店見

等在焉既食一行整列入府内屋邸岡本子以下各
就其館邸吏預設見館以俟見方見邸中諸吏余先
携従者就見館館久絶住者蛛絲掛壁鼠跡印厨灶
埽久之而解装就座見至邸大夫中里甚太夫小林
孫太郎用人中里増藏中島唯右衛門来館見焉因
相見十兵衛曰数日前竹尾明府突服部權六者寄
久兵衛若東至見在邸中見使人取之東曰聞命牙
来見羽倉公公奉大命將赴京阪上途期在本月念
五公偶疾延焉念八令弟来之日須速趨公所不然

恐無及矣余乃與秀平之羽倉邸竹田冨藏將命公
在病牀引見曰吾將以来月三日上途百事旁午不
得緩話請明後日復来明日晡前来亦可乃退　夜
館岡本子不在　府内屋賜見及余酒飯
六月朔
大雨　従斎平訪岡本氏平井氏中里氏小林氏中
島氏　見謁府内候　見曰羽倉公明日以多務不
若今日往謁也乃與見衛兩之羽倉邸獻大人所上
土物及紙千枚上余所蘭席二十乾烏賊十上見所竹田

冨藏將命公引見曰明日晡前後來乃退
二日
雨益甚　館斎平不在　晡前與見赴羽倉邸竹田
冨藏將命曰公務太劇不得相見請恕賜飯又賜大
大見及余金各二百疋見先起座余與冨藏語今此
行為公故也而不得面謁衷百計趑趄進退維谷因
私冨藏云及見於和泉橋歸誤路出於府内邸南門
土人而後得返
三日

雨晴　與秀平步街中喫蕎麥　僧雲集來館曰聞
先生來於菊池三郎　與龍太郎步市上浴湯肆買
者　夜訪平治兵衛坐次電光如畫雷雹交至良久
霽

四日

又雨自朔至今日不晴每日掩門皆生歸思　或來
曰昨夜雷震隣坊災郵　十兵衛贈松魚招二藤齋平
平治兵衛以復修日二藤共食　夜訪二藤兄亦至

五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四十五

與孫吉浴湯肆　二藤來與兄話余携秀平赴其居
作文　岡本子贈菓子

六日

已牌與兄出將訪服部權大過件坂遇伊藤市郎次
即增良作四沿城濠至麴街第八坊入竹尾明府郵權大
家在焉主人夫妻出見余出大人東及所贈諸物附
之客冬大人蒙官褒詞主人有力焉故也主人供酒
飯有豉饌未牌歸　遣秀平於朝川善菴許贈金二
百疋又遣於僧龍信許贈朝鮮團扇博多織等物

佐次清大細木甚五兵衛石川甚之丞近藤百助列
名東至追學校議

七日

携孫吉訪龍信於淺草本願寺主人夫妻妻継娶非舊識見
供酒招雲集陪飲酒半余借主人群書顆從起與主
人入庫檢之僧信福仕寺所識自戶外見余驚曰公何日
至乎龍信曰雲集獨坐師且往話余追席與信福文
杯中下牌辭出過信福門入焉喫茶龍信曰白石先
生墓在此寺側也乃使信福導出其門西行數步南有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四十六

高墻墻有扉開之群墓駢立過半稱新井某南隔二
墓離立石垣繞焉是白石夫妻墓白石墓面書新井
源公之墓六字左側書從五位下筑後守諱君美年
六十九十四字又書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十字
余初謂必巍然可觀而其高不過三尺苔蝕垣壞當
時德廟尚儉之化可想子孫現為千石瓶有新俠之
花先生一代人豪然亦得時哉上徹文廟先生安致
大夫貴乎信福別去龍信雲集送至下谷雨將下余
圖辭二衲去過御成街道雨下走歸府內邸方黃昏

也　使秀平送謙之進寄小林恭之進東於佐伯郎須藤龜藏寄其姑岩瀨東於土方郎　十兵衛妻死與兄往弔之

八日

栽寄大人岳翁室氏東又栽寄謙之進晉三郎小竹東托諸郎使　與孫吉浴湯肆

九日

巳牌與秀平龍太郎出門東行二丁出於本街南行十丁渡今川橋行五丁渡日本橋行一丁至須原屋

茂兵衛家致淺草東見主人議折玄上閑事客歳官令曰凡著述上梓者必先受官允主人曰愚以爲此書刻成於辛丑則在官令前不必聞也主人供酒飯午後出東行三丁許渡海賊橋入茅場坊藥師堂門訪野田希一相見主人將出乃辭東行六七行渡靈巖乙女二橋休永代橋前鰻店此地隔田川下流距海口可十丁布帆相接橋長逕浪華諸橋而橋下水則倍蓰矣南有佃嶼横截下流水抱嶼而分風色極佳渡橋北行二三丁又東行二丁許渠流縱横東西及北皆有橋西者曰

緑橋渡之又渡北者東行三四丁將訪坪井信道於冬木坊使龍太郎問路上賣糕女兒路答曰宜南行龍太郎將南行余謂我自南來而又南行何也重問曰冬木坊實在南乎女父在側曰兒誤矣冬木坊在北余曰果然女父大怒詈女曰爾何不詳聽人言而答乎女雅辯父益怒曰何故文過北行百餘步詈聲猶聞至正覺寺橋南畔東折渡一橋至信道氏主人不在相良廉藏在焉乃因廉藏見主人妻及兒出西返渡正覺橋北行七八丁渡高橋更行二丁許東折

行二丁至徒士郎訪吉澤太助舊姓名玉田淵藏太助十二年前在塩谷明府許與余親善後徙此地丁酉余來此地不訪太助東大人問其故余感其厚而内自耻故相謝也主人大悅供酒飯且爲余議去留意氣極懇主人曰某氏名曰雄之進薄暮辭出西行六七丁渡新大橋長百餘間與永代橋相若晩風颼颼北折泝川行一二丁一人前行屢顧余近之即井口晉平也與話行左折入街中行五六丁過官醫石坂氏門晉平入焉余北折又西轉凡行二十丁許出於本街

而歸僑居周廻三里而遠　日高俊平来訪不値
雲集東送松奥兄為余轉送諸岡本子　五弓豊太
郎来不値　崋兄送聘平井氏

十日

年前崋米藏秀平出觀郎南菜市買茄遂浴湯肆
晩崋秀平米藏出過駿臺東折渡昌平橋賽神田神
祠米藏曰此地極好請埽導令兄至去俟之不至乃
歸詰之米藏曰益吉窺出則無出門府即法僕從出門必納符於監門無符者不許出門自大夫以下家有一符而已故不得已違約矣

十一日

坪井信道来訪曰某去日田後二十七年矣　五弓
豊太郎来訪

十二日

校讎太郎新寫梅墩詩章　陰雨連日候如春晩夏
初

十三日

校詩草如昨　晩崋兄步登駿臺遂遊昌平橋訪工
藤

十四日

崋平次兵衛孫吉出觀日本橋魚市遂訪須原屋茂
兵衛平次兵衛先去茂兵衛曰某崋同業議折玄事
皆曰是不可不告官也余曰然則吾贈君析玄一本
君上之於官主人曰諾借主之藏書帝王編年輯成
歸　服部權大来訪　雲集相良廉藏来訪乃崋二
子及孫吉出賽神田明神祠今日有祭遊人數萬喧
聒靡沸自東門出下磴出街廉藏則去北行過御成
街道遊上野謁神祖廟聞豊太郎在僧寮欲訪之自

廟西南行數百步緑樹重陰嫩草滿地絶不見人少
焉一僧過問寮在何地曰須西北行行一丁半許僧
房數十列於左右高墻數尺疎松亭亭自墻上出每
房華麗其富可想行一丁半許至書寮豊太郎在焉
余曰請導我觀此地諸勝豊太郎八筑後僧某相見
出南行過村閒二丁許出於篠苫池側賽天女祠過
茶店喫蓮飯檻臨池面荷花未開咱見小舟一二抹
蓮根歸出日將没雲集曰請今夕宿我僑居余曰善
豊太郎曰某明晨訪先生導之深川何如余曰善豊

太郎別去雲集僑居與龍信同域本願寺也而在其西隅
見雲集父郎往其名雲集供酒飯龍信來見既而出步
庭内月色如畫見堂背黃鸝立如人青鵲單堂背至上詳丁酉日録
龍信曰某先歸洒掃相邀余欲出寺門雲集曰新政
嚴刻寺中禁夜行偶有急務出則所寄監門今無寄
不得出也乃至龍信氏主人供茶其母見雲集携孫
吉去余宿焉

十五日

外舅豐太郎來　使孫吉延齋内郡東秀平曰我將

訪善菴遂赴吉澤氏吾子携家兄贈吉澤氏圖庫及
家翁書而後我於善菴氏　與豐太郎浴湯歸返龍
信氏飯畢與豐太郎出遊觀音祠東行渡東橋沿隅
田川而下驚風俄起黃埃如雲乃卸笠當面自蔽然
眯目塞口南行凡十四五丁至本所御名訪善菴秀平
待焉善菴不在見其妻某氏子晋四郎及大村人澁
江市之助田川與十少焉善菴歸引登書樓供飯出
三餘偶筆一本贈余出訪吉澤雄之進主人供酒且
曰君居諸侯邸中文人不得相往來請移我家今日
欲訪令兄議此事而君適至余曰深感厚誼與愚兄
謀而從高吉主人欲留余固辭而出渡兩國橋逢兩
訪廣江盛之助於柳原盛之助見其友加賀人島田
勘右衛門出訪梁川新十郎於阿玉池不在囑盛之
助致意焉歸日既沒豐太郎別去　須藤洞然本月
四日東自白川至

十六日

午後與秀平孫吉登吉出經神田桔梗櫻田三門沿
濠西行自井伊邸門前南折又西轉行可三丁大村

邸在焉訪稲田鴨之丞中尾半兵衛皆不在留扇數
柄去秀平將訪高妻寛平別去沿濠西北行又東折
入半藏門出竹橋一橋二門返　根岸彦次郎服部三吉郎
也來訪

十七日

遣秀平於吉澤雄之進許曰愚兄聞君將延某悦敢
告雄之進不在　齋内大夫中里甚太夫用人中里
增藏中島唯右衛門等有罪罷

十八日

栽谷洞然東遣龍太郎於阿部能州邸託焉

十九日

先是屬豊太郎導兄及余遊谷中牛籠等地昧爽走孫吉告豊太郎且贈以故袴一孫吉返曰既侯乃與兄讓太郎米藏益吉出過御成街沿篠若池褰天女祠至豊太郎許豊太郎導東行二丁觀東叡王居華麗勝所聞返西南行三丁許至谷中借一店著禮服弔故塩谷明府墓於妙淨寺主僧相見點燭拂蘚而焚香墓在寺後並塩谷氏先塋也明府設叟公合葬

墓石傍且修整僧曰旗下諸君千石以下其人死無其臣展墓者日就荒穢獨塩谷君往往有來展者其生時忠實交人可想也出寺見賣花者兄曰向遺供花矣使米藏買花走返供明府墓南行五六丁過湯島菅祠薩案隆巷訪近藤與四郎於縣令山上氏初與四郎爲羽倉氏吏客年大人被恩命與四郎有力焉故也其年可五十五六論時事甚辞曰官新收牧野侯封内越後新潟置奉行一名焉又收江戸大阪負郭地方十里以内諸侯旗下之地爲直轄又將鑿印旛湖口開田通舟於江戸也談未畢日既午辭接蕎麥店過昌平阪及水戸邸前入牛籠過牡丹屋歇至若宮訪伊藤市郎次不在其岳母見曰往年所寓五年喪六人或曰凶宅也故移焉伊藤市郎次二子兄曰是往年君訪後所生而其母既死七年間存沒如此乘老衰可知也又曰數日前塩谷公邸中有編賭博者爲吏所捕用人村田順藏逼塞（俗謂得罪杜門日逼塞）塩谷公不必相關然其得譴亦未可知也出西行下一阪則出於塩谷邸前見其杜門不敢通名而去入市

谷初欲觀尾張邸傍邸行八九丁邸未畢兄曰此道恐迂遠也乃左轉登攝津阪行數丁出於麴街第十四坊東折行六七丁有四谷門未入門左右有木筧二道高於官道可二尺瓦屋蔽之江戸滿城悉惡水故穿地道以引玉川此處地卑故筧露也入門左折行二十丁許出於城壕側經件阪而返周廻三里餘

與秀平等浴湯肆歸路步筋違門内諸侯邸皆塞闔戸路人曰大君明日遊上野途過此故爾　夜邸吏令曰明日以大君遊上野故不得舉火也乃豫炊

明日飯　廣江秋航（盛之助也）來訪　腹痛暴瀉
二十日
戴寄謙之進晉三郎春波備高贇了敬證諸子來訖
諸卯夷　兄出赴御成街觀大君鹵簿　晩與兄及
龍太郎步筋違門内遂觀本街夜市　栽谷佐治清
大等東使秀平送之亀山邸
二十一日
聖堂生齊藤順次來訪因托析玄請撿書吏内覽昨
日須原屋茂兵衛使人來曰某與同人議析玄事皆

謂宜上撿書所矣近日撿書嚴刻或奪板木萬一有
微故悔之無及不知録聖堂生篇乞内覽也故謀諸
順次　稻田鵬之丞中尾半兵衛東送者　康平東
曰寡君將見君聽講　余献公（府内侯以下倣此）也　看　未牌
康平来導至公館用人中島唯右衛出接公未至余
預習見公儀退坐次室少焉公至坐上頭余進隔閾
謁焉唯右衛門呼曰廣瀬孫吉公曰初見　句　辱贈者
謝謝其音清亮公年十大余退入次室唯右衛門十
兵衛就余語既而二子引余就公所坐講論語岡本

子以下二十餘人聽之岡本子與余對坐餘皆坐次
室講半唯右衛門曰且休乃退入次室喫茶僕出畢
講返次室十兵衛唯右衛門來話供菓子及酒僅傾
三杯即歸　岡本子來謝　服部子來　夜訪岡本
子主人招近臣中島清記康平同話
二十二日
與龍太郎孫吉出南行五丁許沿城濠東行越常葉
橋南折行二丁許訪平山名助於北奉行阿部遠州
邸不在見其妻出邸東面有呉服橋門方繙葉來

往乃南行過奉行廳前訟者數百喧噪甚行六七丁
東折過鍛橋門北轉沂濠五丁許東折入街中行三
丁出於本街北行訪須茂（須原屋茂兵衛以下修曰須茂）不在渡日
本橋左折取東經之街返邸　伊丹屋孫助自大阪
至室氏酢平東至　鈴木春山攜其徒二人來訪曰
別來十六年矣　岡本子送福田藷中村庄助波多
吉郎長與俊達笠坊正太夫東曰大村人送此諸東
於日出邸某邸事日出侯故送至　府内儒者竹内
壽平至同二藤居館之

二十三日
室氏謙之進柬自竹內壽平至謙之進柬內包村田
靜庵河野逸平柬靜菴送菾逸平送松露　塩谷量
平自聖堂来訪　秋航来訪　午後爽兒出訪北山
亮三郎於生駒邸先是服部子言亮三郎在馬　邸吏曰邸中無此
姓名乃去訪龍信不在其母妻見出自東門北行取
田間路將觀吉原以泥深故不果東折過淺草觀音
堂後入街中自東門入謁觀音自南門出過龍信門
前至東叡下西南折謁湯島菅廟南行五大丁東折

又南轉謁神田祠休茶店移時而歸　野田希一来
訪不値留鮓去夜招斎平食之
二十四日
栽寄大人柬托諸服部氏　坪井信道使相良斎藏
来曰請明日同令兄臨　午後爽秀平出訪野田希
一斎藏隨行至野田氏門別希一見其客秋方順之
助等數人順之助古賀博士門人　余尊主人出訪藤堂凌雲於
靈巖洲凌雲悅佚酒其父梅花散人見日昃而出遊
永代橋歸路渡甲渡過海賊橋鰻鱺店食焉日沒希

一送至今川橋　聖堂生島原人柳澤太郎来不値
島田勘右衛門豊太郎来不値
二十五日
柳澤太郎来訪　長門人小國孝之丞来見曰某雄
藏子也　竹內壽平来　午後將赴坪井氏爽秀平
出行街中二十七八丁當至新大橋而不至怪其遠
問諸路人曰此街向東北宜南行從之行七八丁至
橋又經多嘉正覺二橋至信道許主人不在其妻見
曰拙夫欲導君舟遊既命舟而君不至偶有病家去

矣少間主人返佚酒其門人黑川良菴同席日暮主
人留余宿書齋秀平宿其塾
二十六日
午後主人携余秀平及其子田宮門人良菴舁作者
吾儕島東菴棄舟於舍北沿渠七八丁入墨田川溯
過新大兩國吾妻三橋至三匝稲生祠前出舟步堤
上入木母寺寺有數店據北隅一店店枕流繫舟泊
窓下蘆洲橫西地橋通焉數童垂釣獲二三寸白魚
頓有江村風趣樹陰滿席晚凉可人信道命酒天晩

出七年前遊此地堤東多園莊華館蘆舍隱見竹樹之
間昨年來官悪奢侈命悉毀之唯見秧田茄圃蒼翠
無際忽得一律寺名標木母碣字認蕉翁涼動波紋外酒醒荷氣中昔時多館墅今日半
蒿蓮回首曾遊地棗濃感世凡返舟過吾妻橋秀平曰先生昨日不
歸令兄必候於待某歸安之出舟者吾亦去戌下牌
歸信道氏與主人語至夜深宿焉

二十七日

辰牌秀平來迎辭坪井氏過吉澤氏主人不在見其
妻余曰某欲以數日後移於貴家妻曰諾出訪善菴

主人供飯出訪廣江秋航曰聞先生將移居吉澤氏
某夫妻將遊近邑留守無人先生願移我家我附家
具余曰某既與吉澤氏成約矣且歸謀諸家兄出訪
梁川星巖而歸僑居　平山名助箕作省吾豐太郎
來訪皆不値　秋航來議移居事兄曰秋航氏近荻
居似可　本月朔後積陰不開至此始晴　龍太郎
疾招鄧醫玄民服其藥

二十八日

辰下牌與秀平出將赴吉澤氏兄俟益吉從贈吉澤

氏以簡席達訪秋航渡兩國橋益吉力弱不任負席
屢休遂自怨不前温言慰之而行至吉澤氏見主人
告秋航言主人曰近日官法嚴禁士人居市君善謀
居停主人事若不諾必移我家與主人圍棋主人供
麪及酒午後浴湯肆復返吉澤氏申牌與主人出渡
高橋溯渠東行六七丁南折多僧舍田家竹樹夾路
雄之進曰此有舊麥店稱爲江戶第一及投馬園頗
廣路種樹鑿池幽趣蕭然見箕作省吾在南隅一亭
就之語省吾等去就其席食麵飽甚日沒雄之進曰

今夕宿我家余固辭出店取故路行數百步路左有
寺自其北門入自西門出又遊靈巖寺寺境潤而淨
如諸侯邸僧房數十比列自西門出雄之進別去過
永代橋自甲渡北岸遶西行出於日本橋戌上牌歸
府內邸

二十九日

栽答議之進酢平東托諸廉平　遣秀平召豐太郎
至謀訪聖堂博士事　晩與米藏步過昌平坂西畔
鰻鱺店食澆水道橋左折經生路數丁歸　富永熊

太郎來訪　秋航使豐太郎私啓平曰先生欲寓我家請貸我金一兩二步余諸諸凡凡曰其意難測止乃辭又以吉澤氏地僻不欲移焉（二字）僦居之議遂止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六　六十一

七月朔

昨日與豊太郎約今日訪聖堂博士今朝秋航東曰五弓生至某家病使某辭　封前日所栽寄長與俊達本田鉄八郎福田蔀波多吉郎笠坊正大夫東遣秀平托諸中尾半兵衛稲田鵬之丞　作寄大人室氏東（室氏屬買雛卯神皆故寄）外湊寄秋雄兄東屬諸廉平托歸府内人　訪竹内壽平　豊太郎来不値　米藏病龍太郎少愈

二日

訪戸田輔於隣邸（戸田日向守）不在　午前塩谷量平来曰今日欲導公訪松崎慊堂何如余曰善乃與秀平從之出過神田和田倉櫻田虎四門至涌池蓋茗方聞香風掩冉池隅老木成陰奇涼可人行半丁許投池上假店喫茶出行七八丁至市安備坊入一店命飯者鮮價廉出行二十丁許市盡入村此路七年前所過而全忘矣未牌傳慊堂氏主人不在其弟子渡邉魯助見曰往年謁公焉時猶幼公定不記余曰然魯助曰赦師今日應佐倉侯招而往日暮將返請宿焉俟之余曰諾量平曰某寓聖堂法禁外宿不得留也魯助引見其友肥後上村斉次郎日向税田正藏江戸山井璞助薩摩邦永仲之進越後若月文蔚蒙藏等供茶飯人奥村雄藏偶来訪慊堂亦相見量平去送之二丁別酉牌主人歸見余大悦話至戌下牌余曰某畏暑請明曉迨先生未起而發主人贈其所刻淵明集二本曰請致一本於家先生退入其門人室寢

三日

昧爽發慊堂氏辰牌歸府内邸羽澤（慊堂所住地名）至此二里而遠　昨日湊川寛平中尾半兵衛来訪皆不値使龍太郎視湊川寛平在家乎否返日在乃使龍太郎導而行課出於一橋門側北折至飯田街寛平借積下家條氏地而居焉既見供酒大和人家長某同居亦見讚岐人牧野唯助偶至同席戌上牌歸

四日

府内邸將有訟於北府尹許兄以余善其寧平山名助屬余竊往見之昧爽往與主人語久之　片山元

闈東自伊勢至即作答柬　晩與兄登毆臺過昌平橋入筋違門歸　夜訪壽平山内玄民偶至同席話

五日

作寄青木一郎太夫柬令諸寄玄闈東而託平次兵衛送之桑名邸　浴湯肆　信道侠廉藏來　與秀平詣太郎出自聖堂仰高門入訪塩谷量平齊藤順治柳澤太郎於書生寮屬量平以見佐藤博士事量平先自寮後小徑往通余名余自仰高門外往博士舊住八洲岸林祭酒門内客年幕府命擢博士移居

聖堂側將命者出曰辱臨嘗見於奥而有客焉欲見於書齋請恕引過房中至書齋博士出迎意氣甚懇余曰客年聞先生榮遷私爲道慶博士曰邇年過懸車而出老衰無益於世恥初志之不遂也余曰先生若爲身謀而不爲道謀我輩後生何所仰矣先生壽福無艾何得不爲世勞乎博士悦曰客職求焉君蒙恩旨有永世詰此今時極爲難得唯以老兄克家宜賜特旨者故直降此二字矣老兄善體官旨寘懷余謝曰是皆諸先生之力也博士曰老兄詞藻之譽世之所知而秋月吉田平陽獨稱老兄經術爲方今無比平陽非虚靚者顧聞高説余曰豈敢平陽以具味同過譽也已某以爲今人縛詞藻拘字句孰能用心於大道者是所以人材頽惰委靡也故不自揣欲以斯道爲任斥一切空文浮詞悦人趨世之弊與説文析字衒博標奇之習以溯古聖賢行道懸世之旨奨言奇近迂徒速人之誚而已博士曰其説何如余因誦所以説拳母大村府内三侯之略博士曰善哉辯將出一生見曰某加峰播粲子也東行又北折入古

賀博士氏博士方修室土木狼籍乗容趾地乃先入其私塾見塾生諸水兵三郎秋方順之助及薩人川添甚之烝兵三郎告余至於博士博士引見喜動眉宇問別後狀且論方今時務余所陳凡數千言博士屡稱善余曰今人與張泰岳孰勝博士曰恐不如彼矣談酣博士命兵三郎行酒又佚飯申牌退復見其塾生而歸　晡前龍信雲集来導余遊篠莟池上池田亭荷花齊開香風送涼令酒成下牌出諱信謂店婦曰明曉我復陪二公而至須凧具酒肴以俟我也

廻東叡南麓東行入龍信氏而宿雲集別去
六日
昧爽與龍信起至雲集許雲集已出門外俟導僧信
福曰某有事後往矣乃廻東叡北麓出於廟前而至
池田亭曉荷比多荷更覺清鮮今曉龍信屬雲集走
一伻以余乘拓見不至久之信福携一僧至皆寄傲
且飲且語午前出登山王祠祠前木陰數百畝店人
設席地上客就焉納涼清風颼颼衆葉齊動復自北
麓再裡街歸龍信氏秀平來曰令兄曰府內公欲聽

講請走歸乃與龍信浴湯肆走歸即則申上牌也兄
曰向齋平傳公旨矣乃使秀平問廉平廉平曰寡君
闇先生不在止矣　夜訪壽平　平次兵衛來曰寡
大夫小林孫太郎欲相見乃從之至小林氏主人年
未三十頗遲厚問爲學之本余曰君年幼任重莫如
每事問也學之本在見賢思齊不必析字句也公侯
有公侯之學大夫有大夫之學士庶人有士庶人之
學君既任一國政莫爲書生章句學所陳凡數千言
主人大悅馬場源太郎來同席亥牌歸

七日
岡本子等來賀　須𢦏送肴　與秀平等浴湯肆歸
路見富山俠孫吉拓見兄携平次兵衛至觀之既而
與過昌平橋謁神田祠休涼棚余有疾即歸　使秀
平問吉澤氏　稻田鵬之丞來不值　使龍太郎之
大村邸
八日
春田玄藏來訪　十兵衛贈饅頭　夜訪壽平
九日

佐藤壽八郎來訪曰數日前自北邸至闇先生近留
此地問其所居曰未有定處　夜訪二藤設榻門外
至二更歸　使孫吉之龍信氏不追　今日炎甚
十日
諸木三兵郎河添甚之烝來　爲秀平東吉澤氏屬焉
暮訪添川完平余謂主人曰欲飲君主人悅與出
至水道橋鰻鱺店店人辭以無魚寬平曰湯島管祠
下一店以鰻鱺名乃向湯島行十丁許將傳湯島過
牧野只助曰何之完平曰欲訪湯島鰻鱺店只助曰

不知本郷着店也乃從只助西行十二三丁只助別
去出於本郷街投一店登樓綺檻絶風鰻鱺之臭蒂
烟進膳竒蒸困人殆發頭痛乃上涼棚雨下復座苦
甚比食畢街鼓既報初更出店西南行十二三丁至
水道橋完平曰貴邸門恐既閉請宿我家從之

十一日

使主人僕之府内邸東龍太郎曰我將之大村邸吾
子連來龍太郎至乃出越作阪至麹街訪鈴木春山
於三宅候邸門閉而不見主人龍太郎就其隣問之

曰彼公常不在家今且尚早恐猶在邸中龍太郎彷
徨尋之遂過焉春山導至大村邸前別余入邸先訪
稲田鵬之然話次主人使人洒掃公廟良久報曰掃
畢主人曰我家狹而熟公廟廣敞風涼可人且移焉
茶博士來導余入廟坐樓上少焉鵬之亟及中尾半
兵衛稲田皐人來見供酒有盛饌余囑半兵衛曰我
索僦居來得請君爲我周旋半兵衛曰諾未下牌辭
出入半藏門今日忘笠晴陽炙背苦甚申上牌歸府
内邸　大人東至謙之進本月二日東至報室氏孝

之助六月二十八日從酢平發浪華　聞岡本氏之
子（在府内者）卒哭之　夜訪藤平

十二日

使龍太郎之須茂氏遂之大村邸　秀平去寓吉澤
氏　暮携龍太郎孫吉訪添川完平議僦居事主人
曰今夕本郷街有草花市觀之何如余曰善乃出過
水道橋雨降行二丁許雨勢甚猛避入一邸門下斜
風獵獵檐廣尺餘餘濕猶透衣張傘而蔽亂故鍼脚
至戌牌雨勢少衰完平曰君欲何如乎余曰興既盡

不欲行也時五人唯有二傘完平與其僕赴市余輩
待焉良久至雨亦止乃歸至水道橋余曰敝邸（謂府内）
成上牌闔門今也近亥請投君家完平曰善龍太郎
孫吉曰某歸邸不逮門而後之添川氏且往視別去
余至完平氏少間龍太郎孫吉來曰果不逮也

十三日

朝自添川氏歸途過兄曰將訪服部氏　村尾一次
郎來訪　豊太郎來　伴丹屋孫助手其子又右衛
門六月東來投余授之東曰齊瀨夫人所寓遠見氏

業賣人樣子去年来官命每物定價不許過額本月
下旬御城代及監吏新自江戸至者皆竊使人就逹
見氏買人樣子既而以其價過額坐主人發卒封其
家（聚家具籍之俗名曰封）廣瀬夫人將發舟然其行李與逹見
氏家具同封不得發也留守門生相議使七郎右衛
門坊坊正告官官命出廣瀬氏行李（此事録之逌東中不載）
浴湯肆

十四日

使龍太郎就完平（以下省姓）謀僦居事完平曰今日請臨

我家我導往視之乃携龍太郎出訪伴丹屋孫助於
二藤氏謂之曰君有意觀藉從我而来孫助悅與赴
完平氏雨將降主人為我齎傘而出過水道橋至大
昨夜避雨處雲散日見完平笑指傘曰此所謂懲羹
吹虀也過本御加賀邸側東北行七八丁地勢微下
出於篠苫池側北行至池尾完平指路左一屋曰是
也乃入視之一婦人見焉完平曰此直金十二兩也
婦人曰此室夏熱冬寒居人頗苦既出左折入街又
北行完平曰向婦人僦居彼屋者將買之故擧其惡

而拒外人也某始就屋主問直主人曰十二兩也方
有一人欲以八兩買之我不肯聽所謂一人者蓋彼
婦人也行一丁許又入裏巷視一屋屋頗修整然地
湫隘去入根津往年過此地娼家挾路絃歌聒耳今
也娼家悉毀秋草迷離候蟲琵琶唯有製紙之家數
椽搆楮聲聞於壞檣破窓之間村趣宛然風俗之移
亦何速哉北行二三丁左折賽權現祠切上磴有一
祠木章如蓋重陰晝寒北行數百步登小邱地勢穹
窿徑脉曲折老松踈點苔石横臥完平曰是甲府宰

相綱重公別墅舊跡也東下有小池踦池南行數百
步東折至祠前祠剛刹頗宏而丹青既剝南返至向
登磴處一女子設榻楓陰沽茶跽此納凉久之去取
故路至篠苫池側東向越小坂行二丁許完平曰尾
藤二洲先生之子多賀藏家焉請訪之從之主人不
在東南行披天女祠前（側）池田亭午食余微醉而睡覺
龍太郎曰完平孫助既去乃出至山王祠借樹陰設
席處而又睡少間強風自東北至恐有雨乃去取御
成街道申上牌歸府內卿秀平自吉澤氏來宿

十五日
兄有疾　石街人持中尾伴兵衛東来議僦居事遂
從之出赴石街裏坊相居室暗而狹且直太貴既出
余謂其人曰非我好也其人別去　夜訪二藤隆楊
戶外月明露凉頓覺秋氣
十六日
作寄吉田喜三兵衛柬　戶田輔贈肴余作柬謝之
而遺戶田氏印紙兄見之曰他人印紙須速返之乃
使龍太郎返之　平山名助来訪飲之　夜訪二藤

十七日
訪戶田輔於隣邸（戶田房）自南門入右廻而北行至主
人氏談話久之歸　壽八郎来贈梨　豐太郎来
浴湯肆　先是完平曰十七日臨敵廬中上牌赴焉
門田竟佐（十七年前識於菅氏）牧野喻助福山人鈴木彖之助
伊勢人宮崎彌五郎江戶人村越芽二郎在坐主人
供酒飯尾藤高藏後至高橋年可五十左右匯恭不
作矜持之體面下牌龍太郎来迎同家出余迂路伴
之三丁許別今夜月明如畫　訪二藤下榻中庭觀

月　作寄淺琴柬
十八日
湯島人高野清助携中尾伴兵衛柬至為余謀僦居
遂從清助赴神田祠側視屋　秀平来宿
十九日
使秀平發寄淺琴柬於新泉坊河孫氏　封寄吉田
平陽高妻篠之進柬　作寄大人室氏鐵之助柬
黃昏平次兵衛使僕来曰有奇觀速来即往兄同二
藤坐中庭曰只今白虹三道竟日矣余仰視既滅不

見
二十日
平次兵衛聞余將僦居於神田祠側曰祠隣有生形
源藏者匠事我邸余曰某大昨日視屋而来及室矣
今日欲檢室而不知高野清助家在何處憾無導者
顧因源藏而得檢彼室也乃使龍太郎益吉出訪源
藏不在其妻導視室既而出龍太郎去余赴龍信氏
主人曰先生今日宿我家明日舟遊遂訪坪井信道
何如余曰某出戶愚兄有明日將訪塩谷氏之諳且

反益吉謀之即裁束寄兄申牌登證願寺屋脊望眉
山今日牢晴天無片雲唯岳麓乱雲沸騰而三峰宛
然聳於雲背黄昏與龍信出謁觀音祠自東門出過
槙巻坊昨年官移秋本挽坊劇場於此此舊係彦郎徘
優之族新家此者五六百戸矣過鰻鱺店夕食南行
出於東橋側涼風駁膚龍信投舟子家曰明晨杖策
舟遊深川汝艤迎我舟子曰諾歸路入雷門即觀音門訪
龍信父唯秉年六十五健如舊時戌下牌歸龍信氏
登涼棚坐久之下就寝

二十一日
平明與龍信至東橋舟子家舟子曰今日大君遊濱
殿故舟不得過兩國橋南下也龍信曰某將有事於
深川同棄至兩國橋而出先生遂之昌平橋何如余
曰善乃棄舟舟名豬牙小而長鼓棹下堰甚着而國
橋東岸龍信出余廻棹向西入渠中晴日炙背熱不
可耐過淺草門篩遺門至昌平橋出舟歸邸　鈴木
春山来不値　先是完平欲供余飯未定日午後侯
龍太郎往曰今日欲奉訪何如主人曰善晡前使龍
太郎齎西瓜贈完平余與孫吉往取生路送岐往廻
十四五丁至添川氏孫吉去主人供飯酉牌歸恐不
逮門使龍太郎走告監門僅得逮焉
二十二日
東中尾半兵衛　飫肥人平部良助来訪　浴湯肆
晩二藤来曰將與岡本子赴永代橋觀佃洲煙火
何如乃與兄孫吉從之步赴八丁濠過桑名侯邸前
岡本氏僅曰公輩欲赴何地乎佃洲則猶遠永代橋
則既過十餘丁矣皆曰唯觀煙火而已何必之永代

橋哉乃右折上一橋皆曰此處差濶宜觀也佇立邸
東出吐曰何故不過橋而立也即走西行一丁許又有
一橋立焉余屬扁平借榻於路傍店踞之以待煙火
僅二發而不復發皆疑炮筒破故止也歸過本街行
數丁忽聞破聲乃走至日本橋上止復見五六發既
而久不發皆有倦心相從歸　益吉昨日竊遊吉原
今朝歸兄遂之益吉因平次兵衛謝不可
二十三日
先是野田邦一因龍太郎傳言曰請二十三日携完

平臨我家舟遊余告諸兄平兄平曰某午前有事不
得出矣君先往今日巳牌埠龍太郎出訪須我不在
過侍詔肆結髮使龍太郎先之希一民返曰主人俟
乃往良久信濃飯田士人加藤一介至主人供飯完
平不至主人曰未牌既過兄平恐有故不至也且出
乃與一介龍太郎從主人東行二丁許主人過舟子
家曰舟何如舟子曰既艤尊至靈巖橋下入舟東下
至永代橋繫舟橋陰凉風吮波毛髮灑淅使龍太郎
去迎兄平返曰不見北溯至兩國橋西官徒卒方習

水馬（泉馬習水戰者俗呼曰水馬）禁舟來往乃杙中流駐舟假寢
比覺舟既過橋矣至東橋亦有水馬場將禁舟舟子
急權槳僅得過焉溯十丁許西岸有看店將校焉店
人辭曰客滿無餘室敢辭舟子曰上流有掖舟所某
忌等不得過也乃上岸西行又北折行數百步右方
一店名揚屋入焉東窓枕流潔而凉樓上樓下遊客
雜遝余輩占中央一室命酒肴鮮烹精余將旋店婢
導入一室則仕女六七輩皆解帶手鏡修鬟見余至
怦然不知所爲余不敢進婢指右邊庭隅曰彼有厠

余就焉退不復見女子返座告其故皆曰不解既而
店婢曰浴具從之往取入向之一室授障浴室在焉
皆笑曰解矣浴畢而食舟子牽舟至（蓋誤於撿舟者許之也）日
淺田舟至東橋余曰某將投證願寺請辭一介方睡
希一送上岸復過茶店曙楓與語久之別至證願寺
龍信導入佛殿曰拙荆將產且休焉語次聞啼聲龍
信去少焉來曰誕男余曰至慶先是余屬龍信借度
嶋氏本朝通鑑龍信曰彼書既取來在我家巻殆三
百極難動移先生且留宿讀之余曰善

二十四日。

使龍太郎歸邸　坪井信道來診龍信妻龍信父來
視孫皆相見　終日在樓上讀本朝通鑑未下牌孫
吉來迎壽八郎亦來訪余與龍信之浴肆返則壽八
郎既去余贈龍信兒衣資金百疋兒贈菓子藻善與
孫吉歸邸途中雨將下疾走入門大雨　昨日齊藤
順次來曰析玄之請既得官允　兄平來曰有病違
野田氏之期敢謝　龍太郎以其君命請二日間去
赴君所

二十五日
訪齊藤順次於聖堂謝其勞贈析玄一本遂見塩谷
量平　洞然竹岩瀬東贈茶及菓子　量平来供以
西瓜與出遊池田亭令酒店人曰近日官命禁有唯
有諸菜而已僅傾數杯即出登湯島菅祠方富祭日
遊人如織量平別于昌平橋　夜訪二藤　昨日一
雨始覺涼意
二十六日
作寄大人酢平東托兄發之　青木研藏舊名吉次郎十二年

前來學於官園來訪　府内公侍臣中島積記来曰寡君欲
相見乃從之赴　公所余慮公幼倦聽法言故卑其論
唯曰公志斯道不必他求善刑令祖樂翁公即爲賢
君矣公悦公聰悟絶人頗有成人之風申下牌退
夜訪壽平
二十七日
與孫吉訪須莪告折玄既得官允之由主人曰此以
先生家藏板而得允也官禁藏板書之賣買先生欲
使某行之世須以某名號更請官旨余曰愚不鮮本

地書林之狀一依賴君主人曰諾話久去訪野田郁
一主人曰公前日遺笠舟中乎余曰然主人使其奚
子就舟子家取之返曰舟子曰昔日人来取去孫吉
曰恐龍太郎也少焉龍太郎来曰某今朝自敝邸歸
聞先生在焉跡至也笠既取矣乃留龍太郎使孫吉
歸主人供飯後飯午睡覺與龍太郎出浴湯肆返主人
氏將去主人留供夕食食次一團黒雲起於巽方驚
風秋雨而至皆倚檻呼曰快哉言未畢電光千道雷
震遠處不知其數至酉牌未已余不得歸戌下牌雨

止余曰邸門既閉請宿君家主人曰某固願留公唯
憾無蚊幮而已乃使龍太郎就商家借之返曰既貸
悉矣主人曰得一叢使婢與松莉同幮則餘一幮矣
余謝曰深増惶愧與主人語雞鳴始寢
二十八日
昧爽不面主人而歸　謙之進本月十七日東至曰
羽倉公來此地使豪商納金又使僦居者每戸隨意
獻銀名曰冥加銀先生家以井上屋新助號納銀一
兩於坊正矣　獻公雲丹　申牌兄携與岡本小林

二子磯馬平次兵衛觀佃洲煙火勸余同行過築遣
門外小松屋責者舟初見使平次兵衛先行買舟艤而
俟至奐是不見之兄與余東西去各尋之余遇之於東
隣曰小松屋無舟故命此家艤矣乃使磯馬僕迎兄
等而入舟東下出於兩國橋繫舟東岸就酒店買肴
未至砲聲一發皆有𨗉色既而下至永代橋有一舟
中央皐長桅五六丈一人登其杪作戲着脚則放手
着手則放足桅勢嫋嫋觀者心悸一人降輙一人登
凡三數人僉出僉奇至佃洲南近海門水波汙漫來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七　一九

涯多莎草莫外遠松如薺西見富山杙舟止焉放煙
火者亦皆在舟相距可十丁初下川時煙火頻發奐
龍花木星月煙雲頃刻變幻皆以不近觀爲憾至是
日後不復發皆曰畫間之觀止此夜則別有數十發
不如追來夜就岸而食也廻棹去五六丁皆曰遲則
將不及也舟子曰此處無飯店須越永代橋皆曰奚
則止舟子指東方有渠處曰渠口似有飯店轉檣向
之上岸尋飯店不得忽聞砲聲皆曰夜觀既始且忍
飢而往平次兵衛曰買鮓以去何如皆曰善使舟子

買之久不返砲聲連發衆意益逼然以舟子不在故
不得動也悔甚西下牌舟子始返曰鮓肆人盈故遲
乃返向我舟處左右觀舟百數絃歌嗷嘈解帶於京
肥外洗足於清波中亦一快也荐觀五十餘發夜過
半廻舟舟子力弱行遲爲群舟所先後至筋違門外
出歸耶　高野清助來不値

二十九日

使龍太郎之聖堂及添川氏　浴湯肆　夜訪壽平

八月朔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七　二〇

浴湯肆遂過待詔肆結髮　着禮服與兄平次兵衛
賀岡本氏中里氏小林氏中島氏平井氏竹内氏
磯馬贈有招靡平食之　與兄買西瓜招壽平食之
余剃之誤傷指

二日

豊太郎來　遣龍太郎於須茂氏贈筆且議析玄亭
遣孫吉於塩谷量平許贈詩　夜訪壽平不在少
間壽平携一客歸曰是日日尾荊山子也今訪君不
在不圖在吾家也與語良久荊山去余夜半歸

三日
晩與兄米藏遊神田祠帰路與米藏相失　二藤壽
平来話夜半去
四日
諸木兵三郎将歸備後来別　須茂家人京屋某来
景久院悳門来訪悳門嘗學於宜園今寓傳通院　中島清記来
浴湯肆
五日
吉澤雄之進来飲之既而與出至其家圍棋日暮與

主人及秀平遊新大橋勁風南来殆欲倒人然不太
涼蓋海氣異川氣也返吉澤氏宿
六日
辰牌與秀平訪坪井信道主人供酒賦詩又午睡陸
奥二本松人次郎八志姓其因主人見請受教石動大
八郎者二本松人亦因信道門人黒川良菴見来牌返吉
澤氏又與主人圍棋宿焉
七日
平明與秀平辭吉澤氏訪善菴見其子晋四郎曰家

父遊函根温泉未帰也帰路欲訪星巖失路不見其
家辰下牌帰邸　載寄謙之追東内包洞然姊岩瀬寄洞然妻東
又載寄春波東　秋雄兄辭平七月十一日東至告
室氏孝也七月二日着府内而六日赴玖珠姉氏許
事齊藤順治来先是余因順次納析玄一本於官今
日順次来曰既蒙官可　完平来曰池端篠岩池側呼日池端
有好宅乃與之往觀孫吉從宅臨池上結構頗佳歸
路浴湯肆孫吉先去余飯完平於肴店日暮完平別
於昌平橋　平山名助来不値　財津修三来至

八日
講孟子如例　石動大八郎来乞詩文正　小國孝
之丞来　今日始有秋意　聞室氏至府内岡本子
室贈肴晩訪岡本子謝之　夜訪二藤
九日
載寄大人秋雄兄彦國室氏酢平東　浴湯肆
十日
與龍太郎出過一橋竹橋半藏三門入三宅侯邸訪
鈴木春山不在入大村邸訪中尾半兵衛主人供酒

飯圍棋申下牌辭過霰閣出虎門遊人滿路蓋有金
毘羅祭也東行二三丁有一人呼曰廣瀬公視之曲
日田田坊和吉子也交言別入土方侯邸訪洞然師
巖瀬於後宮初見其年可三十六七女丈夫也辭出
南行登愛宕祠時既昏黑店人將收器具歸去就南
隅一店主婦曰奴輩宿鐘鳴而居店者官法罰之乃
蒼黄立榻脫禮服（今日以入諸邸故着禮服）返故路過新橋東
壯行過南部薩摩佐賀諸邸前出日比門經八代洲
入神田門西下牌歸府內邸

十一日
塩谷量平來　信道使庸藏來　庸平以余與兄同
居苦狹逼竊聞之長官今日府內候命借余一舍在
邸西隅高處距兄居一丁餘舊士人所居而壁壞摧
傾塵垢成堆使龍太郎洒掃　僧熊禪來曰觀松島
金花山而歸今日將赴甲州遂返西州　中島清記
來曰寡君欲見未牌見公清記及其父唯右衛門小
林孫太郎同席余話雜事而寓法語焉公悅黄昏退
大人七月二十一日東至報室氏孝也七月十二

日至日田事　秀平來信道借余日記　夜新居西
隣橋本昇兵衛來余亦訪之
十二日
移新居猶與兄合炊　完平使伻來曰今夕請臨
爲中島清記講孟子磯馬米藏龍太郎孫吉及安本
源藏橋本昇兵衛聽之　浴湯肆　路遇一人呼曰
先生余不識其人其人曰某客年在長崎陪先生觀
蘭船出港矣　晚至完平氏主人併龍太郎來迎
西下牌歸月色太佳　余宿新居龍太郎孫吉猶宿

兄所　十兵衛平次兵衛來不值
十三日
桑名侯（府內侯兄弟）臣田内主稅者來見　謙之進晉三
郎本月五日東至　夜招兄及庸平供麵　雲集來
使龍太郎之對前三家左右隣告僑居彼亦各來
謝　使龍太郎告野田希一明日舟遊
十四日
發寄謙之進晉三郎東　使龍太郎告完平曰午前
與希一舟遊請臨　昨日希一謂龍太郎曰明日合

不過但荘氏直赴両國橋會焉　午前完平至余強
兄同出使米藏買筋違門外尾張屋舟入焉使龍太
郎來自橋上呼曰希一忽有緊務不得出將使人來
而某偶往故使某謝乃北溯過吾妻橋官吏方習水
馬不得進繫舟東岸而出遊三匝祠秋草茫茫比七
年前荒蕪新政之効也取堤北行五六丁堤下有店
初在舟厚雲蔽日風勢頗勁至是風死雲駁烈日炙
頭而無笠乃投店買糕（糕以櫻葉包故名）解衣納涼完平欲
尊兄觀秋草七種於種樹家余問距此幾丁完平曰

四丁兄曰某輩生山鄉慣觀澗谷天生花草不屑種
樹家加人工者也乃止歸路於堤下過一寺（忘名）漸行
數百步有牛女祠灌木生涼祠南有種樹家入焉中
庭鑿池置石栽松修竹點綴成趣池上往往掲書御
釣場三字完平曰文恭大君愛珍卉屢遊此等地種
樹者夤緣假威壞欄其張甚今大君尚儉此輩屏息
斂形不敢公然行路不亦快乎追舟移棹向西岸投
川口亭命酒肴希一饗余於楊亭余欲以今日遊報
之而不至豈不憾乎酒酣就浴每事似楊亭而有遜
直賤薄暮返舟北溯二丁許復下明月一痕金波百
道水瀾舟移風微涼多是以忘大都塵熱之苦矣至
両國橋潮急我舟將逼來（舟）篙師絶叫迴槳然遂相觸
幸得不碎也酒下牌至筋違門出完平別去　遣龍
太郎蒙中尾半兵衛

十五日

岡本子來賀　信道使秀平來言吾觀先生瑣事録
中説大村侯處感眼欲抄之呈我藩侯然不知先生
意何如也余曰某敢以淺陋言奪示大國君乎然實

有此事則不必深匿也唯命　夜與兄及秀平米藏
孫吉步街中觀月秀平逢別過筋違閶平二橋歸訪
二藤坐中庭久之今夜清光萬里四無片雲憾無與
賞者耳

十六日

伊丹屋孫助來　作諸人所囑書數十紙　浴湯肆
晚與兄（詣）二藤　夜半即胥徒呼曰有火余謂風勢
頓然必大火也往起兄然無幾滅

十七日

小林子山田武助来　信道侠庸藏来東余曰僕閲
先生瑣事録先生在浪華毎日出迸朝食于彼夕飲
于此昨杖于山今舟于水加之来賓陸續吐握接之
無有倦色而先生之學日進一日何哉是可疑也可
怪也又可羨也可慕也若有訣見傳余答曰浪華事
繁實如公言無暇著述是僕所以慨慷也抑世人學
在簡編僕學在人事與我心是以事劇則學之進亦
速矣世人以口讀僕以身讀倶所以異也且僕生平
少眠晝夜間唯子丑二牌結夢十七八年来毎夕燈

下枕上或手巻或潜思黙撿日間所行而下工夫焉
以補怠惰但憾以近視故非白晝則不能把筆作字
而已　夜藤平来宿話至子下牌

十八日

本年大旱既過中秋炎猶六月今朝雨始涼　兄訪
服部氏　青木研藏来曰欲師伊藤玄朴使某白明
日請臨　先是余贈詩岡本子岡本子来謝　浴湯
肆　平治兵衛来宿

十九日

信道所屬瑣事録杪成還孫吉送之秀平許　石動
大八郎来　浴湯肆　申上牌與大八郎龍太郎出
過昇平橋大八郎別去余訪伊藤玄朴於下谷青木
研藏見引登新築書樓曰主人方在病家言未畢玄
朴帰見年可四十大七所謂河蘭醫者其枝售爲江
戸第一意氣頗懇使其姪某見供酒有盛饌其妻見
齊藤順次信道大槪後齊江戸人前後来同席余醉甚
面下牌龍太郎初就遣返座来迎乃同信道辞出至泉橋
別返卸門既鎖告抱關得入焉今日預侠庸平告抱關

二十日

講孟子小林中島諸子来聴　平治兵衛来曰今夕
岡本子伏夕食請臨　清記中島清記以下省姓東曰午後寡
君見　午後趨公所話仰景録仰景録者記酒井空
印公言行先是余建議曰公猶幼如論孟講或恐倦
聴不如使侍臣毎日話應元以降明君言行也清記
曰其術何如對曰賢輩平日熟讀人鏡録鑑臺遺事
世免天話草深秘筐感録等書擇其可喜可感可戒
可則事徐徐話之公不知不識爲明君矣又曰賢今

日一薛居州也而公左右前後未必爲象薛居州則
倩古賢君爲公親友可也清記自余説於公公命故
今日自余始焉公悦話次庭中島雀飛集座上馴而
不驚余指之曰是恩及禽獸也公宜念所以推之之術
未牌退公曰先生有暇請毎夕来話　信道使廉藏
来　晩與兄赴岡本氏主人請余講所贈詩下救窮試上奉君國貧與議正紛紜猛寛相濟鄭遊吉喜惺燮無楚子文舊染俗加秋抄暑新施政似旱時雲善和須念全終筆已有嘉聲四境聞　二藤至主人供酒飯戌下牌辭二藤送
至

二十一日
秀平来　完平来　信道使人来
二十二日
益吉病使龍太郎等佐米藏炊飯　竹内俊篆壽平弟
来訪俊篆文政中富兄許別来二十三年矣形容猶
舊曰某寓日尾栁山許請同家兄臨余曰諾俊篆去
余告諸壽平壽平曰某有公事不得往余亦有疾乃
遣龍太郎辭　岡本子以其服跡制故自謝過杜門
夜廉平来

二十三日
淺琴東至　先是余謂兄曰某此行號代大人謝恩
吉夫日田縣府隷勘定所則似宜通名勘定奉行君
何不謀諸服部子乎兄至服部氏主人不在見其室
語之主人謬謂我欲見竹尾郎君明府子也也使伻来曰
僕將奉官旨之江州檢田上途期在二十四日請前
一夕臨我邸余與兄謀曰是雖非素志勢不可辭也
午後同兄出米藏孫吉從十八日来雨不暫休濘甚
過一橋門斜風密雨傘不能庇屐絢嚙趾見血行歩

太艱又腹痛欲上厠倚無人家諸厄齊起大困蹣跚
忍苦至麹街入糕店託買糕借厠兄先行至竹尾邸
門外俟同入見權大主人曰郎君出未歸且逢供觧
主人子根岸彦治婿中村勘兵衛見申下牌主人導
入明府家見郎君余與兄上謁助僕名未聞及扁郎君年
可二十七八言語頗遜既而返服部氏日暮借紙燈
出以趾疼買鞵酉下牌歸
二十四日
山田武助来聽講　完平使伻来曰積雨無晰欲圍

棋破悶請臨余答曰諾俾去雨勢益烈足痛不能着
屐乃使龍太郎往謝且請其来　午後完平来圍棋
飲之兄亦至酉下牌完平去　丑牌聞風聲淅瀝乃
起開戸雲破月鮮陰霖七日至是晴高象一洗快甚

二十五日

遣孫吉於服部氏返紙燈　未下牌與龍太郎出過
筋違門入下谷訪竹内俊葉於日尾荊山氏（在藤堂邸西門）
前俊葉荊山皆見視之似有遽色問其故俊葉曰有
奇事余曰何如曰主人（謂荊山）有弟子某客年發狂欲

殪其主人次女主人逐之愚大昨夜腹痛更深屡上
厠途見一人挾刀越門而入視之某也愚素識之詰
之大呼曰我数請娶此家女主人不許我今夕必娶
之猶不肯我将屠一家亦自死矣卓刀於座四顧兇
悪可怖愚温言曰子且藏刀吾将作媒某収刀於室
主人及門生数輩聞其聲稍稍起坐某益呼今夕必
妻我皆百方慰諭忽有一言相忤者某復挾刀将斬
之愚與主人門生出死力抗之終紾臂奪刀而縛之
其兄在品川走俾報之兄至今也将解縛所之辰其

過券故忙余曰然則辭荊山曰君始臨不可無觴引
余入室其妻見供酒話次其門生請曰彼兄亦不肯
署券荊山俊葉聞之交起余乃辭時黄昏也初就坐
時使龍太郎去獨歸至隣卯前遇兄米藏来曰将之
筋違門内觀本願寺僧正過乃從兄回歩至門内久
之不来余独歸少焉龍太郎自外入曰奉迎於日尾
氏不見蓋異途也　夜訪二藤　今日快晴　日暮
復雨

二十六日

河茂之子及新助自大阪至致室氏七月五日東（自坂）
（内藤）謙之進八月十三日来　秋雄兄八月五日東至
夜與兄歩街上至神田祠外帰

二十七日

遣龍太郎於須茂布一二氏　午時余導兄及米藏
至本街第八坊東折慶饅頭店供食既而兄欲訪山
田屋清八者東南行七八丁忽遇吉雄修理曰某無
状（修理五年前出奔事見前）深恥見故人自来此地未晤一舊友
天假良縁幸相逢焉請臨敝居立街上與語見入清

八氏良久不出乃與修理至清八氏要兄出修理導
過氷代橋南折入相川坊左畔有陋巷其居在焉其
父及妻見供酒肴皆辭修理送過高橋訪吉澤雄之
進不在秀平見秀平亦送七八丁別過両國橋修理
借紙燈於所識假余而別既歸卯與兄語忽聞鐘鼓
四起卯人報駒籠街有火卯中有觀火臺兄請卯吏
與余登臺高七八十尺自室中起登者不得携燈左
右横索攀梯梯路繞繞數步輒折危甚至臺頂四望
洞豁火在乾方將滅諸街紅燈如星横下士躍馬出

者蹄聲鼕鼕良久下

二十八日

作竹内俊蔵所囑書數紙遣龍太郎於其僑居所之
俊蔵欲導余遊近局余辭　與兄謀将訪塩谷拾五
郎君午前出氷藏孫吉從過小川街過勤石大八郎
伴行五六丁別訪冨永順兵衛於寺西郎日田人某
見曰冨永子前日移於竹尾公邸出牛籠門入塩谷
邸先訪村田順藏主人供食其子見主人曰塩公今
日當直在城乃辭兄欲訪小田治兵衛主人使婢導

出西北行登神樂坂左折入間門官舎徒所居杉籬
叢蹊舎傍生苔入小田氏主人不在其妻見出東北
行數丁過柳澤勢州門前余藏曰中垣泰助嘗在塩谷明府許
在此門乃入訪之不在其妻日田人見曰某自出日田
既十九年年六十矣未嘗見鄉人今日公輩見過所
謂空谷足音也出東行六七丁有一蘭店若災後未
結構前面地勢忽陷下瞰萬家屋脊問地名曰寶藏
坊也下入街中東行六七丁越一水上坂又下行七
八丁人家斷續竹木成叢災後數年未成街也南折

行六七丁則出於向所越之水上四顧唯隔二三丁
地勢忽高忽下不辨東西故誤一周返故路也東行
數丁又越水北行登一坂出於傳通院側兄曰自此
熟路也東行數丁又出於向之水上亦僅隔一丁矣
東行六七丁出於水戸邸前過小石川門黄昏歸閭
迴三里而遠　浴湯肆　椋禪來至本月十一日東夜二
藤來

二十九日

秀平來　伊丹屋孫助携大阪人某來曰某善增上

寺疊師（疊師漢名未聞）公兄弟有意拜大君歷也廟乎某請導乃與兄秀平龍太郎冢藏磯馬從之出經神田橋南行數丁東折又南行過道三橋觀肥後岡山以下諸侯邸出鍛治門某日疊師家在隣坊且往迎皆投茶店距榻以俟良久某返回（日）疊師偶應官命出某遲焉携往公等須先行俟於愛宕祠乃東行入本街遇豐太郎請從南行十餘丁過新橋入芝（地名）登愛宕祠投西隅一店買食有一書生揖余曰先生忘我乎我松崎慊堂門人也言畢去日將晩孫助曰藥疊師皆

不至愚遲焉公等須觀增上寺乃東行至廣衢有習馬場磯馬借馬往返數回既而至增上寺北門龍太郎先行爲抱關所呵不得入焉更東行豐太郎別去南折謁神明祠至增上寺更門抱關曰日既沒縱入無所觀也乃止冢將從孫助所還余及龍太郎以明日有事於赤羽白銀等地別南行求逆旅不得北返求之路人曰客年官禁家家隨意作逆旅今年忽禁之但宇田川神明二坊疑猶有焉乃索於二坊皆以既改座答於是不知所爲龍太郎曰某有所識藥舖

且依之問諸主人曰其人今朝移東街乃往訪之主人見龍太郎曰吾不識公何故見過也龍太郎曰吾嘗在桑原壽安家屢見君何曰不識乎主人不得已使家僮導西返投宇田川坊河内屋氏逆旅拒生客有導者故受也　夜至湯肆以其多浴者止返館人曰至戍下牌浴者稍少從之其多猶初　宿逆旅樓一禪僧年可二十左右來見曰貧道原宿此樓數日前出遊館人不圖我今夕歸留貴客焉亦宿緣也請同榻（時猶敘故榻）余曰善僧曰貧道初見不問雅俗一切

勸禪此我癖也余曰愚素喜禪僧悅曰可與語公解誹或茶乎余曰不解僧曰異哉答問良久余起旋僧借余扇面所書詩視之編問諸龍太郎知我爲儒者余返坐僧改容曰先生野狐精善魅人矣貧道寓金地院善足利學校主松齡和尚先生有意探足利貧道介見和尚余曰幸甚和尚不在學校而在金地院何也僧曰近日爲謁大君來也僧又曰貧道住鎌倉某寺（五山之一）眞際菴名弘原

勝

眛爽過待詔肆結髪　平明與弘原出逆旅西行過截通(地名)左折入金地院樹老苔厚閴焉絶塵入東隅一寺(寺名眼菴)　菴一僧迎引就座曰松齢今且之両國(地名)来追壁掛僧南山書(寒囱夜如何庭樹一鴉作一鴉又一鴉啼殺東方白)　與弘原別南行過赤羽橋入久留米邸訪岡永嘉右衛門(舊名昌文)其僕曰主人方擾世子讀請姑遲少焉行德謡菴出見嘉右衛門亦帰佚酒余使龍太郎訪島埼英叔(舊名文叔)於森邸嘉右衛門告余至於松下養安(舊名元芳)平川養乙二子携酒肴至又飲佐田修平亦来見龍

太郎追曰基見英叔曰吾家在白銀臺趣帰洒掃以俟申上牌辞養安養乙導觀邸中周廻十六丁有七百餘戸西隅有岡觀大臺枕其頂在江户觀火臺中最高去岡西北隅有祠下瞰諸侯邸第及商家櫛甚觀畢二子別出邸東行一丁南折行六七丁地勢漸高如岡即白銀臺也更南行七八丁過肥後邸側至英叔氏主人研之助父也在江户十七八年余往年欲訪之聞其病止此行初見大悦佚酒使妾見日深水宗古父子在肥後邸向使伻告先生至皆不在也

大島恕菴(舊名太郎)熊来見主人出達磨畫乞賛余揮筆即題(一日三省心面壁九年意君仔細看本来不有二)　請日没主人曰宿栽恕菴去　夜與主人弟子歩街中西行六七丁至古川坊　腹痛暴瀉

九月朔

夜来雨平明將辞而無雨具主人使僕執雨具従取昨日路入増上寺門内萬木成陰有深山趣北行四五丁有遷所左折出一門即截通也雨止使島埼氏僕去西北行入虎門及霞關復雨乃投大村邸訪稲

田鵬之逕與語久之欲訪中尾氏主人曰半兵衛方朝寡小君且遲午許從主人至中尾氏半兵衛佚酒畫師雲洞(雲澤子大村外臣)至同席雲洞出入間部侯邸半兵衛嘗爲余囑之先容於侯欲以相見故會議云主人曰今夕宿我乃使龍太郎帰府内邸申下牌鵬之逕雲洞去半兵衛携余出邸西行六七丁命轎所謂四手者狹僅容身轎夫疾走顛痛脚打不如歩行遠甚然怯路濘甚苦不下出四谷門西行十四五丁至内藤新宿投扇子屋使主婦導入一酒樓痛飲遂宿

焉
二日
昧爽半兵衛去曰吾儕邸中諸吏来君且俟焉午前
半兵衛及柳軒（姓志賀）等十餘人至又張宴劇飲申牌
余先起棄轎越攝津坂過尾張邸前入市谷門至件
坂日没酒上牌帰府内邸　清記贈魚飯（二十九日事）　平
山名助本街書林泉善来（晦事）　須扶人来（朔事）　龍信使人
来贈鮓及擣皐幝（同上）　完平吉雄修理来（同上）　弘原来
不値

三日
有疾（數日來飲酒過度生疾也）　先是使龍太郎返須茂折玄（向上官時借之）
遺之今日遣孫吉返之　遣龍太郎於大村邸
及平山氏　完平使僕来假金三歩　浴湯肆　夜
大風
四日
午前風勢猶烈垣牆悉破　修理来托之返須茂藩
翰譜　午後風止地震奇炎如夏　秀平来　浴湯
肆　疾益甚　夜豊太郎来　丑牌復大地震

五日
疾如昨　夜與兒訪岡本子
六日
數日陰雨朝来寒如冬　府内人渡邊瀧右衛門者
至相見　疾甚
七日
發寄大人室氏柬　晴　吉澤雄之進柬曰請今夕
同令兒臨　午後與兒及米藏孫吉出至羽倉公邸
見竹下慶助問公消息曰公事鞅掌恐不急帰出訪

伊東玄朴病不値見青木研藏余偶頭痛乞藥訪北
村亮三郎於生駒邸前不在見其稗門大人所贈諸
物直東行出淺草倉前南折渡兩國橋行七八丁至
緑坊左折訪村尾市次郎於中村君邸不在見其妻
東行四五丁南折渡橋兒曰吾將訪福島屋彌兵衛
御須先赴吉澤氏乃別南行又西折出土屋邸側南
行一婦人自邸中閭檻出頭曰前無途何之乃却步
西行二丁至吉澤氏主人及秀平見少焉兒至主人
設酒其族吉澤玄龍見米藏孫吉帰府内邸余與兒

宿吉澤氏　夜聞佃洲放煙火與兄步舍南水上觀
僅二三發止　爲吉澤氏子講孟子

八日

昧爽與主人圍棋　卯牌朵藏孫吉至　辰牌主人
導兄及余朵藏孫吉過高橋南行二丁入淨心寺門
穿冢墓間東行出於水上地名木場渠流縱橫欏蘺
藤架頗有村色過數橋至信道氏主人見曰某將出
二君（謂兄及雄之進）始至不可少一杯請先生爲主人言畢
出兄欲去余以主人屡留之少間酒出午前辭過正

覺橋雄之進導入路右一園曰是吾所識旗下某竊君
別業也竹樹叢薄池塘繚繞內有一亭余曰吾儕如
是園往足矣雄之進曰易〻而已君實有意乎我將
竭力徒倚久之出過高橋兄曰吾欲明日觀印幡沼
御今夕宿吉澤氏許吾明朝束裝從御與行乃送兄至
新大橋別返吉澤氏　龍太郎來曰令兄曰明日有
事不得止上途也今朝僧弘原偕僧松齡東及梨一
義來曰吾欲見先生議觀足利學校而不在明日復
來昨日遊鄙見一人家有好梨子嘗聞先生喜梨乞
之歸請致之拽松齡東曰畱辱訪而不相晤遺憾何
竭貧道當就見者而有故不果聞君欲觀足利學校
貧道既命留守者候君臨遲速唯命龍太郎又曰今
日完平希一來

九日

昧爽與龍太郎歸府内印弘原既來在兄許曰先生
赴足利議何如余曰吾欲遂遊日光山弘原曰貧道
請陪期十三日上途去　岡本平升中里小林諸子
來賀余亦出賀諸氏　今朝余謂秀平曰前日與修

理約重九舟遊吾子之修理氏報其餞約乎否於我
午後秀平歸曰修理既俟乃與秀平出過今川橋南
南行秀平曰不如左折余曰左則北上不如自日本
橋北畔東折也秀平曰此路某熟矣且從某言乃左
折行十四五丁出於新大橋秀平曰誤矣誤矣沿支
流西行六六七丁渡永久橋西折行七八丁又南折
行數丁又西折始至永代橋迂路十七八丁矣入修
理氏主曰漁舟既試艤矣導至舍西舟所時申上牌也
過前日觀煙火處西眺濱殿東望沙嘴煙白樹青高

象晚藹墨山現天際縹緲如描南行十七八丁入海
下網数次獲佯奈（魚名）六頭日没返吉澤氏美所獲美
甚既而辭出主人送至橋橋上東行五六丁北折渡高
橋至吉澤氏主人既獲其弟宗七来邀（宗七住主人戶外）乃
入其室主人亦起見宿宗七氏

十日

昧爽兄埠龍太郎米藏来曰今日遊印幡幡初天明中
田沼侯執政闢印幡湖爲田功未竣而侯罷印幡下
總郡名也大湖在焉東西七八里連利根川及鹿島

銚子口南北廣處可二三里議者曰闢湖有二利一
則從来運輿羽常陸諸國土物江戶者皆溯利根川
数十里若過湖中直赴馬加（下總地名）航海達江戶則省
三十餘里也一則湖脊水落可得田十餘萬石矣（此議）
（未知其虛實且隨所聞録之）或曰客年江戶檜窪（街名）有祝田中主
水者常来往印幡爲祈禱符呪頗爲土人所信土人
曰若闢湖役起事之成否不必論数萬人来聚土人
必受其羸矣主水曰子知往時功不成之故乎土人
曰不知主水曰湖心有神蛇數作風雨敗功不成也

我有敺蛇術然費極多賢輩能給之乎土人固信之
乃醵金葉之主水向湖設壇禱七日晴天忽有一團
黑雲下湖心逆捲湖水而騰有如匹練物盤旋去主
水呼曰蛇去土人悅事聞縣令某氏貪緑聞官遂命
因州（松平因幡守）庄内（酒井左衛門尉封十萬石）沼津（水野出羽守七萬石）秋月
（黑田甲斐守五萬石）貝淵（林播磨守一萬石）五諸侯以本年七月二十
三日始功而主水辜覺下獄然勢不可中止云（此說甚妄）
或曰凡官命諸侯手傳（出金助官名曰手傳）費者有罪也因州
之先侯尚幼君世而卒夫人當守節於因郎國人擢

其供給之費遂請官故忤旨庄内侯從年有移封命
而以國人不肯止沼津侯先世納賄而富貝淵侯亦
焚秋月侯大君謁日光時監江戶某門呵閣老臣乘
武器過者舊例日光祭時特許閣老臣帶武器過門
秋月侯不識例宜自引咎謝閣老而不謝故五侯受
役云（此說更妄）主人飯余兄使龍太郎米藏先之福彌氏
買舟飯來畢兄促上途甚急投箸出秀平請送東行
三四丁南折迴土壘脚沿小流川東行往々有巨松
横蔽街上凡行十四五丁至福彌氏秀平去主人年

可五十五六快男子也家冨爲府内侯外臣以給國
用槳兄善語次家人報舟艤乃出門外棄焉龍太郎
父藏先登舟主人爲兄牖次郎吉者爲從者萬子一
名用萬沿小泣川右見阿波侯別業行十五六丁左
有撿舟所舟中人皆危坐欧客至此有一水南流截
小泣川赴海川爲十字更東行街市稍盡竹籬茅屋
斷續隱見於列樹間舟子盡一力上岸牽百丈水稍
深廣大舸小艇竹筏木桴蔽川上下忽見一鵜啣魚
舟子投以餌遶魚去行二十丁許又有一水横流截

此東行地名新川舟筏稍少牽百丈者去自撿舟所
至此一里而遠自此入利根川所謂坂東太郎川也
滔〻南延下流眺望知海門不遠矣強風南来雨降
又晴揚帆北溯行太駛川廣埃漩川佰仲然深且急
水數倍焉而岸蘆葦叢合四顧不見山大地與天相
際八州廣漠可想左岸名加才村家隔樹酷似浪華
赴高槻路右岸名行德出舟上岸自本橋至此三里
矣小泣川至利根川向正東入利根後向正北行德
人家可五六百投一店午食問印幡路無能詳者初

兄告欲探印幡之狀於眼部權六權六曰印幡至海
五里五侯所鑿遠近不一有秋葉孫兵衛者專任秋
月事吾善之爲君東之以爲東道矣於是問秋月侯
所鑿在何地曰馬加也幾里曰四里而遠也出店東
行至村端地名妙傳黄雲接天過八木馬羅木諸村
南近海口路形似堤北有平岡兄曰蓋古時海至岡
麓中古築堤遏海以闢田既而堤南又築堤而闢田
故初所築堤癈而爲路也行二里村名西海神行數
丁入船橋驛太家千餘雅〻見華館有大神祠路自

祠前戍岐取右路行與兄儼一馬約中途相代行數
丁街盡漸出海邊左傍平岡沙路無石經五日市谷
津久〻田鷺沼諸村兄先行余輩皆後渴甚路左一
翁坐傚店沽茶投焉碗皆漢製爐亦古余藏曰叟
非冨家翁自喜沽茶者乎何器物之好事也翁哂不
答行七八丁兄下馬俟余代策行一丁地勢少下平
沙淼淼右海左岡酷似鎌倉七里濱唯彼岡青沙此
岡黄沙爲是異也已潮及馬蹄而見群鷺立四五丁
外其淺可知矣馬夫曰潮落平沙三里餘東南隔海

見一髮青山上總安房之嶺也行二十丁入馬加村
下馬村中往々揭御勘定某御代官某宿所皆監町
幡役也至村端路左邊見假營謂必秋月營也走米
藏訪秋葉孫兵衛孫兵衛疾使其人來接館從其人
東行一丁又有人家十四五馬加剔村也投路左一
店時已黄昏皆曰今日疲不知明晨早起遊觀也
行德至船橋向艮船橋至馬加向巽　舍前咫尺南
海驚風撼屋而炎甚就寢流汗如湧終夜不眠余謂
兄由此地蚊暖甚紀印衞散蓋滿南而椅無蚊也

孫兵衛使人來館　服部氏僕高吉今事秋葉氏
亦來館
十一日
昧爽出逆旅東行數百步有把橋其側立榜揭書黒
田甲斐守手傳所橋左右新鑿渠南去海門可三丁
作長堤屬諸海口役夫數百千來往堤上以運土石
往々雜婦人橋上揭書禁除農夫外來觀者秋月侯
臣數人立橋上以呵過者將觀海口病無導者米藏
曰高吉必在前途往迎之步間堤來堤下別開一徑

坦平如砥行數十步秋月吏來呵曰何之高吉曰欲
觀海口也已吏曰官命不許旅人來觀逅逅高吉曰
是秋葉孫兵衛客也吏曰汝保不爲官吏所譴乎高
吉曰保吏曰往矣雖有後譴我不關也行一丁拖撈
去來如織即勘定奉行吟味役組頭普請役交來監
役也因是不得前高吉曰此南鑿海中縱三百間六尺
爲閒橫五十間今日工就凡新渠底徑八間其淺深則
隨土之厚薄厚處深七八丈薄處深一二丈底雖八
間深二丈則兩涯不得不鑿二十間七八丈則不得

不鑿五六十間何也其勢不如是則不便役夫移土
矣他諸侯所鑿或有深七八丈者幸我秋月所鑿不
過二丈四五尺也逅逅逆旅西行見役夫數百荷畚
鍤而來右折路於田間行一丁許入秋月營營方二
丁立竿爲墻内有假屋數十皆役夫所居以板爲床
每人占一藁席而不設疊疊題蘭席蠅噪如雷臭穢之氣
衝鼻孫兵衛居東隅一屋其室獨有疊孫兵衛聞見
至勉疾出接年可五十傾而體服部子嘗稱孫兵衛
先是闢江州新田數萬石妙解土性常蓄役夫數千

當世偉人也秋月侯專任之故切速就云孫兵衛曰印幡至此四里八丁我秋月所鑿千五百間是爲南第一頭其次貝淵一里八丁其次因州六百間其次庄内千二百間其次沼津二里八丁即湖口也凡問役夫之數孫兵衛曰其所率三千餘人近日切漸就分千五百人於庄内矣貝淵役夫二千因州庄内皆七八千沼津三四千凡二萬四五千人也問其費曰我秋月切將畢不過萬金其他恐不至歳晩不畢甚者重明年矣聞貝淵既費二萬四千金而僅畢十之

二大抵一役夫之費一日當銀五錢二萬五千人則銀百二十五千錢矣役夫外官吏及侯國諸吏僕從不下數千人合其供給計之費殆不貲也凡屬孫兵衛備一力爲導辭去萬吉送湖渠北行渠深丈餘水勢澎湃萬吉曰是非湖下流也新鑿所出泉而已田沼侯所鑿廣不過丈而曲折甚今也悉堙此役所鑿廣且直言未畢忽聞鐘聲役夫大呼萬吉曰役夫昧爽吹螺而集平明擊鼓而作辰牌撞鐘而休巳牌又鼓而作申上牌鐘而止然聞鼓則默不言聞鐘則歡

呼也行數丁有未鑿處有既鑿復堙處有方鑿處有濕處有乾處有用蹈車汲水處萬吉曰以板圍廣六尺深六尺名曰一坪役夫有長孫兵衛賦役長銀二十四錢或二十八錢而鑿一坪如因庄内二侯所鑿深至六七丈則兩涯之廣不知幾萬坪矣行數丁至官吏休息處亦有榜揭書自是以北林播磨守手傳所萬吉別去秋月所鑿悉原田喰見甘藷不見數也左折過田間出於官道過武石永左久二村右折傍岡脚行數丁數松陸水風趣極佳行數丁村名螆過復

近新渠就觀之凡問導者此地鑿何丈乎導者問役夫曰二丈四尺也忽見小隊集轎卓搶過渠上者導者曰勘定奉行梶野土州也出村行數丁左有貝淵侯營左折越一坂村名天戸右折地勢忽下出於渠上有橋揭書犢橋村導者曰此地濕下號花籬鑿田沼侯時一夕隔成壑狀此役成否在此地而已渡橋東行上阪左折入林中日氣射木葉炎甚往往見鋸木造板皆作假營之材也林盡地頗高敞遙見役夫樵土而來凡驚曰此處高厚鑿之爲渠其深不得不數

十丈安得成乎稍近視之地形斗落似川深六七十間兩涯可三丁即横橋上流也役夫蟻集川底擔土而陟岸取路斜曲逶可二丁有半一夫所擔雖號二十斗錢黑渾糢糊實甚視之僅一塊耳往返四五丁移之一日不過數十行而鑿處深三四丈廣四五十間則其費可勝計哉此因州侯所鑿也其長僅六百間而勞數倍秋月云行三四丁下坂西移村名柏井北行出原上有因州營焉張黍號幕陳槍旄護衛頗嚴過營前入林中林盡曠原廣漠唯有草本不見粗

痕役夫陸續推車運木皆阜官旗右見庄內營地勞稍下見先行僕於樹陰余及見曰聞路人言酒井侯所鑿有天女祠其神甚靈祠下水深不過數尺踏草乾之而不少減築堤遏水有小蛇穿之數壞官叅神以樂又賜田五十石神不復怒堤就水涸余曰前日所聞田中主水毆蛇之說與此相附會也欲探天女祠然在六丁外以炎甚止入大和田村自馬加至此二里然始終避渠轉西移東上阪下原而來則四里、而遠飢甚使米藏先行尋飯店就焉屋湫隘而食粗

不下咽既食余與兄雇一馬導者請曰馬夫識路某自此辭許之余先彙出村此行入林中村落斷續過茅田婁九諸村地勢忽下左折出於渠上渡橋即沿澤侯所鑿渠底多水浮舟浚之東行陟坂左折入林中更有灌木地勢異常問之馬夫曰地名米本往時米本氏部外者城焉路傍往々見秋田如帶繞岡脚馬夫曰皆城池蹟也行數丁左右有松林岐分諸子皆俟余慮其迷停馬俟焉良久龍太郎來曰鈴子已相失蓋取林西逕矣馬夫曰此路廣而迂逕則捷請

君恐既在前路矣乃行四五丁左折地勢忽下北行二三丁復出於渠上地名平戶人家數十渡橋西移兄等來至此行欲觀渠接湖口處故發大和田約馬夫曰彙祝至湖口也至是馬夫使余下曰是湖口也初謂平波瀲茫拍天際雲必矣而唯見田間有一條水大疑之馬夫曰我敢欺公乎是實湖口也停有冢役夫聞之曰某徒皆沿津役夫未識此地理初聞湖水落則得數萬石田矣今所見如是疑團何釋問吾未畢兄至亦憮然視側所立榜則書水野出羽守手

傳所余曰橡㯋兵衛言考之此從實自此慶始也世既傳田中主水敺蛇之說縱雖虚妄不足取湖口決不如是淺小也此外恐別有一湖口矣乃溯渠北行一二丁往々見綠蒲交黄雲之際余曰馬加至此四里之間新渠左右之田廣之二三丁狹之四五十間世稱田沼侯鑿之然疑洪荒以來湖尾蜿蜒屈曲至海上如即馬中古水涸不知不識爲田而平户以東至是地形東折當曰狀而日東田沼侯新決湖闢田也何則四里之間唯馬加有宗田其餘悉水田田外皆岡也田自成川

形則其屬湖尾亦明矣平户以東地形稍豁稻田多水蘆葦參錯此蓋田沼侯所闢距今大十年全爲田畝而猶名以湖口也兄曰鄉言是取竹竿刺葑下之土入丈餘未已兄曰果湖之爲田也余曰若此地田已成何用與此大役乎望東方天色明霽似有廣澤處然岡塢亘沓田畝曲折未知其何如境也詰次遇土人問是湖口乎曰然則無舟楫來往處乎曰此東數丁之外有泊舟焉乃廻步東行過一店問湖流在何地曰越岡即見留治郎吉及馬夫焉取田間小徑

行五六丁蜀葵木棉與紫茄紅蓼掩映畎澮之間秋色如繪途稍入岡除列樹深沈古墳簇立頗有深山之趣行數丁遇樵問地名曰狩野也問途曰須北折行一丁許林盡復出於田間蘆葦簇々水廣可二丁巨舟二泊焉就問湖狀曰此實湖尾也此東相距二里湖漸廣相距三里其廣三里東連水户所謂印旛沼也兄及余曰疑團始釋矣初欲觀湖心意切聞猶在二里外廢然止南返數丁至岐余謂兄曰此西必通平户矣南必通向相失處矣君須返平户衆馬我

與龍太郎南行見曰善則入松林中行五六丁至向相失處俟兄久之不至乃去來時見路左神祠在岡巔如有佳勝至其麓渾甚迂路越阪至祠前祠屋頗華巨木環焉有礎百餘級危聳甚下礎捷路左店買食米藏次郎吉過呼之而入米藏曰見令兄乎曰不見曰已先行恐倦待矣乃走治郎吉從兄既食行十丁許兄下馬俟曰取捷路故違問見治郎吉乎曰先之大和田求逆旅焉薄暮至大和田治郎吉出迎入逆旅　大和田至平户二里向直北　夜暑甚不眠

九月十二日

昧爽來裝聞象叫噪視之馬逸過街平明與兄各雇一馬而上途龍太郎等後出大和田直西行曠原渺渺際天不見山所謂小金原也見牧馬數匹臥草間大異常馬夫曰此原東西數里南北三十六七里官牧地也初放每牝馬數十㕞以一牡馬爾後每歲取牡駒而遺牝駒駒生也築堤坊驅之入焉以檢其數燒毛押印而復放之駒常隨父馬逐父馬入防餘悉隨入每歲得三四萬匹能經雪霜風日故筋骨强健

云行三里九丁至船橋驛中間往往過村落樹木環西頗似南筑風土唯見芋菜蘿諸菜而不見穀土高厚故爾村有大和田新田正伯新田前原新田等名蓋中古稍稍闢原也入船橋經大神祠側出於大昨日過處（船橋至馬加向至大和田向良）哭投路右店候龍太郎等良久至午後又雇二馬使龍太郎余藏集之先行余與兄話行南風掀笠晴陽射背熱如三伏初約龍太郎半途傳馬候我而不候余固怯步加之流汗如雨兩股相摩皮破血見苦甚至行德龍太郎在店頭迎謝曰馬行太疾不覺至此矣昨日來途中所過馬數十百匹　皆馱鹽車即赴印幡也買舟大如來時所乘同乘他客數人既入舟不見篙師久不得發乃見初引入舟者責之謝曰此罪願移他舟審一舟至移焉即發駛邑入新川與潮相逆行綫過福彌門追所借器過高年橋入隅田川過永代橋傳小網坊申上牌歸府內邸　平次兵衛來　話之進九月三日春波八月二十三日柬至　至湯肆及詩話肆　夜庸平來

三十間濠火數百家燬（十日夜事）　河新齊藤順次青

本研藏伴東敬太郎來（十一日事）

十三日

平次兵衛來曰昨日官下令曰既過重陽奇炎猶夏本月勿拘時令須服絺綌　伊丹屋孫助來飯之

平次兵衛裝余書就來示　瀧山正贈餻　修理來

遣孫吉柬龍信研藏遺余藏柬雄之進　武助來

十四日

弘原來議遊足利學校事期十六日上途　栽答諫之進柬（內封其草稿）　使孫吉訪兒平追回兒平曰今夕

請臨　通湯肆待詔師　晩携龍太郎赴兜平氏飯
焉　信道門人中津今永一敬者来請従日光遊
夜和泉橋北大

十五日

鈴木春山来　秀平来屬孫吉従遊　今永一敬携
信道東来期明日上途　遣孫吉於河新許托寄謙
之進東　春山復来供舊爰将下著岡永嘉右衛門
裏曰裏将帰郷余曰不可少一觴嘉右衛門回視君
似有行色何如余曰明日遊日光嘉右衛門曰恐妨

東装唯喫舊爰而可乃共食既而送之至戸田彦郎
前帰春山遂留宿劇談徹暁　寅上牌郎中撃柝報
白銀臺地名大

十六日

昧爽一敬来庸藏送之至　告別於平井氏岡本氏
二藤氏　春山去　卯牌弘原来　奨兄納余今日
上途二十二日至日光兄二十日上途二十三日至
日光而相會　辰上牌奨弘原龍太郎孫吉一敬上
程兄米藏別於駅前至本郷忽不見龍太郎留一敬

孫吉俟之良久至曰不見恐其迷路或終日不相遇
踟躕而議龍太郎走至曰某過昌平橋藥店買艾故
後余曰同行最忌相後吾子此後不宜如是無情也
過加賀邸側左折経駒籠巣鴨諸街至板橋駅七年
前奨小田元可國島俊藏西歸過處追想往事猶昨
日而地形依稀如夢甚矣善忘也日光當自千住直
此行然欲観足利學校故取中山道向西北焉濹戸
田川田鶴野雁遐邇嚶喤漠々平原絶不見數椎唯
見腰鎌刈蘆葦者地名蓮沼荃戸田上流自秩父諸

山出遥々数十里無有岡阜高低至此汗漫数里漲
而為沼涸而為原猶宇治川側有小倉淵唯彼水常滿
此則有時滿也往年過此怪其不墾而為田今熟視
地形水漲輒在水底豈得為田乎當時無事不留意
直就眼前所見而作議論不為識者所哂希矣至蕨
驛投路右一店飯主人蓄孔雀鸚鵡諸珍禽百有欲
聞鸚鵡語而不鳴奨一敬各雇一馬過浦和驛至大
宮驛下馬而歩奨新宿人数名併行羽倉公寄治新
宿想往年新宿裁栗寄公事因問公何如曰近世循

莫若彼公者頃縣令奉新法聚斂苛酷大失民心矣
途中三見縛囚婁皆変徒新政嚴覈可想過加茂宮
芳野博芳新田諸村、黄昏至上尾驛初有一馬夫要
護太郎取所負行李馱諸馬背護太郎追之先行謂
既得逆旅而後我及馬猶與馬夫語未問逆旅時日
既暮蒼黄擇好館每家出數婦人要客袖殆為是援
墮終投友先屋問足利路程於主人曰此至鴻巢三
里鴻巢至足利八里　今朝快晴午後少陰復晴薄
暮又陰欝蒸甚比入逆旅大雨傾盆酉下牌晴見月

曉復大雨

十七日

寅下牌上途雨始止濕雲籠月曉色微茫新泥上鞋
峭涼侵衣至桶川天明過上下加納二弁諸村復見
箏車載因卯下牌至鴻巢投路右飯店問足利路答
曰足利距此十三里公等今夕宜宿館林館林距此
八里矣問中途有飯店乎曰距此五里村名河又瞰
有人家其餘田舍無所休息出店一老父遮路曰客
何之弘原曰之足利何不乘馬乎曰恐賃貴曰五百

錢至河又余曰四百錢不復添一錢老父不顧去又
有一少年言如初余答亦如初少年去少焉後尾來
曰前路太悪公何需百錢自苦焉弘原曰莫復言向老
父許四百錢業哉矣少年曰實然乎勃然走去弘原
笑曰彼將閑至街口有岐處少年方與老夫相罵余
謂弘原曰師何好事停杖聽之少年曰汝竊減賃奪
我客何也（蓋馬夫有約不許私減賃）老父曰豈有此事少年曰和
尚豈我欺詈益急忽見余輩休詈指向北之路曰客
之足利宜取此也乃北折路隘且蕪自是為坐路（自坂

橋至鴻巢丁酉所過）行數百步少年走來曰五里四百錢不亦
廉乎其有親侶義不可獨往若雇二馬我徒命許之
余雇一馬孫吉一敬雇一馬路屬田間泥深尺餘至
安養寺村一渠南灑浮萍平岸馬夫曰公之足利也
而赴館林何余曰是迂路乎曰鴻巢至足利八里至
館林七里而途左右分若經館林而赴足利十三里
矣余曰昨夜逆旅主人曰足利距鴻巢八里今朝鴻
巢人曰十三里心疑之今聽汝言渙然然則如何而
可馬夫相目曰未至河又二里而右折赴足利地名

業田業田距此六里距足利二里而已余曰實然乎我固不欲迂五里抑汝赴業田債猶仍舊乎曰何須見問一里遠加百錢理固余笑曰汝言甘而貪我不信顧謂太郎等在二丁外癸揚笠大呼至余曰馬夫言與昨夜逆旅人等而彼二人相目發言似有奸計吾子須就土人詳問龍太郎向路左一店余過屋業野村至埼玉村下馬俟焉龍太郎及曰馬夫詐矣赴足利者必過河又館林是官道也又執一店問程曰鴻巣至此二里此至河又二里十丁河又至館林二

里半中間有利根川以川爲一里實一里半而已館林至足利二里半也弘原曰然則足利距此六里也已日暮未午貪道先發龍太郎赴後田高屋高屋者弘原所善拵全討焉尊酒埽而俟先生宿館林明日臨余曰善又案馬余詰馬夫曰汝向謂河又五里也今聞人言四里而已馬夫笑曰公信彼言乎我不必辯公後必自知行一丁路自村間右折取田中小逕自厩至此地極高厚不見水田至是稍稍見黄雲又見田心有一團灌木馬夫曰古墳也一水東流廣可三十間渡地橋左移

泥益深路益狹殆不可行有大池曰小張沼周回可二里蓮葉田田水鳥浮沈路於池岸西見忍城東北水田萬畝行四五丁池岸盡入小張村行數丁村名須藤又有一水南流亦廣可三十間渡地橋右移路於田間見里胥簪筆手籍而撿地馬夫謂余曰聞官有加稅議故撿地信乎余曰不知馬夫曰吾輩皆良農也近蒔雨不得耕耘故假爲馬夫矣武毛之地重斂暴賦比他邦爲甚自今以往民有死而已不肯加稅一粒此議若行孺女老弱猶決死拒之民悉死誰

爲官輸稅者聞閣老某公主聚斂民早晚欲食其肉余曰噬勿饒舌族矣行十餘丁問土人河又幾十丁曰一里馬夫曰公必謂旣過二里也而猶一里村間里程皆如是公向詰我何也過志御新田入志御驛街路廣平而直如髮人家空疎行六七丁街盡少左折而北行左有列松行五六丁入河又投飯店將出店人教曰前路有川舟子厭勞不肯速發舟公等宜疾言厲色臨之不然爲彼所侮至村端有長堤横東西截此北行左有關忍侯置吏譏可張幕列槍外觀

頗嚴過關前行一丁許出水上即前日所過行德上流兩涯相距四百間許渌波盈盈不見沙洲蓋水多五倍淀川矣數舟倚岸二客方立舟中二舟子在側相讓不肯操棹余輩故作傲態入舟曰達者罪舟子唯唯即發至中流筑波山突然當東淺間赤城諸山連延當西北昨日至板橋途中見富山之後天與地接渺無端倪四邊不復見山至是始覩遙青數點猶在二三十里外武総上下毛廣漢可知中流深數丈兩涯稍減余問二客此直行德幾里曰陸行十七八里

水行三十四五里矣余以為此川發源二毛信濃諸山下流連常陸銚子口下總印旛諸湖支流南走迴江戶亘六七十里世稱曰日本一坂東太郎宜矣哉夫二毛武總多野少山而此與戶田川一自南來一自北來劃斷曠野以會于江戶無此野不足以受此川無此川不足以雄江戶地之濶水之多而人之象三分為都實世界中有數之地也人或謂都於江戶不若都於浪華余生西州嘗左祖其說今而知神祖層識超邁千古矣登前岸截堤北下入村猶名河又

出村纖沙没踵菰蒲爽路時見水田焉蓋巨川餘濕猶昨日達沼也過大佐貫青柳諸村近館林左有列杉初入一市名田坊人家五六十入城下行二三丁見公館於右方街市寂寞不似城下往返數四不見好館終投逆旅采屋時來牌也弘原龍太郎赴後田問逆旅主人城下戶數曰號千戶然近年衰敝不過七百戶　今日行程十里餘鴻巢至館林八里而近向直北路屬田際村落悉藏樹間江戶至此十七八里土黑壤樹木太美田畝皆蕪穢不修終日所見

無有異景至利根川一變出鴻巢後八里不復見一石而深泥往往没脛

十八日

昧爽上途自逆旅門外西折行四丁街盡出闔門官道如砥桑田錯疏圃行七八丁入松林林盡村名高根見耕者皆舉右足蹋耜背而進左足則耜葉長三尺悉沒又見堀牛蒡長四五尺地黑壤無石故也江戶西北至此稍見山巒南臺光即日光高如不遜富山其左遠山疊起陸奧諸山也初館人曰前路二十餘

丁而有石像地藏脰太短呼曰無脰地藏有岐焉須取右者至是見地藏乃北行路稍隘蔚草布地行七八丁入村有長堤出館林後地高不見水田然畝間鑿洫太深土人曰此地常有水患故外築堤遏之内疏洫導之越堤左折行一丁一水北流廣可七八丈深甚見連舟積茶問何之曰入渡良瀨川朝利根川而達江戸也榜書自是東南館林領（領即封也）渡橋入路右店買菜問此地屬何侯封内主人曰某輩識里正也已豈識君公姓名乎余謂一敬曰距江戸僅二十

里即有無懐民不亦奇乎出店北行始見水田入野田村人家百餘毎家種菜穢大異常街路坦直毎數十歩有一公札（村口揭官誌下書封主名俗曰公札）視其尾所書領主名輙變問其故土人曰地屬旗下士人采邑有數十領主出村行三丁右有杉林有碣書藏王權現祠右折上堤縦見一水即渡良瀨也廣可二十丈深碧如油溶々東流潮批（世）而行水北即下野也水涯往々插竹葉蓋以誘鮭魚也行七八丁兩涯稍廣有渡南市曰梁田忽見一漁人叉鮭獲之余自堤上呼曰直何

如曰二銖加四百錢下堤迂田至其所則市儈已集視鮭長三尺餘猶活潑儈謂余曰公欲沽之乎此直百疋加四百錢余笑曰數十歩間忽加二銖何乎儈不悦乎鮭走去漁人謝曰某不敢貪利設白實然迫客未至儈先集某平生販魚於儈寧負客不敢負儈也下堤行七八丁村名小生川右折上堤又有渡渡此西行即獲田也使孫吉先訪萬屋而往弘原謙太郎引見主人長吉右衛門及其子右馬太郎一敬孫吉先之足利來牌辞右馬太郎請送出獲田西行村

口有諸丹祠巨木數十圍者環匝過兩右馬太郎走帰取傘余輩先行入前村地名岩井右馬太郎及焉又路於渡良瀬堤上行四五丁將入足利右馬太郎指水南一阜曰彼麓即新田（義貞所起）距此二里矣未入街口右折取田間小逕曲折入裏巷家々聞機聲上下毛多織工絹名海内是地所以少水田乎抑少水田故然乎土人有水患之語則高處亦可引水然種穀不如種桑麻之利故不爲乎將土宜異乎近來官禁綿布又貴穀而賤桑麻急男功而怠女功一不問

土宜無乃偏乎弘原導入善德禪寺一敬孫吉在焉少間弘原右馬太郎諱太郎先之學校諱太郎返近余出寺西行過街一丁右折入學校門天保二年學校燬中庭生草入寺謁太嶺和尚太嶺向任學校主職本年老而燕嶺嗣太嶺出遊近日歸校燕嶺未知其歸也曰江戶栗留守茨本善次者善待余太嶺年六十餘巧言如流弘原欲留余於太嶺許太嶺以厨無人難之余辭請校迹孫使孫吉一敬先去山井璞助者見璞助慊堂門人也余嘗識之乃就其居（在樓上）語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一三

璞助曰某江戶產也數年前有故爲西條掌書記山井鼎義子余驚曰自山井先生即世殆百年而君爲其義子何也璞助曰善六（民通稱）沒無嗣近西條侯夢一人着禮服來謁侯問卿何人答曰山井善六也覺問有山井善六者乎皆曰群臣中無此姓名偏檢舊臣籍得其姓名則絕後殆百年矣侯語諸敎師慊堂慊堂曰善六考七經孟子古文名播異域其功偉矣宜速立後侯求宜後者慊堂薦某侯從之某於是赴南紀展先塋（善六塋南紀）新服斬衰而冒姓山井以嗣既

而慊堂勸某遊此校考正古書以繼先志矣出慊堂送詩示余（吾竜山君子校經昔日勤吹噓有道日刊布下舜天和者殊寥寥百年奎旗塵海外得和巳埜臺阮氏元祖述畫全經經術定紛紜今彼聖賢國依君纂經熟五世華始新君功百世新如何不血食褰修孫夢魂立後公有今司晨求其人之子出吾門讀書姝涅摩立後以存道道存後亦存南紀三尺墓辨香手自焚經正廢氏興君書有五分阮又得二三猶餘積糊痕如能繼先緒豎頭報九原）余問學校由來璞助曰傳野相公所創文安中上杉安房守憲實繼絕興廢而連綿至今足利時僧伕元爲學校主焉後以僧住焉實寺也校主三要知遇於神祖賜百石地此其略也先生明日檢住持諸籍書其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一四

詳可得也璞助執案上左傳正義觀之即憲實所上（獻於聖廟故曰上）宋板也每卷首橫書此書不許出學校閫外憲實（花押）卷中本文上橫書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俗謂納初神曰寄進）鬼卷首書足利學校公用每表紙有松竹清風印璞助曰是憲實藏書印也又觀宋板周禮其形竪短橫長如世俗所用簿帖每卷首書萬秀山正宗寺公用亦本文上橫書下野州足利莊學校之常住文安六年巳巳六月晦洛陽僧政愚置之卷尾書正宗寺書院余按文安六年距今茲天保癸卯

三百九十五年矣又觀山井畏所校尚書原本寫体
也虞書作趂昏昔作皆替作乱上下作丄丅德作息
以作㠯族作矣之類世所既知故不具記每紙上有
三要說細字如手毛是等古本西土既泯而存于我
和豈非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
靈避元清腥臊而東移之徵乎然兵燹之間徼上杉
氏誰能任之今右文之化十倍足利而肉食者乏憲
實其人亦已矣哉申下閑歸善德寺弘原曰此寺先和
尚欲留先生使貧道致意乃與謙太郎宿焉和尚見

年可七十左右懇悃異常一見知其爲有道者既寢夜
雨蕭々秋蟲唧々佛殿深沈殘燈一穗久慣都會喧
聒始覺身在天涯　館林至猿田二里半猿田至足
利三十丁皆向西北

十九日

早起携謙太郎西南行至侍詔肆歸衛中人家千餘
戶田長州采地繁華勝館林　孫吉一敬來　辰牌
與諸子至學校見山井璞助及學校吾吏茂木善次
二子導謁聖廟（廟）在校西北百四五十步外廻以高牆

其外西南倚竹森立東方叢杉成陰正南有二門一
門則屬於墻扁杏壇二字紀老公所書墻東南隅有
小門自此入焉墻內石路兩行長可大間以磚作緣
圜石墳其內珍卉數種在其外廟西南廣六間深四
間而高可四間以瓦葺屋有葵章善次曰寬文七年
巖有大君命建此廟倣明代製天保二年之災唯此
獨免扁大成殿三字知恩院法親王書也有兩階自
作階登聖像在中央像前有簾常捲其下高几陳簠
簋及豆焉皆木器也善次曰昔時有籩以其竹器故

撤早毀簾內有葵章幕幕內有厨子（撲名未聞）閣之聖像
見焉木製也高可二尺五寸而趺坐左手拳拳似有
所握善次曰往時握羽扇近以其俗去之右手開掌
似有所擎而眼嵌玉寶千年外物古色蒼然襆襆往
往見殘金余竊謂璞助曰聖像趺坐而手一開一閉
而有金色頗似佛何如璞助曰某亦怪之簾前有神
牌四高皆可二尺朱塗之墨書復聖顏子神位宗聖
曾子神位述聖子思神位亞聖孟子神位簾前右掛
顏子畫像左則閔子四壁掛七十二子真凡十二幅

東廂有小野篁像木製大於聖像西廂蕭有善室（置善）
處今置東照神祖神位（神祖翟奠故）廟扁入德二字焉祀令
公所書出廟入書庫庫在廟東南三十步外中央有
一櫃書御上覽三字櫃中書每大君践祚供覽云撲
助閲櫃觀書凡數十百種不遑悉記且揭其要於左
周易注疏十三本毎巻首書上杉右京亮藤原憲忠
寄進（以上十一字）有花押即宋板毎巻有陸務觀葉六子
子遹手書跋曰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鏡陽嗣隱陸子
遹遵先君手標以朱點傳之時大雪始晴謹記（以上三十

二字）或書端平改元冬十二月廿三日陸子遹三山寫
易東牕標閲（以上廿二字）書體雜楷行遒緊不凡句讀毀
落批點用朱塗抹用雌黄用意甚密五臣註文選二
十一本毎巻首有金澤文庫墨印（按本朝編年小史北條義時子曰實泰居金澤號稱名寺建文庫于寺内納和漢群書及佛經史子曰顯時孫曰貞顯貞顯相高時）宋真
宗時彫工施章所刻而南宋補刻者巻尾書庠序寄
進永録第三龍集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臣（以上二十一字）又書司業大隅座九華叟（以上八字）巻三十又有九華
跋曰隅州之產九華行年六十一之時欲赴于郷里

過相州大守氏康氏政父子聽三略講後詁柄之次
賜之（以上四十字）三十九巻又書曰大隅産九華六十一
歳周易講一百日十有六度傳授之徒以上百人也
欲赴郷梓之時抑留次有寄進也又請再住于講堂
矣（以上四十九字）又有九華請去學校時北條氏臣宗甫（失其姓）
者以君命留之俗牘略曰學校主未得替人寡君
深憂之願留（今譯其意）近時近藤重藏者考曰按小田原
所領役帳（諸臣采邑簿）曰二十四貫五百文宗甫蓋其人
也（以上二十二字重藏文）命抄永録三年上杉輝虎奉上杉憲

政攻小田原是年氏康氏政亦攻岩槻太田三樂夫
氏政七國主也誰知其有當干戈倥偬能親聽三略
講又憂學校無教授人苦留九華之美乎故録亦以
歎方今明碧林主而無能用心焉者（蓋當時氏康猶在故氏政好學及氏康歿耽學取敗也氏政所進歟偶擧氏政）文選即孝經大全十本明
仁和江元祚輯錢塘聞啓祥訂和刻也蓋板燬災故
世人不多見元板十八史略乙本字細如亂其文大
異坊間所行本書元曰大朝（巻頭）據記宋末元初事頗
詳載文文山就死條巻首書八州副元帥藤原憲房

寄進以上十一字卷尾書大永丙戌小春日藤原憲房寄
附藤公前年乙酉三月薨逝遺命今歲秋寄置印言寄進
此所寄置皆同東井誌以上三十四字井詳後住持譜東貞觀政要印板八
本神祖所賜三要也有信尹兌題曰唐太宗文皇帝
者創業守成一代英武之賢君也千載之下仰其德
慕其風者今之內大臣家康公無字闕是也政令前學
校三要先祥校訂貞觀政要去歲閱家語於板今歲
刻政要於梓遵聖賢前軌而作國家治要宜也豊國
大明神擡頭際辭下土之日受令嗣秀頼幼君亦擡頭下豊國

一字賢佐遺命爾来寬厚而愛人聽令而治象不異闕
勅靈光安劉氏輔胎帝也矧又海內弘此書而協和
士民之心則為明神擡頭不忘舊盟為幼君下明一字神盡
至忠者其用大矣哉慶長五年星韓庚子花朝節前
龍山見鹿苑承兌叟謹記承兌文無足論余獨嘉其
向不受行長三成之囑而謹明封豊公冊文無少隱
諱而今立言如是得體也又有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四
本六韜三略亦神祖賜活字板於三要而作也三要
題曰造活字數十萬賜予初開板家語以上十三字明板

唐詩正聲四本弘治板續綱目十三本朝鮮板韓文
正宗二本成化板柳文五本以上四部亦神祖所賜
也寫本孝經古文即太宰春臺所校原本也字形極
蕪雜然古甚論語義疏古寫本數冊卷首有轟文庫
墨印又有睦子印睦子詳後住持譜轟文庫不知其在何地
蓋三四百年外物近時知不足齋叢書所輯原本也
毛詩注疏三十本有劉叔剛父鋟梓印則南宋板也
亦憲實寄進每卷題字與昨日所見左傳正義同詩
譜序末書大荒落歲晚夏小盡日燈下一省絕句說

藤昆以上十八字藤昆不知何者蓋憲政前後人也秦新
周易傳寫本三冊清源李中正伯謙所校卷末書應
安五年極月八日寅時書寫了以上十三字昔文明九丁
酉仲春日紫陽大寄置之以上十五字璞助曰李伯謙姓
名不見四庫全書經義考諸書此書蓋西土所亡缺
師慎堂曰伯謙說極好未有嘉定上章執徐十一月
皇究大淵獻廣川董洪題則伯謙蓋宋人也帰藏抄
寫本六冊以國字譯王註之意未書文明丁酉十月
二十一日始之十一月二十七日終之瀟葉亭子以上

（二十五字）下有恭万二字篆印講義中國舉時事及鎌倉持氏亂事丁酉即九年距今三百六十六年矣又周易古寫本五冊末書易學之徒置之（以上六字）不記年月其表紙糊坼視之以永享九年丁巳曆作之距今四百七年矣又周易寫本三冊其古相若而無題字又王弼註寫本末書慶長壬子睦子曳在庠之日書論語何晏集解二冊古文尚書孔傳全部（忘其巻數）古文尚書白文二冊又一本一冊以上四部皆足利時寫本也書經蔡傳寫本六冊末書近江宗理置之肥後之

天矣（以上十一字天矣詳後住持評）孔子家語寫本二冊末書永正乙丑交仲春日寄進藤原憲房（以上十三字）有花押毛詩正義寫本（忘其巻數）末書以日東學校正義雖令寫筆者依所見之手跡彼疑矣如此亦可希乎（以上二十七字）不知何人所記又論語集解寫本五冊表紙題曰圖珠經又曰韜韞又曰尺度權衡蓋皆僧徒呼論語云爾又論語白文寫本一冊以上三部皆古甚疑四五百年外物趙註孟子寫本七冊末書長享二年臘月日書之奥州天輔置焉（以上十五字長享二年又距今三百五十六年矣）有野相真蹟

經文横巻筆力優柔似遜空海右自周易註疏以下至野相真蹟皆御覧也櫃中猶有書籍數十種横巻書畫系譜數種不遑悉披也乃搜架上書朝鮮活字板十八史略十本竪可一尺六七寸字大寸餘紙厚字鮮生寒夫見之善本巻首有宣賜之記四字朱印觀其臣跋知永樂甲子朝鮮王作銅板活字而印之本文同向所見元板巻摸此本刊行勝服南郭所刻數善矣朝鮮板十九史略八本朝鮮板帝鑑圖説六本皆善本圖説末書甲州產田邊左右衛門光與寄

進慶長十八年癸丑六月三日庠生寒松老人誌（三十二字寒松後住持譜）詳朝鮮板少微通鑑十六本藤原憲房寄進東井跋之洪元板十八史略跋同文明板漢書四十八本後漢書二十本皆巻首書上杉五郎憲房寄進有花押每頁板心題正統十年劉膺寫史記寫本十大冊末書文明丁酉夏五月是赤村僧書聚徹深處之軒（以上八字）十續本朝通鑑草本横巻数十幅字大七八分林春齋門人人見友元手書一百十巻末有春齋跋曰右自保元元年至弘治十年總五十五巻

令野友元草之而後遂周覽或以改正之或以加補之漸得成編然猶不免闕疑焉寬文戊申之夏弘文院學士林恕以上六十一字春齋加删多於原文比世上所行本頗詳備余先是閲此書二部疑其遏冗且有大紕漏然二部如一以爲春齋先生才識所至止此及視是本始知遏冗紕漏即友元原稿而春齋既悉照竄之而世猶仍舊也横卷不便開閲故久無披者蠹囊堆粘其所糊合糊氣既盡片〻斷零隨披隨散余披之璞助謙太郎一敬弘原卷之然前後易淆殆不

能給披至二十四五幅四子力竭發悲言乃止中村蘭林所寄所東國史略史略論抄等三十二種事載先哲叢談世人所知故略又人見氏所寄所君臣言行録卷懷隨筆等十二種猶在焉其他慶長元和以後諸侯及諸儒所寄所數十百種庫中所藏凡數千卷其可尤珍者三百年前古寫本也憾不能數日淹留涉獵之後典璞助論此校來由璞助示微書有新樂定者記寛政中寓學校者曰淳和帝九年壬子八月五日大内記參議小野篁奉敕建焉中古荒廢僧快元再興之舊在國府

野後移於今地又有井某記曰承和六年野州大守小野篁行部至足利以地似西土曲阜営廟置夫子像欲建學校未成秩滿去歷代者建之在今校東南四百步外磐井村或曰篁建校小野氏裔世住焉後五百年僧理眞者頗精外典源義兼欲修學校時士大夫無讀書者乃使理眞爲都講後百餘年管領上杉憲實献其君持氏恐國人不服勸勉廢政重修學校擇僧居焉永享中年又購宋板五經正義皇侃論語義疏文選等書藏焉後三十年應仁元年上杉氏宰長尾景人移諸今

地以通其居自野相後三廢三興自都講快元者出後快元蓋憲實時建校政始備後百五六十年有僧宗銀其弟子曰三要代師爲校主蓋天正文録間閲白秀次令三要移學校書籍於京師相國寺内圓光寺時神祖牧八州閲之不懌而不能還閲原從前後命三要勤校中現存書籍蓋秀次奪之餘櫃僅二百五十餘種矣於是賜活字板數十萬箇〻刊孔子家語貞觀政要武經七書五臣註文選數書未幾三要卒慶長十七年事官遣南禪寺僧一人蓋寒松代之爲校主又賜采地百石奉先師祀

有德公承統尤崇儒術命西條掌書記山井鼎就校考古書元明以來稱爲殘缺不可讀者始究及考七經孟子古文而成（據此記則山井鼎所考不獨七經孟子也）再賜百金修葺聖廟都講入見賜御衣寵待隆渥云（據此記則賜御衣始于有德公而賜金修廟者不獨桂昌大夫人也而住持譜不載）丹某記文理錯亂殆不可讀余摘其意譯之如右又按庫中所藏小野氏系曰篁晚主家塾下毛野云以上三說不同然始於野相再興於憲實而快元三要有大功勞焉明矣又閱住持譜亦不成文理余略譯其意曰中興祖快元

和尚不知何地產材幹絶人興久癈之校多積典籍以教生徒一如儒生文明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卒（距今三百七十五年）二世天矣肥後人延德中（失其年）二月十六日卒三世南斗四世九天皆不詳姓氏九天永正中六月二日卒五世東井名之好俗姓吉川大永中三月五日卒六世文伯不詳姓氏及卒年唯記七月十六日卒七世九華名瑞璵號玉崗大隅伊集院氏族在庠三十年業尤盛天正六年戊寅八月十日卒（距今二百六十六年）年七十九八世宗銀日向人在庠九年十月二十日卒（失其卒年）九世閭室名元佶一名三要肥前小城人受戒於相國寺長受外典於宗銀有曠世之度事神祖與南光坊本光國師（所謂金地院）齊名關原役執蓍策從軍役後賜書二百餘種及活字板在庠十六年慶長十七年壬子九月二十日卒於駿府年六十五十世龍派名禪珠武藏人號寒松一號鐵子善屬文寬永十三年丙子四月二十日卒年九十七（失在庠年）十一世明徹名祖德甲斐人號睡子在庠七年寬文十二年壬寅二月十七日卒十二世淨雲名祖免在庠

四年元祿三年甲午十月八日卒十三世傳黃名元教號外子寬文七年丁未請官重修聖廟官供其費而復三要之舊當時諸侯多獻祭器及書籍在庠十一年貞享四年丁卯三月二日卒十四世久室名元要號琢子元祿中桂昌大夫人甚崇儒術賜金以修聖廟在庠三十六年正德三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十六世月江名元澄武藏人號淳子（原文號在名下故從之上同）初快元以來庠志譜牒散墜無紀至月江始搜索考定而後庠校故事可得而觀云寶曆五年乙亥

卒（失其目日）十七世千源十八世青邨以下碌々不足記
余按庫中藏書其寄進前後不同文明爲最舊其句
讀批點及題跋出於天矣東升者僅々出於九華宗
銀三要寒松睦子者不可勝計睦子最新而其卒距
今百七十二年矣午時返善徳寺午後復往余按目
視侯龍太郎等四人圍我口占文辞毎人執筆録之
四面並起忙甚未下牌訖入璞助室作書数紙既而
與環吉歩街中西行三丁許至其所寓角屋食香魚
長不滿四寸而卵盈腹膓中有沙嚥之戒聲夜帰善

徳寺一敬環吉送至　璞助来舘　弘原曰貧道有
故留此地数日而帰江戸先生去留唯意

二十日

卯上牌天陰地大震　璞助来　環吉一敬来促上
途弘原欲留余話至午後二子曰今日晴雨未可知
此行無雨具若遇雨不得不留且追来雨進矣乃告
別老和尚曰恐雨何遽発駕余曰深荷高誼然出江
戸與人期會于日光不得緩滞也寺有三客僧曰祖
州曰祖俊曰宜趣皆與人極慇懃一僧別門二僧請

送余欲與璞助語學校故而難人聞之謂弘原曰師
欲送我宜與諸子取街外小逕吾路於市上會街口
乃携璞助出謂之曰此地學校名天下不圖頹癈至
如是也某觀今時僧唯好貨殖毫無興學之念今文
運大闢非復慶元之比獨使俗禿司學校無一青衿
焉我道之恥也今新政革弊傅師慊堂先生何不建
議請官設一儒員掌此校政乎璞助曰敝師意亦然
某更以先生意慫慂之至街口二僧別去取大昨日
所来川上路當北折誤直東行八九丁路狭草合逕

見龍太郎等在前路顧呼曰公失路須速下堤乃欲
下荊棘碍足不得寸進更東行覓依稀有人跡處下
数百歩出於官道至岩井有岐右者即通猿田將取
左者行弘原璞助別去行三四丁左有数山相距三
四丁乱松萬株濃翠如潑渡小渠入村地名山河入
家三四十皆聞機聲屋宅華甚如無一貧戸過鵤木
八捌二村地勢微高名茂木坂越坂村名大窪左方
数山近逼満山巻松頽幹蒼葉亭々競秀停杖呼妙
行五大丁右方亦有山村名閻益謂兩山間也左山

翠微有危巖斗立數十丈中央彫大字塗以胡粉相
距可二十四五丁而太分明其大蓋不下七八丈路
迴右山麓南折遠望則路勢屈曲邐屬前岡其左田
間小逕直如髮疑連岡脚乃議取逕而行果捷路也
至寺岡村有一官〔道〕自南來合於是道廣而淨坦平如
砥原田萬頃遙山環匝其外頗似我日田地形唯南
方平原際天不見山此異也渡石橋水絓而深綠波
平岸行七八丁又渡板橋有驛名佐野足利至是三
里矣大木蘶立驛口有大園城下風致入闠門街路

太廣而直問土人誰封予荅曰井伊掃部頭秣馬埸
也每家織棉縮問直太廉然精在機中無羣切者就
店買食始食鮮鮭太美行七八丁街北折行十丁許
又東折人家頗華過半娼舍行十丁許地勢忽下丈
餘街未終更東行十丁許有一山當前山下有祠街
至祠前北折即人家盡街唯一行長四十餘丁云出
街左右皆山左方多松望陡行七八丁地名閑川過
津原疊岡二村至駒場村立榜書〔從〕是東古河領左方
一山戴石松點石間如西人畫法入茂呂驛人家六
七丁路自街中忽直北折街盡路於田間行二十五
丁薄暮傳富田驛人家三四百亦多娼家投逆旅某
屋　今日行程七里足利至茂呂向東茂呂至富田
向北日光元在足利北然連山如屏路避山而向東
北至茂呂山盡即北折

二十一日

平明上途自〔出〕江戶每日陰曇今且始晴新寒侵肌余
肥多汗至是得意出驛左方山逼右則原田數十里
渺無端倪往々見藍花如嚴行半里一水東流名二

本杉川渡橋行數丁左右有小祠灌木蔽官道村名
川連路於田間東行北折又西折屈曲百轉避左方
山故滿入沿和田村路自街中西折行二丁渡小橋
行數步又有一水深而駛見運租舟渡橋即櫪木驛
也街心有小渠左右路廣路心又設砌作綠以烏官
道人家華麗每戶賣木綿絲布繁喧勝佐野行八九
丁出闠渡橋水勢壯甚又有街名嘉右衛門新田街
勢屈曲行十餘丁街盡自沿和田至此中間雖有闠
門及橋人家相接四十四五丁矣皆諸侯旗下士人

釆邑街間立木書某領諸矦封某知行所旗下釆邑某支配
所縣令所統者不知其数甚至四五歩間立七八本出驛
正東見筑波山相距十七八里彩翠如何飡行八丁
入合戦塲驛人家不満百大半娼家問土人何戦塲
乎無能荅者出驛左右多林薄村名家中行一里經
金井和久井二村至金崎驛人家二百許投驛口一
店午食昨日瑣助曰前路有鹿沼驛某善其地神官
柿沼兵部欲東膺先生何如余曰固所願瑣助戟東
所余乃是距鹿沼二里使龍太郎先行見兵部定館

出店遺眼鏡使孫吉返取之行数百歩有一水浅而
清緩和不流菰蒲夾涯窈窕入遠林行一丁又有一
水曰想川澍漷南流清甚集舟而渡下流見蓮祖舟
舟子曰從舟將入利根川而達江戸既渡左折入林
中過龜和磯二村路右當松秀峙翠色如潑孫吉一
敵戲相搏一敵大怒孫吉適余蹤店頭使一敵却歩
迎孫吉怖不至良久至行数丁路右見列杉一道如
帶直達前驛入驛而視杉下亦有官道土人曰此赴
壬生路壬生距此三里矣驛名檜木人家数百出驛
左右有列杉行八丁驛名名佐原投路右店命炙鰻
鰻出驛又有列杉杉盡松代焉過塩山糠山諸村薄
暮將入鹿沼有岐路中央立大石彫男體山三字俗謂
南臺男體曰取左路入驛龍太郎在逆旅水沼氏有怨色
曰何遲〻兵部不在某不得已自求逆旅逆旅忌畢
負客不肯留某答以同行四人而不信無所托身暫
休而已水沼氏見余輩欲留之而其屋新葺猶無壁
障乃議移於別屋　今日行程七里路向北而或東
或西　終日見南臺山四山巻晴而輕雲一片横其

翠微秋翠鮮明使人目醒

二十二日

昧爽出鹿沼南望紅霞燒空其外有数點如峯者公
明蒼然四人論之或曰山也或曰雲也行数百歩同
顧既失武總二毛東南地濶如海故雲状異常也左
折村名御成橋一溪東流廣可二十丈有大小二圯
橋相距僅数十歩蓄舊有小橋近因大君過造大橋
御成謂大君過也取大橋行四五丁地勢稍高左右
列松道太直蓋造時用準繩矣左右松外又有小逕

各一條行十餘丁左方一松其根左右分中央有一
短根宛然陽物前陳木製陽物數十行二十丁許有
祇店問地名曰八幡田行十七八丁松盡杉代焉左
右各一店左店側有碑曰下野國都賀郡小倉村同
國河内郡大澤村同國同郡大桒村自此三所至日
光二十餘年之間植杉於路傍左右并山中十餘里以
奉寄進東照宮慶安元年戊子四月十七日從五位
下松平右衛門大夫源正綱（以上八十二字）店皆以麻莖葺
屋自冨田以北毎田種麻毎家立麻莖於戶外而始

見葺屋焉一爐當店賣栗呼曰新寒可畏哉有地爐
何不入而煖手乃踞林古鐺在爐上余誉其古爐曰
吾親百八歲時所諸哉又觀木皮有累如雪者曰此
累名伊母多能除鐵澀以拭針也行一里杉斷有村
曰夫挾出村列杉如舊地稍稍上昨日來所見遠山
半彎者至是既在七八丁外奇巖斗立或如延佇或
兩峰忽分如蟹開螯行一里杉益合幽邃似深山左
右一二丁外往往見奇峯拔地起有驛曰板橋人家
七八十投一店買飩兎在籠主人曰只今兎至街某

稜之出驛杉陰益邃行二里地微下溪流淙淙見水
田數十頃村名室瀨杉歸見右方亦有一帶列杉稍
稍相近則杉間亦有一官道遂合爲一我所過來名
例幣使道即主人自山中道赴日光路也右方名御
成道即大君赴日光路也右路修潔且廣兩路相合
處有驛曰今市人家數百出驛又入杉中見店人繩
貫小倉數十買之行一里半村名七里路左有巨巖
飛泉落其前而遠巖腳成池行五六丁杉斷人家左
右陳列村名構宿往往見人家軒外掛狼猩鹿豬之

皮家斷又有杉行二丁入闇即日光街也街路指上
迴顧遠山低入脚下投鉢石街逆旅和泉屋　今日
行程七里初出鹿沼過田間半里入松間而一里入
杉間而四里半除驛之外十丁十五丁僅見二三店
官道左右必有小逕逕外荒叢蕪原杳無人跡時見
峰巒突起更他無所見長路漫漫頓生倦心六里間
一步高一步至日光則在他山翠微寒如仲冬　初
與兒約會於此地花藏院使龍太郎問之曰未至

二十三日

大雨終日滂沱不得出悶甚　日暮雨止見連峯之巔於雲背淨綠如拭而雲皓於雪猶往年那智山中所見蓋山高樹多者然

二十四日

朝來快晴心切探勝促館人具食而館人先食隣室客又促之答曰然祖祠門非辰牌不開早行何益一殽等皆怒曰每日卯下牌進飯今日何故遲也館人曰諾猶不佚竊闚其廚已膳具將待隣室飯畢洗而出之皆笑曰寔如是遲亦宜矣既食將出館人曰導

者未來何其怠皆厲聲曰辰既下牌今日將遍探諸勝何得遲緩且至街口俟汝速促導者追我答曰諾乃出街中南顧大昨日所過宿雲嶺地皚如積雪不見村落唯見杉杪往往露寸碧耳北望一峯當街巋屼嵩聳即赤那岐山也北行三四丁街盡四邊山逼一溪東流名大谷川自浪逆折壯甚有板橋橋北飛流如練直下入溪飛流側別有渠木筧一道横截飛流而引渠直屬橋腰以達南岸而入街中故日光街心有一條筧水猶江戶水道也板橋上流相距十四五步有御成橋即大君所過不許人渡塗朱以朱包欄以金其下穿巨巖搆石柱焉紅影落綠波清甚其前有遥所近橋視之官吏自遥所叱曰去去導者來至賽祠歸者絡繹始悟爲館人所欺一殽怒曰且從他人行何須導者余曰此地人常假王威恫利（地屬東叡）

王聞有閑呵人音葢始至若無導者或誤事諮次導者至一殽叱曰汝輩愚弄人亦甚矣尋者焉不聞曰客何國人乎〻殽曰汝不識我薩州也乎薩人猶稗故假嚇之導者曰唯橋前小祠扁曰蟒砂大王俗稱

神護景雲元年僧勝道將開此山至此不得渡洋砂大王放青蛇赤蛇各一頭勝道截菅蔽蛇作橋以渡故曰菅橋又曰蛇橋祠銅瓦金章美麗異常皆曰小祠如是神廟可想也叢杉夾路路峻成坂杉罅見溪南諸峯突兀露青行一丁半許地平僧房比列西折行二丁許右有日光奉行館導者引入路左一寺曰賽神者忌穢此寺出淨穢符須受之每人納十二錢而取符卸行二丁許北折入杉間地勢微上行二丁許左有常行堂方十七間前有一紅樹貫欄右有法

華堂左有慈眼堂三堂皆華麗弘侈其西中庭布小
石無點塵有遥所不許人過遥見樓門金碧晃曜尊
者曰彼即大猷大君廟也然嚴禁遊人北行數百步
有新宮權現祠及拜殿輪奐瞭目土人立盥盤側曰
此地遠水客須納水錢毎人十二文余哂曰此地隨
處水湧而稱遠水不亦閔乎祠側有古楨一株石垣
西焉其西多小祠皆修整祠東有三佛堂晴陽炙瓦
蒼滴如雨蓋嵐氣也東行有銅華表扁曰正一位勲
一等日光大權現即新宮蓋祭大己貴尊也更東行

數十步左有相輪塔（漢名未聞）高數丈全形以銅鑄成而
粧以金其狀如桂傳僧天海藏萬部經焉塔前有二
燈籠其上有金製如笠物五重毎重四隅懸金風鈴
其費不貲余嘗有評人喜竭天下財殉佛之說不圖
其極至是也其東石垣繞上架木垣朱塗金飾尊
者曰此烈祖廟外垣也凡入廟門者禁携筆墨及襆
笠諸物又禁以手摩柱隨垣東行左折石道一帶右
有遥所尊者納符（符蓋有館人名）告曰薩摩客四人皆哂之
吏目尊者導者領之既而曰脱鞋乃跣登磴有仁王

門左右仁王各長一丈二尺朱色鮮新平生慣見而
剥蝕殘仁王始見如是端嚴門中間以板隔之而爲
表裏其裏左右朱塗獅子華等仁王尊者曰此門例
納錢毎人十二文從之即遥所吏來收去此所以相
目也門內多金石燈籠皆諸侯所獻右有神庫三左
神厩皆壯麗難状左有遥所尊者曰前有陽明門其
內禁帶長刀須脱焉行數十步左有石盥盤佐賀侯
所獻縱九尺横五尺銅瓦葺屋以石作柱過銅華表
左有藏經堂登磴石垣（亦曰瑞籬）環匝垣中一石刻獅子

勢如破垣飛入者左右各一俗曰飛入獅子垣內右
有鼓樓樓前右有朝鮮王獻鐘其序曰日光道場爲
東照大權現設也大權現有無量功德合無量衆奉
結構之雄世未曾有繼述之孝益彰先烈我王聞而
歎喜爲鑄法鐘以補靈山三寶之供仍命臣植叙而
銘之銘曰不顯英烈肇闢靈真玄都式廓寶鐘斯陳
衆修勝緣資厲冥福鯨音獅吼昏覺魔伏非器之宣
唯孝之則龍天是護鴻祚偕極崇禎壬午十月日朝
鮮國禮曹參判李植撰行司直吳竣書又有琉球王

獻銅製三十六釭燈籠銘曰靈神盛德永固洪基寶
鉼資福銘刻愧鋳花飾瓔珞葉添瑠璃諸天下降瞻
仰獻之中山王尚賢奉左有紅毛獻銅製燈籠頁釭
三十枝如蓮葉出水尊者曰無火則釭自旋轉銘曰
阿蘭陀國遥聞日光山東照大權現大社御造營貢
使舶獻三十枝釭之燈臺壹因置日光山之寶庫者
也寬永十三三月十七日又有朝鮮獻銅製廻燈籠
日光諸物唯此燈籠許以手運之登磴右有神樂殿
每日女巫八人奏樂又有護摩堂左有神輿倉中央

即陽明門榜紫宸陽明門故云亦有表裏表左右列
隨身神裏左列雷神右列風神凡日光諸祠皆善美
叢盡而此爲最麗柱角樑頭彫鏤精微物有四靈孔
雀獅子虎豹類人有周公孔子琴高子猷族事有琴
棋書畫等萬象千態神工鬼匠非筆所能述也天井
（漢名未知）有樑幽畫龍登磴有一門曰唐門巻用異域材
不用朱丹而自成彩色柱刻陟降龍梅竹及人物屋
皆以銅造蕙蟲門左右有木瑞籬刻花草鳥獸彩飾
絶美拜殿則朱色金光目眩心惑至金包堦地勿論

榱桷也世人曰不見日光者未知天下有眞美麗信
也祠官三人皆着黄衣坐殿前導者曰殿不許上須
就墻下拜拜訖左廻觀瑞籬彫刻精巧難狀導者曰
殿後即神廟有大石大君坐焉以拜神世呼曰石間
（間即室也）先是賭祠僧則得入焉客等官下令禁之迯故
路至初脫鞋處路右（向背既畢向之左也）即有五重塔洒升若
州所獻比諸浪華天王寺等塔麗甚然既觀神廟覺
其黯然無彩至是導者去館人則使一導者來代路
左有假殿倚廟時遷神主焉云路中渙有石華表黑

田長政所獻銘曰奉寄進日光山東照大權現御寶
前石鳥居者於筑前國削鉅石造大柱而運之南海
以達于當山者也元和四年戊午四月十七日黒田
筑前守藤原長政華表扁額東照大權現五字後水
尾天皇御筆也嗚呼清北條以來數百年妖（妹）氛上奉
一人下撫萬姓四裔率服以貢方物神祖之德其至
矣乎謂廟者蓋以此華表爲正路余輩初自側路往
也凡廟左右前後茂杉簇立然擧光赫奕不見陰寒
之氣南行過王宮前復右折取故路經向受神符處

行十丁許街名蓮華石左有巨石然不覺其似蓮華
左方隔溪有奇峯數四皆尖似筍行二丁許左折入
杉間有大日堂庭有三池水清而淺樹踈苔深前有
一條溪流隔溪諸山卑而峭導者曰是土人錯憂境
也右折出於大路越一坂右有權現祠祠萬本參天
見一綫瀑布於樹鏬名清瀧（弁言謂瀑布曰瀧）行四五丁右
有佛祠導者呼曰是扎所（弁俗拜佛歛刹日扎所）須拜皆曰吾
徒好山水而不好佛也不入門直取祠左小逕右佛
數十列墻根龍太郎以許歡之而仆復出於大路地

勢少閒村名水澤流泉一脈截村南注潔甚有坂顚
急陟八九丁至頂距廢店觧帯拭汗行十丁許左右
山遍奇峯羅立地勢既高下瞰則溪流在數百步外
石角拖溪奔駛似電雪浪一帯界破碧巖之間長十
餘丁仰望則紅樹簇於翠壁有村曰馬歸人家十七
八導者曰日光至是二里自是以北路峻不通馬故
名一店頭潔閑日光王所休乃稅焉命食粗甚殆不
下喉買鞋小不滿半趾價二十四錢日光物價貴爲
海內第一鞋直二十四錢行數百步輙破余生平一

日一鞋能行八九里至是半日換五六鞋鞋費多於
糧甚哉奸民俠王威罔人也出店有石華表灌木夾
路行二丁本畫路出於溪側右顧斷巖千尋如陰屏
風中間有洞々導者曰風穴也其側奇巖矗立如將
墜者四五頃皆戴樹余謂諸子曰除南紀九里溪外
我未見如是奇也渡橋三溪淺而駛色如藍綺視白
波亦帯縹色流沫粘橋者亦有淡青色蓋礦氣同三
嶋水也路多大石而無定幅蹈沙而行地名寒河原
見積小石作佛像或塔數十百千導者嘵々有所說

一敵等悉以杖打壞之路左有一廢店店前流泉盈
水筧導者曰是日本一冷水也掬之冷極生痛不能
嚥路自店側忽上陟磴數十級有女人堂當道自是
以上禁婦人路益急以木作磴數十步輙旋轉凡數
十盤至微平處四山少斷而高西有童山下峭上坦
道左右地陷路自成橋形立其上四望東有阿含瀑
長三四十丈水勢頗壯巖勢下張水流其上如頹雲
非水簾也其右法幢瀑水少而短行數百步路復峻
西山半腹見如拖匹練物細而長名般若瀑坂益急

日光地寒秋候如冬此地高日光二里寒亦倍蓰然以阪險故汗湧如流余尤肥重多汗兩鬢及眉目之間白氣上騰如煙衣裳兩溻諸子視之曰煙生人頭怪怪余謂龍太郎曰子記昨夕言乎吾平生如是不足深怪昨夜龍太郎曰某侍坐覺先生上發之氣裊中我額乃開掌當余額相距尺餘曰猶覺暖氣激射所謂炙手可熱也余曰吾子未見我上峻坂時也故今日云復至微平處路左有空屋名中店籬遠四邊中庭廣平有一巨石塔焉倚塔而息又涉路益峻峭

陟十四五丁當途有不動祠穿祠中而行降百餘步路坦如砥高木陰沈墜葉沒踵樹皆老多寄生又叢帶苔苔絲下垂三四尺忽見南臺山相距數百步自樹稍突起短草疎本叢茸至頂而有一道地皮剝落見沙處狀如瀑布斗落萬文仰視攝悸命於山見隔矣然未見如是峻陂類削成者行三四丁見樹間湖光瀲灩更行十丁許樹間湖出即中禪寺也板屋三四十面湖而列闃不見人其有人者僅二戶板屋皆名行者堂每年行者四五千住焉自七月朔浴湖修法

至七日登南臺絕頂云湖長三里徑一里四邊翠嶂列環皆倒影水中頗似函嶺然此山卑地濶明媚勝焉出於湖源深不濫尺處猶綠導者曰此湖不產片鱗盖硫氣甚故也余曰我鄉溫泉亦有魚然不唯硫氣而有毒矣向所見淺即其下流故水色漂縹也湖畔有小堤紅樹三五立焉根繫數舟宛然盡趣湖口有銅華表過其登磴右有三重塔左有護魔堂又登一磴左有觀音祠中央有拜殿右有男體權現之華表皆覆亞日光華表內有一門下鎖即登南臺路非

七月七日不得閒也度沿至日光七里稍稍指上日光高平地數十丁日光至此三里峻甚其地既在他高山絕頂闕南臺距此猶三里其峻倍向之所經其高可知華表前主巨木數十每年勤行者姓名本年三千八百八十五人客年四千五百人返就板屋有人處買飯坐次寒氣徹骨如懷冰雪取來路歸六七丁有岐書曰右者赴華嚴瀑取其行數十步右有石尊者世傳是女巫所化然石小不覺似人至是湖口歛成淺沿溪而行多珍草異花行七八丁溪稍離不

見昨夜舘人曰本年久旱湖口水涸華嚴瀑尚古来無此奇矣余怪其言既至觀瀑所前有横巖矗立數十丈與我正相當中間地陥不見其根巖頂戴樹樹根見一條瀑痕忽聞脚下陥處淙淙有飛流聲俯視之目眩胸悸而不見水導者曰前有小逕試下如何如余先行縁樹根降陟如立掌手捫足捜凢二百步許得巖角焉據而立前巖至是忽外張如架棚然熟視棚則是一巖前巖之脚未至棚上一二尺而絶處似有水涌出而不見棚上有碎片石數數千枚重

疊如甃砌泉數泒自石罅倒瀉三四尺而聚於棚面窪處棚前缺為口棚下巖勢内入則窪口之水始為一條瀑布而落俯視之目力所及十丈許惴然足戰不能立返觀瀑所皆曰此瀑見水出處而不見水入處生来未見之奇然不解何以然也余曰前巖蓋表裏重複以濕氣縫合者向所見之溪乎日涸自前巖頭落樹根瀑痕即是而久旱溪涸縫處龜拆裏巖脱而落棚上碎石即是既而溪流復舊自裏巖脱處落不能復達表巖遂為表巖所蔽也表巖之脚未至棚上一二尺而絶則當見瀑落来焉而不見者何乎棚之有碎石不止於我所見表巖之外我所不見表巖之内亦必有之而棚横截表巖而與裏巖相屬則瀑之入碎石必[底]在表巖内蓋棚面巖以内昇而巖以外低自昇及低其勢必駛且徒數十丈直下之餘力則其能自石罅倒瀉不亦宜矣哉是所以見其出處而不見其入處也導者曰然某素知此地理前岩如囊其裏者脱也行四五丁出於故路初聞日光裏見霧雨二瀑最奇霧雨在則路裏見在中途来時欲探之

導者曰且俟歸路至是日晏皆恐不得觀棄下坂而走導者曰止今日既不及且卜明日皆恐曰旅人豈得待明日必今日也至水澤天晚導者指左方山曰彼裏見路也口没無燭公等僅能行乎乃止導者即舘人僕也今朝舘人故緩我行出東照廟日既午故疾行無憩遂不得探二瀑蓋欲數日留我故使不得悉探勝以作他日之地至是始悟其姦然無奈之何暗行下坂足疲路險皆詈舘人而自遣至逢華石借紙燈街人成上牌帰逆旅　今日往追六里疲如行

十里程

九月二十五日

丑牌起啓窓月色似霜寒如嚴冬昧爽上途地勢漸下移歩太速至今市販所謂御成道杉列左右地形毫不異例幣使道行一里村名盛朝又行十餘丁村名無水出村左有数松松下有池青草叢涯間諸土人曰大君過時設假宮焉行十餘丁至大澤驛今市至此二里出百錢買馬出驛行十四五丁有碑源正綱所立辞如向所見至是杉盡松代焉行半里村名山道過松本石灘二村松漸多稲田左見尖峰数四初喫馬

夫約載我至德次郎驛德次郎距大澤二里矣入一村〻端有巨樓大厳牛馬夫曰此德次郎也乃下馬出村左右見田行十丁許入一村問村名郎德次郎始知爲馬夫所賣矣又有列松而杉雜之過野澤寺内等村至宇都宮城下出野澤後東南原野廣濶但見天外数峯而已入宇都宮街行四五丁一街横亘有石碣左方書曰赴陸奥道右折行数丁又左折行十餘丁街衢寂莫嘗聞此地仙臺以南一都會而如是怪之問諸路人曰城在此東地隔不見世呼穴城

公向所見碣以東猶有繁華街今所過郭外陋巷也已街盡列松如初時雜杉檜路坦且直追見数十下外行人過磯島大新田諸村見夾脊数人以竹竿囊縄度松長短大小而籍之一敬曰國負將伐標道之樹不亦甚乎余曰否大君新過恐籍其数上諸幕府將栽培以復慶安舊也松平正綱所種在慶安中故云初發日光議曰此至宇都宮九里宜宿焉而至宇都宮日猶高聞雀驛在前僅隔二里皆謂雖蹣跚行猶能追未暮傳焉行里許皆大疲殆不能擧趾無曲折到處如一且

倦且疲困甚申下牌至雀驛投逆旅若松屋　今日行程十一里向南而少東終日在松杉間無所見

二十六日

丑下牌舘人來枕上曰食具余問天明乎曰將明乃起諸子食畢上途過雨始止濕雲斷續月自雲罅斜暉松影横路秋草未枯候蟲方織忽見松間有一條如練物冉〻上皆踟躕怪焉稍近乞兒燒落葉之煙也行里許天未明知爲舘人所賣既而天將明來南濕雲接地其根一條空明如金波瀲灧蓋尋常地濕

雲之下必有遠山日自山項出則雲爲黄紫色此地
則不然曠漠無涯所謂太陽出草没草處湿雲之下
無山而别有晴雲日光射晴雲而来透湿雲故奇遇
石橋驛行一里半驛名小金井行一里驛名芋莖新
田行里許至本澤驛買店上菌交番提之行半里至
小山驛即神祖慶長五年東征旋陣處買鮮鮭合蘭
煮之食訖買馬乗之至驛口忽遇過雨避於人家少
間晴乃行晴日満笠奇熱如三伏孫吉亦棄馬行二
十丁村名二日市行十八丁村名粟宮行二十五丁

至間々田驛自初出者驛路傍列松如作日所見而
松外多林薄又有平野草蕪蕪穀種林木皆洗伐枝
横幹森立如束馬夫曰本年四月大君過此路傍林
薄三百歩以内皆洗之不復藏一物加之橋下道側
之草皆鋤齊之道路修整莫盛於此下馬行八九丁
村名乙女左右人家門外多竹林行里許村名友沼
行二十四五丁至野木驛路傍立榜書下野下總分
堺處行二十九丁入古河城下即閣老土井侯城下
也街衢比宇都宮頗覺寂莫城在街西南不見黄館

投逆旅大黒屋　今日行程九里向正南癡甚於昨
日途中所見多相似故無所記
二十七日
平明上途行十丁新街盡官道修整如大邦奸宿霧
茫昧咫尺不辨物色松杪零露如雨知前有大川也
行二十丁許村名茶屋新田行一里入中田驛驛西
一水南流即十七日所渡下流至是名房川（總名利根川）
廣可百間渡舟在前岸土人數輩遮路曰渡舟太遅
客何不出銭自買小舟乎凡帶刀者不納渡銭故數

別買舟貪銭也乃不落少焉渡舟至渡口別繋二巨
舟舟子故爲避之未傳岸二三間倚篙謂舟中人曰
若怕足湿何不雇負者超來畢向之遮路者走進呈
背客皆乗之達岸一舟八九十人毎人收八銭舟中
人悉出余輩及欲渡者數十猶立岸頭渡舟既虚其
達岸易々而已舟子猶不肯前水浅不盈尺然朝氣
森寒人皆怕水雖知其奸計無如之何亦各乗人背
入焉舟下将下篙忽有三禅僧走至負者将遮之僧
恐不逮舟直渉入舟舟子厲聲詈曰舟忘濕汝輩何

不拭趾而入乎余謂諸子曰土人合從爲義以周行
客如是今在位者勤曰幕政一新然此及東海道諸
川近在三四十里内爲害昭〻舉世所悪曽無改之
何也既達前岸有榜書曰川中央以西爲武藏國岸
上人家數百名丸里橋間土人此距江戸幾里曰十
四里關宿距此幾里曰三里嘗聞關宿有夜發舟翌
朝至江戸也皆曰大昨日之疲未息不如從近而易
也又曰此地至關宿之舟亦當有也問諸土人曰御
左有堤就堤上人家謀左折數百歩上堤違一數返

曰舟價貴乃止路於堤上四五丁復出街中街盡今
日牢晴朧靄如春西北見淺間硎煙沸騰西南原田
數十里函嶺及秩父諸山皆在奄靄霏微之際偶冨
山新雪映日全白無玷瑩於靄表靄之爲色白中含
青雲之爲光白上帶紫上半閃〻下半蒼〻若使初
不識冨山者觀必不知其爲山也皆曰若舟行恐不
見此勝人稱薩埵冨士就所見論遜此遠甚亦因天
光靄色相助乎行數丁官道瀨水日光至古河二十
里除村落之外松杉夾路到處皆然至是松斷眺逈

覺我心暢散行七八丁水左右分左者赴常陸銚子
云行十丁許村名小右衞門稍與川遠過外國府間
内國府間二村而渡二橋橋下青萍連岸而水渟瀦
不流蓋有時蹴此專利根暴漲也問路土人曰宜左
折乃取路左小逕九里橋此至三里始離官道逕町堤
也行四五丁復出於川上堤右豪泓縱横亦以此發
川勢云行十丁許堤上有數家地名權現堂皆飢無
買飯處遙見堤右一丁外店頭立賣飯標就焉店唯
一婦曰飯未熟問別有飯店乎曰此至關宿二里路

屬堤上無有村落乃解鞋坐店又助婦爨屋陰東移
飯熟食畢復上堤右有小祠巨椋數株低枝蔭堤其
實離〻攀而採之至此堤左亦多新墾蓋昔人昧防
水術大川之側常不毛數十丁後人善防之故汙邪
之地亦稍爲田也或曰昔時人少故地有遺利也或
曰近時多斬山木陰氣消散山生水寡川澤年涸一
年故水邊常多新墾也余以爲武二毛常瞻之間不
毛數十里視其土黑壤無石非不宜穀種蓋昔人不
講水利故不闢而已堤右往往見蓮池行里許僅堤

路咒長無盡堤下見一店兢問路曰関宿距此僅十
丁矣出店川勢急左折四五丁堤隨此而折川復成
岐左者又赴銚子也堤盡地勢微下入街即関宿也
百舟繫泊人家華麗頗有都風隔川人家櫛比即久
世侯城下也行三丁許有関閘呵人自関後右折行二
丁棧野村屋勘兵衛者家買舟時未上牌也　日光
至國府間向北國府間離宮道向東　主人曰舟不
至酉下牌不發也乃喫一敵歩街中検看店食鰻鱺
店有別室枕流帆檣来往如織出江戸後始有此勝

近勘兵衛氏隣室有間間田客来見余謂之曰毛總
曠野土黒而湿必宜杉何不種杉乎江戸百萬人家
無夜無火造屋者取材于西州航海而至其貴亦宜
矣愚謂造方數十里杉林二毛武総之間則不三十
年而江戸之木必賤此古今未曾有之大利也客拍
手曰吾聞人不寡然不聞如是快説吾亦嘗聞黒壌
宜杉之説然不見彼路傍列杉乎既經百七八十年而
屈曲不暢無一足用者或恐土宜異也余曰吾子未
知杉多種也吾故郷亦多杉昔時皆如此地之杉近

時買上國種其長甚速且暢不曲二十年則足用客
悦曰吾始聞杉有上國種實然乎此行託江戸舟便
買之吾所有地亦二三里果如公言吾家世々承公
賜矣公別有所見請教余曰昇平日久士庶日奢麻絹
之價年々翔貴而官下倹令則其價或減但蠟非無
賤時而隨世之盛衰用日廣故溯十年外觀之其價
益躋愚觀刀利川左右長堤六七十里堤左右亦多
閒地戸田川亦然何不種栢焉乎大阪安治川無凡
川堤長不過十四五丁猶且種之若戸田刀利江川

之堤種栢亦足以減天下蠟價客曰盛服盛服公必
名儒何其言之痛快切當面下牌棄舟門外舟檣倚
然百物山積同乗三十餘人僅得容身夜不能眠行
二三里揚帆行頗速

二十八日

至行徳天明将入新川舟子繫舟促客就北岸人家
而飯又使客別買小舟曰此西水浅巨舟不得進也
将近還所同舟有一女舟子使之出曰疾行過蘆中
待我至川成十字處過還所東側北折行二丁許女

既立東岸舟子載之傳西岸回又過蘆中待秋乃回
棹南行西折過遍所前報曰舟中無婦人也遍所婦人葉
行二三丁左既立北岸舟子復載之至金屋濠側有
繫舟一隻岸上人與舟中人相罵岸上人忽跳入舟
擠舟中人落水僅見其頭水中人兩手攀舟將上岸
上人捽其髮搏之舟中別有三人皆助岸上人各手
竹帚擊水中人疑既死栽舟行速不見其終過高橋
一啟去至新大橋出舟午前歸府內所見兄凡曰吾
歸期遍郎務紛亂故不得追御遊日光也　先是蒼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九

黃來曰官補唱印幡湖有蛇及田中主水鼠蛇之說
者甚急數日來下獄者絡繹某前日話公莫復出口
且煩公所筆和文　信道使秀平來　塩谷量平善
菴伊東市郎次村田順藏來皆前日事　岡本子來　之
岡本平井二氏告自日光歸　先是府內卿大夫中
里甚太夫留守中里增藏勘定奉行歸山才八郎勘
佐馬場源太郎等有罪免或減俸平井十兵衛增俸
中島清記進為留守　修理來導余及秀平將過海
賊橋饅鱷店供夕食修理先赴店余訪野田希一比

歸閭門既閉乃南行一丁許而返故路至店既食過
永代橋至修理氏秀平去余宿焉
二十九日
辰上牌與修理出南行一丁東折行六七丁浴湯肆
又東行四五丁左有應神祠庭廣樹茂所謂深川八
幡也拜神畢修理曰某有一知己當請過乃自祠前
西行數百步多祠僧家入吉祥院氏即修理所善主
僧不在其僕見曰某尾張產嘗事豪潮師余曰吾不
逮師而我家父兄皆與善其人大悅勸茶出西行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一〇

御中北折濠一橋東轉行四五丁至正覺橋訪信道
不在見康藏要秀平在信道氏之吉澤氏主人不在至新
大橋側修理別去秀平請送訪善菴不在見晉四郎供
午飯過兩國橋歸府內邸　一敬來同秀平去　栽
寄大人室氏東扎兄　先是中尾竿兵衛東送朝長
周平來　壽八郎來　弘原自足利歸路來訪飯二
子夜二子去　山井璞助東至弘原所致
閏九月朔庚午
陰雨滂沱終日閉戶不出　作答山井璞助東

二日　辛未
雨勢益猛亭午大風崩屋仆墻霎散日見此地氣候
忽變晴雨難測往〻如是　弘原来　浴湯肆　夜
廉平来爲余謀去留
三日
膝凝疛大疼上逆心痞酷似風邪　爲兄来信道贈
葛粉　兄将以本月十日上途往告別諸家　鈴木
春山伴丹屋孫助壽八郎来供蕎麦春山曰九國兄
摂泉諸國九月十三日大風傷稼　和泉屋善兵衛
来見　邸脅徒呼曰大君明日詣昌平橋大成殿故
禁烟　作寄中尾半兵衛柬托春山
四日
平明大君詣大成殿邸塞門又禁邸中柔往午前邸
卒報曰大君還宮　兄曰我之深川歸路訪龍信卿
莫往待我龍信氏乃與孫吉出至羽倉氏見竹下愛
助曰公将以本月二十日帰館又訪伊東玄朴主人
侯酒飯有盛饌青木研藏同席爲余謀去留出訪大
搭於嚴洲寺不在真師僧見遇兄巻中曰吾今自龍

信許帰言畢別余遂至龍信氏使孫吉去宿　膝痛
益甚
五日
辰牌孫吉来迎龍信戲兄浅草川番又戲余唐硯一
枚巳下牌帰兄等皆遊道灌山不在　伴丹屋孫助
来　廉藏伴宮川祐吉来見祐吉外見周防人手塚
謙造內藤豹吉者　村田順藏杉田龍助来曰向朗
本月六日塩谷公見君兄弟事公有疾延爲八日故
告　青木研藏伊東救太郎来訪　日高俊平来不
值　夜廉平来議余去留　膝痛益甚
六日
廉藏来借水蛭數十於研藏吮余膝出血數十錢疼
更劇　信道来曰先生去留何如余曰未決信道曰
此事先生須獨斷非他人所敢関也然某竊與元朴
議爲似可余曰鄙意亦然信道去元朴来具說亦同
余意遂決余自幼常懷居江戸之志然爲時勢所累
不果二年於界六年於大阪皆非素願此行欲依羽
倉公會具西上而信道元朴以新更爲我拮据亦命

也夫　與元朴約明日之信道氏議居

七日

河新來曰某將以本月十日上途向見屬東寄諭之進既
發之　兄將爲余見玄朴未歸與兄出孫吉從膝痛
甚兄先行至羽倉公邸余使孫吉去買杖出筋違門
始不能進會宮川祐吉來余曰吾子且爲我扶掖其
肩行孫吉亦及左右相扶至元朴氏主人不在少焉
兄至見敬太郎而去研藏曰主人出門命某曰廣先
生至吾子導之坪井氏吾自病家即往某既命舟於
泉橋矣遲速唯命乃與研藏祐吉孫吉出三子交扶
至泉橋入舟至新大橋祐吉出去申上牌至信道氏
疼不可耐信道曰宜更用蛭從之出血極多疼益劇
腫脹大於股服藥數貼元朴及大槻俊齊竹内玄洞
至主人供酒爲余謀居主人曰八重澤神田下谷皆
可元朴曰然則我輩各隨方相往宅告之先生氏牌
客皆去余獨留宿疼甚不眠主人夫妻親薦湯藥孫
吉去

八日

余昨日屬研藏曰爲吾告龍太郎明日以轎來迎午
前龍太郎至屋膝入轎疼劇昨夕至府内邸前出轎
不能舉趾轎夫欲負余然以時難下垂下垂即疼止三人
挾余腋一人以兩手舉余右足步之移時始至兄居
臥伊丹屋孫助偶來亦周旋看疾兄方束裝秀平來與
龍太郎待余　菊田啓兵衛來別兄兄方謁府内侯
余代兄臥接之　壽八郎豐太郎來　先是與兄約
今日因村田順藏見塩谷君等余以疾止兄獨往君
引見又賜大人兄及余有差　雄之進來別兄帝一
來訪余二子相見圍棋日暮去　根岸彥次來不值
三保吉兵衛偶來方意伯者來訪兄因相見　大
人九月十日來至　謙之進晉三郎九月二十七日
來至　三宅大藏來至　秀平留宿

九日

弘原來　廉藏來訪　作寄大人椽園兄秋雄兄鉄
之助謙之進晉三郎柬　内冨豹吉來　春山來
秀平侍疾如作　聞閣老佐倉公堀田備中守勘定奉行
井上備州備前守勘定吟味役根元善左衛門皆罷事

免官又發人召羽倉公於大阪篠田東四郎於印幡
或曰國是亦将大變
十日
疼少減　昧爽兄與岡本子磯馬平次兵衛孫助来
藏増吉上遅余忍疼歩出門外別今夏同来者余及
廣平孫吉龍太郎十兵衛猶留此地天涯離別加以
疾病悵悃久之　完平来別兄不及　余使秀平孫
吉送兄至品川帰　弘原来　廉藏来訪　研藏曰
元朴曰下谷有好宅須来観余曰膝疼如是且期他

日研藏去復来曰元朴謂都下事不可知是遅緩蓋
與疾来也余曰然則明日必往　龍信来　小國孝
之丞来
十一日
昨日研藏曰元朴所謂宅在妻越（地名）使孫吉先行報
研藏出待我於妻越余與瀧右衛門（渡邊龍右衛門以後者姓）龍
太郎行研藏出迎入一家見主人（旗下士将賣宅者）乃検屋
室窓戸厨井倉厠庭圃畢辞出瀧右衛門別去余遂
之元朴氏告曰彼宅太壞恐費修繕主人曰然彼隣

別有好宅余曰今朝信道來曰某方薦先生於某侯
下谷距貴邸遠不如八重濠也何如主人曰遠則衆
醫何懼之有下谷若有好宅勝八重濠矣先生且謀
諸坪井主人供鰻鱺又召齊藤順治啓太郎與諮来
下牌帰　弘原将西遊来告別出扇乞詩為書二十
字（黄柑上山店紅樹隠溪扉東道秋光好飄々一錫飛）壽平来候疾見弘原亦
賦送詩　高松人梅島輔之丞者来不値　研藏来
夜廉平来傳兄意（昨日廉平送兄至品川）
十二日

買宅於筋違門外與孫吉隻之至信道氏告元朴言
主人供飯主人門下有甲斐人廣瀬元恭余以同姓
故召見之又見主人姪幸氏（忘姓）草寺後復来每帰快
晴奇暖　作寄兄柬托廉平　與卯卒某出買卧衾
夜訪廣平　酢平來至
十三日
膝痛始止脛腫未復舊　渡邊國十郎来訪兄聞其
既帰悵然去　船越清藏（十五六年前在宜園）率杵築人佐野
博洋者来見　秀平祐吉来　中尾半兵衛東曰十

五日陪修理君大村侯第之玉川請同往余以足疼未痊
辞　春山来　品川妓駒者東把寄来藏東
十四日
之元朴氏主人曰某方将出公且留与齊藤青木二
子話乃登其楼就二子座話少焉二子引入主人書
齋主人妻見供酒飯酔甚復登楼眠覚与二子及敬
太郎出謁神田祠憩茶店今日午晴殊暖而此地陰
寒難耐帰即三子送至日閣昨日濵松侯水野越前守罷
其邸在西城下悠家数千投瓦礫於門牆邸卒呵

止然不能制終至官命四門厳捜往来町奉行率徒
騎而出閣老夜朝而備不虞實二百年来未曾有之
事也且往観入西瀧右衛門與出過神田和田倉二
門至濵松邸前其邏舎既被撲砕徒卒数百皆伏棒
立行人顧望輒擧棒叱之嗚呼侯總理庶政威権蓋
赫一致如是騒擾之淪亦何運也寛政中白川侯罷
後閣老無著者沼津侯任事最久怠惰苟且養成天
下驕奢之風上下同竊及侯當國首尚節倹黜職吏
禁游手擧曠典被淹滞天下翕然向化既而信吏言

専行横下益上之術象怨歸焉古人謂宋神宗求治
太急納言太廣吾於侯亦云東行出馬場先門北折
取政路帰　完平来不値　渡邊園十郎贈菓子
五日
平井十兵衛来賀　遣龍太郎東園十郎遺孫吉東
須我泉善修理信道　午後與龍太郎出訪完平遂
越件坂至六番町訪平山名助於服部氏旗下士主人
方運家具怪問之曰数日前水及牀上故移器用矣
又日羽倉君将帰出至大村邸稲田鵬之丞卑人不

在見中尾午兵衛帰路過霞関東行出山下門沿濠
東行過西紺屋坊北折渡竹橋過因幡坊東折経材
木坊八重濠藩春至希一氏告羽倉公将帰與議訪
之使龍太郎帰属廉平告監門以将夜深帰之状即門
以西牌鎖下過和泉橋龍太郎俟路上至羽倉氏從者皆
未解装因冨藏見公及郎君賜酒公曰吾為濵松侯
所知侯既得譴吾亦宜引咎也余奨希一以安命無
悶勉之支牌退三木種之助頼三樹三郎自浪華従
公至亦相見希一送余至藩邸門側別至邸起監門

而入　岡永嘉右衛門弟行德高育来不値　須藤
洞然東自奥州至
十六日以下係十一月十九日追録
行德高育弟某来見致嘉右衛門柬　佐田修平来
修理来　龍信来曰請臨敝廬余有微熱將服修理
藥辭之龍信曰貴寓無婢僕養病我家不亦可乎從
之修理請陪逢訪梁星巖出過新橋余腰強行歩太
艱二子緩歩待我黄昏至龍信家余曰吾飢渇交至
恐生大病主人供鮓及酒既而腰痛稍愈酉下牌修

理去與主人送之至駒形祠側渇甚買葡萄返主人
氏而喫之將寢服修理藥滿身如燬小水十四五行
渇不可禁雞鳴熱退始睡
十七日
平明頭痛涔々未已孫吉携廉藏来廉藏呈信道柬
披之曰請十九日臨敝廬而見葆夫人焉乃作答柬
諾之余欲帰龍信夫妻苦留余曰病勢似非常且帰
借僕被與孫吉廉藏出至東橋買舟乗焉至両国橋
廉藏去巳下牌傳昌平橋歸郵　星巖来不値　研

藏来不値　和泉善来不値　秀平来留之爲療
今日病退於昨日覺微熱而已　上原荘右衛門者
自府内至與南陵兄遇於荒井兄屬之送柬
十八日
秀平去　使孫吉召研藏至服其藥　夜寒熱交至
生来未曾有之苦也大驚告諸廉平借其僕猪吉從
孫吉招研藏於伊東氏秀平於吉澤氏遂之信道氏
辭明日招　研藏来宿　廉平灘右衛門来待雞鳴
熱稍退二子去

十九日
研藏去　秀平来余曰吾生死未可測吾子且抛百
事待我秀平曰諾自是留不去　使孫吉招鈴木春
山春山走至曰脉頗似瘧非庸醫所能治也宜招玄
朴信道謀之　研藏来曰玄朴信道將来　午後玄
朴信道来診皆曰若瘧則必隔日而癈（發）十六日爲初
發十七日爲間日十八日爲再發今日即間日也其
爲瘧與否將明日而後決今須用吐方以殺病勢縱
令爲瘧既經一吐則輕乃行吐方吐粘液數升委頓

極而吐來止玄朴曰我知先生神系靈敏善攝生藥
故減三之二而猶如是千萬人中僅見者用耆藥止
吐曰暮二子眷山研藏皆去　祐吉來病看病　康
平瀧右衛門來宿　齊藤順治伊東敬太郎來訪
吐後精神太旺自疑病痊
二十日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午後信道玄朴來診　壽平
來訪　朝來寒熱不發謂昨日吐有効黄昏忽大渇
四支如氷漸及心腹戰栗不已走祐吉召研藏至既

而熱大發全身如沃沸湯寅牌熱退頭痛眩暈茫不
省人事四支五官如脉絡告解不能自運用康平瀧
右衛門來與秀平祐吉孫吉龍太郎每人兩手牢握
我四支及鼻耳若手少緩則不可耐六子手不得暫
休而至大明
二十一日
使祐吉乞藥於玄朴　遣秀平告病狀於信道　今
井一敬來曰松師信道有故不得拜診使某謝　春
山來診　玄朴來診　信道研藏來診　敬太郎來

二十二日
余以爲病勢日漸恐至不諱乃強疾裁寄南陔兄東
托諸脚夫送於浪華康平聞之來諍曰令兄聞貴恙
必憂然隔以五十三驛憂而無益也使令兄徒憂廢
事害於我國家吾將稟令兄自先生既痊何如余曰
任君爲之　信道來診　島田勘左衛門來曰某明
日歸加賀　夜研藏率簣作看吾來診今日寒熱復
大發覺人語之煩躁禁諸子口研藏與龍太郎秀
平私語余不耐極口詈之既而少間謝之莫怒　祐

吉康平來宿諸子牢握四支如初
二十三日
祐吉去　雄之進來問病　信道使康藏來贈有及
蘐遂留宿侍我　玄朴研藏來診　瀧右衛門來宿
二十四日
康藏去　信道來診　今夜病勢微減熱至丑下牌
退
二十五日
玄朴研藏來診　聞羽倉公蒙譴奪職削祿四十石

而杜門使祐吉因頼三樹三郎（時在公許）謝病不能晤之
状　祐吉齋藏来　瀧右衛門来宿
二十六日
雄之進来贈蔬　信道使人来贈肴　齋平来宿
病如大昨日
二十七日
玄朴研藏来診　中尾半兵衛来　信道来診　齋
平祐吉来宿　玄朴始用截瘧剤
二十八日

遣祐吉告病状於玄朴　今井一敬将帰中津来別
病勢如大昨日
二十九日
雄之進来贈柿　信道来診飯之　完平来飯之
研藏来診　夜武助龍右衛門来話
晦
佐田修平来　玄朴来診　病勢比大昨日微減
十月朔
使孫吉之伊東氏乞藥　壽平来

二日
使龍太郎之伊東氏乞藥　玄朴信道研藏山内玄
民来診　今日寒熱来往然稍微　裁寄南陵兄東
托諸齋平
三日
使秀平之伊東氏乞藥　晋三郎謙之進東自大村
邸至　裁寄南陵兄及晋三郎謙之進東行諸室衛
京彌氏　瀧右衛門来贈柑
四日

研藏来診　齋藏来　玄朴来診始用煉丹数品今
日寒熱當發而不發即藥効也自閏九月十八日至
今日病隔日發毎發初寒如氷後熱如火而大渇飲
水四五升猶不厭為傍人所禁而止寒熱既退五官
四支皆懶緩如不屬我至翌日午前始復舊然委頓
甚自以為必不起矣至是如脱縲紲信道曰遊富山
日光山者帰後往々發瘧蓋深山陰寒氣所中先生
至中禅寺途中上坂汗出如湧僅休涼風粟肌時既
胎此寒熱来往之症也　修理来　夜瀧右衛門来

宿
五日
遣秀平於羽澤候松崎慊堂翁托寄山井璞助柬於
澁邉魯助（璞助兄在慊堂氏）返曰魯助不在某托諸塩谷量
平矣　雄之進来飯之　信道来訪　村田順藏来
問病見余羸敝久之　夜康平昇兵衛来侍
六日
山内玄民贈肴　夜康平瀧右衛門来侍
七日

服部権六来訪先是康平欲見權六故介伺見病
勢大減秀平返吉澤氏　康藏携廣瀬玄恭来示廣
瀬氏系譜　武助来　容與健三郎来　南陵兄柬
自大坂至中封大人柬
八日
我寄大人室氏柬　武助玄民来　申下牌筋違門
外火燒三十餘家（江戸毎夕火遠者不書）
九日
康平之服部氏乃托寄大人柬焉　信道来訪曰貴

恙既痊須擇暖日理髪　研藏来訪　寛平来　夜
康平来侍
十日
秀平来　雄之進贈麥粉　前田晴齊来訪回別来
五年矣　我寄南陵兄柬託諸康平　中尾半兵衛
稲田鴫之丞年人送酒肴候病乃因中島清記献諸
府内侯又招康平瀧右衛門飲之龍太郎孫吉與焉
十一日
使龍太郎之大村卯謝　平山名助来　清記来贈

疏　頼三樹三郎来供舊変　夜武助来
十二日
玄朴来診曰病既痊宜散歩行氣血　茶名人小菅
鑑之助来見　夜康平来話
十三日
使龍太郎乞藥玄朴　武助来飯之　始理髪
十四日
訪康平瀧右衛門謝肴病勞遂浴湯肆歸　訪小林
平井中島山内山田諸家告病痊　之玄朴氏謝不

在其室供食研藏見歸路寒風劈面　修理父来
廉藏来余謂之曰吾疾明日将闕寫吾子同秀平来
夜復發熱服龍太郎藥子牌熱退
十五日
使孫吉之深川買雞肉廉藏隨孫吉至作有　末牌
招研藏祐吉秀平廉平瀧右衛門供酒龍太郎孫吉
奬焉余謝之曰往日自謂必不起而今靄然復常諸
公就養之力也顧爲我飲衆皆醉戌牌散
十六日

先是信道曰濵街有好宅買之何如玄朴曰我奬先
生往相之今日使龍太郎問玄朴何日之濵街乎答
曰今日午後導公而往未牌玄朴至奬瀧右衛門龍
太郎從之出行七八丁余大疲徐歩蹣跚渇甚憂飲
水東南十七八丁入久松坊有官醫塩田順菴者信
道所識先訪之主人曰信道所謂宅者吾南隣山川
檢校瞽師職名所居也玄朴曰願得因公觀之主人乃使
人告山川氏曰欲觀宅之客至須洒掃迎之既而之
山川氏一老媼出揖檢視畢而出玄朴曰室廣而向
陽佳宅也宜買之乃使龍太郎謂秀平曰有買宅議
請明日来行数丁玄朴別去初在山川氏鼓聲四起
呼曰廟内土升疾卯火至此人塡街中喧甚余頭痛
大發眩暈胞悸不能歩瀧右衛門佐佑僅入卯門時
方黄昏乃就寢惡寒久之而發熱如往日狀蓋大昨
日既有再感之萌昨日以間日故不自知也今日午
後方發而衝寒歩行激疾甚深悔不及
十七日
雄之進来診之　修理来　秀平来使之訪信道及

福彌福島屋彌兵衛以下修日福彌謀買宅事　復服玄朴藥
十八日
秀平来省病　信道来診　祐吉来　今夜寒熱劇
於往日　山内玄民来診
十九日
秀平去　雄之進来曰某欲見松平四郎君而不得紹
介聞府内處某家也先生請施一策乃招廉平賠雄
之進廉平奬小林子謀乘四郎君吉雄之進意　玄
朴来診曰貴恙復發然勢減於前度且安心

二十日
廉平欲暗雄之進遣孫吉招之至　小國剛之允来
信道使廉藏来訪　夜寒熱殊劇
二十一日
秀平携福彌家人次郎吉来議買宅事　信道研藏
来訪．廉平瀧右衛門彜兵衛来問疾
二十二日
使孫吉招玄朴玄朴有故不至使大槻俊齊来訪
祐吉来宿　夜廉平来侍

二十三日
研藏来訪　荒吉秀國東自大阪至　豐太郎来
夜瀧右衛門来侍
二十四日
玄朴率上於侯侍醫堀内忠龍者来訪　雄之進来
信道来訪　壽平来　龍太郎臥病
二十五日
朝来大風　使孫吉之玄朴氏乞藥　未牌大地震
余謂傍人曰風止之兆也衆不信言畢風忽死　龍

太郎益劇呂秀平看余病　南陵兄東至内有岡部
玄民東
二十六日
栽寄南陵兄晉三郎平次兵衛玄民東托諸廉平
雄之進来　病發如例孫吉亦病　秀平一身看三
人病勞甚而余生来病中忍苦此時爲最
二十七日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研藏来訪　朝川晉四郎平
山名助来問病

二十八日
彜兵衛来　鄉醫横山東元来訪龍太郎　夜廉平
使僕猪吉来侍
二十九日
信道使人来問病贈肴　朝川善菴妻使人来贈煮
肴　廉藏来　龍信使人来贈肴　贈肴山内玄民
玄民亦病　夜瀧右衛門来
十一月朔
廉平来　村上定平来曰近自參河至　信道贈肴

武助来　研藏来診　未下牌日食不既如初月
二日
南至午前晴午後陰　遣秀平乞藥於玄朴玄朴来
診　武助来
三日
武助来　横山東元来診龍太郎　信道来診　雄
之進来　修理父来　春山来曰公久不痊須灸余
曰諾　研藏来診　瀧右衛来　孫吉疾愈
四日

春山来爲余行灸　武助廉平来　雄之進使其子
来贈肴　使秀平乞藥於玄朴　秀平返吉澤氏
五日
完平来　秀平祐吉来　龍太郎病愈
六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南陵兄十月二十五日東至
内有伊丹屋孫助鳩四郎大隊寥然松崎玄龍浦田
叁藏山田修敬高妻寛平諸来　玄朴来診曰明日
将用幾那曾宇圖載瘧（藥最貴者一分價三四十錢）夜瀧右衛
門来
七日
研藏朝携幾那曾宇圖来服之　雄之進来招廉平
晤之　豊太郎来　夜瀧右衛門来
八日
昨日服幾那曾宇圖瘧勢頓退然體瘦氣耗殆不能
支　夜瀧右衛門来
九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使龍太郎托寄大人南陵兄

東於廉平　伊東敬太郎齊藤順次来　須批東貸
落輸譜
十日
使龍太郎乞藥於玄朴且訪龍信龍信寄菓子及東
中尾半兵衛来曰某将以十五日帰郷　貸作肴
音来　瀧右衛（門）来曰昨日所發公便諸東途中爲盗
所奪矣余寄南陵兄東頓逮（遂）秘機恐其爲官吏所發
貽累宗族也聞之驚愕（愕）始絶（病頓漸故）石齋平諫之廉平
亦惘然失措令昨日遞送公便界屋某者急捜盗

夜廉平使人來報諸東既獲廉平諸人之東皆閭封
而不及余東蓋閭郎諸士不悦十兵衛廉平等執政
竊奪其東視之云余謂廉平曰公不能捕此賊貴藩
政事可知也然廉平等恐益激冢怒不果捕　信道
東告廉藏無状　春山來

十一日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南陵兄十月二十七日東至
具述與晋三郎謀之進謀收大阪家塾顛末　米藏
東至　作寄兄及平次兵衛米藏孫助晋三郎斉國

東托諸廉平　召廉藏規之

十二日

栽寄大村侯及稲田江頭朝長諸子東　托寄酢平
東於廉平　頼三樹三郎研藏來飯之　廉藏自書
誓書請改過余爲諭信道　雄之進來　夜羸甚不
眠（以大昨日警悸病等忽漸）自以爲吾病一愈一劇進退莫測既
經五十餘日而精神日耗一日死期已不遠乃援筆
連賦四詩臥就燈下書之竊屬龍太郎待吾終送諸
郷里龍太郎法然

十三日

疾頓減又以爲快如是必不出十日全愈矣　遣龍
太郎餞中尾半兵衛以淺草川苔及煙草囊托昨朝
所作諸東　秀平東借孫吉　祐吉來

十四日

益有起色　秀平携福次郎來議買宅事　取大昨
夜屬龍太郎評栽東包之寄南陵兄　修理來飯之
雄之進來曰某蒙恩旨延爲寄（謝時）每歳賜米四百
五十苞金五十兩將于役長埼敢告

十五日

病大退　使龍太郎就修理乞人參膏　使孫吉乞
藥於玄朴　十兵衛來　玄朴來診曰貴恙既無虞
須保養四五日而後理髮微步又曰貴居未定閭市
川米巷將遷其宅其地主羽倉公也凡定居者必先
擇地主羽倉公先生所厚先生盍買米巷宅也余曰
某亦可見羽倉君誰宜使者玄朴曰頼三樹可也乃
使龍太郎招三樹三郎於完平氏　廉平灘右衛門
來

十六日

三樹三郎来侠壮蝠飯且議羽倉氏事　武助来

小國剛之丞来　十兵衛贈蔬　夜始訪廉平　使

龍太郎乞藥於玄朴

十七日

疾愈始洒掃収蔵侍儿　使孫吉乞藥於玄朴　屬

瀧右衛門縫大村侯所賜新衣

十一月十八日
病稍愈将謀買宅事遣孫吉東信道及秀平　信道來診且議買宅事　研藏率伊東氏門人二名來訪二客去研藏曰今日暗暖先生宜理髪俟孫吉召待詔不至研藏曰且歩過待詔肆乃嗾往待詔見余恠問曰公何故長鬚髪余曰病也待詔曰公若獨至嫌於逃獄我不敢聽命然有傍人故不相疑也乃理髪比畢孫吉走來報大竹蔣塘者至返見之余告将買宅将塘曰何地曰濱衛蔣塘曰吾與隣也君若居焉

我得好隣幸甚不知何人任其事也余曰官醫塩田順菴者坪(善)井信道信道屬焉蔣塘曰我最善順菴請今夕歸促之達卒事　留研藏供牡蠣飯　今曉番街火余夢寐間聞邸人蒼黄呼平山名助氏既焚夢覺謂孫吉曰戸外人呼平山氏焚郷聞諸孫吉曰夫子蓋夢也誰識平山氏者余亦不自信我果非夢也及研藏至談及火曰名助罹災余問吾子從何人聞諸曰名助隣邸阿部君方服玄朴藥我聞諸阿部氏伊矣余謂孫吉曰非夢也乃使龍太郎往吊　我答周李子東　夜廉平来

十九日
病勢益退始記瑣事録　完平来　秀平来使之適蔣塘氏謀買宅事　上原荘右衛門桒原助右衛門來以公命送煮肴問病　始爲孫吉等講世説武助來聽

二十日
招廉平瀧右衛門供午食　始浴湯肆　使龍太郎訪村田順藏謝契濶且過完平氏借書　夜食公所

賜椎蕈豆腐等冷物講世説畢忽發嘔氣悉吐晝間及今夕所食諸物汗湧氣塞而心下痞鞕兩腸攣急吐凡三十餘次毎吐項背心腹竒疼如斬手足氷冷甚於昔日寒熱来往之時呼吸促迫乍起乍臥須臾百變欲以遣疼而益劇龍太郎屡奉藥無効相視不知所爲過子牌余命護太郎巾包熱灰以温臍傍疼立止得就寝先是玄朴信道屡誡無多食余初守戒太嚴而三日来以爲既痊守戒漸息乃有此厄自作之孽亦誰咎乎

二十一日

餘羸甚伏枕　克平来　上原庄右衛門来

二十二日

羸甚於昨日　服部氏使伴送大人室氏十月十日柬　中島唯右衛門太下彊案次来候寒　豊太郎来　伴吉送石決明　大和人勝之助者携廉藏柬至請為僕許之去　春山来曰某自今日以往禁酒閃乃佚甘署　秀平来曰既與信道塩田順菴定議将買濱街山川氏宅矣余曰吾子帰路更就蒋塘謀

二十三日

病如昨　作寄大人南陵兄室氏晋三郎平次兵衛柬　廉平来

二十四日

病痊自再發痛至是四十日羈旅無依平生窮愁莫過焉自謂必死也唯外則玄朴信道研藏勞心内則秀平記太郎孫吉竭力故得全云　秀平来議買宅過待詔師理髪　午後将之伴東氏謝研藏偶至遂與之至伴東氏主人不在余曰今日殊暖歩街中何如研藏曰善哉乃與渡和泉橋左折過柳原買帽及褧衣至両國橋西南折行数丁投有店買食既而之濱街将訪蒋塘途遇之曰某将赴友人許請他日臨乃過塩田順菴氏主人曰既與山川氏成約買其宅直八十金君須過地主吉野氏告也至吉野氏主人曰允借地得官允而後為約某将爲君告官不知君屬何藉余對曰某原籍豊後日田今寓松平左衛門尉君尉不知屬何藉為便乎主人曰両可君将以何人為證人乎（借地者使他人署券後日若本人負債某将代償之而押印名證人）余

對曰某交道頗廣有士有商有僧有醫君以何様人為便乎主人曰君既士人證人亦宜用士人差屬府内籍以府内人為證可也余曰諾主人曰他日速報證人姓名伍禄於我我将告長官余嘗聞主人性樸直不肯一毫假人以顔色恐其敗事故枉隨其意曲事曰諾復至順菴氏告地主意順菴曰彼人至頑君蓋困應接然無他念勿深慮出而行一丁右折訪修理新居於吉街修理留余宿焉研藏去　夜與修理歩街中過江戸橋至日本橋側飯店　修理自深川

移於吉衛僅四五日經營未畢
二十五日
夜來大雪平明未已（今冬始雪）　辰牌讒太郎來　先是
修理欲交雄之進屬余紹介余曰今日將訪雄之進
何如修理曰聞使公常不在請先生先往報其在不
於我乃與讒太郎出至新大橋雪〻深一尺五六寸橋板
寒冱不受屐齒忽有爆然觸我傘者顧見讒太郎既
横仆其他行人亦陸續顛跌初謂橋上絕往必有灑
橋詩思而北風劈面急雪如篩同雲模糊咫尺不分

失望甚徐步傑跌僅得近吉澤氏誤入其比隣一婢
出接將交言而悟俄然退婢絕倒入雄之進家主人
見其姻二人及義母供酒使讒太郎報修理曰常不
在之人在修理至主人又飲之酉牌修理去余宿主
人第宗七室　讒太郎歸府內邸
二十六日
雄之進弟玉田讒助年十五雄之進謂余曰鄉俗以
去額髮擬古加冠之儀請一時間人為客使之執剃
刀幸先生在焉請為客余許之　巳牌與秀平出至

信道氏主人供酒津山侯臣某同席主人曰先生賜
金及肴某心不安請受肴返金余曰異哉某何有此
事主人曰秀平傳命余曰然則誤矣今朝秀平居停
主人雄之進出金及肴屬秀平曰觴家第宗七受坪
井先生治吾子善為我謝無乃是也乃召秀平不在
午後主人出巡病家余携廉藏出觀殘雪遂東行二
丁左折渡橋又東行三四丁右折渡橋入小閭地名
木場木商所住初夾衢植冬青樹絕不見行人行數
丁比屋鑿池大者數百頃汪〻如湖遠池種蒔松及

修竹池外則溝水縱横衆材滿焉每家有池每池有
堤每堤有松竹每衢有渠每渠有橋每橋有餘雪余
曰不圖此都繁喧有如是幽境也廉藏曰某昨夏遊
焉納涼最佳南行十二三丁渡橋又行十二三丁有
店其側有天女祠祠南有露棚頗偉店枕海岸前置
數榻而架望遠鏡今日宇晴煙暖波恬青山外低布
帆內昂沙鳥和鳴群魚亂躍余曰此未必勝浪華天
保山而吾久苦郵居湫隘今也病起神王加天色雪
光美觀兼具故覺此勝迴絕爾店婢曰浪華安能及

此勝乎今新潮漫〻若夫春晩潮落白沙二里住人
撈蛤歩至品川客請再遊賞此地春也貞喧稱上良
久去店西有碑書曰武州葛飾郡永代濱至吉祥寺
門前二百八十間（巷以六尺為間）夜半暴潮至人家悉漂没
死者不少官愍之命永為癈地禁復構廬舎（寛政中建）海
岸秀竹咸行中有官道残雪猶堆北有一渠渡橋北
移人家比列沿渠西行七八丁西北折渡一橋入街
中廉藏指路南一店曰是名平清亭為江戸第一者
店乃投焉室摹茶家飲食精潔名不塵得也既食日
没西行又北折過正覺橋返坪井氏　夜與主人飲
話至雞鳴就寢賦一律贈主人伶俜雞骨僅支牀羇
十來君誼厚九句三歳我病長（在天涯顇攣湯半月）海門南路風聲大雪
陣北奔雲意忙也借書齋投宿去翳愁氷釋似帰家
題曰病起衛雪　寅牌本郷火
詩讖斬國手

二十七日

使廉藏名秀平至使之府内卽見廉平謚右衛門謀
吉野定五郎所謂名籍及證人事聞廉平有母裘寄
界書及菓子又使廉藏赴日本橋買肴返贈有主人
午後辞坪井氏倩廉藏及一僕齎肴東行過昨日所

渡鞁橋東行十丁許北折行七八丁至扇橋不見僕
徘徊尋之良久自別路來遂之福彌氏贈肴主人不
在見其子西返數丁欲訪福次郎會其自後來曰某
在福彌氏聞先生臨走出不及也余曰新居修繕一
顆吾子言畢別至吉澤氏今朝主人使秀平言今夕
宿我故也主人不在余贈肴及扇謝助以賀秀平自
府内卽曰廉平曰籍及證人事唯命某既報廉平旨
於定五郎矣秀平出拝園兄諫山俊安平次兵衛來
附余俊安近住浪華云　使廉藏送肴善庵　夜主
人帰飲余

二十八日

與主人議新居修繕主人呂匠謀之畢主人曰此匠
頗解棋乃圍棋至日午　主人為龍助加冠飯客余
及其姻望田隆齋秀平他客五六人同席酒徹孫吉
携廉平來至擁之曰昨日見屬之事聞諸寡君及大
夫寡君令平井十兵衛為證人　與隆齋秀平出至
濱街見塩田順菴曰定五郎欲見君乃之吉野氏主
人曰借地事某將以賦目朔聞官官允不知在何日

然當不出廿日君宜與山川氏議為望前後移居之
備也乃訪山川氏點撿屋壁與隆齊謀修繕出秀平
別去至修理氏日没主人留余宿孫吉隆齊皆去
夜食後食日暮至亥牌項背發疼就寢心下痞梗經
絡攣急大吐苦不異二十日之状乃起主人及其門
人玄菴服藥吐益甚玄菴熬塩及石熨腹背疼稍減
而吐不已主人眠余謂玄菴曰今所服藥大苦故嚀
急甚且欲服甘草芍藥大棗茯苓諸藥請君為我執
匕又服一劑吐止得眠時已五更

二十九日

平明孫吉來　全快如常余謂主人昔日我與君訪
龍信而疾發今將愈復與君訪龍信以攘之何如主
人曰善乃同出至兩國橋訪善菴仆修理見之善菴
供飯既而渡東橋至龍信氏不在修理與孫吉出謁
鷲尾祠返主人亦帰供酒日没修理去余及孫吉宿
焉

晦

龍信子龜丸有病余為來信道已牌辭龍信日覓道
將出請陪乃同行大七丁別過正念寺訪原氏采蘋
不在至玄朴氏飯焉研藏見來下牌帰府内邸信
道贈硯十兵衛及用人岡本彥兵衛來（皆數日前事）訪
彥兵衛（岡本十叔父）　訪廉平　候龍太郎之善菴氏返
幞

十二月朔

平明與孫吉過待詔肆　與龍太郎出過竹橋一橋
谷藏三門至麴街訪服部氏遂入大村邸訪稲田鵬
之亞阜人大村德之進皆不在訪春山於三宅侯邸

要之至番街訪平山名助其家燬不知所居西北行
數丁有埒二士人方調馬馬行疾不知其何人也佇
立觀之良久下馬至我前即名助也弔其災笑曰一
掃無復遺物昔日約君松華既為烏有尤可憾（先是約送
松華）言畢別此行地勢陡下深泥没屐困甚過尾邸前
出一谷門訪村田順藏於塩君邸出投肴店買食今
日快晴西窓殊暖如八九月候入午籠門出小石川
門申上牌帰府内邸春山送至供餽春山去曰吾明
日邀先生於駐春亭以賀快起　武助岡本彥兵衛

十兵衛齊藤順次伊東敬太郎来賀皆不値
二日
午前謁公賜鮓飢甚而食冷物全身生粟寒不可耐
公年幼不畏寒障戸悉開朝吹徹骨余恐疾復發憂
形於色公曰畏寒乎余曰病後畏寒異常人公呼侍
臣曰出大鉢侍臣諾不肯出余欲退公若留話怪不
得已坐至申上牌公呼大凡十餘度大遊不至乃退
則春山既携淡谷淡龍者在我寓余頭痛涔々發四
支如凍不能自運然以春山厚意異常不敢違之春

山曰公若難歩行命舟余曰善哉出筋違門至尾張
屋氏買舟及酒肴既入舟疾益劇比入三弼濠曾々
不省人事欲帰春山曰公縦帰府内郎看病者不過
一二懶書生不若過吾所識之家養之淡龍亦勸之
出舟二子左右腋余而前時既晡二子曰日暮駐春
亭恐辭客且入五明亭從之余就座即臥婦女十餘
輩交来打腰抑頸蘷視極悃服藥凡七八劑汗流如
泉小水数十行二子曰疾将愈皆寢別室余今日午
後不復食雞鳴始喫粥一匕終夕懊惱不眠亭媼曰

某家迎来送往月数百千朝歌夜絃飲食耽樂唯是
為務未見就牀即病擧家婦女終夜奔走供煎藥炊
粥之役者此奇話可傳也
三日
昧爽二子診曰病勢微退強出戸二子左右扶持僅
至三弼濠買舟午前傳呂平橋帰邸春山曰疾似風
邪不似瘧頃世間風邪大行至湯肆待詔肆殆癈其
業恐是也公元氣削弱故易感觸須用人参黄芪諸
藥強體也乃服春山終夕大熱不眠自以瘧復發矣

然熱而無寒意差安春山去曰某明日復来　櫻井
三郎豊太郎来不値　夜廉平使僕伊吉来看病
四日
服部子来外廉平見之　使龍太郎之玄朴氏乞藥
使孫吉之信道氏乞藥　病如昨　田内主税吉澤
玄龍来　春山来侍病
五日
信道来診因服其藥　黄昏筋違門外火
六日

三樹三郎来　春山来診　研藏来診　古賀博士
使人来招以疾辞　夜廣平来
七日
田内主税贈枕及飣先是主税見余枕木而稱項痛
自製袱枕包蕎麦葉贈之誠厚足感
八日
使龍太郎之古賀氏謝　春山来診　廣平来看病
龍太郎病　諒之進晋三郎東至　南陵兄米藏
十一月十七日東至　我寄大人室氏東　信遣使

廣藏来診
九日
龍太郎疾病招横山東元診之　前田晴齊藤堂凌
雲来訪　廣平龍右衛門来　伊吉来看病
十日
秀平来飯之　福彌来
十一日
病愈春山力也今年屢愈屢病皆因攝養失宜嗌臍
無及今而後康餞勿自忘　櫻井三郎来不値　雄

之進来　春山使人来問疾　作寄悪聞覧了敬謹
辰見勝太郎東　外書晋三郎名
十二日
辰下牌出孫吉従訪修理遂訪塩田濱名誤書順庵吉野
定五郎皆不在訪大竹蔣塘厲買宅事渡新大橋訪
雄之進宿焉使孫吉帰看龍太郎病　先是樊豊太
郎約訪川田八之助今日遣孫吉辞之以移居多務
十三日
訪誠軒飯焉午後携文敬出東北行過雑肆買鞋携

至吉澤氏烹之樊主人圖棋宿焉
十四日
樊秀平出訪修理秀平去余與修理出渡甲渡訪藤
堂於靈巖洲邸之出賽深川八幡祠遂過吉祥院僧
功徳多聞谿谷僧仁出接供温飩戌牌辞送修理至
其家修理供酒凌雲去余宿焉
十五日
孫吉来迎午前辞修理氏訪須茂帰府内邸　廣平
以龍太郎疾孫吉獨労毎夕遣伊吉宿我寓自十二日始

柳原火 十二日事　堀内忠龍來 十四日事

十六日

遣孫吉謝玄朴研藏樂贈金二兩三歩研藏來謝武
助偶至供二子壯蠣飯　廉平來曰今度官令傳旁
局五年以前所貸諸侯金棄捐其半賜之五年以後
所貸須全還昨日又令五年後所貸亦賜其半又令
諸侯及士庶人互相貸借者限本年今日以前不許
鳴諸官主客須誠實相交切勿逼迫呵責又勿巧詐
譎譲以苟得失義又令百工備賃主人或不能償者

不許訟之以上諸件徹邑關係不小欲急發脚夫報
令兄敢告乃我寄大人南溪棣園二兄東托焉　夜
至廉平氏孫吉走來告塩田淳菴至歸見之曰山川
氏欲得賣宅手附金十五兩（未受所買物而先附金曰手附）敢告余
對曰昨日既附門生秀平金十兩以趣君許蓋有故
未趣也今夕趣必矣某明日携五金奉訪　凝右衛
門來

十七日

白川用人關四郎兵衛者携須藤洞然十一月九日
東來訪　先是雄之進謂余曰吾長崎之役將以臘
月二十日上途十七日開留別宴以招親故請君導
藤田吉雄諸君臨焉未牌要廉平將出或呼曰小石
川火廉平曰君火烈不得出也登觀火臺視之既熾
乃同出過修理氏主人曰明日立春也土俗今夕炊
豆飯且留喫之余介廉平見主人主人曰始見不得
不與飲余曰雄之進恐倦待矣乃走孫吉之塩田氏
附金五兩遂報雄之進以我輩將至黄昏携修理出
過濱涯見前人蟻集問其故路人曰今曉男女情死

女先而男繼也至新大橋過孫吉曰吉澤君既久佇
待客至至吉澤氏望田隆齊吉澤玄龍先在座而飲
少焉信道至亥上牌宴散信道曰先生宿我家從之
出門月色蒼畫徹風不起頗似春宵至信道氏談至
寅牌

十八日

今日立春寄暖可人　平明起屬主人買淺草川苔
合諸數日來所作東以贈浪華諸子每人一封（春波備爲）
（蟲年良珍説薩澤彦賢乃九山信之助　翠江大新晋三郎譲之進数譴甚聞）又絕封之猾

書晋三郎名主人佚酒良菴（主人門生）同席午後主人有
疾不晤而去其室使文敬（改名廣藏）送過吉澤氏托寄晋
三郎及和田新三郎本田鉄八郎中尾半兵衛諸東
且屬買書主人方蒼黄束裝乃出過濱街訪塩田淳
菴淳菴出昨日所附山川氏十五金券所余至修理
氏不在日既設余腰痛謂其室曰某病雖夫子不在
借書齋休焉何如其室曰諾乃使文敬去玄菴爲余
按腰良久主人歸見宿焉

十九日

昨夜閣台駕明晨過両國禁街来往故是起已牌歸
邸主人使其門人関口貞齊送　廣平来　孫吉曰
昨日吉野定五郎長官（世日小普請支配）大國兵庫君使人
来問府内留守中島清記曰貴藩有廣瀬謙吉者乎
曰有謙吉欲借我屬吉野某地有諸曰有既而清記
使瀧右衛門来報有此問答於某矣先是貞五郎謂
余曰大岡氏使人問君名籍於貴邸即借地事了也
速報我故東定五郎告之　廣平遣伻於吉澤氏因
東秀平招之　使孫吉之研藏氏約明日訪堀内忠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一七

龍

二十日

已牌将送雄之進携孫吉至吉雄氏主人曰向吉澤
子曰上途在午前猶早（且）緩話余不心安走孫吉視其
行色追曰今朝已發矣乃與主人謀遣孫吉及玄菴
追雄之進於品川而謝不及之状午後携修理出将
訪堀内忠龍過京橋西南風大起黄埃如雲殆不能
進至芝口（街名）修理訪秋本長左衛門者外余見之主
人佚酒醉甚至上杉侯邸問堀内氏何在曰在西北
隅邸極廣長之（行）丁許入忠龍家研藏先来待焉主人
佚酒且識上杉氏學政既而揮毫題詩日没同研藏
辭至常盤橋門外北風劈面借邏所着行縢疾走研
藏别於江戸橋余送修理宿其家　孫吉玄菴歸曰
比雄之進将出品川及焉　亥牌浅草大

二十一日

使孫吉訪秀平遂歸府内邸看龍太郎病　携玄菴
訪塩田淳菴遂觀山川氏宅而出孫吉来玄菴去與
孫吉訪秀平及雄之進義母又訪福次郎不在訪福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一八

彌主人供飯福次郎亦来見午後辞出南風大起過
扇橋南行至坪井氏主人不在其室曰杣夫将夜帰
請緩座余疾発発熱頭痛乃借其書齋而臥服文散𡃤夜
深主人帰見　使孫吉帰府内邸

二十二日

巳牌孫吉来迎秀平送訪淳庵買宅事就先是山川氏
既取手附金而悔欲破約責直余与淳庵持不可告
諸定五郎定五郎亦怒其欺妄詰之山川氏窮困淳
庵諭至是約以二十四日附宅於我詰修理不在乞

飯而出帰府内邸　飯秀平畢即去　龍太郎病如
舊

二十三日

携孫吉出至学問所訪齊藤順次三樹三郎曰羽倉
君謹釋乃要三樹三郎出訪川添畐之丞於古賀博
士氏遂至羽倉氏門前門鎖如舊知謹未釋乃訪玄
朴主人方椅糕留食出至濱街訪淳庵不在訪修理
主人供酒肴焉孫吉三樹三郎去　亥牌街人忽呼
曰火須臾又呼曰火如是数次終夕不眠

二十四日

昧爽修理曰昨夜火七所江戸雖號多火一夕七火
亦稀　携修理至山川氏山川氏書宅券而附余秀
平携福次郎来與山川氏以金七十九両初約曰八
十両山川氏中變約取器具数品故減一両云贈地
主吉野定五郎以金十両余買宅不買地地猶属吉
野氏十両即明年三百六十日地資也　修理使淳
庵来助諸務祐吉文敬亦来助信道使僕七蔵来視
雑事　山川氏常蓄贅七八人及余入贅未出来往

雜遝両家器具混乱座中不可分識嘩甚山川捜技
在京師其子寄畸某来賣宅與家贅大詐益山川氏
居家贅豫收其宅資及販宅於余不告之至是家贅
始悟呼曰欺人如是豈非盗乎不肯出去余既入其
諍方酣家贅謝余曰此事不関新主人然贅不得逆
出請恕余曰吾突如来宜矣公等逆感且数日淹留
暫悦與山川氏論益息日没始出去曰新主人他日
復相見孫吉等皆絶倒余曰何故曰彼無目而日相
見不亦缺漏乎　淳庵来視諸務且送飯賀新居

新居門前有一條溝横南北廣可四丈因潮盈涸西岸曰竈涯東岸曰久松涯両涯通以數橋門北數步有小河橋橋西南佔所居地隸坊正橋東多諸侯及旗下士邸第吉野氏地在東北有牧野侯邸（侯號遠江守）南有旗下某君第余與淳菴中分其地余居南淳菴居北而地主居東地皆百坪（方六尺曰一坪）余宅西南隅有一舍廣可設席九疊（竪六尺横三尺曰疊）中央即門也西北隅有厠門内有磚一道連式臺式臺横九尺縱六尺南玄關廣六疊玄關南有一室號曰第一室廣八疊玄閣東有庖縱四疊横二疊閣席與板床相半第二室東有第三室廣十二疊其東有第四室廣六疊玄關面西二室面西又面南三室面南四室面南又面東玄閣及二室上有樓廣如其下庖東有倉横九尺縱一丈二尺倉有樓倉東有房婦女所居廣六疊房北有浴室横一丈六尺縱半焉房面南又面東浴室面北房前有庭縱二丈四尺横一丈二尺庭南有書齋廣八疊面東西北三方齋東隅附小室廣三疊面南其東隅以墻墻外即吉野氏也二三四室南有庭縱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一

一丈二尺横四丈八尺凡戸牖皆面東南敞甚余從來所居未有如此廣且明也　余以未官允不得吾居（凡借旗下士地未得官允不許入焉）之修理氏宿秀平玄菴守新居夜與修理步巡街中買器具

二十五日

先是信道謂余曰以豚兒疾痊將觴諸醫期在二十五日請臨平明與玄菴之日本橋側買鮫鱇贈諸坪井氏　遣秀平孫吉於府内邸以収家具將移諸新居　暮研藏與（至）之赴坪井氏主人設盛饌玄朴戸塚靜海林洞海田上新臺等前後至戌牌客散余宿

二十六日

午前（白）坪井氏至新居信道子安貞門人黒川良安文敬送至助我遷婦　午後與文敬出至柳原稲生涯雇車而之府内邸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與南陵兄至邸而後二百三十餘日至是始買宅他移非無并州之想也之藤田氏平井氏小林氏橋本氏岡本氏山内氏中島氏瀧山氏告別申下牌車夫至請邸監閲北門入車積家具焉廉平昇兵衛使二僕荷擔運雜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二

瑣器物黄昏至新居　夜廉平昇兵衛来訪　龍信
修理来歓之　始寤宿新居　龍太郎病未愈要之
同移
二十七日
吉野定五郎来曰君借地件今朝始得官允自今居
住唯意　信道来贈梳　龍信来　淳菴来贈糕
福彌卿子某来贈金五百疋　龍右衛門豊太郎来
夜之修理氏　夜半西北風大起窓外人呼曰火起
而視之焔威甚烈然煙南靡謂我家在北不足慮也

乃寝終夜震爆有聲
二十八日
昧爽火勢猛烈紅煙溺渤日色黄無光或云八丁濠
築地既燬　作斎大人南陵兄藤田平次兵衛晋三
郎来遣秀平於府内邸托諸廉平　修理来　定五
郎来　未聞要龍太郎之修理氏登屋脊危棚以望
火處風力始熄煙氣稍微龍太郎要余往観渡江戸
橋右折至鍛冶橋外濠左高家既燬熱尾載路正南
黒煙繁興和其方燬入門観津山邸聞火自此邸出

而唯公宮燬其他諸士居皆完邸東長堤種松外有
大濠而火延濠外西風迅烈可知也南行過奉行廳
前鳶者（俗謂業滅火者曰鳶又曰仕事師）数千群立堤下或把鳶嘴
（棒端捧巨梃者）或卑長梯喧噪麋沸西折出日比谷門至佐
賀侯邸前東折沿路器具山積殆不得過至山下門
門少燬出門将赴本街烟氣昧日滂洒横流鼓氣直
進数十歩炎風吹面熱埃點足余顧龍太郎曰苦々
卻走入門官騎二隊亦将出門皆為煙所遏一時来
往人混如乱絲不可理監門厲聲叱曰疾行勿遅滞

家益惶惑不知所為余輩幸而得進返佐賀邸前南
折行数丁出幸橋門濠右一倉方焚紅煙横迸七八
丁或曰朱丹砂燬也佇立觀之忽有一隊士人率鳶
者南来又有一隊北来相遇橋南南士與北鳶肩摩
士鞭之鳶七八人将執士士十餘人争進鞭之鳶大
呼曰汝何人敢不畏官乎士皆歛手北士十七八人
進鞭南士於是南北分曹各奮鳶嘴稜刀相闘者百
餘人傷夷陸續余謂龍太郎曰吾生昇平始見戦場
龍太郎大怖股栗携余袖曰危哉危哉性命恐難保

盡北邊余望北方又有一隊士人僞者將出門而來
乃曰進退俱難不若避諸路隅也飛登積炭上橋左右皆
焼家器物炭推而墜轉入闘間狼狽失措觸闔復登忽有
傍人數輩講和南北休闘別去南隊似少屈而有餘
退及橋與後來北隊遇歡見僞亦各攀僞觜闘不畏
初又有講和者休去余乃東行二三丁人益雜擾器
物益狼藉無容趾地推排良久至新橋北折是地今
朝既燬煙氣全絶灰土猶熱街路廣豁不復見器物
經銀坐尾張竹川全六諸街亦皆無孑遺至京橋唯

餘趾焼及水際濕煙簇起東折行二三丁又有一橋
亦既燬更東行北折渡一橋入材木街行二三丁火
止焉蓋火自津山邸出東延至八重濠南轉及築地
又西轉及山下門南北十二三丁東西十五六丁東
南隅三十餘丁坊數百戸數萬矣有方滅火處有既
理灰處有設抜籬劃其宅蹟處有搆屋開店如平日
處夫田舍則火後不理灰數日如此等状非親睹者
難認之或不信也申下牌帰家

二十九日

使秀平之信道氏贈金二百疋紙一束之福次郎氏
贈金百疋　贈淳菴西筆墨及紙一束贈定五郎酒
二升淳菴來謝　林洞海來贈陶器　夜與秀平詣
修理帰路過麪店　與秀平龍太郎預具元日膳成
下牌就寢

天保十五年甲辰日間瑣事録

元日

余年三十八與門人古谷秀平時任龍太郎西島孫

吉在江戸濱街久松坊新居余生平僦居客職如買宅室谷原氏

児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　卯上牌與三生薦屠蘇

食糕而着新衣及上下禮服名拜諸神及故國　作元

日詩生年三十八始過大都春幕柳營門遂捧松庚筆均備無諸務擅聊得一心醇家番應安健望

江拜祷類　辰上牌吉雄修理亮來賀與之出龍太郎從

賀吉野定五郎塩田淳菴而至修理家修理供酒出

西行二丁南折過小網街來舟濠甲渡過野田布一

於其門外引入室曰寡君名某將往君且飲需傳其

妻觴余而出余飲畢五弓豐太郎至與之出豐太郎

曰先生今日過川田氏某請從余曰善哉賀戸塚清

海其客在一氏南寄西行過中橋入鍛冶門訪川田八之助

於祭酒林公邸内相見余曰某客年至此地當首謁

祭酒公及弍部君而羅疾未遂初志君願為我謝八

之助曰諸出入馬場先門往々過諸侯自朝謁歸齒

簿嚴肅從者亦着衣冠轎馬雜遝來往混亂東行二

丁南折過若年寄即小閣老署前路右多郎第左則列松

在堤上堤外即濠也行六七丁出櫻田門入大村邸

賀稲田鵬之丞阜人大村德之進皆不在出西南行

過赤坂門側及紀尾井地名紀公尾公井伊侯邸在焉入竹尾氏賀

服部權大不在見其妻出過四谷門沿濠東行入塩

谷氏賀村田順藏出至午籠門外投看店午食出豐

太郎則去賀佐藤古賀兩博士見川添邑之丞於古

賀氏塾出過昌平橋入府内邸賀小林孫太郎平井

十兵衛中島唯右衛門清認閣李秀兵衛竹内幸平

藤田廉平渡邊右衛門山田武助山内玄民上原

莊右衛門諸家而至侯所侯引見賜餅日暮復入廉

平氏主人供飯脫上下着行縢過柳原南折歸周回

四里　客臘相良文敬薦學僕僕而學書之謂學僕吉澤雄之

進薦炊爨皆約以二十日至逢約新居倥偬薪水乏

役強留龍秀二生任焉又謀諸廉平廉平昨夜使府

内邸僕條藏來失道不至今午始至　夜黠鼠入書

篋咬新製障子起龍太郎撲殺之　今日快晴暖如

三月之初日沒天陰　五弓豐太郎來賀

二日
早起爲秀平等作書數紙　田川喜之作（客年識於吉澤氏）
林洞海大竹蔣塘小國剛之亟來賀　修理相招佚
朝食　吉澤氏炊煜志解來　夜修理來
三日
之修理氏輿之出賀梁川星巖又賀伴東玄朴不在
見青木研藏研藏曰玄朴將之肥前上程期在五日
余曰客臘先生（謂玄朴）約贅拙荊至其縮謂先生忽忙
恐不能如約也請吾子審問之而報我研藏曰諾出

賀護願寺龍信主人佚酒飯黃昏辭過倉前路於兩
國橋西畔欲訪林洞海暗中失路不果酉下䏶歸修
理送至　今朝講論語　相良丈敬齊藤順次田上
新雲來賀　福島屋彌平來　鈴木春山來留之宿
淳庵（塩田淳庵此後除姓）來
四日
與春山出賀坪井誠軒（信道別號）主人設酒曰玄朴明日
上程請與先生衆舟送諸品川矣余曰諾出過扇橋
賀福次郎福彌皆不在歸路投有店飯賀吉澤氏母
及玄龍（時遇災吉澤氏）寓田川喜之作未䏶歸春山去遣
孫吉於研藏瀧右衛門二家許　前田晴齋持田隆
齋來賀　吉野定五郎贈肴　龍太郎歸邸（客年隨余東遊）
（同居二百四十餘日）余藏頑鈍無比東瀧右衛門告之瀧右
衛門佚僕林助來傘藏去　龍信來贈金二百匹與
之出訪修理主人設酒戊下䏶歸
五日
昨日余欲取客臘金八托府內邸寄南陵兄東屬諸
玄朴東廉瀧二子請返之二子返金三所托東先是

余略二子屢問金三東既發乎否二子答曰既發元
日余又謂廉平曰彼東能人日前達浪華乎答曰金
四發之矣中間不過九日我保其必人日前達浪華
也而忽返之余疑團不渙昧爽遣秀平詰之且取金
八東二子答曰四金八未嘗發俘也實將以明日（新正
六日）發俘金八貴東既送官署封之我保其先玄朴至
日田讀莫疑余謂秀平曰二子非有大利害而數兮
如是欲以理國事不亦難乎　昨夜暴暖而雨昧爽
遣孫吉於誠軒氏問雨如是猶能舟行至品川乎答

曰微雨也不妨舟行然時既晏某不能俟先生請別買一舟乃遣林助於柳橋買舟辰牌舟至舍西渠中携孫吉乗焉雨晴日出出渠入隅田川沿流過永代橋下経佃洲右觀藝尾二侯墅及濵殿長堤如帶列松薺假山坦迤小渠縈回亭子畧約交互成趣海中往往立杙書曰殿前禁漁繖左顧滄海浩渺曖煙四浮遠山近㠊露〻如睡微風不動曖日在波使人心曠熙氣暢已下牌至品川距岸猶年丁而舟膠不進舟子負余及孫吉傳岸岸有梯登之入街南行至驛亭問伊東玄朴至焉乎答曰去既久乃疾走七八丁逢誠斎僕曰我主送伊東公未返問在幾丁外乎曰可五六丁乃益疾走二十餘丁不及余汗流氣喘不能歩使孫吉齎昨日所載諸東大人南陵凡岳翁平次兵衛晋三郎小竹梅之追等追之余投者店俟之良久孫吉返曰及於二十丁外矣午食而出至向出舟處潮落舟在数丁外初舟子曰公歴則宜假小刀追舟欲雇小刀問諸賣茶店皆曰無店側有一翁曰與我百五十銭辨之許之翁下梯牽一刀至孫吉将赴檜達別去余坐刀中刀下

深泥没踵而無水翁立泥中操刀尾推之而行初頗艱辛稍而膠不動翁左支右吾不能行之余倦甚翁歎曰某年過七十固知我筋力衰然貪延於百五十銭為此不量力之攀羞矣哉見汐際一少年立呼之少年至翁曰汝救我少年同謀翁去少年推刀頗速入舟舟子恨曰何是揚帆余臥睡比覺至靈巖洲中上牌至渠口潮落不得入焉乃出舟帰　川添甚之丞頼三樹三郎率聖堂生高澤仙之助藤井昌一郎阪谷素三郎来賀不値　菊池孫助浅琴俗稱　釋東景恩塚敬甫客職東　夜修理淳菴来

六日

過待詔肆　修理携者家至議明日宴客事　修理父堀内忠譲来賀　候荅浅琴東於新泉坊河内屋

平明大霧四塞咫尺不分物色客冬唯一雪而不雨殆七八十日除元以来奇暖日加人皆恐有天變

吉澤玄譲来賀　午後修理来欲要余遊亀井戸菅桐及梅荘余辭途遠曰不過二十丁乃従之出玄龍同行二丁別去渡両国橋過喜向院側直東行十

丁許左右多侯邸又旗下士所居北折行四五丁出
於割下水街名江戸地街衢斜曲無一條違者而至此
所謂經緯甚正能見數十丁外然人家稍疎東折渡
一橋北折右有侯第左多烏桕行二丁東折行一丁又
北折人家益疎行五六丁入街中行人肩摩東行七
八丁渡一橋更東行三四丁北折行一丁有石華表
揭書東宰府三字入一門右有小祠銅瓦色頹小池
繚繞曲梁架焉過者皆攀欄而度池外迴以藤棚池
内種杜及梅池心紅鯉錦魚活潑揚波右有小祠湊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三三

紅色梅花一樹始開又有曲梁過之亦右有小祠又
有曲梁凡三橋中者差平入樓門右有古梅一株名
曰飛梅祠不甚大而清潔可觀上殿拜而出東行數
十步有一祠書御嶽山三字穿祠境東出雜樹蔚然
左有一寺過其前行二三丁小逕屈曲不復辨東西
矮松修竹往々散列葱圍蓊睦中皆種樹者所居修
理蒼黃曰梅莊當在此際而不見何也得西追一丁
許呼曰得矣北行二丁許入一人家所謂梅莊也初
入門古梅數株雜竹柏間行數步雜樹成陰其下多

碑碣刻今時聞人文詩然乎々無足觀者行數十步
有假亭其前後梅花盛開淺紅太素掩冉相映花下
設榻數十遊人恙踞焉喫茶花杪往々繫詩歌風吹
翩翩執而視之皆至拙不成語余謂修理曰某嘗觀
月瀬伐水岡本梅花如此地不足當其萬一而都人
士嘖々賞之井蛙不啻也此與浪華梅莊伯仲然彼
醉客雜遝不堪殺風景此諸客肅整不敢高聲語言
風趣差勝修理曰今未全開故靜而已既全開則雜
客衆多十倍浪華矣出莊取故路至來時迷途處南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三四

有一剎門署御成門三字蓋文恭大君所嘗過也入
焉出南門顧視即向所見之路左寺也南行過村家
間數丁西折出於來時所經街中投有店命酒食鯉
羹出日將沒渡橋南行取生路修竹成籬皆諸侯別
業也西折出於田間行數丁入街中短籬蕭索官徒
士所居行七八丁至渠上左方侯第比列右則桕林
行十餘丁西折渡橋入街行十二丁出於兩國橋南
畔凡周迴百餘丁憊甚修理初言欺我也黃昏歸
客具徒三郎携藤田平次兵衛客職東來賀

七日

曉来大風撤屋寒如嚴冬　修理招供七菜羹喫浴湯肆　修理龍信来佐寫客諸務　申牌誠斎淳菴修理龍信研藏蒋塘林洞海春山志水八郎兵衛客年有力於買宅事者前後来會觴之誠斎以疾先去春山大醉戌下牌諸客去春山眠至丑牌忽起走出使婢門其故謝曰就醉失禮懇悔切心不可復止也留之不可遂去福彌次郎吉吉野定五郎招之不至送定五郎膳藤堂凌雲亥牌至謝曰某今日醉於他宴故後以

秀平有勞買宅亦喫客位　丑牌雪比明既消

八日

修理来供午食　淳菴来和其所贈詩平生素願一朝伸卜築求隣得好隣男慣互通難兒主詩經相正後呈人書聲隔壁共残夜杏紗出籬分半春荷佛西来期已近笑新尊眷往運觀淳菴居北隣每日来往故以下不必記　浴湯肆

九日

時奨過待詔肆及湯肆比帰閭門閑衛人曰大君遊大川筋大川謂隅田川筋備邊也故禁行人乃之修理氏食焉辰上牌帰門既閑　瀧右衛門櫻井三郎来賀　移几

案書齋東隅室　午後修理来喫之出至靈巖島賀凌雲醫平井偶来因見焉出過永代橋賽深川廣仁祠祠間有酒樓跡假山結構太巧修理曰聞此假山殆費三千金矣客年儉令下故毀樓云假山之南梅花數樹方開逵祠西北隅隔垣見假山峥嶸戴石修理曰此所謂永代寺冨山也仙臺侯造此贈寺云至吉祥院僧功徳院見喫余圍棋供酒飯日没寒風栗烈僧曰今夕請宿乃使修理僕帰家秀平告留宿狀寺客宗二見夜半城西火

十日

平明喫修理帰　秀平曰昨日大槻俊齋来賀林洞海来謝小國剛之丞華佛者小濱朴助遠藤勝助来
聞修理父之麻布戴寄復藤洞然東表書閑四郎兵衛名托焉　昨日櫻井三郎曰其所善石河疇之丞者将論甲府賣其家具君無意買之乎余曰素所願也三郎曰某見疇之丞語君意君明日訪彼氏午前招修理喫訪石河氏家在隣地主人年可四十七八謂余曰數日前既販家具於骨董鋪矣若知君新居求器

物我将止販之而贈君我得譴遠論将就論所求器物我豫想使地人利我新至故責其直我何以堪乎君之今日即我後日也所謂易地皆然者我敢貪哉〻直乎余買几及煙盒茶筐櫃四物而出既帰家嘉疇之允禮譲有君子風走僕餞半紙一束唐墨一

河本幸民誠軒姪也携其姪文次入門入塾余至江戸後執束修者文次為首　傳師七来遣井覓七其名也誠軒所識

小林孫八郎来賀　前田晴斎来　龍太郎来

十一日

始議世説　修理豊太郎来　稲田鴨之丞以其父命贈鱵子一篋　作荅東景東又作荅真野順東外濠

寄小竹東外書河内屋茂兵衛名使秀平送之脚夫屋

十二日

昨夜石河疇之丞東曰君欲買我器物請詰朝臨昧爽赴焉其妻白見拙夫昨朝既赴甲府屬妾曰善謝廣瀬君贈余晴川院畫一幅又使其族永田某見日午後骨董師来定器物價請君復勞玉趾乃直之修理氏約借其僕将取石河氏家具故朝食焉過待詔師帰路訪淳菴　中島清記来賀話次石河氏使人来曰連臨乃告客以其故携孫吉文次林助修理氏僕之石河氏其妻不在永田某見賣雜器數十品命諸子擔之往復數次畢帰家則清記既去　修理父子来　傭七来埋庭中瘞池孫吉文次助之　秀平去入坪井氏在余家

二十日

夜孫吉訪秀平因栗誠軒

十三日

我寄稲田又左衛門江頭官大夫朝長周平中尾平安衛福田波多中村三子東達林助大村郎托諸稲

田鴨之允遂之服部氏問郷信来不　櫻井三郎率三木熹三郎来曰今日欲觀隅田川梅莊何如余曰善共出渡両國橋午食肴店三郎曰某且訪所識君請待我朝川氏乃與熹三郎之善菴許見其夫妻及子主人将供食余曰既其妻不可具膳初出家余既飯至肴店為三郎一嘗著至是勢不得辞復食飽甚村尾良次十五年前識於日田来訪主人因相見木下逸雲子源太郎者亦見三郎至出北行數丁買一舠棄焉至三匝祠北出舟登堤行大七丁右折行二丁許入梅

莊見川田八之助一揖別莊比亀井戸地澂樹多頗
勝焉緑萼紅藥種々競奇繞莊一次出帰至牛女祠
側三郎曰且一酌東折行一丁投一店其庭廣豁有
假亭數十入東隅亭命酒食既而出將買舟子貪直
乃止歩堤上風埃如雲眯口塞鼻過牧野唯助渡東
橋訪龍信不在初與三郎謀將唁羽倉公故遲回待
日暮過下谷三郎過所識家余與壽三郎先行買菓
子三郎及焉入羽倉氏見公公坐居既經百日余謂
必憔悴而康健勝常日曰吾無事日讀通鑑間有所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三九

見輒筆記既成二冊示之三郎壽三郎去公留余話
至子牌侯僕送　子下牌牛籠火　佐藤博士門人
中島衡平加峰西子長藤井呂三郎来不值　儒師七率
匠来謀書塾經營　夜大風

十四日

七金一兩三歩遺孫吉名秀平至誅之秀平曰十日
前某亦七金一歩二朱心竊怪之今而疑念釋甚夫
已氏所倫夫已氏余所覩甚固知其類劉义然謂其
人既飽觀苦必改舊悪入善道也故坦懷待之毫不
疑猜而猶仍舊不悛哉知其後来瞰睃实慢藏啓其
心余過也何尤夫已氏　儒師七復與匠来　修理
来　佐野憘洋来　終日寒風冬至後七十日而寒於臘此地氣候莫測
竹田冨藏俠人来因贈羽公鱲子臘

十五日

過待詔肆及暘肆　中島衡平来　儒七率匠八九
人来営書塾土木支撑满庭塵埃飛颺室中　稲垣
播州臣小濱朴助者率其子小太郎門人島村雄藏
紫田榮藏松井元萬神谷五百橘及洲國剛之光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四〇

曰某三十年前詔家先生曰田矣近讀折衷深感其
切事情實百年来絶無之書也是君所著乎余答曰
否即家翁著也朴助年可五十七八白鬚髮々言止
老態令欲留之話修理率功德院澁谷宗仁来先是
與宗仁等約今日訪小畑詩山者乃辞朴助而出渡
両國橋北行未至東橋數十歩東折行一丁入酒巷
詩山家在焉詩山年五十業醫善詩爽快善談大悦
曰吾耳君名久矣何年少也侠灑有盛饌有娟奉見
酉下牌辭出買舟泛焉淡月朦朧風収波平漁火近

逮泪舟斷續絶不見畫閒騷擾之景使人自生江湖之想至両國南畔與修理出舟別功德宗仁（二子在舟）訪將塘先是蒋塘曰十六日會客請臨今朝余送酒辞不能往比至宴散唯晴齋等數人在焉大橋順藏鈴本松嵐者見余喫茶而去戌下牌歸　作寄細木邑五兵衛来

十六日

備七等来如昨　淳庵研藏凌雲来供菖変　晴齋来　遣孫吉於福禰氏取金八両　與研藏訪誠軒

不在貝室見供酒日暮研藏去来時見遊人數萬充塞街中問貝政曰賽閻魔祠也夜携文啟至正覺橋南折行一丁至閻魔堂前士女雜遝月中塵起不入祠而返誠軒氏主人既帰話至戌牌辞出見西北紅焔焦天路人曰本郷火墨焼數百家矣　齋藤順次春山来不値

十七日

備七等来作浴室　遣孫吉於土佐邸托寄三宅大藏東　昨日余謂研藏曰明日相訪午後携林作訪晴齋於両國橋南米澤第三街晴齋曰高久隆吉近藤舟助者欲謁先生請緩坐余告将訪研藏之状主人曰蓋東名之乃裁東遣林作焉二子来謁隆古畫人露崖子也出仕女與侍児携書畫卷數幅出遊圖請即席賛之余把筆直書曰残日烘窓春夢断鳥鬟鬆墮不勝懨欲看畫卷竟慵看携與侍児尋女伴二子去與主人圍棋日将没林作不逌乃與主人出赴研藏氏研藏曰某頭痛不得應命故謝妻伴矣又與研藏圍棋約輸者供酒者研藏輸将赴者店玄朴妻

見供酒飯乃止酉下牌辞出途與晴齋別訪羽倉公論公所著通鑑批公大悦鷄戦丑牌辞雨下借雨具而帰　廉平記信廣瀬元恭来皆不値　發寄甚五兵衛柬

十八日

匠来如昨　齋藤順次来請屬其所識弓削田氏子供飯與浴湯肆　余将招十兵衛柬廉平告之答曰明日午後奉訪　關四郎兵衛来　修理父子淳庵来

十九日

匠去葺屋師事　木牌十兵衛廉平来曰我舟在紀
邸前乃與出乗焉過永代橋下迤東轉過蛤川至有
店平清氏後門呼曰ニ女出迎引入室隣室雜客數十
喧甚店人皆醉久不出酒肴余叱之始出飯余復叱
曰何無酒也店婢謝過徵飯器而不出酒屢叱之家
婢交出謝皆大醉不省人事余輩無如之何日將晩
酒肴始出塵而直詰之惶惑不答促上牌上舟歸至
靈岸（余家西岸）口出舟別二子路暗不分東西問路人而
至家　修理来　竹田冨藏東至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　四三

二十日
書塾及房經營訖命孫吉文次糊障紙　春山来曰
君隣坊加藤善菴者欲請君使某介明日請臨　風
邪服修理藥（五九六）　淳菴来贈糕　修理来
二十一日
晨過待詔肆比歸大君遊龜有（地名）閭門閉乃入湯肆
出門既闢　中西耕石高妻謙之進志田敬助參冬
來至　午後春山来将導余之加藤氏余曰足昨日
報善庵以僕將詣之状乎曰否余曰醫人多務非豫

報恐不在家見誡先往春山去迨曰果不在詣次巖
名昌山者来亦將之加藤氏也（蓋與春山有夙約）昌山年四
十餘善詩介春山請結交良久善庵使人来曰既自
病家歸乃與春山昌山往善庵年五十五六容貌魁
梧言談如流少學大田錦城著柳橋詩話詩文呼醫
林佚酒使醫人安朴（恭忠）其見安朴善隸書善庵曰先
生新至寡宜開詩社飲酬日没主客皆健飲余稱
不能飲戌下牌欲辭主人不許偶誠軒来至曰明日
荻府吏人早至請昧爽臨乃告其故而已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　四四

二十二日
昨夜微雨今日快晴晨與文次至誠軒氏辰牌客来
至與誠軒門人京北門外魚暄某曰公觀冬木（坊名）天
女祠乎余曰未某請導從之西行半丁南折入陋巷
東轉入人家門中某曰是豪商冬木氏宅也本坊名
以其姓其為故家可知聞淀屋辰五郎籍没其貨物
官賣悉入是家庭有大池水鳥浮沈取池東徑南行
半丁許有天女祠老木蔚然踞砌南望蓊叢昂低状
如岡阜往ゝ見陂地某曰皆冬木氏地而借人矣取

祠後徑西行二丁許巨木豐草頗有山趣不圖江戸
中央有此勝境矣徑窮又有稲生祠取池西路北行
外邊又有大池沈冢杖焉両池之間劃以美箭長数
大一周出於内庭梅花数株一女弾琴窓中余謂某
曰塵海中亦有清受如是清福者乎可羨返誠斬氏
已牌客至誠軒引余見焉村田四郎左衛門參謀粟屋
隼人留守居山田又助右筆右能寛洞菴侍醫皆進藤通姓
名四郎左衛門年六十左右方任荻國務以才幹名
坐定首問治國之要余曰物有本末問何以為本答

曰在格君心之非問答凡數千百言余所言不外誠
意正心四字又説時中四郎左衛門悦主人供酒飯
有盛饌日沒客去余獨留至酉半上牌主人妻孺文次叔母
見林作来迎乃帰野田希一方来相俟曰明日臨余
謝曰明日與人約赴鰻鱺店請卜他日　修理淳菴
来不値

正月二十三日

吉野定五郎（以下省姓）来請書借地券　田上耕雲来請

聴講　田川喜之作来請聴講　晴齋修理淳菴来

服修理薬（三貼）　先是與十兵衛約今日過鰻鱺店

午後携林作至室街浮世巷大金店　十兵衛来至走

林作迎之歩馬　十兵衛携康平壽平昇兵衛至　十兵

衛供余以報十九日遊既而送十兵衛至其家話久

之出一酉徒見曰大阪所送公器物至乃往撿之過

康平氏議借地券事（請十兵衛為證人）　遂晤羽倉公話至子

牌公有竊屬余曰其報知已在今日敢不盡力　龍

信来不値　備七作籬成至足經營畢

二十四日

定五郎来聴講　遣孫吉於福彌氏取金五両　誠

軒来曰今日會友請臨公若怯雨（時天不雨）　曇帰途以舟

相送　未牌研藏大澤良菴石動大八修理耕雲（田上）

（耕雲以下省姓）友玄朴門人數人来會將赴坪井氏皆曰天

曇而寒莫如乗舟也余與研藏關碁賭舟傍人分黨

屬焉既而余勝乃命舟乗於紀邸側至誠軒氏會者

五十餘人主人使余為客有盛饌余席上作書十餘

紙戌牌將帰主人命舟余辭主人曰言不可不践也

乃與研藏等乗舟至半途舟子曰潮落舟不入竈涯

（余所居）如何衆議所向余曰新大橋可也路平而近修

理曰永久橋可也路太近從之將上岸而下岸前有

略彴出舟登焉鮠硊太苦既上岸北折渡一橋東轉

又渡一橋修理耕雲別去行數丁始至来時入舟處

則遠倍新大橋衆始知為修理所賣（為其所路謀也）　研藏

等送至

二十五日

終日陰寒至夜雨雪　溪琴新年来至　誠軒来曰

荻執政益田刑部欲以二月朔相見敢告

二十六日

昨日欲為羽倉公訪松埼慊堂以雨故止昧爽蓐食

携孫吉林作出途中使林作先行報春山曰愚將訪

慊堂獨行倭路願同兄往出櫻田門微雨近三宅侯

邸林作齎傘出迎至春山氏而大降主人曰且坐余

曰我買轎而往兄須止諾次陰雲忽散旭輝滿窓春

呼曰幸哉乃與出而行至紀尾井使孫吉別行之服部氏問鄉信到否紀尾井地勢忽上右右人家一屋高一屋如鴈行然俗呼曰紀尾井坂坂上列松成行於下黄草連雛頗有山趣行數百步左右有柵（名喰違門而無門監）中央設小門出柵右右見濠地高距水可七八丈東南豁然一眺萬井至紀邸前西折行一丁許春山指路右一家曰是紀府儒臣遠藤勝助宅也先是勝助來訪不值欲謝之介春山入見勝助年五十餘軀幹雄偉類武人將設酒余辭以前路猶遠乃以徵

肴薦酒獻酬畢出天復陰而風傍紀邸西行路太廣南折地勢稍高前見青林一帶劃斷街衢春山曰彼林即紀邸後園其廣冠諸邸地勢下又上傍林脚入街左轉地名權太原紀邸畢馬人家蕭踈梅花往々出籬極似村落久住人馬忽擾之間至是氣暢適娛不覺路遠過青山等地益左轉右右多侯墅凡行二十餘丁出於田間右多阜隴左有杉林地勢高低時見種樹家中庭紅白梅花盛開行十餘丁出於熟路即去年赴羽澤過焉午前至慊堂氏塩谷量平兒曰

微師疾病恐不能相見入量平室休少焉量平傳慊堂意曰惠然遠路而不能見謝々余曰其有客識願一言即出量平告諸慊堂慊堂曰然則臥蓐而見恕無禮引入其臥室主人曰其容臘來病喝屢悶絶今日陰寒頗覺劇矣余就其耳傳羽倉公意且議之主人曰久不聞公消息竊憂之今聞確信心降所囑敬諾為我謝公曰人事天之所賦不狂深憂過慮也古人云何必嶺海萬里外而死人乎公思之言畢主人引春山乞診又引飯肥人安井忠平（十七八年前所識）塩

田稱州臣海野興助相見諸子辭出主人留余托送濱松侯所賜菓子於羽倉公曰侯向得譴而赦贈其以此是嘉例也祈公亦如是出黑雲彌天驚風欲吹人倒寒如嚴冬大霰飛集忠平同行六七丁別入麻布街問路人阿部能州中邸（侯邸有上中下三所）曰宜西行行一丁入邸門問關四郎兵衛居監門曰在西陽行二丁許至關氏不在將去主人偶歸遇門外大悦引入使其子見供糕余曰貴邸太廣始至者殆迷出處主人曰此固初所賜比慶安後所賜十倍焉中下牌出

邸内毎家種梅花充松修竹隠映成趣關氏北有夫
人宮廻此西行宮後梅最多大墟数十枯死道上
寒威方烈而蟲出益陰陽之變也北折行一丁又東
折往々見田圃士人家皆似農舎一周出来時所入
門東行渡新橋江左橋以新名名共数北在虎門東不知士女数萬充
塞街中不知何故問諸路人曰今日品川倡婦千八
百人名赴官廳倡皆乗轎舁者三千六百人而蔵倡
主人及隣伍坊正街卒従之凡数萬人因初以来無
此壮観也品川蔵倡過額二三年来蔵倡定額故収之云至小

櫻田門強風陣々飛沙如雨觸腥打喉忽發奇疼過
米澤邸前入訪堀内忠龍主人供酒日没借燈出春
山別去雨下脚帰家今日着木屐歩六里　田川嘉
之作永田藤之允来不値

二十七日

晨過待詔肆及湯肆街卒呼曰大君遊本所閣門閉
須臾開　訪誠軒誠二月朔趨荻邸事誠軒曰朔日
君先之堀内忠龍氏候我午食焉帰　堀内忠龍来
豊太郎春山修理淳菴来　黄昏十兵衛瀧右衛
門来送之行十四五丁別遂至羽倉公許告憮堂意
公喜謝且曰我女欲聴兄話怪請語乃語数事戌下
牌帰　今日奇寒容臘来所無行潦皆凍

二十八日

遺孫吉返修理全二歩　遣之次送借地券於定五
郎　訪加藤善庵不在　林洞海秀平来　夜淳菴
修理耕雲研蔵及淳菴門生数人来請講詩經許之
此後以四九日為期　龍信来

二十九日

過湯肆帰過塩田氏門主人自窓中呼曰請臨乃入
喫茶約午後散歩帰使伴報修理約同游　午後淳
菴修理来将出天陰踟躕不決既而雨乃止歩馬晴
修理曰今日天氣忽変寒暖屢更雖在家不能勤苦
不若出也乃出經永久永代二橋至應神祠側修理
先入吉祥院余與淳菴歩観祠後梅登假山頂降東
行観茶店之圃至吉祥院遊谷宗仁功徳院見余與
功徳園棋平宗仁供酒及鮓忽得一律郷愁旅務互相催数日襟
懐鬱不開何妨去傾借社酒任他坐看墓門梅林風乍孔天将晩浦樹全沈雨猶来余北舎南春水遍微

醒好上片舟回日暮辭出自永代寺西畔沿渠北折行二丁西折取土路行七八丁經田橋南折出於永代橋送修理至其家食馬帰　小國剛之丞来　誠軒来不値　大人室氏十二月十日柬及晋三郎平次兵衛孫助三柬自府内邸至　遣文次於春山許謀明日會

晦

過湯肆及待詔師　使林作之竹田富藏許迎羽倉外若書　始講大學　柬加藤善菴謀今日詩會善菴答曰冷淡無費為妙　午後淳菴春山善菴負白善子菴岩名昌山山田安朴八木其春山同落士人漁谷淡龍先後来會余供酒及蕎麥皆有贈余詩余亦賦五律江都豪一百萬我會獨蕭無鳥啄疑敵丘若數室作餞徵肴謀一酌高鶩狂謁賢和氣何氣鶴滿堂春燭煙京屋浅次郎大坂書林今為堀田侯臣前田晴齋偶来亦列席而先去　戌下牌客散　大坂人携晋三郎新年来至府内邸人来謀林作去留事

二月朔

喜之作来　過湯肆　戌下牌携林作訪堀内忠龍坐故為主人及其門生講大學未畢誠軒至導入荻邸右上杉邸對門邸中人家数百自成街衢訪村田四郎左衛門居在南陽不在其僕見曰請赴粟屋氏乃訪粟屋隼太居在北隅主人及山田又助皆着禮服出接余初唯着肩衣至是入別室亦着上下郎禮服諸吏七八輩見各通姓名不能悉記主人供午食有盛饌畢執政益田刑部其子某中老佐瀨長之助四郎左衛門及諸吏数十人見余講大學首章忽胸悸言澁不能如平生辯説

飽午食過大飢而往々發此症畢誠軒先去有宴刑部以下皆起席觴余余醉飽甚口渴而下主人使一士人以轎相送

川本幸民来不値

二日

林作帰府内邸使僕喜三郎来　誠軒柬問昨日状　淳菴来　誠軒来　村田四郎左衛門粟屋隼太各柬謝昨日労　修理来迎余夕食其家坐次暴雨傾盆雷比帰而止

三日

快晴而驚風發屋折樹文次等曰昨夜亥牌雹大於

梳者落屋脊上大聲如炮生来未見之奇也　余以疾早寢不
児婢僕皆曰奴輩昨夜怨怖不眠也　玙者来塗壁
未牌訪誠軒其室児曰拙夫方腹痛請緩坐余欲
辭其室曰今日當亡伯忌祭將設齋先生幸至願留
乃借易讀之良久主人見話次二僧至呪經畢齋出
客村田彦門者同席飯畢日既暮伊東安長　玄朴弟至
余同彦門歸　研藏至不逢

四日

水戸人祭祭龍一郎以塩田又之允来来見乞字

關四郎兵衛来飯之　龍信来　和泉屋善兵衛来
夜講詩經修理耕雲晴齋塩田氏乃定五郎来聽
終風火數所

五日

淀人荒井甲四郎来見曰本月望開家父七十壽宴
於敝邸請臨　平井十兵衛来曰某將以本月十日
上途赴府内　晴齋来圍棋　龍信淳菴修理来
玙為来謀塗倉　秀平来托送廷言於誠軒　將寓示荻邸諸
人

六日

修理父来　將訪田内主税途訪田上耕雲不在渡
甲渡訪野田希一主人曰妻児皆病不堪無聊且緩
坐圍棋乃鬪棋日沒遂不之田内氏而歸　康平来
附大人正月十日東南陵兄正月十日十七日二束
中島清記春山来不値　作寄大人南陵兄室氏
束　僕嘉三郎帰府内邸　托之返十兵衛所借筆筍　備僕久助

七日

大雨終日　誠軒来　又作寄大人南陵兄及中西

龜年隸山役安晋三郎平次兵衛伊丹屋孫助束　晉龜年書一紙晉三郎稿一卷
又作寄岡本主米来　修理招供麥飯
齋藤順次来飯之　修理淳菴来

八日

修理来余謂之曰吾欲之府内邸修理請從與出至
邸訪康平留修理馬余獨至十兵衛氏見主人餞浅
草川若丸怗　一十枚為一怗　托以數日来所作諸束返康平
氏修理曰君且坐某之昇平橋外訪病人帰路過焉
去久之不至余出跡之路遇之將観聖堂北風甚乃止

東行訪晴齋其妾曰主人赴近隣書畫會未歸使久
助報之晴齋歸要余及修理赴其席松嵐為會主客
數十人士女相混皆展紙揮筆喧雜不可堪且酒肴
太粗余就南隅席江戶詩人宮澤雲山者通名相見
曰走興僧一圭善風閑高名矣雲山年可六十五六
伉爽快男子也又見井伊半左衛門者號娟四他通名
若數輩不能悉記余頗有倦意晴齋曰先生請之吾家臥
乃携修理返晴齋氏少馬晴齋引一客至余欲食謂
主人曰見畜財若與我圍棋諭肯供食乎主人曰諾

既而余勝主人供蕎麥及鮓戌下牌歸修理送至

九日

村田四郎左衛門粟屋隼太山田又助來訪飲之修
理來視庖事介之見客午時酒徹飯之及其從者十
餘人午後去　稻田鵬之允來曰某將以十一日歸
鄉　將與修理孫吉文次傾殘酒小畑詩山來訪乃
飲之余欲之大村邸修理聞之欲携詩山去余送之
至修理門前遂之大村邸僕久助從餞鵬之丞以紙
一束鵬之丞出本多鍈八郎新年柬附余黃昏辭出

將訪春山使久助先報之返曰不在乃入半藏門出
一橋門見路人蒼黃疾走問之曰東南火西下牌入
府內邸訪康平以先是有十日送十兵衛至板橋驛
之約故也壽平曰今聞澳街火余大驚將使文助歸
視康平曰止淺草也宿康平氏　作荅鍈八郎柬

十日

昧爽與康平壽平瀧右衛門彥兵衛等出邸門而候
少馬十兵衛就途送者二十餘人過本鄉巢鴨等地
辰上牌至板橋投路左一店與別酒杯數巡十兵衛

辭去又送之一丁別康平諸人復返店余與壽平先
歸今日快晴煙媚霧迷暖如夏初路傍往往見桃花
開黃鶯然暖極發疲小憩一店聽乞婦鼓三絃過昌
平橋與壽平別經柳原午時歸家　遣孫吉柬村田
粟屋山田三子四郎左衛門亦送柬謝且曰請十二
日臨敝邸　遣文次托稻田鵬之丞以荅本田鍈八
郎柬　川本幸民來鬪棋供糕　修理來欲要余赴
晴齋書畫會辭　夜訪修理話次龍信跡余至曰今
夕藥研濠有花市乃與主人從之出途投肴店龍信

供餅遂至市余買桃櫻各一樹種諸庭中

十一日

天陰大風　午前春山來欲與余野遊乃使人約修理溢谷洟龍修理至曰某有事於北郊請先行公等須追我也去洟龍遂不至未下牌與春山出訪晴齋晴齋請從經倉前至雷門遇修理曰何晚也自觀音東門出過猿若街至五明亭飲日暮晴齋先去余腹痛暴瀉乞修理丸藥服之修理曰某心動家削恐產去余腹痛稍止而全身蠕動如蟲行血中疑修理藥

中有烏頭百方解之不止項背益強手足益痺欲乘轎去天大雨乃坐待旦

十二日

昧爽而勢微衰起春山出而脚重甚而心痞吐水至雷門殆欲絶卯下牌僅得至家走人召修理至詰之曰丸中無烏頭蓋丁子毒也春山曰浴湯或得解乃赴湯肆痺益甚飲酒一合而臥至申下牌稍愈而舌猶澁　誠軒櫻井三郎來皆不值昨日事　晨村田四郎左衛門來曰聞君怕雨而請他日臨余使久助報之期十七日訪之　井伊半左衛門來曰二十日會文人於漱廬請臨　夜與淳菴父子孫吉文次久助之修理氏要其父子赴海賊橋東花市淳甚殆不能步余買櫻十八株雇人荷之返修理氏亥牌歸

十三日

昧爽起文次孫吉久助之修理氏取昨日所托櫻樹種諸庭上開者三株欲開者五六株俗曰彼岸未開者十餘株俗曰名花初山川掄枝以著故庭不種樹至是森然成林　午前痺始止生來中藥毒莫甚焉　昨日誠

軒來曰明日將觀東叡花請同行往　林洞海來曰請今夕同研藏臨漱廬　午後誠軒來曰我診病者於筋違門内而之伊東氏公先行俟我於伊東氏乃携久助至伊東氏與研藏語少焉誠軒至研藏請從自上野南門入櫻花千樹如雲興霞蔚遊人萬數去來如織其樹下鋪席以飲食歌呼者亦萬數今日天微陰無風無一花飛亦無一花不開余丁酉春屢遊此而花色天光不如今日遠甚自去夏再遊江都首遇梅霖次苦三伏次罹鳥疾比瘥既嚴寒氣屈心塞歸

思日切至是心目一洗久悶忽豁自神祖廟前東折
又南精誠軒門人加藤隆道者携行厨至此行隆道
賓招誠軒也就花下設席以設申牌将帰忽有俗客
二人至一人呼曰我識坪井先生一人呼曰我識青
木君繁談不已頻挙杯相属余輩興盡而客不去乃
起席麾誠軒與去北行櫻花益佳東折下一坂南折
出於故路見街上人影如堵視之一童子立層案上
其下一人鼓三絃一人打鼓而迭雜戲謠久之童子
隨鼓節仰而曲身頭入股下以御案上物墮之鼓絃

者提童子下之居諸地上轉之童子頭猶在股間其
圍如毬打鼓者忽翻身兩脚朝天以手為趾而行則
鼓絃者呼曰畢客即散至新橋日暮至洞海氏研藏
出迎曰向失二公謂余與誠軒所在與隆道尋之不見謂
在此也走而至焉矣洞海之病家未帰誠軒酔臥別
室研藏曰主人為饗先生設既招数客在室乃入見
之客各通姓名曰生方造酒書家事酒井侯曰石本庄右衛
門酒井侯用人曰江尻荘三郎歌野兵侯儒臣新研藏代主人供
酒有盛饌少焉主人帰其室見誠軒亦醒列席子牌

宴止同泉出門而別　泉善宮川祐吉来皆不值
十四日
浴湯肆　病目　蒋塘来青木一郎太夫来至　午
後赴加藤善庵詩會先是余與善庵約毎月十四日
二十九日開詩會故正月晦余為會主而今日善庵
借山田安朴春雨楼為會主距余家二丁餘同在濱街會
者安朴父子春山脩理生方造酒宮地嘉兵衛郎石本庄
右衛門等及善庵門人数輩皆賦訪主人詩我住街西君住来出門先
認右花紅迭尤不速往来彼紀更相知奥味同天逆黄塵行曉雨人飲緑酒坐春風明朝願得快晴否郭

街霧消雲祀中毎人贈二百銭於會主而退而辭帰家　為
晴齋等講詩經
十五日
遣孫吉於荒井甲四郎氏謝今日有病不能應其招
遂之齋藤順次氏康平氏　遣又次於福嶋氏取金
五両遂之誠軒氏取新寫廷言　送廷言於村田四
郎右衛門　午後野田希一使人来曰古賀先生臨
澂廬請来乃携孫吉赴馬先生及島原人川北喜右
衛門松平右京君儒臣松田多助井上熊藏亦儒者在

座方飲日暮先生先去余獨後與主人圍棊亥牌歸
十六日
大風　欲訪春山不果　賦題春川釣魚圖七古贈
諸柳橋加藤善庵別號以下倣此　康平來曰寡君從兄真田族
世子卒寡君居喪先生須來弔　晴齋來與之出午
食鰻鱺店　申牌與晴齋出至其家遂訪林洞海不
在見其妻出至府内邸見壽平與之謀訪岡本彥兵
衞屬弔詞馬余不欲謁公故又之小林子許屬之主人欲聽
余話爲説經書大旨夕食而出至康平氏談話久之

亥牌歸　訪浮菴　修理來
十七日
晨過湯肆及待詔肆　携久助出渡甲渡之希一氏
謝不見主人直出訪田内主税於桑名邸中其子藏
太者見曰家翁方結髮言未畢主人見談及府内國
事主人歎上無好學者府内侯幼主税傅之　時出經鍛冶馬場
埼櫻田三門訪春山午後携春山訪堀内忠龍不在
遂入荻邸春山別去至村田氏四郎左衛門曰某所
居湫隘不足以容後者將使木原源右衛門爲今日
之會主請之木原氏使其僕導源右衛門及山田亦
助小川善左衛門坪井九右衛門見既而松齋四郎左衛
門別號以下用之至有宴且議當今要務及論近言中數事
余陳所見數千言然語頗蕪雜無有主腦不足錄也
晩誠軒至松齋曰佳會不可無詩乃命晴水流花徑
春湿帶草堂爲韻余得水字賦五古三百字諸子皆
有贈余詩戌下牌辭出雨下主人使二僕送誠軒別
八重濠　羽倉公來贈金二步　僧東景正月二十
九日來至

十八日
東松齋諸子　遣孫吉名龍太郎將爲羽公囑寫字　東笛浦
希一別號以下用此曰徹圍新種櫻請來觀　修理來謀訪耕
雲不果　木原源右衛門來謝昨日勞　晩笛浦至
供以鰻鱺談至亥牌至　今日奇寒雨雪　地震
柳橋善庵別號題絶句春川釣叟詩後贈余藤手新詩讀絲田瀬然寄
枕見英月巳鬢春餅有天忌休賦四國歸去來
十九日
龍太郎來囑之以羽倉公所著資治通鑑評騰寫

遣久助於井伊半左衛門許辭明日不能赴其會
未下晡携久助文次出訪晴齋要之出訪硏藏亦要
之出將觀東叡花途見塩田又之丞余依稀記其面
而恐是別人不敢發言使文次竊問之曰公非隨齋
又之丞號先生乎曰然余乃出見行且語遂入東叡日將
晩花殘於前日而遊者亦寡反覺幽寂可人晴齋等
皆不識又之丞故後而步余獨與之徘徊花下久之
與諸子相失返至街口又之丞曰池端地名在篠笞池南有
酒眷並兆者其與之善請訪之從之立兆引登其樓

供酒杯一巡余辭曰某今夕有所往主人不敢留出
過蕎麥店粗不堪下箸出過練屛巷至羽倉公許公
曰向謀於慊堂一事以告者誤也吾心降兄莫爲我
快矣要余語怪內記君及夫人聽之亥下晡帰　誠
軒來不値　吉澤玄龍携泰星塢書家池子星堀謙敬爲
來訪不値

二十日

服部子携大次人鉄之助正月十七日東至飲之　款
平東至寄金千疋　財津修藏東至　中島衡平携

吉田嘉三兵衛正月十五日東至　將赴春山氏使
人約柳橋淳菴修理等同往皆辭曰途過病家恐後
獨修理至乃與之出衛平請從入常盤門右折行三
四丁衛平別去將向半藏門問途路人曰北北行半
丁又問一人曰誤矣宜南乃轉返繞小倉邸西行路
稍向北行二三丁復出於向之問路處始知爲後答
者所誤傍城濠迤西行六七丁出於竹橋門內自北
爲熟路至春山氏其門人某曰澂師以室狹故假族
權左衛門宅矣導入權左衛門氏春山及主人見余

飢先乞飯昌山安朴咢齋生方酒號造貞白八木八之助
及昌山等門人數輩來會樓名長梧余賦七律門外紅塵
堂後隨長梭綫竹綠參差半樓有牖能聞水一邸無人不美詩幽鳥忽鳴春暑寂煙陰欲霽午花知江都
少此安閒地且恕吾曹辭去遲　三宅矦欲見余不果
酉不晡與修理安朴等帰經櫻田和田倉呉服三門
松齋來贈裙帶菜　剛之允書肆和泉半來不値

二十一日

晴齋來飲之　春山來飲之　宗廣平告服部子旨
府內借金事　廉平送谷口宗助柬內包南陵兄十二月

十四日東室氏十二月二十日正月十七日二東平野屋甚右衛門遞見翠江吉雄良琢大和屋新兵衛龍護謙之進諸東甚右衛門寄小篠龍護寄詩君向東関去浪華少敍人日夜相思切東天回頭頻况聞君臥病旅土太歳辛三冬風雪日總舊歳思君嘗為佳會約尊酒論詩文去年君不在此會共誰尋知人賤不怨々流光過今日年後新春風自來至陽年古孔傳君亦相思切音問記殷勤天涯歳暮節思我獨吟呻宿病療將起帰期不負春得書即作報且以一言陳而帰真上笑上程莫逡巡此地梅花早須及花未我新兵衛寄大坂火圖始知小竹後安等一羅栄謙之進若將西歸補共儒負篠陰而終日奇寒如冬　持齋

二十二日

載荅大人鈇之助勲平東遣久助託諸服部子以先妣三十三年忌辰故招定五郎浮菴父子供茶孫吉文次與焉　山田亦助来飯之　夜暴暖

二十三日

載寄南陵兄室氏晋三郎龍護吉雄良琢吉田平陽河筏東景九山大新東合封之外書荅口宗助名遣孫吉托諸康平　康平荊兵衛来二子所乗馬大闘門内　遣久助於龍太郎許取羽倉公所囑寫本返諸公　修理父子来　夜夢随大人遊某侯祖先廟所侯率群臣張宴廟外饗我二人請賦詩余先吟曰古廟無人到微風落暮花大人攢眉曰何言之衰颯也余復賦曰春過百花老第二句忘之似有物理代謝字面而不記韻其何如狐廟裡神徳萬年昭大人曰善善即覚

二十四日

遣久助於龍太郎許送羽倉公若書　午前携久助出訪晴齋不在去至街口晴齋走来見遂要之出遊至両国橋修理追及曰訪公不在疑與前田兄鄭遊

故走至也先是詩山贈余詩而強求和余久不荅今日偶載一絶詩興唯知多逸宕世途何問有艱難紫門春映桃花水淡棹秋過杏樹壇後書和詩山詞宗所寄韻以呈袖此訪之不在乃北行歩隅田川堤上至三囲祠前下堤出百銭買一舟溯流着前岸投看店店面流風色頗好而経営未畢小酌喫麥飯出過聖天街路右有磴登此即聖天祠也不謁祠截路西下出於猿若街修理導入劇場聴所謂浄瑠璃者晴齋先去申上牌出帰路過晴齋氏　耕雲修理研臓晴齋来為講詩經　小瀬牧助携其子来留之宿

二十五日

昨夜聞玄朴自肥前歸欲訪之而不果遣久助玄朴送岳翁正月二十七日來　平山名助來飲之誠軒至與焉　今朝牧助去　夜玄朴來

二十六日

携久助出訪修理遂訪堀内忠龍話次走久助召龍太郎至取羽倉公所屬寫本主人供飯將訪山田亦助使久助視其在否返曰山田氏僕曰主方在公法將以午後退食步馬亦助來曰既俟於四郎左衛門許請速臨乃往亦助松齋坪井九右衛門小川善右衛門木原源右衛門出接供酒黄昏辭主人使僕送　廣瀬玄恭文敬來不值

二十七日

朝長周平來至　齋藤順次來曰伊東玄朴將薙其姪敬太郎髮學醫敬太郎憂之竊謀遁請先生諍諸玄朴余曰諾與順次出至泉橋別遂之玄朴氏告順次意玄朴屬余諭之供酒飯竹内玄同同席主人等某見午後辭主人使敬太郎送余將致南陔先來於

河島寸右衛門君許而不識其家登妻越坂謁湯島菅祠至中坂坊問路人而入焉先來表書村松由藏者名欲晤其人一婢見曰我家無此姓名余曰然則上此來於主君婢曰吾主今日不在出至池端過酒巻立兆門訪之主人乞字爲書二三紙出欲訪渡邊周十郎亦不識其家嘗耳其住下谷三橋問諸土人皆曰不識使敬太郎久助就一士家問之其妻曰渡邊子近移居泉橋街乃之泉橋街問之亦答曰街中未聞者此姓名也又走二子就向之士家問之答曰吾亦未知其住何坊唯聞在加藤邸南畔矣乃南行入徒士坊遍問之皆曰無此姓名也余叱久助曰汝不解事盍之向士家問渡邊氏故居乎其故居必有代住者與四隣決無不知新居之理也久助去余與敬太郎返伊東氏俟焉良久久助至曰我得渡邊氏矣余曰如何久助曰某之士家訪渡邊氏故居答曰不知某署曰其故居猶不知況新居乎汝妄言弄人也已就其隣人問之曰渡邊氏未始移居也教之至渡邊氏其室児曰拙夫行從未歸也乃裁寄周十郎

來加以菓子又遣久助而携敬太郎出途中以玄朴吉諭之甚切敬太郎怡余欲見研藏謀之聞其在林洞海氏迹之入林氏遇片塚清海大槻俊齋將出一揖別見研藏屬敬太郎焉遂要之歸家敬太郎送至研藏買鮓食余黃昏二子去　中牌地大震

二十八日

書於齋所屬屏風一雙（往日所賦三百言詩）遣久助送之　巳牌誠軒來曰好晴將探御殿山櫻花請臨我家即携從欽赴焉主人不在研藏見曰某欲陪遊而來與之圍棋主人歸供午食畢導余及研藏棄舟於正覺橋西畔坪井氏門生廣瀬玄恭佐渡良益文敬先在舟焉舟子二名鼓槳南下望涯上處墅綠楊紅花春色如錦余與文敬研藏圍棋不覺舟過何處棋畢四顧舟方西行左傍濱殿渠流縱橫小橋數四傍不見他舟頗覺閒寂將廻濱宮南畔而出海口南風大起驚濤如屋舟子曰恐有覆溺之虞乃西旋着新錢座（地名）（在芝街東畔）出舟西行二丁許入宇田川坊南行十五六丁至四街第五坊訪川本幸民導之出至高繩右折

入泉岳寺初西行前有平岡路對其門入一門櫻花數樹交青松又入一門左右有回廊廊前有鐘樓樓前垂絲櫻一樹長條至地花既謝猶有餘態南廊揭書義士墓道四字南行百餘步道右有泉潔甚揭書洗首井三字傳義士洗吉良氏首焉又行百餘步右折地勢微上路隅有龜田鵬齋義人碑巨石屹立而往々有磨滅處視之依稀有何公亦義人哉句數所（公上一字全滅假填何字）皆以石擣毀矣蓋何公何公皆僧徒作義士墓者然世人惡其以僧徒與義士並稱毀之其謂僧為義人何害必毀之而慊於其心是所謂江戶人氣象也却行數十步取故路南行右有一堂大石父子武林唯七像在焉高尺餘俗甚南有小門門左有舍一人坐其中守門曰欲謁義士墓須每人納六錢入門灌木蔽天西方地勢微穹巨松老樅大數圍者矗立四十八墓駢列其下皆粗且小獨良雄墓差大在西北隅匝以板籬其子良金墓在西南隅衆墓莓苔周蝕不見石質唯書俗稱處往々見墨痕蓋揭之也誠軒曰義人中亦有流行家與不流行家墨痕

之有無可以徵焉衆一喙幸民曰義人四十七而加一者薩人某也初某不知良雄韜於酒色以弛仇備以為怯大詈之後聞其遂志大慚曰吾生不知忠臣不如死乃自殺薩侯哀之葬焉余以為某者雖未知道然其好善服義之心勝直方春臺諸老矣夫義士之舉與公憲並行而不相悖當時諸老識之不已原其心不出於姑名則出於希世今也百年公論既定何待嘵〻乎取故路出於寺門外南折行一丁許過大佛寺門外右有花四桃櫻數十百株點雪綴霞時

風勢迅烈不得佇立入街行十丁許西折前有平岡所謂御殿山也上數十步至其頂平地延袤二丁許櫻數十株散列焉巨松二株秀出中央團蓋亭亭濃翠如滴花下春草蒙茸不屑氈也遊人數百各占勝地開宴醉歌狂舞無所不至余輩登南隅微高處設席而飲誠軒吟曰一月纔逢一日間櫻花待我媚春山余賡之曰明朝又是多人事莫怪我曹頗醉還此地高敞然櫻皆新種無有高枝長條足遠眺者不如上野遠甚日將沒取小徑東下一丁許見櫻花數十

株簇立南岡頂欲就焉不得路入街南折數十步得一門入焉上磴數十級至岡頂即午頭天王祠也雜櫻數十無一不名花大勝殿山而人不稱之蓋以地新闢故也都人多信耳而不尚目唯人言之用而無自得之明不獨觀勝為然其觀人亦然可歎哉時天陰且暮獨花下微明似有餘照即花之繁多可知祠以茅葺之都會所希觀小祠三五立花下祠東南隅地形突然下瞰海面及街上勝甚磴傍別開逕躑躅迷離交枝互葉不見寸地夏初映山之紅可想下入

街取故路歸十餘丁投路左一店夕食過幸民家而辭研藏獨先去余與誠軒話行不覺路遠亥上牌至海賊橋當直歸家故送誠軒至靈巖橋而別直北行一丁許失路出於侯邸間不得進却行數百步西折過永久橋歸家迂路十四五丁矣殿山至家二里而遠疲甚

二十九日

遣久助東龍信廉平春山　石塚静海来圍棋良久去　須藤洞然自白川至來訪飲之日沒去　廉平

使人來送平次兵衛本月十三日東來曰聞令兄三
右衛門君携令春將至云云又送晉三郎來東曰謹
送尊茗數種及文房諸具請照數收之又曰正月二
十八日舟街火小竹等罹災又曰先生家具數十種
既托舟便發矣　夜講詩經蔣塘來聽余謂之曰昨
日信道來曰頃晤杉田立卿曰向訪廣瀬公不值立
卿奇才其家距貴寓太近請一過不知其家在何地
乎蔣塘曰某北隣也某明日傳高旨於立卿請明夕
臨彼家

晦
明石人梅菴[總其姓]以隨齋[塩田隨齋以後者姓]東來見乞字
高妻寛平日高俊平來　齋藤順次來　婢繁將歸
鄉余謀置婢於春山春山使其從弟女峰來視庖
東識軒玄朴丘塚靜海曰小園櫻花盛開請來月二
日臨　春山來曰寡君欲明日相見請申上牌[臨]澂
邸　夜訪蔣塘不在其妻見促文次視杉田立卿在
家乎否返曰不在乃出訪加藤善庵亦不在負白見

三月朔

過湯肆及待詔肆　辰下牌出久助從訪須茂為誠
軒借法帖出至山下門遇樹四郎兵衛一揖別訪洞
然於阿部侯邸主人方與客語余[涉假]別室假寐覺見
主人邸吏関根勘七大前是助在其座余將去主人
曰某明日歸鄉再逢實難今日且語與是助導赴街
上鰻鱺店供午食畢問余何去余曰將之三宅邸洞
然曰某將之青山請同行乃出是助別去洞然返其
居更衣使余俟邸南門外久之不至使久助促之至
申牌入三宅邸訪春山其門人告曰澂師在公所洞然
曰某歸路復過此邸導先生投酒店把別觴請俟我
焉去春山歸曰寡君今朝入覲大君命觀馳驅不得
退朝向走一价報諸先生先生既出矣乃遣久助追
洞然曰愚欲速歸家請辭今夕之遊也春山飲余日
將暮使久助先之阿部邸取向所屬竹筍[途中買之]而俟
於鍛冶橋春山送余三四丁別去命其門人送余至
鍛冶橋不見久助又至呉服橋尋之不見歸家久助
既先歸　名助來不值

二日

誠軒贈鯉玄朴贈磁器及酒　黃昏誠軒玄朴靜海來供酒酣洞然至欲導余遊酒樓余以有客辭介之見客僅交杯即去余送至玄関（洋大年餘）　昨洞然謀其國事余曰府内史藤田康平頗解事君欲見之某介之洞然曰善哉明朝某之府内邸而俟先生焉余曰諾與靜海圍棋畢各論其性短長至子下牌散偶得一律（客土向誰傾酒盃可憐紅紫満園桐百方難遂鄉心去一東送迎回手来棋戰始休如飲血詩思復苦似衔枚恚風和氣千金夜来到雞晨莫回回）　昨日洞然附筑井又左衛門（白川士人名彦次郎）舊來中有詩今日裁荅柬托洞然

三日

晨之待詔肆及湯肆　辰上牌出久助從至舍西橋將而使久助返取雨具良久不至乃歸家孫吉曰久助既出恐從別路也走追之至久助跡率往〻如是賀修理氏主人曰荊婦昨夜誕男至府内邸洞然既在盬門家曰何晏也余先訪康平猶眠不起就其臥床語康平起引洞然署中見焉余出賀公公觀來歸乃賀中島山内竹内林平井岡本橋本諸家返署康平欲命酒洞然辞出康平謂余曰吾將為須藤君見

服部子歸路訪之請先生午後至須藤氏俟我余答曰諾出及洞然携之赴鰻鱺店供午食至日本橋別歸家　賀定五郎及松園（浮號）巷松園飲余殿木槐巷若同席　巾上牌出過呉服橋南行出數寄屋門訪洞然康平既在座洞然曰寡君命今日上途不得少留甚惭二君余麾康平出歸家飲之日没去　研藏率伊東敬太郎来屬為之說玄朴事　名助耕雲来賀不值　婢繁曰其不欲歸家請止

四日

定五郎来　高沙街人近江屋興右衛門率其姪定次郎来入門年甫九　洞海来　春山来曰某明日歸鄉　蒋塘送杉田立卿柬曰請今夕臨　有疾服修理藥〻夜講詩經定五郎来聽謂余曰先生若過杉田氏歸過我庭捷甚　大雨　亥上牌訪蒋塘蒋塘導至立卿家主人年可五十七八襟懐灑落一見如舊供以盛饌見其二子兄曰成卿弟忘其名子牌辭主人開後閤導過吉野氏庭上至家僅百餘步

五日

作贈立卿詩 千萬路人誰識名唯君一見即多情交 親疑有三生約室通何須百歩行細雨
沾花春雨静紅燈照酒夜庭明 飲仁衛積險徳満室芝蘭令余兄 最書諸紙扇遣孫吉
謝　春山来曰其今上途　名助来請行来修入門
余辭不可　山田亦助研蔵来引名助見之名助午
食去亦助夕食去研蔵成牌去　初余為春山謀嫁
女峰於府内吏岡見政右衛門康平昇兵衛媒之大
昨日康平来視峰也今日二子又牽政右衛来視之
請娶之余曰春山既發追送一束待其諾而帰之
立卿来　八重濠人宮川雄助以藤堂凌雲東来見
属其子

六日

訪蒋塘遂之立卿氏謝其子其示地動機　宮川雄
助携其子梅泉来入門　已牌出久助従過羽倉公
門前公去年閏九月遣謎杜門今朝見門開乃入見
公飲余桂水且語曰此筐曰其所贈也其元肥後表
士吾舊識太府現任羽田奉行組頭善拳法為天下
第一其未釋褐也録居麻布家無婢僕一夕自外帰
盗在堂捕之縛諸柱鑽燧照視其面曰汝風姿不賎

而為盗何乎盗曰本年大饑我無食資為竊飯来而
已主人曰吾方欲食而乏役使汝幸来汝炊之吾飽
汝解其縛盗汲水折薪聴命唯謹其出百銭曰飯熟
而無着汝買之汝盗銭不返亦唯汝意然異日見我
即死盗去不返其怒以為逃也良久返曰夜深着店
皆寝買諸数十丁外故遅乃共食此明放之亦時人
也午後緯訪玄朴玄朴方與其姻飲引余見之余為
緻太郎説之主人曰諾乃帰　添川寛平来飲之

七日

来龍信曰聞櫻花将謝何不一遊也答曰請枉玉趾
其陪遊午前携久助赴馬龍信出浴湯肆余假寐午
後同出過東橋遊三囲祠牛祠及木母寺櫻花既残
遊人猶多轎馬絡繹加以暴風飛塵如雲余丁酉三
月遊此地距今八年矣江山依舊而路少酔人極覚
蕭颯倫今之効可見帰路投牛祠東畔有店以飲既
而並東橋余謂龍信曰橋東有小畑詩山者好客訪
之何如乃並小畑氏不在題一絶几上而出 桑巓書 静一維
畔坐待君帰到日西両度 皆不値却回不値作詩題 訪来與龍信別出浅草門

申下牌帰　誠軒来　松嵐来不値　大人正月五
日来南陵兄正月五日二月十六日来晋三郎二月
二十日来自府内邸至　蒋塘贈其所蓄長鳴雞雌
雄

八日

松嵐来乞字　晴齋介京師畫人岸良因幡人一峨
来見　泮田梅菴来不値　小林子来供飯　薄暮
龍信来余将訪誠軒與出至山伏井（金東地名）別誠軒不
在與康蔵圍棋良久誠軒帰供酒宿焉

九日

卯下牌自誠軒氏帰　使孫吉之福彌氏取金平
次兵衛晋三郎所送余家器物至名秀平捻之（秀平器物
亦在焉）希一来圍棋供飯　夜講詩經　加藤善菴
来　今日大風暴暖

十日

封数日来所裁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小竹翠江伊
丹孫晋三郎岳翁諸家外書平次兵衛名遣久助托
諸康平又為康平求春山謀嫁峰也事　井口新平

来　龍信来避雨命婢炙其衣　終日驕風斜而降
撓壁濕午後悉閉白扂闇如暮夜悶甚發頭痛腰強
諸症（江戸大風自南則嚴冬流汗自北則盛夏重衾氣候倏忽變化莫測新至不服水土者必發疾不如京
坂遠甚）訪松圃

十一日

卯牌雨止風威猶怒　朝川晋四郎小畑詩山来飯
之　秀平来與之捻自大阪至器具　詩山使其子
文貞来送其集請致諸大人

十二日

過待詔肆　能賓洞菴来飯之　與孫吉文次捻器
具　聞藤堂凌雲父張梅花卒将弔之使久助約脩
理　申牌在湯肆久助来曰有客即帰塩田随齋携
與人阿部泰助誠軒門人蔭江其来訪随齋既酔然
飄酒因煖之乃與之飲桑先去望田隆齋偶至松圃
携高澤仙之助者来見脩理亦来遂作大會然余知
随齋醉不肯設盛饌唯供微肴而已良久随齋辭歸
送之跣式臺（漢名未聞在玄關前）随齋忽拳杖撲文次梅泉頭
又欲揮刀脩理呼曰公能斬我我為敵随齋笑斂刀

而去余嘗聞此人有酒失未信始見之矣興隆齋修理出過甲渡隆齋去遂至淩雲氏淩雲曰亡父有遺酒以飲所客是其志也請勿辭乃飲小竹次郎五郎（小竹姓次郎五郎名）内田逸齋者同席薄暮大醉歸　夜玄朴来

十三日

立卿招賞後園藤花且供酒飯將歸蒋塘及旗下士近藤某茶師士某至後留午前歸　関四郎兵衛箕作有語豕米値　昌山使人東甲湖詩會請臨我家　興孫吉文次搬家具　舟子来取運漕貨金二両三歩二銖錢二百七十文

十四日

大而興柳橋（加藤善庵號）議不赴昌山氏招　名助介仙谷一名永井厚助者来見請受業飲之　夜講詩經柳橋使其門人三名来聽

十五日

平次兵衛三月五日東白府内所至（東甲包五八寄孫因光東及澤）（彦寄今来）康平来曰今兒二月二十六日發大坂近日

當至此地康平見峰謀婚事峰辭　晴齋来不值

十六日

研藏携伊東玄敬（郎敬太郎）及肥前人村田有山来見二子入門話次荻人揚井城太郎来見余與研藏圍棋賭酒有互有勝負遂醵飲薄暮客去　須藤洞然本月七日東至寄紙（内包寄康平来）　杵築人甲原玄益（玄壽子）来見　誠軒来曰長崎阿蘭岳人森山永之助明日来我家請臨

十七日

甲原玄益請受業　玄敬入塾　来能實洞菴送書二紙又返其子某稿及揚井城太郎稿　返須茂藩翰譜　東康平送金一両二銖　大槻平二郎（往年識於）（望呈嚴座）来曰某客冬羅災近營書室將請為賢落之請二十二日臨我家　穎三樹三郎来話次誠軒来曰昨夜某所言長崎客今日不来然辱臨幸甚三樹三郎欲與余郊遊與之出過大橋遇坪井氏伴出誠軒来曰長崎客向曰不来而来請臨乃赴誠軒氏森山永之助方講蘭書余聽之不解其為何事少焉畢余

引三掛三郎兒主人主人供酒飯三掛三郎先去戍
牌余與永之助歸過大橋別
十八日
遣孫吉於大前是助許屬寄洞然及関四郎兵衛柬
內色康平寄洞然来　堀内忠龍来飯之　夜招龍信與之翁
橋肴店供錢鱵帰而議家務　玄朴至龍信去亥牌玄
朴去　秀平来
十九日
松岡氏客来圍棋　稻田隼人来飲之　夜講詩經
聽者十六人
二十日
棣園兄至　大人古陵兄彥國五岳諫山俊安玉井
養純吉田平陽矢野範次東至　與兄（以下係孫園兄）浴
湯婢　夜與兄飲　七全三步夫已氏之為也先是
余謂孫吉文次及婢曰夫已氏攘物神速人不能測
之卿等備焉見夫已氏至捦吾器具莫陳其前矣昨
夜余與稻田隼人飲書室取懷中紙拭席遂遺懷中
（懷中漢名未詳）於座而出外室孫吉来掃席取懷中置諸

外室架上婢亦来掃呼曰主公懷中向在焉今亡何
也孫吉曰吾既藏之時余在廁聞之以為婢必取諸
孫吉藏也出廁就詩經講席文次曰夫子講時必取
懷中紙拭鼻涕今夕不見懷中何也余見夫已氏在
席曰今夕不必須懷中矣講畢余與松岡氏客圍棋
夫已氏在側屢起屢坐余不以為意客去余就寢今
朝呼婢出懷中婢呼孫吉曰懷中何在孫吉曰在外
室架上余　曰昨夜曰既藏之猶在架上乎逕既為
夫已氏攘矣聞耗之亡孫吉與婢皆頓首自責過吾
忘主公昔日戒而有此事死罪死罪余曰吾慢藏所
致非二子之過也吾向自戒未三月既忘前言安咎
他人乎
二十一日
日田人京作万々全六右衛門（七字姓名）来訪兄因相見
醱酌兄此行伴二子　揚井珹太郎来　京作贈川
苔及唐墨　晚與兄及京作日田人數輩出過兩國
橋飯於食店遊回向院過新大橋帰遂至京作等逆
旅（馬喰街第一坊）遣久助於康平許報兄至

二十二日
京作六右衛門来　與兄圍棊　六右衛門贈帯
谷口宗助来至内包平井十兵衛吉雄良琢荒吉来
京屋為作贈書箋　與兄京作等出午食肴店
遣文次於大槻平次郎許贈賀新居詩二首　順次
来

二十三日
始講養正遺規　洞海来　午後導兄及京作六右
衛門遊浅草観音憩茶店遇晴齋妻留余語晴齋無
状刺々不已余恥傍人辭去過東橋謁三囲祠過牛
祠東畔肴店飲中上牌去歩堤上買豬牙舟乗馬湖
順舟行太駛至両国橋南而出歩街中黄昏帰　加
島吉白大坂来訪不値

二十四日
栽苓大人南陵兄彦圃玉井養純範次平井十兵衛
吉田平陽晋三郎来合封之（内包識所寄大人来及禄圃兄京作等来）書
平次兵衛名遺婢託諸康平　與兄訪定五郎　於
圃来見兄　導兄訪修理兄為京作等謀徙居於修

理修理導入小網坊蔦屋守八者家守八許借其墅
出渡甲渡過鰻鱺店午食　玄益（甲原玄益以下省姓）介尼倉
閑齋者入門　夜講詩経　京作携常寂来見　森
山永之助来不値

二十五日
浴湯肆　先是余為兄等来服部子悶何日在家子
服部子答曰二十六日午後請過今日使人来言二
十六日有故而出改期為二十八日　康平来饋兄
兄飲之　名助仙谷一携旗下士人杉島鋭之助者
来見請受業　龍信来　大雨

二十六日
稲田隼人来曰請念八臨敝邸　導兄訪松圃　京
作六右衛門来午前導兄及二子出從日本橋北折
兄訪竹文者於室街播新者於金吹坊遂至府内邸
訪康平寿平瀧右衛门新居（三子同居近移居於余舊居隣）康平為
兄謀見府内侯兄辞康平不可過昌平橋経御髙門
側謁神田明神祠湯島菅祠過截通（地名）兄買器物余與
二子至三枚橋候焉兄至観篠笞天女祠拜神祖廟

自東坂下入街訪渡邉圍十郎不在其妻見訪玄朴
不在有山見兄贈玄朴秋月川茗中牌歸至人形坊
二子要兄及余至其逆旅角抵御用木雲右衛門廣
瀬川某來館二子因相見二子供酒日没雲右衛門
導二子兄及余過某街鰻鱺店夕食兄先起座麾余
出歸　永井牟助來　高澤仙之助來不值

二十七日

已牌導兄訪誠軒主人有行色辭出余請主人借文
敬為導欲觀冬木氏園及洲崎天女祠文敬披衣未

出秀平在座代導至冬木氏返誠軒氏秀平曰玄朴
使伻於先生失文敬導之追先生蓋赴洲崎也乃使
秀平導過木場過文敬携伻歸伻曰其康平僕也康
平與昇兵衛俟於君家請速歸秀平曰向稱玄朴氏
伻誤也余謂伻曰汝歸為我語汝主我將訪福彌請
假寐俟我歸伻從秀平去文敬導謁天女祠休祠南
茶店煙暖波恬風色絶佳北行至扇橋使文敬先行買
雞供客午前至福彌氏主人病其子見供飯飯畢出
文敬在門曰無雞可買故不敢先行也話次見歸舟
出百錢買之乘至舍南川口出歸　兄飲康平昇
兵衛及文敬日没客去　玄朴携肥前人某來見因
候兄　神吉新右衛門來至（播磨人所携）　中島記來

二十八日

午時出久助文次從訪京作等寓居不在渡甲渡過
八重濠呉服橋和田倉櫻田三門文次別去余入大
村邸訪稲田隼人隼人及大村德之進岩永彥右衛
門見供酒酣諸師麻岡檢校者至彈琵琶謠平家物
語韻節古雅非尋常箏琴之所及也今里小四郎一

瀬平兵衛朝山松軒（皆大村／舊相識）人見戍牌辭歸　玄朴
送菓子候兄　八木八之助來　岩名昌山使人來
曰叢書風雨傳詩會請四月十四日臨澂廬

二十九日

昨日玄朴來贈兄菓子今日裁荅柬托玄敬　高澤
仙之助介加賀人石水銀三郎來見銀三郎入門
午時與兄出訪修理遂過江戶橋呉服和田倉櫻田
三門入大村邸見稲田隼人而謝昨日宴自赤坂門
側西北折訪服部竹初兄與京作六右衛門約同訪

服部氏既而光欲密議於服部子故先至良久二子至主人供以盛饌中下胙辞過半藏一橋竹橋三門經鎌倉河岸二子途別黄昏帰　誠軒贈光菓子

誠軒名勝晴齋来不值

四月朔

與光京作六右衛門等過悳向院角抵場觀焉御用木雲右衛門廣瀬川浅平来候今日雲右衛門勝敵浅平與敵角久而不决勝輸中止日暮光先出場使僕来曰過村尾市次郎將飲肴店逮來乃與京作出

尋光所在不得也使僕遍問肴店終不見帰良久光帰曰我在院西面店頭俟僕不来間　稲田隼人来送雲丹且致朝長周平柬

二日

先是與康平謀將使光謁府内侯午後導光至康平氏光獻公以樂助漢名永開贈大夫以芭蕉布公引見賜袷衣小林子中島唯右衛門岡本彦兵衛康平并兵衛以公命觴光公引余於寢聽話未畢唯右衛門荐来從余至光席侑酒酒徹飯出甘脂極豐中胙退至

康平許文次来曰小畑詩山使子来言齋藤順次来飲請過乃使文次往辞而下康平請以舟送之筋違門外乗馬黄昏至舍而出　重富昌携大人二月九日東至不值　来稲田隼人托寄朝長周平柬　山田亦助来　楊井城太郎来不值　石水銀三郎入塾　送府内侯所賜餘膳於京作六右衛門

三日

遣文次餽重富昌於京橋街弓坊大田益哉家　来

康平獻府内侯以蒔塘所贈雞先是雞来我家日發庭啄蟲且糞席上婢僕不堪掃潔之命昨日余語侯其狀侯有欲雞之色故獻康平答柬曰公悦甚　柬蒔塘告獻雞府内邸　佐倉侯堀田備中守臣下坂安五郎入門入塾　玄益入塾　始居諸子於塾塾在我家西南隅孫吉文以玄數玄益銀之助安五郎六人直值日一名毎日直

玄闕　本庄火　昌来與光携之赴両国橋東肴店飲　留昌宿　研藏来

四日

佑野博洋来屬玄益　修理来　與光携修理昌赴

両国橋西有店食修理去遂訪善庵善庵曰丑綏坐
圍棋晴齋至余亦之兄善庵午後帰　聞玄朴携其
子虎吉来即去名玄敬問其故曰家叔方在白井玄
仲家乃使玄敬迎之中牌玄朴及虎吉至玄朴贈肴
余與兄觴之酉下牌去留虎吉宿　岳翁姻岩永峰
次携岳翁来至不値　暢去　夜講詩經　地震

五日

作寄岳翁及小山清右衛門柬　使久助送虎吉帰
家　大風　浴湯肆　根岸彦次来訪話次名助至

引兄兒容誠軒亦来談論蜂起日没彦次先去修理
来欲引兄帰其家兄曰俟容去修理去供誠軒名助
蕎麦誠軒去與兄送名助出門修理来迎途遇之至
其家飲亥牌帰　子牌本郷火風勢甚鋭走久助玄
敬次吉（兄僕）問府内邸及羽倉公玄朴　名飛七謀書
塾經營

六日

修理来　明石人松井尚順来乞字　中村正輔福
田藤次多吉郎列名柬至　秀平代誠軒来亦字田
川興齋入門　銀之助之加賀邸返曰昨夜火燒綴
二十餘丁横八九丁蓋數萬家矣　服部子柬至
薄暮與兄及京作六右衛門出至柳橋買舟観北里
投中屯亭飲遂宿焉　終日暴風如昨夜止

七日

雨下昧爽至墨沱洞買舟過両国橋投茶店買食復
乗舟至舎西出　浴湯肆　康平送平次兵衛三月
二十七日柬大人二月二十一日柬及昨平柬在其
封中　午後與兄衝雨赴両国橋西買舟至昌平橋

出入府内邸訪康平兄贈三子（康平壽平瀧右衛門）金及菓子
三子供酒黄昏辞出筋違門買舟至新大橋舟子曰
潮未満不得入竈涯也乃出舟而歩舎南新浚川泥
淤截路深没敍蛍掲裳跣行小石嗤踵疼甚酉下牌
帰　松圃携越草醫人西川玄泰及其子元正来不
値元正入塾　戌牌見元正

八日

山田亦助来兄見之　大雨暴風　京作六右衛門
等四人来要兄及余衝雨至両国橋畔舟子家使人

名修理至携酒肴上舟至三彌濠出風雨益迅修理
導入大野屋(茶店)飲旧從主人導入玉亭又飲余生平
雨行必上逆頭痛至足惱苦甚獨先起座寢別室風
聲如炮斜雨自窓隙滴終夕轟嘈不得眠

九日

昧爽雨勢猶烈返大野屋皆曰風雨如是寸步亦艱
且飲乃劇飲或圍棋午前雨衰出赴駐春亭(肴店)亭在
北里之北八年前一遊地形半記半忘依稀如夢途
中北風極狂掀衣填口路不得進飲畢而浴名待詔
理髪風止雲散忽覺若感衆有留連之意余與修理
先去大野屋僮從赴三彌濠買豬牙舟乘馬入龜涯
至金西湖稍落舟膠不進不得已自西岸上(余家在東岸)
歸　賴三木三郎箕作省吾來　山口元長者携晴
齋東來不值　夜講詩經　中下牌兄等歸　八木
八三郎來傳三宅侯旨曰有暇相過余曰十一日拜
趨

十日

辰牌兄及京作六右衛門上途將謁日光廟與修理

送之至淺草別　櫻井一太郎野田希一來飲之一
太郎先去希一留至日暮　書山田亦助所屬屏風
遣久助送之　宇田川興齋入塾

十一日

以將之三宅侯許休講　午前出孫吉久助從出櫻
田門至井伊邸前使孫吉先行報八木八三郎余入
大村邸訪稻田隼人出遇孫吉曰八三郎曰方有事
請逡々來投三宅邸北肴店買食畢使孫吉又之八
木氏良久出途遇孫吉曰八三郎曰請來忽遇服部
子曰君卿書至在我家乃使孫吉從之入三宅邸訪
鈴木權右衛門不在至八三郎許八三郎告余至於
侯侯使侍臣永田常七者來言當速見而忽有官事
(公職侯名)請須臾候權右衛門來見中牌權右衛門導至
侯館自小玄關上破障風鳴敝席塵堆絶不似諸侯
館經數室置大刀焉着禮服(所謂上下)權右衛門曰褻服
亦可余讓不敢權右衛門入告侯而出引至公所猶
隔數室而脫小刀侯坐與贄御數輩坐次室余隔閾
坐公曰入乃入余獻侯析玄一部扇三柄(書近作詩)公年

可三十四五皆而清癯擧止簡重不似從前所見諸公之遜恭言論如湧機鋒太鋭曰請講詩經乃講関雎以下五篇畢侯曰且脱禮服余退至向之脱刀處更服侯移坐寢室與余對膝坐曰吾喜讀歷史而厭聴俗儒經書之講夫經書之旨尚躬行實践而不尚徒言今儒者務析章句訓詁甚至終日講四五字而止是吾所以不取也余曰公識太高感服〻〻因誦嘗告大村侯大人曰有大人之學功不可爲書生章句拘泥之學之説凡數千言侯或問或難終之大悦

余又曰人君之急務在通下情侯曰如何而通下情也余曰在開言路侯曰吾用心於言路久矣而未通下情病之何如余曰凡臣雖能直言者其於君父不能無少避忌諱是亦人情也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侯曰何謂余曰如某者皆他山之石也公能引蹤狂如某者寛其禮數而竭其蘊底何憂無直言乎侯如卿於我莫避忌諱而書議論吾願也余曰某嘗獻大村侯人鏡録意謂本邦有一種風土事謂不必拘漢土紙上虚理如近世明君言行録宜使人君急讀之亦通人情一術也公曰其書名何如余曰如人鏡録及仰高録松之録西山遺事銀臺遺事答免天話草天明大政録之類是也侯曰善哉余又語近言大義侯曰明日請觀其書既而酒出侯自飲屬余使余酬時已秉燭余辭曰既醉侯曰且之別室食乃退入別室茶博士供飯膳唯豆腐菜汁二品而已余於是感侯之能安儉素矣飯畢常七以侯命賜金二百疋用人八木八右衛門出見送余至式臺（在玄関外漢名未詳）至八三郎家更服而去邸門既鎖八三郎起閽開門戍

不牌帰家　村田順藏三木東三郎研藏來不値

孫吉自服部氏帰大人三月十八日所發三東至内包吉澤雄之近二月二十九日東

四月十二日
東八木八三郎呈迂言於三宅侯　名勗來飯之
十三日
研蔵來携之赴舍北肴店供飯　修理來　瘂益甚
昨日及今日俑七五郎修整戸牖初戸向北玄朴
曰北近官道便於出入恐書生侵夜行之禁不如塞
北開東故迂曲之也從之服研蔵藥
十四日
浴湯歸　松園携其客長野常平來圍棋　立卿携

芳樂來贈　渡邉園十郎來　誠軒來診今日疾益甚
凌雲携茂七者來見　夜以疾故休毛詩講
十五日
始受塾生謁　與元敬約野遊已牌余先出久助從
訪羽倉公話至午前出訪玄朴氏玄敬既俟焉主人
供饅饟畢要研蔵虎吉子玄朴出過渡邉園十郎門入
訪之僅交数言出過上野新緑蔽路重陰遮日距市
不遠而饒深山趣知韋左司緑陰生晝靜唐子西山
靜如太古等句善寫物象非今人之所及也經谷中

天王寺而至日晡里此地八年前嘗一遊今也茫不
記矣日晡以躑躅名然新緑峭蒨不復留片紅也投
西隅假店假寐一婦人賣茶間菓子則答不有追想
八年前酒席肴筵景象實一場春夢偸今之劾不具
嚴乎日晡北有祠扁曰新堀邦讀同日暮里谷中總鎭守祠
陰老樹盤空土人設席其下賣茶遠眺極佳西行二
丁至道灌山地益高望益遠茶店賣薄尾投諸風外
盤旋良久而墜狀如飛禽猶記往年與古賀羽倉二
公作此戲也未牌而歸途投谷中麪店食温飩過天

女祠側返伊東氏携虎吉歸家留宿　大村中尾駒
蔵者來不値
十六日
昨夜無名氏揷詩門扉今朝塾生得之以呈題曰呈
廣瀬君帳前西海久聞才子名東関文物最先鳴鄴都何曾推曹植漢室正知咲賈生騏驥
風雲難並駕菁莪雨露育群英自今洛紙當騰貴待見南金著述成　聞間瀬信之助
至戸田侯邸凌雲所言欲訪之已牌出久助從訪修理遂
過八代洲岸訪川田八之助贈之以紙謀見林公八
之助曰君欲謝客年忌旨須着禮服見公之用人而

獻土物亦可又欲宴見其他日私請之出過馬場崎
門至戸田侯邸問信之助寓曰居加藤氏邸太廣士
人家環匝公宮北行二丁許東折行一丁許南折行
二丁許而西折加藤氏在焉公宮門在南初自門左
入一周而至門右殆五丁矣信之助大悦供酒加藤
氏母其姑也使主人夫妻見信之助曰浪華三月初
句人誤傳兄死岡社頼母（前日平次兵衛善亦言之）僕逢淩雲苗
聞之始知其誤心降未下牌辭歸　中尾駒藏來不
値　楊井城太郎來

十七日
平明風雨大起休講　中尾駒藏携半兵衛東來
筑後人山中泰吉携諫山俊安東來　研藏來　東
信之助
十八日
婢僕及峰相争緩頰譬之　秀平來　賦諸子寓日
間瑣事録　研藏來　與長野常東圍棋
十九日
兄及京作六右衛門自日光歸　藏荅中尾半兵衛
東遣梅泉於駒藏許托焉　安五郎父下坂新六來
見　晩東立卿招之不至　觴兄及京作六右衛門
酣瀧右衛門來與　夜講詩經
二十日
研藏携伊東虎吉來入門入塾虎吉贈余及塾生婢
僕有差　櫻井三郎携出石人某來見　昇兵衛來
與兄送之至横山街欲觴之不可去　夜與兄訪京
作等小網街寓居
二十一日

大君遊濱殿地主命閉門良久得開未下牌復然
渡邉團十郎來與兄接之又招京作六右衛門見之
既而與赴西街肴店飲午食出至京作寓居團十郎
去　虎吉有病有山以玄朴盲來診　名秀平入塾
將新設塾法故也　名助來與兄接之供蕎麥
二十二日
試塾生詩及書　辰牌與兄訪京作携之過甲波吳
服橋門至八代洲入林公邸見其用人某於玄關獻
公以日田紙千訪川田八之助不在訪信之助於戸

田邨兄等期同會服部氏而別與信之助語未畢大
雨滂沱向見林氏用人頗失威儀内慙走久助來八
之助而謝而勢微衰假而具出至服部氏主人曰今
兄既去乃返過麴街兄僕在店頭呼曰主公在焉兄
等方食食畢同出過半藏一橋竹橋三門至府内邸
訪廌平主人供酒來重冨昂時在佐藤博士門招之至兄等
告昂與壽某語申上牌要昂歸家途中雨益烈衣裳
悉濕驚風掀笠手操傘柄隨風盤旋街上屢跌僅得
歸家〻棄詐贈粿鬣江戸此魚至貴余年來始有此贈〻鰑鼻鸚留宿

立卿將泛漁舟相招辭反招之亦辭　夜大風

二十三日

望田隆齋來　修理携播州人大島元道來見元道
曰某往年學湙窓先生時稱竹田謙次而未謁先生先生蓋
在豐前也　今朝昂去　玄朴來　使峰之其姻家
作嫁衣

二十四日

三浦貞藏者來見曰某舊姓名曰春野泰藏十二三
年前學先生得譴而出奔請赦舊過問其居曰今事
菅沼氏住貴寓東巷　松嵐來乞字　堀内忠龍來
贈木硯　誠軒來以益田刑部旨贈銀二枚且曰松
齋固欲薦先生然非無感倉也請察　六右衛門來
餉之

二十五日

辰牌出秀平久助從入鍛冶門出日比谷門至土杉
邸前使秀平呂龍太郎余欲使龍太郎爲余入邸訪導以訪林式部公
堀内忠龍不在入荻邸訪松齋主人曰某等將危惧
驚以三十八日上疏聞先生有失意之歎某謂先

生客年來不遇一時數奇而畢生大幸也天之所以
命先生將在他日故爾須努力對揚天意切勿以此
自悶求速成也余荅曰謹奉高規余亦謂主人曰君
知遇無比言聽道行闔國嚮風可謂今世管葛王猛
也夫管仲臨死勸黜豎刁易牙王猛臨死諍用慕容
垂姚萇而桓公符堅皆不聽二君平生悉用二子言
而獨忽其臨歿言何哉蓋去者日疎安能以已亡之
身抗方存之人乎二子不當其威權柄之際親薦賢
誅奸而遺諸身後不亦晩乎孔明則不然登用費禕

董卲之徒須爲身後之計故以遜之蜀孔明沒後猶
延殘喘二十餘年比強齊富秦二子死即亂孰優孰
劣請君擇之王安石新法猶有護法傳法之徒況忘
身憂國者而不預設替人可乎程子以舜終身解乾
六爻甚悉獨至亢龍有悔不言其薦禹自代免亢龍
之悔不亦缺典乎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憂
天下者如是大小雖異憂國者亦宜爾主人曰謹銘
肺肝美訪益田子小河善左衛門本原源右衛門坪井
九右衛門熊蘂洞菴粟屋集太兆右衛門達邇洞菴

在家其餘不值出郊秀平既娶龍太郎僕爲南行又
西折凡十餘丁至螺虎坊入林式部公邸公不在見
龍太郎友人田中龍藏者屬獻公川菩又呈詩卷乞
覽事而出龍太郎留北廻數丁至霞關遇龍太郎送
之至伊東邸前別出山下門至本街逢雨投飯店避
之久不已秀平先返余買傘發歸　朝川晋四郎來
試塾生讀　數日來所試塾生詩文書句讀業甲
乙始判於是定學班一玄益二安五郎三銀三郎四
嬰齋五玄敬六丈次七孫吉八兆正九虎吉新命玄
益安五郎爲塾統

二十六日

昨夜暴風大雨朝來風止而雨更甚休講　誠軒來
爲坪井九右衛門屬水哉亭詩　康平昇兵衛來與
兄娶之赴舍北鰻鱺店供夕食歸大吐

二十七日

坪井九右衛門使人來　午前與兄娶虎吉出至羽
倉公許使虎吉先歸其家公引見兄及余語時務玄
朴使人來請臨乃赴焉有盛饌午後辭訪龍信龍信

供蔦麥渡東橋將訪善庵東南行誤途出惠向院側
善庵有病坐褥與余圍棋供夕食西牌歸見白氣一
道橫中天返報諸善庵善庵出觀（殆如去春狀）　秀平小
園剛之丞瀧右衛門來不值　安五郎曰慊堂翁卒
壽七十（三四）翁名明復博學洽聞方今無比深信漢説不
取宋儒愷弟樂易獎成後進八年前余始見之留連
數日余謂漢儒不足取也翁笑曰兄吾邦袁子才也
後余在浪華翁薦余於姬路老河合寸翁寸翁使人
招余余欲赴焉會寸翁卒乃止翁固與羽倉公善二

月為公之屬見翁時翁已病猶周旋竭力人情日趨
菲薄儒生尤甚厚誼如翁可謂絶無而僅有者今也
乃亡嗚呼惜夫
二十八日
羽倉公使竹田富藏來言午後同令兄臨　午後與
兄出訪晴齋不在遂赴羽倉公許途蹴杙傷足流血
淋漓公引登樓論時務又觀公女與女伴習擊劍日
沒賜食退大雨滂沱無雨具走次吉就康平借之傘
破不能庇身濕甚移時得帰家〻〻朝川晋四郎鶚其

所識東屬諸兄將隨兄西遊　遣久助東村田順藏
重富鶚　峰來留宿　秀平來宿
二十九日
裁寄大人東托諸服部子　安五郎帰家先是安五
郎在聖堂夜帰不違門至是事聞其官長自引咎杜
門余謂兄曰佐倉藩法嚴如是君壺語諸南陔兄以
督我府內慢緩無度也（客年撥東遊未獲夜靳門宿北里者給繹而無罰）
瀧右衛門來　忠龍伻來乞字去　服部子來與兄
京作六右衛門導赴肴店饗之夜帰　休毛詩講

晦
裁寄京屋為作五岳東托諸京作　兄將同京作六
右衛門去余留之兄止二子將以明日發乃餞其逆
旅　先是與兄及誠軒玄朴約遊隅田川午前與兄
出久助從至玄朴氏誠軒未至兄與所藏鬪棋少焉
誠軒至出赴泉橋棄舟舟中圍棋不覺過両國橋今
日梅雨偶霽萬象鮮新涼如秋晩俄聞暴雷一聲吼
於過空驟雨至川光微茫樹色依稀如淡墨畫停棹
過楊店飲天忽晴萬緑媚目申下牌運舟至柳橋出

與二子別帰路訪晴齋　梅泉父雄藏來告將携梅
泉赴大坂不値　晴齋修理來不値
五月朔
餞京作六右衛門二子將上途六右衛門病止兄先
在座召玉工買水晶余亦買印材三携京作帰家〻
午前與兄京作訪晴齋使之買舟及酒肴晴齋携一
女子入舟鼓絃沿流至佃洲南畔酔後欲瞌而後冷
甚晴齋就所識家借被而臥溯洄久之入竈渥帰家
申下牌也　岩永峰次來不値　夜招立卿觴之閒

大槻平次郎在立卿氏亦招之介兄見二子　裁寄
大人柬托諸京作　請松圃診六右衛門　藤井昌
一郎研藏来不値　秀平廉平来不値

二日

木原源右衛門来觴之　梅泉来告別　京作来要
兄及余出赴柳橋買舟策焉至三弼濠出舟天晚投
大野亭飲亭人導之岡元亭劇飲宿焉

三日

晨還大野亭使亭人導欲遊八百善店（江戸第一肴店）店以

晨厨之肴辞乃投玉莊店店臨隅川風致絶佳飲食
亦潔巳牌策舟至柳橋出帰　山野養菴者（明石人）来
不値　婢繁與久助私余知不言婢不安求退許之
薦婢免勢而去　誠軒柬曰明日請同令兄臨　午
後兄有密屬余事為是赴府内鄙見廉平昇兵衛及
界屋小左衛門者日没帰　高妻寛平来不値

四日

秀平来　誠軒柬曰昨日請枉駕然伊東氏室病某
将診之願期他日　晴齋携其姻某来見　夜誠軒

玄朴来要兄及余赴薬研濠肴店飲二子規余未達
江戸人情余脈其忠誠亥牌帰

五日

衛而赴府内鄙先訪廉平而賀公及中島氏岡本氏
小林氏橋本氏山内氏還廉平氏圍棋午食帰　賀
定五郎松圃　受塾生賀　修理孝純来賀

六日

小竹四月五日柬自添川氏至　玄朴柬寄金　京
作六右衛門帰郷與兄修理至二子逆旅遂送之至

常盤橋門外別使久助送之帰路過修理氏　與兄
訪立卿立卿方飲引侑酒僅傾数杯辞出訪晴齋
秀平来　廉平昇兵衛来與兄携之食舍北肴店
両国橋畔劇場棚壊壓死三人傷四十餘人

七日

使玄益弔松埼憔堂氏（賻金二朱）因柬関四郎兵衛　南
陔兄四月十三日柬至告室氏發府内酢平柬自大
坂至告室氏至大坂晋三郎三月二十一日柬至告
病　村田順藏使人柬乞字且報曰聞昨日官使阿

部勢州堀和州就水戸邸宣旨幽水戸公於駒籠下
邸

八日

谷口宗助藤田平次兵衛東至送余刀六口　欽兵
来曰四五日前自大坂至　大昨日與立卿約今日
舟遊午前與兒至立卿氏立卿導至両國橋南畔雇
舟其二婢從立卿曰別命漁舟然當後發也乱隅田
川東行入渠中渠廣可十丈一漁子自岸頭謂立卿
曰公何速奴待潮生而往立卿曰吾待汝聖天祠前

行十餘丁北折荇藻満底而水淺過亀戸菅祠側人
家稍少時見侯墅諸葦連庭堤柳成門野趣太佳行
十丁許至渠將終處四無人聲唯聞黄鸝杜宇諸禽
和鳴使人嗒然忘我繋舟樹陰而飲余醉曲肱臥立
卿與其婢垂釣忽呼獲矣發目巨鰕活潑枕頭允獲
鰕七八頭移篙出渠入川川名中河廣於渠三倍淺
而清繁蘆立涯新芽如筍両岸往々見跡松成行其
下必有村落東溯十丁許左岸有村名下平井繋舟
余與婢出上岸人家八九戸東行數百歩有梅圃黄

實纍々左折即聖天祠也小祠數椽銀杏與楓交蔭
其上祠東有寺山門頗偉將入門顧見兒與舟子在
後乃叱從之徒倚使舟子就村兒乞梅實得升餘返
舟煮梅復飲移篙東行數丁又垂綸沈藻罣鈎不獲
片鱗四面悉糞船悪臭困人乃去川勢迤北曲右岸
列松一行數丁左岸多柳上左岸地形似堤坦而直
緩歩柳陰意致太恬堤西見一農家緑竹繞屋就乞
筍數枚返舟煮之時既過未下牌漁舟不至衆有倦
意回篙至聖天祠側命村店炊飯忽見一轎過岸上

婢曰彼轎西川元泰國手也乃使僕告余在焉元泰
就舟見而去既飯漁舟猶不至余與兒交咎立卿曰
漁子蓋忘期也立卿曰潮未至故爾敢忘期又回篙
下數丁日没冷甚益有帰思漁舟至倦変為興皆移
於漁舟漁子携八筐至每筐見如赤蚓物數百條立
卿曰是沈鈎之餌也巨縄長數百丈者一條為其幹
小絲長數丈者數百為其枝葉毎絲掛鈎俗呼曰縄
鈎余始見之瞑色暗昧其状不得而詳也溯上流十
二三丁而投絲且投且下下二十五六丁又溯至初

投絲處下巨鉤鉤繩頭縛諸舟板而收絲且収且下下十七八丁既獲鱸魚尺半者二頭尺者五頭鰻鱺三頭而下皆移於屋舟（俗呼舟有蓬者曰屋舟）而益獲咫尺不令我舟先下過而之渠口而不入西下二十餘丁又至渠口（別渠也）將南折停篙待漁舟漁舟至膾鱸而飲美甚亥牌至西園橋畔出舟而止路濘就舟子家假木屐送立卿至其門立卿亦使僕送我

九日

宿醒甚廢講　昨日服部子使人來送大人四月七

日柬八日二柬今日遣次吉謝之服部子曰待而晴來訪　庶平昇兵衛來謀峰也婚事召峰也姑見二子婚議成二子又為棣園兄雇婢伊宇今日始來　晴齋來　夜大魘兄及峰也起救之

十日

昨夜丑牌而聲方急衆忽呼有火余臥不起昧爽次吉報曰大城燒乃起召諸子曰大城燒凡為臣民者當惶懼戒慎故今日放學嚴禁誦讀　栽寄大人南陵兄柬與兄謀發諸京師氏　諸子皆出觀火　安

五郎歸塾　松園修理來

十一日

招欽兵饗諸舍北鰻鱺店兄與焉既而携欽兵歸語至戌牌使久助送之　村田順藏使杉田龍助來使興齋訪誠軒病　秀平來　故婢繁來　界屋小左衛門者以庶平吉來謀峰也婚事

十二日

立卿使人送香椿樹種諸庭上　木原源右衛門送肴　服部子來語竹尾明府病狀屬余請玄朴說飲

之　欽兵來介備前人戶川一八播磨人藤本仲次入門　河本章氏來不值　包數日來所栽寄吉雄良琢澤彥翠江小竹惠聞諸柬表書晋三郎名復封之書谷口宗助藤田平次兵衛名遣次吉托諸庸平栽寄酢平柬（托諸宗助）　京作六右衛門所發柬自高埼至

十三日

戶川一八藤本仲次入塾　誠軒使人來送詩　賴三樹三郎來不值　松園及其客來圍棋

十四日
偶霽與兄出館鈇兵於博勞街遂渡新橋訪玄朴儔
眠部子言玄朴曰某與信道俊齋議而作處方訪羽
倉公公引登樓談話賜食未牌辭出入府内邸訪廣
平不在與兄圍棋於壽平室銀三郎来曰竹内俊助
者至欲謁先生某告不在曰申牌復至請走一介報
諸先生故某來廣平歸欲留兄余與銀三郎歸　今
里小四郎中尾駒藏來不値中村正輔波多吉郎東
至中邑大村侯四月五日東披封當賜善菴者蓋侯

誤封之乃東善菴謀之賜余之東果在善菴氏　竹
内俊助来飲之兄携廣平帰俊助告壽平意請求睦
南陵兄余曰諾俊助留宿　晋三郎四月十五日東
及武谷祐之東至　誠軒東乞字

十五日
與兄及俊助謀舟遊修理來請從鈇兵来欲要之同
遊辭午前至柳橋買舟及酒有伊宇峰亦從入舟入
仙臺濠過正覺橋余與修理出訪誠軒誠軒欲迎兄
乃走修理告之兄及俊助至主人供酒耕雲来與焉

申上牌辭返舟轉槳向永代寺衆出舟遊寺余守舟
晡前過永久橋入十日濠至翁橋出舟過修理氏又
飲二女適歸俊助迎之至余先歸戌上牌兄歸俊助
蓋宿修理氏　善菴来詩山来皆不値　始設塾約
申之

十六日
名助来為講遠思樓集　修理来　復大而　東善
菴　東玄朴乞竹尾明府醫案答曰俟成而呈

十七日

松圃及其客来圍棋

十八日
又東玄朴促醫案　室氏四月二十九日大坂所發
東及河茂東至　藤田平次兵衛携府内吏人是永
平内者来訪與兄饗諸舍北鰻鱺店　鈇兵使人来
借金辭

十九日
鈇兵復使人来乃假金五兩於兄借之

二十日

秀平来以誠軒旨規余　訪修理不在　訪松園
昨日玄朴送竹尾明府病案今日遣次吉於服部子
許致之
二十一日
與兄約訪服部子兄曰吾先出待鄉於修理氏余畢
講至修理氏兄不在與修理語久之歸　研藏来飲
之　兄招利光寛齋議行事因相見（寛善庵所屬）
二十二日
竹田冨蔵以羽倉公旨来曰有暇相過　晴齋来余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二　一九

詰其悪余於諸人之狀（即誠軒所規）　晴齋謝曰若有此事
某負神明也公莫信人言　申牌與兄訪玄朴不在
遂訪羽倉公来見一老吏出接曰某姓名曰北村亮
三郎（即客年訪之未達者）既而見公與兄論公所著饌録中事
數十條内記君亦出相接公設鰻鱺飯話至戌下牌
退而下就冨蔵借雨具　聞閣老真田侯罷（羽倉公所語）
黒川良安来不値　訪紫田逸作於秋元侯別邸
不在見其子常太郎逸作近自河内至
二十三日

東竹田冨蔵返昨日所假雨具　與兄將之府内邸
至修理氏遇雨歸　仙谷一東曰請二十六日臨敝
廬　龍信使人来問兄發程期　村田順蔵使杉田
龍助来乞字　渡邉園十郎使人来　夜半籠火
二十四日
紫田逸作来　羽倉公使人贈八年鼓　諸木兵三
郎来　鷹平甥小左衛門甚七来為峰也媒婚事
二十五日
兄欲與修理晴齋舟遊使余柬二子報之午前修理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二　二〇

至即出至柳橋買舟召晴齋與棠下至永代寺側兄
出舟迎利光寛齋至湖過両國橋晴齋上岸甥二婦
人入舟鼓絃遂過大七亭（肴店在隅田川）亭面流敞甚就樓
開宴或圍棋黄昏返舟先是陰雨四旬今日偶晴暑
氣始至江風蕭瑟頗可醉人出舟諸人別去修理送
至　常寂来不値
二十六日
峰也叔母来議其婚事　巳牌赴府内邸見廉平曰
吾為岡見某所售無顔見先生余曰何也曰岡見某

欲娶峰也屬吾謀諸先生先生為我留峰數月吾率
甚七小左衛門見先生先生又見峰氏叔母謀之婚
期已決吾因山内玄氏報諸某某柬曰某屬君婚事
而久不成故既謀別娶期在二三日後敢辭吾乃之
某氏責其食言矣然無及請諒察余曰君為閩見氏
所售吾為君所售峰又為吾所售其理一也然君與
吾男兒也能待人以恕峰女子也不能諒人其責言
恐不可當然則吾任重於君不能無憾焉廉平恥且
恨與余辯論數四余知其窘乃曰君之患即我之患

也敢不分之唯恨君至今朝無一介報我待我至而
言不亦慢乎廉平曰是吾過也余欲赴仙谷一招期
在巳牌以與廉平論故至午牌走久助報其狀於一
廉平飯余平次兵衛曰令閩將以今日至乃屬平次
兵衛告諸兄午後訪完平遂訪一於渡邉熊州邸在完
平家西北元飯田街堀留一及先至之客四五人相見既而名助
杉島銑之助村上犀助及歌人茶人十餘輩至主人
揭詩題曰水邉納涼余詩先成世無無熱屋移步至江邉市響不聞處波
光遠接天酒由荷氣醒茶就柳陰蔭消福難長保暫時吾欲仙名助將之浪華故一

等餞之云黄昏辞至完平氏脱袴忽聞吼雷而不見
星主人曰恐暴雨而且宿我家辭至一橋門側雨大至
舍履而跣而自傘柄滴衣裳如浣戌牌歸家　室氏
以未牌至　平治兵衛平内藤堂凌雲嘗寂鉄兵利
光寛齋誠軒秀平來皆不値

二十七日

修理妻贈室氏麞　巳牌與兄訪廉平遂使瀧右衛
門導見用人村上周助而謝昨日周助自府内携老
侯妾至室氏從之故也又見大夫樋口正策而謝初

周助取山陽道室氏同樋口子衆舟至大坂待周助
焉後樋口子而至也午前同兄出經本街午食肴店
兄訪修理余先歸　室氏致日田大坂諸子柬大人秋雄
兄岳翁鉄之助孝也麻彥國勇劉石舟晋三郎酢平酢屋爲蔵武谷祐之矢野範次相良文董安藤右近
龍巖惠聞谷口宗助井丹屋孫助等　炭屋元助柬送金一兩紙布一反
謝壽詩也賢了寄布一反惠聞寄金二封　羽倉公使竹
田富蔵柬召兄兄往夜深帰　秀平携誠軒柬來不
值　文敬來　木原源右衛門柬乞字

二十八日

諸子贈室氏金辭不可報以日田半紙二千四百枚
凡携室氏及伊宇赴肆買諸器具　熟生請餞凡
且饗室氏許之朝来屡而屡晴午後大雨未下牌雨
勢稍微諸子告曰舟既俟於舍西矣乃與凡室氏峰
伊宇虎吉來焉安五郎玄益與齋銀三郎孫吉文次
玄敬別乗一舟出竈涯至両國橋今日俗呼曰川開隅
川浮舟納凉倒自今日始故云近年官下倹令且今
夕晴雨未可測故遊舟甚少繁華不及大坂天満祭
也溯洄數次使人告晴齋晴齋將携一醫生至辭乃

携一女子至使之鼓絃既而雨止雲收遊舟稍多薄
暮拢舟止於橋南觀煙火焉両涯茶店鬻金製煙火
以祝川開云凢十五六發止戌牌回棹至元柳橋出
帰初出余使久助守家余輩帰久助卧樓上不出迎
兄讓之久助抗言不已余叱之出　瀧右衛門送肴

二十九日

使興齋送大人書十紙及義府誠軒誠軒曰淡窓先
生書世所珍我敢多貪之乃取三紙返七紙於余其
謙虚忠恕常如是云　書木原源右衛門所屬絹誠
軒偶来候室氏乃屬之傳送　誠軒送鮮　春山本
月二十二日東至告有田大助三月十八日歿大助
安藝加茂廣村人父曰應助大助二十年前来學宜
園後聞余在界来依余為之謀居大坂新清氏丁酉
余帰郷大助負債出奔江戸余再至浪華為之償債
大助以書謝曰先生恩死不忘後屡寄書余赴大村
後杳絶消息客年余至江戸則大助既去寓参河客
冬余疾病恍惚見亡女誦年可十二三來曰兒俟大
人久矣與亦樂土何不早來余曰我思孝也未欲去

誦笑曰大人思孝乎兒去翌夕又見亡友中子玉中
文甫矢快雨岡子究僧一圭等數十人來枕上羅拜
曰子思此土之好乎未知我土之樂也盍我從余謝
曰深荷諸公厚誼我有未了之緣於世未可俄去諸
人辞去一人最後視之大助也余不覺大呼曰有田
兄亦在諸公列乎時龍太郎等侍側曰先生何夢而
言乎余曰夢乎真乎吾不得而知之唯覺吾子呼先
生後大助者依稀隱於燈陰而已吾初謂近日必死
矣然因今夕夢論之或生乎龍太郎孫吉曰然吉夢

也翌朝走孫吉東春山告昨夜狀且曰有田生恐既
死春山荅東曰夢出於想先生想大助故爾大助今
寓吾故居昨日信至曰無恙且屬吾謝先生何忽死
乎後百餘日春山來曰大助罹危疾吾因先生夢畏
其死也時春山将歸鄉余曰大助生平喜謔吾作佳
謔使之一噱庶幾其病霍然乃東大助曰聞兄将西
行浮世哭潑永訣情深僕嘗求為我使於西者未得
也幸哉得兄因屬數事兄至彼爲我謝文甫快兩
諸友曰客年吾亦欲西然寒儒薄資孤行悄〻恐不

能涉十萬路程故中途止待晤吾五十年吾将自再遊
不累復如客冬陸續來促也又謝闊君曰客冬見迎
然弱足怯行自非賜安車駟馬綱紀之僕奉養之姫
永不能應命也在世沽文爲活銘繫之業既倦若白
玉樓記潤筆雖豐敢辭又久厭看他人草稿若修文
郎亦非所欲也若待以劉聡韓擒虎地位遲速唯命
兄善賭博文人中無能抗者想暗袁耽當如項王淮
陰以十萬師相遇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然英雄一擲
百萬兄恐乏其資僕欲餞億萬紙錢然春山發程期

逼無遑製之寛永錢六文俗呼曰六道錢聊以當億萬紙錢
今時作紙幣動換數千錢況以錢換紙乎兄莫咎其
寡山河隔絶不得面訣遺憾何罄春山三月十六日
歸家越二日大助歿其迨見余東乎否未可知也大
助有雋才且厚故舊然不撿細行好酒色及賭博為
世人所棄余獨愛其才二十年前余所最善快雨青
木官次織田寛吾及大助號曰四友寛吾去宜園後
絶無音塵未知存歿快雨大昨年歿而昨日大人東
至報官次近日醉溺水死官次有詩才性頗醇樸贅

於豐後高田某氏為贅後不復讀書然十年前余過
高田與疾來訪話舊甚懇二日間荐聞二故人訃不
堪悵惘　廣平平次兵衛來

六月朔

銀三郎贈氷蓋加賀侯以今日獻氷大府賜其餘群
臣云銀三郎即加賀臣　齋藤順次來　兄壻室氏及伊宇
遊北里　定仲次為學僕

二日

兄将歸鄉餞以紙布及慊堂翁書　肥前小城人河

添增吉冨岡佐次郎来訪　夜與玄蓝安五郎聯句
利光寛齋鉄兵来　虎吉玄敬贈室氏縞衣
三日
作寄諸人柬（大人南陵兄秋雄兄鉄之助孝之助岳翁彦國勇文董京作酔平為蔵河茂小竹龍巖恵閒小竹崇元宗助孫助晋三郎祐之右近備禹石舟雄之進大人以下或送物或送書）本田鉄八郎来訪曰近自大村至　安五郎等為兄作水精詩文兄贈之金百匹安五郎等飲余
四日
龍太郎来　與兄訪立卿告別　作寄甲原玄壽柬

立卿来別兄　龍護来訪曰近自大坂至時兄将上途引見之　午前兄與利光寛齋次吉上途余及玄蓝送之至和泉橋兄令寛齋玄蓝携馬夫直赴板橋驛自與余至廣平氏告別　十兵衛子某召余於公館曰昨年寡君貸君書籍君未返乎余曰愚初因廣平借之客臘辞邸移居也亦因廣平奉返矣某曰廣平言亦然而其書未返何也余曰愚問諸廣平則其故必明也余問諸廣平曰吾既以先生屬返諸贊御矣贊御復償諸壽平而忘反責諸我及先生吾悪其慢故今朝不言壽平借之而困之先生莫與知焉廉平将與壽平昇兵衛平次兵衛平内瀧右衛門送兄諸子未自官局退兄與余及一客（忘其姓名）圍棋而俟焉未下牌諸子會廉平許出邸至湯島菅祠側投肴店樓遥面蓮苔池涼風浩至諸子開祖宴有盛饌申下牌徹自祠西（門）行出廣平昇兵衛別去壽平等請送至板橋兄大悦至巣鴨（地名）壽平有倦色兄買轎載之忽遇玄蓝白日将暮而公等不至疑發程在明日故帰焉乃要之復徃黄昏至板橋投逆旅寛齋先在焉初

壽平余轎先行余輩虞其不識我逆旅也未就座（使）館人及玄蓝周捜闔驛皆曰不見病之既就座則壽平在奥出兄衆相視一笑兄飲諸人戌牌皆去初兄與余謀将饗廣平等於湯島肴店而廣平等不可故要壽平等至板橋将饗諸酒樓壽平等亦不可兄不悦屬余柬廣平昇兵衛送金玄蓝寛齋宿逆旅樓上余同兄宿樓下
五日
平明兄上途送至驛西橋上別昨年南陵兄去江戸

也余以疾不出郷門故無離思今日覺郷心攢胸比
浪華之別更慘返逆旅買轎同玄益帰時未下牌也
佐田修平使中山泰吉来贈茶　遣仲次送見所
托東於康平仲次途遺之東中有金三歩一八為仲
次請罪　辰見勝太郎索至寄金及草稿　室氏贈
村上氏室手巾衿裾襠　有疾　伊宇峰皆去

六日

使一八之康平許送金三歩及東　龍護来飲之将徴龍護
所善僧真龍者至曰吾輩将遊隅田川先生無意同

遊乎余曰善哉午時出至元柳橋買舟既過両國橋
南風迅烈驚濤如奔馬舟将覆真龍怖失色呼曰須
卸帆向岸舟子曰風勢順何怖之有至東橋真龍勸
上岸乃歩川西街中炎甚真龍曰快了余與龍護交
咎出舟失策真龍曰吾畏寒而愛暑行烈日射衣也
至棹月樓二子曰今日與豊後僧南溪者期會此樓
矣待之不至乃浴而飲日昃出帰路過某寺法華宗忘其名
門内左折經獲若坊遊観音閣休茶店凉風収汗経
淺草門過馬喰街余訪鉄兵二子別去鉄兵送余至

夜大風　暴瀉十餘行

七日

龍護使沖若来曰明日請臨真龍許沖若十六七年
前在宜園形容如舊　命玄益孫吉一八文次晒書
松圃来服其藥　峰伊宇来余責其罪絶之　安
五郎有過余欲辭之銀三郎固請而免之

八日

辰牌出與齋仲次従訪修理借其僂偶破　僂出渡甲渡
入八重濠取生路南行十二三丁西折渡一橋南行

二丁許東折渡一橋地名南八重濠南行二三丁渡
一橋地名築地西本願寺坊所在焉坊所漢名未聞将館龍
護於真龍寺在坊所内入門寺堂廣大與東本願寺坊所
侔而僧舎之多巷路之潔勝焉毎舎門外種櫻真龍
寺在東南隅路太屈曲屡問屡誤往返數次行五六
丁始得其門入焉龍護及煙溪龍護姪曽相識沖若真龍見
引登樓與齋先帰真龍見其子及真光明西稱福諸
衲又見玖珠戸畑僧萬福供酒有盛饌主人乞余及
龍護字龍護曰京師僧德壽者受法主命来守坊所

欲見請帰路過晡前辭龍護導北行過寺堂前至德
壽氏南溪先在焉德壽爲坊所僧政頗有威權故眞
龍使余見之以爲余地云南溪龍護送至門外別龍
護曰某将以十日上途行数丁煙溪眞龍之子冲若
自後来呼曰奉送至枝木街遇峰曰今自尊舍退又
過吉澤玄龍曰長崎奉行伊澤作州嚴雄之進恐帰
至萱場街有藥師祭人塡街中僅得過焉至江戸橋
三袖別去過脩理氏而帰　誠軒来曰十日同忠龍
舟遊請臨　日高俊平高妻寛平富永駒太郎服部
英吉西川元泰来候暑不值

九日

荅誠軒来　将周候暑於諸家雇轎夫二名卯下牌
出興齋仲次從訪脩理又訪須茂至龍口役夫數千
畚鍤山積赫日照炎埃颺車聲轟人語噪使来往人
目眯耳塞汗流氣塞江戸躁區怨平日未必如是忽
擾方運大城燒灰故也過八代洲投刺祭酒林公門
及川田八之助家至馬場先（地名）興齋別去訪堀内忠
龍於上杉邸訪木原源右衛門於荻邸源右衛門供

飯言論移晷投刺粟屋隼太家而出入三宅邸訪八
木八三郎屬爲我謝公（久不候三宅候故）投刺鈴木權左衛
門家而出入大村邸訪稻田隼人不在訪蘆村主人
拓隼人今里小四郎一瀨平兵衛相見隼人平兵衛
去主人與小四郎飲余申上牌出訪服部子主人有
忙色即辭出麹街右折二丁許而北行地勢窪豐草
湍路所謂善谷寺谷也（江戸謂地窪處曰谷）訪巖名昌山不在
帰路投刺冨永順兵衛家至街西行出四谷門右折
廾丁而西行二三丁訪小濱樸助於稻垣攝州中邸
不在見其子贈析玄一本而出過尾張邸前入牛籠
訪村田順蔵過牛籠小石川二門入府内邸面廣平
而出酉上牌帰　瀧右衛門来不值

十日

平次兵衛平内来候暑　午前誠軒使人来曰既傭
舟新大橋側俟焉乃往誠軒及堀内忠龍安貞誠軒
門人某在舟方飲溯至東橋投岸上鰻鱺店午食畢
迴棹至首尾松側（松在大倉側）繫舟納涼日暮下至両國
橋下與誠軒上岸買肴而返舟忠龍去今夕土人放

煙火舳艫百数絃歌如湧月明風冷一洗晝間炎熱
誠軒遣其門人邀室氏至煙火偶畢戌下牌帰　林
洞海修理来不值　高瀬清三郎者母来不值
十一日
高瀬清三郎母携其孫百壽之助来請受業　静齋
来　忠龍松圃来飯之　蒋塘河本幸民来　柳橋
来不值　晩訪蒋塘柳橋洞海皆不在館鉄兵而帰
十二日
贈雲丹松圃定五郎洞海諸家

巳上牌将出候暑風雨俄至乃假寐比覺晴至府内
邸入廉平氏不在出候公公不在遂候小林平井橋
本瀧山村上岡本中島是永山内諸家復至廉平氏
廉平壽平遅食相見圍棋申牌出邸候羽倉公獻雲
丹公引見話賜飯雨又大至少焉晴酉牌帰　田上
耕雲蘆村研蔵修理来皆不值
十三日
浴湯肆　訪耕雲及修理　平井十兵衛来至裁寄
南陵兄東托於平次兵衛（二件昨日府内邸事数記於此）

十四日
巳牌甥仲次出訪玄朴主人曰誠軒将至侯之良久
不至使仲次之羽倉氏（呈近作数詩於羽公）主人供鰻鱺午後
出訪渡邉圃十郎不在訪龍信将飲余以既飽辞訪
西川元岱於観音祠西側主人供酒渡東橋訪小畑
詩山不在訪善庵圍棋焉申牌帰　研蔵来不值
岡部玄氏自大坂至来訪不值　大槻俊齋来請屬
其師湊長安子長英　召晴齋為玄氏謀居遂與之
館玄氏於博労街逆旅玄氏見其妻及二男二女甥

玄氏出渡柳橋晴齋導入一家将為玄氏借之主人
夫妻見樓臨隅田川金波瀲灩倒照窓櫺凉風襲座
冷如八九月送晴齋至其門玄氏途別　聞廣瀬築
梁卒（玄氏話）築梁大坂人業儒性踈直而信以余同姓
視如親戚嘗與余隔船橋而居大坂人呼人以姓不
以名故彼此相誤毎月数次余贈之七古中間有有
寄我東到君許屢労貴价轉送来有訪君客入我室
主人非是駭然回句乃紀實也玄氏曰本年三月浪
華訛言廣瀬旭荘卒某貿諸府内邸始知其訛然自

春波晋三郎以下兵庫名田貴門生皆惑焉甚至延
僧呪經（前日室氏信之助平次兵衛等言亦然）　某欲窮訛言所由生問之
春波等曰聞諸大熊文叔文叔曰聞諸船街俳師某
乃見俳師詰之俳師曰吾未識旭荘先生先生今在
江戸吾何知其生死向以廣瀬藥渠卒告文叔而已
文叔曰吾豈誤聞旭荘藥渠乎俳師欺我矣然衆皆
帰咎文叔云　夜室氏及塾生出観街中（明日有山王祭故）
婢免勢以病退雇峰

十五日

室氏携峰及仲次赴峰叔母許観山王祭　玄氏来
謀其居　詩山使其子文貞来招余赴焉（詩山家在鉄炮坊）
観祭神輿三神馬数匹先行操旄槍者舁輿者祠官
著衣冠而騎者僧被鎧襆頭而騎者打鼓者擔諸器
械者士人帯刀護衛者各数十人廝人随者数百人
亦壮観也帰路訪修理不在　夜峰帰曰尊夫人来
帰乎言未畢自走出余恐室氏失路使塾生分道尋
之良久峰叔母送室氏至　塾生皆出観祭

十六日

夜携孫吉訪誠軒歸路過新大橋月明如畫涼風襲
膚金波千頃不見一舟忽得月胎秋氣光先冷句思
對不成乃去　興齋昨日歸家今夕至其父榕菴来
寄菓子

十七日

研蔵来飯之　林洞海来約明日舟遊　室氏訪誠
軒妻文次及峰従之申牌戌帰　婢免勢来　鉄兵
借金不返使一八促之鉄兵僕泰助来謝

十八日

將饗稲田隼人東鉄八郎謀之　午前暴雨　研蔵
携湊長英者来見入門長英入塾　未牌携研蔵赴
洞海氏洞海導至柳橋架舟始放與来舟觸洞海殆
傷溯過東橋行十七八丁両涯稍隘蘆渚柳崖萬緑
生凉漁舟釣者去来于其間遂至千住繋舟橋下良
久下黄昏過棹月樓飲今日乍雨乍晴至是全晴新
潮汗漫皎月圓満洞海忽吟曰月来江面白余對曰
燈没柳陰青戌牌上舟至元柳橋二子出去余獨架
至舎西

十九日
村田順蔵来請書塩谷君祖先神牌飯之　僧奥龍
之子来飲之順蔵與焉　秀平龍太郎来飲之　夜
平内来　講詩經
二十日
八木八三郎来傳其君旨　小國剛之丞来飯之
廣江秋航来曰某近為西島蘭溪江戸儒義子更姓名
曰西島蔵之助敢告乃觴之　粟屋隼太来　修理
来　岩永彦左衛門来不値

二十一日
岩永峰次来室氏表弟也飲之　瀧山正来飯之
安本源蔵来不値
二十二日
雇龍太郎寫日間瑣事録自今日始　稲田隼人来
不値　平次兵衛来　聞水野侯復任閣老客年侯
之罷也士庶相慶既而綱紀稍弛志士無不思侯者
復職令下天下顒然望其風聲不知今後得失何如
晴齋来

二十三日
先是余屬諸子寫瑣事録昨夜約導觀篠筈池荷花
以謝其勞寅下牌殘月在西與銀三郎玄益與齋安
五郎孫吉玄敬文次仲次出家卯上牌至池東店倚
欄而望初日未出池波猶涼荷花有既開有方欲開
或曰方開者有聲然聽之無聲微風揺曳則辨隨焉
稍鬆綻耳命食未至乃聯句余連吟数十句諸子不
能賡乃止既食賽天女祠北廻至池涯白鷺成群余
携仲次先去過玄朴門前呼研蔵出而立語訪羽倉公

公曰越州復職吾竊為斯道慶吾言将復行欲假兄
智見顧言無諱余曰方今急務三公曰何也曰治先
上而後庶氏擧其綱而畧目一也三年絶詔不言利
字二也黜貶不報而擧賢才三也公曰善善余因陳
迂言旨公曰明日速觀其書話次冨士見御寶蔵番
官名窪田治部右衛門住羽倉公邸内来請公於家供食公與
内記君要余赴焉既食而話未下牌公返接客余候
客去至申牌而不去乃告富蔵歸　腹痛暴瀉在羽
倉公所飲水故也　龍信来　福彌之子来不値

二十四日
遣仲次於八木八三郎許取所貸三宅侯迂言八三郎曰謄寫未畢請借數日　室氏携元正及婢出觀蓧筈池荷花　宇田川榕庵来　誠軒来　羽倉公使人来贈燒酒
二十五日
諸子所寫瑣事録成十二冊　校正之　八木八三郎返迂言不見附録遣仲次問之答曰附録未嘗借　誠軒使人来貸其迂言　腹痛暴瀉招松圃服其藥

平次兵衛平内将扈公駕歸府内與室氏謀遣仲次贐之　晋三郎六月三日東至
二十六日
北風催凉服袷衣　昨夜龍太郎訪秀平托之乞誠軒氏藥今日誠軒門人田中通玄来診　秀平来龍太郎去　平次兵衛来曰某先公一日上途
二十七日
誠軒来診　凉益進　夜携玄益歩西國橋側
二十八日
凉甚服綿衣以寒暑針考之暑退於二十五日十七度　重冨昺来飯之　岡部玄氏来　大槻俊齋来　秀平携誠軒子安貞来安貞入門贈余及室氏婢僕有差文敬及坪井氏門生二人從至　肥後士人来請受業　疾益劇遣仲次乞誠軒藥　泉善来
二十九日
先是廉平東曰寡君将以七月朔之國今日疾劇强乘轎赴廉平許着禮服至公所坐于謁御室公偶走出見余在焉立呼曰明年復見汝言畢復走入乃返

廉平氏招平内見之又見福彌子未下牌歸　遣仲次東竹田冨藏送迂言誠軒所貸羽倉公　春山使人来曰某大昨日自故鄉至當拜趨而足痛敢告　誠軒来飲之
晦
春山来　東平内托寄南陔兄東東與大人列名内包瑣事録五巻
僧南溪真龍来介信濃惠然入門飲之春山與焉
洞海来　松圃門人松菴自長埼歸来見　夜招松圃長野常平供茶畢圍棋

七月朔
遣玄益發荅辰見勝太郎柬內包其詩及余詩於永井遠州
臣金長良助者居在數寄屋橋內　松圃常平來話　誠軒
使其門人杏齋來言安貞明日入塾
二日
裁寄藤洞然柬遣仲次托諸南溪南溪將遊白川故　文敬
携安貞來安貞入塾　久留米人佐藤純藏携岳翁
小山清右衛門二柬來見　杉島銳之助來　垣內
溪琴來曰近日自紀州至　夜訪岡部玄民新居於

石坊歸路訪修理
三日
向叢荅辰見勝太郎柬於金長氏而遣其稿今日遣
仲次取之改封　裁荅岳翁及小山清右衛門柬
立卿來招余供酒戌下牌歸　文敬來　地震
四日
岩名昌山來期本月既望舟遊　關四郎兵衛來飯
之　廉平使人送大人五月十七日南陵兄六月七
日柬及十兵衛龜年晋三郎諸柬　未下牌地大震

丹後田邊人岸圓藏來見　夜訪松圃　惠默入
塾
五日
遣玄益托寄勝太郎柬於良助　裁寄大人南陵棣
園二兄酢平耕石晋三郎十兵衛柬　棣園兄柬自
京師至曰六月二十一日傳京師　訪溪琴於新泉
坊　誠軒來　夜深春山携一客至曰某遊佐倉歸
路遇雨乃留之宿　今日炎甚　雷電交至微雨
六日

發昨日所裁諸柬於廉平外書谷口宗名　春山晚去　黑
川良安來　夜常平來圍棋
七日
受塾生賀　賀松圃定五郎修理　松圃來圍棋供
夕食　田代青木與三左衛門來訪　文敬携與人
某來見請為學僕　秀平來賀　吉澤雄之進六月
九日柬至　修理來
八日
封荅雄之進柬外書為川住之助名遣仲次托諸廉

平　中尾駒蔵来　招松圃食西瓜　與常平圍棋
九日
常平為余製枕成　佐田修平重富鼎岩永峰次来
供酒飯日没峰次先去與修平圍棋　岸圓蔵来不
値　齋藤順次来飯之　誠軒門人小此木百枝丈
敬携與人小宅周孝来許其為學僕　酉下牌小田
原街火相距可四五丁火勢甚烈發玄敬丈次仲次
救岡部玄氏返曰不在秀平来唁近火西山玄泰誠
軒春山岩名昌山皆使人来唁余上涼棚又出門外

觀之亥牌滅
十日
晴齋来返棣圃兄所貸金一歩二銖　周孝改名周
助始為僕　裁答大村庚東外書中村福田波多三子名　藤堂
凌雲来　午時春山来曰寔将同水野庚諸臣漁於
佃洲南畔請臨乃同出周助從渡甲渡過八重濠至
築地水野庚下邸在本願寺坊所東北　春山入邸余俟門外出
曰諸人不堪遅既去乃渡橋投舟子和泉屋氏諸人
在焉曰今日有事於淺草觀音土人皆棄舟而往故

築地八重濠無屋舟俗謂有篷舟曰屋舟将棄無篷之舟余出
門外麾春山曰今日炎甚吾不能乗無篷之舟兄善
為我謝諸子春山乃告其故於諸人諸人不悦棄舟
而去余携春山自本願寺南門入訪真龍父子主人
供酒既而和泉氏使人来言既艤屋舟矣春山先出
赴舟所真龍導余訪南溪於僧寮寮在本堂艮方初
自小門入至本堂前庭廣置小石焉百日紅数株方
開穿庵間途東行至寮南溪臥病強相見出從春山
於和泉氏買酒肴棄舟使周助之大村邸托今朝所

裁柬於鉄八郎南行二丁出於海口遇向之諸人曰
別命漁舟方降網於濱宮南矣且往觀方舟而進及
漁舟風波頗起諸人初在和泉氏既醉至是更醉無
與語者日没返至向相遇處春山移諸人舟焉余辭
帰諸人贈所獲魚三頭蔵諸肴器刺潑久之風止乱
蚊満舟若於在家而牌入竈涯潮落舟膠不進上西
岸而帰招銀三郎與齋食魚　文卿佐野博洋来不
値
十一日

西川元泰来　玄氏来　棣園兄大坂所發本月二
日東至　遣仲次周助送兄寄廉平東於府内邸
送利光寛齋東於善庵　室氏久不痊余以其症似
新助勸散歩室氏携婢至両國橋　瘀炎甚於三伏
以針測之至九十二度　近江屋與兵衛携定次郎
来謝定次郎逃學使與齋詰其故蓋文次授讀嚴急
故爾乃遣玄益於與兵衛氏謝故也

十二日

暑埀九十六度　誠軒使其門人杏齋来診室氏

修理来　夜室氏訪修理奥　携孫吉安貞虎吉長
英周助観人形街夜市遂至石街訪岡部玄氏玄氏
居在第一坊誤尋二三四坊使孫吉等徧入路左隘
巷凡二十餘次歸路始得於一坊矣　謝松園修理
藥　使文次之福彌氏取金

十三日

服部子使人来送鉄之助寄棣園兄柬余披之訃其
子才吉病痘歿　八木八三郎来返迂言附録謝曰
死罪乃送諸羽倉公　誠軒寄金及肴送肴於羽倉
公俾返曰欲晤今夕臨　招松園常平供夕食且圍
棋　秀平来　夜携周助訪羽倉公公竊議時務余
陳所見公悦　室氏携婢歩江戸橋

十四日

中津人島田虎之助奉松平内記君旨来曰有暇相
過　未下牌携安貞訪誠軒贈中元儀紙菓子　主人供
飯酉下牌帰　修理来不値　仙谷一柳橋東寄金

十五日

西島蔵之助来　定五郎来賀與松園常平圍棋

田上耕雲送西瓜　伊勢津儒臣川村貞蔵来　定
次郎来賀　春山使人来言昌山既望之遊其母以
往年是日岩名氏族舟遊溺而死故不許也将延期
為十七日敢告　修理来携之赴舎北肴店供食
招諸子賞月南軒露白風清始覺秋意

十六日

近江人平井傳右衛門来訪曰某舊名龍助八九年
前訪山内庄太郎於湊窓夫子許矣　研蔵来欲導
余及洞海浮舟余柬洞海告之不在添川完平偶至

乃飲二子既而與完平圍棊研藏去野田希一來曰
醫昆太仲者欲招兄及我輩舟遊申牌吾將訪兄而
往余荅曰添川子亦在我家同俟少焉希一來與完
平從之出至柳橋太中使其門人來迎乃入舟太中
及古賀大一郎（穀堂子十四五年前相識）薩人鮫島雲嘯江戶人
吉野源三郎見太仲曰某四十年前富貴鄉熊谷見
順家見順嘗既沒其子昇無恙乎余曰皆既沒雲嘯
曰某同小林安石學村井氏相善風聞老先生高風
矣舟離岸月出涼飔掩冉金波瀲灩源三郎吹笛溯

過東橋欲投左岸肴店皆以客既滿辭今日士民悉
休業而野遊故也叩店十餘所遂不得入下至東橋
出舟躡茶店買飯完平與大一郎對月圍棊畢與完
平希一步橋上良久返舟下至柳橋出舟完平去衆
別舍北橋上余獨歸亥下牌也　昨日修理贈松蕈
二枚今朝食之忽覺吭疼乃行吐方研藏曰不時之
蕈極有毒　惠默歸塾　大昨日以來放學虎吉諸
子歸家今日至

十七日

炎甚　遣仲次周助於羽倉添川二氏返書又借書
午時春山昌山來今日柳橋松園諸子皆以有故
辭會與二子至元柳橋買舟乘焉北溯把杯圍棊投
玉庄店飲日沒過北里觀燈每家懸燈數十燈紙描
山水或人物又作人樣子假山水類陳其前繁華勝
春櫻（詳丁酉日錄）之節遊人數萬聲如糜沸投岡元亭飲
戌牌返舟片雲不飛月色太佳至元柳橋出舟亥牌
歸二子送至廉平來俟於我家昌山去春山宿廉平
議棣園兄所屬蘭席賣買事且致兄七日所發柬及

谷口宗助酢平晉三郎柬晉三郎寄賣余家具金三
兩三步二朱

十八日

修理來　阿波人嫪安藤太郎柬來見　永井傘助
柬寄金

十九日

裁寄大人南陔棣園二兄鉄之助晉三郎柬外書谷
口宗助名遣周助托諸廉平　誠軒來

二十日

岸圓藏来　常平来圍棋
二十一日
将遣周助返完平明良洪範不見第二册　大索不得
乃問諸完平曰吾方看之故不始借也　晚携輿齋
出訪修理不在出遇諸途遂渡甲渡訪希一與其客
圍碁帰途過鮓店飯復訪修理修理曰向仲次来尋
公恐有故也凌雲在座要之帰則鈇兵在我家俟焉
先是鈇兵借余金不返促之輙相避不見今日遣一
八詰之始来謝戌下牌二子去　玄氏之子来玄氏

借舍欲使余為請人（請人詳于客年録）余以其券失例不肯
押印使玄益往質之玄氏不在其妻見曰兒誤買居
既成不必煩公故辞也已　婢丸勢有罪逐之江戸
婢僕之奸過於京坂京坂之人猶知恥辱江戸則公
然習為常
二十二日
常平来圍棋
二十三日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来診室氏始用丸藥　作寄佐

治清六細木甚五兵衛等東託諸輿齋　今日暑九
十二度夜無風開窓而寢
二十四日
夢覺聞打鐘聲急疑有火呼仲次周助不應既而鐘
微以為遠火半睡半覺之際復聞鐘急遽起推障子
天光朧朧如雨夜之月以為曙色視庭上樹陰依稀
落于東南始知是火余家樓遠西北故未見火光然
知其在西北大咋就二生枕頭㪅生亦各来告出門
望西北紅霧糢糊蔽天不知其近遠竹木爆烈聲太

猛地上沙礫皆見不異朝暾已升唯以南方一團黑
霧如漆知未曙也余返房呼曰大火且近室氏驚起
昨日間玄氏之古河其妻兒留家将發諸子救之（玄氏家在西北故）
皆曰漸覺體熱火蓋在四五丁内恐彼将救
我也乃止松圃立卿諸子亦出門而望不能確知其
所令銀三郎孫吉視之返曰田所坊也相距可四丁
時微風自西南至吾家在東南以為無虞皆佇立觀
之少焉霧收焰見火㶚風而南延距吾家二丁而近
火片大如釜者繽紛墮屋脊皆愕入室将束器具藏

諸倉中倉前有板床牀下平日置泥火時用焉塗倉鏬久無近火乾硬難用乃命周助仲次撤牀澆水皆曰須墐倉北戶戶旁在外當梯而鎖之梯短不及惠默自樓出登屋脊步簷上鎖之又出門外火益近熱益甚燉至高沙涯（舍西之涯在南曰竈涯在北曰島沙涯原一涯也）余及諸子皆不慣火蒼黃失措遠近親故以霧深故不知火處無至者幸雇七之弟匠貞走來指揮得宜少焉伊東氏之僕至呈玄朴手柬倉卒之間不遑披之直令僕助諸子不可又令携安貞出奔亦不可余曰伊東

公令卿來救我急而非令卿來觀火也卿唯望火一不可我命無益於我須携虎吉歸僕怏怏聽命長英亦從去余聚所著書及他人器什數種賦諸興齋玄益安五郎一八曰倉之燉否未可測若火至兄等各手一物去既而稍〻移雜具倉中玄益忽提所賦之物投諸倉內余呼曰忘前言乎不顧余尾之將入倉倉前未熄燭余不記向撤牀大步進忽陷床底泥沒膝一躍而出洗足揆衣又出門外火既今數隧東南之火近在二百步內外皆曰且使尊夫人避於是令

孫吉從室氏赴坪井氏孫吉尋袴不急出余叱之更令文次文次亦屬其器用於傍人刺〻不已余大叱之即與仲次挾室氏放後閣自杉田氏庭走安貞從之諸子眩惑呼則來來又去左迴右旋如無所措手足唯興齋玄益安五郎用余命雇七之姪及圬者某來遂悉收諸器倉中又出門外火既至舍西猛焰東靡將一轉及我屋余欲出避興齋玄益等曰我輩火及簷而後行夫子先去松圃聞之來請曰火未至何太早計家無主則百度亂君且止從之既而火勢從

風迤東走亦出於涯而不越水門外來避火者男女數十百千器械山積來往相混天動地震往〻躍馬過焉又數人擁障子簡席或板扉巨桐而過焉每一過傍人相躪藉者不知其數有婦携兒兒曰盍歸母曰我家既亾兒曰無所歸乎發聲哭母亦泣慘怛逼耳余生來遇火是為最近天將明凌雲朝川晋四郎晴齋洞海吉澤玄龍龍信西牟田又四郎（玄朴門人）賴三樹三郎黑川良安各務雷太郎野田希一西島戚之助清水八郎兵衛鈴木松嵐莊村宇兵衛（肥後士人）箕作

省吾泉善等来候安本源蔵中島清記来不幾而去
文次仲次自坪井氏返秀平丈敬寛蔵（誠軒門人）従至日
高俊平亦来時火勢既微初謂天将明而比明殆八
九刻蓋始起方丑下牌也卯下牌火畢而救者集玄
朴来余誦僕之状且曰君束我何故曰某欲以今日
迎先生及尊夫人舟遊故昨日晝間裁束附家人夜
問之曰猶未致之某謂尊夫人必粧而出不早告之
恐後叱僕迨天未明致之未嘗知火也癡僕以未受
救火之命偃蹇而已瀧右衛門夌登右衛門以公命率

數役来視火且賜酒瀧右衛門曰向清記返曰廣瀬
氏門前来救者成市我邸獨不遣一力我顧耻於傍
人某輩始知火近貴寓矣蓋火之照映雲霧必因風
勢今曉霧漫北方而風自南吹火焰照之故皆疑火
在我家北二十丁外是以秀平諸子亦後至云秀平
文敬俊平留助酒埽且出倉中諸器既而觴瀧右衛
門淩雲等隣里往還互賀免災午前令仲次迎室氏
及安貞門外避火者至暮悉去龍太郎来候且曰某
明日随寡君帰浪華午後誠軒春山八木八三郎奠

龍小此木百枝来羽倉公岩名昌山西川玄泰高瀬
清助長英母福彌鋏兵使人来候　誠軒玄朴興齋
長英贈酒肴或飯　裁寄大人南陵兄東封日間瑣
事録七冊外書谷口宗助名遣孫吉托諸龍太郎且
贐金二朱　暮訪修理遂巡視田所坊燒跡延袤三
四丁戸千餘矣猶有方燬處（距我家最近處不過三十五六間）途遇
龍信曰将奉訪　令玄益弔近江屋與右衛門昆太
仲（二家燬）　夜龍信来　令秀平候溪琴（溪琴咫尺火而免）
元柳橋舟子贈梨子　阿峰来助

七月二十五日

旱偶雨新凉斬然昨日暑九十二度今日則六十八度矣　常平來圍棋飲之　長美母贈鮓　溪琴來虎吉長美歸塾

二十六日

朝氣凉甚　遣與齋謝凌雲希一真龍等遺銀三郎謝晴齋洞海清水八郎兵衛等遺文次謝誠軒福彌西島盛之助吉澤玄龍等（皆謝火時來救也）　遣玄益平逆江屋與右衛門賜陰沈木菓盆　辰上牌出周防侯

入府内邸見瀧右衛門美登右衛門謝大昨白旁又見廉平廉平出大人六月十五日東南陵兄七月綱附余（見贈吉笑三巻）東　余（問）曰大昨日君命賜酒當面何人而謝廉平曰見小林子可乃之小林氏主人出邸報亦余載西州有爽警夸誕難信返廣平居廉平曰寡君姑大洲侯夫人卒聞邸過密十日敢告（以余保府内籍故）訪三樹三郎於昌平校三樹三郎見其同寮田中人石井脩三郎土浦人五十嵐儀一訪大槻俊齋病不見訪羽倉公午食焉韮山縣令江川太郎左衛門君至公以余見之君年可五十左右氣概伉爽言論如流曰吾家自源頼光爭其出至我三十六世世世居韮山今所住之屋保元中所營未嘗經兵火棟宇依舊而構櫨棖闌有時破壞以其古物必以聞得官允而後改焉余先辭出訪玄朴不在見所藏少間玄朴歸見復以有急病家出余亦去訪龍信不在見其母訪西川九泰渡東橋南行一丁東折又南折西轉訪日高俊平於角抵玉垣氏不在街路縈繞不辨東西左轉右折行五六丁出於東橋下流遇龍信焉訪善菴

又訪元柳橋舟子黄昏歸家今日所訪皆火時發人來救者也　秀平下坂新六佐田修平完平來皆不値

二十七日

載寄大人南陵兄東　常平來圍棋飲之

二十八日

以免火故飲塾生數日陰雨漁市之肴買小魚數百頭與衆烹之膾之而炙之厨下喜譁如大賓將至既成團欒第二室喫之常平與焉余醉先寢比醒衆散

始與興齋讀萬暦三大征（羽倉公所借 明朱野史）

二十九日

巳上牌衛雨出仲次從過深川蹶折屐手足皆泥就
高橋下洗之訪誠軒謝火時贈問之厚主人供酒食
午後出過正覺橋直西行經二橋左折行一丁西折
西島盛之助家在焉訪之見盛之助及其義父蘭溪
蘭溪年可六十左右既薙髮以詩名供酒話次出臼
杵城下疊屋街石敢當碑雙鉤示余書石敢當三字
字大可四寸書體超雅非邦人所能也路傍石碑如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三　三

青面金剛猨田彥所常見石敢當則赤也石敢當考
見清趙翼集五代時勇士死後顯靈者蓋我豐後大
友氏時西舶來往即西人所造矣蘭溪引豐後國人
二名見出過永代永久二橋歸　誠軒來診室氏
夜松國常平來

八月朔

午前雲密雨繁慘色如晦與玄益興齋飲遣鬱修理
常平來與焉余醉眠比覺皆去未牌雨聲更猛加以
勁風少焉晴陰霽七日至是始霽人意物色一時快
暢　夜溪琴來松松國晤之

二日

復陰雨　溪琴贈沙糖借瑣事錄十六冊　松銀三
郎常平午酌　近江屋與右衛門甥張即之書來示
横幅有浪遷涼時藕絲催詩八字四行筆力雅健生
來未見與右衛門曰此語無知何謂者余曰是錄少
陵攜妓納凉晚際遇雨五律元每行十字而亡其八
字者　夜玄民之子來告移居數奇屋坊即從之徙
坊在日本橋西南二丁外贈金二銖賀之主人固辭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三　四

余不可室狹且有同住者故健文言出歸訪修理修
理方與伊勢新者夫妻飲余與焉先去

三日

秀平來　始定詩文書會日及埽日　松溪琴供饅
饠

四日

誠軒來診室氏　祭恭哀童子

五日

松園常平來圍棋　陰雨益甚人皆有山荒之懼

始定諸子職掌中之　始講蘇詩

六日

七月念三之火諸子皆登屋防之屋瓦多破既而陰雨過旬未已漏處溜下障壁悉濕名傭七謀之　臨諸子文會　蘆村東送朝長周平六月二十九日東

春山來留宿　峰來留之助炊

七日

遣仲次托寄大人南陵兄東（七月二十五日所裁）於廉平送南陵兄寄中短松藏東於村田煙藏又進完平日本史

供春山餘拓松園與焉　雨暫止奇炎使人發頭風　晩春山去　訪溪琴不在　誠軒使人來診室氏

八日

雨益甚　招松園常平園横遺閲　木原源右衛門來贈長門先侯所著事斯語三冊

九日

雨始晴暑威猶烈　午後書會　買雞使常平興齋割烹之而飲　虎吉安貞等鑿池庭上成（九十日成）餘使玄釜作假山

十日

青木與三右衛門來　高妻寛平來　蘆村來飲之未徹玄民來引之見蘆村玄民以酩醉不飲廉平壽平來亦引同席曰將沒玄民蘆村去供二平食初府內侯賣蘭席於江戸藏數千東福彌家人司之平次兵衛等以其寡賴謀諸株園兄兄謀諸修理修理薦江戸賈人伊勢德伊勢新者兄引二藤見二伊議決兄欲告諸福彌平次兵衛曰不必煩公吾親往見歸

御平次兵衛亦將從公西謂廉平曰蘭席件吾既告諸福彌矣先是蘭席未至及將至廉平謀諸福彌福彌曰平次公未嘗見告也且曰二伊無信世人所知恐受其欺何如廉平乃遲疑不附蘭席於二伊恐告兄於浪華兄移書余詰二藤欺妄之狀廉平曰平次兵衛責我使我羞於令兄然福彌言亦不可忽也余曰家兄蓋不知二伊之姦而已若知之不必守初議也君獨斷而可今日廉平復曰某疑福彌私其家人故惡二伊也竊問諸我隷江戸產善諳土人貪富曰

二伊破産行詐以活妾之不可也夫二伊之詐隷猶
知之恐彼既受蘭席而不肯償金我國人及福猶将
歸咎令兄吾為令兄恥之故欲自蒙失信之責而弊
二伊何如余曰吾不始與此議故不知其可否君謀
利其國者焉為國謀而利為之亦何顧乎家兄若愁
吾為君辨之廉平悦　夜有人報大君明日臨田安
邸須掃門許

十一日

實牌起仲次周助炊以大君將過禁火　開戸使諸子嗽平日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七

未必然田安邸距我家不遠故爾　聞今日不至晡不得闢門卯上牌
携仲次赴府内邸途浴湯肆廉平等猶臥余就其耳
報名皆驚起余忽想余家樓上未掩板扉官吏或怒
呵之使仲次走返告之少焉来曰閭門既鎖不得往
余與壽平闘棋勝之又與廉平圍壽平傍觀忽發癲
大呼而仆口吐白沫手足戦栗不已視之恍不省人
事余驚将救之廉平揺手禁之庵余入別室低聲曰
彼人每圍棋沉思必發此症然不久自止若傍人噪
反劇良久始聞呻吟聲乃就問之曰大苦恕我無禮

仲次曰某向過閭門鎖而返今念自杉田氏室中往
必得到支子後閤請再往許之午後返曰果得到矣
未牌携廉平出謁神田祠投深川店食鰻鱺江戸販
鰻鱺者以萬數然推此店為第一云既食廉平別去
訪羽倉公公曰吾每讀太白昌黎詩足以遣悶矣若
老杜益助愁思請借兄所藏韓李二集抄之又曰吾
所善某于役大阪城間東報大阪城中犬數十一夕
悉向西吠又一夕悉向東吠隔夕必向背如有物使
之不亦妖乎實牌歸　戸塚静海東曰請数望臨敝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八

廬　今日放學

十二日

根岸彦司来　未下牌携與齋出至芳街遇玄民之
子携酒肴来曰将獻諸高厨乃之玄民氏謝不在遂
訪與齋父榕菴於津山侯邸中邸在郭内不在其妻見訪
昌谷五郎不在返宇田川氏與齋母子供酒日没榕
菴歸見與齋留焉余先歸　夜室氏與峰歩街中
永井摩助来不値

十三日

出石人森本叔藏高橋京以櫻井三郎東來見請為學僕　永井舜助來　侍會　松立卿飲自申至戌銀三郎與焉

十四日

昧爽起右眼胞上疼甚蓋將生瘡　午後携周助訪野田希一返其所借朱子集八冊申牌與希一赴戸塚靜海招主人引登書樓見其兄隆珀珀掛川人善詩問寓主人氏故有今日會云海野與助先在座少闕加藤帝助鮫島雲嘯至有盛饌酒酣眼瘡益疼靜

日問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九

海令其門人貼水蛭四於胞尾吮之畢血出不已返席右手持紙抑之隆珀明夕歸掛川一座分韻賦送別詩余得東字一樓秋月一樓風如此佳宵喜與同細〻吹過盡簾際依〻來照酒盃中晴光天上満難溯好會之間亦易終萬里陰晴明夕償君於西省我於東　諸客詩不成余不敢獨出之戌牌市助與助先去余同雲嘯出至萱場街西別過修理氏門前使周助言曰家兄棣園東至諸明日來　小國剛之丞携遠藤勝助來不值

在戸塚氏時棣園兄七月二十六日所發東及荒吉東自浪華至

十五日

受諸子賀　眼益疼招松園先是園誤作圃鍼之四不出廢諸務臥書齋　詩山來以疾辭不見　修理來余為棣園兄告二藤違約之狀使之謝二伊　誠軒室使文敬來迎室氏阿峰仲次從之今日深川有神祭故也　誠軒來診曰宜更用水蛭令周助走取之薄暮誠軒去　是夜晴光萬里不見纖翳唯憾疾痛在身不得快觀也已　誠軒門人奥川良澤者携水蛭來用五枚焉且曰周助饑病今夕不能歸

日問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一〇

十六日

文次歸家　佐藤源内來以病辭不見令銀三郎接之　五乃豊太郎來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來診眼疼益進白膜怒張而蔽黒睛眼開不能閉而不見物

十七日

修理來　廉平使人來送大人七月十一日東南陵兄十八日東中載喝蘭使船入長崎事頗詳　誠軒來診致吉澤雄之進七月東話次玄朴至今朝瘡潰膿出二子曰既不足患矣供鰻鱺焉　阿峰去

十八日
拓松園飯之　夜誠軒使文敬来臈蚕出腫勢與疼
漸減
十九日
右眼始開見物　秀平来候病　小國剛之助来請
刪定其父遺稿飯之　佐野情洋来為去益議去留
飲之　誠軒来診　所藏俊平来　阿波二生来使
興齋接之　使周助之阿玉池屋婢
二十日

大槻俊齋来視長英病因氣相見　玄朴来　誠軒使
若曽根宗桂来診
二十一日
大槻俊齋来請使長英歸家養病　長英改名長安
間長有高野長英者犯法亡命官跡之急捜索至儒醫
門生長英以嫌改名　婢春来
二十二日
村上周助来飲之　森本叔藏来令興齋接之　長
安歸家　欽兵春山来飲之欽兵去春山留宿　萩

人有田重左衛門来見　豊太郎来
二十三日
眼皆猶疼然恐諸子急起講如例　水野羽州臣廣
田祐藏来見請屬其所識下總酒詰人酒詰章三郎
山形邸醫太田亮元来請受業使銀三郎接之
詩會賦七律一首　吉野氏味導室氏遊北里觀劇
子婢歸　寛平来飯之話次常陸府中人金子天来
著通刺請見余欲以眼疼辭寛平曰先生何得忽是
人世豈復有如此大吉姓名乎余絶倒出接客曰某

家田多門門人也有弟子数十欲令其有志者事先
生敢請語畢即去其樸直不似方今之人　支牌大
地震
二十四日
栽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東以眼猶疼使安五郎書
遣仲次托諸廉平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来診　廣
田祐藏携酒詰章三郎来見入門飲之銀三郎與焉
太田亮元来見入門　薄暮訪松園仲次来報金
子天来来乃返見之曰明日携賎息来拜謁

二十五日
金子天来勢其子長谷川元良来見元良入門　廉
平来　室氏訪吉野氏妹
二十六日
鉄兵勢濱松神官杉浦大學来見大學先去　松園
来余使之呼韻應聲賦七律一首七絶二首　誠軒
来診室氏　吉野氏妹来訪室氏　夜溪琴来訪松
園先在座与語至亥牌散　閱四郎兵衛七月二十
一日東至即裁答東附伻

二十七日
招常平囲棋常平曰某明日遊房總敢告　齋藤順
次来　夜訪松園話次聞佛郎人欲借琉求地流已英
夷欲攻汝汝借我地可以免琉求大恐告諸薩薩侯
告諸官
二十八日
眼疾愈之誠軒氏謝　午前勢仲次赴府内即訪廉
平尋平語次村上周助来廉平供酒食周助去申牌
余將去修理至周助新移居即南隅余出訪之返廉
平氏同修理出至柳原別訪羽倉公公賜食曰沒布
一勢豪商加納次五郎者来劇談至子牌辭布一次
五郎別於芳街　村田順藏送野澤數馬柬　秀平
来不值　聞勘定奉行榊原主計頭戸川播磨守二君罷
松平四郎府内文封中坊大和守二君任焉
二十九日
長道平者来請見先是大人東曰汝江戸人長某来寓
吾家矣故見之道平致恒遠頼母河野亀太郎二柬
与水戸人金澤吉右衛門相見吉右衛門問鉄兵

為人蓋欲托水戸國是於大阪巨商雇之為媒也
書舎　室氏埒埤賽神田祠　興齋伕雜龍信来与
焉既而与興齋送之至兩國橋西畔別歸路訪蔣塘
不在　是夜始撤蚊蟵　遣仲次於村田順藏托寄野澤
數馬柬　寛平借日本史　廉平托寄南陔見来且取眼鏡及紙燈　三家　春山
東曰寡君將歸國欲一相見請暇日過敝即答曰明
日拜趨　峰来候室氏
晦
將訪春山使周助先行返曰不在比出門雨下乃止

東八木八三郎告其故八三郎答曰諾將告寡君
小此木百枝携石川太郎者（清水八郎兵衛子誠蚪門人）来請受
教　柿沼山岳者来乞字（村田愿藏从之）廉平来　文次
歸塾　佐藤純藏携岳翁八月五日東来　研藏来
留之宿圍棋　春山東曰今朝辱便而不相見聞先
生將臨侯焉　余答曰向既辭諸八木君矣君其問
諸八木氏

九月朔

受塾生賀　金子天来来　研藏去　修理来　溪
琴招供歸

二日

巳牌名太田亮元與之出仲次從訪修理不在訪玄
民玄民見土井侯臣某自鍛冶門入經日比谷門訪
堀内忠龍於米澤邸不在其子某見話次忠龍歸請
余講蘇東坡元遺山詩數首使仲次之三宅大村二
邸問春山盧村在焉乎否返曰皆在忠龍供飲比出
不見亮元蓋先去也至春山氏主人曰寡君出未歸
請遅乃導春山訪盧村少焉三宅邸人来曰公歸復

返春山氏春山出一草稿曰寡君欲擧一儒生歸田
原（三宅侯封邑）侯使其選之其友薦一生應選是其詩文也
何故（知）余曰是至拙絶不成文理然其人善讀書且内
行謹勅則可若取有才無行者置公左右其害不尠
言未畢侯使人来召春山導至公宮坐於次室鈴木
權左衛門見曰寡君今日太悦懇切欲面先生而別
（侯將以六日發）請文言即出日將没侯引見曰迂言甚切事
情吾有疑義他日以書質諸卿又曰人君須明不知
明自何處下工夫余曰古人稱致生明讀書皆徹其底
而去愁程子解仁用公字其旨深矣中庸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尊德性而道問學公須用心
於誠誠則公公則明也侯曰善（話訪）問諸臣屢就侯謀
事余乃辭侯曰吾欲得儒生請卿為我擇其人返次
室權左衛門供食返春山氏春山請送既出邸春山
曰寡君元欲請先生之田原某曰滕文公雖賢孟子
不肯事之故止寡君曰吾以廣生必有奇策而聞其
言諄〻乎聖賢遺旨無壽一言及功利何也某對曰
彼說其綱未及其目而已彼生平授子弟以敎率講

究性敎識明而不已人或厭其平平然及就之謀事之成敗得失如燭照亀卜人亦或忌其才鋒要内合於古軌外不迂事情是其所長也寡君曰然余笑曰兄何阿所好之甚出鍛冶門春山導入肴店飲肴未至呼韻賦詩余口占一律春山曰吾僅得二句公既成篇不啻三十里也側有一客進膝問余姓名余曰吾酔徒何用見問名乎其人曰吾坂谷五郎門人日向内田貢也公言語似西州豊筑人雖一聯指聞口話昆律必非常人吾在野猥雜墻中聞公姓字失禮

長者也辭余屬林焉曰吾識坂谷夫子他日公然相見今夕旦恕酔人出店春山別去戌下牌歸　誠軒室來訪不値　誠軒來不値　使玄敬虎吉問長安病　石川太郎入塾

三日

先是龍信約以今日招余夫妻辰牌將赴焉遣周助贈紙及菓子追曰既俟室氏不欲同行余携仲次先往少間室氏與婢至令仲次去龍信使其妻接室氏供酒龍信對門僧某偶至同席某出鳴鳳卿親鸞五百年忌祭詩示余書拙而詩可誦午後龍信導觀本願寺僧正至江戸所寓宮室初自龍信氏後門出北行入隣寺玄関（説見許）經二室有長廊其廣一間（以六尺為一間）着草履焉歩板休上西行四十間許南折行二十間許又東折行二十二三間廊終入室始設疊（謂蘭席）廊左右列局數十所並檀越結社納金銀米穀及百器械各局有吏司焉室數十百窈窕屈折始至者迷向背柱楹障壁皆極華麗清潔有引台使處有朝廷僧處有檯旗下士處有見旗下夫人處又有燕居室

僧正父子各一其坐處悉南面設重席前置翠簾尊嚴之狀雖數十萬石諸侯恐不若焉龍信曰朝廷僧處及燕室皆昨年法主臨焉時檀越築之若明年法主復臨檀越又將改築以表敬禮之意嗚呼物價騰躍貧賊耗竭而土木之侈日甚一日僧正之居猶如是況上焉者乎獨怪浮屠何功徳而享此無量洪福乎蓋其術妙攬下情故無識之徒浸淫惑溺甚於鄭聲妓色田氏於齋傾衆心於施舎王莽於漢取虚聲於恭儉衆好之心察毋乃是也乎諸室連延綿亘然

往々廻以庭故戸窓深而不暗庭平凡無奇觀廊西
有佛殿廣大亞京師本寺自初入廊至殿西軒繚繞
屈曲趾不踏地路三丁矣迫龍信氏龍信曰福井侯
別業在本所地名貧道與園官善許觀之且往乃與出
其子亀丸女一婢一僕従過觀音門前龍信亦迎其
母居門内余輩立東橋上龍信母子及焉渡橋左折行
一丁許路右一邸即福井侯別業也一尼出迎入門
左折有士人家尼導入焉士人見曰方有官吏撿園
暫避之尼益龍信同行而士人其兄弟矣少間士人

曰既可園官一名見曰従我而來東行數十步有衡
門揭書勿妄入門内矮竹整列自成墻形其際有微
徑取徑南行數十步東折有一樹數役方葺屋樹前
有凍石盥盤北施築有假岡岡上有亭高而狹潔而多
野趣蓋茶屋所悦園官曰此亭天晴見富山乃登而
望全園形勢亭屬東北隅其南有庭中央鑿大池池
之東西皆有微徑東則地勢高下成山岡狀西則多
亭自樹右取池西徑南行數十步老樹上敲奇石列
其下有舍頗廣而向戸悉鎖其前石盥盤大函數斛

池中心有小嶼二橋自東西架焉西板而東石也距
舍前砌而望池東傳石珍木一高一卑如出如沒妙
模遠峰近山合皆閑闊之狀池背尖斜斗伸舍前津平
地也者數所皆以細長一片石作梁南行數百步左右
岸忽逼右岸有閣登閣四顧元一池也劃以此處成
兩池之狀北池則向之所見南池則更廣闊一株而
其林東西分為二通以一石梁長可二丈四五尺廣
可五尺厚可三尺下閣前有大湖石嵌空可函數斗
其前一石燈極大而卑南行數十步短草蒙茸敢華

際徑右顧數舍聯比西南隅一舍最高如樓園官開
戸入焉即蹴鞠場也至其池西南隅終其南有習馬
場横東西長七八十間幽草蔽焉左折傍他涯東行
一石燈高數丈刻花卉卉甚細其右有背井井前絳色
石大如拳者數千萬並撲緊後山崩溪夾之狀龍信
曰此石茶家所貴一拳直不下銀一錢地勢稍上重
蔭遮日多是楓樹有小祠焉至此池東南隅終祠後
地勢忽下有一舍繩戸竹床僅禦濕燥其側荒畝數
弓種蔬柿栗又有雞時牛舍糞穢狼藉園官曰此舍

冀禰不必設然欲使人君知稼穡艱難故爾左旋登池東岸北行至東西岸逼處東岸有一破亭無牀而安寢具焉老樹柚古柏交枝其上東北行地陡上出於岡脊距池涯可四丈遙見市井高屋下岡出於池涯巨石數十矗立樸瀑布而無水尼曰此處池中埋石英長二尺者三水減輒見又登一岡高勝前岡歷々見外間人家下而右旋有平地見一亭焉開戶而入扁傘亭二字上尖下廣唯卓一柱極肖傘狀故云亭南又有一舍古石燈二在焉一有天文五年四字一

有卒等院五大堂六字其南又有一舍不設牀而數棟石數十叢茶人所謂待合也傘亭及二舍皆伏岡陰初自池西望不見之幽閑深遠別成一境待合之南樹木雜茂樹南即向之田舍也至此池東觀畢摘餘東北隅室氏及龍信足疲有倦色龍信女欲渡石板二橋乃越岡西下至池涯岑寂中忽聞水聲礫然視之巨魚沒藻石橋長二丈五六尺廣厚稱焉板橋則既古欄頭包以青銅鐫詩讀之拙不上口板橋以西即來路也一周殆四丁園官曰此園君侯一年一

遊或比年不遊龍信曰是水野羽州執政時所築一木片石其直或越千金甚至灌櫻根以人參職月開莊以邀台駕費數十萬金始成無幾羽州黜官收之賜福井侯余曰夫心能會丘壑之趣而身有遊賞之閒者力未必能開園亭盡善美如是也力能開園亭盡善美如是者壽未必能長享此富也壽能長享此富者心未必能會丘壑之趣而身未必能有遊賞之閒也真宰之秉除何其巧哉出過士家辭歸路投茶店龍信之母龜丸婢僕去龍信導入廣坊酒店而食

初余囑龍信僕曰我徒周助至貴寺卿教之追我日沒周助不至龍信送至東橋買舟而別至兩國橋南出舟歸良久周助返曰某至酒店公既去　春山來宿　長安婣戶塚某來浩吉長安病狀　聞台駕明日臨一橋邸終日禁煙亥牌炊

四日

昧爽起春山曰今且不開門兒不速出無迨春山蒼黄去乃悉鎖窓戶放學午前聞路人行歌遂開門昨夜聞一橋邸距我街不遠故戒嚴甚然不如臨田安

郎之廠也　河新自大坂至致高岡學郎東　戸塚
静海来　為春山作書数十紙　秀平来聞川田健
明卒健明長門豊浦人十六七年前来學宜園以貧
故薙髪為僧名巽敬乞食于市自給苦學無比遂進
講淡濄有逸士風歸家後以儒醫教授子弟館穀者
常二十餘人居共秀平近余在浪華屢因秀平通音
訊詞章頗進今年八月病終先是使秀平請曰亦年
先生輯宜園百家詩而其見遺憾莫甚焉其今病瘵
將死先生他日復輯附此詩與集徽首集死不朽余

聞之惻然謝曰將来無相謂焉其弟亘亦学宜園先
卒

五日

栽寄岳翁東遣仲次托諸岩永峰次　東春山屬有
田大助基資金百匹　春山来別　大人七月二十
八日東至報聞養矢野範次為余義子於官事南陵
兄八月七日東至報棣園兄方到府内谷口宗助晋
三郎龍護翠江東至皆廉平所送　兩中無聊招松園話

六日

誠軒来　山内玄珉来　平山名助自大阪歸来見
致後藤春藏来　夜廉平来　松園来　聞南尹島
井甲州罷

七日

午後携仲次出浅草門左折行二丁有餘館林侯邸訪
佐藤源内見其子偶有伊勢白子地名客至與語移晷
出北行經生路七八丁出於新堀仲次曰向遺夫子
襆包於佐藤氏矣走返余獨行訪龍信亦聞仲次至
龍信導赴廣衡肴店供夕食既而歩観音門内龍信

送至駒形祠前別過倉前左折失路觧待人出於柳
橋至両國橋南畔澹月一痕暝煙四合橋上見群燈
来去而不見人影近處如遠躁場似間思詩不成乃
歸　聞四郎兵衛携須藤洞然来　不値洞然寄襪
憶洋修理来不値

八日

午後欲之下谷出遇玄民於我門前携之訪修理修
理方與客飲客去供残酒出至翁橋玄民別去遂訪
羽倉公話至薄暮辭訪玄朴不在見研藏研藏導過

工野東麓看店供膳食畢棲上有二客醉叱店人將
鬨乃走出門詣萬人群衢觀之或謝客罵聲稍微至
妻越坂下研藏去人府内邸訪廉平不在見壽平酉
下牌歸　蔣塘来不値　服部子使人送大人乾次
八月十八日東東中包小竹中島膳三郎柬

九日
將訪服部泜子里修理門詣遇雨歸　受塾生賀　昨
日與修理玄民約舟遊今朝玄民使予来曰天陰請
十他日　識軒贈雞煮之供松園　杰佐太德田久

米進携三宅大藏四月二十日東来見　孝純修理
来賀　夜訪漢琴漢琴方與信濃松白儒者佐久間
修理飲引余見之修理年可三十五六容貌雄偉喜
談兵傍讀蘭書快男子也話至亥牌同修理出途別
五卿来又使人来招皆不値　栽寄大人柬

十日
昧爽休講携周助出過鎌倉河岸入麹街訪服部子
托寄大人柬主人供食訪昌山與之圍棋余曰君下
子大遲吾且賦詩使昌山出唐詩歸次韻孟郊詩来

畢半局詩成　忽々住都會落々少知音暮色催雲意秋聲發鳥心黄花未發圃紅葉燃寒林
客裏無衣袴空閨爲戸碪主人供酒偶官醫数原通伯至采邑千二百石
因相見木牌與主人出訪名助於新道二番坊松田
君邸不不在昌山別去至件坂一士人詣行顧余而
止就周助問余姓名余視之似舊相識士人曰先生
無恙予余曰非宰吉公乎曰然某今変姓名曰奈古
屋七郎客年聞先生病館諸府内邸而不在也乃話
行至府内邸詣別訪廉平廉平供食使周助名研藏
至先是麑吉讀書善忘昨夕玄朴来余頗有憾意故

謀之研藏去酉下牌歸薄暮俄雨而晴月色殊美
識軒来不値

十一日
與興齋訪識軒主人供酒飯午後歸　希一来不値
秀平来　室氏携鉀賢燮太子祠堂室氏有幽憂之
疾不欲出門食後必睡酷似醇懲余與識軒謀百方
譬之出遊至是始用我言

十二日
為識軒書題春川釣魚圖詩於圖上　研藏来飯之

其歸乜室氏将遊上野屬之導去　康平使人来送
南陵秋雄二兄八月十八日東及谷口宗助東（宗助東包）
（晋三郎龍太郎棣山俊安来）鉄兵来
十三日
旗下士人内藤四郎甥八木八之助東来見　塩谷
量平来　定五郎来假金三兩　玄朴東曰拙荊疾
痊将以本月望後開宴請同尊夫人臨　夜立卿招
飲今夜晴而暖月色太佳亥牌歸就寝大雨
十四日

栽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晋三郎龍護龍太郎中島
嗎三郎東（大人東包文一篇南陵兄包芳啓数通棣園乜色文啟哭齋二東龍護以下皆包於）
（晋三郎宋中）外書谷口宗助名托諸康平　誠軒来診室
氏室氏病日劇而不自知不喫飯而喜食菓餻雜物
余與誠軒評之数十度毫無聽色余憂其践醇慾之
轍東大人及岳翁請規之　室氏訪玄民歸傳其言
曰晴昔晤野田希一希一屬曰為我告廣瀬子三日
後我将訪古賀大一郎顧陪從服則將用上下（礼服）云
々余不解其旨　立卿借秘書数種與興齋讀之

十五日
皮塾生賀　訪立卿　訪希一不在見其妻問訪大
一郎之故曰彼人将以十六日祭穀堂先生故招公
及拙夫也訪戸塚静海主人引登書楼圍棋供食歸
路訪希一氏則既在焉復圍棋主人供夕食月明如
晝（晝）賞詠久之去　溪琴秀平渋谷淡龍来皆不值
冲齋（玄朴號此下用之）以其室痊賭赤小豆飯於余及塾生
使周助謂溪琴曰向辱訪而不在今自外返欲拜
趨何如答曰須茂在座請速枉駕乃往須茂請話怪

為話教條主人供酒子牌歸
十六日
浴湯肆　作寄古澤雄之進朝長周平東午後将赴
古賀大一郎招先訪希一希一曰昨約阪谷五郎同
行矣乃出過津山邸投刺宇田川氏而訪五郎坐次
加藤市助至亦助亦将赴古賀氏同出過日比谷門
迴佐賀邸東畔自南門入東行数百歩古賀氏在焉
衆客既満座其嘗相識者為侗菴先生令北喜右衛
門松田多助井上然藏始見者為侗菴子欽一君澤

三郎（本多豫州儒臣）赤井源藏（高松儒臣）廣谷文二（文子晁）其他不
通姓名者六七人衆讓座久之始定希一開北方障
子壁余曰且拜穀堂先生神位從之下旋右有小室
神位在焉後懸草颯川畫先生像酷肖返座而飲酉
上牌侗菴先生去下牌同衆辭自東門出卽内之路
縈繞曲折殆可二丁至龍口皆別去獨希一多助別
於江戸橋南　室氏歩水代橋　蘆村古澤玄龍来
不値　小濵妝助返遠思樓集

十七日

午後將赴沖齋招遣周助送肴紙菓子及扇余過羽
倉氏室氏携玄敬虎吉安貞直赴伊東氏余後往竹
内玄同大槻俊齋等既在座林洞海誠軒後至箕作
阮甫（省吾父）四井玄仲（藥研濠人）南洋（冲齋弟）小俣稲太郎（主人）
（地主）諸人始見沖齋室引室氏於別室宴焉有盛饌玄
仲因主人請屬其家酉牌酒徹圍棋至亥下牌同誠
軒玄同俊齋出室氏與玄敬等歸余送誠軒至山伏
井別　西村榮助（大阪書林）来贈鮓　秀平来　佐藤順
藏使人来　送小山清右衛門柬

十八日

内藤四郎来　招松園供鮓　仲次有罪付之

十九日

服部子東送紙　栽荅小山清右衛門柬室氏携之
往久留米邸遂賽芝神明　誠軒來　酉上牌室氏
来歸使周助迎諸江戸橋側東輪歸

二十日

之沖齋氏謝坐次誠軒洞海大槻俊齋箕作阮甫至
主人供酒飯午後辭至羽倉公許公贈賜衣綿以酬
余獻煙草中牌辭至府内邸訪廉平使周助（余出周助以下同）
之寛平氏返大日本史寛平來曰某以親病明日
歸會津廉平供飯酉牌歸　村上周助來不値　凌
雲携篆工林谷子林齋來不値　藤井昌一郎來不
値

二十一日

林齋來曰某將遊京攝請為先客於彼地鉅公乃栽
寄小竹春草小林安石柬　吉澤玄龍來　頭痛發
熱　室氏歩衛中誠軒使小此木百枝來診室氏不

値　夜與松園讀書頗有倦意立卿使人來招即往
定五郎先在座余欲以酒敺疾頻傾十餘盃大醉同定
五郎歸
二十二日
林齋來屬寄小竹東（内包寄安石春藏東）溪琴東曰請臨
爲羽倉公賦習銃詩　薄暮將赴溪琴氏玄氏至乃
携之往須茂及劍客藤川彌次太郎右衛門及一客先
在座主人供酒飯玄氏先去彌次郎右衛門次之余
與須茂話恰至亥牌歸

二十三日
詩會内藤四郎來　室氏訪坪井氏遂遊洲崎　秀
平來　近江屋與右衛門家人渡邉友七來請受業
夜溪琴來供鰻鱺話次笛浦來（笛浦希一別號以後用之）溪琴
先去笛浦留至亥下牌
二十四日
將遊郊先遣周助東廣平曰我俟君於東叡下君須
携竹内渡邉諸君來　辰下牌與興齋出使之要研
藏余訪羽倉公公曰吾讀兄讀萬曆三大征考文憲

共圖事情欲呈諸閣老某公速寫一本送辭出周助
興齋既俟戶外興齋曰研藏不在周助曰廣平奉君
命赴淺井別墅余曰好天氣雖無伴不可不遊西行
遇大槻俊齋曰將詣尊閫余曰止某不在荊婦魯痴
怯見生客過妻越坂欲脱袴着行縢浴路右湯肆而
更服使周助返西行數丁見衛西樹木蔚然疑有勝
區就焉即天女祠地高眺敞萬井歷々北行將赴東
叡思飛鳥山秋色乃西折過加賀邸前玄氏自後喘
來曰某赴巣鴨且陪行廿四五丁拔路左一店而飲

座遇有一士玄氏指之曰某同寮也余欲觴之其人
不可出店玄氏別去北行十七八丁至柳澤侯別業
側就茶店主婦曰淺井菊方盛開之忽想廣平問相
距幾何曰五六丁而已乃西折人家漸疎列樹蔭衛
不識菊園在何地見遊人絡繹北去從之路傍皆種
樹家遇村兒數輩問府内侯別墅皆曰不識一兒曰
府内本邸在何地方乎余曰在筋違門内曰然則名
主（謂村長）村五郎兵衛知之矣指西曰須向此往取小徑
行數百步地益幽邃樹益森蔚有小祠焉地勢微下

列樹劃道而成籬徑傍籬根而左右分覔五郎兵衛
氏不得彷徨間見小林子廉平瀧右衛門荻右衛門
美登右衛門健三郎自樹陰出就而揖之側有一老
人即五郎兵衛也廉平曰既撿別墅將歸余曰遊飛
鳥山何如五郎兵衛曰欲令豚兒導諸公觀菊何如
余曰善乃遶籬右折入五郎兵衛中家庭苔厚數寸淨
綠無塵山茶方開又見山櫻梅桃狂花如殘雪庭西
即府內別墅亭舍全亡巨竹老杉狐兎所窟森然晝
晦喫茶訖從五郎兵衛子南行過南之祠右折有一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三三

種樹家籬外有桃園稚幹簇立如麻籬內雜卉數千
無一無風趣加以珍盆異石西隅作假屋其下萃菊
數百種呈美藏根五采斕斑以摸鴛鴦雄昂于巖嶋
伏于渚皆大可三尺狀雖不甚似其用心勞矣觀者
肩摩西南行又入一家高几上棣盆石數百菖萬年
青竺蘭景天之類或白石鐫抽或絡石而上東北隅
萃菊摸雙鑾浦出日之狀日徑丈餘雙巖高可三尺
下聚白夾擬波濤極肖更西南行入一家菊橫蟠樓
横薄板而架樓閣於上板雖屬屋外之柱以薄故不

見所幕搖曳如雲煙而巨蟠在下又入一家方造巨
象未成於是得知其所以造之狀析竹竿繞之作物
形如籠以粘泥包菊根置諸籠內而縛莖於籠出花
於外故花色經三四旬不損云又入一家大菊數十
種駢立于假屋下庭有小池金魚游泳假山高二丈
許遠眺頗佳又入一家陳小菊數百種品以源氏五
十四帖題目又入一家亦陳大菊數十北有假山登
焉籬外黃雲數百頃一帶青林橫截其外久保市間
偶見野色曠然心舒凡此地種樹家園庭廣者數百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三四

畝寸地尺壤悉植珍卉一卉價動踰數十金是以產
豐屋潤雖大諸侯別業無以加焉聞文恭大君數臨
此地風尚所化諸侯各以異草怪石賄當路於是郭
索駝之徒因緣而為陶猗矣菊在草中種類尤夥且
能耐久故以此摸物狀然俗甚賞雜卉之觀迥勝菊
也菊花之隱逸者而束縛焉裝飾焉以供俗子之觀
猶寉乘軒使淵明聞將謂之何諸園相距各數十百
步其途中亦係花圃途之左右籓以生卉狹而卑人
肩出籓上窺見四邊之勝不遑應接既觀七園來返

又入一家菊造樓船大可一丈四五尺巧極余欲歸
廡平要複赴五郎兵衛氏主人供酒及麦飯其子作
兵衛見（向導者作兵衛余也）薄暮同衆出至昌平橋別酉下牌
歸　西村水助詩山來不值

二十五日

先是與文敬約訪服部氏辰牌文敬來乃出周助從
訪玄民過山下門出於霞関入大村邸訪蘆村其僕
曰主公方侍公子打毬不至午時不返乃去訪服部
子為文敬謝契濶又告方寓醫門不得不假帯刀之

状主人供酒有盛饌令周助之岩名氏取戴臣傳午
後辞将復訪蘆村令周助先取生路廻紀邸北畔右
折出於来路至蘆村氏主人来迎欲賽山王祠令周
助歸出大村邸南行二丁街之西畔有一朱門高聳
而狭一見知其祠門也門内左右列商家過華表地
勢忽下数百歩至平地祠官家左右各一華許疾邸
又過華表地勢漸上万木陰沈山鳥飛叫有門左右
置仁王門内石磴数十級西邊設欄磴畢有樓門表
左右置隨神裏置泥塑猴神庭廣坦緑苔如氈右陳

六大巫行梵石上数百歩至神殿弘麗在江戸諸祠
中希匹左廻出沿籬落棄鞜足木陰生寒西南地勢
斗落下見一帯澗濠萬樹自濠際簇起酷似城壘祠
後有六角堂（六角堂濱名木閑）一周出於神厩側高几上陳
蔌数四置一銭焉取一四食馬出樓門右折下磴路
廣級緩出於仁王門外一婦設榻沽茶休焉取故路
至街南行左折又南行地稍下出于霞関訪忠龍（忠龍）
（以後渚其姓）於米澤邸忠龍曰明日奉訪出日比谷門取
生路五六丁文敬入路右小巷俟之久不出乃去至

芳街文敬及焉黄昏歸　誠軒来訪室氏不值

二十六日

河茂子基来返戴臣傳　岩永峰次携岳翁九月五
日東来飲之　忠龍携其子忠迪来見飲之真龍偶
至與焉　誠軒使若曽根宗桂来診室氏　佐藤源
内来　廉平使大久保甲吉者来亦贈修理及二伊
金使文次導之修理氏　夜已寢立卿来示蘭船圖

二十七日

東所藏曰昨日誠軒使人来言曰冲齋欲診尊夫人

恐先生不在先生須以在家日告焉僕謂冲齋以忙
人而我間人若辱期日臨僕無出俟於家遲速唯命
研藏答曰拙師曰今日午後拜趨　西村栄助来
室氏訪玄氏妻　未牌冲齋来訪室氏　原采蘋来
訪飲之室氏留之宿　丑牌西北火走一八周助候
府内邸
二十八日
室氏送采蘋至浅草　午後将之府内邸至金北遇
犬槻俊齋曰将候尊丈人余欲返俊齋固辞曰尊丈

人雖怙生客有元敬在焉我因是見乃別館鉄兵遂
之邸與広平謀買煙草訪村上周助餞焉（周助明日赴府内）
且托寄大人南陵秋雄二兄東（今朝栽之）帰路訪羽倉公
松平内記君先在座拵語時事慷慨而泣余感其憂
世之忠戌下牌同内記君出至新橋北畔別　渓琴
東贈金曰御信至其將帰郷　属安五郎托寄須藤
洞然東於関四郎兵衛
二十九日
渓琴来告別　研藏来　長野常平東自安房至

室氏携罘齋安貞及婢遊浅草　夜玄益未與之出
訪渓琴不在乃訪修理亦不在與其父話少焉修理
帰使玄益名周助至使之視渓琴氏返曰在乃往遇
一八於途曰菊池氏人来報主人返矣渓琴供酒肴
牌帰
十月朔
韓介石者来見先是大人東曰肥前韓生在我家教
年古任士也本年東遊善視之坐次櫻井三郎来余
接之引銀三郎接介石比三郎去広平来飯之及介

石既而二客囲棋薄暮去　誠軒来訪室氏　玄敬
有疾東冲齋吉之
二日
雨中無聊栽答常平東託諸松圃因之松圃氏留半
日　雇僕吉兵衛
三日
韓介石来留宿　先是周助有辞為僕之意不敢公
言之竊與倩人謀事覚余托櫻井三郎名森本叔藏
未至周助聞之謝過請復為僕乃東三郎辞叔藏三

郎不在　名文敬藏之且告周助無状（先是周助介文敬来）室
氏與文敬遊淺草管祠　夜大雨
四日
以淨喜公十一年忌辰在明日持齋放學　初余因
齋藤順次告剣折玄於官官以為我家藏校允焉既
而與須茂河茂謀公諸世二茂曰凡藏本不得販賣
須復請官乃使二茂請二茂曰諾然厭労相讓不果
余屬溪琴曉須茂今日須茂使其家人京屋某来曰
賣折玄件明日請官　介石告窮余為之使與齋見

松園諸為其學僕辭乃議以筆耕寓我塾　文敬與
小比木百枝来奉誓書為周助謝（百枝周助御人）
五日
放學　名諸子供茶　介石入塾　遣孫吉托寄朝
長周平東於蘆村　安貞元敬歸塾（二子數日亦返家）
六日
申塾政明賞罰　室氏從恵默遊蓮池西本願寺
誠軒來診室氏
七日

裁寄大人南陔兄來　夜訪松園圍棋
八日
先是與興齋安五郎屢約觀海寺楓以天曇且多冗
不果朝來快晴巳上牌携二子出吉安衛從至江戶
橋見富山晴雪晶瑩雲外遇服部子於萬街曰將訪
君余欲返辭乃別至日本橋橋西吏設假橋而修橋
萬人蟻集訪忠龍於上杉亭附買縫金訪木原源右
衛門於萩郎不在初源右衛門贈余事新語卷尾有
其手書曰是本君公所賜予孫珍焉余恠之既而使

誠軒来言曰請返彼本吏呈別本故今日返焉過新
橋自増上寺北門入青松夾路路廣且潔左右僧舍
宏嚴亘上野西畔新修御成門（御成謂大君過）朱金晃曜眩
目至山門邏卒見吉安衛負襆尤之門内八年前所
嘗観故不果入東折行數百步左有源興院聞重冨
嘗寓焉訪之不在少間歸見要之出南行寺境極廣
道路縱横僧舍比列不異街衢西折有菅祠屈撓梅
樹而作門籬又擬楼船及橋狀余謂嘗菅公愛梅必
取其雅潔而為是俗態小人之腹測君子者非乎更

西行二丁許老楓蔽路猶淺紅色左折即出於赤羽
根訪佐田修平於久留米邸廣之招岩永峰次至托
寄岳翁東（今朝所栽）修平峰次欲觴余時既未下脾未食
余恐從者飢餒出舁請從南行投路右蕎店既食使
吉兵衞歸行數丁路右有西海寺寺後有岡鴨脚楓
相黄紅如繪蘭若在其間風色絶佳欲就焉至佛堂
前南凡屋黒焼（燻）自屋脊噴騰與齋曰陀毘煙也皆掩
鼻走過街中南行百步許又右有帶祠頗弘潔余謂
神祠不當密邇屍陀所恐他煙也乃賽祠右迴出於
凡屋南畔視之果湯肆也祠後無逕不得攀岡又過
街中南行過定五郎於高繩入品川投宿逆旅石泉
屋寢室枕高岸如樓哺後館入報浴具導下梯梯左
右皆石視之全家原架一大巖上下梯則既入巖腔
倉廁及塑甃之類悉就巖鑿之而成其形東隅有類
洞處即湯室也方一丈二三尺石上置一板製方桶
桶腸嵌銅銅下鑿巖如竈自外焚薪故絶不見煙氣
湯在石室是屋之所以名石泉也既寢隣室客喧語
不得睡余與舁話舊至天明

九日
昨日勁風揚塵而夜雨皆恐妨觀楓曉來霜氣侵衾
乃知牢晴昧爽起館人曰姑觀楓而後朝飧出逆旅
南行十丁許右有一小門即海晏寺也門外有碑書
最明寺時頼郷古蹟入門楓十七八株排成二行霜
痕未染佛堂左有小閣入焉中庭坦平楓數百繁葉
如雲庭西平岡一帶横南北庭有三逕各通岡上取
南徑陟頗陡半腹有三小石塔木牌書北條時頼梶
原景時二階堂出羽守古跡凡陟百餘步至岡頂亦
坦平如砥東西可二十五六間（以六尺為間）南有竹柵柵
外雜卉叢密柵内群楓駢列皆高四五丈大過合抱
塗紅蔽地不見一草北行二百餘步有古楓三株又
有喬松一株名千貫松皆標濃緑于群紅表松北有
一大石佛佛以北樹根多荊棘楓交雜樹更取微徑
北行數百步地勢微下有小祠祠北猶多紅樹然以
路織止岡西劃以小渠渠外地卑於岡徃々見村兒
牽馬自竹林茅屋之際出使人生邱壑閑想木牌書
富士一見曉色氤氳未見也岡中央設假椙數十及

茶竈主人與客皆未至岑寂如遠境余聞此地過辰
士女蟻集鞍轎塡庭紅塵壓倒紅葉今雖晨寒中肌
側無酒茶之供予反得悠幽賞也乃踞欄東眺園下
之楓皆呈其梢一淡一濃一低一昂掩冉霞上迷離
錦布俯視實勝於仰望矣楓外之寺寺外之街街外
之海地勢交錯晨景萬状早潮未至平沙渺漫沙外
遙碧際天煙霧離合遠岬近茈指顧間金波萬道旭
輪飛存伴軋已逭此寺之勝西在園西東在海其以
海名亦宜矣哉西園土楓色精瞬爽樣其向東者霜

融爲露加以日輝溼緋如流其向西者倒映空色殷
紅鮮明取北徑東下左有小祠至于地左右各一池
左池東西可四十間南北可四間敗舟一隻浮焉夾
堤皆楓紅波瀰漫木牌書龍淵右池南北可三十間
東西可三間地橋二架焉水涸見底沿右池南折多
矮枯左則僧寢也寺以茅葺野趣可愛蕃砌間山茶
方開一周至向陟遅處凡楓有名者六曰浅木在園
西南隅曰連理在園中央曰千貫在園西北隅曰和
歌在庭中央曰猩々在庭南隅皆木牌揭書其一不

見返石泉氏朝食出北返丁館人追來曰公等遺物
矣視之興齋銭也至高繩海波不興晴暖如春余謂
昂曰今日舟行必佳兄肯送我我買舟昂曰善乃買
舟衆焉雖無風波水氣森寒刺肌回望高繩及芝街
後一帶平園皆是侯邸亭舍隱見于黄葉紅樹間至
築地興齋出迎其家午時傳永代橋西岸歸　廉平
使人來送大人南陵兄麻布國九月十三日東乃栽
巻東加以前日所栽遺周助托諸廉平　佐藤壽八
郎來同留宿　諸本兵三郎來乞字　真龍携南

溪子洞徹來訪　山田直右衛門者來曰某十年前
入淡窓夫子門未識先生敢謁

十日

金子天來東曰叔父某疾病欲見豚兒請返之　送
昂壽八郎至江戸橋　夜伊東南洋來弟沖齋義余将
訪羽倉公同出途別玄下牌自羽倉氏歸

十一日

休講　訪誠軒議塾政主人供飯携秀平歸使之曉
孫吉　訪松園亦議塾政也　誠軒名太郎曉之昨

夜悪生数輩結黨外出故屬親舊曉為所詿誤者
元良歸郷
十二日
誠軒来欲診室氏室氏野遊不値　有疾服玄益藥
眞龍名恚默曉之　松園来
十三日
室氏訪誠軒室　山田直右衛門来議刻余詩集
室氏歸誠軒托寄棣園兄東　孫吉猶不悛名秀平
告之擯之　眞龍父深入勢洞徹来

十四日
訪修理　玄氏来　秀平来　招松園供雜
十五日
眞龍来為恚默謝不可　受塾生賀羅銀三郎掌令
安五郎代之　修理来賀小國剛之允来　五弓
豊太郎来余所漢琴東焉　訪立郷
十六日
秀平来　訪松園　午後與介石出渡西國橋訪山
田直右衛門於緑街第四坊新道不在留東而去取

生路北行七八丁至街心有渠處西折行十丁許北
折又西折出於御厩涯東渡舟至浅草倉前西行突
不動祠中更西南行過新濠入下谷訪冲齋不在見
所蔵訪羽倉公今朝櫻井三郎東曰聞羽公背發瘍
未知信否云々問諸留蔵信公臥蓐引見遂見一太
郎在座公曰吾若不諱兄與三郎刻我遺集余曰諾
然公祿無遷不脳過慮也先是余薦介石于公公欲
見之乃介見焉既而辭歸　町田宗太静今名来訪回
自来江戸既三年　誠軒来診室氏

十七日
室氏疾病裁寄大人東　壽八郎来　看室氏病廢
諸務　秀平来宿
十八日
遣秀平於廉平許屬氏買藥　室遂之服部氏托人寄東大棣
園兄九月十三日東至報豊後大地震　中西亀年
東自玄民氏至　山田直右衛門来議刻詩供飯
誠軒来診室氏　廉平使健三郎来候室氏疾　慨
立郷鴇片招褐録使介石寫　材木倉災

十九日
深入來為恵默謝　廉平來候室氏飯之　森木叔藏入塾　春田玄藏來曰寡君（濵松侯）使其私問先生欲仕乎余曰其不能客於此故不欲仕玄藏曰若客待之何如余曰可飲之　真龍携恵默來謝　岸田川榕菴來　岩永峰次携穉男九月十九日東至　龍信來　壽入郎來

二十日
勢変次訪誠軒研藏先在座主人供酒飯主人出之

病家研藏送余余要文敬同出東北行過客年所過烏肆買雛肆九自寺境入新設柵不得入焉彷徨間僧出指點曰宜穿墓間左折從之一周始得其門文敬送七八丁別去文次曰吉澤玄龍家在焉訪之既移於他巷未下牌歸飯研藏　晴齋送鹿肉　秀平甥孫吉來謝赦之居塾

二十一日
春田玄藏使人來取余文　誠軒來診室氏　介石去寓羽倉公家　沖齋來診室氏　始與安五郎訂梅墩集　夜大風

二十二日
介石來　蘆村來附真野頫藏四月二十八日東

二十三日
介石來　誠軒來診室氏供豬

二十四日
蘆村來飯之　栽寄大人南陵棣園二兄東遣吉兵衛抵諸廉平　送饅頭候羽倉公疾　誠軒使伻送沖齋東披之曰今夕同訪廣瀨氏爵與牌誠軒來診

室氏沖齋來至乃携誠軒赴舍北鰻鱺店而飲戌牌沖齋跡至二子曰尊閫痛留然吾二人欲必救之余拜謝二子識棄方久之子下牌出　壽入郎來宿

二十五日
先是塾生亂規銀三郎為魁余與松園謀黜之入古賀氏門　壽入郎去　齋藤順次來　大槻俊齋來診室氏　室氏步間　秀平將去余留之　作寄晋三郎勝太郎賢子了恵閑亀年龍護龍潭翠江俊安東山田直右衛門東至　誠軒使文敬來送楽

二十六日

廉平使人來送藥　介石來少間竹田畐藏來迎之余方欲候羽倉公疾乃同二子出至和泉橋二子先行余訪大槻俊齋氏不在反至公許公未痊移晷而出訪冲齋亦不在乃見研藏歸　栽寄大新平陽良琢前清順道信之助河野亀太郎東杙諸秀平　名安五郎送八太郎戒之黙周助皆侵塾則也　叔藏為僕　夜壽八郎來宿

二十七日

壽八郎去　秀平孫吉去與安五郎送之至江戸橋二子去夏從余至江戸相依十九月一朝別離悵惘實深　文敬來為周助謝　休講　作譬塾生文申之　誠軒來診室氏　須茂家人弥七來謀告析玄茂免於官事

二十八日

名玄益戒之　誠軒來曰文敬昨日出而不歸猶在先生許乎余荅曰文敬昨日僅文数言即去疑宿倡家也

二十九日

與齋為周助謝赦之　遣周助問誠軒曰文敬歸否荅曰歸　夜松園來　小此木百枝為周助來謝

晦

長安娟戸塚三次者來見曰長安既愈請明日入塾　誠軒大槻俊齋冲齋前後來診室氏　大村廣田德藏携佐賀人枝吉平左衛門來見

十一月朔

受塾生賀　浴湯肆　修理來賀　吉兵衛有罪逐

之　長安入塾　文敬得罪誠軒同坪井氏都講赤澤寛助來請余謝之余曰吾子客年因我呈誓書於坪先生而謝今負之我無顏見先生吾子且寓我家吾觀吾子所行而後謀之

二日

文敬入塾　啓永峰次携岳翁十月六日柬來　研藏來導余餐于舍北鰻鱺店　誠軒來不値　室氏訪塩田氏室

三日

作戒文敬詩　木原源右衛門來贈事斯語及看紙
沖齋來贈看候室氏飲之　柬真龍
四日
長埼人穎川連來見　玄氏來　雇僕孝助着日夕
辭去　地大震
五日
雇僕吉藏者　關四郎兵衛來曰須藤邑右衛門自
白川至公聞之予余曰未　真龍來　俊齋來診室
氏　誠軒來　吉野氏妹來候室氏　逸八出寓修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五一

理氏
六日
遣文敬於俊齋許取藥送諸誠軒氏　誠軒使人來
送藥　定五郎來候室氏　遣玄益柬洞然、洞然
使人來送津久井又左衛門柬　竹内俊助來
七日
來蘋來將飲之修理柬曰方與俊助壽平飲請臨乃
往修理曰請名來蘋使玄益迎之至余以室氏病辭
歸　廉平來候室氏　戒安貞虎吉　蘆村來不值

雇縫衣媼　室氏病勢少漸
八日
室氏大漸走文敬招誠軒不在少焉來診飲之　松
園來候室氏　終日看病
九日
遣興齋於山田直右衛門許　室氏病如昨　定五
郎薦醫兒玉宗慎者來診室氏招松園接焉　誠軒
來松園與之謀招官醫多紀樂真院議不決　遣周
助托寄大人柬於廉平　俊齋來診　夜松園興齋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五二

等來話
十日
室冨昂來與之謀屬岩永峰次報室氏病状於岳翁
誠軒使文敬侍室氏病　小國剛之助來　沖齋
俊齋誠軒許後來診室氏室氏益憊三子看病甚悃
余禱神　新清柬至
十一日
柬冲齋　遣周助托寄大人南陵兄柬於廉平告室氏病
状　廣平柬曰岡本彥兵衛昨夕死　福弥子來候

室氏病　所藏来　洞然来　夜松園冲齋誠軒俊
齋来診飲之　大人十月十四日南陔兄十月十八
日棣園兄十月四日東至　文教毋東至　廣大院
一位太夫人甍天下遏密令下
十二日
介石来　冲齋来使玄敬招産醫白井玄仲不至
俊齋来　宮川雄吉来候室氏病　夜誠軒来診
遣周助於洞然許（洞然母勤祈神於室氏故）　岩永峰次来看室
氏留宿

十三日
山田直右衛門來　南至微雨頻温　室氏以本年
當厄歳欲禳之今日供糕鬼神增年為三十　誠軒
送猪肉牡蠣冲齋送二度糕（糕名）元正送糕　供誠軒
所送酒肴於塾生　誠軒来診（以下診室氏皆省曰来診）飲之
村田順藏使杉田龍助来　冲齋来診　峰次去
十四日
羽倉公使人送肴問室氏病　府内老侯妾多嘉自
来問室氏病贈肴　廉平来問室氏致谷口宗助柬

披之有今北晋三郎柬曰某有心於見性之学棄家
為僧於京師相國寺云々嗚呼晋三郎善士也為何
物狡僧所誑至此乎抑憤世之念不能自釋矯激為
此乎余若在浪華必不使之至此矣余閲人不少心
抱忠愨行顧其言者二十年間唯得此人而已客年
去大阪後寄故人音書轉達及金銭取典之件皆依
頼焉晋三郎周旋竭其智力雖消族小事無不悉如
余意此信復寄金二步曰是先生賣宅餘金也客年
囑屬件々至是全畢其塵世之務了唯當寄跡於棄

門耳余三復其柬爽然如亡左右手室氏亦聞之悵
惜不已　法印多紀樂真院安叔以松園屬来診室
氏松園介余棲之法印年可五十左右言語懃悃知
其為樂易君子也處方以補脾湯先是誠軒冲齋俊
齋看室氏病至厚余固無所憾三子皆主蘭方其見
大同小異故松園薦法印亦竭其誠而已嗚呼死生
有命室氏之病諸君誠厚如是余復何憾之有　白
井玄仲来診曰病厚則厚然恐妊也冲齋初疑其妊
故薦玄仲云　誠軒来診　林洞海来診　夜飯松

園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五五

十一月十五日

以官有大喪且室氏病廢諸子賀　修理來賀　服
部子來余為南陵兄説日田脣吏梧克狀　栽寄南
陵兄東先是兄觳將至浪華故與廉平謀發東（中包寄書）
（三郎及其又與妻來）使周助携東之廉平氏　夜誠軒來診曰
沖齋將來少焉沖齋俊齋至誠軒之松園氏問多紀
法印處方松園亦至誠軒等請從多紀氏方余辭
誠軒介其門人佐渡良益入門入塾

十六日

蒋塘來　誠軒來診　夜松園來話

十七日

飄風西窪（北ゟ）火　廉平送南陵兄本月七日東來曰
本月四日（自）兵庫揚帆將傳天保山西風迅烈楫折舟
殆覆島田左司馬者發舟來救僅得免（左司馬大坂同心）在
舟飲潮腹痛不能食云々乃栽答東托諸脚夫京彌
村田順藏來問室氏病　佐伯人泥谷永銓來見
曰集大昨年欲從先生至浪華而先生在大村故遊
江戸　玄民來　俊齋來診　夜誠軒來診　翠江

寄室氏東至（内包衿）

十八日

栽寄岳翁東遣文次托諸岩永峰次　童冨門來問
室氏病々廉平來為是東服部子　西川玄泰來診
誠軒來診　午後大倉火々

十九日

沖齋來診　訪松園謀室氏病　誠軒贈肴　誠軒
來診　夜松園來話　一位大丸人葬于増上寺市
中戒嚴

二十日

始講　龍信以其子痘畢贈赤小豆飯　洞然妻携
其子來候室氏　誠軒來診先是誠軒懇請讓藥於
多紀氏余不可誠軒私文敬而述其衷乃與松園謀
將從之　藤井昌一郎來

二十一日

定五郎贈肴　白井玄仲來診　松園始用多紀氏
方（補脾湯）　童冨門携久留米侍醫北村文周及平川
叅乙來診飯之招松園接焉　俊齋來診　宇田川

榕菴贈肴　松園以其子三郎誕辰招余将飯周助
來曰小林孫太郎來乃返接之松園送膳　誠軒贈
行厠　夜誠軒沖齋來診飲之二子曰尊夫人憊則
甚然少間

二十二日

村田順蔵使人來　林洞海來　下坂新六來　夜
誠軒來診松園來話　室氏發熱

二十三日

洞然毋來看室氏病遂留之　向井玄仲來診　誠軒

來診　夜小川街火　遣文次為室氏買鼈不獲

二十四日

沖齋子豹吉病痘遣玄敬問之贈菓子　栽寄大人
南陵兄東使玄敬托諸廉平昨日㝵買鼈於廉平今
日廉平送鼈江戸有儥鼈最貴重七八十錢者直二
步二銖　誠軒來診　俊齋來診　室氏復下痢
沖齋送鼈　誠軒室來候　廉平東白昨夕近火惶
悍云〻乃遣周助候之　佐渡良益以疾出塾

二十五日

誠軒來診　誠軒室贈室氏藥裹置諸胸上　沖齋
來診　室氏下痢不已益憊　謙然毋遣吉藏於其
家取水皮将煮之温室氏下體　山田又助九月東
至

二十六日

松園謂余曰令閨不諱恐不遠即栽寄大人南陵兄
東使興齋發諸脚夫京彌（外書谷口宗助名）使文次祈於
金毘羅　向井玄仲來診　修理來　余發胸痛服
玄益藥　誠軒來飯之余告松園言誠軒曰不必然

研藏來　誠軒來診　祐吉來看室氏病　樂眞院

二十七日

安叔來診招松園接焉　沖齋來診　朝川善庵來
問病

二十八日

誠軒來診少焉竹内玄同來飯二子　向井玄仲沖
齋俊齋松園訴俊來診　祐吉去　供室氏鯉羮

二十九日

誠軒來診　朝川善菴妻來寄煮鮞問室氏病　冲

齋送飯及煮菜　西川玄泰東送鴨肉　介石来贈
菓子候室氏病　文次歸家使之訪岩永峰次峰次
送岳翁寄室氏東（木月六日所發）　夜松園来
十二月朔
冲齋以其子痘瘞送赤飯　洞然使人来迎其母
誠軒使祐吉来送藥酒　誠軒来診　吉野氏妹来
候　松園来話　雇一婢名梅侍室氏
二日
服部子東送大人十月念六東　誠軒贈氷糖候寒

高妻寛平来　俊齋松園来診　關山崎屋寛次
卒（寛次吉井従母長子）　冲齋誠軒来診供饅頭　誠軒贈海
鼠　夜廉平携南陔兄十一月二十二日東来問室
氏遂宿（兄寄室氏金百匹）
三日
溪琴店人河三者送金山醬　富永駒太郎来候寒
塾生贈牡蠣　浴西岸湯肆門前橋壊迂路二丁
而遠　使文次告誠軒曰今夕獻牡蠣飯　小國剛
之丞来　黄昏誠軒来診供飯松園興齋與焉　悳

默来
四日
裁寄大人東遣周助托諸服部子　廉平托寄服部
東使人屬諸北堂栄助（栄助服部子所善估人近住隣坊）　栄助致
服部子東役之有大人十一月十日来報几雲公以
十月二日下世公先考翁壽八十六男長曰久三郎
即鉄之助父十四五年前既没次曰猪三郎嗣次曰
忠五郎為僧名義道長女嫁長野氏二女三女嫁人
而仳離在家公伉爽善恤窮人晩節雖無厚亦不至

坎壈余家祖先以来皆壽考先考即世後猶有二老
（石丸氏姑及公）余常向人而誇今弱一个命矣哉余方憂室
氏病聞訃悲戚異常欲作公行状之畧而不能也
誠軒来診　西山玄泰来　俊齋診　宇田川榕菴
贈肴　伊宇父清助来為伊宇謝過　祐吉来　真
龍来　介石来
五日
發喪休講　采蘋来候室氏不值作荅大人東及帚
猪三郎書遣周助托諸服部子　峰次来　遣文次

為室氏請水天祠神符　朝川善菴妻送煮豆　容
具健三郎携南陵兄十一月二十四日東來披之有
錢宗二十金替券及岳翁十一月十二日東　冲齋
誠軒來診
六日
作答南陵兄并柬　冲齋送煮肴　研藏来　玄仲来
診白井玄仲以下省姓　誠軒来診且曰先生幽憂既極恐有
西歸之念巣竊以為不可也　松園来診　吉澤玄
龍携雄之進十一月九日東來不値　廉平健三郎

来　重富鼎来　使文次之螢塲街竹村右太郎氏
所鉞宗替券焉取金二十兩　使周助因介石進羽
倉公所借書四種　夜室氏下痢四行
七日
使文致鞁室氏狀誠軒　蘆村来

元日（癸亥）
余年三十九與門人森本叔藏佐渡良岳伊東元敬
川本文次西川元正坪井安貞伊東虎吉古川太郎
學僕三宅周助婢春僕吉藏迎歳於江戸濱街父松
坊甫舍兒孝之助侍大人於日田　昧爽浴湯肆
卯上牌着新衣及上下（禮服名）拜諸神聖像祖先故國
而受八子賀萬屠蘇食糕　塩田孝順来賀　客年
殊暖梅花意開夜来寒氣斬然硯池結氷而快晴無
片雲　生平元日例作五律一首本年以哀傷猶切

不作　辰上牌出家周助吉藏從賀吉野定五郎塩
田淳菴吉雄修理至府内即入門闕起將遮余余試
焉入藤田廉平竹内壽平渡邊瀧右衛門村田美登
右衛門舎（四子同舎）獨美登右衛門在焉曰昨夜門有餓
莩官吏將来檢屍廉平諸子方守屍話次一吏来（數難）
曰守屍件既費二十金開歳猶然諸侯之貪不亦宜
乎余以廉平客年為余労贈末（朱）澤縞帯出至公所公
在府内廷虚無將命者賀山内玄民中島唯右衛門
小林孫太郎平井友三郎瀧山正橋本昇兵衛村上

六郎中島清記諸家將自北闕出門外横一索似禁
来往乃回歩二丁將出公門閽呼曰今日公門禁酒（滿）
士出入須自北門始悟來時之故乃回歩出北門經
駿河臺右折又右折過土屋邸訪賀仙谷一於渡辺
能州邸一供酒使其妻見食乾柿井滞胸膈比出大
嘔過件坂至平山名助氏新居初就席猶設藁賀長
井犀助於四番新街高井石州邸犀助供飯其妻見
北行七八丁右折出牛籠門賀村田煩藏於塩谷名
郷過市谷門當賀岩名昌山於善谷寺溪夫道西南

行沿長堤出於四谷門側至麹街芥九坊忽見徒將
絡繹負梯提桶喘而西走蓋火也賀服部權六不在
見其室賀竹尾明府氏無將命者寘刺而出過紀尾
井左折東行七八丁右折過三軒家（地名）賀竹内玄同
不在入大村邸賀稲田阜人稲垣主計岩永彦左衛
門皆不在見木田鉄八郎入三宅邸賀八木八三郎
鈴木權左衛門皆不在見鈴木春山春山供飯日没
借紙燈過櫻田和田倉呉服三門而下牌歸　宇田
川興齋遜塾　太郎叔藏文次玄敬虎吉歸家　野

田爺一大竹斧八来賀不値
二日 甲子
寅牌諸子皆起勤業余以循羸後起　昧爽浴湯肆
待詔来理髪　辰牌與良益安貞出吉蔵従渡甲渡
賀野田爺一戸塚静海皆不在賀藤堂凌雲凌雲供
酒見其妻及二子渡水代橋買小饅頭於之賀西島
塁之助午前至坪井誠軒氏誠軒供酒安貞止焉渡
亀殿二橋賀福島弥兵衛主人供酒北行二丁西折
取生路、行七八丁北折行五六丁渡三目橋賀山田直

右衛門主人供糕西行渡一目橋南行賀清水八郎
兵衛於天女祠側不値黄昏渡両国橋賀爺田晴斎
晴斎曰加藤廉吾来欲因某謝罪先生請為吾強見
之余許之賀大竹蒋塘帰　大槻平次昆吾仲吉沢
玄龍岩名昌山高沢仙之助高妻寛平赤沢寛助加
藤廉語伴東冲斎来賀不値　元正帰家元敬還塾
夜加藤廉吾来謝初廉吾在大阪放蕩遊惰悪声
播聞余命吾党諸子與之絶大昨年廉吾以書謝不
応遷江戸後因鈴木松嵐謝又不応今日親来乃見
之曰某変姓名曰宗像三策頗悔往事故號悔堂
夜名橋丈栄蔵謀四日所出賀人家次序江戸地広非橋丈不能辨地理
三日 乙丑
昨夜殊暖朝来大雨不得出　小国孝蔵蒲名剛之丞来
賀飲之　松園借周助使金山永仙来代　託玄敬
刺賀湊長安須原屋茂兵衛託興斎刺賀河内屋三
右衛門近江屋與兵衛昆吾仲小畑詩山添谷淡龍
作書数紙與良益安貞　黒川良安来賀致佐洛

清六細木甚五兵衛等客年十一月東　大阪吉益
主税東至　吉雄修理松園来賀飲之　誠軒来賀
四日 丙寅
昧爽雇轎夫三名　浴湯肆待詔来修髪　卯下牌
與興斎周助出木上轎先歩顧轎丈出戸而厳視之
戸外石橋中折蓋経火者余買宅仍旧故爾命良益
召石工換之過翁橋與斎借周助別行賀岡部玄民
與斎及馬周助未至過呉服橋入津山邸賀坂谷五
郎箕作阮甫至興斎家興斎留周助及馬賀川田入

之助不在借其門人導賀林祭酒捧刺將命者出入
上杉邸賀堀内忠龍入荻邸賀木原源右衛門主人
若留招粟屋隼太至供酒至螺尻防賀林式部君因
五弓豐太郎見林郎君年可十七八溫恭愨悃許借
其藏書出虎門入久留米邸賀佐田周平平川養乙
北村文周岩永峰次入增上寺賀室富門於源興院
今日素期遍賀西南遠地諸家然比出荻邸日既昃
乃止焉北歸入白川邸賀須藤龜右衛門出山下門
賀佐野博洋東折至木挽街賀大槻平次又賀真龍

寺出本願寺西門賀櫻井三郎於旗下士人中村氏
邸三郎供飯見其妻子日没借紙燈歸　吉野定五
郎福彌根岸彥次服部子宗像三策田上耕雲流谷
淡龍小比木百枝韓六二介石改名川本幸民渡邊園十
郎橋屋七藏幽井玄仲岡部玄民塩谷量平來賀皆
不值

五日丁卯

浴湯肆　卯下牌宗像三策來與之出周助從賀杉
田立卿加藤善庵敲山田安朴户拔刺應門僮有訴
色余問比山田氏子僮曰山田公曾住今既換主遇
林洞海於路曰公與我將互相賀既遇請止省煩賀
幽井玄仲三策別去渡兩國橋賀朝川善菴主人方
構室土木狼藉北行欲出于川上令周助問路既而
將東折余曰川在西而東折必誤也却步半丁復問
之果誤穿狹巷西行終路於川上賀小畑詩山西川
元岱皆不在賀僧龍信亦不在其母妻見供飯既出
門遇龍信將復要入辭將賀原氏釆蘋於稱念寺路
濘甚令周助先行視其在否返曰不在西行賀渡邊

園十郎主人供酒飯使其妻見賀伊東沖齋不在其
妻見供酒以既飽辭不可青木研藏與元敬元敬開余符本
先特點交侑余大槻平次至飯畢同平次出日没賀大
槻俊齋不在賀間堂羽倉公話至戌下牌渡泉橋寓
東折而為平次迂路西折過阿玉池至芳街別　前
田晴齋林洞海湊長安小西重安衛西川元岱八木
八三郎宮川祐吉來賀不值　叔藏虎吉元正還塾
安貞歸家

六日戊辰

浴湯肆　牧野遠州臣稲垣佐一兵衛来見請使其子受業　巳牌出良益吉藏従過油街位牌屋俗呼製木主者曰位牌屋買木主三將作先考及慈貞神位入府内邸訪廉平主人供飯賀古賀博士於訪川添甚之丞高澤仙之助於其塾二子見荻人岡田馨藏賀佐藤博士訪藤井昌三郎於其塾不在遂之傳通院展墓訪祐誠歸路西南行過水道街至鼕々橋議買舟不決南行至水戸邸側見一舟子棹猪牙舟歸呼曰爾空舟歸直我載也曰賜百五十錢良益曰百錢可也余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七

先来而後定價移于舟官方浚水土石堆積涯過小石川橋下鸂鶒數上浮沈波上見人不驚過岸上者見施檐而不見人馬人家則見屋脊而不見窓戸頗覺閒靜過水道橋下所謂茶溪也水廣可十丈兩岸高八九丈南多老木陰蔚似山北多枯草榛荊其相距可二十丈過聖堂前岸頭行人乗轎騎馬皁檐擁施者皆過道之中央故絶不見唯見皁行負戴過道之南端者出没在岸頭上杳如隔境日没寒風戛竹昏鴉在柳蕭條幽寂不知岸上方有點燈鎖戸暮景忽遽之狀世人或謂此地似赤壁余謂此在山林之境固不足稱江戸百萬人家中間忽挿此幽處是所以為妙也昌平橋以東即熟路也至柳橋舟子乞錢以初約未決附百二十四錢而出酉上牌歸　慈貞四七忌逮夜見樹院僧来咒經以出展墓不値　町田宗太芳陵春瑞宮川祐吉相良文敬堀内忠龍仙谷西島盛之助来賀皆不値

七日　己巳

梼詣来理髪　景文院惠閑川添甚之丞助岡田馨藏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八

来賀　呂疊工補綴藺席之緣者謀換席　喫齋良益叔藏元正為余作封来紙四百　櫻井三郎来賀供糕岩永峰次来賀致岳翁客臘初六東飯之　重富愚来賀亦飯之　松園来賀　竹内玄同瀧山正加藤善庵来賀不値　夜修理来語甲原玄益不賴之狀偶松園使人招乃携修理赴爲主人供鮓話次周助来曰山田直右衛門来迫見之供糕

八日　庚午

疊工来理席　午後與良益出渡兩國橋過回向院

内里龜井戸過櫻井三郎於菅祠外遇岡田馨識於
菅祠内至梅荘客臘殊暖花已悉開俗物如雲踞榻
喫茶將與茶錢探囊有金無錢告店人曰吾亦無換
金之錢他日見賜亦可乃出取生路南行六七丁有
小石橋渡橋西折路於田間路傍立榜書御鷹場禁
釣人入焉稻根在水溝泥濘漫路狹且濘窮甚行可
五丁入村家閭皆草荒蕪行數百步出於官道左折
行可廿丁西折渡一橋入深川街中過緑坊訪山田
重右衛門不在至兩國橋東畔投酒店肴粗不醨下

箸僅傾數杯出過觀場場一女左足屈曲如春蕨一
女右足似馬足圖入觀之二女皆有容姿而其足如
圖余謂其如春蕨者蓋幼年爲物所壓否也其似馬
足者聞其父殺馬故有此報應報之説雖不可憑信
或有此理也其隣場揭猴與狸角抵豕猪及狗着襠
服手鞠而從國又入觀之猴數爲狸所勝側有乘牽
猪狗不見異樣黄昏歸　浴湯肆　杉田立卿大槐
後齋來賀不值　佐藤壽八郎烟森人高倉和作來
問壽八郎所居不值　（夜松園）赤澤寛來話　発寄菊池溪

琴東於河三氏　赤澤寛助來以誠軒爲告文敬無
狀渡渡邉園十郎使人來　長安還塾
九日　辛未
栽谷吉屋主税東邉周助托諸上宮泰純　栽寄篠
埼小竹東（乞金百疋及時　伴佐山俊安東）寄表書谷口宗助名文栽
寄大人棣園兄岳翁欽之助東封之表加寄南陵兄
東而遣周助託諸廉平返曰藤田君不在托諸橋本
君矣（中）吉澤雄策進客臘潤齋自誠軒所至　疊工
來理席如昨　雄之進母來賀　所藏犧儀於越新

右安五郎來賀　誠軒來　須藤洞然來賀飲之未
徹永井犀助來賀引之相見話至戊下牌去　文次
太郎安貞遊塾
十日　壬申
本日當慈貞月忌見樹院僧來咒經　攜與齋至松
國氏謀十七日招客件周助來曰小國家藏至適晃
之孝氣介相换僧永覺入門　與文次良屋約之傳
通院展墓偶羽倉公使人來招乃先行司助從至富
澤坊千衆蘐立視之街卒縛一婦兇猶在背並女盜

也至柳原巨細欄道不得過留焉者以千數台駕向上野故也乃迂路過新橋傍藤堂邸左折至羽倉氏公與余擁炕對坐話韓六二遊蕩之狀令余箴之午後文次郎民益追至公留余乃令二子代余展臺贈見樹院僧以銀一両申牌文次追至羽倉氏乃同歸

安房人安西二郎來見請受業　本田蘆村來賀

夜松園來話

十一日癸酉

玄民來　夜作薯蕷飯供松園與齋良益叔藏等

十二日甲戌

與興齋等定十七日客（松園父子定五郎加藤善庵研藏洞海龍信晴齋[illegible]名）助（一牌助昌山春山安五郎洞熙玄民凌雲修理廉平壽平櫻井三郎僧諺恵熙修理白井玄仲百壽助近江屋友七文啟雄吉稲垣七一兵衛）遣周助於羽倉氏追二十二史剳記且招介石遂送十七日招東於研藏廉平昌山舂山（追元日所備紙燈焉）五弓豐太郎（因豐太郎呈玄於林郎君）析忠龍洞熙博洋諸家遺元正於蔣墻洞海加藤善庵晴齋龍信諸家遣叔藏於櫻井三郎真龍寺恵熙諸家遺文次於修理百壽助友七凌雲文啟諸家　將修庖廚及竈名七五郎謀之曰宜開北戶乃屬松園告地主定五郎　快晴暴暖午後携叔藏出訪修理不在其父見小焉修理歸要之出訪凌雲主人供酒余買肴申牌辭西行過山田安朴門前（荃居近焉）移訪之不在留東而去觀萱街花肆黃昏歸　稲田阜人來送其父又左衛門所寄乾蝦　誠軒阜人伊勢屋清助來皆不値　小此木百枝來為周助乞暇不値

十三日乙亥

頭痛惡寒心下痞梗諸症交發使信良東誠軒乞藥

裁呈大村侯及稲田又左衛門江頭官太夫朝長周平中尾半兵衛來遣叔藏托諸稲田阜人　百壽助祖母來不値使與齋接　安西二郎叔父高梨莊平來不値（數日前二郎入塾）北屋榮助以服部子旨送大人欽之助範次十二月二十五日東　慈貞五七忌追夜見樹院僧來咒經　煜梅來宿

十四日丙子

梅去　疾益進乃臥　夜來寒雨午前成雪近來乍暖乍寒氣候不可測健者亦病況我久憂無歡者乎

研藏来傳冲齋旨曰江戸俗正月招客名曰發會
新舊無不至者聞先生十七日會唯招同社而不及
他社竊以為不可及議並作招東加冲齋誠軒元岱
俊齋加藤隆同竹內元同宇田川榕菴杉田立卿小
川修甫野田希一大槻平次田上耕雲黒川良安田
中有山川本章民箕作阮甫澤三郎本田鉄八郎橋
本昇兵衛金山永仙太田良元昆太仲渋谷淡龍朝
川善菴父子清水八郎兵衛赤澤寛輔等數十人供
研藏餞　本日當展墓以天雨且有疾止遣周助

東山田直右衛門　周助歸郷　昨日遣叔藏招孝
藏今日孝藏至議為余家學僕不決屬孝藏東澤三
郎辭今日招先是巳郎招余且告十七日會又屬寄竹內元
同蘆村東　昨夜夢火今朝命輿齋曰吾夢如是須
戒諸子也申牌松園来話乍聞燒綿之臭命輿松園
皆起視衣無火既而臭益甚文次等自第一室走来
曰臭如此而不見火何哉余曰且撿婢室開闥至倉
殆奇臭貫鼻又開闥黒烟迸窓外見婢臥處蒲團方燒婢
遽灌水即滅一座皆愕曰幸哉早見若遅半刻災殆

不可救也蓋婢加蒲團火盆上而擁之閑有客謂松園
拔之起故爾江戸多火大抵自婢僕室起人氣輕佻
亮不知戒懼為主者豈可不畏乎

十五日　丁丑

以病廢諸子賀　病勢甚似慈貞初發病時意惡之
招松園乞藥　昨日輿研藏議十七日厨務一切屬
諸冲齋所善庖人研藏去東余曰冲齋所識庖人皆
黠難任西川元岱對門有武藏屋者何如今日遣信
良於誠軒氏告冲齋旨信良返又使之輿文次要研

藏之武藏屋氏屬庖事　小國孝藏来　誠軒贈小
豆飯　鈴木權左衛門来執贄請受教話次闌四郎
兵衛来賀介之相見供糕　諸木兵三郎来不值
廉平来賀飯之松園輿焉　修理来賀

十六日　戊寅

終日雨雪陰寒徹骨　松園来診　武藏莊者来議
庖事　森川紀州匡渡邉隆碩者来請受教以病辭
不值

十七日　己卯

渡邉隆順入門　卯下牌始講論語学而一章聽者
十二人興齋文次元敬太郎次郎定五郎信良安貞長安元正孝順叔藏　令諸塲
室雇采藏　阿峰来賀以有客留之　辰牌武藏莊
来具庖　研藏黒川良安蔣塘櫻井三郎先来觴諸
書齋三郎曰請招池邉肇乃東招之以病辞不至客
年無名氏題詩余門既而知是肇之為也肇肥後醫
人住数寄屋涯澤三郎福島廣吉前田晴齋松園父
子希一定五郎小川脩甫忠龍父子壽平瀧右衛美
登右衛門廉平修理军助昌山洞悠春山也倹齋洞海

小林子凌雲誠軒冲齋小國孝藏僧永覺安五郎百
壽助等詐後至第一室第二室亦皆設席向井玄仲
㔟其弟村松玄龍来入門稲垣左一兵衛携其子三
四五郎来入門皆與焉玄氏薦其所善士人牧田源
之允来會清水八郎兵衛来以官務辞不就席去酉
上牌客散觴塾生十一人冲齋誠軒希一等留圍棋
戌牌去丨向井玄仲失刀周索不獲借余刀去加藤
善庵送酒以疾辞不至大槻平次僧龍惠默直右衛
門元岱龍信箕作阮甫父子宇田川榕菴戸塚静海

立卿加藤隆同昆太仲近江屋友七川本幸民玄民
等亦不至　荒木吉次客臘十五日東自大坂至
十八日庚辰
安五郎阿峰去　遣信良於玄仲氏謝昨日亡刀件
又遣元敬於冲齋氏謀之　玄仲来謝曰官法刀為
至重主客皆訟之甚煩先生断負甚　松園来議索
刀件先是浪華新年會客狂亂極甚然失煙管手巾
者明日索必獲未見亡金者況於刀乎江戸嚴肅無
一爛醉者而有此事何乎益亦丈巳氏之為也初余

懲於丈巳氏欲與治之興齋等諫曰彼小人若獨泄
於盛會恐深憾先生不若招而備焉故昨夕衆目屬
丈巳氏然不始測其技能偸刀也丈巳氏始至置其
子毋刀於第三室酒酣借塾生子刀歸家少焉復来
衆以為夜歸故不帯毋刀也何圖是時腰玄仲毋刀
而去乎今日會議余不發而聽衆説十手所指悉歸
丈巳氏嗚呼余不能嚴絶小人自速斯禍噬臍何及
　遣文次於廉平氏謀訟玄仲亡刀始末於官　與
松園興齋召一八有所箴鸞　五弓豐太郎長道平

来　修理来不見　田上耕雲送紙謝昨日不能来
根津火
十九日　辛巳
始講左傳　三四五郎来受業　遣叔藏（松招）春山
高倉和作来問壽八郎所住余答曰塩谷君今村
田頃藏貴知其所寓矣　辰牌出吉藏従訪玄仲議
前件（以下謂七件日前件）刀玄仲令其母及妻子弟玄龍悬邀
之府内卽與廉平議廉平田玄仲必將告其君而訟
諸官先生盍須告寡君而訟諸官最其交好甚與爾

訟時有遲速必遣官諸先生且與玄仲議合其交辯
且朝訟時余曰諸廉平洪飯圍棋使吉藏招研藏不
至乃歸春山已在余家候謀前件　使信良之玄仲
氏告廉平言不在　使丈次之誠軒氏謀前件　法
野博洋来不値　直右衛門使人来　夜松園来謀
前件曰丸柳樢有筮者梅室且筮之　春山宿
二十日　壬午
稲垣左一兵衛来聴講（以必記）後不　遣春山於蒋塘长
謀前件余與興齋約訪筮者興齋講家求未畢余之

蒋塘氏候焉興齋来乃至丸柳樢訪梅室梅實執蓍
曰雜卦為復支卦為節復速也節不往也此物當不
久而復不必急索矣歸路訪晴齋其妻見復至蒋塘
氏興齋先歸蒋塘將供春山飯余辭歸　勇識来賀
林洞海来　武藏莊来附十七日看貴三兩一步
二銖　夜使信良之玄仲氏謀前件　訪松園謀前
件吉藏来報有客遊平山名助携阿部遠州臣淺井
覺藏者在第一室及携名助入第三室告前件曰其
背所善寄騎同心先生莫憂我請任之余由是方與

府内諸臣謀若力不能辯將賴兄且候名助覺藏皆
有酒氣屢交數言去又訪松園告名助言曰吾亦有
所善同不必勞名助吉藏（又）来報廉平至遊廉平出一
一東曰此松平伯州（玄仲所事）留守居（官名行人）卽寄我留守
居中島清記東也披之曰聞吾藩臣田井玄仲赴貴
藩臣廣瀬議吉者招衆客雜遝之際七其刀告諸吾
藩凡七刀者必聞官池（法）也吾藩將訟於官事係貴藩
人故敢私告云云廉平曰此東今日至清記未知先
生家有此事答曰某久不晤議吉亦聞有此事君且

綫告官吾將問謀言清記既發答東而語諸謀其大
昨夜得先生報告諸小林子小林子將告諸清記清
記奈命不在家數日故未告也夫玄仲為客先生為
主在禮主宜先客而為客所先我留守居之過也故
小林子使清記東伯州留守居曰彼件謀言登時告
寡大夫而某不不在家數日未得大夫旨故有前東
吏議言為主吾藩且先報貴藩而荷其報慚惶實深
明日將就謝焉某謂玄仲既與先生謀則不當即告
敝藩被藩縱關玄仲告彼當即報我藩也先生佛白

晤玄仲而不謀之何乎余曰某昨日白君許歸即使
信良之玄仲氏謀君所謂諸件玄仲不在其子曰家
父不必急告我藩將與先生約而後從事也某以信
良未見玄仲不自安今夕復遣信良矣語未畢信良
返曰玄仲病不見吾傳先生旨於其子矣廉平曰先
生名係吾藩籍而彼留守居已報我留守居則關係
至重不獨先生之憂而吾藩之憂也勢不得不補遂
然逆覚罪當死切恐遂不在外人而在先生交遊中
則豈忍坐視其死乎故欲無告官私捕之而已若既

告官不得私捕先生遂見玄仲謀之語次松園來
與廉平語余之玄仲氏玄仲強病相見余告廉平旨
玄仲曰某昨日見寡太夫告七刀狀且曰此件願徐
〻告官大夫曰諾然則不當報貴藩也而有此事雖
其陰之有一吏下急登其為也已某詰朝復見寡大
吏止之余曰敝藩欲必獲刀而謝君然不欲殺一人
故請徐〻告官而已玄仲曰某刀至鹿願止捕遂我
所以欲告官者非以索力也以願免欺官匿盗之罪
也耳余歸松園廉平猶在松園曰某明日赴八重濠

囑所善同心私察盗壺吏已氏也恐登罷至死故私之徙之廉平留
宿

二十一日

昧爽廉平去　慈貞六七忌祭見樹院僧來咒經
松園自八重濠同心氏返曰彼既諾矣而欲得玄仲
刀狀乃使信良之玄仲氏問刀之形容裝飾玄仲記
而授之乃送諸松園　玄仲使其子來曰昨夜蒙諭
件已告敝藩諸吏皆曰諾敝告即錄其辭走書藏送
諸廉平以前件故不得出令文次元正之傳通院展

墓　誠軒室來為余照撿冬夏衣裳將洗之供酒食
使吉藏送之　玄玄仲東曰信良子來取刀狀先生猶
有意捕賊乎甚非所望請白我意於貴藩諸君乃封
其來走太郎送諸廣平　洞然返草稿　昨日松園
曰米澤街有販唐本者示其目錄今日使信良尤敬
往視之　定五郎來不值　携長安浴湯肆

二十二日

與與齋赴米澤街書肆觀書歸路赴蔣塘招衆客既
満座菊池五山子其山埼董川友聖堂生數人逼刺

相見余以麻不飲入別室食而歸　戸塚靜海來
誠軒來　松園氏三郎病瘟訪之　夜訪定五郎主
人方與一客飲引余同席

二十三日

羽倉公使介石來贈新刊不盡山志公所著　大人及余
栽寄大人南陵兄鉄之助荒木吉次來　小國孝
藏來　町田宗太來　夜訪松園

二十四日

介石來　封昨日諸東托介石屬諸廉平　使文次
取松園柬之八重濠同心氏促之　賴三樹三郎來
午後研藏來先是誠軒柬曰二十四日宴社友請
携與齋太郎臨焉乃與二子及研藏出強風自西
北至黃埃如雲過新大橋帽拗裳擧口殆不得息僅
得達許岸至坪井氏諸客未集圍棋數局杯出危人
忽呼南方火客皆咋曰風勢如是街市在下風者恐
無復孑遺登樓而望長煙一道成紫黑色向東而奔
相距可一里有半客多西北人皆曰風方北至我輩
莫老也主人使人走問火所或曰品川或曰青山或

曰芝終無確說日暮紅氣益瀰漫酉下牌有自火所
歸者曰火自青山而延高繩至海濱一里有半而遠
不知燒幾萬家也客散誠軒留余宿誠軒室有二妹
大妹嫁川本幸民來在誠軒氏今日幸民在其君所
故令小妹守川本氏而川本氏燒誠軒夫妻姉妹疑
其死發數人視之返曰不知其所也既而又有返者
曰避火者皆至海口為煙所逼我見婦女老幼群晃
蔽波矣誠軒憂甚余為筮之遇旅之小過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笑後號咷誠軒顰眉曰必免矣余曰易道

神宮非我所敢知也君且安命改牌煙稍熄誠軒益
發信良文敬等跡少妹子牌一人迫曰吾至九兒郎
見幸民曰吾既使僕導娛逭矣良久七五郎等護少
妹至

二十五日

昧爽誠軒赴火所辰牌文次來曰昨夕某承丈子留
寄之命雖知我家燒不敢出今也將赴家敢告余惑
其臨事不苟矣然未可與權也辰下牌同太郎歸
今后來致廉平回東中有函井玄仲寄中齋清詔東

曰聞貴藩為某七刀將蛩賊非某所望也夫匹刀出
於某無狀而煩貴藩及廣瀨子實增惶悚唯恩後日
得匿盜之譏故欲告官非有意於索刀也請察　玄
民來　疑安五郎家燬使叔藏問之　使太郎歸見
其父八郎兵衛謀索刀件八郎兵衛善八重濠同心
故也

二十六日

叔藏携安五郎東歸曰彼幸免東曰東係昨日所作昨日未
下牌火自青山權太原起西北風迅首燬谷蓮池三
郎而漫延六本木芋洗坂檜窪芝新堀田坊麻布廣
尾白銀臺諸地方至八山下薩邸止東西二里余南
北半蜀長府柳澤山城保科森白河内藤北條木下
南部肥後諸侯多同姓故或稱其國治　諸侯或燬上邸或燬中下
邸既而火及硝倉硝發聲震數里火初起即飛于四
五十丁外隨處熾揚數十萬人家未至申牌燬訖群
屍支撐如邸山溺海者不知其數往年愆肥後白銀
臺邸獨免故遑火者皆聚焉吏鎖門護之硬炎及死
者尤多云　山井璞助携是利人鶏魚滄海來訪飲

之璞助曰客年奥州白河須賀川驛某店女名奈於
年二十五納贅居五月贅歸家田嗤其怪事我妻將
為男白河侯聞之遣東檢之果信乃改名芳助寵遇
亦稍化男侯以異事聞於官某今日聞諸其行人
夜廉平壽平來飲之

二十七日

慈貞齋七忌祭見樹院僧來咒經　清水八郎兵衛
所善同心加藤太左衛門即向松園所燒八郎兵衛
將為余見之故來曰夫已氏近日所偷　不必急出之

客年所餉今當賽之顧聞尊家客年所亡諸物之狀
余曰今日走門生於各家問之明日奉報　遣興齋
於山田安朴氏問客年我席上所亡小刀子狀遣叔
藏於林洞海氏問客年所亡小刀子狀遂赴研藏氏
問客年坪井氏席上所亡銀煙管狀此三物皆意夫
已氏餉之安朴洞海不在　菊池溪琴新年東至
邦俗断七忌祭贈致餅者以菓子或餅餻余未識江
戸俗遣信良謀諸誠軒曰饅頭可也乃定當贈人小林
子平井友三郎村上六郎瀧山正中島清記耳兵衛壽平康平瀧右衛門俊衛美登右衛門純信元岱沖

齋善庵福孫誠軒村田煩藏服部權六竹内玄同春山寺次洞然僧龍白井玄仲林洞海五卿定五郎松
園九九人　二十名菓工虎屋命製饅頭四百一一分價錢以明
日辰下晡為期　文次還塾　安朴使人來　訪松
園氏病兒主人有憂色余曰當尚者迷盡招誠軒謀
主人曰諾

二十八日

夜來大風客冬不見雪今且始積寸餘寒如嚴冬
林洞海來　為松園東誠軒招之　偕與興齋信良
之傳通院展墓以風雪故止二子而雇轎夫　雇二

僕分送饅頭諸家一僕先至使之往牛籠麴町羽根
築地地方且托寄町田宗太五弓豐太郎東　使太
郎携安朴刀狀及研藏煙管狀歸示八郎兵衛　午
後轎出吉藏及僕之後至者從入府内即見康平等
致饅頭又借康平僕送諸邸中諸家康平曰先生須
見小林子清記謝與松平伯州留守居應酬之勞乃
晤小林子訪清記不在出即令雇者徃淺草本所深
川地方余遂至傳通院展墓黃昏歸誠軒在余家供
饋　夜二雇者返峰次送岳翁本月六日書桂賀業右中

康廣平送大人客臘二十二日東及谷口宗助東宗
助東色筱埼小竹父子龍護守拙晋三郎髮後名薩三東皆
閑慈貞訃送賻又有春波文叔二東　古谷秀平客
臘二十一日東自大阪至秀平以余旨說守拙還俗
不聽

二十九日

以慈貞五旬忌祭炊茗飲供塾生招松園　夜來積
雪六七寸客冬殊暖立春後三十餘日而有此寒天
地氣候失序手抑此地風土偏乎　東誠軒乞酒誠

矴送酒及小兎　夜講梅墩詩草未畢塩江街火乃
止講　廣平来歠（飲）之留宿
二月朔
今朝復雪　受諸子賀　浴湯肆　與興齋太郎約
賞雪墨陀午前至元柳橋伊勢店買舟坐其楼而圍
棋以俟艤成余将訪清水八郎兵衛使太郎先行既
而乗舟東行至一目橋出過天女祠内至八郎兵衛
氏主人不在太郎祖母及母見供酒祖母既薙髪為
尼健而善談曰老婦毎冬賞雪今年畏寒来（未）出豈老

微予余勸同遊導之返舟一婢従泝至三囲祠前尼
鼓絃而歌時既過午地上及樹梢雪悉消唯認残素
於屋脊江戸無近山平地無雪無復足觀及抜尾花
店命酒薄暮余獨先出至舟所呼舟子附懐中（漢名未聞）
曰我且祇立岸頭将掲裳舟子誤揺舟舟觜推余脊
墮水幸潮落没臍而止衆大駭走出余着三衣二衣
全濕一衣湿裳乃借尼衆同棹至一目橋太郎送祖
母返家至元柳橋更加舟子一名乗至舎西出　誠
軒来不値

二日
廣平来飲之　庭七五郎友二郎修庖室
三日
服部子来将飲之辭　立卿来曰亡妹斷七忌祭敬
送饅頭　栽答浪華諸子柬　定五郎使人来曰今
日（所謂初午）其家祭稲荷神請臨乃往具足奉行前席辨
之助其子大御番前席三藏大御番松本幾之助定
五郎姪齋藤虎之助同席辨藏年八十一矍鑠如五
十許人酒畢辨藏父子去余與幾之助圍棋聞廣平

至返見之廣平為余家事赴廟橋帰路来過而醉甚
不可與語乃又赴吉野氏畢棋歸廣平留宿　太郎
祖母寄和文及歌　匠来治庖（以下必記）不　中春寒肩
背拘攣心下痞梗諸症交起　松園来不値
四日
廣平去　栽寄大人柬　栽寄小竹父子中西耕石
龍讀大熊文叔守拙春波古谷秀平藤田雄哉谷口
宗助柬　南陵兄正月五日柬至謂室氏猶不没即
作回柬　平井十兵衛柬至　浅井魔藏来　近江

屋與右衛門送京師塩菜　夜蔣塘来　村松玄龍
来請明日入塾
五日
合昨日諸東封之文叔入諸龍巖卦中小竹父子耕石龍蘐守拙入諸春波赫中秀平
入諸雄哉封中而表書宗助名寄大人南陵兄東則別作一封表書
鐵之助名遣叔藏托諸服部子又裁答岳翁東亦附
叔藏托諸岩水峰吹　遣元正托寄平井十兵衛東
於廣平　白井玄仲携村松玄龍来飲之玄龍入塾
廉平来致翠江母子弔書　婢姉来弔　玄氏携

古家書小山霞外者来見且致安藤太郎東　訪蔣
塘不在　夜訪松園
六日
訪蔣塘　午後與元正出訪廉平遂圍棋晩歸　重
留愚来不値愚將以十一日上途歸郷　僧龍勇識来不値　夜
識軒来　裁答安藤太郎翠江東
七日
研藏来飲之
八日

大昨日忠龍東曰請八日臨昨日與研藏謀同往曰
辰牌不来乃不能来也今日待至辰下牌不来乃出
吉藏從訪玄氏又訪佐野博洋主人供食余曰君近
隣之韻人吾薦一友曰何人曰阿部侯臣須藤亀右
衛門者我親門也距君家僅百歩矣博洋悦隨余至
須藤氏主人方與一客圍棋畢又與余圍供酒既而
又一客至已下牌博洋先去余亦辞赴忠龍氏主人
父子見少間識軒至上杉侯醫大夫五郎左衛門失姓
来見薄暮野田希一至文主人供酒有盛饌希一出弘

化紀元詔示之朕聞皇猷得和天地表瑞政教囿乎陰陽示災眚是以象乾之君齊鑑
之主莫不感禎祥而建元因咎徵而改號朕以庸昧之身恭居大寶之位日慎一日年將卅年心無寧于
場厲化未及于雍熙頃年武藏國言城中有災今年又聞遣祝融崇此城也國之要害關之重鎮重鎮青
災異雖繆然靈髓不屢咎在朕躬爰尋繹先蹤奉遵舊典革紀年之號敷在宥之澤其改天保十五年爲
弘化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然咸赦除但犯
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又復天下今年半揺老人及僧尼年百歲以
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篆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褒氣稜於一旦期休
祥於萬年普天率土俾知此意主者施行弘化元年十二月二日　話次忠龍曰我不
識菴曰公既有霜滿單営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向

膾炙人口又有昨夜桃花雨満城流水香句其区亦各有佳什而直江兼続為魁某嘗讀其全集不媿作家者数十首猶記一絶曰菊叢秋日露香滋白々紅々花満枝好把西施舊脂粉淡粧濃抹上東籬又洛陽訪惺窩先生不値曰春雁似吾似雁洛陽城裡背花帰杉原常陸亦有句曰擲首奔城上譲功眠樹陰前田慶次勇冠三軍而其家猶有陣中所帯韻礎数種然詩則不傳曰没誠軒先去亥牌同希一出而将降借傘比過日比谷門風勁雨急借還所脱袴着行縢而走衢人打鐘呼牛籠火行四五丁雨止暴暖如夏過玄民門敲之主人引入見其方與一客飲僅交杯　雨復大降希一途別亥下牌帰　周助自二本松帰　平山名助介石福岡人松岡古春来不値

九日

先是余久欝不懌與松園廉平蒋塘約舟遊且謀家事期在今日廉平不至遣吉藏促之且托寄大人南陔兄翠江安藤太郎東（玄民寄太郎東勇蔵　太起寺東皆在封中）午前松園蒋塘来良久廉平至即出烨春廉平僕従投元柳橋伊勢店買舟将遊四十丁村（蒋家在焉）不知所向婢曰須入釜屋濠乃東行余與廉平圍棋不知過何地舟子曰釜屋濠已過前路在何處乎婢曰須右折舟子曰右邊潮落渠浅舟安得進乎婢曰然則誤矣宜棄舟陸行乃出南行人家盡路于田間渠洫縦横東北平地際天無俔行三四丁路右有祠遠以疎松中庭有井水沸揚於井口数寸左折青松夾路有稲荷祠焉右折過寺境又出於田間蹊小且泥餘濕透履南行六七丁登堤堤下有渠婢曰向能右折而進入此渠直至奴家矣沿堤下有渠婢（東行有数）橋皆左右低而中穹盖為過舟也渡第三橋南行数十歩入婢家其兄見曰我母以我屋陋湫故将借里正家迎主公尊至里氏里正名彦右衛門供酒食使其妻及女見意氣極懇盖婢親姻也庭濶室浄不見氛埃絶無村舎臭穢之氣申牌辞主人使一僮導南行可一丁西折蘆田参差長堤劃焉往々見鴻鳧鷺鶴相棲伏啄遠樹如薺平沙如砥使人心豁行三四丁登堤（堤）外又有蘆田皆新闢也路右有松林曰元八幡傳永代寺八幡

祠在焉祠後假山高四五丈衆石磊磥許有一門不
許妄入導者將借鍵開之時天陰雨將降乃不果登
導者出祠西行左折沙路坦平櫻樹夾路又西折路
右有渠沿渠行三四丁左有蔌疾别墅渠至是合諸
流廣可二十間行十五六丁南折列楓夾渠行三四
丁西折出於洲崎天女祠自四十丁村至此三十丁
矣休茶店良久西去投平清店余供三子酒食日沒
輿三子别借廉平僕至誠軒氏主人方輿客話留至
亥牌始見誠軒箴余余深感其忠誠供酒以既醉辭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三三

川本幸氏見焉子上牌歸廉平猶在余家遂留宿
櫻井三郎来不値

十日

夜来大風昧爽霰下較昨日氣候如隔数月　午許
携吉藏至傳通院投寺前一店買食展慈貞墓訪勇
誠要之赴景久院途有澤藏主稲荷祠余曰祠在寺
中故有此名乎勇誠曰寺中又有閻魔人奉以豆腐
曰豆腐閻魔又有蒟蒻地藏患閧者謂余曰江戸諸
寺檀越絶布施三年輙毀其墓納金若于每月忌日
僧供香咒經名曰月牌（牌謂神位）則載諸寺籍永世不毀
然今時僧黠甚于商賈非過十金不肯許丈子欲作
墓碑且納月牌金貧道任之故今日欲相謀不在歸
至水道橋風止雲散嫩日可愛過希一立語移時訪
廉平謀家事申下牌歸　夜詩洋来

十一日壬寅

服部子東送大人棣園兄鉄之助正月十九日東（正月入日東在封中）
大人東曰正月八日始聞訃音云〻（客臘十日余托服部子東遣也托谷口宗助東則正月十八日始達云）
松尾乾藏良藏青木益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五　三四

太郎東至（三子皆在冈園）範次郎書至　溪琴東至即發答
東　中尾駒藏来告將歸鄉乃裁寄半安衛吉澤雄
之進東托焉（吉澤玄龍所屬寄雄之進東俞叢）　晩訪松園話次玄
民跡余至主人供飯余麻疾復作乞松園藥　七五
郎友吉所修廚及棲房工竣附金五兩　遣吉藏送
敝衣誠軒氏鷹洗焉

十二日癸卯

伊牢使其父来借金不許　裁答範次並太郎乾藏
良藏東　麻復劇　研藏東曰方與伊東竹内諸子集

本所（地名）山本某氏主人欲招先生請臨以疾辭
十三日　甲辰
松岡古春來訪曰某自福岡遷江戶既五十年少學
南冥先生長昭陽二歲矣視之如五十許人言論娓
娓又曰客年水戶公使使就敝藩乞昭陽所著蒙史
一部闔藩無識蒙史者大驚命鋏次郎獻焉爾後偽
学之禁少弛　栽荅山田亦助柬
十四日　乙巳
柬廉平　廉平來飲之　松園來話　栽寄村田四

郎左衛門（東內封）數紙（詩）
十五日　丙午
受諸子賀　托寄村田山田二子柬於誠軒　晚訪
松園園棋食焉　細川林齋正月東自尾張至　遣
信良於玄仲氏謀索刀件
十六日　丁未
櫻井三郎來　將訪廉平（大昨日有約）廉平使人來止
十七日　戊申
快晴殊暖午後導松園出其少女從投又松街鮓店

過藥研濠松園指一家標札（揚主人姓名者曰標札）曰此有蟲
明靜齋者不亦奇姓乎出於柳原觀柳遂至上野麓
登車坂櫻樹新芽已紫花欲開而未開遊人肩摩然
寡坐于樹下地席者投山王祠側假店喫茶未下牌
歸　黑川良安將歸加賀來告別　佐田修平來
招松園供夕食
十八日　己酉
招松園供午食　小國孝藏來請為學僕約以三月
朔入我門　黃昏訪羽倉公周助從公曰大昨夜白

氣橫天吾子見之乎余曰未見少焉介石來曰今夕
亦見而既滅戌下牌歸輿齋曰家父奉官旨日趨司
天臺返曰大昨夜白氣彌空
十九日　庚戌
安國元八自攝津至致僧東景武谷祐之弔書（東景送香）
（賀）元八介見播磨人某　洞海來　午後與松園
訪蒔塘既辭共對門高間傳兵衛家有木蓮一樹白
英粲粲出墻外觀之遂訪傳兵衛始相見歸與松園
園棋供飯　元八之介石氏　朝來大風至夜益迅

屋瓦飛墮墻壁號動終宵不得睡忽呼青山街火大
驚以為必不減正月念四之災起視之不見蔭諸卿
吏以火相戒而已實無火　婢母来屬之送其里正蔦粉及縞巾
二十日　辛亥
風勢猶猛終日揚塵　小竹俊安本月十二日東至
二十一日
安國元八入塾　介石来　榮藏介會津人武田古
言来見為余家學僕　朝来風止而雨下寒氣凛若
庭中櫻花始開　川本章民来曰信道祭其無炙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四七

青地林宗請同牢田川生臨信道赴其君所故使其
白中工牌同興齋出至新大橋北風吹雨傘鳴衣拳
僮得過焉至誠軒氏主人不在其室及信貞信良幸
民迎接戸塚静海與一僧先在座有盛饌静海去余
與興齋圍棋以風雨故宿焉
二十二日
寒雨戌霽辰牌買舟歸與齋信貞從　先妣忌辰持
齋　松園来
二十三日

伊勢富田人飯田参吾以方山玄圃東来見　吉澤
玄龍送雄之進新年柬　洞然闌四郎兵衛來訪飯
之今朝與松園約觀上野花吉吉二子其故請從乃同
出元八從至和泉橋使元八別行導介石而待我清
水上野地名且告羽倉公以歸路相訪訪康平要之出至
清水滿山櫻花悉開然寒威料峭遊人猶少皆曰此
地間静如是所希觀也近年觀花當以今日為最而
已北行至車坂西折至大師堂前南旋復至清水終
不見介石元八歸路投湯島松金店而飲日沒借燈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四八

出余將介松園見羽倉公三子途别至羽倉氏竹田
冨藏曰元八来訪介石不在俟之至黄昏介石不返
元八去介石返聞之赴君家矣余先見羽倉公傳松
園意公即相見話至戌下牌辭余為洞然乞南泛録
不盡山志各一部公許之雨下借傘而歸則介石元
八在焉　巌永峰次鵜岳翁正月十七日東来不值
東中有看資金百疋　安五郎来迎余不值　聞濱松侯罷侯再
任閣老無所建白益罷識權不屬已故也遂　前南尹鳥井甲州幽于相良
壹州郎不知其故或曰高秋帆之獄甲州所攜至是覚恐姿

二十四日

終日陰雨松園来圍棊

二十五日

河茂自大阪至来訪飯之　裁寄大人南陵兄棣園兄歓之助岳翁小竹俊安龍護谷口宗助東送大人以羽倉公南泛録不二山誌送南陵兄以鵜片招稿録及那波列翁傳送龍護以其草稿及余序文總作二封一書南陵兄名一書谷口宗助名一遣古言托諸廉平往日所裁寄範次等東入諸大人封中

三月二日

平明上途快晴無風暖靄四浮渡六合渡至蒲田（地名）入梅莊中庭廣平栽梅數十種綠葉葳蕤無花自香樹下小舍數簷踞爲買梅腊及糟蔬數種側有一行遊人呼曰公等昨夜宿何處乎視之曾同宿東屋客問其居則竈涯人也是人初別于東屋遇於鎌倉於江嶋屢遇屢別終始相後先然未曾交語至此始言至品川投一店買食主人別客入其後園一舍其床忽陷如壑下梯別有一舍所初見之舍自成樓狀蓋

品川街臨海故地形斗落每家如是云觀殿山櫻花（詳記客年故畧）至高繩買舟潮未至舟子載我小舠推泥上而赴舟所入舟揚帆南風大起快駛如飛一瞬過佃洲與齋辤歸其家未下牌附新大橋下研藏去與齋入塾　檢二十六日後事川本幸民來（二十六日事）圬者來塗壁小國剛藏小此木百之來（二十七日事）剛藏入塾爲學僕（二十八日事）長野常平東至廣平送南陔秋雄二兄及谷口宗助平井十兵衛東（秋雄兄送賻金百疋）宗助東中有長久寺惠聞大和屋新兵衛吉田喜三兵衛新宮屋清兵衛東（惠聞大新送賻喜三兵衛送詩）全棣園兄所贈諸家糟腊香魚至（宗助所送二十九日事）○仍石來川添甚之亟贈薩州烟草且致草塲佩川寄余詩（朔日事）松園二十六日以後每夕來視塾

三日

昧爽浴湯肆　受諸子賀　辰下牌賀松園定五郎立卿三家致棣園兄所送香魚各三頭立卿不在見其子成卿　已牌赴府內邸賀壽平致香魚三頭（棣園兄所贈以下省之用致字）遂賀小林氏平井氏橋本氏瀧山氏中

嶋氏山內氏出至羽倉氏致香魚三頭主人供食北村亮三郎適至相見焉至伊東氏致香魚三頭主人不在其妻見供酒飯至渡邊園十郎氏致香魚五頭遊上野早櫻已謝晚櫻方盛遊人如雲廻篠箸池傍申牌歸途疝氣大動已歸而臥　渡邊隆磧來賀不值　夜訪松園飯焉始見其室（其室久病至此而愈）　屬信良致香魚三頭於誠軒

四日

永覺入塾　五弓豐太郎來飯之　僕吉藏出

五日
淨西公以下祖先神牌十五成（屬須茂製之）始祭之　陰
雨終日宿痾大起柖（招）松園興齋圍棊　是永平内容
㒑東至　周助致爲僕而去
六日
快晴病勢如昨㩦元八出將遊墨堤至兩國橋遇風
止　名助來不値　招松園圍棊遣悶
七日
陰雨病勢頗進招松園圍棊

八日
雨不晴寒甚卧蓐　剛藏叔父久保田丈右衛門來
夜柳橋來飲之招松園
九日
畫工長野耕雲者來乞字　雨晴已㩦㩦元八出訪
柳橋不値訪臼井玄仲不在見其妻子謀索刀件訪
清水八郎兵衛屬前件主人供飯訪山田直右衛門
出販生路直北行十丁許西折行七八丁出於東橋
南畔遂步隅田川堤上晚櫻猶盛遊人萬數殆不得
進然雨後無塵勝於平日賽三匝祠至木母寺歸路
投武藏店以多客辞投牛祠前店庭設假舍八九初
坐東舍寒風揚簾乃遷西舍而飲忽有一客來就隣
席店婢問曰公獨乎客曰然然則辞曰何曰若醉狂
如之何客笑曰然則飯而已婢猶不肯客曰汝受二
客而不受一客乃貪錢也吾能辨二人膳費婢不能
答余呼客曰君莫憂某爲伴婢入復出謂客曰吾主
曰凡不受單客店法也然解事如公不必拘常例也
余與客隔障而坐終始不見其面既余將去客自後

呼曰廣瀨先生余顧之記其面而不記其名客曰某
大前是助也乃就其席是助欲飲余以既醉辞僅交
杯而出渡東橋經倉前而歸
十日
遣古言送糟香魚清水八郎兵衛　遣信良於臼井
氏　已牌㩦元八剛藏訪廣平雨將下借傘而出經
駿臺出于水道橋至傳通院展墓訪勇誠要之赴惠
閒氏屬買墓地及納月牌金建墓碑出販生路南行
又東折地勢昂低人家上下溪壑而街市出于本鄉

飢甚投麺店終使剛藏先歸返廣平傘賽神田祠訪
羽倉公話間三樹三郎率塈堂諸生二名來見公日
晩皆去公留余而飲且曰兄雖聲噪方今無能知兄
才而用之者時事稍不可為縱有良策將誰適沽之
不如西歸矣酉上牌借雨具歸　長野常平東至報
粤船數隻見于銚子洋　誠軒玄仲來不値　雇僕
左助　夜松園來圍棊至雞鳴
十一日
誠軒室召婢春謀浣衣件婢返誠軒東曰今日與冲

齋約野遊先生有意焉請臨冲齋氏余告諸松園亦
請從乃從〔與〕至伊東氏誠軒既在焉冲齋與研藏導至
泉橋買舟舟中圍棋溯隅田川至三匝祠前出舟歩
堤令舟子溯待渡口〔在牛祠西北〕　牢晴無風遊人多於大
昨日賽牛女祠至木母寺返至渡口衆舟敲水而肴
店三四家皆客滿辞遂投金波樓飲且圍棋雜客數
十百人主人殆不能供具薄暮返舟淡烟朧月夜色
絶佳至泉橋出舟送冲齋至其家復圍棋丑牌同松
園誠軒歸別戸外　廣平送大人南陔棣園二兄二

月十三日東及谷口宗助村上周助東宗助東中有
龍護荒木吉次藤岡雄哉東　玄氏洞然櫻井三郎
佐藤純藏來皆不値
十二日
清水八郎兵衛來　招松園供飯櫻井三郎來與焉
廣平來先是三郎因余見廣平廣平為是謀見府内
支封松平河州手郎先生〔去〕松園廣平亥牌去　北屋
榮藏以服部子沓送大人二月九日東闕封有北堂
權藤可善和田新三郎東

十三日
與松園約訪羽倉公余先出訪臼井玄仲以疾不値
先是余與松園及清水八郎兵衛謀屬八重濠周心
索盜刀賊玄仲慮未聞官而官捕盜則遇官詰也欲
告諸官松園等曰盜蓋係夫已氏夫已氏雖可憎嘗
相識者若聞官之後事覺則其生死未可知也不如
私諭之使彼全首領矣故荏苒五十餘日然夫已氏
深藏刀不出其盜状遂不得左券故不得已將聞官
也見玄仲妻告其故出過柳原見行賈販巨螺貫之

訪廣平贈馬廣平供飯未牌赴羽倉氏松園既在座
話至申下牌松園去窪田治部右衛門來曰聞吏船
一隻傳安房送我邦人二名登岸田我敝貴國遇風
者二十五人於大洋中先送二人餘猶在我船土人
大駭發礮船即去後官遣舌人招之今日始入浦賀
卷矣治部衛門去余夕食焉歸　太郎祖母來不値
細川長州臣土方惠者來不値

十四日

土方惠來見曰某及鈎客元之進子頗受教明日販

贄　栽寄大人南陔棣園秋雄三兄吉澤雄之進谷
口宗助大和屋新兵衛爲川住之助龍護惠闇平井
十兵衛村上周助東而封之大新入諸惠闇入諸龍護封中龍護入諸宗助封中雄之進入諸住之助封中住之助入諸宗助封中大人以下皆入諸南陔兄封中　昨日
羽倉公屬余以川路左衛門尉君東曰彼欲得淡窗
先生詠摘廷尉曾我兄弟詩是屬諸某東也請兄送
諸先生故亦入諸大人封中遣佐助屬諸廣平　竹
內元之進者來曰土方惠及賤息明日有故不得登
門

十五日

受塾生賀申規約　數日前櫻井三郎約本日招余
及松園已牌余將出佐助從使孝藏先之三郎氏問
其在不而俟我於洞然氏余訪玄氏至洞然氏孝藏
既俟三郎東以有病者辭孝藏去洞藏留余圍棋余
欲訪服部氏使左助先往問其在不而送棣園兄所
屬糟香魚五尾焉左助返曰在乃出遇稲田隼人於
佐賀邸前出霞關訪松岡古春於黑田門前古春有
癡強相見坐次宮醫紫田蓝菴者來見之出過山進

祠內右折取生路街狹而曲出祠後門地勢漸上數
十步出於永田馬場至服部氏告南陔兄旨主人供
酒飯圍棋日沒歸路訪春山不在至櫻田門見吏卒
數十人手把紙燈執門扉而大呼余不敢進良久呼
止而鎖門乃悟鎖門時每日如是而吾始見也

十六日

春山箕作省吾澁谷淡龍來飲之　野村九十郎以
吉澤雄之進正月二十三日東來訪曰某客臘至此
地　秋石東以羽倉公旨送巨鰕二　廣平來曰索

刀件将以十九日訟官先是與松園約今夕訪多紀
法印日没余将出使人告松園松園曰吾方有事君
先往余以廣平在座且風雨甚不欲獨往又使人告
松園俟其訖事久之不至余乃之松園氏視之面有
憂色問何故曰吾季女年十一申牌出遊未歸恐失
路矣余請索之返率與齋等七八人而往時風雨益
猛塾生及孝順古言等十餘人皆鳴金打鼓而周遍
街市呼曰迷兒返迷兒返余坐慰松園夫妻而遍廣
平宿我家天明諸子返曰不獲

十七日
以松園氏變放學　廣平去　赴松園氏為之謀索
女　裁寄大人南陔兄東　先是與廣平約飲服部
子且餞洞然（洞然将帰白川）今朝謀曰二十四日可也乃遣
孝藏東二子告期（托服部子以今朝所裁東）　遣左助困仏石贈
羽倉公煙草　又之松園氏慰之話次或報稲荷橋
有迷兒松園聞之走出余返既而又往問之曰訛言
也　佐田修平東曰寥大夫有馬織部以二十二日
會諸名士於木公菴請臨　夜發塾生索塩田氏女

如昨夜半永覺返報獲於番街
十八日
以塾生兩夜不臥放學　巳牌訪松園氏皆眠未起
松園来語其獲女状曰昨夜麹街某氏舍人携女
来曰大昨日申牌伊女将入城門監門禁之問何自
啼不答監門謂迷不能帰者慰之問其父母名言語
不了似曰由良（女平生言語不了故訛聴也）　不適我主某夫人自城
出聞之曰由良君郎旗下士人居麹町伊女蓋其臣
也吾家遥焉吾且携之往命從者負之至由良氏郎

無識之者夫人帰其家沐浴之而飲食之問其父業
曰我爺醫而禿問其姓名曰先生也問其所為曰善
畫明日夫人命某輩負之周問醫人善畫者然無識
之者至日本橋風雨大起乃帰臥偶聞金鼓声知有
索迷兒者乃出視之果是我主隷大府老女梅田君
者令某敵致伊女云某家（松園）所發索女者至日本橋
或報言今日麹街人有負迷兒尋其家者故赴麹街
矣　臼井玄仲来　稲垣左一兵衛来　數日風雨
甚烈加以塩田氏厄故廢業

十九日
西止携孝藏佐助赴両國橋菜市買蔬菊帰　廣平
東曰归升氏七刀件今朝既聞于宮寡大夫孫太郎
今某告明日請来見大夫及中嶋氏　本日當慈貞
百日忌逮夜中牌見樹院僧来咒經作齋招松園定
五郎及塾生　夜識軒来　聞府内宗家西尾侯為
西城閣老松平賀州為大阪城代
二十日
以将之傳通院休講也厥下講牌出孝藏左助從遊橋

本譲藏于牧野邸前曰将奉訪乃行語至本街別過
弁慶橋孝藏曰若赴府内邸西折為捷路余曰吾每
步必驗遠近赴府内邸莫如柳原近也孝藏曰然則
別行從之余入廣平氏食晌孝藏至訪小林氏子不在
訪昇兵衛以疾辞見其妻訪清記謝昨日赴宮廳帶
出邸余謂孝藏曰是至水道橋有二路一過駿臺一
過昌平坂不知孰近也孝藏曰某取昌平坂乃別余
借邏所欲着行縢邏卒辞曰諸侯過乃止登駿臺取
生路直西行四五丁遠一邸北行路稍斜曲行二丁

許復出于舊路立水道橋上良久孝藏至入見樹院
展墓見主僧屬為祖先靈位咒經今日牌十八携靈主僧供
糕為余召勇誠及石工謀作慈貞墓碑乃携石工周
視諸墓欲摹其善者返院製圖定價金五両裁寄廣
平東附石工曰以此東就藤田氏取金二両二歩欲
晤恵聞定月牌金携勇誠訪之不在勇誠曰慧聞之
新幡隨院未返也新幡隨院在谷中余欲訪府内老侯
婢多嘉於篠笞池側勇誠曰是赴池側路必経谷中
趁恵聞所在非迂路也出傳通院南門東折又北折

又東折行二十七八丁過白山祠前前後左右半里
許人家皆新蓋罹春火者地勢忽昂忽低凡行里許
路右有大蘭若問之則新幡隨院也自北門入至堂
前士女蟻集衆僧方打鼓鳴金梵唄喧嘈恵聞在其
内不得晤院庭頗濶有一井標曰野中井其側有老
松數株去數十步迴顧風姿喬䟽中央高而四隅卑
宛如一株蓋栽其枝梢以漸低之已松前有放生池
渡身春草連水石路一道向南其左右荒草沮洳行
二丁出門左折人家稀疎篁竹四圍極有野趣往二

亍有邏所北折地勢微穹又東折則出於上野為熟
路過神祖廟前新緑萬種不復見花紅然遊人如雲
數日陰寒朝來偶霽故角投池側店買食令孝藏買
菓子視之甚少乃赴菓店難詰而易之携訪多嘉不
在歸路訪玄朴不在其妻見供蕎麦元敬虎吉歸在
家與研藏皆從余出研藏途別中下隣歸周四四里
餘　諸木兵三郎來不値　夜廣平來曰索刀件昨
日清記既聞于官當無復何事也然而命與明日來
武昌伯州留守居不知何故招松園諜之亦不知何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一三

故乃走信良問諸曰弗氏玄仲不在令文次以松園
東問諸加藤太左衛門亦不在荒牌廣平去

二十一日

昧爽令文次之加藤氏太左衛門答曰吾亦不解其
故蓋官欲問當日狀不必有他事也乃走左助報諸
廣平　平山名助來　佐田脩平東曰明日所會淡
嶋本公菴着在青山請臨　東野田希一謀明日同
赴本公菴辞曰有故不能往　裁寄吉澤雄之進吉
田有秋東中牌出館橋本謙藏於本石街長崎屋源

右衛門氏記二東爲謙藏供酒引長崎舌人寓聖堂
者頴川藤三郎見日没藤三郎将歸聖堂同出別於
筋違門側訪廣平不在訪清記問今朝赴官廳之状
曰大昨日所奉訟牒不書先生所住係何人地面地面
俗言通故也其對爲曰謙吉未審住何人地面他日聞
之而後書官曰善不知何人地面乎余曰延見以下
士人吉野定五郎地也歸路遇廣平於筋違門側既
歸不見眼鏡疑遺於謙藏許走左助問之曰嚮有收
之者其人不在明日奉送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一四

二十二日

浴住吉街湯肆　将赴木公菴以途遠且有疾止遣
孝藏辞於佐田脩平送有馬織部所屬晴雪塘詩夕陽
林西隣晴雪塘上明隠几灑興語心與雪嫂清喬〻老松梢時聞碎玉声返曰二里而遠
服部子東曰二十四日有公事不得拝趨乃還玄
敬東告廣平又走左助告諸洞然謀改卜日　川添
甚之允率小城人中尾健吉來見且致草塲佩川寄
余詩君去人言易已東西方詩伯有尊翁更弘数化扶時運果是先幾觀會通半山會散十餘春千
里心飛在五津客舍何邊水南北群鷗日日定來馴　橋本謙藏使人來送眼

鏡　卧牽
二十三日
松園招供午食且圍棊定五郎與齋至　栽寄大人
東
二十四日
元八来　研藏来圍棊　夜誠軒来
二十五日
遷孝藏托寄太人東于服部子　櫻井三郎来十川
本莊氏来為文次謝文次常晏起後議昨日東誠軒

告之故也　書慈貞墓碑表書婉順院静譽慈貞大
姉墓十字裏書廣瀨謙吉妻合原氏弘化元年十二
月十日卒年二十九生平性行無作于其謚生二男一
女長曰孝餘夭四十一字　松園招觀大府賜衣一
襲曰日台駕試麾下諸士弓音姻某放二箭皆中故
有此賜表衣所謂闕目也下衣黒羽二重皆有葵章
二十六日
己牌携孝藏出訪廣平聞将發脚夫於浪華栽寄南
陔兄東託焉坐次清記来曰先生地主吉野氏姓名

日既聞官官聞廷見以上耶以下耶何職耶某嘗耳
其小普請而屬大岡兵庫君矣而未知称大岡兵庫
組而可耶称支配而可耶也故未對余問組與支配
有異乎清記曰凡所屬廷見以上曰支配以下曰組
某既使人問諸大岡氏臣對曰称組可也官之瑣密
而忽大體若是未嘗聞失刀之状唯聞先生所住不
唯問先生所住而問吉野氏亦可笑之甚也　遷孝
藏傳通院因勇誠附慈貞墓碑誌於石工且就見樹
院殿祖先神牌年前訪羽倉公曰吾久留居参朝長

官使人来言子若請步行官將免之先是屢請免
今忽有此言蓋法網漸寛就見將有日矣初余出門
與松園約會羽倉氏待之久不至乃辞入侍者室来
見外石問之曰方習射後園矣園即公牆以北市河
米菴曾借居之地余九年前訪之客年米菴移居春
草荒蕪一奴釣于廢池西隅有馬埒外石與久保田
氏子既畢射將帰余請復射的相距三十間外石等
不必中然能達的所余試射未至的所四五步而墜
来下牌帰　室松太郎者来請受業不值　壽八郎

來留宿岳崎氏藥因壽少郎來見

二十七日

昨夜寅上牌眠覺忽聞打鐘声急起左助使視火所出必聞歸白當是本郷余厲声曰汝勿妄語鐘声急恐在四五丁内又出不歸余起婢視之婢不堪眠曰定是遠所不然左助必報必聞鐘益急余呼塾生興齋來曰横山街也然風勢不悪聞答際窓色微白余夜來疾頓退本欲起厲興齋曰火若近我家報我興齋孝藏來曰風太烈火距我僅五町矣必猶卧乎

余驚起出門外猛焔燒天火屑落我屋脊如拳指麾諸子設防火之具孝森郎首走來曰我在下風須升屋散水余曰汝慣火我家諸務唯汝之聽七五郎上屋諸子運水左助自外入余詰之謝曰某初謂是本郷聞西公言疑是神田某居停主人在神田故不告走往則既燒矣松園携其家具來曰此間恐不免先生何不收器具倉中乎余曰客年早收器具而火不至七擴過半我悔矣乃問七五郎對曰風雖烈火勢向西此地在南不必痛及某在屋脊若將及必先報之待某報而收器具不晚也余心乃安松園逼甚余曰君且移自家器物于我倉松園與孝藏吉言入倉中天已明冲齋使人來候令虎吉從其人歸既而火勢益猛経馬喰横山諸街越渠而延西涯及大傳馬新材木諸街研藏率伊東氏門生至文敬率坪井氏門生至七五郎弟姪及誠軒所遣僕隷至凡數十人府内郎發徒卒十餘人來救皆曰火既向西我在東萬無虞也余命婢僕炊飯搏之傳諸諸人藝欄手不知所為余曰盡和昨夕餘飯也從之搏飯皆成初門

外避火者尚少火既西移則影如客年七月狀忽見一赤色狗尾杪猶燃啼而來余曰曾聞燒尾琴今見燒尾犬衆轢然火稍遠余辭府内郎諸人及七五郎等使孝藏理髮午牌火勢猶西延誠軒冲齋福孫宇田川榕菴等送酒肴或飯春山使其門生三名來小幡詩山平山名助冀作肴吾渡邊瀧右衛門岡部玄民來余引五子飲食諸家所贈詩山先生謂客曰今日幸免且緩話談笑方闌七五郎走來曰風脚忽東恐危出視之黒烟東靡及長谷川街距我三丁而近

大冨（駿）命諸子急校器物納諸倉中令信負元正長安出避時衆既去唯四子及町田宗太山井璞助春山氏門生在坐各起運諸具七五郎所率數人亦來火益東及客年燒所婢入倉出曰幸甚〻〻余曰何婢曰嚮塩田公等携紙燈入倉今視之全燒而及板〻焦未燒蓋遺紙燈焉而蠟燭倒也衆聞之吐舌既畢收器物出視火風止烟直皆喜曰免矣時未上牌也名助以下皆辭去吉澤玄龍大槻平次川本幸民八木八三郎室松太郎次石元八山本德助龍信審貝

健三郎古立爲七（府内郎人）長道平等來候大槻俊齋清水八郎兵衛堀内忠亮中島清記須茂松岡茜春颿部子見樹院僧信龍使人來候西川元岱使人來送酒壽平昇兵衛廣平以公命送鮓及酒洞然率堀伊州匠某來候　未下牌將浴湯肆聞近火湯肆皆廢業携信良永覺長安出經橋街北折經火跡炎埃眯目勢瓦參腳東北行未至淺草門一丁燒止直北折至柳原新橋南畔是火所出登堤而望屋舍悉亡還倉蔟立餘烟滃渤不見端倪沿堤西行可四丁南折故擇火未及處而行過小舟街至小網街途中衆車運材萬人荷畚不堪喧雜小網街距火所五六丁湯肆猶開戶北折入新材木街取燒跡東行至長谷川街見役夫數百成圍而立問故曰嚮鳶者（鳶者見大昨年瑣事錄）四人傷而死檢使未至故不得斂就視之以萬蔵屍不見燒至田所坊而止距余家猶二丁客秋罹災今春搆屋始落成而復燬者數十家而余再免亦幸也火自豐嶋街起西南延十餘丁（至余）新材木街而止其東北餘勢延東南及淺草門外西南餘勢轉東南

至田所街四方皆可十餘丁戶數蓋踰萬猫狗燒死狼籍街上申牌歸　夜誠軒來候　壽八郎去

二十八日

休講　辰牌出左助從經神田火跡死狗載路臭氣貫鼻生狗喪家皆卧堤上訪廣平謀當往謝之家（謝昨日勞）遂訪小林氏安元氏瀧山氏皆不見見昇兵衛昇兵衛謀嫁其女訪清記不見訪羽倉公公屬余贊松園七修類稿訪冲齋及研藏主人方與肥前鹿嶋醫某飲引余見之某曰我同寮石橋平藏間先生在此

地壓出來訪然不識尊居常徒歸矣余乃書我家地
理附之沖齋曰愚將出先生且與客棋是先生敵手
也主人出余與某圍棋數局佐野博洋至僅交言而
去未下晡出訪龍信及西川玄泰玄泰不在黃昏歸
遣玄龍謝小烟詩山還文次謝春山八三郎松岡
古春遣興齋謝玄民須茂遣玄敬謝省吾榕菴忠龍
遣永覺謝名助遣信良謝大槻平次真龍寺　夜松
園來曰吾聞昨曉火之所由出矣豐島街商家童年
十二甚痴黃昏有一客手攜團炭一塊呼童與錢二
百文曰汝竊置諸汝舍隅童不知其火劇從火之及火
熾童驚自首　今日途中見商家往々閉戶灑右衛
門曰昨日火將及獄舍官放囚數百人囚橫行街上
恣奪店上物故甬龍信曰昨夕囚投吉原妓院彼既
分死人不能抗誘以美娼而告諸捕手捕手縛十餘
人而去玄龍曰囚人劇場見官仕女強握其手劇為
是止　町田宗太將之京師未別托寄惠閒東　壽
八郎來

二十九日

訪識軒不在見其室謝縫衣之勞話次松園至同出
至藪麵店前別訪福彌不在見廣吉贈糟香魚午食
焉歸路訪吉澤玄龍新居在高橋東畔又訪雄之進母皆
謝火時差人來候也至新大橋側忽有一人自背後
呼曰廣瀨先生余顧問公何人曰安藤謙次也未晡
歸　服部子豐太郎來不值　林大隅來曰某近遊
此地寓博勞街逆旅羅大昨日災行李悉亡願以君
寵得所寓焉　夜與松園訪多紀法印話次聞鐘曰
深川火主人以有急病出醫人某見少焉主人返乃
辭

四月朔

昧爽遣孝藏東服部子招之將並洞然饗之服部子
答曰今朝趨府請初五奉訪　受諸子賀　室松太
郎入門入塾　午前廣平來待洞然不至廣平將去
走伻告洞然曰君不至必有事也請期五日矣伻初
出門洞然至余告之以廣平意洞然曰然則往本所地名
歸途相過陪先生訪羽倉氏何如先是洞然因余請羽公南遊錄諸書
余曰善去　次郎叔父高梨莊平來見為次郎請

帰省　命左助孝藏浚客年所鑿庭池　櫻井三郎
来　松園来圍棊　申牌洞然来同出経人形街火
跡至羽倉氏外洞然見焉薄暮出訪廣平廣平供酒
為余議去留安下牌辞送洞然至日本橋北畔別
曩余飲食避火於我門者今日一嫗来謝贈鮓

二日

永覺元正諸子浚池　木原源右衛門来不値　作
筍鮓供塾生松園父子研藏三四郎五郎来與焉　蘆
村来致朝長周平村瀬杏菴松尾勝左衛門東　次
郎帰家　夜林大隅来

三日

陰雨　岩永峰次携岳翁二月念一東来訪乃裁荅
東附焉且托寄權藤可善和田新三郎東（入諸岳翁封）
从石来飯之　夜春山、来留宿　召七五郎贈金二
歩謝救火労

四日

春山去　服部子東辞明日抵因属寄大人東　訪
松園飯焉圍棊古言報曰吉野君在先生家返見之

話次林洞海来松園林大隅亦来飲之圍棊日暮散
大隅留宿　終日大風　丢敬曰大昨夜有賊竊火
丢朴厠邊未熾覺滅之問其状曰籍炭苞而置紙燈
倒桶蓋之紙燈燒及苞而未及桶家人見以報

五日

大隅去　午前廣平洞然来飯之既而與二子出媒
従至本柳橋伊勢店買舟舟中圍棊初快晴勝春少
焉陰雲蔽天投玉荘店飯且圍棊余與洞然圍三局
皆克洞然與廉平三局亦皆克隣席有伎女歌人鼓

絃譃浪笑傲傍若無人申下牌二子乗醉要余至北
里初投茶店使店人導遊其店婢醉而狂使之待茶
店焉戌下牌洞然將宿余欲帰約廉平同出廉平醉
甚諾而先去余返茶店不見廉平店人曰客既携婢
去余走店僕追之返曰客曰俟於舟所余走至舟所
問之舟子曰客未至余意其自別路帰乃發舟時驚
風怒號暗浪匈匈舟搖如簸舟子勞甚返伊勢店雇
一力送我亥上牌帰子下牌廉平婢帰猶酒氣衝鼻
大息曰為狐所惑迂路五六十丁不知所向屢起人

聞之僅得帰廉平宿大風如昨夕

六日

曉来寒氣透衾平明浴湯肆板橋見霜立夏後六日而以寒暖針測之當大雪候　廉平去　小川謙藏来別　松園招圍棋供飯　誠軒来

七日

西島盛之助来　中牌小林子廉平来飲之話次松園招余供麦飯二子聞而欲之乃使婢乞之　松園僕余家浴室設湯　昨夜盗自青舎窓外鈎文治衣

倫之

八日

廉平来謀東洞然　招松園供午食

九日

叔藏還塾　川本章民新築於小舟街文治出塾同居　還孝藏東服部子問岸根彦司所住又東春山蘆村　夜林大隅来

十日

辰下牌携孝藏永覺出之傳通院途経神田神祠側左折取生路行數丁謂當出于本郷而地形屈曲不辨西東遂出于學校西畔則迂路七八丁矣入見樹院展暮(墓)墓既成墓地高塏碑石堅礲甚稱余意召勇誠至曰墓昨日成今朝走石工報先生恐未至而先生出也将訪惠闇曰(謀)月牌料及地子金件使孝藏先往返曰惠闇曰将出不得相晤先是余屬惠闇作墓碑既而以價貴故與見樹勇誠謀別雇石工蓋憾之也使勇誠娩謝出傳通院西行六七丁至小日向欲問根岸彦司昨自服部子報彦司所住余還之遍問

土人無識之者最後永覺就書師家問之童子數十人有識之者西北行三四丁入竹島街根岸氏在焉主人不在投刺而出南行十餘丁過水戸邸前渡水道橋使孝藏南行余東行取生路會于府内邸以測遠近至駿臺當右折而左折出于筋違門内迂路六七丁入廉平氏孝藏俟焉廉平欲飯余以齋日辞帰

次郎来曰杲未帰不値　晩訪松園婢来曰羽倉公至乃走返迎之外石等従至外興齋見公松園亦至供飯戌牌公去松園留圍棋

十一日

遣永覺於安五郎許取余詩卷　已牌訪羽倉公孝藏從午後辞將携外石遊日晡里令孝藏去从石請要元八元八在辻本崧菴者家自門外呼之元八曰諾乃去至上野廣街元八携崧菴門人海東道生山田元叔及嶌過池測谷中至日晡里躑躅已謝緑葉勝花去夏遊此地茶店寂寞間酒肴士曰無今則酔人滿座土人運酒肴於假店者來往如織閙老無久任者致令薦吏張弛失時奢儉偏重民風之偷惰極矣

北廻憩于鎮守祠側假店垂陰生涼坐者數十人入曲肱而卧聞丐女鼓絃遂眠元八呼曰昼移宜去乃起余將飲四子又南返借岡上一店而命酒酒惡肴微不至酣而去取來路七八丁余曰故路可厭路于篠笞池西畔何如皆曰善乃右折行五六丁謂南行也仰視日行則似向西問諸路人果誤復取故路過篠笞池北畔林中來時過此余曰此左右崖高一丈四五尺戰時塞之騎不能進也从石笑曰若某一着鞭越此易〻而已三子咎其誕帰時斬曰兄果能騎而越此乎當能步下此也外石有酒氣曰何難之有乃上崖地形西昂東低昂處路與崖無別而路一步下一步積數十步則崖形自成嶮然斗絶从石自昂處進數百餘步至邏所前有竹柵截崖不得進、不又不得下衆自崖下仰視笑之声閙邏所吏出尤之元八謝曰彼誤至此恕焉外石聞之遽就樹根下無處而下曰吾果能步下何如衆驩然曰何窮之甚行二丁許外石忽止而蹲笠低蔽面皆謂戯倣乞兒狀余引其手趣行數十步外石不能步皆嘲其乗酔慢緩推

挽而進余稍覺其手微冷元八忽呼曰从石色變蓋傷也卸笠視之面青於菜大愕呼之奄然不應四支漫渙不能自持三子診脉曰脉猶好蓋因自高處墮而眩暈而已余曰且投茶店四人自左右夾持之瓩其腰間大小刀外石癹目曰縱死莫脱小刀此士法也行一丁投路右一店借榻而卧爲乞湯服熊膽良久顔色復常問之不應乃謀雇轎从石大息曰止小疼而已店有後圃臨池上蓄異卉數十種乃徙倚觀之以俟其痊既而三子疑其所傷或謂刀鐶衝胸也

余曰向見其屢捫踵蓋傷足也仍石屬声曰既痊無傷皆曰既痊何不帰仍石鼓氣而起僂攀足復踹跚曰既為郤克矣余曰果然乃使元叔守仍石而與二子之廣街雇轎夫使元八携返迎之余帰道生請送中上牌至松永街大君将自淺草帰閭門悉閉不得進借邏所踞焉俟其開往来之人同滯者以十數晡前始開乃帰飯道生使左助送之　使婢見誠軒室屬浣衣　野田希一来不値　西川元岱来不値　石工書八来取墓費金

十二日
廣平送谷口宗助東披之有小竹文叔龍蘐春波平井十兵衛東文叔寄浪華名流記一部

十三日
栽寄南陔兄桒原壽安東又栽答平井十兵衛谷口宗助小竹龍蘐文叔春波東（壽安文叔入諸龍蘐封中龍蘐小竹入諸春波封中春波入諸宗助封中）入還左助托諸廣平　未下牌携丑四五郎訪其父左一兵衛於妝野邸主人供酒食其妻見黄昏帰

十四日
携左助出訪玄民不在訪洞然贐之以茶午食焉出訪佐野博洋博洋供酒曰其妻病将死甚懊悩不能自禁此境唯先生能知之余為泫然未牌帰　研藏来飯之　櫻井三郎来不値　梁川星巖門人某来曰星巖将帰美濃本月二十日設祖席於湯島請臨送　欄奉録星巖留別七絶五首　北屋榮藏以服部子旨以大人南陔兄錢之助東大人東日吾應大村發招三月三日至大村兄東三月二十四日日田所

發

十五日
受塾生賀　巳牌携叔藏出将訪櫻井三郎渡甲渡至南八重濠将西折叔藏曰不知（如）東折從之越一橋官方渡濠路傍泥淤山積踏東數十列于渠心西折行數丁又西折越一橋乃知迂路數丁矣見三郎曰某將予役館林也出訪真龍氏午食焉将出其父曰吾将之材木街且同行行數丁別訪大槻平次主人又供食且語曰昨年冬漢船携我仙臺漂民數名到

長崎奉年長崎尹送諸江戸某奉君命訊之民曰英
夷克清既得香港傳檄五大洲各国而許来互市且
大開館廨其棟材買諸品呂宋呂宋今係伊斯巴涅亜
邑民初着伊斯巴涅亜屬島島人送諸呂宋呂宋載
其材舶而送諸香港香港送諸乍浦乍浦距香港千
餘里本邦里程而舟山在乍浦之側初英夷取舟山清人
請和約送金二千七百萬両期五年間稍〻致之英
夷軍舩方屯舟山將俟償數満而去民親見其軍舩
有蒸氣舩實蒸氣舩十名萬足舩舩置太釜工燒之

舩隨湯氣而走来往舟山香港之間不過三日盡一
日走八百餘里云未下牌辞去取生路街市迂曲不
復辨西東終出於来時所過官渡川處直北行數丁
至靈巖洲乃為熟路　玄民来不値　以石以羽公
肯送新鍥西上録數部、便興齋往謝　廣平来飲之
太郎有過東識軒請蔵之　夜松園来圍棊　佐
野博洋率杵築矢野鐵三郎子章吉来見
十六日
終日微雨発疾　夜洞然携島内帶刀君吏池田退

藏来要余赴芳街櫻井店飲焉雨止月自柳抄見夜
色甚静余以退藏生客故供其費子牌別帰
十七日
還左助於廣平氏謀作墓北　聖堂生平田勇之助
来見　研藏来供食飯　春山来　夜廣平来宿
十七八日
使左助送廣平東於洞然又然送洞然田東於廣平
先是松園曰本月十九日醫學館有藥品會君有
意觀之乎吾請導余曰善哉曰本日觀者雜還不若

先期往也今日未牌松園来與信良孝藏隨之渡新
橋北行二丁醫學館在焉乃入觀者成群座上設欄
陳諸物欄内而張幄其前以界區之者凡八九所草
木貝石鳥獸蟲魚數萬種不得悉記有蚺蛇皮幅二
尺五六寸長二丈餘又其全形長一丈二三尺者二
鼉龍長丈餘者一竈売四尺許者一魚骨堅如石而
大於舂者二是為最珍觀畢下庭出南閣觀藥園草
木成行然唯本邦所産而如甘草大黄則無矣出館
雨降休還所使孝藏借傘其所識家訪羽倉公黃昏

歸
十九日
平田雄之助來入門　矢野幸吉來　晚携松園渡
西國橋右折入狹巷而食鮓店歸　誠軒來為太郎
謝
二十日
還孝藏東西島盛之助回兄若赴星巖氏招請過荅
回諾　河內僧戚頓來曰惠學逝自浪華至將奉訪
使其姪半缶後盛之助來以惠學攜來辭　惠學來

自吾本月初旬來寓淺草本願寺寮每日欲訪先生
而無識之者今朝或告龍信知之乃就閣始得關貴
寓敘謝遷緩之罪飲之廣平至引見惠學惠學為來
月朔飲余及廣平而去　還永覺寓洞然以寄筑井
崑陽草稿及供秋元秀藏墓香資百錢五年前與秀
藏別于浪華橋側謂余曰吾交人多矣未得知己如
公者今欲贈一言何如余曰善曰公詩声太早露才
太銳而求售太急恐一二年間為強有力所逼不能
長居浪華吾為公相居莫如浪華公不離此十四五

年年五十而出則望既泰斗無敵輕之者不然世人
妬忌謂是求進取者也必讒陷不已終至坎壈小草
遂思公將孰取余題其言而不能從今也深憾焉洞
然告其客年終于白川乃托香資亦明皇祭張曲江
之意也　叔藏致大熊文叔三月念五柬曰此櫻井
一太郎所攜也一太郎數日前自出石至
二十一日
長谷川玄龍來曰某方寓下谷醫家　松園來圍棋
供午飯松園亦引余具夕飯　聞金座（座局猶）後藤三

右衛門下獄
二十二日
岩永峰次携岳翁三月二十一日柬來曰某將竃矣
駕歸家上途在二十六日聞尊閣墓成若不謁無以
復尊岳乃導之出孝藏從至泉橋余謂孝藏曰我路
於本鄉吾子沿茶溪下以測遠近矣余失路往返數
丁出於水戶邸側至傳通院則孝藏俟焉展墓且晤
勇誠見樹歸路經水道橋至土屋邸前峰次別去訪
廣平不在見壽平黃昏歸　婢病眼服塩田氏藥

夜廉平来供餉　蔣塘来
二十三日
先是廉平欲因櫻井三郎見其兄一太郎府内侯備紀公金紀人促之甚急一太郎善紀委曳潭蹈集故欲就謀三郎之館林廣平屬余東
一太郎薦已東成遣左助送諸廣平廉平致長久寺
惠聞二月東東曰本月九日當尊夫人月忌追夜貪
道與龍潭謀使僧八十餘人誦経以薦冥福僧徒出
金者廿二人貪道欲以夫子命每人贈一扇謝之今
謹廿扇請夫子更加二扇而題高作返我　聞木原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三五

源右衛門将帰萩作送詩欲與研藏往別遣左助報
之研藏曰源右衛門今朝已發　栽荅岳翁文叔惠
聞東書惠聞所屬扇　婢帰家令左助送之　石工
来謀種樹於墓使之帰路謀廣平　瀧右衛門美登
右衛門来　夜訪松園不在其室見　誠軒送賛有
二十四日
章詩講畢始講論語　将導廣平訪櫻井一太郎遂
訪岩永峰次以微恙止　遣永覺別於峰次托以寄
岳翁惠聞東文叔入諸惠聞封中又封送木原源右衛門詩添

以國字牘而東坪井九右衛門屬焉　廣平使人来
曰午後拜趨陪訪一太郎矣辞以伏枕　澁谷淡龍
来乞字　廣平来　松園来飯之
二十五日
以病廢講　松園招供午食　聞婢眼疾病遣左助
問之又遣孝藏　稲垣左一兵衛東曰今日製我信
州麵麦請過余荅曰吾隣塩田子太嗜麵欲携往何
如左一兵衛曰善哉　叔藏傳一太郎言曰請朝日
同藤田子臨乃遣左助東廣平来下晡與松園赴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三六

稲垣氏主人供酒且圍棋左助来請見曰某遣東矣
日没人来告誠軒在塩田氏乃與松園返見之復至
稲垣氏江户麵麦過半雜麩信地高寒國以麵名加
主人製法精潔味太佳憾酔甚不能多食松園先生
余食後復圍棋酉下晡帰
二十六日
攝津名田人湧田玄睦携東景本月六日東至曰欲
為學僕於醫家乃使孝藏導之訪元八　招松園供
食　来晡廣平来與出叔藏左助及廣平二僕從渡

京橋右折南行過幸橋南畔又右折經天德寺前暑甚流汗滿體乃使叔藏先行報一太郎與廣平浴湯肆薄暮入仙石邸邸順廣一太郎寓在西隅叔藏出迎曰主人偶出今將歸且坐主人歸供酒為余謀去留為廣平謀謝財主戌下牌出過櫻田門廣平別於龍口

二十七日

大君遊千住辰牌至未牌掩門　訪松園　將訪稻垣氏以門鎖不得出訪定五郎圍棋　夜松園來圍棋

二十八日

陰雨　研藏來飯之　邀叔藏東一太郎

二十九日

清水八郎兵衛送鮮松魚招松園太郎共食

晦

覵鄙齋東曰日者家老先生賜僕金千疋受之不敢也返之恐違厚誼也故竊返諸先生請善為我謀余答曰今日且受金以成君志他日辭翅致之　林大

隅來謀其去留　美濃加納人某携青木松軒五月東來見　申牌携稻垣左一兵衛所屬書及松園畫訪之主人供酒又招邸人本間某與余圍棋夜歸誠軒東告欲得羽倉君南遊錄乃送余所藏一本闢閭老堀和州羅

五月朔

受諸子賀　辰下牌將赴惠學招邀訪羽倉公玄敬寄龍蹊至羽倉氏使左助促廣平來後訪御齋不在覘研藏話歡洞海至東畔與惠學寓研藏醉主人來酒少焉廣平至使左助去飲畢與廣平惠學步至觀音祠惠學去廣平送至淺草門黃昏歸　永覺又來不值　稻垣左一兵衛來不值　嫁來不值

二日

昨日羽倉公謂余曰明日吾余人皆入大城觀樂吾應寂寞請兄同宇田川生臨辰牌將往會台駕過本街不得出巳牌與興齋至羽倉氏左助從公與余圍棋午時窪田治部右衛門至同食為公贈余及興齋所著通鑑評略一本孝藏來代左助守安開公贈之

南泛録未下稗留孝藏爲與興齋出訪廣平曰卿信至附以南陔兄四月十二日東及秋雄兄谷口宗助平井十兵衛彦圃父子是永平内藤田平次兵衛諸東（平内以下聞室氏訃送賻）彦國東中有相良文量東宗助東中有古谷秀平西島孫吉龍護中島鴻藏（即平）屬諸東秋雄兄曰吾頃奉府内侯命在浪華秀平曰吾爲夫子之日田老夫子在大村見尊萱及令郎而歸　欲典廣平謀南陔兄東所言諸件乃要之歸家既而同出浴湯肆食舍北饅饟店別　婢疾少瘥來謝　平田

雄之助來不値　聞原田直次卒（秀鴻二子報）

三日

忠龍來請使忠廸入塾飯之

四日

平田雄之助來　誠軒送肴招松園供食

五日

受諸子賀　賀塩田吉野稲垣三家　辰下牌典元敬虎吉出至廣平許廣平曰今日午後與中里老人（府内致仕大夫）奉訪二子去余周賀邸中諸家至而至羽倉公許北村亮三郎在坐共語移晷午前歸午後廣平携中里一齋來訪圍棋招塩田君爲供酒食戌下牌散

五弓豊太郎稲垣左一兵衛來賀

六日

腋郭子東送大人三月廿七日東（中有缺之助四月東）書曰君寄西州東甚封不牢或恐有人竊披之請令後封而押印　誠軒東曰公若有暇陪舟遊矣請爲我告塩田君東萱冲齋乃令誠軒試挿之伊東氏遣孝藏報誠軒曰諾午後誠軒使人來曰後於新太橋與

松園赴爲入舟至和泉橋使人迎冲齋研藏來田冲齋侯於東橋側病家矣乃赴東橋冲齋來至遂登北渊投川口店而飲且圍棋是日天曇不雨新緑如湿遠眺大隹隣席有五六醉客敲柱擊壁狂歌亂舞黄昏返舟自初入舟冲齋與松園圍棋不少休舟至両國橋二子棋興未衰繋舟而止良久至和泉橋冲齋研藏去田棹至元柳橋同松園出歸時亥下牌也

栽答大人錢之助東

七日

松園来

八日

心下痞梗臍傍拘攣頭重肌冷氣塞體懶之諸症並
起以為不若出遊遣悶矣呂轎夫榮藏曰我欲之麹
街小石川地方速具轎辰下解榮藏至欲令孝藏従
見其在待詔肆呼曰追我於岡部氏訪玄民與謀去
留（玄民有西帰志）孝藏至乃去訪春山乞診訪蘆村至服部
氏斎仌僧飯托寄夫人東且致大人所送金千疋焉
郛覺乃約送簡席而茲出齊奢斛粉小濱粧助於稲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四一

垣郎粧助見其妻子借其藏書儒林外史琉球國志
上轎肴書不覺経牛籠自轎窓視地勢高下頗似岡
阜而人家櫛比問地名轎夫曰瓢簞坊也東北行數
丁出于小石川川上川径可六七丈深可二尺見鯉
魚數百倚藻根巨者踰三尺又見緋鯉行三四丁凡
有藻處必有鯉渡橋北移豎見水流鯉泝而来源々
不知其數此地禁殺過[illegible]々橋以東則不禁然橋下
横張鐵網無攔出之魚云経四月十日所過路入傳
通院展慈貞墓先是與廣平及容貝健三郎謀約寺

僧納金三両得墓地方九尺命石工種樹作籬石工
就廣平取金一歩三朱今日觀籬粗甚石工勇識所
薦乃訪勇識於大佛堂不在聞其在僧寮跡而見焉
誦石工無状勇識曰貪道請詰之帰路訪廣平不在
申下牌帰廣平在余家曰與昇兵衛来彼已去矣

九日

五島人内野宗菴携藤（岡）田雄哉東来見　廣平来
婢来留宿

十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四二

田中通玄来與興齋謀將饗之固辞去　栽寄秋雄
兄藤田平次兵衛東発諸脚夫氏

十一日

終日陰霖大風日暮見虹松園曰明且必晴

十二日

未下牌與松園孝藏出訪希一主人方與昌谷五郎
川北喜右衛門坐供酒先是羽倉公屬余贈希一通
鑑評今日致之日没五郎喜右衛門去余與主人圍
棋戌上牌辞月色太佳觀萱街花肆帰忽得一絶（桃李）

成慶春夢賖旻間夜市更繁華梅霖偶霽饕光美一面街頭賣草花　玄氏池田泰藏
来皆不値　婢来
十三日
内野宗菴入門入塾　栽寄南陵兄彥國平井十兵
衛是永平内秀平孫吉河野亀太郎文叔龍護藤岡
雄哉谷口宗助中島鴻藏東封之彥國十兵衛平内入諸兄封中秀平孫入諸亀太郎封中亀太郎入諸宗助封中鴻藏入諸文叔封中文叔入諸龍護封中龍護入諸宗助封中雄哉入諸宗助封中遣左助托諸廣平　與松園訪蔣塘
十四日
聞誠軒兄僧淨界自摂津至申牌携信良館諸誠軒
氏主人淨界皆不在日没自外帰相見淨界年六十
餘宗律主人供酒且語曰我兄初為僧不撿行年三
十六奉官寺命将東下為護持院役僧役吏猶閣嶺在摂
有故人往告別主人設酒餞之嶺頭大酔嶺側有老
律師素與之善醒則月色在窓視之律師房也始悟
為人扶帰歎曰我酔不省人事如是豈堪為役僧乎
乃起就律師臥處請受戒且告悔律師韙之授戒明
日之官寺辞東下命而随律師甫後二十餘年守戒

甚堅戌牌帰月色極佳
十五日
受諸子賀　巳牌與信良虎吉出訪川本幸民於小
舟街幸民新卜居信良止焉至柳原虎吉別焉訪廉平廣
平招中里一齋共圍棋晩帰　忠龍携其子忠廸来
不値忠廸入塾　釆蘋来不値
十六日
古言以醫人猪股主計矢島良竹入門　始作塾規
一則分在塾人為止中下三等與齋元敬叔藏信良
剛藏松太郎居上等孝順太郎玄龍永覺宗菴忠廸
居中等信貞元正虎吉長安三四五郎古言佐助居
下等毎等又分上中下三位初居諸下位将待其勤
進之毎等定十日間課課立四科曰文曰詩曰會講
曰會讀上等以文七百字詩七首為額當額者曰中
若作文千言詩十首曰上文千三百言詩十三首曰
上上講則左傳讀則八家此二科間日而設焉立監
者一人判其善否品以甲乙會五度而三取甲科者
曰中四曰上五曰上上凡四科皆占上科曰當位當

位六次則自下位進上位或雖難不必兼四科能用
力三科二科而取上多則視於兼四科中等以文四
百言詩五首為額若作文五百言詩七首曰上講則
史記讀則文章軌範其例視上等下等則廢詩文二
科而立書科以五十葉為額若書七十葉曰上講則
論語讀則詩經也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校人
丶勤惰而品上下是其畧也余在界大阪因華大人
教法作諸子叙席至江戸後塾生不濟十五人且以
土人徒好勝不能自省故久不作叙席誠軒勸作故

有此擧然恐舊來教規不合土宜故采其意而革其
貌　廣平携中里一齋來訪乃招松園共圍棋研藏
亦至并飯之戌牌去　誠軒來　夜大魘婢起救之

十七日

采蘋來請删林谷山人遺稿飯之　淨界來訪欲飯
之辞曰食道一日二飯午後一切不食唯喫茶　文
敬來

十八日

官醫竹田法印使其門人阿部泰助來言請暇日栢

過　終日大風　方山玄圃東自伊勢至

十九日

大風如昨　玄民來曰敝邑下邸在永久橋南某知
已住焉欲陪訪之何如乃與虎吉從往其人不在玄
民曰某將巡邸中病家公待我於藤堂凌雲氏乃之
凌雲氏亦不在待玄民至而別過小網街及竈街買
鮓歸食虎吉　訪松園

二十日

午前研藏洞海來謀舟遊乃要興齋出至元柳橋買

舟開棋局焉四人同圍所謂四人棋　南風太勁川波如屋
溯投尾花店飲既而命麦飯主人曰無乃返舟研藏
謂舟子今日以風勁雇舟子二人曰欲供卿麥飯然奈無何速回
棹赴他店舟子曰吾皆食麥飯者乎研藏曰奴不孫
也至東橋興齋有故上東岸洞海等欲待之舟子含
怒即放舟下至廐渡停棹出舟興齋在焉洞海曰此
間秋葉店最名麥飯乃往復飲而食今舟子先歸薄
暮步送洞海至其家黃昏歸　大人四月十七日東
自大村邸至　五島人兒島祭藏來見屬宗菴

二十一日
終日大風微雨戸窓悉掩不勝悃欝　昨日東誠軒
借俄羅斯人禮沙農布日本奉使記及蒙甫俄羅斯人名
上書今日答曰二書借於人未返且呈俄羅斯人几
老尹遺厄日本紀事拾五本及北邊紀聞一本　雇
叔藏寫蒙古源流成訂之
二十二日
平田勇之助来　廣平東曰請未覯過　誠軒東送
魚屋要右衛門即直太郎東曰日田人半七来寓浅草致

此東聞其人将以二十四日去　訪廣平将就昇兵
衛謀我家事不在廣平導至大金店命飯衆客満坐
待至晡時促之數猶不具余欲去廣平不可余遂帰
廣平疑余怒夜至我家欲飲之以既飽辞而借婢出
遊而國復来余既寢乃去
二十三日
栽答魚屋要右衛門東遣左助於浅草托諸半七半
七致要右衛門所送鯨肉鬻余分内半送諸誠軒
大村邸致江頭官太夫所送乾烏賊　大村田中周
德来見致松尾勝左衛門東　松岡古春東
二十四日
栽寄江頭官太夫松尾勝左衛門東托諸田中周德
昨日松園話曰石衛第三坊筆肆五郎兵衛家人
助八年十三痴而聾且病目日就神田佐久間坊醫
乞治數日前路過古惠屋坊橋上有一道士長七尺
許迓而呈其背曰甬肯騎此即痊從之教閉目聞風
声颼颼曰開目開目在高山巓曰是常陸樺山也又
閉目既在南臺巓曰甬必飢下入一僧房提麵一皿

酒一卣出飲食焉其夜至伊勢觀雙鑑出曦遂越琵
琶湖觀膳所城石山唐埼孤松曰是勝區也甬熟視
抑空而睹好乎地而眺好乎答曰地而眺好乃下平
地徙倚久之問思家乎曰甚思又閉目即在五郎兵
衛氏屋脊耳目聰明而顧悟非常恐天狗之為也今
日衛頭有行賈呼曰此件既聞官故得公于世盍買
諸招入則印筆肆氏童遇天狗之状而販之也乃買
一本送諸大人
二十五日

先是誠軒曰田邊晋二郎（九年前嘗相見）將来館浄界請来
話今日又東曰本日午後晋二郎至請同松園先生
臨乃遣信友（先是信貞改名信友）告松園　裁寄櫻井一太郎
東　裁寄大人東　北屋榮藏以服部子旨送大人
四月二十七日東及宗家嫂氏客年十月寄慈負東
嫂氏東外揭書此東主夫人久托我輩而我輩遺之
請莫泄某等自慈負在日憾東嫂氏而報不至屢言
之今見之不堪悲泣　未下牌與松園信友將出遇
日田人半七門内僅交言別至誠軒氏浄界見晋二

郎来至乃與松園圍棋晡前至主人供酒有盛饌少
焉晋二郎所善井上敬之助率北村鉄之助林彦太
郎者来敬之助旗下某君適子頗有酒氣自辭而自
留數次躁甚戌牌皆去乃與松園信友歸　今日誠
軒話曰石街童子遇天狗事數日前聞官同日有淺
草童子年十一與隣舍童年十者角抵誤傷肱明日
死謂父母曰兒縱死莫憾彼彼固不欲作戯吾強之
而自傷命也矣遂死明日年十者從父母送其葬至
寺不肯返曰吾傷人至死縱彼不討豈不自怍乎請

主僧為沙彌亦聞官　仆石佐藤原内来皆不値

二十六日

又裁答大人東合諸昨日東遣孝藏托於服部子

研藏来

二十七日

松太郎示鳥居甲州獄中詩四首（贈原三曰近古置置韓免難比于諫死岳飛冤丈夫心中如天日寄語他人扶眼看獄中憶樓兄曰獄讎難消還天明待夕曛主人尤鄭重衛士亦愆懲雪冤知何日乞憐只憶君關心我家事恩尺不能開籠中鶯曰一自人間托比躬于飛難復舊巢通縱然幽谷長相贄領免終身養碧籠獄中作曰隸官豈料又為囚繫獄寧忘把圖憂兇死狗烹無可

性功成名遂事難儔弟兄別苦腸中熱兒女啼声耳底留猶有一條遺恨在君恩海岳未曾酬）余曰
因中恐不得作詩蓋好事者為之　平田雄之助来
其婦同出孝藏從至泉橋雄之助別至抈倉氏主人
設食余誦甲州詩公曰因何得賦詩傍人亦何得傳
之必係偽作今人利人之在牢而下石焉者滔々皆
是有一羅罪者誣説蜂起黨縁而聞長官（長官不公）不公
訊之而私怨之故有失於重者而無失於輕者實可
畏之甚午後退入舍人室謂竹下都一郎曰僕欲習
射願見教要之至後園射場余未識注矢之儀忽有

自墻外笑者曰大儒先生何習此小技之為視之窪田次部右衛門也曰先生未曾知射而為之射猶可吾恐之人以先生為每事不知而為之者請止余曰不知故學耳莫答的遠矢不能達乃移的於来菴故居相距三十步許放四十餘矢中的者三既而訪窪田氏主人曰方今儒者或徒談性命或專攻詩文要皆迂拘吾甚賤焉余對曰儒亦多端公唯知俗儒而未知真儒主人曰仁義忠孝古人言備矣吾輩亦能知聖賢之道不外於斯何時待彼儒嘵々乎余曰仁義忠

孝四字五歲小兒亦能知之不獨也公也唯行之為難公知所以行之之術乎有人于此憂貧而謀之我以贍富安榮四字答之答非不切當也然不言所以得之之術雖能終身口此四字亦無以加一錢也今知仁義忠孝四字而不知所以行之之術雖能終身口之猶不免為妄人也曰然則孔孟書何無一言及術也對曰孔孟德既聖賢且時猶淳朴隨受教者視其容貌聽其言説不知不識化入道者多矣故聞仁義忠孝則所以行之之術存于其中何必分　厘　之

為矣今如我輩德非聖賢而人之巧詐機知百倍古昔而猶以古人活套行之孰不呼為迂物也公呼儒為迂拘而其言迂拘更甚焉職由識之不明也明識在學導學在儒公勿輕視儒主人改容曰我初聞先生為方今文宗而未知其為真儒故輕發言語我誤矣自今謹受教抑先生講書以何日乎余曰公聞講未必得益不如召我而質其疑何則君則有君學臣則有臣學父則有父學子則有子學不可一視父子同席聽講若專講慈則嫌於其父專講孝則嫌于其

子故會衆人而講不如對一人而話也主人曰善偶有對馬人至余乃辞返羽倉氏遣孝藏冲齋氏為虎吉取蛭（虎吉痛齒）余卧待焉初使孝藏謂廣平今日饗君深川店（店以鰻鱺冠江都）廣平辞申牌至店遣孝藏逼廣平廣平至既食日没雨降浴湯肆遇美登右衛門同出廣平曰向孝藏傳先生命即去恐先帰矣乃獨帰暗黑而無紙燈加以泥濘苦甚

二十八日

元龍請曰今日係両國橋川開（詳客年日録）先生率塾生

觀烟火焉帰路過敞廬　薄暮與元龍及闔塾諸子出至元柳橋側天黑熱甚遊船減於客年而岸上觀者則倍焉烟火僅十餘発而下去入元龍氏玄仲及母妻見供酒及蕎麥埜生皆醉吟詩戌下牌帰

二十九日

卯下牌方搆羽倉公率窪田子竹下都一郎来曰欲浮漁舟伴兄及塩田子何如乃之松園氏就其卧處告之窪田子先赴永代橋買舟辰上牌出至小網坊遇窪田千太郎羽倉氏僕過永代橋右折入相川坊

羽倉公買茶舟余與窪田子就別店買漁舟及飯各自店後発我舟未離岸遇茶舟移焉千太郎都一郎猶在漁舟過濱宮至品川漁者曰潮未落我且就淺處下網公等止焉乃卧舟中至午後漁者未返皆謂獲必多矣未下牌遇賣魚者窪田子欲買之羽倉公曰止漁者稠帰何如余曰獲之多少未可知也買亦好乃買之窪田子割余炙既食漁返千太郎曰不獲一視都一郎頗有笑容皆謂獲多故謾言也呼之不應去漁於前路田棹追之至佃洲側及焉實不獲一也窪田子親移漁舟下網亦不獲乃帰至初発舟處余與窪田子上岸就店取所脱衣服又上茶舟皆欲乗舟直至舍西及竈涯口潮未滿不得入焉左折至紀邸側凡郎前不許他人出舟使都一郎就邏所吏請許之申上牌返羽倉公要余将訪希一逢遣孝藏視其在不曰今方将出莫臨乃止去　五弓豊太郎来曰某将帰郷敢告不値

晦

松園来圍棊　微雨冷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98
SS号=14664098